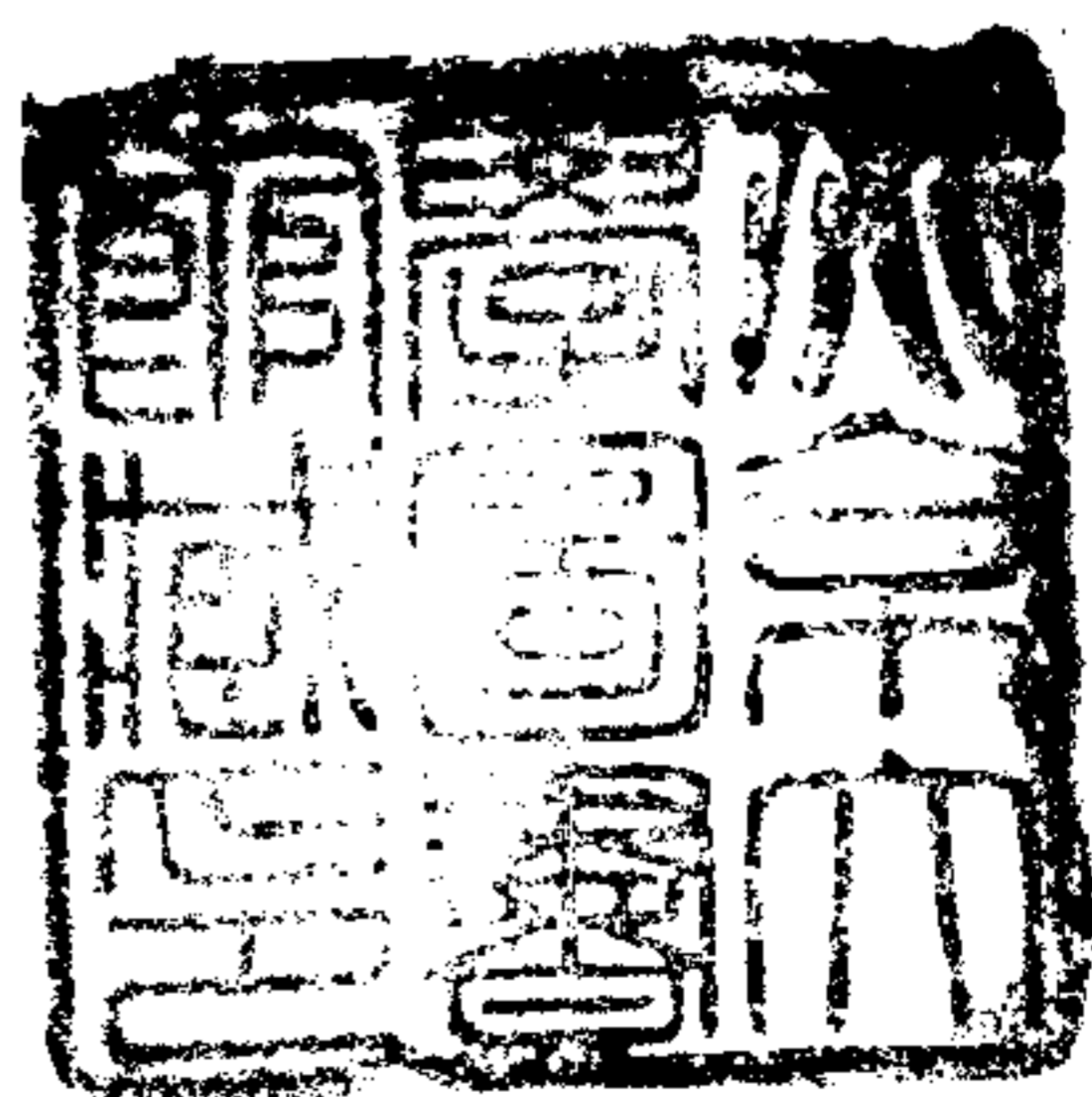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七·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 嘉隆新例附萬曆六卷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八至嘉隆新例附萬曆卷六) [明]張 鹵輯……………一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 [清]朱吾弼 李雲鵠等撰……………二六九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歸大道謹

題為部院大臣當率先庶僚道

聖謨承 天眷以勵世風以固邦本事臣准南京通

政使司經歷司手本近該禮部 題據各撫按

奏稱該省地震數次而推其所以致異者由內外

臣工奉職無狀有負

君父之委致干 天地之和而期其淬勵庶耻夫廉

耻淬勵則官邪不作而世風勵矣真彌變之格

言致治之良圖也然革弊而究其原則易化苟

不探其自雖耳提面命之猶舊也夫何益之有

哉盖風俗之寡廉鮮耻者係於士人之操行而

士人之操行恒以其官之利鈍為向背者也今

有以便佞為才以諂媚為禮以滑稽為明達以

罷軟為謹愿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

為忠厚如趨附貴勢鄙行也鑽刺權要大慝也

而衆方慕以為能豔以為榮其於廉耻何如哉

然不過苟且祿位欲以便其身圖耳故廉耻不

自立所以反澆薄而還之淳者其責在於吏部

盖吏部者百官之表也文選之銓敘考功之考

察百官視其進退以為作止者也使吏部嚴飭

其屬務秉公持衡而官以人授不通請托不私

情故遷轉稽其賢勞廢黜由於愆罪而恬澹者

拔擢躁競者沉抑則廉耻不求勵而自勵矣風

俗有不正乎伏乞 勅下吏部詳定其遷轉之

格凡內外之出入陞遷之遲速悉有成法而臨

選之際必明開某人有何勞蹟於例應授某官

具題請 旨間有銓叙不當許科道隨即駁正

而不得毫髮私意輕重於其間然臣於廉耻之

說而厚望於大臣者盖以恭親

聖旨這奏到災異仰承 上天仁愛朕心感惕便通

行內外臣工各加脩省盡心職業仍着嚴飭兵

防消彌邊患欽此欽遵臣罔不夙夜祇虔奉

勅旨而大臣尤當整竭忠悃恪恭職業道

聖謨以飭治承天眷以迎祥凡可以消彌災異臻雍

熙者當無所不用其心無所不効其力而該衙

門本等政務尚可因循而不知奮勵顧已而不

實舉行耶且廉耻淬勵則賢才輩出而人存有

政舉之漸豈特勵世風固邦本而已哉所以彌

邊患者實不外於斯也馴而致之內順治而外

威嚴文德脩而遠人服天地位萬物育贊

聖治於無疆羣 皇圖於永固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葛守禮謹

題為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事臣等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願得效用以樹勳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塞者固多乃輒動於利欲恣其性情喪盡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世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也然鑿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施於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士節槩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發伊第一義將不至於迷途而失愈遠矣諸士幸甚官民亦幸甚

計開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之所志如何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

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憚多矣若或見之不定而甘心於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布蔬食亦嘗安矣一旦登庸則率多侈靡蓋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於人債負求償則廉耻必喪是終身之累矣故必早見於此極意節蓄即衣馬僕賃之需亦從省減淡泊餘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負士為然富者亦執此道尤善矣

一正心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忠誠端謹明亮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佞傾陷奸偽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初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為不才而擯弃之矣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齒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



處相臨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士始進則當自處勿抗志陵節以自蹈非禮可也

弘器度夫信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呈一藝叨一命輒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淫雲篋不敗也必須養以恢廓大其局量位高而益謙虛功崇而彌退遜斯為服聖賢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八

三

吏部右侍郎臣何孟春謹

題為乞恩議救見災預防後患事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於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恤民於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獲知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八

三

復何如軾謂當及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救之於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發之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既責以



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  
矣熹之所論譬者軼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  
苗皆常蒙恩宥而流殍甚眾久而不復蓋次年  
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存饑始蒙蠲放  
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  
所常鑿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望 詔在廷蚤加規畫臣聞漢元帝時魏相因  
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見錯董  
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  
于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甚  
備且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朝通志卷八十八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飭計酌議  
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詳悉臣敢亦擇  
掇一二頗切于 今日者竊附愚忠開坐于後  
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竇 天聽無任惶恐  
激切屏營之至

計開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  
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

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  
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願條瑕以  
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  
自序臣惟 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  
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  
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來良有攸自贄所謂  
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 新恩之常祿可以哺困窮追巨罪之  
逋賦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  
皇朝通志卷八十八

于公可消前矣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谷不收謂之饑五  
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  
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茁  
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  
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  
衛軍士邊庭將帥悉遞減之上答天譴下厭  
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薄亦  
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  
氣臣惟 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饑  
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有政



紹曾奏更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者額設早隸遞減名數還官公用諉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早隸應令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進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貧家則俸不能以

更積禹偁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強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早之資即當裁割以備

皇明嘉隆抄卷十八

九

拯恤右夫 乘輿服御 官禁用度應體大

禹克儉之德 內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

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各省免災傷

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見容而賍貪或得幸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日旱荒民多流移願選公忠諒直之官以代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察郡縣貪吏之

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此荒政全在得人

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早傷分款稍重踏分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安撫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

皇明嘉隆抄卷十八

十

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意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于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世不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糴為不義夫秦晉敵國猶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所在不收金穀較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朝



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夫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過糴庶幾通融周備而無誤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願糴者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過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同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過糴亦間有之則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與販無災

嘉靖疏抄卷十八

二十一

州縣遇有鄰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願出於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或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家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苗未接之際免有徵催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 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派徒若不蚤加安慰彼戀上者亦將首鼠兩端待夏徂秋日月尚遙豈凶之期豈能自

定戶有負道各懷憂畏寧于無相率而逃失其既眾羸弱者斃死強壯者聚為強盜賊一起倖難計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於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 奏聞曠然垂思以示諭之徵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嘉靖疏抄卷十八

二十二

聖旨是躬行節儉朕自有慶置朝廷制祿養廉正賴臣下各修職業共濟時艱文武官俸祿只照舊制不必減旌別守令預積倉糧係是巡撫更務新政以來已兩次降勅申諭未見著實還着右都御史吳廷舉侍郎席書并各該巡撫官處置從宜用心賑濟有司貴否明自來官憑進黜禁約開糴省諭蠲免議催行張鶴齡等并王欽等已有旨了



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楊勳等謹

題為商人困苦乞

勅戶部查給價銀并議良法以蘇民困以重根本事

臣等伏乞

欽命督理巡青稽察錢糧之出入倉場之利弊節據  
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呈開奉等辦過倉場  
草料本家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  
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  
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五千兩有零臺基  
廠該銀二萬兩有零天師庵該銀二萬兩有零  
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

嘉隆疏抄卷十八

十三

未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產業  
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  
到臣臣惟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

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 京師之富家也

正宜加意優恤勿憚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  
堅固然後可以資緩急之用此古人御外理內  
之術而我 成祖填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  
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  
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  
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其受  
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時

踞雖有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垂生理惟恐着

商人也 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

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之蓋為邊情重大年例客

兵奏討無已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家也而無

勢之民豈不可畏乎方今南北二虜尚未底定

出其財力以申 中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窮

鄉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民

居多也使外有黠強之寇內有愁嘆之民是豈

國之利哉乞 勅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屢給

不然積累日多邊釁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

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誤

嘉隆疏抄卷十八

十四

國計矣臣等再照設法善而後其行可以委任專

而後其事可濟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

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召商上納此舊

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

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

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羨餘以資別項之用二也

嘉靖五年隨該山東叅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

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來多事用度浩

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為緊急那移而商人

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



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太初題

佳事例隨即給價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算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勅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非是亦別求良法以經久若將前項銀兩仍入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而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臣等非不知庫藏空虛

嘉靖隆慶抄卷十八

二十五

亦非不知尚書方銳悉心

國計極其難處蓋為

國家之根本慮耳故敢冒瀆

天聽伏乞

聖明軫念商人之苦根本之重亟

賜議處庶於

聖治不無少補而臣等之職分亦得以少盡矣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事臣等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之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富孚之恩信以固其心此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眈眈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嘉靖隆慶抄卷十八

二十六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主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看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甸之民罔不歡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

政何以加此乃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

沈希伊受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

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白應該給主罷革又戶



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民等  
又嘗據法駁之是數見之明合輿論之公所以  
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也况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却  
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宜照數還主係官  
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役通行取回撥置之  
人各實於法戶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  
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共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八

年謬立薰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內官郭添等并  
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宜如戶部覆夏言之請  
及奉 聖旨這地土已有旨留用了嚴欽此則  
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竊惟去年  
之 旨惠念民困可謂切矣御下可謂公且嚴  
矣群小乘機藉勢剋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  
逃矣今 綸音處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  
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畿  
輔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  
群姦擅政蠱惑導誘積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  
天下雖二談者至今以八當為惡首馬永成既

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  
况薰皮廠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勲舊之家  
而重取無名之稅今馬俊乃敢直踏前惡妄奏  
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投  
獻以益脫脫黃王之舊址假名撒放海青其實  
私徵子粒而趙霽利踵姦轍黃緣仍舊夫俊與  
霽以從 龍之舊狎思恃寵罔

上行私無異前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  
政一變而成啓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於  
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幾旬之民疑且不安橫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八

十八

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  
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霽朦朧奏辯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撥置積年通  
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擊問以懲其後其原場  
并侵占軍民勲戚之地俱各革革給主召佃以

招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况該  
戶部逐一執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海宇之望

陛下而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復聽納之



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情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

自近罪俊與霖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

盡革鷹房草場董皮厥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

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收回投獻撥置生事害

人之人從重究治使儉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

厚澤流而民患息太信全而至公昭矣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

十七

聖旨這地土累有旨留在公用了罷

吏部尚書楊博謹

題為開讀事文選清吏司案呈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

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起

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脩吏部通將天下

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

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將薦同在優列者先

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

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

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

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

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

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

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

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

以致緊要難治之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

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燭民隱

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於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

無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

十七



擬災冷煖仍舊繁難支才疲難治為上稍易者  
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  
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自治道緩  
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  
保障之畧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  
則思撫循而掃蕩觀災傷則思賑卹而安輯觀  
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  
俗外以是脩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  
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  
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  
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八

二十一

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  
侯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請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

後賦竝繁禁嚴並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

卷馬之累則諸縣同馬河間類多水患真定

保定踞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

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

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抵  
廉博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等謹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

後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

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

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

業差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微俗鄙吝健訟

棄本逐末頃者且有曠寇守令非廉而有威

者不能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衝而侈俗

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

一帶不困賦則困役徐邳俗悍且無水陸孔

皇明嘉隆疏抄卷一八

二十二

道州邑疲弊一望蕭條不可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

倭夷陸梁東則寧紹台溫西則杭嘉湖諸郡

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

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

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海倭夷入

貢之海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必以

一日忘備致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浮

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

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眾且與衢嚴

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曠悍



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界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南昌省會衝煩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康年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溟渤要害延建邵河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

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裒弊全賴有司風勵激勸則又繫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慆輕鮮有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率誥誥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貧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鄭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糧甲於他所黃州澆

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界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踈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踪跡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於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



擇屯監餉事以脩舉也政講求鹽法庶幾南  
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領南右偏幅員甚廣  
國初以桂林為首會肇建靖藩於時編氓稀少招  
徕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  
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江州五  
百餘里夷獠阻灘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  
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洞與武崗接壤為徭  
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  
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  
柔等縣為其蠶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  
惟事誅求以致上官驕橫民散徭盛越城劫  
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  
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  
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  
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  
近以宗室日蕃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  
貸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  
五郡衝繁雖同彰德間於趙魏軍民雜處牽  
制尤甚歸德地連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  
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曠盜殷富則

汝蔡為優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  
均當規籌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  
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

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粵區濟  
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  
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  
武濱濰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充  
州水陸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於沂  
費郊藤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  
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豐歲  
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曠盜萊登瀕海  
多盜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  
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  
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  
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嵐岢保河一帶虜一大  
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  
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沁遼環列  
太行上下深谷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  
之事可為鑑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  
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  
後則亦太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



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  
女脰立見其斃可嘆也已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茲土者牧且兼師焉責誠艱矣西鳳漢中稍  
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  
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之患  
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  
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橫城榆林一望  
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  
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隨城殞將蓋有由  
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

嘉慶元年

卷十八

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  
不滿千若虜襲舊塞直驅踐汧隴薄涇那窺  
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  
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  
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  
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粵區上則松茂建  
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召砮土司互為  
劫掠控制消彌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  
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訕叙州地饒而高拱  
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

商民殘疲重變土寇連結施州諸夷震劉木  
已而妖人內訌受惠尤烈保順衛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  
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理逶迤巡  
歷難徧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  
勢使然也是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於躬  
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  
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鴛鴦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  
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

嘉慶元年

卷十八

之踞供億惟艱武定當新建之區安輯為要  
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壯勝鄧州霑益諸夷其  
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  
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  
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府行都司永樂  
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  
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踞外通滇南官  
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洽湖廣五開  
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  
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



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據懸一隅  
勢可隱憂險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  
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  
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誦在  
大臣之責哉  
隆慶

聖旨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八

二十九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霍翰謹  
題為議處黃河疏通運道事內開臣前月過徐州  
聞建議引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殺河勢臣與  
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徐沛猶有二洪東捍諸  
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  
恐數郡一欵第聞時有定筭不及竟言今聞愈  
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  
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沉隨水勢無限  
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  
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目前運道可  
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  
僉事江良材到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  
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  
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海宇內全氣隨  
而鍾聚我 太宗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一旦  
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  
間審勢引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  
徐邳水患可殺一半而京師形勝亦壯一倍此  
便利一元人漕舟淑江入淮至淇問入御河達  
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  
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



於地猶血運於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潁安猶血注于下為痔孟津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腋州郡疏為溝洫引水猶血運于肌膚自陝西沿邊尋秦漢故跡脩復則內資灌溉外御夷虜猶血運于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邊而耕三邊軍餉可不煩饋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脩溝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捍御戎馬一年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治河患山東河南北直隸郡縣轉疲散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利者三萬惟

聖明省覽

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畫為圖本以備討論

論

嘉靖六年八月

聖旨這議處河道事宜工部看了來說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淮水漲淤運道阻滯乞

勅管河諸臣速加疏濬以裨

國計事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一書請督管理南河郎中王楫呈稱

清河縣東南直抵通濟關外口計長五里淤高

沙嘴約長五六百丈通濟關起至淮城西門皇

華亭止淤淤三十餘里方信二壩衝決二百餘

丈海漫隄工五十九里淮安城外水過屋簷城

門俱用土塞寶應湖隄已報衝決數處其勢甚

急又據呂梁洪主事唐鍊報稱山東莒州沂州

邳城等處洪水漲溢俱從沂直二河湧至邳州

漂流男婦畜產難計其數呂梁以下糧船脫幫

等因臣等竊惟南北運河為

國家之氣脈而淮安徐邳尤轉輸之咽喉今徐州

茶城之淺挑濬未幾清浦淮河之淤淤塞阻滯

且又寶應湖隄方信二壩衝決大壞首領等處

浙直二河湧水至邳咽喉西關豈宜如此阻隔

况新到漕糧臣等聞之恐君御史等家糧運到

隨收陸續上廩交納俾便返還則此八九月間

糧艘南下實惟其時若不亟行規度併力開濬

切恐曠日持久風氣凜寒凍合河水舟楫難進



今冬船隻既停滯於中途來春糧米將裝運之何賴其為

國計關繫尤矣匪輕有河漕運之責者信不可忽易視之姑徐徐云爾先為水患可憂民窮當極等事該臣等具題一部議覆一切艱鉅工程如茶城淤塞西岸遙從曹單黃河隄埽俱行郡御史翁大立刻期報元其淮河口等處屬南直隸者行侍郎趙孔昭首守巡管河等官分投修理已經奉有

明旨茲准邳淤塞比前既為尤甚則協心共濟當此豈容緩圖所有應加濬治修築事宜合行

申飭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自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河上下一帶督令南河郎中王楮及淮安府縣各官邳河上下一帶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州各官董率夫役分任責成或且留方信壩決口未塞以泄積滯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濬至仁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或仍開通濬開由外口起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其費用力多寡緩急先行濬濬如淮河近已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及將寶

併方信仁義二壩衝決隄岸乘時修築一面移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勸宣臣隣職司各有專責業已報知淮邳淤阻便須從北路星夜馳還會同侍郎趙孔昭詳審諮議督該河道郎中主事及各地地方兵備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濬者挑濬應修築者修築期於文書到日先將曾否疏通緣由具本奏

聞定在河水未合之前挑濬修築事竣俾南還漕艘北來進解船隻俱得通行完報庶於國計有裨責任無忝蓋侍郎趙孔昭職專撫綏既

有地方之任而漕運乃其總督則河道通塞厥任惟均固不得以越俎代庖為辭都御史翁大立住劄濬寧雖去淮邳稍遠而河道實總理之則急於宣布慰安淮邳罔即往理寧無致夫舍己耘人之議矧今履霜屆候堅冰漸凝一或疏濬急緩從事失時則漕運糧船在北者既不能以南返進解各船在南者又無由以北來其為誤事夫豈云小

聖明在上法紀昭然各該當任諸臣詎能逭於遲濬曠越之咎載再照變通宜民固因時救弊不廢而集思廣益尤圖大為難者所當先



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治河上策以保萬年運道  
欲從子房山趣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從此  
另開新河置舊河於隄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  
不相及而波濤凶險從此可避十利三難之說  
可謂明且盡矣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而按圖  
指點不若身親經歷者為尤真今工部尚書朱  
衡先任總理河道開竣河成沿河一帶地方靡  
不周知相應另開與否見聞必悉伏乞並  
勅該部量事體之可否撥工程之難易備細斟酌明  
白敷陳議覆請

旨移文該地方撫按巡鹽等官會同勘議前來仍博

集

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三十五

廷議詢謀僉同如果足為運道永遠之利則計大  
事者無惜小費懷永圖者豈安目前詎可因循  
以失事機之會若或開之無益真知灼見其不  
必另開仍須廣詢善後萬全之略以貽漕運萬  
年之安蓋黃水之泛溢不常則防禦之謀猷當  
悉固不可廢人事而委諸天數亦無至多議論  
而少克成功也臣等無任悚懼  
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

題為正曆元以定歲差事臣聞自昔聖王承

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

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虧盈之互易

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

筭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

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

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起閉乖其期違留伏見

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決生靈

而災荐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

慎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

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

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

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

訖元末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眾見而治之測

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筭思無遺智法

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

不數世而輒差是曷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

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

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

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

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



而縮漸差而移於西天日之差而於中星乎驗  
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  
宿則日行此陸疆於支朽之子也今之冬至初  
昏室中而日在虛陸度筭者東方之宿則日行  
東陸疆於折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  
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  
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  
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  
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  
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  
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

嘉隆疏抄卷十八 三十七

朝承運以采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  
數年遠數盈漸差六度距至元辛巳至元統上  
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  
百四十二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  
豈可不隨時脩改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  
脩則陰陽二軌不啻孤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  
道不正殆見推步之明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  
度必違天而不入也 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  
已卯庚辰月食時 乃秒起復方位頗與本監  
所推不合山東道監 余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  
歷學事濫以臣克之 觀秘書加以歲月而

嘉隆疏抄卷十八

三十八



至來年至冬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望併日纏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宇羅喉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上之仍

勅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雲如善立差法之邵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驅筭也

嘉靖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嘉靖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三十九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題為遵

舊制平刑獄以服人心以廣聖德事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部都察院主鞠問大理寺主評審鞠問者未當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於是權姦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

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一然出常制之外其所職掌則止是推鞠取其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評審如律然後奏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刑部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辨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駁問高祖之良法善意亦未嘗盡相悖也

法久漸弊姦究乘之其極也至以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踈遠不關涉大紀綱

者而已蓋至正德為其於今思之良可於悒

陛下升潛盡革舊弊諸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



共贊英明邇來漸為私移大乖初意法司所擬雖在大惡多弛法以從輕鎮撫所讞雖在小過蓋任情而加重舊制既愆初政亦失上虧聖德下拂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景之私討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票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與夫郭九臯張守等之前後株連群囚

詔獄臣等以為郭九臯等實係趙紀所誣曾致再三瀆奏乞付法司辯明劉景黃國用顏如瓌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天性寬仁或者追念曩昔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瓌俱係小夫不必深求從而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照依定制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來不復為言既而忽然獨斷不令照例擬罪最則充軍矣如瓌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邊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為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失固不為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議擬昭示天下以為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哉且陳惠言雷仔等情詞相連係係一千人犯彼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最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獨過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間鍛鍊於詔獄之手而又裁決於內降之旨哉李洪陳宜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黨亂政克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宜以劉景視欽等美富天淵懸絕而

陛下顧乃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也刑而不平適以滋亂何者民心不服而怨讟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肆雖使堯舜在上臯夔在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母獨斷以害明母任情以害仁母各過以害正悉守定制以勵初心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景黃國用顏如瓌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累係犯該克軍為民降詔彼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臯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審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不平



聖旨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閱文黃國用私出紙票顏如璩違制欺法用黃龍袂私包自物各輕玩法度已從寬發落了這厮每如何又來奏擾各犯事發不行劾舉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如饒這遺還各罰俸一箇月該衙門知道

嘉慶通志卷十八 四十三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

奏為正 國法以光

聖治事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駁勸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柰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譏諛者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交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所哀矜而幾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於所擬一

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

可聽三也謂李班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

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捏五也謂崞洛等縣諸證人皆警勿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鉞十月下旬

之約其行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邵進祿等其原何

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狀甚明故在外撫按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認識或取辨於青布之竝立或明驗於自刃之禿頭聲言於李俊李二李三之証是其族識之美明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任是其姻識之矣對証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宗白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路人皆識之矣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

嘉隆疏抄卷一八 四一五

良怙惡小人誠非良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李五即妖賊實是採訪明白今已驗之矣况福達踪跡詭秘慧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苟非薛良狡猾之人亦不能發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是時李廷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達指龍虎形劫無殊沙字文見五臺惡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姓石又見左廂都查無李伏答軍籍并李五名貫遂請且粗率因小疑而誤大獄據纖智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惡縣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

歲則張子名衛輝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噶縣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其行五故又私稱李五今改福達字為伏答乃於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考而知也况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殊砂字亦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得而明矣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傾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

嘉隆疏抄卷一八 四一六

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雙言也則一千中証非雙也若曰韓良相戚廣輩雙言也則高尚節屈乳石文舉諸人非雙也若曰魏恭劉永振雙言也則即今布按府縣官非雙也若曰山陝人雙言也則京師各色人員皆非雙也何獨啾啾衆口盡願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臣竊見陛下勵精求治是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帝王之宜伏望陛下六疑一釋大奮



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

刑官激切妄言罪當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嘉靖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事屢着多官會問未見明白待問了朝廷自

有處置唐樞這廝奸生輕率狂妄輒乃出位奏擾

本當拏問重治姑從寬着為民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八

四十二

戶科給事中臣常太謹

題為捕逆賊以正 國法以絕禍本事先該都察

院覆題要將山西問定反賊李福達等依擬處

決奉

聖旨是李福達等都依擬處決未獲李大仁等密緝

拏解歸結欽此近見李福達奉

旨提解到京監候仰惟

皇上神明英斷其父子反逆之罪諒難倖免今人籍

藉皆謂此時李大仁倚托權勢夤緣左右至令

婢僕詭詞奏辯以為翻異成案之計臣竊以為

李福達果有冤抑李大仁與其母妻子姪俱在

嘉隆疏抄卷十八

四十三

何家潛藏觀望無一人親自出官奏辯即此觀

之虛實可知况奉

旨緝拏已經二月當其事者若罔聞知果何故耶昔

漢光武時湖陽公主倉頭殺人董宣以雒陽令

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桓帝時小黃門張

讓弟朔有罪匿於讓合柱之中李膺以司隸校

尉率吏卒破柱而取朔殺之光武天下初定桓

帝業已就衣人猶不敢玩法豈有

聖明之世乃有叛逆之賊深依窟穴無人緝捕豈法

之寬縱一至於此抑所依憑之氣焰有可畏耶

况李大仁親福達子洛川之舉與謀實多今奉



有鞠問之數若不預為緝獲恐事定遠道追捕無由

又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餘人潛與大仁傳報

消息其間如魏慶王玄張公兵保張老人等廣

携財物明住城外缸市李大仁屋內朋同營謀

輩較之下豈賊黨縱橫之地及照伊親薛濟趙勝楊

拆等山西問擬供明何冤可辯乃令其家人薛

奎趙禮賈文章扶同逆賊假稱分豁捏詞代辯

其情甚有可惡乞

勅法司并巡城御史務要將李大仁王玄魏慶兵保

張公張大仁等密切差人緝獲同李福達一併

究問其薛奎趙禮賈文章及雇債抱奏婦女

亦要捉獲究其受財扶同情由庶乎

國法昭彰禍本殄絕人心知警邪慝不萌矣臣待

罪該科且李福達改名張寅之時亦嘗暫寓臣

縣僻鄉寫遠踪跡詭秘近因其事敗露體訪真

切曾一言之不勝忠憤所激輒敢再竄

天聽伏乞 俯賜采納臣不勝拳拳瞻望之至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李大仁等人犯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

切差人緝拏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

知道

大理寺右評事臣常固臣謹

奏為應 詔陳言平大獄以圖治安事臣聞人君

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

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患

感冒泄瀉等証神衰骨立自分不免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即行罷黜近始勉強供職伏

讀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內外諸司百寮

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

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宜一一條

具聞奏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克之親問

下民瘼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忍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

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

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

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

詔獄故銓曹參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

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

之大者一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

郎何孟春一人以為首其餘充軍者學士曹



等凡八人杖病瘡死者編脩汪恩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拿問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王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拿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體民心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羅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太宗出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

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在寺正母德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也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今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歡心臣風聞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亦此當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夫之

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

豈非 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

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送迎

及織造逮繫諸臣其疎顛之罪宥有之矣然其

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鑑等送迎館穀禮也

顧因驛遞之傳報失候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

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跡誠若可惡然

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

不免窘辱於當時拿問於今日亦足以贖其罪

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 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以安其民是

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

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上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

者二也劉秉鑑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

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

直

曲



直而卿等遠有拿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顧有之者必當時是權姦之過今日待陛下為甚厚而敬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這矣然

臣以為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以敬之過甚所致耳是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嘉隆疏抄卷十八

五十三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

儀者拿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之良法美意尤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

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

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

誰謂不可耶以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奸奏下

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之惜

所可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

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

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

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

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耶且陳彥章所奏憲臣方囚首垢面係累

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

等刑部鞠之於前大理寺評之於後法律具在

誰敢容私於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用亦莫知

所由臣聞之道踞凡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嘉隆疏抄卷十八

五十四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

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况西虜跳梁

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使之不

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

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

單故當時兵部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

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

而為之黜陟焉庶幾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

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筮仕之

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



終難久恃尚不及時少盡微忠萬一填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責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也誨之功臣每思之誠有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敢避嫌遠罪自賊其良心而不盡其愚耶昔有虞皇陶為大理天下無宵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叅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釋小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皇陶二聖父子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望戴胄之賢於萬一况皇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君不能從付諸太息而已况况通者水旱癘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湧蝗蝻之灾殆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星聚於營室之變有識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弭備禦

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移幹運之機亦非此疏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揆狂夫之言舉蒙蔽之意下臣言於法司議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以彰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重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各有旨其未發落的朝廷自有處置鞏固這廝不務本等職業却又賣直沽名肆意奏擾

好生輕率煩瀆本當拿問姑從寬降二級調外任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在都御史臣俞諫等題

題為亟除姦邪以正

國法事案查正德十六年四月內該科道官交章

劾奏節奉 欽依王欽王錦錦衣衛等送都察

院問得明白來說欽此該衛換等王錦脫逃止

將王欽并其弟王銓等送到院依律問擬題奉

欽依這厮每朋姦日又亂政多端都情罪深重王欽

依律處決王銓牢錮枷釘連當房家小押發兩

廣極邊烟庫地面永遠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

了欽此續據河南巡按御史拿獲王錦到院問

擬如律題奉 欽依王錦依擬處決欽此其後

王錦屢次捏奏俱經本院覆題奉

欽依仍依原擬取決贓銀照舊監退查得王欽該追

贓銀三十萬兩王錦五十萬兩王銓一十六萬

兩依奉節行該道將各犯每日杖併本院將該

吏每五日一杖併二年之間陸續追得王欽銀

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王銓一萬八千七百四

十六兩其王錦到院未久亦止追銀五萬八千

八百三十一兩共計一十二萬兩仍欠八十四

萬兩未完蓋臣等未嘗不嚴限追催以自速悖

逆 明旨之罪也近日王欽仍前捏奏意圖緩

死而已遽奉 明旨各犯贓銀免追都饒死王

欽發遼東缺領衛王錦陝西肅州衛王銓廣西

奉議衛各永遠充軍家小隨住欽此臣等思於

新政自相違異兩經執奏未蒙 允俞既而科道交

章乃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二

年之上如何不行嚴限追併近已有旨饒死充

軍了罷欽此夫以各犯之贓銀未納罪臣等追

併不嚴臣等固不敢辭但各犯請張為幻姦邪

叵測自恃囊橐可以通神安肯完贓相率而就

死地故 新命一下物議沸騰臣等局促無所

容措竊以各犯紊亂 朝廷侵盜

國課載於律例具有明條處死追贓發遣又節奉

有 明旨今王錦甫獲監追未幾而

聖旨忽爾中改既全宥其死又各免其贓且所配皆

得善地則姦計大行而

國法全廢矣臣等雖欲阿徇奉行以違

陛下之責豈能違天下後世之責乎又况各犯浚淮

揚之膏脂以害乎黎民 朝廷之課稅以肥其

家蓋有年矣然則今日淮揚災變非常人之死

者過半謂非若輩惡孽之所至殆不可也戶部

近奉 欽依集廷臣會議多方區畫欲足銀二

十萬兩之數以充淮揚之濟然謂大倉所積僅

七十萬兩難於動支夫以堂堂



天朝大倉僅七十萬兩之積一遇有事動則告乏顧

王欽一家上應進賍銀尚餘八十萬兩之多悉從

寬免至於賑濟乃復多方區畫如此不幾於慮

事之疎為謀之失耶與其庇此一二免死姦人

以布私恩孰若追盈其數用活數十萬饑民之

為大德乎且各犯之心不過畏死設以

陛下之仁務存 欽恤則姑免其死已出外至若

免其追賍以虧 國用與之善地以廢

國法非臣等區區之私所望於 新政之隆也伏

望 皇上下大奮乾剛收回 新命王欽王錦既

免其死與王銓未完賍銀仍照各數追完三分

之二俱改發兩廣極邊烟廠地面永遠充軍遇

赦不宥仍照前

旨施行如此庶乎

國法不至於大廢

國用尤得以小補而姦邪亦少知所警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王欽等已有旨了便着發遣再不必奏擾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申明律例嚴禁酷官以全民命事臣等竊惟

我 國家稽古制律例為五刑其笞杖既有百

十之數而大小之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

可以決膚而不欲其見骨也至於徒流各有等

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

共棄者乃入於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

以大理 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

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

此其重也此我

皇祖垂欽恤之典即虞廷欲並生我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熱審有貸此其 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

顧我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

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切憾之如鞠審止宜隔

別然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

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

棍等刑剥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

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

視人命有若草菅其見諸童奏如汾州知州齊

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

死十七人初聞其酷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



近聲聞酷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劫之餘何求不得此固國所以多冤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谿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本管監司若

嘉慶五年疏抄卷十一

姑息縱容只為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肆行全無忌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查得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有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答四十附過

三犯於本衙門進降敘用欽此則是於已任各

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勅各該監司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御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

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姓服查殘歛而天下無冤獄矣臣民幸甚隆慶四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害民

嘉慶五年疏抄卷二

撫按官全不禁察任其所為負朕愛恤民命之意你部裡便行與他每着嚴加體訪有這等的便參來處治如有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指實參奏



刑部尚書臣毛愷等謹

題為乞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以彌災青萬一

事臣等適者發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如幾旬吳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

中上谷之間率洪水暴濫壞人田舍雨雹飛蝗

彼此荐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虛生災

田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物阜時和歲豐

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

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

也為災廣重陰莫感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

刑獄乃其尤者蓋刑秉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

業在於是無亦中外之獄容有橫濫不法如水

之泛濫莫可防隄如蝗雹之害稼奪民生命者

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

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有罰

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州有舍本縣而薦

告之州有舍州而薦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

薦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

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

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

之輕重理之是非察行准理使告訐之習相

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日濫詞虛誕之

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正犯非知見而指

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問官祇宜摘

取緊關數名聽審為得至差人下逮盡數弗遺

奔突斗呼驚及鷄狗束縛馳驟無異大羊接到

則緇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欺詐凌霄無

論也是日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

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務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

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且行寄監寄倉寄舖焉

至於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又為拘繫有

以家屬姻黨而由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

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歎抑鬱被累之家晨昏

供給生理但廢是日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

然刑之即如自有所在故鞭扑祇以作教決罰

不過警腿固未嘗庸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用之

適體也今之用刑者異於是刑手則有梭指刑

足則有夾棍刑頭則有鐵箍其至烙鐵灼體錘

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灌諸如此類備極慘

毒身無完膚因茲就斃其意以為不如是則不

足以得其情而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



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當八九  
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責在明允與其過求毋  
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  
成莫易君子慎之也奈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  
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為拙  
故入夫罪則旋添情弊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  
去字句以從招甚至情托徇人通賄自鬻於以  
程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胃之  
夫接踵於獄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  
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  
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  
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賣男  
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而  
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  
災致沴大率因之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  
伏乞

勅下臣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各南京法司并各  
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  
體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  
事五日程而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  
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歛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

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  
非法紀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輟論擅受與  
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  
犯量為戒飭其屢犯者送調別用以數者祛革  
濫弊似或宜然務在著實舉行毋事姑息庶乎  
幾致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  
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  
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隆慶三年九月初四日奉

聖旨近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委當嚴禁你部裏行  
與內外各該衙門務要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  
副朕欽恤彌災之意有仍前苛刻害民的在內  
法司在外撫按官參來處治



浙江等道掌道廣西道監察御史臣王泰等謹  
題為守 成憲以平國法以服人心事臣等切聞  
創業垂統之主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  
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是故紀綱也者成憲  
之謂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司馬光  
亦曰謹守祖宗成法不墮之以逸欲不敗之以  
說諂則世世相承豈非萬世人君之所宜省念  
者哉仰惟

太祖高皇帝除亂以造區夏稽古以立紀綱是以置  
刑部以司刑獄平民情置都察院以糾百司辯  
枉免置大理寺以審成獄評重輕故犯人經此

書隆慶抄卷十八 二十六

三法司者始無枉縱矣其後姦惡重情亦有付  
錦衣衛鎮撫司推鞠者不過取其供詞奏行法  
司擬罪而已成法具存也久而弊滋則權姦擅  
威福之柄高下其守蓋至正德年間此法變亂  
極矣

陛下丕承前烈剷除夙弊一時大奸大惡悉付法司

天下稱快比及二年漸不如初臣等竊為

陛下惜之且如王欽兄弟姦黨亂政法司問擬死罪

聽決者也乃奉

欽依饒死克軍李洪殺人罪應抵命者也法司覆奏  
擬問則足節奉 欽依降五級而已至於劉景

之私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  
用違禁包獄皆當付之法司擬罪者也乃今特  
奉 欽依劉景充軍黃國用降邊方雜職顏如  
瓌為民夫王欽李洪皆犯至死非常故所不原  
者而皆縱之今以劉景視王欽以黃國用顏如  
瓌視李洪其情罪重輕不啻霄壤懸絕也而充  
軍降級為民不論情罪不恤人言至此皆臣等  
之所未解者也

陛下新政豈宜踵此舊弊哉臣等嘗聞舜為天子瞽  
瞍殺人臯陶亦且執之舜亦不得廢法於其父  
如此也况王欽李洪輩儉邪小人兇悖大惡法

書隆慶抄卷十八 二十六

所必誅者乎今亦何獨曲為輕縱至此極哉漢  
之時渭橋犯蹕高廟盜環文帝欲誅其人致之  
族張釋之執法抗論而犯者皆得平反蓋法者  
天下之公共也如此况劉景黃國用顏如瓌情  
犯殊科緝訪被逮法當擬罪者乎今亦何獨故  
為重譴至此極哉此臣等之所深思而未解其  
故者也夫王欽輩故輕縱之母謂不足慮也大壞  
祖宗之綱紀而使小人者得計效尤無復顧忌深可  
患也劉景等故重譴之母謂不足惜也自壞  
祖宗綱紀而君子者解體失望無以展布深可惜也  
小人效尤君子解體而人心不服則天下之事



將有不可知矣臣等官當執法責在言路曰

擊此弊豈容默而已哉伏望

皇上念祖宗之紀綱而不阻撓於私恩小忿奮

剛以獨斷而不偏惑於左右嬖倖仍將王欽兄

弟照舊追贓待決李洪劉最黃國用顏如環俱

付法司問擬如律奏請發落如此則

國法平而成憲不悖人心服而天下萬世稱聖

矣宗社之慶也豈獨臣等之幸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

紙票顏如環違例欺法用黃龍袂私包自物各

輕玩法度罪已從寬發落了這厮每又如何來

奏擾各犯事獲及不行舉劾恣意回護本當拿

問究治姑饒這遭還各罰俸一個月該衙門知

道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議處重罪以存

國法事近該臣等具題犯人王欽兄弟謀蒙

寬貸以為

陛下感於請託之言故弛縱奸惡務為姑息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禁二年之上如何

不行嚴限追併近有旨饒死充軍了罷敬聆

睿旨仰測宸衷乃知欽等之罪不惟公論始終以為

當殺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殺欽等之賊不惟公論始終以

為當追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追但寬縱之由臣等則歸罪於

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於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

既違嚴限追併之

旨復唱三分減一之議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以云然何不遂奮乾剛追究弊孰為延緩

孰為請託各抵之法以大振綱紀攝伏群奸而

乃隨以罷之一言知惡而不能誅知弊而不能

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可不戒哉夫欽等負

必誅之罪累百萬之贓死有餘辜而獲全免臣

等連疏論奏



陛下畧無俯從臣等欲阿順不言則廢

祖宗之法欲堅執前說則拂

陛下之意展轉思惟求一善術不可得也竊意欽之

兄弟罪應有差銓則原奉

聖旨定擬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矣至如錦者固在不

赦而欽則尤為首惡可同錦而并赦之乎大凡

侵盜官物雖微必償今各犯贓幾百萬俱是侵

負盜價

國課所關

陛下既戒其死復免追贓既不為 國家惜此

憲章復不為 國家惜此財用滋亂長奸莫此為甚

嘉隆疏抄卷八

方今多事之秋公用浩煩內而戚畹營建第宅

外而四方賑濟饑荒供億不敷計臣莫措使得

全追前贓給散應用亦自所濟不少

陛下何不思及於此而愾然改圖乃惑謔言以乖大

計此臣等之所深惜也故臣等議以為欽兄弟

之罪宜必誅首惡不可盡數欽兄弟之贓宜悉

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保首領亦宜改發

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奸宄之徒不至大橫矣伏惟

深念 國法俯從眾議不勝幸甚臣等適論干刑方

遭譴罰然而言不容已冒死再陳忌之者必以

為奸之誅之者必以為好殺所恃寸心無愧上

祈

陛下之垂鑒耳他亦何敢計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疏抄卷八



刑科都給事中臣李錫等謹

題為正刑法以隆 聖治以服人心事臣仰觀

陛下大禮告成載頒 新詔內外臣工咸與更始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臣等悚聽之餘不勝忭幸以為

陛下含弘之度其啓誘臣下者至矣於此不言負

陛下也臣等待罪刑刑法不中臣之責也敢不昧

死 上陳臣等竊惟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

至公大正之制也一有偏枉天下弊矣今人君

不可以尊而亂臣下不可以卑而撓故曰三尺

法王者與天下共者也又曰惟刑之中中之為

嘉隆源抄卷一六 三十三

言不偏與枉之謂也是以大舜不奪臯陶之守

法中才漢文於張釋之之守法未嘗不屈意從

之蓋謂此也洪惟

陛下德侔大舜量陋漢文 踐祚以來於刑法一節

尤加慎重矜恤之 詔屢頒審讞之臣再遣迷

谷回春寬獄清雪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夫何二

三小臣自罹恢恢之網

陛下所以哀矜者容有未盡是以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且如掌欽天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華相

易州兵備任忠一則奏於屬官馬能一則呈稟

欽免人犯固皆不能以無罪也法司據法擬議

陛下依擬處斷罪斯當矣顧迺徑 批降調

聖斷雖審恐無以服數臣之心至如浙江布政馬

杭州知府查仲道南京主事侯廷訓一則督過

於使臣一則訪奏於東廠亦皆不能以無罪也

鎮撫司已行問報

陛下付之廷評法司宜矣顧迺由中徑批 聖憲雖

詳恐有以拂本 朝之制臣等考之禮曰刑者

劓也劓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樂護等

推情於鎮撫擬罪於刑部大理寺又從而詳允

刑已成矣

陛下烏得而變之夫不變者公也變者私也舍公就

嘉隆源抄卷一六 三十四

私將焉用之又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命三公參聽之言獄不可專也今

陛下於馬卿等徑行 批斷不付法司似與此禮之

意不同也又如御史歐珠已蒙免提今復提問

不幾於食言及汗矣乎凡此皆背經旨之訓矣

祖宗之法違中外之願孕禍亂之胎其所係夫豈淺

淺哉伏望

陛下益廓弘人之度克克無我之公念古訓之宜從

思

國法之當守將樂護等並依原擬馬卿等付之法

司歐珠速賜釋放則明刑足以弼教大法可以



服人犬彘之德可匹漢文之風斯下矣天下  
甚謹題請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政抄卷十八

三五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信法令以全紀綱事聞宋臣朱熹曰人君三  
心術定紀綱蓋紀綱定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  
之紀之綱以定四方哉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  
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  
事下鎮撫者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眾共之者也使  
奪法司之獄而下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  
復睚眦願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王所以壽  
命脉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

鳳以歸鎮撫此則

陛下之失刑也今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  
忍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  
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始恐法司為空庭法官  
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  
者耶如臯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請  
簡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  
太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孰大於是耶且  
卑官也李景中貴也信景中之請而遠械景中已



不能無偏聽之私而必付於鎮撫者豈為墨報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縱墨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臧獲以田產人有告臧獲某私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臧獲乎抑訶謔其告者乎今景貴能發墨之賊私猶告臧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謔其告者也臧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 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踰前轍速收今命并付景貴墨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

照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綱可立矣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欽差總督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龐尚鵬謹 題為誅逆賊正

國法以銷禍本事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

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

李鉞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外歸窟居陝西洛

川縣倡白蓮教聚眾稱亂攻殺長吏屠其城後

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計稱

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

其罪悉資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

錄捕治之午即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托欲待

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午反

狀以 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

勦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

縉紳如刑部尚書顏熙壽都察院左都御史

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

疏言官也或埋魂狂狴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

使李璋按察司使李珏都指揮馬秀等皆原問

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遞問致書而稱為明黨以



偶語立談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禮等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安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躡之鄉也質知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帥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甚明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帥查刊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謀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縉紳之禍滿天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復其官老

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芥越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絕之即使閻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助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撼風霆蒙蔽 日月使舉 朝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默會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此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倪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義也至於大學士桂萼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原案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卹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寢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 彌直之責參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 無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等申救得改永遠充



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他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必不至此乃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克是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忠謹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上裁特加優異以廣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所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網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國家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渠魁虐焰猶能為厲於銷滅之後耶

陛下秉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綱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未

聖旨法司知道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英等謹題為守法除姦以隆

聖治事臣等竊惟姦不可惠惠姦則弊政益滋法不可撓撓法則臣必失守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法必與天下共之刑一有罪而世以為懲宥一無辜而世以為勸焉

陛下龍飛大寶光啓中興登極之詔有曰一凡問囚犯今後依大明律科斷又曰其有奉旨推問者必須經由大理寺審錄此則帝王與天下共法之心也奈何近日以來法無畫一事多中出深入則不必擬罪輕縱則徑從末減臣等不敢多舉謹按死罪犯人王欽王錦皆經都察院問擬明白大理寺審錄評允又屢次奏奉欽依追贓處決人數迺今一旦奉命俱得免死充軍又免其追贓發遣不幾於惠奸撓法乎夫王欽兄弟特一匹夫耳在先朝則結交黨與以亂先帝之法在今日則夤緣請託以亂陛下之法大臣執奏於前言官論列於後俱奪於原擬恬不為動是豈足以懲勸乎天下耶况其應追贓幾至百萬除送官外尚欠八十餘萬皆百姓膏血邊境軍需今太倉所存不滿六七十萬以供百官萬民



陛下豈可思縱一人而免其數十萬乎天下之財此  
盈則彼縮今淮揚水旱 廷臣議賑移東補西  
不過二十萬之數使當時欽錦不壞鹽法以賈  
利或者未必至此極也小民之命得一金則可  
生今地方窮困道殣相望則陷小民百萬之命  
者未必非欽與錦也

陛下何故而可輕宥之乎方王錦就獄王欽脫逃  
陛下嚴督之

命惟恐其不獲今王錦已獲則欽并欽而釋之是豈  
陛下之初意乎致仕布政潘鐸不過舍匿保藏之耳  
罪亦褫職論徒而首禍者乃止克軍此生者之

欽等朋黨實繁有徒

陛下新政之初誅元兇而窮黨與或明肆市朝或監  
死桎梏而欽適得以其貲力從容倖免則死者  
亦將不瞑目於地下矣况見監未決如廖鵬初  
獲方問如魏英輩能保其不循窟穴以求倖倖  
於萬一耶弊法滋奸殆無紀極是宥一王欽王  
錦而於人情

國法無一可者

陛下何不容臣等守法而可撓之如此哉臣等備員  
言路兼有法守故敢反覆論之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急寢

新命嚴辟以止辟之戒絕惟貨惟求之私將王錦王  
欽仍照前

旨處決其未完贓銀或於家屬名下追併或儘其家  
產盡絕以備

國用以資賑濟如不獲已乞於欽錦內殺一人以正

法宥一人以示 恩又不獲已則追贓完日同

王銓俱發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如此則刑罰平

而人心服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欽等朋黨實繁有徒



巡視南城地方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廉謹

題為懇乞

聖明遵 成法慎庶獄以重民命以光 聖德事本

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錦衣衛拏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臣惟我 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

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聽理然必具兩造而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而後其罪之重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訐奏積書劉儒交通苑官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不應

役誣碼官銀等情論苑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印等如果逃役碼財固孟冲所當然治據屬官被本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苑官如果欺

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明正宜併行法司速為質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鎮撫司中外臣民已共驚異以為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成法何以有此今者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奉 中批未賜矜疑而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

共驚異以為

皇上明慎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豈左右之人陰為黨護之計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安知其為實王印等情虛未嘗覲訐安知其盡虛即使本犯果有枷號充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其心况查 大明律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移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臣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哉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祖宗何哉臣叨任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錦衣衛之齎帖拿人今者王印等之囊頭就戍皆在臣巡視地方且見二日之內士民動色道踣興嗟竊謂此雖一事之失一夫之微而上為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為法司職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不為 陛下下言之伏乞

皇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勅下法司將王印等并劉儒等一千人證事情從公鞫問如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有冤苦亦許其毋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不撓民自不冤法司之職掌以明而陛下之

欽恤盛德愈光一縷矣臣干冒

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萬曆三年七月題奏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國朝奏議類纂卷八

臣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亟處倖臣以保新政事臣聞我

太祖嘗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

之漸嚴戒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

深畏者哉是故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

壅蔽專恣安得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問於言

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

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已之私逞

已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

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况夫勢之所在爭附

者衆故奸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

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其間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日漸以長尚可

不豫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

勅旨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固

天之力若無如柰之何者臣曷不憚煩而復以為言

正以 聖明受其壅蔽忍其專恣行道之人皆

知其亂挽 新政之首而 朝廷獨未知其臣

竊見

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嚮從善如流苟有一得之愚

陳於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出不厭衆心豈

陛下知而顧為之哉蓋文之力能展轉矯詐致此也

且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抑

止見其略節也如止於其略節者見之安知不

有黨文者為文受匿被劾之條洗索言者之過

以激 聖情之喜愠乎又安知其不規見

聖情護成前 旨且以說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旨則文之罪不必諸人之

再言謂該衙知道則又之罪已逃

一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已罪

嘉隆疏抄卷十九

三

其為獲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此

一厥後李陽鳳而已邪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

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 詔獄以制人在能制

尚書以回話在能知言官以奏擾臣恐克其勢

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璠准

呈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

叱之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

至此則其呼此大臣如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

不患其不能為也是以再干 勅旨責林俊以

違旨以試於後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者舊邪此皆其獲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間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誅

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生之德為文求全請亟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以庇文者

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文必執迷自圖臣恐權

奸之禍無日矣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十九

三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臣楊永祐謹

奏為斥奸佞杜深患以隆治化事臣備員法曹自歷

事三年所理斷惟民間閭閻盜竄事是皆冗瑣

末節未足深究獨恨 國有大姦根據

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 社稷之安危履霜堅冰不

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理輪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

將軍梁冀河南尹雋不疑次肆貪叨條其無君

十五事臣嘗仰慕其人之手采今為法司官乃

坐視 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

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且誠報報然有尸位素

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恭惟

陛下嗜學好問昔在 藩邸時蓋已傳之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耆耄粹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

從 龍諸臣如今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

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黃童白叟莫不延

頸以望太平之治奈何不一二年內臣崔文周

用田頤蔡秀諸群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

聖心建設齋醮 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

陛下以為 宮中事無與於 朝政可無害也昔

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

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

招晚年之悔宋徽宗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

昔林靈素等群起而迷之卒召此虜之禍至今

談者猶恨

陛下試詰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教為

仙者誰邪不惟不能為仙而保享於太平無虞

者又誰耶臣固知其無他彼輩不過為要

君固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

壞蓋邪正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漸不

可長大臣科道交章論列皆忠悃誠恒為

國深計者

陛下每曰知道了而群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

以為得 君既專莫有能捍之者矣遂肆行無

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工價科取城夫有身

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怨咨載道側目

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是以廣東

道御史劉黼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刑部

拘執李陽鳳等追究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

往失具 奏認罪以道萬一之誅奈何恃

寵驕恣巧言飾詐奉 駕帖取刑部人而付之鎮

撫司正恐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



書林俊執法不與蓋亦漢臣張釋之之忠於文帝耳釋之為廷尉罰犯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肯易棄盜環者於市帝欲族誅而未之從雖申屠嘉辱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焉然則文帝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撓臯陶之法今刑部按治一內豎家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司夫林俊即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之為哉

必崔文巧佞譖翹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且冒違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遏矣俊經術學義以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

陛下特起而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撓林俊且爾况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奸以回

天意者乎鎮撫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國法乎此不待

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也使

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譏後世有愧於文皇帝守崔文為之也即文之所為惡德

宮闈蠱惑

君受縱放家人扼腕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無有之又不自以為罪方且假仗

主威挾制中外揚揚焉夏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先帝初年也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屬之瑾幾危社稷遺禍徧天下歷數年而始

定臣恐崔文不去終非國家之利周用田頤蔡秀相與朋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為之慮

也臣不勝犬馬愛君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味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覽奮發剛斷一正宸

心乞勅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田頤蔡秀左道惑君之狀進諸殊域無為君側之害必欲

昭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勅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索實情從公奉

請必付法司擬罪庶幾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欺罔之端亦可少塞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劉景謹

題為乞除大奸以正大法事臣惟自古人君雖不能不用臣而用之必慎所擇苟非其人則講張詭異足以懷君德朋黨奸惡足以成國禍故君側之惡古以為患而毒藥猛獸之喻賢士垂切戒焉仰惟

陛下聰明天授洞燭事機即位之初首寬前朝元惡有所委任必擇淳良由是 聖德昭明天下稱誦柰何一日壞之於一么麼之崔文臣按崔文身素卑微驟居近侍 恩榮莫逾不知感恩揣分乃敢首導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宮深嚴恣為齷齪言官論劾

陛下一切不省近聞指此為名動支

內帑銀六七萬兩任意侵剋司禮監既不奏 聞陛下亦惟付之不知 內帑之藏 累朝積蓄國家

命脉所寄文視為已藏而攘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憑恃寵靈折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謂

陛下庇邪豎拂大臣以上累

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諫文不知

陛下何辭以謝天下臣為感焉臣又訪知今提督廠太監芮景賢性雖恬靜任用匪人如千戶陶

淳心性險惡衆所素知藉用牙爪積年兇狡竊網良善細隱莫遺外以酒食結縉紳而陰圖彌縫其惡前給事中閻閣御史曹嘉素惡之不與交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由是黨錮勢盛無敢言者近聞於陳勳家緝獲錢寧寧家人朱喜與同官按分其贓銀萬計不以奏

聞擅自脫放又賄擊奏訴冤逼其懷狀者自縊只此二事其狡猾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壞事此景賢之罪難逭矣臣愚欲乞陛下大奮乾剛亟將崔文查究其支費帑銀必誅之於市以為首惡之戒芮景賢降

勅切責陶淳下之法司究問明白以正典刑庶權奸

知警地方以寧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平明之治無損世道幸甚臣職當言路苟有所聞不敢緘默惟

陛下垂聽焉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林鉞謹

題為除大奸以信跡令事臣竊見司禮監太監蕭

教本暴白是非辨誣極乞

恩放歸以延殘喘事內開嘉靖初年三月內該都察

院出榜於京城街市張掛將臣姓名入於犯人

之列伏乞察誣枉准臣私宅養老以終殘年

等因奉 聖旨爾歷事累朝供奉

列聖諳練事體才行老成多效賢勞忠勤茂著嗣位

之初特加委任宜照舊安心供職以副眷遇至

意不允所辭榜文便着收了各衙門不分是非

只據論列之詞一槩出榜張掛都着回將話來

欽此 成命播宣傾朝驚愕皆知

陛下誤信邪言遂其奸計夫

陛下初服從言官論列首闢異端以正人心

勅頒榜文四方風化丕有闕賴不獨指揮使孫共之

疏繫列蕭教於逆黨而天下咸知蕭教即未敗之

劉瑾畢真也 先帝嚇怒斥廢私第驗之錢寧

廖鵬王准得實豈獨蕭教與錢寧張銳張雄等

十數元惡顯有徵証及查都察院問過小吏孟

鎮等文卷內蕭教在 先帝時因太監劉養得

其金七百兩屢捏寫 先帝旨意故為御史唐

鳳儀奏 奏云協臺憲以行私通姦臣於授制

情何減於劉瑾罪實浮於錢寧又都察院題復

云明受吏胥之賍故贖 朝廷之法情罪既嚴

於獄案姦欺悉洞於 宸衷據此則蕭教為奸

黨之魁豈謂枉誣之耶往歲

陛下不知而誤用之群臣交疏堅乞斥誅

陛下獨宥之蓋其奸謀之深黨援之衆且見於當時

孫洪之疏禮部覆 奏蕭教在司禮監已所經

閱不可謂不知胡不即時

請辯而隱待於後耶賴

陛下明聖獨允其奏奉 聖旨是這本內所言都係

風化重事着都察院查照律例通行出榜申明

禁約今後再擬庵觀寺院私度僧道尼僧女冠

等項的都拿問治罪欽此欽遵是蕭教之是非

誣枉節奉 聖斷緣係 欽依事理臣子豈敢

擅妄增減一字耶如部院之臣惴惴權勢泯去

其名不惟取戾 國憲自知有教不知有

陛下則大不忠也今蕭教所暴白申明故在榜文頒

掛之後蓋恃

陛下柄用之專且不先陳具疏而輒擅取榜文一道

以觀蓋輕

陛下妙年大肆無忌實蓄無

上之心時司禮監無一人正救之者非懼



陛下傾寵之故而不敗言必彼之奸掩其不知而收

取之偽托辯疏作請老以熒惑 聖聽

陛下憐之至加慰諭春留着今收榜切責部院四話

陛下保佑姦回之過不知其緣是敢威天下令天下

知其勢之能轉移乎

天子與明其尤得 世之專且甚也

陛下特令收榜使天下臣民咸知蕭敬之故遠近囂

傳必相畏曰蕭其權勢傾軋中外雖在左右親

信者咸莫之若不然

天子號令力得而反之九卿大臣以之而請罪雖以

尚書毛澄都御史金獻民係望於時皆憚勢內

顧持位而結舌元

朝野唯知有蕭敬矣夫都察院受寄

天子之耳目導布號令以軌攝臣民而歸之治易曰

渙汗大號言如汗出而不可復反書曰今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皆號令行則

朝廷尊令一不信則人莫適從今

陛下狗蕭敬 人之私情以廢天下之公論及令敗

政是

天子大權蕭敬所得以其制臣見挾姦之輩將躍趨

以爭附萬方之耳目弗定將撥而無志不軌

之徒將輕令以玩法網關係誠切重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誅罷蕭敬以警悞黨仍乞

勅都察院頒行原榜崇信號令以伸

朝廷之尊用定萬方臣民之守且不敢愛生避禍

焦心冒昧陳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糾劾事先是東廠太監芮旦賢接受人民趙

紀詞狀具奏追勸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校將知府郭九臯一千人犯

挈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

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羨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

秦翰等若無在其右者使誠操持而庶慎也才

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奈之何

其不然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

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

事而接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鏡張雄等雖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

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一在威作福而甘出

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美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

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

賢極言錦衣衛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特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復踴稱我

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今景賢差此輩手握

駕帖兩處華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諸侯今之所

謂方面天子共與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重

書褒嘉九臯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

檻械之奴隸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眾庶見者

乎辱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

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垂繆其必千

戶陶淳為之令而曰未嘗被其愚美將誰欺歟

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蝎

豈景賢獨不知之邪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

外彼此相扇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

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

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止於陶淳

罪狀不聞有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

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

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

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

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靜不

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拿一府

白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

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



成法之良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也如此而不能不悞改過俾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舍釋終為亂法之臣乞將芮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擊送法司將郭九臯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忱無使箝天下之口

嘉靖二年七月初七日奉

聖旨趙紀事情待一千人犯拏解來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罰俸三個月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杜群奸以保治安事近見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來京閑住及請

康陵司香自叙不惴致有憫念微勞殘喘等語臣觸目激中不勝駭異此奸尚蓄此意耶臣未暇審其平生以汗簡劄即其大者盡感

先帝濁亂 朝廷大下之稔惡也而顧以有勞自居

逃避斧鉞保全首領 朝廷之誤恩也而復以

殘喘自計出死而過求喙窮思噬蓋未但已也

舍罪而言勞積怨慙負蓋未少亡也故假乞哀之

詞行姑試之術積由來之漸冀再竊之威言似

淺而謀實深迹若孤而力有恃臣不知谷大用

以何時視 今日謂 聖明為何如而復萌此

意也臣無知識嘗過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正

今日之大防也觀於谷大用之奏蓋信然矣不敢

不為

陛下言之臣惟罷閑官吏干預政事律載明條嘉靖

以來屢有禁革近聞京城潛住此輩其所干預

者殆非細故也

陛下知之否乎 新政之初大臣不為清議所容者

被斥而去近聞此輩時令家屬挾貨來京營求

起用無所不至其於清議誠不少顧矣



陛下知之否乎夫吉凶之理貞勝不常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而世之治亂因之方今天下有治之名無治之實其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所當深思而切慮者也乃為罷閑遣斥之輩失志無聊之徒投間抵隙窺竊 寵用黨政傷和黨邪排正苟有識者謂有此則治耶亂耶不極於亂不已也然若等有狐狸魁魅昏暮竊發蹤跡未著猶有待焉者也而谷大用則在押之虎使縱而逸之能不於通衢白日挾諸邪而肆其毒乎臣是以斷謂谷大用之奏於君子小人進退之幾大可慮也臣請

陛下早為之所深察治亂之由益嚴邪正之辨書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必於君子也可否拒濟勿以逆耳之故傷其和終始惟一勿以偏聽之疑衰其敬則君子安矣其防小人也慎其聽察難其用任則彼固無憂而乘無階而緣矣然小人之尤如臣今所論者又不但克艱克慎於用舍之間而已也若不明罰勅法正其罪屏其跡臣慮其難圖幸若之何哉如蒙乞

勅法司查照谷大用原奏罪惡正其典刑否亦投諸四裔以痛絕之再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察訪京城內外如有潛住罷閑官吏非分干預并去

位大臣通交權勢等弊從實奏請處治庶乎法度脩而綱紀振奸邪法之而治理得矣

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遵

詔旨戒專橫以安地方事查得 詔旨新政詔書內

一款近年各處鎮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違例

奏帶人眾到於地方科歛財物奪占功次所在

不才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

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

即便各回原籍原衛間住當差違者許撫按并

按察司訪查叅奏擊問官舍旗軍調邊衛差操

民發口外為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敘今後

敢有仍前奏帶人多及軍民官錦衣衛旗校者

該科即時劾奏究治欽此近該鎮守湖廣等處

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奏帶叅隨家人奉

依准他續又奏討書算人役奉

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

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

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臣等

聞 命不勝惶懼竊憶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

省鎮守內官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

所不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由叅隨書算人等

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為

肥身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直

乃復蹈故轍為諸藩首倡

陛下畧不加察特 賜俯從臣等不敢遽行叅奏者

以為此 朝廷一時誤 恩該部執奏諒蒙

俞允今但曰已有旨了誠臣等之所未諭也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察嘉國殃民者

置之重典豪橫屏跡奸諛縮頸是誠雍熙太和

之機也夫何年來漸淪

聖旨凡鎮守分守等官或仗惡著明或賊私敗露或

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科道屢疏執奏

批荅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生事害人辭

尚從容法流寬縱然詳味

綸音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使知所畏而不

敢為雖儉小童緣曲家庇覆然而

陛下勤恤民隱之心猶未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

等小人此等請求以致

陛下有此等批荅滋亂長奸誨頑縱惡

朝廷多及汗之失問閭閻樂生之心大矣

初政將矣不知何所抵極也臣等窺真之意自以為

權石法司勢雄一省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

事誅求未得肯祭故必以此輩贊相之然後可

從而羅織也



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  
乃以導衆人在真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澤  
之陷窅何况鎮守之置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  
撫按之司所以除奸革弊劾別強

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今勢應鎮靜者假借以  
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倒行逆施不可  
明甚

陛下何所見而復為之哉訪得太監潘真蓄智藏機  
設柔奸而飾惡佞詞下士假偽貌以濟私夤緣  
恣法外之求破例竊維新之政即其廣置心  
腹已可燭見肺腑如蒙乞將潘真取回量加懲

戒別選奉公守法之人往代其人惟復降

勅切責使勉圖自新以贖前罪仍乞收回前項  
成命以後遇有各省積年無籍投充鎮守分守衙門  
書笑人等生事害人者撫按官訪拏重治庶效  
尤者得以杜其漸而灾傷憔悴之民僅得安生  
美臣等待罪該科謹遵

明詔伏乞  
俯賜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孟奇謹  
題為消沮姦黨以重

朝廷事訪得太監李宜在

先朝時出入逆瑾門下差徃江西看事得貨數萬回  
見逆瑾而有重寶八千之魁駭人心目此時宣  
府馬氏女得幸就以私第見之遂謀京倉提督  
大肆貪饕人不堪命嘉靖初奉

詔裁革人心大悅近者又更諂諛  
皇親結為姻好夤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  
命上累新

詔畫一之法下啓奔競女謁之端宣之罪惡不容於  
誅矣抑宜之為此豈無所效尤邪蓋

先朝姦黨如太監魏彬者其弟魏英不惟以女而婚  
江彬之子且又以一女而配

皇親長寧伯以一女而妻襄城伯張明者張太監銳  
之兄也其女而與豐潤伯之子錢寧者錢太監  
之家人也其女而與王駙馬之孫波及鵬又向  
人執以大寧侯而為之婿夫非我族類往哲格  
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彼輩大家或其光姻連  
帝室或其先勲紀太常世業可守前徽未遠乃姻  
淪雜罔計所養納采於管庫之人同穴於德  
之鬼惟利是求曾無顧顏志士聞而傷心舊



為之歎息蓋高門降衛實自已作而蔑先辱親於是為甚自

皇上中興以來克遵 典憲除舊布新而

先朝姦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潛居都城布列

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襲前日之故智圖後日

之牽復若其謀遂成則其禍匪細此風不剪弊

源益開點世塵家將遍動戚伏望

皇上負宸輿懷思清汚俗將李宣取回閑住將一切

姦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盡行逐外則肘腋

之下豁然清謐若夫勲戚之家敢有似前貪利

結姻者即係姦黨許科道官直言糾舉及緝事

衙門訪察拏送究治離異仍通行出榜禁約如

此庶使已汙之族知所愧懼而方媾之黨革心

於將來矣

嘉靖二年八月三十日奉

聖旨李宣已有旨了一切奸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

人先年蠱惑誘引亂政壞事都不曾明正其罪管

家的還着司禮監查發南京各監局當差弟姪家

人不許擅入禁門今後勲戚之家都不許貪圖財

利與結婚姻有違犯的從重治罪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

請逐儉人以端治理事項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

啟克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

以發其奸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文章論

劾節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側聞 綸綍無任驚惶晝夜

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

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

垂不道之誅我

大祖立法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

皆為此

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

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譜籍置之典刑

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邪

陛下昔在藩邸隔越數千里之遠知其奸多未之詳

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

承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

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

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群議任已私不肯罪之

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



屢賜 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 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

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 宗廟得罪

社稷大矣

陛下獨不能無疑於敬而有所不安乎雖敬亦自知

為天下為 宗廟為

社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

左右之際將亦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

非 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黨

與凡 皇城各監局及各宮分置皆有其人况

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稱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九

二十六

狡猾最善黃緣布在內外為之應援而

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

陛下時一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默助之

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

敬之去留以為起復臣竊為

陛下危之書曰去邪無疑今

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延以歲時竟猶豫而不肯

去之不去敬則愛全矣

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

宗廟 社稷大計何

陛下若以敬為知事而司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

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

陛下亦將復用人乎抑亦以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

乎敬以柔媚而唱人以陰險而賊物歷年已久

更事頗多積慮設謀最深且熟真所謂老奸巨

猾也自成化年來累被言官論劾畧不畏懼退

避每語人曰我受

國厚恩不忍遽去俟

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之禮既成止見其一嘗

具疏請陳旋即復爾自臣觀其意祇欲以壓服

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無一毫愧耻畏避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九

二十七

之心敬尚得謂之人欤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

大矣順天下心為 宗社計速發

詔旨將敬放黜則

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况敬囊橐積貲甚多計

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請下亦

當感

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

列彼乃稔惡不知悔改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

匹夫投托敬之門下席其權勢冒罔受官此

皆撥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



賴此輩以為保司之位而不恤壞

之事此輩賴亂 苟圖富貴之資而不恤壞

敬之事故敬之所不肯去不能去者以此輩

為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

陛下 勅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斥仍

勅內府內臣以後敢有代敬請托夤緣者一體罪之

庶有以剪其羽翼除其本根而奸計不得潛滋

習長於投間抵隙之時姦黨無復翹首跋足於

依草附木之望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其

壞

陛下之事亂

嘉靖元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

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嘉靖元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董僑謹

題為申嚴禁令以杜姦謀以保治安事通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火使谷大用奏為懇乞

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為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

則為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幸未即誅方喘息不寧猶恐不保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自鳴其為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

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

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

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

之兇釀十年之禍而污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

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

每隨侍 先朝朋奸黨惡首計盡惑離間

言闡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

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重治姑從寬處谷大用

丘聚降倭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

年四月之 明旨也禁其夤緣則曰谷大用魏



彬張永等首先黨比盡或專推亂政張銳張忠  
 張雄于繼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  
 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俱罪惡  
 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始從寬發  
 遣黜革豈容實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  
 通請謁的即係朋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  
 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戒嚴雷霆凜  
 於缺鉞由前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矚何所依  
 賴故違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敘  
 奉迎之勞懷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  
 機既誤先帝復欲誤先帝於  
 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  
 辨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  
 忘一邪先登群兇競起擅久債之毒而甘心於  
 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且今在左右諸臣號為老成練達  
 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似無  
 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實致被誣  
 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

之所當慮者也關係匪輕宜早禁絕不惟是也  
 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  
 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  
 未為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  
 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眾或假名姓以欺人  
 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為白倒  
 上以為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  
 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  
 而不赦者也即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  
 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申嚴英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  
 不復用之意然後  
 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要嚴加鈐束其有實  
 緣如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更圖復用蠹  
 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  
 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  
 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精勵之治庶上一德法度整  
 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  
 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  
 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嘉靖三年五月下  
 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等謹

題為內臣糾眾 闕下毆打朝臣乞賜

乾斷以全 國體并自劾退以振紀綱事本月初九

日辰時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偶見內官集有數百餘人填

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頒賞伺候因即

前行聽聞喧攘回見眾內臣擁採監察御史李

學道按拉在地剝去冠帶口叫打死拳毆脚踢

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莫救一時大小臣工

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帝王所以

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眾多人毆

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有 朝廷乎及詢

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城兵馬司

地方於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徐氏投告

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去義男許義私自爭身

投入 皇城今來家持刀赫財等因到官已經

本官參 奏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外

既已具 奏即應候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

分糾眾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臣等切惟御

史為 朝廷耳目之官 掖門係 朝廷嚴禁

之地敢有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其視

陛下為何如雖 先朝奸官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

見於 今日此事傳于遠近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為

陛下惜也今所毆人眾臣等不知其誰何然 掖門

內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監必知之

蓋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

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眾毆打皆此太監之所

為也身為太監為 朝廷禁近之臣敢於蔑視

法度蔑視 朝廷猶使近在左右殆恐不可况

漸不可長奸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

伏望

陛下興念及此大彰 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綱紀以

保治安再照臣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

事不能寢朋奸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禁之策目

激此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為不

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隆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行兇的着司禮監并緝事衙門照前旨上緊

訪拿同許義送法司究問紀綱法度朝廷自有

主張卿等各宜安心供職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懇乞 嚴究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

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

漸每起於近習蓋人若深居九重延接正人

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

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

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

燒房屋十餘間道踞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

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迹臣固

有以知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巨火異象見

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誦說側媚諛巧奸

邪思無以悅

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 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

官禁之地法當嚴防柰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

設若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肆無忌至於此極

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

其抵隙而進至人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

之風乞 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

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且今正春伊始

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

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烟火之舉為細故不足

以為 聖明之累者是欺

陛下而誤

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初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張設燈市繁華且當每燈一架值金

數百中官富家賄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

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請

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顧奢靡若此則

四方相尚民用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勅下嚴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

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隆慶三年正月初十日奉

聖旨失火人犯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再裂忠肝迷民情申逆罪乞正典刑以彰

天討事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

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

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槩上竇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擊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

過府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

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於春臺之下又莫不舉

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

首惡雖擊而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

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避銖銖而

再竄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日

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任羅

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

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食基而

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

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聖之寺以為家祠鑿

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

廟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

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嚴世

蕃則居相府廊房迤邐萬間店舍環亘數里招

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

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

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其

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

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始盡民窮盜起賊此

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誇於

眾曰朝廷有我富貴子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

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皆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

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左絃左對而右舞宣淫無

度汗巖網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被又

揚揚誇於眾曰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

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屋為名而聚四千

之眾以防盜為名而首發數千之兵精悍皆在

中妖術竝收於內且則擊鼓而聚暮則鳴金而

解故有嚴珍一則窩共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

宜三劉相誣洪斗文林李錦段田鍾福秀等百十

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山後於湖廣江西之界打

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

男口淫汚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被其殺

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



名招申兵備道可証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  
 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  
 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在分宜縣訪獲成  
 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子女而致其孤寡者則  
 有嚴銀一占周龍一之妻嚴銀二占易通秀之  
 妻嚴恩一占易江一之妻嚴來童占鄆銀六之  
 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  
 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鍊嚴樊之傷任良  
 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陪  
 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  
 源也有嚴臻福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  
 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  
 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嚴積之騙彭槐  
 也或奪人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  
 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恩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  
 勤之害者王鎧也被嚴珍之害者黃泰也被嚴  
 漢二之害者袁克明也被嚴興四之害者傅運  
 也被嚴亥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  
 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蕭珠也被嚴銀之  
 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奎九被  
 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黨之  
 黨今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

不知其何限也臣切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  
 結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  
 不法揆之於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始甚  
 於當日之苦於濠耳且注廣閩楚山谷之賊垂  
 涎彼家積貲蓄威觀釁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  
 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  
 禍心已著於在朝之日臣又請舉而實之伊  
 潘典樸妄懷思念籍沒其府則有咀咒之詞又  
 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樸不軌  
 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  
 蕃受典樸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樸敢逞  
 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樸之望已孤  
 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贓回至吉安地  
 方俱為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  
 也故臣前論伊蕃之疏有曰託交竄逆之門數  
 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  
 之陰結典樸又何異於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  
 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樸之姦先逐世  
 蕃於外以消隱憂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  
 雖萬不能為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  
 噍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稔沐  
 厚恩有懷異念况今怨望於罪逃之時乎况今不法



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朝則為寧賢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於財壞上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斷傷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止於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耶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近於家不知又更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復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

不為怪仍復容留在家以明旨為不足恤以

國法為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

嵩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冒功監任錦衣衛指

揮嚴紹庭在仁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

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即不能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赴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衛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眾睹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

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

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

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

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

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之所以反覆思之

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

而併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

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

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嵩違

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剛正 德望大臣

一員領 勅前去會同江西撫 嚴嵩

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

人與



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董則藉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逃軍嚴緝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其地基田基二應還官者還官應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米薄在嚴則繁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困苦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併乞行議處如近日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

嘉靖四十二年

一四三

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

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

所深恥此犬馬之微衷實神明之共監謹此干

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恐懼待罪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

聖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逃軍怨望朝廷黨眾肆害漸成大亂懇乞

天威速賜處治以昭國法以絕禍根事臣濫役巡

視上江備訪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為

之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歛縣藏匿

死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

據本府揭稱文龍近潛往嚴世蕃之家不知何

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該縣協拿詎意

龍文擁眾自衛竟致脫逃聞又投入世蕃家矣

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速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使世蕃

嘉靖四十二年

一四三

龍文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宥宥以不死姑從未減克軍為二犯首宜感

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怨望

義視國法竟不赴伍而安身富貴借擬王公

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

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舞盛張冠裳炫耀居常

則擅着蟒衣妓女環列且扣集惡少出入靡常

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

黨矣世蕃之暴橫無異於在朝之時或肆為

訛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為甚聞鄉間舍寃每赴想於官司



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為名聚眾至四千餘人  
 奇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孥而逃有  
 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郭諫臣申文上  
 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素著  
 於平時狂兇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  
 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  
 况其交結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  
 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為哉夫  
 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  
 瀝以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  
 虛乞 將嚴世蕃羅文龍差校提解或行各原  
 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  
 該衛仍乞行各着伍所撫按嚴提解  
 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究知惧禍根絕  
 而 朝野寧謐矣  
 嘉靖四十三年  
 聖旨這逆犯着林潤等送來京問

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乞黜巨寇以消民怨以快士論事臣仰惟我  
 皇上敬

入勤民任賢圖治通者偶因早曠經時風霾示異又  
 俯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老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

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叅劾甄別賢否去留

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

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

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

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採群議不忍隱默

敢舉其人併條具跡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鄔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於不得已之

計也為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目蔑

需與罔法行私所屬部培尅無遺府則定以



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通等其蓋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益商轉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萬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技逃手本則知事龍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益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是此贖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鏃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鏃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鏃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社詩在於本院門首隕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官搜獲併原進發照收手本眾目共見道踏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紀以振肅百僚而為其職守也

大喪名檢玷辱風憲其為罪二也其為罪三也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景嵩其為罪四也其為罪五也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

金陵器皿極其奇巧金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贖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權類又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理其為罪三也且陵轡有司欺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厨役蔡京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小民吁嗟無所控告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藉至屢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振濟懋卿躬履其地日擊其形畧不知動念仍責取於有司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

其為罪五也其為罪六也其為罪七也其為罪八也其為罪九也其為罪十也其為罪十一也其為罪十二也其為罪十三也其為罪十四也其為罪十五也其為罪十六也其為罪十七也其為罪十八也其為罪十九也其為罪二十也其為罪二十一也其為罪二十二也其為罪二十三也其為罪二十四也其為罪二十五也其為罪二十六也其為罪二十七也其為罪二十八也其為罪二十九也其為罪三十也其為罪三十一也其為罪三十二也其為罪三十三也其為罪三十四也其為罪三十五也其為罪三十六也其為罪三十七也其為罪三十八也其為罪三十九也其為罪四十也其為罪四十一也其為罪四十二也其為罪四十三也其為罪四十四也其為罪四十五也其為罪四十六也其為罪四十七也其為罪四十八也其為罪四十九也其為罪五十也其為罪五十一也其為罪五十二也其為罪五十三也其為罪五十四也其為罪五十五也其為罪五十六也其為罪五十七也其為罪五十八也其為罪五十九也其為罪六十也其為罪六十一也其為罪六十二也其為罪六十三也其為罪六十四也其為罪六十五也其為罪六十六也其為罪六十七也其為罪六十八也其為罪六十九也其為罪七十也其為罪七十一也其為罪七十二也其為罪七十三也其為罪七十四也其為罪七十五也其為罪七十六也其為罪七十七也其為罪七十八也其為罪七十九也其為罪八十也其為罪八十一也其為罪八十二也其為罪八十三也其為罪八十四也其為罪八十五也其為罪八十六也其為罪八十七也其為罪八十八也其為罪八十九也其為罪九十也其為罪九十一也其為罪九十二也其為罪九十三也其為罪九十四也其為罪九十五也其為罪九十六也其為罪九十七也其為罪九十八也其為罪九十九也其為罪一百也



邦本斷喪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

朝野共知遠近聞目此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遲疑發言懋卿廣以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惟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忝居言職既知而不言是自負脂膏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嘉靖四十二年

四十八

皇上察臣微衷衷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馮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

聖旨

兵科右給事中臣伯辰謹

題為庸穢具臣不堪當重任懇乞

聖明亟

賜罷斥別選才賢以安邊徼以重名器事頃者治郎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舉

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胥謂文華何以堪此抑何遽任此耶夫郎陽重鎮界轄夷方方今苗患未盡正疆垣有事之秋而劣犢僨猿非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平生而悉陳於

嘉靖四十二年

四十九

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和小人市井無賴其素行久不齒於士論徒以獵涉浮詞濫叨甲第初受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謫調外任及佐州善狀無聞倉聲恐著鑽刺當緣營遷京職未及數年荐至通顯猶謂其所居非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今循資遂得濫推撫治則繼此而二以六卿繼此而長於六部亦將循資而槩可濫及矣一固不徒為今日無治惜將為他日之名器重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可能濟其惡日何也勢不得行耳苟虎而



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以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參照通政使趙文華邪媚鄙夫汚庸末品筮仕不謹即考察而謫官鑽刺通神遂資緣而復進部屬甫遷通參尋改即其龍斷於富貴之場可知兢奔於權賄之賂狐媚猿攀憑勢而寵賂日章蠅營狗苟恣貪黷亂而庶耻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縱居閑散之地猶為汚玷於班行加茲憲臺之重何以充堪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勅吏部從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斥毋得顧望回護復使之覲面充位久玷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行推舉才望相應者

疏名  
上請庶名器不致於濫觴而邊方緩急為有賴矣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王廷謹

題為乞亟罷姦佞強辯無耻大臣以勵臣節以昭聖斷以光

聖政事臣惟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俗敗其潰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畜惡長姦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臻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

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然

陛下之臣乃有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廷議亦既暴白之矣

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耻強辯飾非覲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乞休節荷

俞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上人庶耻之節甚盛事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而下不厲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耻自厲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



必欲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鋹自

陳畧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

臣聞宋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

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

事今錄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奸佞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貌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恚其汪鋹

奸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其奏辯

之疏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圖

報復盤根固蒂之計人皆指為神奸鬼猾牢不

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鋹

甘心為之决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已者俱指為

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鋹平日果正

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

指實鋹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

官之口古來姦臣肆西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

為之也近聞其語人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

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

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鋹取以自用耳昔李

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

廷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焉

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

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柱礎上書言事即黜為

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

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錄以林甫

自待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

惡輒敢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 陛下

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

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又化成天

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倡而勉

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今錄欲以此為禁

將欲使人盡如鋹貪昧無耻蠅營狗苟桎梏於

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耻然後為善耶何其不

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脩而有黨錮之禁

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

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特端

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

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觀也今錄

欲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錄之疏其姦惡無耻其



可驟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見

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

行於君子而黜罰當加於小人臣觀汪銖之意  
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退仰承

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必然矣往年

汪銖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姦惡至斥  
為面帶千層皮銖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  
蹈之是

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

乎被劾人負不許論辯所以防奸徹壅故  
嘉隆疏抄卷十九

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銖始此知其不能懇

切于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銖乃自陳  
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  
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

官冢宰人物之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  
可使居其位而况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

在位乎銖之意不過欲媚假

靈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

弱於其中而不自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  
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

陛下常有旨責吏部矣為汪銖者自當輸情服罪祇  
候 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

汪銖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  
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

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銖之行檢蓋彰於人矣  
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

銖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謹發彼中貪昧隱忍慙榮慕祿且或不免  
嘉隆疏抄卷十九

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汗

聖朝清明之化損 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我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患

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

清班乎且冢宰者百官之首也士風者治理之機  
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

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耻而風俗薄  
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

而禮義廉耻漫不知為何物若汪銖前後論列



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恠談笑如故  
撥辯不已無禮義廉耻之尤者也今其姦惡  
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亦倣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抵  
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銖者非有深讐宿怨  
於銖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  
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  
導正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  
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察陳言之奏深為治理之源察汪銖奸佞欺

嘉隆錄抄卷十九

五十七

負之狀早為罷斥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  
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克其任使凡内外大小臣  
工如有姦佞無耻如銖輩者決不容存  
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  
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  
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孫應奎謹

題為乞斥大姦以除惡本以光

聖治事內閣臣惟君之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  
繫人主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  
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  
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窺  
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寔繁有徒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  
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  
賢也其傳大學之末章論平天下之道在潔矩  
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

嘉隆錄抄卷十九

五十七

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治道斯  
舉然獨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  
之併諸四夷不與宗中國夫曾參繼推得賢為  
繫矩之要而尤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  
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容而禁伏兇人乃所  
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乎此也臣  
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  
觀時事若於曾參之說正今日所宜採擇者焉  
臣請昧死為

聖上陳之臣觀通者御史曾紳等感激思報忘其危



辱糾劾群小劉龍輩以効忠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者了未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明目達聰察微燭隱洞破諸奸大開言路意

汪鉢者雖欲逆言官杜之口以自固陰黨諸臣

而封植之結為腹心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

不敢也及鉢將具本覆題揚言與部臣曰若欲

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餘說悉加褒美一時

誼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拂人好惡變亂黑白

敢為朦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聖神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鉢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

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

聖明所燭而逆逐誅竄理所必加大奸教盡實天亡

之矣臣坐不安席臥不安枕仰望

明旨逾於飢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鉢覆本

已下臣即往吏科視之伏讀

御批盡正鉢之所罔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四海

聳觀臣歡幸喜悅不覺舞蹈嘆曰真

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澈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然愚臣竊有說焉凡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

去不若不知之為愈也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

為惡尚懷顧忌曰君性口未之知耳知之則禍將

不可言及其既知猶疑疑不決誅遂不加則彼

復將逞謀用智誣上以私殆無紀極延至大弊

然後從而處之甚不而迴一死然民禍以極國事

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鉢既已知其奸登其隱其明亦極矣何不教

然遠去之以為天下不快而尚使之在位哉春

秋大義君人者律令臣聞春秋無將若取之以

律鉢則鉢之誅當不遲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法勅法豈將小懲而大戒以為小人之

福歟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固無不至然鉢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

已熟雖聖人與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

為善者而復罰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鉢督顧大臣之中摯家宰之任排群議而用

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以官保廢之以子

孫其委任恩寵亦云極矣

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

不匪躬鉢猶大為欺蔽若無關於



君父之休戚誠恐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意

陛下將無以銖銖日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絕之似以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

君恩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銖銖於部事辰入申出罔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動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黨不懌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

忠故欺動能祇足為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忠故欺動能祇足為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

人臣之罪甚大于不忠尚可再試之耶人臣之罪甚大于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賴以與其治者人才也銖銖之地人才之端縱秉執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

猶足以為上習之害敗亂之兆况不忠如銖銖而可與之胡居之也臣知銖銖不亟去則風之所

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禍福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一日萬幾銖銖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為默識矣然則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銖銖曹之也

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二年久正庶官入覲之期該身斯任其當知所欽飭亦明矣臣於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

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撐駕座舡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阜官快迎送接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省猶且榜

禁子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非銖銖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於

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節私通一特物議之沸騰真足以為清朝之辱也又請以臣之

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母選本科承差此謂之償勞猶有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

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久或反以窮絕驛分處之多致無所控訴姑乞

恩閑住遂使積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之榮豈我皇上欲使物各得其所之意哉眾口傳議謂亦惟視

賄賂之有無為俯仰之頓異耳欺天罔人負君誤國臣不知銖銖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已照復即臣之所聞見者然則銖銖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乎退之幾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夫夫臣家居三載入科甫及數月



固非有積憤風然於鉞者也臣聞君之所愛臣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况大臣乎則欲相忘於無言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來又聞一忤鉞者則立中奇禍不然亦以計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危矣然臣不暇自顧猶謹復為陛下陳之以鉞之必去為快以去之不速為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踞群枉門開冒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下勸庸非陛下之所憂乎則臣亦焉能默以為容愬然自便耶伏望

陛下諒臣愚之匪他 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鉞亟賜斥逐以絕奸謀仍乞

命下明正其罪 宣播於朝與眾棄之使天下曉然

知兇惡之斷不容於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款款祈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戶科等科給事中陸鳳儀等謹  
題為督臣欺橫不法罪惡乞彰懇乞

聖明鑒 賜罷斥以肅臣紀以安地方事伏惟

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內外臣工罔不精白

一心以承 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皆出

自 聖斷即時擯斥不使廁迹於 治朝此誠

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

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蠹猶得以肆然一方長

惡不悛未及去焉是共驩幸容於堯舜之時而

地方之受其害者何限也臣等待罪戶兵二科

事干錢糧兵馬有所見聞不容隱默竊照總督

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才不逮

於共驩而兇則過之握兵八載于茲不思盡瘁

竭忠以報 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

上罔下蠹 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贖未足以

救其罪也臣等不暇他舉姑撫其前後數事大

為公議所不容者試一一為

皇上言之前者海賊王直本與宗憲同鄉素相識善

受其贈遺軍前所用蔡時宜將洲陳可願皆賊

人姦細先於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倖脫

者宗憲乃倚為腹心使之往來賊中暗相約好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艇六隻入



寧波府岑港約眾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毀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降為名按兵不擊及出薪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百金以上叅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甚為扼腕嘆憤賊住港內半洋彼此交貨往來無忌總兵官盧剛造其舟飲宴屢夕而返宗憲乃預為賊具奏乞 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王直遂挺身來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伴以指揮乘以肆轎任其自便畧無防禁此果何為者也幸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將王

嘉隆錄卷十九

二六四

直送按察司收監復口諭按察使寬之在外蓋欲陰令之逸去而諉罪於該司也該司覺之不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刑而三千之眾竟通天誅人心憤憤無所以洩誰之咎歟而猶拚以為功叨竊 殊恩橫行胞臆自立報功廟於吳山塑像其中飾虛侈繪無壁比於燕然勒石不以為恥果何以慰眾望而服人心也哉此宗憲之欺 天冒功大罪一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矣宗憲屢奉 明旨親詣會剿然竟不聞過江西一步迨至十二月始為一出徒巡巡觀望於衢婺之間所過縣驛每於夜半取辦海味珍羞

稍有不前輒蕪斃吏卒無數其驚懼而自盡者不知其幾矣彼何時也乃世世然自恣如是耶使非 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臣併力則前寇何從而戢也即今福建盜賊尚爾紛紛興化福州之間皆倭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為經畧未能盡殄亦不聞宗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却乃晏然抗城府第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或宴客遨遊西湖之上則以兵為戲自城門直抵湖山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為觀美軍中有能彈射一禽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托稱痰火養重不出其視福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為意

嘉隆錄卷十九

二六五

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屢侵之朝往福建乃不得已於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始離浙省猶復逗遛中途不急進也伺彼一捷則又將會天功為已力耳然則前日之 明旨屢下豈宗憲皆未之聞耶此宗憲之違 旨玩寇大罪二也浙江自倭寇為孽錢糧除正賦外每歲加派田地山場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兩名曰軍需是固不得已以救目前之急也而宗憲乃大肆侵蝕於其間主客兵徒張虛數支銷案卷莫可稽查已經給事中羅嘉禎御史龐尚鵬查獲其功計其冒破侵剋入已每歲常不下十數萬



邇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滄浸民不聊生加  
派無已而侵費益廣宗憲之自為身家計也誠  
厚矣然其如民命何哉故兩浙素稱殷阜乃今  
則富者貧貧者逃且相率而為盜矣前春夏間  
衢婺諸湖之民十有成旬晝搶掠若更削而  
竭之以積總督之銀山而填宗憲之慾壑臣等  
切恐盜不在海上而在境內張璉林朝曦之事  
不可鑒乎此宗憲之惡利為害大罪三也夫加  
派有四十七萬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省解到  
軍餉銀兩直隸一十九萬兩兩廣一十五萬兩  
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并湖廣等處亦幾百  
萬軍門徑發批迴銀兩貯之杭州府庫以腹心  
寄之知府李景萃不用牌票惟口傳取用此銀  
係四十七萬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科道  
查盤所不及者也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  
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支銷其與李景萃交通乾  
沒無疑矣又曾銀二萬兩付鄉官嚴以才坤  
買綿以賞倭為名求其不擾省城二人各將前  
銀盜匿入已竝無實緝一兩仍派湖州寧波二  
府出綿夫賞倭已非矣况又任二人者之侵盜  
乎蓋其託為軍前督畫皆敗名險行趨利附勢  
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

淫逸雖明知其侵匿不計矣如蔣孝如呂希周  
如田成法皆游古操槩出入軍門親為僱僭重  
費供給盡財生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糜費無  
紀大罪四也至於歲造段疋所以供  
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  
六錢宗憲妄為剋減乃令各府每銀一千兩扣  
解一百兩名為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李一元  
扣解稍遲即以急忽軍機參論則各府孰敢有  
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  
兩即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供  
銀兩奚啻數萬但機戶必得銀兩足數庶幾織  
造可供 上用宗憲既侵其十一之價則段布  
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委嚴州府  
通判胡方監造卒以段疋不堪究半此宗憲之  
侵欺誤 國大罪五也且總督自有常俸又有  
廩給宗憲又住杭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  
大送侈費亦已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三十九  
驛每歲為計慶軍門供應事假以廩給名色派  
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又杭  
嘉寧紹台溫六府每府各派銀八十兩金衢嚴  
慶湖州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通計各府  
派解共銀八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相等



皆以供應軍門除省城不計外據各驛派解每  
歲供應共得銀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總督  
之官既有省城之送供而又派之三十九驛既  
有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倍取之於十一府是  
何供應之廣也不獨浙江為然今直隸江西福  
建各亦解供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何堪此其  
所差令人健步人等到驛每口糧一分折銀二  
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林驛以此大書木屏宗  
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也蓋已身催剝取  
之事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故驛遞自南  
至北皆被此輩朋合赫詐所執皮套火牌不令

嘉慶帝御批卷十九

三十九

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應應糧若干馬匹若干  
任意細打勒騙慘酷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  
使然貽害不小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  
官爵之命出自 朝廷總督雖專治一方命官  
豈得而擅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明  
器之不可假如胡良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  
五十兩與之把總張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  
園一片而授之揮使他若承差章廷桂先在溫  
州打死館夫已革而不用矣後以指揮戴冲霄  
引進即給之劄付發募兵五百名與其管領指  
揮祝夢麟納銀八百兩收貯賞功所以為公矣

次日取進私室給與把總劄付四道千總劄付  
一十六道隨賣與襲十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  
憲亦何故而私章廷桂祝夢麟賄入劄出如持  
左券故凡納銀領劄而得冠帶者無慮數百皆  
為假虎之孤張威挾勢生事害人詐取財賄乘  
以歸之宗憲此則其賣官通賄大罪七也又  
鄉宦茅坤旦夕與宗憲飲酒淫樂者也近日  
請杭州右衛軍器廠以為私宅宗憲竟不念  
務重大此廠非可以私授人者而乃輕徇茅  
之求茅坤遂圈圍廠界占為已有該衛軍士  
號呼曰

嘉慶帝御批卷十九

三十九

祖宗以來有此官廠一旦送人將來何處造軍器耶  
此則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隸督府本為地  
方防禦而設其不宜調用明矣上年夏間宗憲  
親男前往直隸應試乃發壯兵銃手一百餘名  
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及至崇德與  
鄉宦余田家僮爭效兇闖致彼妓婦懼奪自縊  
却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七百驟擊爭所無辜  
平民數十餘人到阮各知總打八十當特殞命  
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  
松力為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將無伸雪矣今  
年六月內強盜四日餘輩掠宗憲本亦聞有



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輒差指揮張曉統帥神  
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  
朝廷之兵也以之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為門子  
報讐何軍門之自便如此耶此則其私自調兵  
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為先雖在卑冗無敢踰  
越總督且瞻豈容湯發宗憲聞杭城鄉宦洪梗  
之女有殊色密託罷閑中書曹彬通意使洪梗  
就花園中置酒酣飲乃陽醉入內與女相見繼  
即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款竟不顧部民娶之為  
妻洪梗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倚勢逞威白  
奪人田地財物氣談重灼自潘泉諸司以下無  
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表來住之妻倡婦人  
每令進府通霄不出或迷浹旬出則重以金銀  
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  
部下健步徐子明之妻亦以戴冲霄暗報常取  
進用與之比狎人視督府為宣淫之地矣此則  
其縱欲敗度大罪十也參照總督浙直福建江  
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姦欺無比貪縱異常  
海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閣中奏疏敢於  
明命之杭違志怠於官成而恣意荒淫更有請其之  
節權專於勢盛而擅作威福畧無臣子之忠刺  
數省以實一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

國賦以充私室兵民之怨憤難平任險詖以為慕  
宿積蠹茲其驚名器以張鳴翅播害無窮軍廠  
送作人情奉公之意何在官兵調充私用守法  
之戒奚存沉湎酒色之場毀棄衣冠之寵官常  
大壞臣識盡陳負  
因殃民莫此為甚此天下首惡人共以浙中大倭  
目之蓋不可一日復居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言  
勅下廷臣再加查訪使臣等所論宗憲十罪一有不  
實是誣忠為欺將臣等坐以重罪以為言官妻  
指之戒如果臣等所言不妄伏乞  
聖斷速將宗憲罷斥另推資望相應忠勤公慎者以  
代其任則庶乎督府得人四省賴以安息而  
皇上永紓南顧之懷矣臣等冒昧陳言無任殞越悚  
恐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看來說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高時望題為跋扈權奸稔惡怙終抗違強辯懇乞

聖明早賜褫奪重權以正欺罔以杜後患事近該巡

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叅翊國公郭

勛招納亡命兇徒濫開遺法大店擅收私稅酷

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

屋貪賄專權召灾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

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源着勛從實回話續該

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重情串結緝事

旗校暗握廠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賞嚇騙

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遵 勅書等項欺心情節具本論劾欽

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臣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云老奸

巨猾蒂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

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勛之罪不容誅矣茲者

僅蒙

皇上漸令認罪回話姑待勘明處治其實

聖明御極頃挫奸權之道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

昧所能窺測顧為之勛者法當惕然省感吐實

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愆猶難追於

放極之譴矣夫何郭勛文過逞奸執迷不悛數

日之間違章三次撫拾長辯中間情實忿戾一

則曰臣實不甘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已盡識

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欺天罔人聽言可

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

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肯縻緊要若可

巧言遮蔽殊不知跡踪敗露欲蓋彌彰雖使三

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

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

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

私店同夥計與販群聚充斥道踞水陸船車各

懸翊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

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豁壑難填之慾可

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

已盡雖至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

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華嚴庄屋一所田連阡

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蕭敬太

監之業也東城溝沿衙衙大宅一所中間古銅

玩好之器未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值銀

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

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常彩太監之業也城南





皇明嘉隆疏抄 卷二〇

皇明之世也已上貪饕大畧是又出於御史車邦祐  
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  
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  
籌藉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  
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法喇唬高廷  
底止矣民之蠢蠢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已上貪饕大畧是又出於御史車邦祐  
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  
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  
籌藉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  
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法喇唬高廷

使黨惡光棍槩將銀貨挨借運糧軍士按月收  
息幸其浪費貧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  
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折卸變價是誠何心哉  
權奸之惡貽患於商賈貽患於畿民貽患於內  
官貽患於漕運從此不治日夕月深殆將無所  
成造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  
成造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

使黨惡光棍槩將銀貨挨借運糧軍士按月收  
息幸其浪費貧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  
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折卸變價是誠何心哉  
權奸之惡貽患於商賈貽患於畿民貽患於內  
官貽患於漕運從此不治日夕月深殆將無所  
成造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

皇明嘉隆疏抄 卷二〇

專一舞文弄法撥置行私五人尤為無賴中  
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橫  
豪官校人役陳錄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鄒經  
劉宣崇鐸郭慎黃曙李魁陳益趙勳王叢林邵  
寶申鑑司昇王瑚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  
馬奎張鑾莫非鷄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牙  
爪生事害人則有棍徒孫錫孫濤裴應龍袁元  
璜戴保光周曙王三孫准來福邵宗彞李茂日  
逐走透廠衛消息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  
玫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  
且又剋剝官軍極其狠毒與言至此真可流涕

每年山東河南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槩取  
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隊下千  
戶寫字旗軍各五兩辦納各為定分要之皆非  
各官之已資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  
交送明白方免網打恥辱凡遇外衛工價無措  
明縱孫聰陳瑛用強挨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  
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滿  
回衛輒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  
該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  
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  
此可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蓋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恩也奈何郭助私室計日後占者不計其數聽信投充眼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開回籍者有之脩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番役使止給米一升皆隸陳祿孫聰置有私簿挨次分派含冤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助始蓋助者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委任眷注者何如而助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

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助舉動乖方

全唐書卷二十一

五

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事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知法度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全身家助為閹閹權貴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店庄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哉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糧食律法必有深意助之庄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令人隨處糶買多方私自豐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器用不許擅置助先年令漕運將李節鑄造流金圓炉六十面發薛芳炉四十面又嘗造金銀山等項侈肆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

借擬玩法尤駭觀瞻外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私度亦禁例也助則奉拳然必欲革去巡關御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縣顏邊郡販鹽販茶販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之法度森嚴不知是為何物是必助之貪鄙兇殘根於天性恭惟 堯舜在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牛之牙將以預防其觸也積豕之括將以預制其長也臣等伏

覩

明旨責助內云好生強悍無禮恬不畏法欽此則知助之媒孽情狀自悉於

全唐書卷二十一

天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切謂小人為惡亦恐人知人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敗窳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隱憂履霜不戒而堅冰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鏞均一

朝廷動戚罪犯輕重此助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不貸者蓋以功在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梁難制故惡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輕犯也夫助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且惡之羽翼尚多聲勢未絕與昔無異一時執法問官未免遲疑觀望



尤為不便中間疑忌機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下大施剛斷早奪坐府督營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千奸惡人犯拿送鎮

撫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

護徇私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

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嘉靖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聖旨這本說的是郭勛受朕恩眷出群臣之上不意

交結逆囚包藏禍心代管家店跡此一端槩可

知矣朕奉天命以倫序入承天位張廷齡謀為

不軌人誰不知勛也敢復為之便着錦衣衛拏

送鎮撫司一併問了來說科道正係耳目所寄

這等事情通無一言都當追究且姑記這高時

能興忠言加俸一級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潤身等謹

題為乞宥不職武臣早振威德以綏遐荒事昨

見撫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咸寧侯伏驍題為地

方盜息民安事內開嘉靖十年正月起到本年

十二月終止各處報到賊情共九十七起已獲

賊人二百四十五人未獲一萬一千八百四十

名盜賊充斥莫此為甚庶民罹害不言可知是

惡得謂之盜息惡得謂之民安乎然此猶其小

者耳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先該巡按廣東御史

吳麟題稱陽春西山等處賊首趙林花等一千

餘徒吶喊攻打擁進高州府內劫去庫銀八千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四百七十兩銅錢六萬二千七百餘文并雜貨

寶石及胖襖褲鞋等件劫去茂名縣監囚九名

劫掠官衙吏廨內外城關軍民二百四十餘家

被傷官軍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燒毀房屋四

十餘間財畜等物難計其數隨該兵部查察失

事人員節奉聖旨這官且不提都着照前

旨住了俸戴罪殺賊林田仇鸞也住了俸督同

都布按三司守巡等官且照奏內事務將前

賊擒剿盡絕以靖地方以此仰見

皇上天寬地宥正各官勉圖倭效用贖前愆之時也

奈何推辭者託疾乞休貪懦者素養債事鎮巡



且然他尚何說我故未幾而黎文貴等起於轉  
 林越城劫庫拒捕傷人御史徐錦之疏可徵也  
 未幾而許折桂等肆於海洋官軍被戮凌轢逼  
 省御史吳麟之疏又可徵也然黎文貴等之惡  
 比之趙林花等有間而論法俱所不容許折桂  
 等之兇比之趙林花等過之而原情或在可憫  
 向使鎮巡得人恩威素著應剿者搗其穴不失  
 時而縱恣應撫者為之所不先時而隱忍則一  
 張一弛動中機宜法立而軍威遠振今行而盜  
 賊屏息矣詎有嘯聚竊發以至月異而歲不同  
 者哉所據前項失事地方各該鎮巡兵官俱經  
 該部叅論已奉 明旨處治外似無待於臣等  
 之贅言者切惟事論大體當委任以責成獎祛  
 太甚必更化而善治今兩廣之寇漸以滋蔓兩  
 廣之兵類多怠緩若復因循姑息後必救藥不  
 勝矣選將練兵固今日之急務也叅照鎮守兩  
 廣總兵官仇鸞叨承倖位模稜踵厥祖之風奔  
 競權門納賄竊征蠻之柄少不經事宵中未有  
 甲兵私以威公嶺外吳堪保障三年澄而莫展  
 一籌豈能決勝千里群盜起而流徙兩省未必  
 學敵萬人即其策勵不前益知負託已甚備倭  
 官江寶職本專於司兵才乃疎於禦患任海寇

之縱橫初不動擊揖澄清之念恐官軍之陷覆  
 畧不輸同舟共濟之誠鎮守廣西副總兵張經  
 歷任有年禦戎無策或搖撞伏草時聞有警或  
 赤子弄兵歲無虛月地方之弊已極干城之將  
 奚賴分守叅將 縉偷安弛備失事罪無所逃  
 奏病乞歸避難情尤可惡以上四臣均統兵權  
 而任大責重仇鸞尤為之綱均曠厥職而玩寇  
 殃民仇鸞尤為之首然兩廣之時勢頗殊而一  
 以得人為本苟非出眾之才必不能樹安攘之  
 績也如蒙  
 聖旨軫念遐荒小民仁當徧覆兵戎大事機貴先圖  
 乞將仇鸞等早賜罷黜仍  
 勅下兵部詳議其事慎選其人必其盡剿兇殘大彰  
 鑒戒而又宣布  
 朝廷之威德無遠弗届申明中外之教化無思不  
 服則庶乎奸謀閉而不興亂賊惧而不作也懇  
 准 採納地方幸甚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署道事試御史臣謝璠等謹

題為乞燭敷貪驕恣武臣以廣 聖德以全

聖治事臣等近接得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

遵 祖制答 聖明通選法用人材立稽考惜

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真安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覽

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祇肅

靖恭罔敢踰越而勛乃妄言竇亂肆無忌憚如

此據勛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

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勛之指畫乃理

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

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言各項事宜類多

影響恍惚妄意億逆未嘗為見有何利弊其添

設鎮守乃其至意之所在也必是久閑內臣重

賄鑽求勛乃利其不貲之入并其日后肆出雲

民以供奉於已為之惑探

陛下却乃謗譏諸臣以鉗眾口臣不敢縷舉以塵

天聽請只以此一事與勛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

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

艱避事該內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 先朝

奸邪之人所以盡感 君心靈害

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年間

內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以今為

精弊之時也夫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下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較自明而勛之倡

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果行則

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

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

然自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萬世

而運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乃謂嘉靖

年來不知何人奏請

皇上節次因事取回豈奏者為妄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偏私不公之甚其恣

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屬特以備門掃之

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官之親而大

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勛欲用之

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勛欲去之欲



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勛何

切切於宦官也前代有以宦官為腹心耳目者

陛下視之為何如而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勛之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

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又非

虛心為國忠於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 寵位極太師班列

三公之上此武臣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虛

自保以求無負殊遇斯謂善道乃欲以一身攬

九卿之權以教言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

群小搃握軍機忌人干預何為若我使其真有

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略方今邊塵累

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方行當身先以邁往

其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為遂巡退縮曾無一

籌可展而招權出位為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照臨如日月摧折如雷震不暇近習美悅佞倖

如

陛下而勛敢肆無忌憚瀆亂 聖聽如此萬一得

行又將無所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

驚悸憤嫉顛控無地臣等待罪言責致鉗結以

自固乎其他怙 寵作威輕世罔利又不能盡

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速賜區處天下幸甚

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鎮守內官無益於治朝廷自有處置這本所

言專借事攻激勳臣本當拿究且不究治該衙

門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糾劾事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劾奏

武定侯郭勛囑託犯人張寅事情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續據武定侯郭勛奏辯奉

聖旨張寅事情着撫按官從公審問歸結郭勛既從

實認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切聞

命下即欲論以為郭勛受財囑事徇私撓法事既敗

露又不輸服假捏事端驕橫再恣無大臣之節

漸不可長疏具未上隨訪得張寅情罪深重乃

知勛之罪有不止於專橫者查得張寅前年干

係延安謀叛賊首李鉞親姪習白蓮教誘惑愚

民僭稱王號糾合徒眾攻破洛川縣城劫掠

庫獄焚燒縣治賊殺延安潼關等衛指揮千戶

及洛川知縣等官擄掠居民財物頭畜以萬萬

計又妖徒邵進祿等假授為官規取宜川鄜州

雍州等州縣幸被官軍撲滅賊屍身逃去續該兵

部題奉

欽依將該道守巡守備兵備各該軍衛有司掌印請

盜等官住俸挨拿後李干改名張寅潛逃山西

徐溝縣地方買置庄田被居民薛良告發

在官則張寅者罪大惡極人神共怒王法所

誅而不赦者也勛為

陛下股肱大臣明知張寅係謀叛首惡自宜應時覺

發為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為逋逃罪人

之主至捉獲到官又多方救解欺君負

國莫此為甚勛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是謂勛利其

厚賂而為之邪則是貪黷無厭在

國有常憲在勛為常事耳謂非利其賂直平素與

之交游而張寅者其家世則逆賊也其所為則

圖為不軌謀危社稷也勛果何利而與之游

邪勛為五府大臣掌握戎樞乃與逆賊交通此

其意何為者邪參照武定侯郭勛狡獪宅心險

賊成性往往差防軍出關擗擊職官嚇詐銀兩

被都御史孟春都察院糾劾又假採石脩理等

項科斂軍士財物禁約燒酒遣邏卒搜索酒家

挾詐人財被給事中葛鳴糾劾他如希錢寧之

意則咎辱謫官御史周晴幾至於死受李隆之

囑則大廷對眾涕泣為其稱寃及司禮監三

法司會問李隆果以逆誅且勛近又貪圖虎賁

衛所官地便好隣近房屋買鴿本衛指揮劉勳

王琬等具本捏奏窳狹不堪居住隨買已故學

士唐泉姪宅壞爛房屋抵換夫

朝廷設立衛所拱衛京師而勛敢貪圖騙奪非

懷不軌之心豈敢如此昔竇憲奪公主田園



率以逆誅勛敢謀奪 朝廷衛所其惡豈止憲  
比夫 祖宗設立衙門各有深意就使損壞但  
當脩理假使功臣第宅有與府部殿衛相近規  
圖更換者

陛下亦將許之乎臣知其決不可也且唐皇住房價  
止二百三十兩而衛所地址寬敞堂宇高大奚  
翅拾倍勛乃上下囑託朦朧欺蔽其惡復何所  
不至邪夫易稱履霜堅冰言馴致有漸也况罪  
狀昭著如勛者若不加罪何以為人臣欺罔不  
忠者戒

陛下何惜一勛不以正 國法哉如蒙伏望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二十一

皇上大奮乾劍將郭勛革去管事重加罪譴其張寅  
事仍行山西撫按衙門差官押解陝西撫按衙  
門審係情真照依先題事例明正典刑如果干  
礙郭勛一併參究其今拆虎背左衛速為改正  
該部受屬朦朧欺蔽及指揮劉勳王琬千戶唐  
相等及兵馬等官畏勢通同罔顧 國法俱屬  
有罪乞 勅該部從實回話其指揮劉勳等及  
兵馬等官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問罪如此則政  
刑不惑而人臣欺罔不忠者亦知所儆矣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臣王燁等謹  
題為新任輔臣素著奸惡恐終負

聖眷乞 賜罷黜簡賢良以圖 盛治事臣等每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化洽四表橫被無窮至此  
未嘗不二復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倦朝夕真天下臣  
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  
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天地日月也夫何  
臣職不脩上負 聖主闕輔理之效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實為承眷 命者懷憤懣焉前效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二十一

之去如距斯脫此固仰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龍顏非  
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太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  
貪婪無耻汚同駟僮媚嫉成性毒甚虺蝎外謹  
恪而內即恣淫陽恭順而陰肆驕橫姦邪百狀  
屢經論劾復加鄙惡是雲烟方熾又從而煽之  
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竇

聖朝扒竊惟嚴嵩奸惡之詳已徹 宸聰而後加要  
任將惟以其位次之及而姑試之然替畫樞機  
庶務之舉廢係於斯百官之邪正係於斯而輔



臣非姑試之位况士風日墮民生日艱夷狄日  
橫求賢更化正今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之時  
臣等蓋反覆思之設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  
激殊春蠲舊惡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  
昔大臣勲業之建皆積之深厚故能發之光大  
嵩自筮仕以來其汙辱之行街談巷議譁然以  
為口實雖欲改圖如大本之既撥素望之不孚  
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望彰彰明矣臣等又思之  
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內外臣工多汲溺  
於利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  
人以為之標則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嵩一  
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財然貪者皆將憑附  
焉而天下之事債矣惡源不塞末流愈濫是則  
塞源之計正當於嵩謹之夫嵩之柄用簡在  
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於違拂之罪然  
君門之深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故堯智如神而  
共工驩堯得以象恭而雜進此街巷之議嵩堯  
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命甫加任事伊始而  
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與其言之  
於蠹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於方任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款也臣  
等之論嵩亦既屢矣而猶說說不已似不為

執戇之罪但輔臣政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  
嵩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舍是不懇  
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夫况洗潔乃心脩舉乃職綸  
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取容臣  
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  
不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子者精一無  
二矢心對越以俟 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於天下之公議而採納之將  
嚴嵩罷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之業使微  
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臣等之幸  
也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  
而黜罰之則身僂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  
其無負焉官臣等之分也披瀝因誠冒干  
天聽不勝隕越戰懼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嚴嵩朕簡在既久眷任方深前已有旨留用  
了這本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諫阻

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

囑問官將臣手拍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

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

之速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死有所不顧而日夜衢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况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

于胡虜也凡有害于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

臣大學士嚴嵩盜權切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

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

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

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

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

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

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

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

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

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

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眾惡俱備四端已

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

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 皇天 上天恐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以警告去年春雷又不發聲占

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

于嵩者去年冬日有赤色占云天下有叛臣夫

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

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

當應于賊嵩之身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 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

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

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

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

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

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驛

嘉隆疏抄卷二 三三三

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

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下係以故各官

之陞遷未及謝 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是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之所統馭天下

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

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眾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 票本罷之

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眾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

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威

皇上之罰也用金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

盡附于嵩嵩之心胆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嘉隆疏抄卷二 三三四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

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

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

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

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揆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如此乎  
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今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  
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  
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  
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音策下滿朝  
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  
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晃  
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然守備許守等失事  
本部覆本已具揭與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  
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  
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  
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  
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執勸肅鄙奔走  
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皇  
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西世蕃乃同  
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  
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

嵩隆疏抄卷二十

三十五

嵩隆疏抄卷二十

三十六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  
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又曰此時父子二閣於他日一家盡獄囚豈深恨  
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借竊四大  
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龍斷之  
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  
布之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  
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王汝桂為廣東  
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  
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首  
級七顆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  
襲替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  
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宇十九號堂稿  
可查夫效忠嚴鶴皆為世蕃子也隨任養養未  
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  
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毆  
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  
府印信黃汝桂得驟陞大僕寺少卿是豈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黨此備既作倣效成風蔣應魁等令子冒官



打死發遣皆高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  
蔣應魁等會冒科道則劾之在高會冒人所共  
知科道乃不敢劾然則高積威足以箝天下之  
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  
仇鸞總兵甘肅為事單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  
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高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鸞為大將  
及鸞冒哈丹見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  
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  
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嘗自嘆以為引

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

謗以民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  
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友者知

皇上有疑逆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  
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  
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  
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其出鸞之上矣此  
引背逆之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  
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

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璈問計于嵩  
嵩宜力主剿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

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回去以故

汝璈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璈求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且揭帖

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璈招出真情故將此言  
毀哄以安其心汝璈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  
故安心不辨及汝璈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璈不出

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

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自私自利也刑部

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單任互為民矣嵩

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

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曹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曹留用夫應曹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中

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今不嵩于嘉

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赫吏部將汝進



罷斥夫汝造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夫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以勝數耶夫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於文武官遷陞不論人之賢否

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地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害之苦非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人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亂治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復古反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慝勳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捐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顧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誠嵩事

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必託之以

伺察 聖意故先用賈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言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喜笑秋戲之聲遊



觀燕樂之為無不報高知之每報必酌以重賞  
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高皆預知故得以遂途  
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寒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  
文華為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事少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彌縫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  
得以展轉掩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官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  
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  
則令子世蕃將衛廠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  
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  
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  
西去京肆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  
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是誰之女便可見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賊嵩  
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言為故

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  
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選科  
道者必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  
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  
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  
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所建言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  
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因心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  
而皆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  
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  
絡停當而部屬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惧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  
通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  
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  
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密報固蒂  
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左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



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恨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三十三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忍于嵩之顯惡顧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念百萬蒼生之塗毒灰乎况邇未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垂異之心志如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

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總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倖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激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歿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正恣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一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三十四

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之

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似何見胡虜前既

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以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則其

其胆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也



震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倭答之  
頸梟吉毒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  
其不除慮慮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  
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  
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有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得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嘉靖二十年

日奉

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撫拾浮言恣肆實奏本內引

嘉靖二十年

三五

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  
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臣董傳策謹

奏為姦貪輔臣主持邊帥欺君誤

國贖貨鉅萬大負聖恩懇乞

宸斷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虜寇邊

財用詘乏屢屢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

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

極陳元輔奸惡之誤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

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嘉靖二十年

三十五

陛下而不敢負姦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姦特以輔臣尚為優

容令自悛改而高恬不知警負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姦居

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

諸曹又不能言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

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今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皆無



謂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  
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可且  
之謀日不暇給而諸將尚猶深結高心以求  
護已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高之家或以數萬  
希圖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展轉饋送殆無  
虛日遂令軍士教數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  
任其得利而去高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  
已罹法者高猶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此其懷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  
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高擅撓部事  
賄賂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高之門任其填

嘉慶隆抄卷二十

二十七

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培剋軍士以充饋獻如  
近歲萬案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高之至親擇  
為心腹願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  
家之謠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高猶乘  
機侵剋縱恣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高同鄉  
行部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高家前  
後累致數萬他如築堡脩城之費高皆假公營  
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人私囊遂  
至冒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

在民間其在高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高家恐當有富於帑藏者此其盡  
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高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  
鉅萬盡寄與高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鎮壓上游而高擅收入已畧無顧忌遣令

數人護送入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赫州

縣私役民夫及支給供費敢護私人類如此其

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

高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培剋民財民財日困

則高家日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

嘉慶隆抄卷二十一

二十八

擾驛遞勢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素綁縛官吏莫

敢誰何此其擾驛遞之罪五也自高貪饕不顧

一時嗜利無耻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

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清班士風

大壞官箴口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高猶洋洋

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

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

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

患階徒以豈以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

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

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高父子之舉即畏



嵩父子之姦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目擊姦慝平生讀忠孝書蓋

熟聞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姦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

節致死况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以以親老

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

聖明在上何姦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

禍自委有君無臣誠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

利害冒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

式儻蒙俯賜採納乞

嘉靖疏抄卷二十一 二十九

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數高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奪三軍

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

用邊防漸可備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疎賤發

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董傳策這厮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司待米之

問來說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張紳謹

奏為懇乞聖明亟處大奸巨惡輔臣以謝天地

以靖虜患事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等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

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臥在床屢聞邊報甚急

錢糧空虛至屢聖慮求所以備邊禦慮之宜

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

負國恩使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

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愛已之死既不

敢言夫畏威愛死而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嘉靖疏抄卷二十一 百一

其如君父之前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

疏瀝血懇陳誓布赤心仰懇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顯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

貲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

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蓋衣青紫古今以來

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况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而又况恣行貪

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

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於



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為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鎮而已苟邊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務何至今日皇皇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由賄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嵩者該部迺敢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以其名陞托名脩邊者實非脩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實非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適覆沒全軍得以廢子戕殺

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畫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防衛安得不弛耶臣切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謂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邊者取之戶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勸我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肯取之私家必至剋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姦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

賚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家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不得不窮也臣切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為紀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令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鳥攫腐鼠如蛆蟻穢肉或在內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于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麻非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嵩所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貞忠為國愛民憂時也臣切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嵩所壞如此

陛下雖愛民之深求治之切莫益我雖然不但已也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怙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得不恚惋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竦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真犯順于是歐陽脩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

嘉靖疏抄卷二一 四十三

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于路至飲酒斗舞以為歡夫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剴健即堯舜禹湯文武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曩者亟斥罷奸臣趙文等當時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斂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况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惡速加罷斥則不足以

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甚於蔡襄所云者沿邊將

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

防立見其固錢糧立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

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嵩素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况臣孤身萬里

抱病日久少加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少流

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哉但念古人忠

君愛國之有益於

社稷即捐生為之臣以是惟知

嘉靖疏抄卷二一 四十四

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恤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不勝悚懼恐惶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張紳這斯着錦衣衛掌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

來



刑科給事中臣吳時來謹

題為乞

察姦邪以清政本以光安攘大業事臣連日伏觀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悞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

不忻躍者舜四罪而天下咸服一怒而天下舉

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剋剝軍餉以餽執政之臣

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

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

不告是之謂上負

宋史隆興抄卷三十一

四十五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

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變夷窟服自卜相識之

盡人問其故直以為我無他他可見唯知為國

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

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

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

人以致竊 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高年

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

唯有贖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市

托言書寫干預 國政擬標揭帖蓋出其不意

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不

稍辭避高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執高

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

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

濫引伊親萬家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

彼此為姦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

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

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我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

華高所引用也征南回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

宋史隆興抄卷三十一

四十五

床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副

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為之

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

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

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踏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

以踏費于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美王汝孝蘇州失

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

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



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陽巡撫即行吉安府將  
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安不及數月賊報方  
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登乞  
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揚順誤

國欺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廢其子既送監讀書  
為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即  
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  
三萬之多必無疑也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廢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高嵩因以  
誤

陛下也吳嘉會脩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連廢三子乎  
人言嘉會將脩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  
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方鈍面折其事今御史  
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接蓋其所鑽所結非世蕃  
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廢  
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高嵩因  
以誤

陛下也夫為朝廷彌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

臣然而以替撫為專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  
為權今唯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  
以陞官塞子亦何難於剋軍民之脂膏以博顯  
榮而復榮於任難為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夫  
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  
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  
其罰於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  
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廢子欺罔

天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

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剋而又酌  
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  
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  
窮由於上官貪由於謀

國之無人技本塞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  
家藏十萬金今萬之貪汙不比楊溥而世蕃之  
狠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  
踞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梁方祥南行  
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  
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九卿衙門提証如果臣言不謬將高放



以存

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

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吳時來這厮原

非真忠為主本懷譏怨朕躬事

玄怠政先說一二遠臣次及於首輔必有主使同計

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

假此沽名錦衣衛便拳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

究主使之入來說不許支護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

刑部江西司署郎中臣徐學詩謹

題為奸貪輔臣欺君誤國懇乞

宸斷特 賜罷斥以清治本事項者逆胡犯順人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塵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

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叠

思效條舉自陳而未嘗有探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祿全

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

已有觀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

之備在於急脩內治脩內之要貴先端正本原

歷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

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處險莫測貪

醜無止以內勳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

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有按察遊以

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

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蓋不

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種則

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千往



籍樓播座舡更番迭運擅役夫皂冒支關領沿河驛州縣望風承順高輔政十年不為不為不為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剝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由來漸矣而高且泄泄焉自為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計高往歲參論序班龔桔等跡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錦不敢收受門可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爾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况身居元輔世受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漫清問且其饗餐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羅希韓奏

旨擊問嵩子太常寺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董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培剋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兵蓄銳為京師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培剋運卒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眾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激為已力而預索願布陳世良等一千二百兩 王府科史至瑣猥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即許為註撥而得受盛堯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臨勢托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目故不得以悉數而亦不敢以實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高即蒙聖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罪賂遺請托之賊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奈何於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倚賴之官而復以賄囑李鳳鳴郭琮為之不知高之心何心也又自九月初旬以求高之私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高潛自中直所住私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高奏屬即世蕃衆多之妾媵今河路接舡一十二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舡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踞臣聞 君逸臣勞又聞



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克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警洶即顧其家屬重賄  
悉徙而南以先眾望於已得矣如

君父何負天地固極之恩精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

之心何心也臣授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嵩父

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

抵牾誠以內外結成而世蕃狡驚擅執父政諸

衙門奏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后

聞又嵩權柄足以假平下石機城足以先發制人勢

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眾文

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

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夫其私交密會令色

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

老猾鮮能逃其術者乎今

天威在上 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

言直指之時而往往托事假令陰中於遷除考

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

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

如蜮不可識度寧痲心疾首敢怨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參論如臣言不克將

嵩父子早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綱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

叢脞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

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

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

精忠神笑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

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而已况今四

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六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

責武臣之死大臣不正而欲責小吏之庶必不

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

還愛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

量孤寒踰分觸權與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儻涉

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嘉靖四十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厮乘間上言復報私情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王宗茂謹

奏為糾劾誤 國輔臣深負

皇恩不堪重任懇乞

聖斷速 賜罷黜以快 朝野以圖安攘事臣聞舜

之咨十有二牧曰食我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

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服從矣頃年

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

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 軫念度支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二十五

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敷崇節省遠近

懷矣 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

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

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無疑何以加焉但豺

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委秀

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寮

相道得而萬國歸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

乃四方之極寧孰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

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

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

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

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相敵國豈敢

侮我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

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

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

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敵主之明害時之理

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家者不得

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明君而為奸臣蒙

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二十六

太祖深鑒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

訪得太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

廉鮮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叨掌 朝綱凡有奉 請多資其判決一應

陟降咸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沾一

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耐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蒂盤固氣

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化為長策以

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惠以為智巧冒



之所戒以為行能賊通萬國寃令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諸臣半為門下之人使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揚國忠宋之秦檜嵩將殆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毀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頓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許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其職之不專也二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余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吐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郎中員外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家持鄉曲伊親百計

免索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勤惰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足以方正志謀之士或不得為

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視其間云發監金銀溺器狼藉卓此皆雲南之物而遠

集於此不知

陛下官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違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一丈二尺傍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煤炭云內皆積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

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畫謀若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終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且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細打需索



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  
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開壩商舟未有免  
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  
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  
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  
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  
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  
四方之待嵩有其於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二五九

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在憂臣  
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  
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  
雖此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  
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贖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  
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孽嘗益  
負 恩之殃不小竇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  
於

陛下而但假手于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  
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

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因邊鄙多事太倉空乏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給納以助軍需蓋以見  
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給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

為編備以迄於今聚類後西凡為乾兒子三十  
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設言省以責後效者臣且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

二六〇

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  
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則其未敗露者又可  
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實  
同一本之親其孤因城益貝鼠馮社點肆毒稔害  
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由人如此則其柄不由  
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此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  
山之竹不之以紀其惡然有張蘇之口不能以  
言其詳而共充大彰明 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  
者故其使繫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

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

殆無寧歲乎蓋天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

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

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

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

才之武官以賂而小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

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

其弱軍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

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

之以免其禍征誅之酷及于雞豚嗟怨之聲徹

於蒼旻以公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之苞

苴反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

四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於民

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接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跡之大

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知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願者各處地

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

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

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

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

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

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富貴不如嵩我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

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

惑眾之臣以全 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

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

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

立仗之馬不為 廷挺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

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

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吁結氣而

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

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適蒙擢用待罪

南臺幸則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

君既知姦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

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

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

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曠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天  
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  
隱惡司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以身  
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毒民以  
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實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踈迷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  
進言在臣聽言在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

卷三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則為僭放妄  
實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  
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  
藥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  
其凡幾也臣既為機上之肉其后不遑恤也臣  
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性願指  
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  
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  
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  
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

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  
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  
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  
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  
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  
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  
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  
雖後亦不遑計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

卷三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大馬之

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鄰幸  
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選司為衡  
鑑之公衡不公則輕重或得以消其等鑑不空  
則妍媸或容以外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機而古  
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  
宋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  
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親明受不辭遂使中  
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囊金之府聞



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宋又以  
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以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身之遠人聞之憚然

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

以示 中國之清乎且朝

覲在通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天必善潛要詐索亦

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跡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克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變方可

遇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誠無任戰兢墮越俟

命之至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

錦衣衛經歷司經歷臣沈鍊謹

奏為懇乞 早正奸臣誤 國之罪以決征虜大

策事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和而歸邇又揚言

入貢陰懷故智致屢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

壯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

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美方今 廟美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

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

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

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

頑於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

豪咨謀方畧以為治 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

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

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則多方以阻之人有欲

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

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

嚮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

進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



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而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萬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今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

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露宿缺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頃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罪之七也日夜搬移財貨騷動道諸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滿堂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諒謀

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

三尺童子皆知嚴萬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諱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崑崙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衆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諱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納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

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庶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去賊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汗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璉之失事乎迺今日之事未為艾也猶未有阻止伐以為不可言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不壯伐保虜寇之不納



優乎但整兵列陣候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  
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止伐其心曰事  
成則功歸於將帥事失則罪歸於輔臣此所以  
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  
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  
而起感激奮勵爭先效死而虜不足滅矣通者  
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 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  
惓惓激切之至

嘉靖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廝作縣壞事被調今見考察在邇自知不免  
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內閣吏部計取直言  
而去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胡以霖謹

題為懇乞杜大臣奏為存

國體以勵士風事臣竊見禮部尚嚴高近為河南

道監察御史桑喬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辯明心迹乞

賜罷黜以謝人言事臣竊讀其疏竊為高恥之臣惟

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

待罪乞

恩求懇而已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辭強辯如向之為者大臣進退體貌當

如是也故當其時 朝多恬退之士人屬廉恥

之節風俗醇厚世茲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求賢以

恩禮遇大臣以廉恥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也然而奔競以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

而亦有懷徒隸無恥之心者穢行既彰致招論

列輒為具奏辯誣以明其心迹此皆鄙夫細

人飾辭文過名為避實幸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斥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迹

既明是自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

重祿也而曰乞

賜罷黜豈其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此風既久習以為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

所以崇禮讓勵廉恥之化也仰惟

陛下乾剛離照至斷至明群臣之賢否言官之是非

如物在鑑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聽而嵩為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諛諛自辯然後其心迹

明哉况嵩會跡顯者更將何辭自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正宜竭誠秉公仰答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報主持身多

穢見利乘延甚不稱典禮甯清之職頃者考選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三十一

譯字童生賄賂公行貪濫無節始則問口以邀

其金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

此其跡甚顯著故御史桑喬等指以論列而嵩

乃謂被劾事情中間容有未白于眾者強顏飾

非不顧清議嵩可謂無愧恥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

陛下過大臣以禮如此臣以竊謂奏辯之風不息則

無以存大臣之體庶幾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

臣之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揚勵憂勤任賢圖任而朝有奏辯之風士之廉

恥之節

陛下雖欲臻唐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哉伏乞

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

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

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

隙論列不當者一惟

陛下察之罪之此于

陛下禮義廉恥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伏惟

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嘉靖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者省已不許強辯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周冕謹

奏為懇乞 聖斷允正輔臣冒濫軍功以肅

朝綱以清選法事近該工部尚書嚴陽必進奏

員外楊繼盛論劾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奉

聖旨覽鄉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說欽

此臣濫厠武選職方武職功次稽查冊籍聞見

頗真不忍含欺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

平生心事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

事而責之其說已詳且盡臣不敢再噴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卷查嘉靖三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

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

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圖報無由願咨送

兩廣總兵衙門聽用以圖報效本部咨送提督

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

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三十八

年廣東瓊州等處黎賊剿平差委效忠赴京報

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

月餘隨有嚴鵠告稱有元效忠患病不能受職

情願與親弟鵠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

首級七顆該部二級與做署十二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郎中時因見邸報指

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也又指問

嚴鵠為誰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

不勝驚駭意以嵩為 朝廷輔臣受

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廕天高

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

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

聞士民傳言道路這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

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要功得官臣

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

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

國謀較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進言今

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查明來說嵩合當任部查明奏請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

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

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蔽緣係為奸正欲

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聰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

心可容誅戮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已可

以對證臣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首級何不



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  
考會武舉未第何本部並無本省起送公文今  
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  
之親兄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  
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  
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何軍門將士未見  
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  
收七級之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  
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  
何以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報軍情于萬里之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七十五

京師如曰效忠到京金瘡舉發近日疾故何以嚴  
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而捏添病故之說  
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督况奏捷之功止終  
本身原無承讓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  
事例當先奏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  
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鵠  
原非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  
次皆買奪之首級十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為嚴鵠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  
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  
之鄉曲陳圭係世蕃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

誰謂其無蓋谿壑之欲巧詐之術發端于嵩之  
權奸濟成於世蕃之詭譎者也夫嵩之惡已無  
所不至况又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  
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  
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  
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蓋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臣仰見

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肱股腹心未嘗有一毫疑二  
于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遽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  
公然肆行畧無所忌憚於外今乃自知事出虛

詐有干軍國法典懼

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踪跡敗露  
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

尚存可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勳勞真正擒斬者方准計功陞賞  
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法

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  
行之既久法為甚嚴

累朝以來未見有宰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  
惟咨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敢冒濫於其前是



以蔣應奎唐國相以卿貳之臣亦敢冒濫于其

后 陛下方追論之内外人心少知驚畏今嵩之冒濫若

不究正將來效尤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于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公天下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不可得

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

以免嵩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

來襲替皆本於此今日自甘為嵩之奴隸則得

罪于天地

祖宗得罪於天下萬世之公議

嘉隆疏抄卷二十

二十七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

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守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于心

陛下之職分也嵩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辯以

激

皇上之怒以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寬正使内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於無功

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精明臣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

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內奉

聖旨這事已着該部查這所不俟處分肆行報復着

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二十

二十七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鄒應龍謹

題為貪橫廢臣欺

君靈 國恩乞

聖明亟賜黜罰以隆 聖治事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

以榮其身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卹其私而

廢及其子若孫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

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

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

蒼萬一也而况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以

為之切齒痛心者乎此臣所以不避斧鉞而敢

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

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二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

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摘其尤者一二以

實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大典也臣下烏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

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

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群衆相

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

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

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

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

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本以富家

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

為之遞送見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賂之數有符

昔之富豪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置

然醜聲且甚本官季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

京官之陞將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

夫是以往 咸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

府張九功 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

增至萬金 有益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

姓名而公 謂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陳選官員

有舉人潘 鴻業等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揭

金八百乃 構貸在京費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

嚴鴻以二 丁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特宰

執大臣多 但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去事

遂露于同 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

此輩不終 無也竊念京師稱貸利半其止

計所 限也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



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爾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饋遺遂為定例各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薰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為道雖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高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太者今在南京楊

嘉隆疏抄卷之三十一

上

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則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贖貨欺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年母喪例應回籍荷蒙 皇上軫念伊父萬年老

綸音留以待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

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道唯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

酬空惚也故肆然家居明而暗通賄道嫖妾滿前酣飲竟夕今日已言而檢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口是而心非矣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為空恣意鞭撻生民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身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肉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石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突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聖旨斥倉粟荷蒙

嘉隆疏抄卷之三十一

上

皇上聖明所 者凡數百人而此職實為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動搖制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敵及之爾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可憐情一死而緘默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鄙夫覬膺廢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上行私明請託之門行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狼

似豺狼項治元一主事也其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見世蕃鴻業一知州也必



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  
中書羅龍又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

曰鶴山先生是僮僕之賊亦爾尊榮一歲而生

日禮節序禮客官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

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饋遺斗量車載運運環奇

貨負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占田地

房園左右倚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

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

斂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

惟貪不忠不孝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

亦願鬻其肉以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

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寔同

市井之為庭訓撫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悖

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尚而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嚴鵠叨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

喪為奇貨一吹一送意需索郡邑因之聲震遠近錦

衣官為近臣云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此

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  
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衷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

嚴嵩等或姑令遠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

頭懸之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

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

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

斬臣之首亦懸之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

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

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嚴嵩小心忠慎祇順

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

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

思朕優眷着致仕還着馳驛給祿米一百石資

用這疏奏有名各犯錦衣衛挈送鎮撫司好生

打着究問來說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賞更

禮二部擬官來看各衙門知道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條議榆林兵馬事宜以裨節省事准兵部咨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蕭 款題議處額兵班

兵擺兵標兵家丁兌兵六事本部覆奉

欽依備咨到臣又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戴 咨同前事煩照該

部覆奉

欽依開款內事理中間應議者會同總兵官逐件一

一酌議可因可革務求長便經久可行希稿過

院以憑會

全嘉隆疏抄卷三

奏施行等因准此除議處家丁兌兵二事遵照部

覆應酌處者徑自酌處應欽遵者通行欽遵外

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戴 議照邊方事務勢以時

移機因宜變更化斯善者何憚於更張又道可

循者不嫌於仍舊所有議處額兵等四事謹揆

驗時勢相度機宜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覆

請定奪施行臣等幸甚疆場幸甚為此具本開坐謹

題請

旨

計開

一議額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主兵原額六

萬七千七百有奇兵部冊開實有五萬四千

五百有奇據各城堡冊開實有五萬二千三

百有奇近該臣督同左叅議沈人种及同知

等官分投點閱除有數無名有名不到原係

虛冒相應開除外僅有兵五萬一千六百有

奇而原額新增家丁通夜與入衛四枝皆在

其中一應老弱減存役占歸伍亦在其中夫

榆林素稱雄鎮而兵額僅此勾募其容已乎

全嘉隆疏抄卷三

但臣訪得清勾最為民害往往旗識假以單

票挾詐而勾到者亦隨拘隨放特為貪猾開

一編局召募苦無土著往往將官各以家丁

頂充故募到者亦倏有倏無反為尺籍增一

弊政如先年募兵詭名領賞旋即逃亡而里

族無干之人歲被混勾至有願出賞銀還官

以自免者此則召募之弊又為清勾之弊也

况用兵貴精精兵在練若將役占歸伍與見

在著伍之數時加操練較之召募似更實效

如蒙容臣先入會計姑俟接管御史再議惟

復別有定奪該本部覆議看得所陳



一節其意主於減兵額而因以減餉費也但榆林係西北重鎮逼近虜巢且窮邊絕塞寒苦極甚其兵之額數雖缺仍當設法充補雖清勾召募有弊亦不可因噎廢食若據其見在兵數遂定為額則原額錢糧亦當裁減此後雖欲增一兵而不可得勾募之法即盡廢矣合行該鎮督撫官下會議停當具奏至於按臣所謂用兵貴精兵貴練將役占歸伍與見在著伍之數時加操練則最為切要此在巡撫總兵著實查著實舉行勿得因循玩視為故事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三

前件臣等議得延鎮疆垣極為衝險兼之入衛累苦軍士逃亡數多此額兵日虧而召募清勾之議並起然一法立一弊生勾募俱不能無弊若併其清勾而廢之不惟原額之兵不得復舊舊衛兵逃亡無以充補而老軍係干版籍土軍係免田糧亦必棄之而不勾乎據此見在之兵似難即為之額合無停止召募之令以杜虛冒之端照近日臣等題奉欽依嚴勾補一款申明清軍之令責成有司著實勾解不許聽憑吏書里七扶同破調年終分別查叅以示勸戒嚴禁各將領不許徑勾強優

縱下生奸再照延綏鎮固稱雄兵亦強但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法俱不講久矣目今臣等會同總兵官督同各道責成副叅遊守操坐等官將清出後占與見在及勾到者俱照法著實訓練務臻實效期堪戰守斷不敢玩愒因循自取罪責庶兵可日強而餉不虛靡矣伏乞 聖裁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四

一議班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自開鎮以來每年蒲州南陽潁上寧山及潼關等衛各撥班軍防守年滿交替除地近衛分防守不缺外其南陽等衛每班約計二千有奇而其上班多不及期又不及數無馬無甲無異菜傭一入地方分派各堡止供脩築口糧鹽菜歲費萬金彼中人情不樂遠戍常願解銀充募先經撫臣奏行自嘉靖四十三年為始免其上班每名徵銀五兩四錢即於應支月糧內扣除解鎮募人應役行之三年尋復停寢此等班軍在各衛則困疲客作在本鎮亦耗費客糧誠為無益似應議處臣近查閱該鎮各兵應汰頗多除前項虛冒開除外幾有二千亦係老弱以之征戰誠為不堪以之脩守尚可備數合無停免前項班軍令之納銀即令



存留老弱代充脩守似亦兩利但人情苦不自足異省情不相關各衛既免終歲戍守所省甚多前項量扣糧銀若復任意短少則該鎮反致無措伏乞 勅下該部著為定例比照納班銀兩責限解京併入年例轉發該鎮庶各衛無敢逋負該鎮別可裁省該本部覆議看得所陳議班軍一節固為權宜之計但恐班軍既撤徵銀復難則輪戍召募俱至廢弛巨事干 舊制遠難輕議變更合無各行該鎮督撫官將浦州南陽潁上寧山潼關等衛所班軍從長計議要見徵銀解京轉發該

嘉慶隆慶年卷五

五

鎮募人應役果否於邊備有賴然酌停妥具奏以憑覆議 定奪

前件臣等議得浦州南陽潁上寧山潼關等衛所班軍輪戍乃 祖宗舊制徵銀募役之議嘉靖四十三年曾一行之計非可久旋即停止今議復行恐人情懈於偷閑異省視為秦越軍既不來銀又不解因噎廢食徒為畫餅各堡脩守將為賴之但每年上班發不依期軍不及數相應申飭令無將前項衛所班軍照舊輪戍仍照近日題

准申明舊例痛懲玩法官軍以保孤危邊鎮事例通

行各省撫臣嚴行各道每年將該班官軍照數揀選依期督發如領班官無故脫班及軍士不到數多者與衛所官俱照所少分數查叅提問住俸降調若該道不嚴行督發以致備禦缺人一體叅究雖征戰之用難以責成而脩守之力亦有似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擺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每年秋防自七月初一日為始調集各城堡兵馬分布定邊營等有牆去處名為擺邊至十月初一日撤放每兵日支行糧一升五合每馬日支料

嘉慶隆慶年卷五

六

三斤草一束歲費不下三萬查得該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五百里中間有牆不及三一其餘皆係極衝無牆有兵亦向不擺夫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兵志甚明况有所備有所不備虜獨不可由所不備以攻其所備乎且以二萬三千之眾擺四百餘里之牆約數丈而一兵以此禦虜其不格亦明矣又虜舊止秋犯今無時不犯如去年雙山堡之犯則十二月擺邊已類掬水搏沙立限又若剗舟求劍故虜先秋而犯則擺兵未至後秋而犯則擺兵已撤即當秋而犯而擺兵亦莫



其為徒費無益如此盡  
用重哨探之賞也蓋  
在脩築脩築固則分布  
數月有聲貴在哨探明  
所調兵馬遠者亦三五  
守以老師費財也前  
但令各在原所整糊聽  
省談本部覆議者得所  
說其詳至謂脩築固則  
明則徵調自不後時尤  
易懈秋防時刻難緩若  
偷安倘致誤事關係匪  
官再從長計議擢兵應  
邊不如脩敵臺脩臺即  
如守敵臺守臺乃所以  
臺甚堅保障允賴延綏  
議處停當一併回奏

前件臣等議得擢伏官軍  
准防秋事務但延綏一  
餘里有牆可恃有兵可  
可恃又無兵可擢矣今  
議少調早撤已省客餉  
帑裁詘乏之時委應議  
秋仍照舊規分派果虜  
擢牆腹兵減半派調固  
選帶與軍門標兵以備  
仍舊預布或在堡團練  
為偵探如有渝盟結聚  
信地相機戰守至於脩  
木石不便且無人守仍  
奉  
欽依築邊垣一款次第  
奏務求一勞永逸足堪  
節脩築固而防禦有賴  
聖裁  
一議標兵御史蕭原題  
遊兵而外有所謂標兵  
緣巡撫身膺閩寄時復  
備緩急其為慮非不深  
以為過計夫撫臣專制  
可用豈必別選親兵而  
兵以標名將領不敢知  
得馳於法外游情者得  
之約束最嚴前弊頗別  
然終不若除此名色



之為大公也臣查得三邊總督止有遊擊亦無標兵惟甘肅巡撫創招標兵河西切齒此亦所當議者伏乞

勅下新任撫臣將前項兵馬再加簡閱除牌馬司酌留供役其餘併入遊兵一體操調此雖無節省可言然撫臣無養兵之名則事權專尊而役占無所藉口兵去親兵之號則軍法齊一而家丁亦將革心今之姦情潛消後之影射較寡其為節省亦必有可計者該本部覆議看得巡撫都御史事權與總督不同責任與總兵亦異蓋總督總兵凡遇警急即當躬擐

嘉慶帝御批

卷五

甲冑親履戎行以此各設標兵所以便臨陣備策應今各處巡撫身不臨敵乃亦設標兵一枝名為親兵徒滋驕橫坐費錢糧此不獨延緩一鎮為然揆之事權責任均屬未安御史蕭 備陳其為不可誠為至當之論合咨延緩巡撫部 即將標下兵馬併入遊兵營內一體操調不必另立親兵名色若別有滯碍明白具 奏

前件臣等議得巡撫事權既與總督不同責任與總兵亦異標下親兵委宜預防驕橫併之遊兵營一體操調但遊兵各營俱係軍人四

枝又係入衛而標兵多係召募餘丁及節年投降降虜人若使歸之遊兵各營必至解體堂堂鎮城何以恃之查得正兵營兵馬除軍人外多係家丁降人常年趕馬摘粟與標兵常並立功相為倚用原議召足五千今不足數合無併入正兵營分為奇正聽總兵官操調臣等節制該道稽察止揀留精銳者二百名并建鎮以來原有牌馬司官舍通夜軍人五百名責令中軍官督率齊捧

令旗令牌防護

勅書符驗關防及巡邊之用庶事勢可防未然而人

嘉慶帝御批

卷五

心不至解體矣伏乞

聖裁

奉

聖旨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陳未議以裨邊政事臣一介草茅叨承

任使前撫延綏茲移關陝自分謫劣未效涓埃頃際

廟謨責成及時大脩邊政臣日夕惴惴焉以曠廢是

懼緣循例防秋謹親詣沿邊閱脩城堡查理倉

場勉竭庸愚期圖報稱然兵馬錢糧事關地方

大計廢缺訛紊有不容不亟為議處者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行查議覆請

計開

一議復將領以重安攘竊照陝西省城舊有參

將一員統領馬步官軍三千員名時常操練

彈壓礦回七月間撫臣隨帶赴固原防秋捍

禦虜患該前任撫臣議 題裁革參將量留

馬軍一百八十名與同標兵一百二十名選

委中軍官一員統領操練隨帶防秋其餘散

歸西安左等四衛止食原糧因為節省行糧

計也該臣視事以來看得本鎮地方遼闊外

而防禦番虜內而控制礦回難以內地例論

且不論秋防禦虜即如近日區區回徒竊發

一時兵將無可用者卒難措手一營之兵練

已將成削去將領任其散歸坐食甚非所以

壯軍實而重安攘也所當亟為議復况參將

衙門供應之類原議俱存非若初創設費區

處合無將陝西參將照舊復設推選素有謀

勇者一員前來任事其 勅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該營原散歸各衛軍士選勾

精壯仍復責付統領中軍千把總等官於西

安左等四衛內選用平居無事住劄省城如

法操練彈壓礦回每遇防秋帶隨固原專聽

調遣其供應廩糧俱照原議查復支用庶武

聖裁

一清理邊儲以祛姦弊竊照邊儲錢糧升合為

重而侵欺盜冒律例甚嚴先該閱視大臣查

出蘭州廣積等倉商人何思等侵欺隆慶二

三四年召買糧一萬一千八百五十餘石料

一萬四千八百九十餘石草五十一萬八千

八百餘束照依彼中時估大約共值銀三萬

三千餘兩臣一至地方聞之不勝駭異一面

行臨鞫兵備道副使楊起元嚴限比追照依

律例問罪該臣遵例防秋親詣提審查究已

完三分之一訪得各倉姦弊多端不止此項

通行設法鈞稽互相磨對各倉實見之數即



於邊儲簿內實存項下數目不投銀米草束  
 大約又差二萬有奇隨行該道及監收官逐  
 一細覈據同知王世科開稱廣積等倉官備  
 逢文相等將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隆慶五年  
 止支放過銀三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兩零糧  
 八千三百二十二石零草三萬三百四十二  
 束於季報冊內仍造實在項下未曾開銷等  
 因臣惟錢糧支放必由該道掛號覈實支放  
 而不報開除其中虛捏冒支等弊難保必無  
 除委隔別官員細加查覈外夫財用詘乏雖  
 百計稽覈節縮尚恐不足經用而臨鞏一道  
 所屬倉場錢糧侵欺者已三萬有奇不明者  
 又三萬有奇其各道所屬倉場其侵欺其  
 不明者又不知其幾矣及今若不通行嚴查  
 求一清絕的數必弊日滋徒充姦窟囊腹虧  
 損 國儲致誤國計干係豈小合無  
 特勅巡按御史與臣會同選委廉幹官員親詣本鎮  
 沿邊倉庫吊取嘉靖四十三年起至今止收  
 支京運民屯鹽引等項錢糧卷簿并該道收  
 支掛號底簿逐一對查詳細磨算其見在銀  
 糧料草務要拆到倒數拆稟秤盤支放明白  
 者准令開銷果係差訛者即行改正侵盜那

移者追究下落有罪人犯擬如律例干碍職  
 官一併招參造冊呈詳臣等覈實具  
 奏庶倉場為之一清而將來姦弊可祛矣伏乞  
 聖裁

奉

聖旨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遵

舊章嚴申飭以重地方大計事竊惟全陝政務莫先  
於邊備莫急於錢糧所以整飭稽覈者邊道各  
有責也所以督催轉輸者糧道與有責也規條  
雖昭然具在而弛玩由於因循相應申飭以示  
契緊伏乞

勅下該部再行查議若於邊備錢糧有裨履請  
定奪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飭邊道候代之令照得沿邊地方兵馬錢糧  
為重兵備兵糧守巡各道監臨責任匪輕查  
得先該總督右都御史郭 題為議處邊道  
守巡兵糧官員以重邊防以清錢糧事該吏  
部覆奉

欽依山陝等邊兵備守巡官員如遇陞遷不許徑自  
離任務候新官至日交代誠有見於邊道官  
員干係之重而特加嚴責之也查自前年既  
久原行寢廢各該官員一遇陞遷即行離任以憑  
限逼近為詞不候新官交代即行離任以故

視監司為傳舍每優游以待遷一切錢糧收  
受支放惟付之監收等官及各倉官攢之手  
任其侵欺虛冒季報歲報之數不過抄騰轉  
報徒為舛錯難憑凡脩築城堡清補士馬偵  
備夷情等項何嘗一一親理及遇一時負缺  
有一人帶管二三道者地里寫遠固稽察難  
周緣更代不常且姦弊易作而邊儲之不清  
機務之稽誤有由然也合無申明前例凡陝  
西邊方兵備兵糧守巡官自責令專心本等  
職業著實幹濟各將所屬屯糧設法清查追  
徵應派鹽引及時從公召納糴買糧料草束

選委廉幹官員兩平召易出納親為稽覈盈  
縮每自劑量務使姦蠹盡除倉場充裕城堡  
刻期脩築兵馬加意訓補查屬情狀時時偵  
探先事預防與夫整器械等項務要一一躬  
親經理求塞職任果有勞績顯著者不次陞  
擢以示優異遇有陞遷必候新官至日將任  
內經管錢糧造冊呈請總督撫按衙門詳允  
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憑限稽違聽總督撫  
按查照離任日期扣算原憑限期行移彼省  
撫按查察其丁憂降調等項不便行事似難  
稽留亦須一體造冊呈委鄰道該道交代明



白不許徑擅離任如玩愒怠忽致錢糧有姦  
弊職務有疎虞者照例查叅究治庶責成專  
切而邊儲邊務俱有攸賴矣伏乞

聖裁

一飭糧道分督之責照得陝省八府額徵稅糧  
外供四鎮軍餉內給

諸藩宗祿欠一分則缺一分之用所需甚急而催  
督不可不嚴也查得布政司設有督糧道叅  
政一員督催通省糧儲又該巡按御史潘民  
模題

准責成分守隴右道叅議就近督催臨鞏二府民糧

嘉慶元年

十七

緣以職掌互攬事不畫一兼之各官畏避嫌  
怨未嘗親歷督催以故各該有司徵輸怠緩  
每遇查叅之時顧又朦朧報報甚至銀米未  
徵在官勒令大戶虛文起解即作完數批廻  
通關經年不獲及行查究始拘大戶監追方  
於花戶追討各官固苟免罪罰而於

國計民生胥病矣又因督糧道裁復不常并分守  
隴右道及布政司官每年叅疏之所未及推  
延姑息逋負如常而固靖河階等衛所軍士  
月糧

詳府宗儀祿糧累年積欠職此由也近奉

新例查叅有司降俸降級者數人稍知警惕但全陝

八府圻界遼闊必督糧道與分守隴右道照  
地分管依例叅處斯可以杜推諉而便督催  
合無今後民運糧草在西延平慶鳳漢六府  
聽督糧道在臨鞏二府聽分守隴右道各就  
近專管每遇夏秋開倉之期二道各徧歷應  
管府州縣嚴督掌印管糧官員上緊追徵依  
限通完批差經收人役解赴原定倉口上納  
勒限制取通關銷繳不得任憑紙上之數即  
作已完徒滋規避其督糧隴右二道并布政  
司官視各府完欠分數一體照例查叅庶督  
責既嚴而糧儲有濟矣伏乞

嘉慶元年

十六

聖裁

一飭軍需清理之法照得固原鎮軍需錢糧有  
朋令銀有地畝銀朋令銀者成化十三年事  
例原領官馬官軍每指揮歲該銀六錢千百  
五鎮撫四錢二分旗軍三錢地畝銀者成化  
元年例屯田一頃除額徵糧草外徵銀一錢  
俱解陝西行太僕寺收貯聽買馬支用然總  
貯雖在於該寺而徵收則出於衛所軍職貪  
鄙中鮮奉公朋令銀兩例應本官本軍出備  
事本輕起顧官則派於舍餘軍則派於戶丁



如故...百出屯田糧草既聽應管該  
道查催赴附近倉場上納而地畝銀又解行  
太僕寺交割地里遠遠甚有在千里之外者  
起解艱難又有因而竊費武流事熟人不  
惟追併不刑其有通同經收人役乾沒侵盜  
如臣查出四安左衛千戶蘇宇宜可鑒也若  
不立法徵收終於軍需無補及照延綏鎮朋  
合銀兩即隨官軍糧俸扣留近據該寺各道  
議稱地畝銀兩應隨屯糧一併催納人情事  
體俱屬順便合無通行固原鎮兵備兵糧守  
巡及屯田等道自萬曆三年起將朋合銀兩  
行令各營衛管軍掌印官員每遇雙月支領  
官軍俸月糧銀之期分別應出朋合有馬官  
軍職名明白開於冊內指揮每員一錢千百  
戶鎮撫每員七分旗軍每名五分齎赴本管  
該道查明掛號發監收官於支放之時照數  
扣留每年應出之數六箇月可以扣完通以  
雙月為期而畫一便於查扣將地畝銀兩行  
令管屯官隨屯糧一體催併赴附近監收官  
處照數納收一項糧草即收一項地畝銀  
併出實通關之內二項銀兩俱另行收  
借用如遇各營衛官軍缺少馬

呈臣督撫巡按巡茶衙門詳多方許造冊赴  
該道掛號支領實補其收支數目自行令各道  
俱填入近立軍需循環簿內倒換查考仍聽  
各監收官將收支數目每半年一次報行太  
僕寺類查互相察朋合銀不扣留者監收  
官以徇情寬輒查究治罪地畝銀有拖欠者  
管屯官照屯糧事例一併查叅則科派之擾  
侵漁之弊解運之苦一舉俱革而買馬之需  
可望日充矣伏乞

聖裁

聖旨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省繁文以節財用事近准吏部咨該本部題

前事等因奉

聖旨這冊籍繁文前有旨著各衙門查議裁省竟未

見有著實奉行的覽卿奏崇簡務實深得為政之

體各繁冗文冊依擬盡行裁革其朝覲考查文冊

都察院亦照例止用二本內閣及該科俱不必造

送其餘各衙門都著遵前旨裁省具奏欽此欽遵

又准部咨該總督劉遼右都御史梁 題同

前事內一件錢糧百分缺乏乞

大清隆慶抄卷三十一

三十一

申飭中外臣工協心體

國以足經用事該本部覆議查得前項一冊恭備

御覽既經各該巡撫具數奏

進青冊送部本部憑以具揭

進呈總督又造一冊亦屬無用相應通行督撫衙

門自萬曆六年為始巡撫將前冊奏

進送部總督止於會本冊不必造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先後備咨到臣除欽遵通行外照

得臣總督延寧甘固四鎮兵馬錢糧事務文籍

浩繁然關係稽考而勢難減省者不敢輕議外

所有繁冗冊籍無裨實政徒滋勞費料斂亟應

裁革者相應開列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督撫等衙門遵照施行庶繁文可省而財

用少節矣

計開

一件查理脩守工程以固邊圉事臣查得延寧

甘固四鎮撫臣每年終各將春秋二時督脩

過城堡邊垣墩臺敵臺水洞水口等項工程

并用過錢糧及督工管工效勞官員造冊咨

臣總督衙門覈實撥造簡明文冊具本會同

大清隆慶抄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各撫臣 奏報青冊送部查考臣總督衙門

又照前造寫一冊送各撫臣備照而各撫臣

亦間有又復造冊隨本 奏繳者是一事而

造冊四翻矣夫工程一也 奏報亦一也以

一事而造冊四翻事體重複勞費不貲相應

議裁合無照依錢糧百分缺乏事例通行臣

等督撫衙門遵依自萬曆六年起以後每年

將脩完工程用過錢糧等項聽各鎮撫臣就

近查覈明白造冊 奏報青冊送部覆行巡

按御史或閱視大臣勘覈具

奏其撫臣



奏報之時止具本稿會臣具

奏不必造冊送臣亦不必造冊

奏繳以省勞費伏乞

聖裁

一件軍務事查得臣總督衙門每歲赴邊防秋并不時巡閱凡兵馬錢糧邊垣城堡墩臺等項該道既有稽覈專責已造冊呈報矣而各將領守操各管糧監收等官各又造報雖係沿習舊規然糜費紙工徒滋科斂臣昔閱視薊遼時止責成該道造冊其餘官員免造地方頗稱簡便所據前項文冊通應議裁合無

奏為查得軍務事

奏

行臣通行守巡兵備等道總副叅守操防等官遵守今後臣不時巡閱該道將所管地方邊垣城堡墩臺軍火器械境內將領所管操防等官各實在兵馬數目各倉庫主客本折并節省錢糧及軍需等項總類簡明一冊送臣查閱及與循環查對其中脩廢強弱盈縮自可攷見其將領操防管糧監收等官俱免重造共圖省節杜絕科擾如有指稱造冊科斂軍丁者照例叅究此雖臣可以徑行裁革者但邊方武弁科斂成風恐不題奉

欽依無以易觀聽而祛宿弊也伏乞

聖裁

一件仰承 德意酌定降罰官員事例以一政體事臣查得每年終該延寧甘固四鎮巡撫衙門并陝西布政司及督糧屯田二道各將全陝府州縣衛所守巡關內關南關西河西隴右西寧分巡平涼撫治商洛潼關神木榆林靖邊定邊寧夏固原靖虜臨鞏岷甘肅西寧莊浪兵備等道各將所管州縣衛所額徵起運夏秋民屯糧草開造已未完分數文冊并應叅掌印管糧管屯官員職名揭帖咨呈送臣總督衙門覈查類本會同各撫按官

奏為查得軍務事

奏

題叅此乃舊規也為照前事既有四鎮巡撫衙門造到該鎮民屯完欠分數并應叅官員職名冊揭即可類叅而布政司係通省會計之司督糧屯田二道俱有專理之責其前項冊揭亦不可少俱應照舊至於守巡兵備共二十七道各造冊揭事屬繁文徒為無用相沿日久相應議裁合無自萬曆六年終為始將前項冊揭止聽四鎮巡撫衙門并布政司及督糧屯田二道依期開造送臣覈查類本會同各撫按官

題叅其餘守巡兵備各道俱不必重造以省



聖裁

伏乞

奉

聖旨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虜部各歸原巢仰贊

廟謨申飭善後事宜以維

貢市以重安攘事萬曆七年十二月十六等日節

據延綏總兵官傅津塘報據坐營官龔成清水

營守備侯璉各塘報差通事文達子沈收兒崔

天才等出邊哨探得套虜大小頭目隱布台吉

阿賽把不能莊禿賴也鐵器莽吉素阿不害等

各帶領部落各於十月二十四及十一月十三

等日西捨回套等因又據延綏東路管叅將事

副總兵濮東陽孤山叅將丁思忠各塘報差通

夜王効高敬等出邊哨探得套虜酋首卜失兔

阿不害帶領部落於十月二十六日回套等因

本月二十六日又據延綏總兵官傅津塘報據

定邊副總兵聶大經塘報據原差通夜張達子

湯忽等報稱出邊哨探得虜酋切盡黃台占同

伊母哈屯并弟秦把都兒男打兒漢把都兒及

部落各小頭目帶領眾達子從寧夏邊外五岔

河過河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套各等因到臣

案查先准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侯 谷稱已

將原住甘涼永昌南山一帶接擁海寺河套虜

陝西通志卷之二十一



酋卜失免阿不害切畫黃台吉等撫押并大小頭目威正恰把不能等十四五大枝各准給牛羊小市令其作為盤纏其餘頭目及零星諸虜一面燒荒無行驅逐各部落精兵并老小俱從石碇水泉毛卜刺水寧蔡旗黑山寧遠新河乾河板橋等處各開門偏地馱載帳房跟趕牲畜陸續東行數年結聚之虜各邊會集之酋一時出邊盡絕等因備咨前來併於虜王東歸疏內具題訖隨行據寧夏西諾參將張夢登靖虜管參將事遊擊李崇義各塘報西回各虜屯聚大小松山陸續起行漸次回套等情前來臣維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時值冬深河水結凍各虜屯聚大小松山雖曰漸次東歸然酋首卜失免阿不害等尚在住牧未見起行恐住牧日久別啟異謀又經通行各鎮撫鎮嚴行各該大小將領加謹隄備及哨探動定消息去後今據前因為東虜順義王俺荅託言禮佛雄住青海西虜都督同知卜失免阿不害等共圖剋擊樂河西營之廳積之久也必潰譬之水科之溢也必決遠近咸以為可虞臣朝夕切隱憂焉伏

皇上  
聖德弘敷萬里固封嘉峪

神威遠震三尺堪繫單于幸賴宰輔之忠謀益張廟堂之勝算以故臣等得以敬遵撫防而大小諸酋罔不奉

命惟謹東虜固安靜歸巢西虜亦聯絡回套一時邊境安堵無虞真曠世而僅見也然事難逆觀而謀在預圖其制馭之機宜所當因時喫緊而自治之永計尤當未雨綢繆謹集眾思勉抒管測假羈縻之微權而維

貢市者上事有三圖戰守之長策而重安攘者其事有五臣職任闕外惟當見之施行第上關廟謨下係邊紀非祇奉

宸嚴無以聳華夷而揚文武也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覆請定奪行臣遵奉舉行西陲幸甚臣愚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重播告以宣

威信竊惟

朝廷渙號尚爾三令五申中土編民亦須時諭辰告况夷狄乎向來套酋西讎因俺酋東歸



亦以漸回套雖聲言日後仍復往讎尚爾  
繫情敵國但因前被挫而回勢頗窮蹙日  
今游散住牧抑恐別起戎心乘此群醜初  
回之時當為儆飭鎮定之計相應大宣  
朝廷 威信而播告之令無容臣會同各鎮撫臣  
選差官通徧諭河套松山各酋以及西海  
諸虜大都云我 大明列聖皇帝受

命疑圖代 天御世以至仁綏中夏以大信撫四夷  
曩者因爾等納款效順 嘉其慕義嚮風  
錫之官爵許以 貢市數年以來安享福利爾等又  
住西海拋棄原巢今俱歸還各復故土為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爾等幸今後益當嚴戒部落堅守盟誓勿  
得縱容猾虜別生事端毋得聽信奸徒分  
外求索獻 貢依期互市循法恪守外臣  
之禮則 上天鑒爾忠赤篤爾福祐

聖德包荒 皇恩浩蕩凡可 寵養必不爾斬其視  
爾昔年雖曾入犯所獲不過粗粟布衣腐  
跛牛羊各遺將士亦必撫爾巢穴殺爾老  
幼且婦孺通宵不得安枕其利害安  
危何如也况我 天朝 聖君宰化於上  
賢輔贊襄於中文武戮力盡瘁於下余重  
信義振肅綱紀四夷賓服萬邦作孚光天

之下以及海隅莫敢不委命無二心者非  
特爾北虜一域輸誠已也若不守初盟聞  
有狂態鷹奪鼠竊致啟釁端奏聞 闕廷  
天威有赫不惟絕爾 貢市停爾撫賞抑恐聲爾罪  
狀利既不得害已隨至後悔無及等因俾  
之通曉庶播告一布  
威信益昭可以懾定群心而恪守  
貢盟矣伏乞 聖裁

一別市地以便撫防竊惟陝西三邊首虜游  
散塞外雖無疆界然住牧亦各有定所如  
卜失兔阿不害打兒漢台吉威正恰把不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能等在河套分水梁等處與延鎮榆林迤  
東以及黃甫川一帶相向切盡黃台吉等  
在河套可可腦等處與延鎮鎮靖堡迤西  
以及寧鎮清水營一帶相向賓兔台吉著  
力兔台吉炒哭兒台吉等在大小松山與  
寧鎮中衛甘鎮涼莊相向丙兔台吉克臭  
台吉等在西寧境外西海一帶其互市地  
方原議分鎮分地各照附近立廠交易者  
固取其道里之近俯順夷情所以分諸  
虜之勢便易制馭數年以來守無異頃  
因套虜西搶瓦刺遭其挫衄而虜王俺答



假以迎佛西來卜失免阿不害切盡黃台  
吉糾合諸酋率領部落傾巢而西與俺答  
計議舉兵以圖報復俺答料其備嚴不與  
同讎率眾東返卜失免阿不害等因前謀  
未成遂懷羞憤蜂聚於甘涼永昌內地南  
山一帶雖云尚欲西讎實則住戀水草臣  
恐任情占住久假不歸邊防大界豈宜混  
潰計會撫臣指授守巡該道方略務期廓  
清內地據報撫諭力逐已出境外聚牧大  
小松山漸次回套而該鎮內地頃爾一清  
矣臣查得先因諸虜經過甘鎮指稱討降  
人尋牲畜纏擾買賣生事已於虜王代乞  
藏僧脩貢疏內併言禁諭以後互市俱  
要各頭目躬至市所方許交易給賞如或  
流住別鎮即將賞賜收貯俟回日方給不  
許別虜代領以長驕志至於各虜經行邊  
地缺少盤纏者許隨地告賣牛羊以資路  
費此謂借道西讎一時事也此外不許妄  
行纏討以啟騷擾之患各鎮亦不許濫行  
給與以滋無厭之求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各鎮遵守第當此各虜還巢之期不為分  
別區處申明初議令其各照原地各守本

市則將來東奔西逐迄無定時此乞彼求  
何以酌應不免啟爭端而糜撫費雖夷狄  
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虜情不能以疆域  
限而杜漸防微機不可失况虜中順逆向  
背之情得之全在偵探而偵探之法臣已  
行之詳且悉矣茲者惟在當事諸臣一加  
之意分地制馭從實議察而虜安能有道  
情執合無容臣通行各鎮撫鎮諸臣各選  
差的當官道不時深入各虜營帳議察偵  
探是否原地原巢住牧不許往來別市地  
方遊走生事無端求乞以後凡遇互市之  
時查照前例預先宣調有名各酋首務要躬至市廠監  
督兩軍交易應得賞犒照例給與申問頭目在帳不能親  
身詣市者亦即准互市給賞如不在帳者即差官通往  
調親身赴市方行互市官竊不得送給以長驕玩習列  
鎮地方官通即襲蹤爪尋隨帳而往不許遽歸必至  
其地見其人而後已察其情形據實稟報本鎮一面稟報  
該鎮撫鎮及該道將領以便撫防一面咨報軍門施行尤  
要互相覺察毋得自分彼此則虜中動靜消息時在自  
前得順遂向背之機用我攻心伐謀之計端賴於是  
匪直維持市事已也伏乞 聖裁  
一優市長以責統約竊惟陝西三邊



貢市在河套松山諸酋首 貢馬則統之順義

俺答代 進在西海諸頭目則獻之甘鎮

具 題給軍而互市之所則有四馬延鎮

一市在紅山墩套內大酋都督同知卜失

兔阿不害主之而赴本市者則指揮千百

戶打兒漢台吉等二十九員寧鎮二市一

則在清水營套內酋首龍虎將軍切畫台

吉主之而赴本市者則指揮千百戶著刀

兔台吉等一十六員一則在中衛松山酋

首指揮同知賓兔台吉主之而赴本市者

則千百戶那木大等六員甘鎮一市在扁

都口頭目丙兔台吉主之而赴本市者則

大小頭目著力兔等九名然卜失兔阿不

害係一套相傳之長年雖尚幼性實難馴

就中主謀者則切畫黃台吉也切畫通佛

經而有機變者賓兔台吉部屬頗眾據

松山丙兔台吉乃俺答幼子因西搶流住

虎踞海上四市惟四首主之以其狡也夷

類以狡為能故眾虜服而歸之我因其狡

而以計馭之俾為我用則餘首則不出籠

絡中矣昔者漢臣征夷就中聚傑用之以

夷治夷亦制禦夷狄之常道也茲四酋者

監市有年恭謹可尚雖每年類題

賞賚止於常格今若稍加優異責以統約各市諸酋

是或以夷治夷之一策也合無八年互市

如果謹恪如初容臣於監市疏內特為題

請將四酋各另給 勅諭加給 賞賚優以市長名

目責令約束本市酋夷平時期安靜不擾

互市務公平無爭但有近邊騷擾竊奪作

反及不守市規者即責成本首追還仍照

夷法罰治以示懲戒若以後統約有攻破

格題 請加街厚賞如理市無規約眾鮮

法於本市撫賞及應請 欽賞量行減削

以示裁抑庶操縱張弛之權在我不爽而

羈縻駕馭之機措施有要不然每首而撫

之日亦不且矣伏乞 聖裁

一固人心以峻 大防竊惟內夏外夷古今之

大防等如王八地乃截然而不可紊者自首

虜款互以互不邊關要隘去處未免盤詰必

疎延鎮草草任以及寧鎮花馬池一帶草取

塞外彼時必日將官率領結隊往逐人則

出入無時且其有奸頑軍餘夜宿虜帳數日

方歸者蘭 頭莊紅地方人等希希竊遠外松

山礦利潛入草地甚有甘為虜使者計道



涼永等處向因虜衆往來內也胡越一家容易引如涼州奸軍王隆者幸而按之早也又兼以猾酋善結人心每遇亡命徒徒輯加恩取推食解衣曲為牢籠以致流民及窮寒降丁間有歆艷動心投身塞外者若不嚴法禁以峻其防彼既知我虛實他日反為虜用貽患匪輕合無申明律例備行四鎮撫鎮責成各道各將領操防軍衛有司官員凡各邊隘口關門處所專設官軍嚴密盤詰守墩軍夜各照邊牆地界常川瞭望除官通軍夜公差外其餘軍民人等但有無故越牆過口擅出竟外者即便追襲嚴拿審究照例問遣若係故背本土潛從外附及走泄事情者容臣會審明實照依律例議擬具題即便斬首梟示邊關以為漢人投夷之戒其延寧採草務要定期委官率領朝出暮返不許奸徒潛留塞外致惹事端蘭靖莊紅寺處嚴禁礦徒如潛放出邊該管將領操坐官以縱容治罪甘肅虜既盡數出邊乘此清寧益加譏察俱期嚴峻大防杜絕後患又如地利不如人和為洲毆魚者獺也華人之入於

夷者豈得已哉夫虜塵不警獲免屠戮沿邊生聚日漸蕃衍矣但鄰邊有司雖多公勤政鮮拊輯操坐防守等官則科擾習為常套而培養沐息則未也軍丁息戰無鋒鏑死亡之禍脩築工役亦少告休矣但將領等官潔已恤軍者固多利已剝軍者已

有之而蓄養威銳則未也勢窮思逃無怪乎有轉而之他者仍容臣會同各該撫臣立法禁約以後沿邊住種居民止於供辦租糧派守營堡各營堡軍丁止於整器養馬練習戰守此外一錢一物一差一役不計科派苦累如有不才官員仍蹈前弊照例參革重示懲處庶恩法並行而軍民懷畏必將樂為我用而效死弗去矣收人心以固根本嚴邊界而鞏中華安攘之長策或者其在是也伏乞 聖裁

一祛積累以實訓練竊惟用兵貴精兵精在練延寧甘固四鎮軍兵素堪戰陣自款塞以來操練罔聞士氣靡振倘爾寒盟緩急何恃該臣視事即已酌立規條播告各鎮將各營堡軍丁盡數查出逐一簡選先定部伍次定執把大操小練日省月試教



訓演青之副參遊守稽查試驗屬之守巡  
 兵備臣與各撫鎮各於春秋巡行偏閱考  
 其成而行賞罰由此著實舉行可望成效  
 抑有三累焉三者何延寧之抽充也甘肅  
 之節省也四鎮通丁窘乏壯士之消耗也  
 而延鎮缺餉另案查議不與焉夫入衛之  
 兵在延鎮者四枝在寧鎮者三枝重在護  
 衛 陵京固難輕議但往來更替歲無寧  
 時工役備營人無遺力比其反也輿尸携  
 單慘不勝言而士卒之死亡馬匹之倒損  
 十居二三矣休息無幾徵期又至一時無  
 措則於各鎮守營堡抽取壯丁壯馬補之  
 若副總在祁棟臨行抽充搶攬紛紜甚無  
 紀律已經察罰姑為記過然軍馬之精壯  
 有數逾年之抽取無休全鎮株連坐致消  
 耗一累也節省錢糧原為虜款免調客兵  
 以故兵餉應有盈餘甘肅鎮原無客餉屢  
 年以軍士逃亡馬匹倒死者即扣主餉內  
 月糧料草而名為節省夫兵有額餉亦有  
 額餉既有餘則兵必有虧額區區於節省  
 之名任其軍士消耗營伍空虛而不之問  
 一累也兵以奇用戰重前鋒四鎮降夷通

丁破敵衝鋒屢見奏凱自納款後既無搗  
 巢趕馬之利而月糧一石不足糊口時每  
 枵腹既銷壯氣因無固心或流徙他方或  
 復歸虜地而驍雄之士日漸消耗何以倡  
 勇敢而望批擣一累也以臣愚見延寧二  
 鎮入衛兵馬回鎮之日即行整理軍缺則  
 清勾戶丁丁絕則另行召募馬缺則議討  
 馬價買補或取之互市惟求兵馬堪以禦  
 侮抽取積累永為祛單寧鎮軍馬單弱相  
 應照延鎮例止以兩遊擊營二枝更番副  
 總兵一枝免其入衛協守地方以備緩急  
 甘鎮孤懸既無客餉免論節省原缺額兵  
 責成各該守巡兵備等道逐一清勾召補  
 完足充實行伍至於降夷通丁先該前任  
 總督戴 曾經題奉  
 欽依以臨倉扣除給稿然臨倉還官數本不多每名  
 每季不過二三錢斗亦難濟數况其鎮  
 又扣為節省乎臣任御史時巡視京營彼  
 時議重前鋒各營漢人家丁每名支糧二  
 石又查得宣大二鎮通丁除每月支糧一  
 石外真虜每名每月加糧一石降虜每月  
 加糧五斗即可養贍合無先儘臨倉還官



聖裁

糧銀次於主餉內湊放照宣大例真虜降虜分別加給以示優養就中分等與失本色折色聽照各鎮事例施行據四鎮冊報名數總計不過一千五百餘名計其所加以真降二項一石五斗而分每鎮每年加糧不過二千九百餘石耳汰老弱數虛冒一加意之間而自可充抵亦不必另議別項庶足兵足食而訓練可臻實效矣伏乞

一甄將材以肅軍令竊惟各鎮總兵官係一方安危例得便宜行事而裨將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三十九

勅內亦明開軍士不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是將之所以責士卒效死力者以其有此令耳奈之何款塞以來人心弛玩法紀因循苟且偷安怯懦不振漫然不知軍令為若何間有憤惋流弊者而欲振起之飛語四起流謗通衢竟不得安位而行志平時視之藐然臨陣則畏敵而不畏將安能驅之制勝乎若此者固玩愒之所致實威愛之未孚也蓋良將之治兵猶善御者之訓馬豐其芻粒節其足力而後責之千里脫或逸軌則鞭策之夫撫摩惠愛將之芻粒也申令

勅法將之鞭策也若先以潔已自矢禁私役止科擾恤饑寒同甘苦卒未嘗不先著辛勞而後蓋視卒如嬰兒然及有不法者即如或榜之取民一罰而立斬以殉楊素之後降觀望而志行誅戮彼三軍者方將服其公且明畏威懷德之不暇而敢有非其上者哉合無察臣以後執此以甄馭諸將如愛洽矣威行矣號令嚴明三軍懷畏將之良者也雖謗書盈篋勿惑焉久其任五年十年可也崇其秩由亭障以至登壇亦可也若貪饒食舉及寡恩損威號令不嚴墮壞軍法即便參拏究治永錮終身不許甯緣復用庶將領得人而軍令自肅戰守之大要在是矣伏乞 聖裁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四十

一嚴守欽以資保障竊惟四鎮仰奉廟謨大備邊政各城堡墩牆俱備有次第矣然邊地土多沙灘蕪之風雨剝落日久難免圯薄若不以時善葺則數年之後盡為丘墟矣而盡地保守之令不可不申嚴也款順以來餘丁寓民逐於耕牧逼近大邊穴居野處忘其與虜鄰矣不惟墾畜蕃滋致虜垂涎而土重難移收斂未易况流寓之人尚



有不識面者一旦有警將何歸著且城非不高也臨時守倉卒何恃而乘牆拒守之令不可不預講也合無備行各該撫臣責成守巡兵備等道及副叅守操等官將所轄城堡墩牆畫地保守毋致損壞按季一閱如有疎薄坍塌工少者董率本管軍夫備補工大者查撥鄰近軍夫彼此協助務期修復如舊相傳永久本管將官凡遇陞遷比照交代兵馬事例將城堡墩牆一交代明白方許離任新任將官亦不許朦朧接管違者俱以不職一體叅治其沿邊居種人民仍責成各道照節年編派守城之法相度地里編入就近堡分春夏耕作任其便宜治生秋成移住堡內若緊急與在堡人併力乘墉拒守聽本堡該管官提調自守城之外分毫不許干擾則金湯永固收效預明昔人所謂設險守國堅壁清野者在我處之守盟否有以待之矣伏乞 聖裁

一假便宜以寄閩外竊惟虜情秋防為急每年秋防三月總督駐守花馬池調度糧糧伏空官軍往回及掣放兵馬俱具疏奏

報此係題 准舊規節年遵守無異蓋彼時虜衆擁河套邊患惟延寧為急自亦不刺殘破之後松山西海尚鮮虜蹤而甘固二鎮邊情稍緩以故經畧諸臣節次題有前議誠據要害扼喉吭之勝策也第今虜情則非昔比矣賓兔台吉延據大小山父子兄弟種類日漸繁多切近甘鎮涼莊固鎮蘭靖等處丙兔台吉流住西海與克臬台吉等九枝跨牧黃河南北切近甘鎮西寧固鎮河兆等處而甘固與延寧均之為急矣四鎮俱臣聞外事如上年夏中丙兔台吉掠番前曾臣董 將有洮河之行今歲秋中東虜與套虜回巢臣則有蘭靖之行若照舊規仍駐花馬牽制遠度安能悉中機宜矧該兵部題奉 欽依專除舊套一切戰守悉聽邊臣調度是授之以便宜也合無容臣以後每歲秋防一至花馬巡督不必株駐餘日仍歷緊急要害關隘一體閱查遇有緊急隨之提兵向往庶少假便宜而調度可期不爽矣然猶有二議焉一則軍門中軍官 欽設之當議也一則西總兵官株守之當議也夫中軍官



今襄督軍機關係匪輕向來於養病閑住  
總兵副參中往行選擇委用查得劉添宣  
大二軍門中軍官副總兵參將俱奉

欽依陞授陝西三邊軍務重大與二鎮相同似應一

體陞授或副或參查照

欽依事理欽遵行事專聽臣節制舉刺以便責成陝

西總兵官秋防三月跟隨總督帶領兵馬

擺守寧鎮花馬池延鎮定邊營大牆亦緣

固鎮無事移彼協守是亦一策第近年以

來陝西總兵官非剿階文之番則防河冰

蘭靖之虞顧此失彼若仍令株守定邊花

西三邊軍務抄卷三

馬等處勢不能也且延寧二鎮目為陝西

總兵官擺守邊界彼此秦越推諉耽閣邊

備不無廢弛今歲秋防臣相度時宜除去

擺守舊套責令各本路將領嚴督兵分

守信地協以客兵伏援陝西總兵官專守

固鎮地方撫防番虞眾議俱以為便其陝

西總兵原分延寧邊界相應仍歸二鎮各

照一體脩守如有整為總臣酌量事機臨

時調發協力禦防伏乞

聖裁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敬遵 明命甄別防禦文武諸臣并議虜王

藏僧

賞賚以慰華夷以廣 聖化事准巡撫甘肅兵部右

侍郎侯 咨准總督部 咨為敷陳防虜事宜

以圖保安邊疆事照得近報虜王俺答已離海

寺漸次東移將出甘鎮境界出境後各該防撫

文武官員俱應遵照先奉 明旨分別功罪具

題合咨前去煩將該鎮大小文武官員俱自

虜王上年初來入境為始迄今歸巢出境之後

西三邊軍務抄卷三

西四

凡住牧與夫往返經過各地方要見其官提調

其事其官經理其事其官防禦其處其官協守

其處與夫處備犒賞差遣出入虜巢等項各供

事人員其為勤勞其為疎略其為處置得宜其

或周章錯戾其為勤能濟事其或徇畏誤事一

一錄敘實蹟分別功罪明白備細開咨本部院

以憑覆覈具 題施行至於虜王誦經脩善

鈐東部落跟隨頭目恪守法令及藏僧導化有

益并今隨送小僧應否併敘 賞賚亦希咨

報准此行據分守西寧道右叅政李文呈稱遵

照軍門撫院屢行牌案提兵會同副叅等官李



賜丹瀾汪廷佐等晝夜防禦西至水泉東至安  
 遠逶迤幾五百里諸虜經行闔門隘口多至數  
 十虜自到任迄今撫逐過達虜二百八十起計  
 虜士萬有餘二年來奔馳行冒日無寧晷應  
 守者守應撻者援其款順乞討者量行撫犒分  
 外求乞者理論停止及虜王東經鎮羌復家督  
 撫檄示親帶兵馬移駐黑松一切宴賞賞馬防  
 撫情節督同同知張栢通判胡松年涼州衛掌  
 印官滿繼隆巡捕官李可久等曲突徹桑事事  
 戒備虜王辭謝東歸地方保障無犯錢糧樽節  
 有經絕無啟釁招侮各官勤勞允當敘錄分巡

西寧道副使張九一呈稱本道先任分守涼州  
 正值虜王初過聲勢甚急即遵照督撫屢行凡  
 一應宴賞分投委官先運赴經過處所沿途有  
 備虜王忻然戴恩部落無敢跳梁為地方憂今  
 當經鎮羌回巢又預備段校器物責令經歷李  
 士寰密移占浪附近協濟守莊二道本道親駐  
 山丹以防卜失免切盡諸虜乘間及側一切防  
 撫事宜自任事以來逐虜於缺口扁都開市於  
 洪水山丹或受策撫院羈縻日勤或視將窮邊  
 艱辛備歷節據塘報共計撫逐過虜數約二十  
 萬有餘各官勞勩宜錄並無畏徇疎虞西寧

西寧道副使張九一呈稱本道先任分守涼州  
 正值虜王初過聲勢甚急即遵照督撫屢行凡  
 一應宴賞分投委官先運赴經過處所沿途有  
 備虜王忻然戴恩部落無敢跳梁為地方憂今  
 當經鎮羌回巢又預備段校器物責令經歷李  
 士寰密移占浪附近協濟守莊二道本道親駐  
 山丹以防卜失免切盡諸虜乘間及側一切防  
 撫事宜自任事以來逐虜於缺口扁都開市於  
 洪水山丹或受策撫院羈縻日勤或視將窮邊  
 艱辛備歷節據塘報共計撫逐過虜數約二十  
 萬有餘各官勞勩宜錄並無畏徇疎虞西寧

備道副使董汝漢呈稱蒙軍門并撫院因虜王  
 移駐西海案行本道先事戒嚴及一至海寺今  
 日索米麪明日索布帛今日索匠役明日索顏  
 料虜或七八人或十數人摩肩累騎者塞鄙相  
 望可虞者酌給運持以去如過索無以應亦大  
 費唇吻曲諭之以塞其請其西北二川俱係通  
 海要路番漢雜沓每昕夕設兵按伏隄備雖未  
 對壘俘馘實枕戈未敢解嚴虜王并藏僧終始  
 帖然其各項官役通夜撫諭勤勞功當叙錄甘  
 肅行太僕寺卿馬出圖呈稱自虜王過海之日  
 以及今出海之期地方原無積蓄錢糧止有椿

頭朋合銀兩係買馬支銷今蒙軍門并撫院牌  
 面預備虜王經過量准買馬盤纏虜眾紛擾該  
 本寺行主簿李鳴鳳分盤親驗秤允無差著落  
 同知張栢給付官軍領買又替本官各徧莊堡  
 省諭鄉兵防範收斂一特地方毫無疎虞鄉村  
 安堵且馬匹印烙給軍營伍賴以充實錢糧查  
 無冒破情弊莊浪兵備道少卿兼兼事右楨呈  
 稱自本道入境以來即當順義回巢之衝每會  
 恭將劉承嗣差人前赴西海哨探及報過盡消  
 息地方寒苦百無所出遵照軍門并撫院履行  
 牌案星夜差人前去臨鞏三原等處收買段校

頭朋合銀兩係買馬支銷今蒙軍門并撫院牌  
 面預備虜王經過量准買馬盤纏虜眾紛擾該  
 本寺行主簿李鳴鳳分盤親驗秤允無差著落  
 同知張栢給付官軍領買又替本官各徧莊堡  
 省諭鄉兵防範收斂一特地方毫無疎虞鄉村  
 安堵且馬匹印烙給軍營伍賴以充實錢糧查  
 無冒破情弊莊浪兵備道少卿兼兼事右楨呈  
 稱自本道入境以來即當順義回巢之衝每會  
 恭將劉承嗣差人前赴西海哨探及報過盡消  
 息地方寒苦百無所出遵照軍門并撫院履行  
 牌案星夜差人前去臨鞏三原等處收買段校



并各項雜用物件及後差人邀其入境宴賞禮  
待一一各照等第行令通判李逢明等撫待本  
道帶領兵馬移駐岔口凡所管堡寨盡行設備  
買馬銀貨並無短少虜王及各部落各皆安靜  
守法一毫無失供事官員入役誠為效有勤勞  
甘肅兵備道僉事李尚呈稱向為虜王在海邊  
蒙督撫明文謹守信地以防復讐諸虜遠督責  
兵將晝夜偵哨隄備一時不敢怠緩嗣是果有  
諸部落屢差驍騎窺視瓦刺往來不斷及欲結  
好哈密以圖假道該本道蒙督撫示諭密遣人  
於哈密守土者以離間之後有超忽兒極號狡  
猾先行帶領部落二三千以為前鋒盤住數月  
聞虜王東還及驅逐卜失兔等各回故巢又復  
經由所屬即親行督率參遊守操各官嚴明烽  
堠隄備致令邊外徑行亦無敢復肆驕橫又據  
督理甘固糧儲戶部郎中高時呈稱自虜王以  
來部落往來甚眾聞知將領軍士多發沿途邊  
堡按伏防範應該折色民運銀兩各州縣但有  
解到即照原封發給如有拖欠不時嚴行催督  
依期饋運竝無延緩各等因到職卷查准兵  
部咨節該宣大前任總督兵部尚書方 侍郎  
吳 大同巡撫今陞總督宣大侍郎鄭 宣府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巡撫今陞兵部侍郎王 兵科都給事中裴  
才 左給事中李 先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邢 趙 李 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黃  
雲南道監察御史馬 南京廣東等道監察御  
史林 等各具 題俱以虜王離巢遠赴西海  
孤懸重鎮萬分可虞均求邊境寧謐等因節該  
本部覆議責成督撫同心協力設法隄備及或  
曰傳諭俸答不許妄行索討或曰隨宜撫處不  
可周章憂懼或曰勒令約束無容騷擾密諭熟  
番斂避或曰經過處所整兵設伏以備不虞或  
曰備戰守示羈縻處置番族得宜或曰禁茶市  
量酌給申嚴法令以重  
典制俱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准宣大軍門咨內稱虜王欲過西  
海甘寧延因各宜隄備撫犒等因准此該職會  
同前任總督董 將分布兵馬防撫事宜題行  
該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該職慮以本鎮孤懸絕塞地方綿遠  
番虜四逼窺伺平時尚且難支今加順義又總  
雲谷眾酋拜卜失兔環套枝部雲擁潰出一  
兵力何勝撫遂故當虜王未入境之先即出  
傳諭各該地方官餘軍民凡虜王應用預備

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犒俱係在官錢糧一毫不許聽信科派本院親  
 行督兵防範自保無虞毋得妄言惑眾毋得啓  
 釁交通選差官通在於寧夏賀蘭山後寒澗處  
 所探得虜王帶領頭目并部落甚眾欲由涼州  
 寧遠入水泉兒境一面行令先任分守西寧道  
 叅議今陞分巡道副使張九一賞給犒待一面  
 行西寧兵備道副使董汝漢備辦海寺應用諸  
 凡物件一面令撫夷官薛如玉帶領通事持職  
 牌面限以日程住止所在安置鍋灶備給供應  
 以防奔逸聞萬曆六年四月內節據副總兵等  
 官李响等各塘報虜王俺荅率領各頭目於本

嘉隆原抄卷三十一

四十九

月十六日自境外昌寧湖起營由寧遠堡開門  
 入邊住歇周家灣職又恐虜情叵測跟隨撥置  
 乃以佛本夷教虜風崇信可即以迎佛利道差  
 弘化寺僧人領真藏卜率領徒衆七八人與虜  
 行則聯轡教以正果善言止則焚佈誘以慈悲  
 諸法群酋禮敬奉持十七日起營由永昌城迤  
 西過大駝到橫梁山滾石溝一帶住歇二十二  
 日起營到新城兒石頭口一帶駐歇二十七日  
 起營由西南川到大河口駐歇二十八日起營  
 由西九條嶺透洪水花寨曹古城地万到大馬  
 營泉腦住歇五月初一日起營到扁都口住歇

初三日辰時帶領隨行部落俱已出境續後虜  
 騎不時絡繹行走沿途一毫無犯止於出口時  
 量買馬匹充為布施以准西海弟姪子男互市  
 之數一應料理俱都司姜河并今遊擊王國柱  
 原任守備鄧勳共為之及至扁都口又備出境  
 宴犒賞待使往西海禮佛去訖所用油蠟米麵  
 香紙遇乞甘州則甘城備之遇乞西寧則西寧  
 備之事情冗俗雖不可枚舉一時虜王果聽諭  
 守法茲無別項情態奈虜部僧徒人衆齋供浩  
 繁或半月而一賣馬或數日而差人討賞又欲  
 大開馬市於甘涼之說比照番夷求賣茶馬之

嘉隆原抄卷三十一

五十一

說在市馬則無錢糧在茶馬則犯  
 明禁勢甚難為時兵部左侍郎部 奉  
 命總督自到任以來每准咨文通行各該兵備守巡  
 將領操坐等官整練兵馬振揚威武慎固城守  
 儲積糧餉選差官通傳諭虜王鈐令各虜邊外  
 經行哨探各虜西驛消息如果守盟照常撫處  
 倘有變動相機堵遏不時馳報以憑施行是誠  
 與職協心共謀凡事著實舉行該職時常巡歷  
 西自嘉峪東至西寧無險遠大小堡寨靡不躬  
 至其地一有見聞申飭各道轉行各該將領文  
 武等官刻意遵行但有干涉虜情星夜塘報調



度處分然西海相離固原甘鎮隔遠其宜大總  
督侍郎吳 并大同巡撫今總督鄭 原差宣  
大官通珊瑚弋桃趙從政相伴而來甚為暢曉  
夷情職又會同軍門選差甘州二僧把死卜虎  
囊素守定藏僧固原通官申小連子即申佑陶  
染等甘州通官李福保郭銘等守住虜王復以  
百戶王良臣官通周東李文學王甲饒彥章紀  
臣究得才胡祿紀淮等輪番探聽往來傳報凡  
僧虜動向靡不先知隨有虜王信佛甚篤代求  
藏僧進

貢該職谷行總督部 會本題

准頒給

勅賞圖書職事虜王自謂有功藏僧而藏僧受恩

中國朝夕思樂為用職與總督部 見得虜眾傾  
巢而未不可不防共思藏僧遠來虜眾誦為活  
佛其轉移回巢鈴攝群醜此固大機括矣遂以  
三事邀請藏僧一曰為

聖上祝延萬歲二曰祈

天風調雨順伍穀豐登三口禳除時疫天下太平藏  
僧乃躬詣壇壇虔誠誦祝職復擇公署靜室相  
與講扣釋與性多解悟情既洽遂從容語以  
內閣本兵大意諭令順義回套恐其年老無常反

與爾弗便所賣馬匹指為布施老弱不堪倒死  
累軍陪補有損善教茶馬另有  
欽差御史專管為番夷度生與虜無干藏僧領受去  
後虜王及部落約半年絕口不言賣馬每月可  
省千金又因茶馬御史題

准禁止番茶兼

內閣輔臣諭示不可輕許不惟大馬市不開而以  
茶易馬遂泯然矣間或求討食茶官庫貯有押  
送回夷序班價買包茶五千餘包用之不盡且  
未拂其情也但延寧套虜卜失免阿不害各部  
因往年西掠瓦刺備遭挫衄乃糾連虜王聲言

雙殺瓦刺且欲威脅回番諸夷大小部落精騎

又有十萬餘延互數百里涼永甘屬硤口水泉  
寧遠等處往來如蜂如蟻或總牧豐草趨趨南  
山或施捨佛僧糾纏海上或覬覦近郊邀求搞  
賞或會事索降絡繹不絕該職與總督部 通  
行守巡二道將領自扁都口一帶恐耕牧不便  
發正兵營兵馬分布堡寨自鎮城東至水泉大  
路發奇兵副總兵王國勳標下遊擊王國柱各  
輪一月帶領兵馬每十里添撥巡軍每堡寨加  
設按伏督同信地都司守備日每巡邏其永昌  
一帶二副總兵李昫尹瀛輪住高古城帶領兵



馬防護南山耕牧收獲心皆朝夕無暇職又置  
 為柄牌不時傳宣一切事務虜情防禦撫處不  
 許玩怠仍以軍法警省示凡百撫待宜實隄  
 備收斂各求詳盡仍多力差人哨探停安惟求  
 夷情允服地方無擾職思虜王居海已久遲遲  
 不歸者非但部落盤聚難解亦以諸虜相煽復  
 警未決及有順義書稱欲求和哈密假道復離  
 瓦刺譎圖得肆河西尚有息肩期邪該職揭報  
 閣部示以會同軍門當為力止但諸部落復離以  
 此為上策乃先陰搗原在虜帳回夷借為間謀  
 密傳哈密守土老人諭以利害默為禁遏各司  
 保等再行

嘉慶隆慶抄卷三十一 五十三

道會議通呈粘附在卷本年六月見虜王不行  
 恐天寒草枯將支吾再歲隨差官通申佑李福  
 廟堂令其早還故巢不得久留受病撫諭該各官  
 通回稱虜王云固原軍門甘肅都撫傳示  
 內閣兵部勸我回套為我羊老子幼好心我依著  
 七月初五日起身及官通問其去路虜王以先  
 次已入扁都口地方官漫令各處虜衆多恐攪擾  
 生事又卜失免達子們在路邊等候倘留住不  
 得早行可由鎮羌無保處經過方便一報  
 軍門即各行職處主

嘉慶隆慶抄卷三十一 五十三

守盟約固無他虞然隨從頭目部落衆多狼子  
 野心恐難一一制馴在我防撫尤當萬分嚴慎  
 除本部院不日提兵移駐蘭州就近調度外煩  
 為會同總兵官即查虜王的於何月日自某地  
 方起身由該鎮某地方經過中間左右調有某  
 營官兵駐劄如或兵力不敷再應調鄰近某營  
 官兵馳赴按伏總兵官提兵與該道俱移駐就  
 近城堡相機防撫大率兵馬要聯絡形聲不可  
 先露陽示撫處陰為隄防其一切撫賞宴待乞  
 求盤纏等項固不可過厚以滋虜欲亦不可峻  
 拒以啓觖望要在本院與主將弁該道臨時隨  
 機應變斟酌而行仍將起身的日經過出境地  
 方設備官兵緣由咨報該職查得虜王起身離  
 海雖有消息而經由道路尚無的確况回巢窮  
 蹙與先至之日不同所有防禦事宜委應預備  
 以保萬全備照軍門及先今題

嘉慶隆慶抄卷三十一 五十三

准兵部議覆事理行令在浪道備辦入境撫待分守  
 道備辦出境撫待分巡道通行協濟二道以備  
 缺乏職仍將兵馬一一設備以防不測其西寧  
 然將楊繼芳并二操守張繼武史守寧兵馬聽  
 會該道分布各川以防復離未行之虜不可以  
 虜將行既行而懈其終甘西平川守備馮官甘



肅遊擊楊恩鎮長操守洪日肅州參將姜顯生  
兵馬會該道各整棚頂待以防復離將過之處  
或聽調遣不可以虜未至而偷安探得虜王  
華寺起身欲至黑河會軍此其入內總路如由  
鎮差自黑古城西古城濫泥寬溝橫過大踏無  
堡寨直從本堡閣門出邊有安遠黑松古浪靖  
邊大河涼州居虜行路之左任安遠有備禦都  
司唐堯輔黑松有涼莊遊擊謝鉉古浪有操守  
方濟文各兵馬靖邊大河止有防守管驛官但  
鎮差兵馬不多而安遠古浪靖邊大河亦止宜  
守本堡其黑松遊擊兵馬半駐黑松半調安遠  
遊擊隨之涼州副總兵李昫亦量帶兵馬移注  
安遠相聯防禦岔口武勝莊浪居虜行路之右  
武勝岔口止有防守其兵馬宜守本堡莊浪參  
將劉承嗣兵馬移駐鎮差協同守備王允恭百  
凡料理帶管上操魯光輔護守莊浪城池紅城  
子守備王一心分兵南大通各相聯防禦如有  
不敷鎮差參將汪廷佐馳赴古浪永昌副總兵  
尹濂移駐涼州各按伏暫署總兵事副總兵王  
國勳提督正兵并本營兵馬二三十名親行分  
布安遠黑松古浪等處東則莊浪兵備道移駐  
岔口西則分守西寧道移駐安遠或古浪分巡

西寧道移駐石硤會同王國勳相機撫防甘肅  
行大傑寺卿移駐古浪查驗馬匹如由扁都口  
入境必至寧遠堡出境中間有洪水黑城花寨  
大營堡暖泉山丹新河石硤水泉兒河東河西  
二堡居虜行路之左山丹洪水雖有守備石硤  
雖有都司黑城花寨大營暖泉新河水泉止有  
防守不惟地衝兵寡而荒草長茂青嫩必為虜  
所戀牧其各兵馬止宜保守本堡雜項指使而  
洪水黑城花寨大營堡因虜衆往來向俱正兵  
營撥兵協同防守撫阻石硤水泉并其中各堡  
直至東樂俱贖理奇兵二營輪班防範兼保經  
行今遇虜王經過見調奇兵營添撥兵馬令千  
總官移駐洪水標下遊擊王國柱帶兵移駐大  
營堡各駐劄相聯防禦高古城水磨川永昌衛  
沙河懷安涼州衛永寧堡寧遠堡俱居虜行路  
之右內永昌有副總兵尹濂涼州有副總兵李  
昫如高古城水磨川沙河懷安永寧止有防守  
管驛官寧遠雖有守備俱難獨支涼州副總兵  
宜至高古城并分兵寧遠協濟永昌副總兵則  
分兵水磨川并零星崇岡金川王秀鋪及出邊  
寧遠送踏所在各駐劄相聯防禦如或兵力不  
敷贖理奇兵二營應該輪班官軍查照馳赴按



伏暫署總兵事王國勳提正奇二營兵馬二千名移駐附近堡寨分守西寧道移駐永昌永寧分巡西寧道移駐黑城新河山丹會同王國勳各相機撫禦甘肅行大僕寺卿移駐江水查驗馬匹其間之官如同知通判經歷知事武官都司指揮千百戶通夜等官役或督率鄉兵收歛保守或司銀帛犒待或計買馬匹牛羊盤纏各聽該道隨其所長委用將至寧遠之時與既過寧遠之後勢皆東止而行鎮番參將汪廷佐將沿邊一帶或內或外悉加隄備而李昫尹濂兵馬亦不當遽掣仍防後至及反噬各情大率

嘉慶通志卷三十一

五十二

兵馬聯絡既以陽撫陰防其一切撫犒宴待自虜土而下各分別大小以為差等變賣牛羊盤纏量其價值以為銀貨多寡勿令過厚以傷財勿得嚴拒以拂虜一悉遵軍門方略調度其本職駐劄所在俟臨期將標下遊擊年兵馬親行盡數帶領相度緩急東則涼永莊西則山丹石礦未盡事宜主將該道臨時變通不可膠於一定若夫嚴諭軍民番族早為收斂不許張皇不許與虜交通竊取虜物俱行該道具奏告示張掛已經咨報會行其軍門於七月初五日固原至蘭州職於六月初旬至山丹漸移

各提兵駐劄間又准軍門咨稱莊浪兵馬單弱復行加添標下勁兵分發各堡協同防禦其一切撫防事宜似為極周且備但隨行虜眾各附虜王前後而甘永涼州隨山隨口擁集而歸紛紛紜紜殆不知幾十萬眾內有告討賣給牛羊乾糧盤纏悉行守巡二道相機分投委官量准親信頭目易換布梭飯米作速押送就便開門聽其出境其虜王處則有軍門與職會給牌面約束部落不許騷擾虜王遵守且感戴恩禮大小頭目均霑每切切留心禁治俱不敢纏擾生事直與編民馴服無異於八月二十八日由大

嘉慶通志卷三十一

五十二

通河寬溝兒入鎮羌境界職遵照軍門原行備行各道委官自順義并妻子而下一切頭目台吉首領哈等酌量大小重輕各給授賞犒告乞賣馬無易銀貨以資盤纏即於九月十一日自鎮羌東閣門出境透往東北草地去訖虜王及諸部落雖居海二年所費錢糧數亦不多既未滋虜款亦未致缺望並無輕率畏徇啓釁招侮之事是其撫防之勞比之對壘相敵者功倍萬全等因又准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羅 咨准總督部 咨同前事據報虜王俺荅七月初五日自仰華寺起身回巢除本部院不日提兵移



駐蘭州次移靖虜及寧夏一帶就近調度外合  
咨前去煩為會同總兵官嚴行各該大小將領  
等官各將所部兵馬著實整練以備緩急一面  
選差乖覺通夜遠為哨探虜王俺荅自某月日  
離甘鎮某地方境界見在何處或駐收或兼行  
相距本鎮幾日之程約有若干里若徑奔賀蘭  
山後迤北經行歸集即我境外止宜嚴兵固守  
免事遠交如彼有所乞求不妨量給以示恩信  
若由賀蘭山附近及平虜城地方經行即我境  
界所宜周防不可少懈大約至某月日可到該  
鎮境外某月日可以離境務要預先籌畫應發  
其管官兵若干前去某處駐劄按伏總兵官仍  
提兵與該道移駐就近城堡相機防禦大率兵  
馬要聯絡形聲不可先露陽示撫處陰為隄防  
其一切撫賞宴待乞求盤纏等項要在本院與  
主將并該道臨時隨機應變斟酌而行至於赤  
木口中衛乃通套捷路惟恐姦人引誘由此經  
行亦當先探防備設計預阻一面將近境之日  
與經過地方遠近及大約離境日期設備過官  
兵緣由先行咨報以憑施行准此該本職即會  
同總兵官張臣通行各該兵備參遊協守等官  
整練兵馬以備緩急調遣一面選差通官得勝

嘉隆疏抄卷三

五九

等前去什鎮會同軍門原差通官哨探俺荅經  
行道路消息續據齊報本王與職書云西海迎  
佛已畢有固原宣大總督甘肅都撫傳示  
內閣兵部勸我回套為我年老子幼好意今從寧  
夏地方過河套內蓋寺造佛又准總督部咨  
據原差守探通官申佑李文學具報虜王欲經  
由寧夏地方過河等情本部院切慮自此而東  
迤南則逼近固鎮蘭靖一帶地方迤北則由松  
山切近寧夏中衛及赤木口等處境界稍北則  
從賀蘭山後經行設法諭阻正在契緊除本部  
院移駐寧夏適中小鹽池地方相機調度一面  
差人前去虜營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  
封貢大義彼時西行禮佛止於什鎮經過今未奉  
明旨難由寧夏內地宜從舊路歸巢若有違悖恐難  
保令名及設法誘阻外合咨前去煩為查照原  
行哨探虜王如果由山後經行差人乞討宴賞  
查照甘鎮事規約行如有欲由中衛赤水口一  
帶經行消息一面選差官通深入虜營設法間  
諜寢杜虜謀仍一面將中衛赤水口各要隘水  
田徹壩放水注成巨浸橫城馬頭船隻酌量攔  
匿使之知無船可渡有水難行無草可牧不經

嘉隆疏抄卷三

一六



內地嚴峻夷夏之防斯為完策事完將效勞人  
員敘錄咨報准此隨據本職原差通丁得勝等  
走報虜王已於九月十一日從鎮羌起身出邊  
要從寧夏地方過河回套蓋寺造佛等情該本  
職切思虜王回巢欲由內地渡河此犬羊圖捷  
取便之私耳然邊關為華夷大防豈可輕令虜  
眾驅馳內地况未奉

明旨安敢聽從自便此際防撫阻諭緊攸關職有  
隱憂焉隨即會同總兵官張臣遵照軍門原行  
選差通官把亦等前去虜王帳內多方撫諭及  
宣傳松山住牧分定寧夏互市首首肩免勸阻

虜王宜感

天朝恩德守

朝廷法度仍由舊跡歸巢不可經由內地賓免即

欣然應承一面行各該叅遊協守等官查照原  
議信地設伏總督部 移駐寧夏小鹽池本職  
移駐邵綱堡各通中調度寧夏兵糧道僉事周  
有光處備撫宴等物總兵官張臣提兵各移平  
羌堡赤木口地方以待十月初一日虜王俺答  
帶領大小頭目部落住歇赤木口邊外地名亂  
井尚稱欲由內地取捷回巢內前宿免講說官  
通撫阻以山猶豫未決本職即查照軍門原行  
令徧地放水示以人馬難行之狀揆匪船隻示

以人馬難渡之形復差撫夷守備鄧賜帶領僧  
走虜營通丁吳教堪等前去會同軍門原差通  
官申佑等照前宣諭虜王探實內道難行河無  
可渡即行聽從部落求賣馬匹以資盤纏本職  
督同該道僉事周有光都司等官戚龍施才等  
查照甘鎮事規酌備撫賞筵宴易馬貨價等項  
於本月初五日運至赤木口邊外亂井地方虜  
王帳內處所逐一宴賞易馬華虜王傳示部落  
受過

中國大恩不可經由內地騷擾漢人即於初六日  
申時由川底原路回巢訖等因并各敘防撫效

勞供事文武官員及稱虜王俺答等與卜失兔

阿不害切畫黃台吉賓免台吉丙兔台吉及藏

僧鎖南堅叅等亦應併敘又准巡撫侯 咨准  
總督部 咨為申嚴防範以戒不虞事照得虜  
王雖已東歸然套虜卜失兔阿不害切畫黃台  
吉等率眾住牧甘泉南山一帶糾聚各枝欲讐  
瓦刺雖夷狄相攻

中國之利但彼部落既眾徒黨寔繁夷性犬羊恐  
難制馴在我防範均當戒嚴合咨前去煩為會  
同總兵官嚴行各道及大小將領等官整飭兵  
馬嚴慎城池比常十分加謹隄備仍選差的當

令徧地放水示以人馬難行之狀揆匪船隻示



官通前去虜營傳諭各酋若欲往營無刺則當  
西出境外若不往則當各回原巢不許在此久  
住仍將動靜消息不時塘報軍門以憑施行其  
一切防撫事宜要在本院與主將相機而酌行  
之大要撫處彈制並行不悖操縱張弛允協機  
宜為上也等因准此行據守巡西寧二道右叅  
政李文副使張九一呈稱原住甘涼永昌南山  
一帶接擁海寺諸虜巢集帳聯絡延互約幾千五  
百里止為復讐原無遠去之意遵蒙督撫明文  
一面將卜失兔阿不害切盡黃台吉即省令撫  
夷官通臧繼武王良臣王甲著落押送仍督各  
該將領將大頭目威正恰把不能等十四五大  
技各准給牛羊小市令其作為盤纏其餘小頭  
目及零星諸虜一面燒荒兼行驅逐懷恩者固  
不勝其感激而畏威者亦不勝其蒙息各皆聞  
風爭趨若恐或後原其所以實由軍門帶兵久  
駐蘭州先以樹之風聲撫院隨帶兵馬巡行沿  
途威張聲勢因此卜失兔阿不害切盡黃台吉  
去力哥等各部落精兵并老小不計其數俱從  
石硤水泉毛卜刺永寧蔡旗黑山寧遠新河北  
腰墩乾河板橋等處各開門遍地馱載帳房跟  
趕牲畜陸續東行數年結聚之虜各邊會集之

酋一時出邊盡絕等因各緣由到臣卷查先准  
兵部咨為虜王擁眾離巢遠赴西寧海上孤懸  
重鎮萬分可虞懇乞  
聖明速賜禁遏以保安疆圍事該巡按陝西監察御  
史邢 題前事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移咨陝西督撫如果諸虜以建醮而求請齋祭  
油麵茶果之類亦須隨宜給發以慰虜情餘聽  
隨宜撫處既下可過事周章以自生憂懼尤不  
宜示虜疑形以生虜心等因又准本部咨為虜  
酋率眾西行仰佛乞  
勅該鎮諸臣便宜防撫以戒不虞事該兵科都給事  
中表 等題前事又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方 題為夷情事本部覆議  
合候  
命下移咨各督撫諸臣在陝延寧二鎮虜王果由河  
套外賀蘭山後經行遠不相聞但當各守疆圍  
免事遠交其甘肅鎮如遇虜王或至境上或由  
內地經過預行各地方官嚴加守斂冬官通  
聊為撫勒定約東無 落駭揚生市口不  
拒阻務內備防 勞之  
敢肆別逞即當嚴諭 責令戒治仍  
戰守致縱寇納侮等因又准本部咨該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李 題為虜王垂涎本市懇乞  
聖明亟 賜禁止以禪

國計以固邊防事又准本部咨該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兵部右侍郎吳 并巡撫大同右副都御

史鄭 各題為夷情事又准本部咨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黃 題為虜王率眾西行乞

勅當事諸臣嚴戒備預撫處以固疆圉事又准本部

咨該雲南道監察御史馬 南京廣東等道監

察御史林 等各題為災異頻仍謹條時政懇

乞  
聖明隨時脩省以回

天變以圖治安事俱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又准宣大總督侍郎吳 咨同前事

節行甘寧延固撫鎮衙門通行欽遵防撫間又

准本部咨為敷陳防虜事宜以圖保安邊疆事

該前總督董 會同巡撫侯 具

題虜王西行一切防禦撫處事宜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陝西督撫查照原議嚴督本鎮大小文武

各官照依分管信地加意隄防應撫應禦相機

行事固不可周章以損威重亦不宜疎略以啓

釁端如有怠玩債事不奉約束者並聽指名參

究倘虜別有請索要申茶馬即便差宣大熱誠

不通大路原設脚力二十九頭人夫八名每

遇接送官使雇馬一匹用銀一兩雇夫一名

用銀六錢擺設中火遠處用銀三五兩近處

用銀一二兩官職大者費銀百餘兩官職次

者費銀三五兩計一年約有二三千金該

縣無正額錢糧皆借里甲湊辦以致人民逃

竄雞犬罕音言之可為流涕嘉靖四十二年

間該前任撫治鄖陽都御史吳 目擊艱苦

題  
請塞路迨今十餘年來竟未見遏絕者雖是人情說

惕亦因當時塞路之議未得其要領爾臣等

為商南縣經過官使由河南來道出南陽府

新野縣自陝西來道出西安府京兆驛此三

處固岐路所由分也合無請

旨申飭遇南來者着落南陽新野府縣官遇北來者

著落西安府官當將傳牌阻回令其從洛陽

及潼關大路經行如府縣官不肯攔阻或官

使仍假徑路取便者即至商南竟內該縣不

許應付聽臣等通將各府縣掌印官及經過

官使據實

題參從重究處則法嚴而人心不敢犯路塞而疲

困自甦伏乞 聖裁



總兵等官于响等各塘報虜王俺答於萬曆六年四月十六日自境外昌寧湖起營由寧遠堡閘門入邊從周家灣永昌城迤西過大路橫梁山滾石溝新城兒石頭口大河口九條嶺洪水花寨曹古城大馬營泉鵬扁都口至五月初三日辰時帶領隨行部落俱已出境續後虜騎不時絡繹行走沿途一毫無犯等因前來該前督臣董 會同撫臣侯 具本題

知訖臣奉

命於本年九月十九日抵鎮看得虜王俺答久居海寺雖曰禮佛建醮恪守盟約但跟隨部落衆多

與夫河套松山西海諸酋往來蒙際易生選差通官申佑陶淦周東李文學隨帶布梭米麪等物前去西海會同宣大通官喇胡等在於虜王俺答帳內假以布施更番守探以觀動定及行甘肅撫鎮守巡兵備及大小將領整練兵馬陽示撫慶陰為隄防務保無虞間又准本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趙 題為虜王久駐西海地方不便懇乞

聖明早

賜議處以慰邊氓事又准本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羅 題為虜王援市要求懇不可厭懇乞

聖明亟

賜禁止以靖邊圉事本部俱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通行甘肅撫鎮遵依訖續准巡撫侯

次為議慶虜王代乞藏僧脩

貢以彰

聖化事內稱虜王俺答代乞藏僧鎖南堅崇等進

貢方物馬匹乞要優授職事等因該臣會同撫臣

侯 具本題行禮部覆奉

欽依賜授鎖南堅崇大覺禪師星吉藏卜都綱職事

圖書僧帽袈裟與俺答及跟隨頭目把漢那吉

等一併

降勅賞資衣襲綵段等項已經委差臣標下千總原

任都司張九功等領賚前去西海虜營

頒給頒訖續准兵部咨為邊鎮急缺馬價收買市貨

懇乞 聖慈早賜議發銀兩以濟急用事題奉

欽依動支八僕寺馬價銀三萬兩差主事朱衣解發

前來聽臣酌量分發甘寧二鎮各一萬五千兩

以充市本及虜王在海東歸宴待撫賞之用又

准本部咨為秋防屆期乞

申飭邊臣以裨安攘事又准本部咨該兵科署科事

左給事中李 等題為遵

廟謨獻愚忠以飭秋防以保治安事俱覆題奉



朕備各通行各撫鎮遵依去後續據臣原差通官  
 申佑等從西海齊回虜王與臣書內云七月初  
 五日從西海起身等情隨經通行甘肅撫鎮督  
 同該道將領查探經行道路相機撫防臣量帶  
 標兵移駐蘭州就近調度及通行固原寧夏延  
 綏各撫鎮嚴督文武將吏一面整兵以備緩急  
 一面偵探以為預待本年八月內據莊浪兵備  
 道少卿兼僉事石檟奏將劉承嗣探報虜王隨  
 帶部落於本月二十八日由大通河寬溝兒入  
 鎮羌境界等情臣恐莊浪兵馬單弱量撥標下  
 千總劉葵等帶領標兵三百名前去協同防禦  
 聞續准巡撫侯 咨稱虜王俺答於九月十一  
 日自鎮羌東閣門出境透往東北草地去訖等  
 因准此隨據原差守探通官申佑李文學探報  
 虜王要從寧夏中衛赤木口地方徑過河套內  
 蓋寺造佛等情臣隨於蘭州起行東移靖虜及  
 寧夏適中小鹽池地方相機調度仍一面備行  
 寧夏撫鎮整兵預待選差官通設法間諜寢杜  
 虜謀徹擱放水撐匿船隻以阻行計及差通官  
 申佑等前去虜營以大義宣諭虜王亦即依允  
 續准巡撫羅 咨報撫諭虜王俺答依從於十  
 月初六日仍由邊外川底舊路回巢行宴窩營

馬緣由前來該臣隨將虜王出甘鎮境界及經  
 寧夏境外由川底原踏回巢日期緣由二次具  
 本題  
 知訖今准前因臣惟此虜為  
 中國患自古然矣  
 三帝三王不能除秦漢以來不能服迄於胡元而其  
 變極矣幸而  
 天啓  
 皇明  
 大祖高皇帝迅掃腥膻復古今  
 帝王之統  
 成祖文皇帝犁平沙漠奠內外夷夏之防二百年來  
 各虜固向背靡常至嘉靖間俺答則黠橫滋甚  
 雄據北庭萬有餘里侵擾各塞五十餘年遇我  
 穆宗莊皇帝  
 格  
 天心之助順致孽孫之來降俺答執叛獻俘傾心效  
 款仰蒙 睿衷獨斷  
 特用良輔淵謀  
 錫以王封許之貢市俺酋既稽顙而臣服套虜亦嚮  
 化而來歸蓋九年於此矣然東西塞界各有攸  
 分而照種撫防尚易為力詎意順義王俺答託



禮佛教移帳西行大糾宣雲以及河套諸部盤據西海者三十餘萬往來涼永者日無寧時癘結難消積新可慮呼吸之間安危之繫也其相緩急而隄備因情勢而輯綏期不輕率畏狗啟釁招侮以仰副

明命誠有未易者大小文武咸切隱憂臣聞外叨司更抱危慄而安能逆覩有今日也即如虜王入甘境首以開馬市為乞夫宣大已開馬市矣毋論荒邊虛耗措辦不前即屬贏餘事體亦疑幸而百方開諭及謂先

奏停宣大而後此中徐圖虜王遂語塞而馬市止矣臨行雖易馬五百匹乃告作盤纏以恤窮感耳虜王日會藏僧垂涎茶市夫茶市乃

中國制番之命而濟邊之急甚大計也若奪番之茶而阨之嗟番不中馬而化之虜非所以羈戎羌而剪羽翼也幸而諭以番虜各有所市而虜不易茶奉有

嚴旨若應佛僧齋醮之用止應量為慶給難以侵奪番利遂不復言而茶市止矣佛僧乃虜王之所敬信以為進止者使貪其餌而為之謀吾事去矣幸而撫臣招邀入鎮首祝

如壽次祈年豐次禳民災徐徐密語以機事及

在貢方物授職給賞佛僧益為我用矣虜聚日易起戎心動靜必息全在偵伺通官申佑陶染李福保等密約言大通官珊瑚等日窺左右以觀其變或用間以離其心或危言以挫其銳及結誘親信者以向其機而虜情常在目中矣虜王名雖迎佛意在構怨若乘勝則驕溢之氣益恣遭挫則憤感之心未已進退徘徊歸巢無期其為疆場害未已也各通官每以成敗利鈍借言為間虜王老於兵者計正無聊及宣諭

內閣兵部之意即幡然依聽假以年時未吉且東回以圖後舉其情尚繫敵國而利我

中國者有在也虜王既不得志於危刺則無以掩群醜耳目遂倡和土魯番哈密之說令虜使出嘉峪關意欲挾

中國之勢以要之及諭以大義不得由禁關而又先洩其謀於哈密保全貢夷而為我藩籬者尚固也虜王乃切盡黃台吉誘之而西切盡因虜王不與同讐鼓下失兔同糾虜眾十五枝住於黃草灘已將那吉誘之帳內而欲邀留虜王會事以阻東歸及導之出鎮羌謂水草便虜王

唯而姦計遂沮矣罕真鎮城

宗藩樹屏于係匪

而外有漢唐渠壩本鎮



所關安可使虜窺之倘此端一開則套虜徂  
松山徑諾而後事未可知也幸而放水匿船多  
方伐謀及諭以失信難保令各遂仍回川底行  
而寧鎮內地得以無擾矣虜王已行卜失免切  
盡羞憤無聊蜂聚涼永南山占戀水草惟恐別  
啟事端及設法宣諭而驅逐之遂席捲而東而  
甘鎮內地無一虜帳矣其若虜之住者陳兵彈  
制行者隨兵護防或犄角或按伏勞不勝言告  
恤者隨宜處置妄乞者據理諭止朝應此暮酬  
彼時無少息千端萬緒累牘難書大都虜王以  
及授官各酋俱恪守外臣自雲部以及河套諸

嘉慶通志卷五十一

虜俱馴如編民自西來以及東返兩閱歲矣而  
始終不擾若此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由我

皇上 聖神文武 德冠百王 順治威嚴

業超千古 垂衣裳而朝萬國王帛攸同

飭網紀以靖九邊戍矛載戢華夷一統羞稱漢武唐

宗千羽兩階快觀

堯天 舜日遠光 二祖之烈近揚 先帝之休

中興之治倚與盛哉

奉

聖旨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廉謹

題為懇乞

天恩俯容入衛兵馬番休以甦疲鎮事臣奉

命查理四鎮兵糧自入境以來日夕講求利病用圖

節省但所見士民皆云四鎮最苦無如榆林榆

林最苦無如入衛兵馬緣本鎮孤懸套口逼近

虜巢地既五穀不生兼且百貨不至較之諸鎮

最號衝疲邊墻千五百里城堡三十八座僅有

軍丁五萬而奇馬二萬而奇較之諸鎮亦頗單

弱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薊昌議將本鎮兵馬

挑選精壯四枝入衛節年奔疲節年傷損兵則

逐營抽補而抽補不足則取諸捉生馬亦逐營

買補而買補不得則許其搶充每年三月例當

上班開歲以來即行整棚馬給官價每枝歲幾

萬金而鞍轡衣裝出於兵士整備者每人尚須

數兩也此等窮軍何從措處既牽搭傍人出錢

幫貼又預指月糧減價扣賣大率身未出門而

一歲之糧去其大半矣其在隻身單丁尚猶可

說如有父母妻子竟將疇依此整棚之苦也整

棚未畢啓行屆期婦女耄倪倉皇奔送情同死

別禱求生還號哭震天踞人掩泣此離別之苦

也別去兩月始達薊昌一到薊昌地方即

嘉慶通志卷五十一

三四



危墩坐三秋防守晝夜不休餘暇修工催促愈急此以守之苦也兵不得顧馬又尅馬料以聊生故正多倒死將不得顧兵又科兵糧以供費故兵多逃亡者聞負灰骨來歸大半委填溝壑存者僅餘黃瘦喘息多有顛踣道途此死傷之苦也幸而還家有同再世閭里稱慶骨肉相依曾不月餘又當整糊賣糧束裝捉生搶兌紛然襍出無異轉駒又有一班存留冬防其情尤苦去來之際動經二年又有一班選留標兵其苦更甚征戍之久閱歷五年歲月既深情狀尤別身世寄寓室家此離風俗傾頽問井蕭索總計二十年来損傷兵馬何止數萬糜費公私錢糧何止百萬畢竟薊鎮僅以供脩築之工未必得其防禦之力也且先年士馬強壯習俗忠勇尚能綴虜東犯之謀為四方應援之助今則役久而疲人窮則詐不惟為虜所輕自保不暇亦且人懷怨望漸逞兇狂此其所當亟為議處以弭後患等因臣惟兵馬入衛薊鎮本以鞏固京師大義所關諸鎮似不必恤然苟有益於薊鎮則固恤於諸鎮亦可也而論者皆力言其無益苟無害於他日即無益於今日亦尚可也而識者必遠計其有害何也內外賓主其勢既分則

秦越肥瘠其情自將不切勞苦怨咨其心既貳則橫潰決裂其究必將不支此河上之詩閭左之戍所以為千古明鑒又不但日費料糧歲費裝賞為 內帑之尾問漏卮所過搶奪所止奸盜為地方之城狐社鼠已也節經中外論列不下數十疏然 廟堂之上則以兵不中制必聽薊鎮自裁薊鎮之臣則以事難逆規必俟教練有成而後裁教練既日復一日孰為成就之期入衛則年復一年未有停止之日近該兵部題覆秋防畢日議處邊人望之不啻雲霓今又寂然是尚未有定說也茲者臣泣事該鎮之際正上班整糊之期羣擁馬首備訴諸艱臣亦勉以臣子大義再三譬曉但耳聞其室家悲號之聲目觀其道踳窮蹙之狀真有一念慘怛不能自已者故敢竊附於使者宣德達情之義冒昧為皇上陳之臣亦知 廟堂尚以醜虜匪茹為慮薊鎮尚以擺守不敷為詞姑不敢言諸鎮請言榆鎮姑不敢言撤戍請言番戍臣查得該鎮兵馬原定四枝分為兩班更番入衛後因三十二年薊鎮有警議留一枝冬防止放一枝回鎮次年仍發二枝遂使每年止有一枝休歇而休歇一年者又該冬防行役一年夫所責衛兵者以其



勇可戰守也若一年一度往返燕秦如此奔波而責以捍禦容可得乎是薊鎮徒擁虛名榆鎮備受實害而 國家又抱隱憂殆二失也 臣又查得寧固衛兵俱係更番薊鎮修練頗已就緒如蒙

聖明察愚臣之非敢飾說念疲鎮之委已莫支

溥浩蕩之恩 施節宣之政俯容四技兵馬照舊番

休三月上班十月回鎮前項冬防標兵俱行撤

放姑俟虜情有定再為議處庶兵力少節而不

致重困人情少安而不致重傷必將戴

聖主虛枯之恩奮壯士敵愾之勇而在榆鎮稍省買

補馬價在薊鎮稍省賞給客糧其於

國計亦或少裨矣此亦愚臣節省一事也 臣干竇

天聽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萬曆五年三月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議處慶王代乞藏僧循 貢以彰

聖化事准巡撫甘肅兵部左侍郎侯 咨據甘肅行

太僕寺卿兼河西屯田道僉事馬出圖呈稱會

同甘肅兵備道副使武尚賢鎮守甘肅總兵官

陳銳當堂譯審得僧使鎖南釋迦執稱鴉兒論

哈乃是藏稱其主之名其秦化王即官制內載

烏思藏原封闡化王初封年分失記今長男名

札釋藏卜又有弟札釋堅叅俱在藏未來先年

差人進 貢因路間難行至今未回已經二十

三年未曾進 貢見在西海活佛是答賴刺麻

係札釋藏卜師傳因差本僧隨來着他代求進

貢欲討 勅書復封札釋藏卜貫項國師闡化王

札釋堅叅亦隨進 旨量討賞賜佛僧答賴刺

麻名鎖南堅叅見與順義王說去勸化衆達子

西番為善近丁 朝廷地方仰慕

皇帝爺爺進 貢求討 勅書賜盧帽袈裟印信陞

授世界佛號或國師禪師今差來番僧南迦札

釋是活佛徒弟又佛僧阿撒賴刺麻係答賴刺

麻徒弟名星吉藏卜今討進 貢任

朝廷賞何職事差不曾管綽是阿撒賴刺麻徒弟



各齋捧番表四紙順義王一本係屬自內開

欽封順義王臣俺答稽首頓首謹奏

大明仁聖皇上投遞番文先帝前永樂年間有好善作

佛的僧原進 貢來賜法衣加衫僧帽各加職

品隔兒麻巴失陞佛像名薛兒超兒計陞我箇

我乞兒刺麻先前超兒計陞買答兒包的素都

是佛名俱有職品加衫僧帽順義王又求討取

和如今答賴刺麻討大寺金剛佛刀兒計長討

玉石印加衫僧帽鴉兒論哈討古世泰化王穿

的衣阿撒賴刺麻討大國師衣服三人所進

貢物件俱開達于漢人西番三國大事成一家上

邊是 天下是 朝廷 皇帝進 貢萬曆六

年九月二十五日藏僧三本係番字擄弘化寺

賴麻僧真藏卜譯稱不能盡職大畧內云

仁天自在 朝廷法主

皇上頂上莊顏如意寶珠聖寶座無垢蓮花座前

進文釋迦比丘鎖商昭系供敬多多叩頭今備

積福祿如水中之船脫生鳥思藏地方自稱經

綱身一切地方尊聖如來法知轉代法輪世界

盡數不去妙座恩與不盡我今 朝廷法主

皇上你的恩典如同白界等輩一切為塵倚靠尊了

東方 朝廷國度熱等佛的教門一時不違倦

大皇上身受萬萬堅牢分付各眾僧懺悔祝讚重押

本進 貢釋迦磨彌佛舍利子一顆西天聖地

彌麻銅造就的無量受佛一尊青獸頭上腮一

箇穩穩物件俱全上進火牛年十月初上吉日

思也洞地方寫又一張星吉藏卜番本大福壽

吉祥大高天一切恩典法主

皇上脚下供敬叩頭進這時九節受福吉祥如須彌

山堅牢住世千年又說雪山地方上中下得濟

普生妙法旨無垢讚觀世音菩薩顯化這是名

稱上師鎖南堅察賢吉祥名為輪大地眾生三

俱全照法所成供敬可憐念保佑經刺麻鎖南

堅察同我刺麻為輪回轉法功德今討買頂國

師水晶印信衣服俱全

皇上答報恩典護法靈應

皇上的身與意三吉祥保佑祝讚不絕進

貢彌麻銅救度佛母一尊西牛角一隻馬一匹穩

穩等物上進土虎九月內寫各等情據此議照

烏思藏闡化王原係先年議 准進貢之國由

四川路經行入 貢嘉靖間曾進一次因夷使

未回今二十餘年向未 朝進其藏僧答賴刺

麻即鎖南堅察在烏思藏號稱活佛本國甚為

敬信順義王俺答懇求一見因而遠久住西海



答順義王為頭邊底障的根盡除俯積白善  
 無邊分外這一方增盛上稟心腹讚言又供敬  
 三寶供養為妙捨施世主我自心想月月日日  
 不忘這一方烏思藏釋迦磨彌佛增送供養香  
 火有裏讚文無量收執著裏順義王說這世該  
 我流興時節到了乞討職事印信官帽衣服俱  
 全賜與我同一切姻緣們無量不可思意祝讚  
 朝廷萬萬歲超聖元覺如來成就果位祝讚懺悔  
 不絕押本西天聖地彌麻銅造就連座背光佛  
 一遵進 貢等物數目另有文書上  
 貢土虎年吉月初頭大成法輪仰華寺寫吉又一

大皇帝隆福抄卷五

四

張貫頂國師闡化王番本吉祥三足世界一切  
 想不盡天地大力徧滿轉輪法主

大皇上脚下如意寶座前盡焚香頂禮稟奏世界一  
 切主

皇上壽如不動經綱堅牢世法二禮如日月光普照  
 天下我們分又好有這西邊 朝廷地方安寧

大皇上脚下安生稟奏心腹事有我的父封貫頂國  
 師闡化王職事見在如今我的老父身好

皇上與了職事到今我們自想化身這箇俺順義王  
 請到邊地調理陸道衆生顯同面奏有先好意

討與職事水晶印信衣服俱全我們一切

尊禮極崇事事俱從指化向善戒殺率衆守法  
 以數十萬之部落往來於甘涼道路之間未敢  
 結驩騷擾雖虜王又欵之誠亦藏僧教化之功  
 也我 朝二百年來未聞此事關係  
 國運之盛豈不補我今闡化王託虜王俺答轉求  
 代進方物并復本王名號願為臣子及藏僧答  
 賴刺麻阿撒賴刺麻進 貢授職無非敬順  
 天朝之意似應准從及查本鎮西寧并肅州甘州一  
 帶住牧番僧多有印信圖書襲授國師禪師刺  
 麻等項名號之規並有毘盧帽袈裟之賜順代  
 請藏僧求討悉為有因及查前歲順義進

大皇帝隆福抄卷五

五

貢鞍馬等項該宣大軍門差中軍官朱瀚等代  
 進事規合無將藏僧答賴刺麻阿撒賴刺麻并代  
 闡化王男札釋藏卜進 貢方物驗收原來夷  
 使省諭回海查照前規會同軍門

題請差官代 進其藏王札釋藏卜討  
 勅封貫頂國師闡化王弟札釋堅叅討賞賜答賴刺

麻討 勅書授世界佛號或國師禪師并討毘  
 盧帽袈裟印信阿撒賴刺麻任賞職事俱聽禮

部議給 頒賞以後或准幾年一次進  
 貢隨遣善持經咒番僧比照前例齎進方物隨虜

勅化馬善仍於順義佛僧各給賞賜論令



既又各而原住地方約束部落遵守

朝廷法度一以協藏僧求 貢之意一以慰虜人

向善之心是亦以夷治夷之一機也今將取到

口詞譯過番表並進 貢物件開列於後呈乞

會 題等因到職案查先據虜王屢次投書懇

求有活佛等一名答賴刺麻等二名阿撒賴刺

麻我今請他念經并藏裏秦化王乞

題本著他三人進 貢寶物陞秦化王男貫頂國

師秦化王答賴刺麻世界佛國師禪師阿撒賴

刺麻任 朝廷陞職事賞賜和合一統共守

朝廷地方江山蓋見大了是為萬古之該職查得

官制內載洪武初年改封烏思藏都指揮使司

封番僧為六王內有闡化王名色即虜所稱秦

化王之意由四川路歲時進

貢今虜所云亦似有據尤恐未的復差通官饒芳

章等親赴西海面會虜王藏僧查審端的隨據

虜王差首阿郎甲兒赤大同恰等藏僧答賴刺

麻差徒弟南迦扎釋闡化王差番僧鎖南釋迦

阿撒賴刺麻差徒僧管綽各執番本隨帶方物

以見恭順不為虛假今乃求討進

貢職事原為編屬曠古盛事莫大於此隨行該道

會同甘肅道鎮守衙門逐一會議應否准從計

虞傳呈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虜王過海迎  
佛佛僧勸化遵守信義又各請求進

貢陞職是固 國家太平之福實

聖明來遠敷化之效 廟堂訂猷所致况河西地方

各寺番族原有授國師禪師刺麻等項名色賜

有印信圖書僧帽袈裟衣物已為有據若令各

夷自進方物但恐路遠難於驛遞應付况屢年

順義進 貢鞍馬等項俱係宣大軍門差管代

進今亦查照前例行之實為省便但闡化王復封

之事雖據審有口詞進有方物惟人不屬於本

鎮事止見於官制難以遽准而遠人向化情不

可孤合將方物准其類 進量同藏僧給與

賞賜其復封之事聽禮部行四川巡撫查明議覆請

自 上裁然又切思甘肅孤懸河西環繞四隅

非虜則番西番信佛尤篤於虜如使聽藏僧之

進 貢而安居虜衆日益趨赴西番日益構結

物聚必爭焉知久而不變乘此虜王藏僧既皆

有求於我則我之所以收撫操縱者正其機也

宜將藏僧各准進 貢鎖南等差授其職事賜

給 勅書衣帽圖書星吉藏 亦量授職事衣

帽仍同順義王及跟隨頭目把漢那吉青把都

兒綽力庫台吉擺腰台吉周俺禿賴恰一併重



頒賞賜傳諭藏僧率眾回籍選差高僧伴送順義回  
 住原地聽 朝廷就近議人約束套虜西虜一  
 槩守法住牧如不即回查照分定地方各該撫  
 鎮青差通官調取務期解此則目前宜然耳  
 且虜之信佛極為誠篤使不因其機而利導之  
 則驅逐甚急反生別虞又必照依近行事例前  
 宣大總督王 方 每年行本鎮將肅州經僧  
 馬价卜刺見授指揮童赤卜刺欲復指揮祖職  
 每年遣送入虜傳教經典非繫繫以堅納款  
 之義今藏僧既授有職事容其進  
 貢即為我屬民矣况佛僧原教皆稱入虜化胡仍

當行三年一次或鎮南聖靈星吉藏卜輪流一  
 名親來帶領高僧三名分送宣大虜王帳一名  
 榆林寧夏之中共一名西海仰華寺一名二首  
 僧往來其地撫化使各虜及居原地念經脩善  
 其今次所准進貢之事在三年一次即隨所  
 居虜營撫臣查照地方代進永為定例再照  
 甘肅貧苦百物不產互市所費原有  
 京帑至於數年一應撫管非於自理為贖則出  
 於商旅課稅亦間有備築城支剩餘銀並不  
 呈請錢糧亦未嘗扣派軍費於地方毫末  
 涉悉皆一時措處以貧苦之民歷數年之久

有寧能幾何達虜無知居海者求布施賞賜往  
 來者求喫食犒賞實無虛言况住久達虜若松  
 山賓免西海丙免等應酬煩原係分定市虜  
 俱各安靜守法是無俟言云往來酋虜如超胡  
 兒一枝原不係本鎮市虜其稱迎佛見虜王留  
 纏擾買賣生事考其所以於原市地方身不  
 親行止圖頒給賞賜在本鎮又討買賣未見多  
 有牛羊亦不過止討賞賜而已見今順義在海  
 亦當講明凡遇各鎮互市有頭山正身方准  
 互市給賞如流住別鎮暫賞賜俟回日方給

其經行之虜縱使隨地告牛羊過路盤纏並  
 不得妄索賞賜以又善後策制馭之權也蓋  
 虜王藏僧既培其根本以大勢而零虜碎枝  
 亦當裁抑以示警戒庶納款之義斯可永久事  
 干虜情相應併議為此除使僧鎮南釋迦等  
 省令暫回西海聽候明文外合咨軍門煩為酌  
 議具奏施行等因并所進番表方物鞍馬  
 差官齎送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虜王擁眾  
 離巢遠赴西寧海上孤懸重鎮萬分可虞懇乞  
 聖明速賜禁遏以保安疆圍該巡按陝西監察  
 御史邢題該本部覆題欽依備咨內開



如果諸虜以建醮而求請齋祭油麩茶果之類亦須隨宜給發以慰虜情餘總督撫諸臣隨宜撫處既不可過事周章以目生愛懼尤不宜示虜疑形以生虜心斯無外之化與無虞之戒並行不悖矣等因又准本部咨為虜酋率眾西行迎佛乞 勅該鎮諸臣便宜防撫以戒不虞事又准本部咨為虜王垂涎茶市懇乞 聖明 賜禁止以裨 國計以因邊防事又准本部咨為夷情事俱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節經通行遵依續該前督臣董 將虜王俺答經過甘肅地方防撫事宜及前 赴仰華寺建醮鈴束部落不擾地方緣由會同 甘肅撫臣侯 具題訖續准本部咨准宣大總 督侍郎吳 咨為虜王懇求撫賞預行的處以 慰夷情事人咨前去煩將虜王請乞撫賞斟酌 量給等因准此該臣隨行甘肅巡撫侯 斟酌 議給務期撫處得宜及行總兵官陳銳并守 兵備等道通行各該大小將領多方防撫去後 續准巡撫侯 咨稱萬曆六年扁都口西海 首丙免等互市其跟隨順義王俺答部落在海 念經設醮各頭口屢次懇討皆為布施斟酌具 准以抵四海頭目互市之數 落難眾入 學法並 撫騷擾等因

前來隨該臣具本題 知悉今准前因該臣余同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 議照自古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來則不拒制以之常道也曩者虜首俺答以愛孫把漢那吉 降 朝廷制馭得宜彼遂感 恩許 義稽顙冊臣錫以爵賞 准其 貢市烽燧 警邊陲 謚八年於茲矣頃者俺答信尚佛教率領伊 把漢那吉及頭目青把都兒綽力 吉 羅 台 吉 周 俺禿賴恰各隨帶部落前來西海仰華寺求見烏思藏番僧答賴刺麻名 南堅索與其徒弟阿撒賴刺麻名星吉藏 齋誦經談禪說法遂尊崇二僧為活佛而二僧乃能勸化本酋與把漢那吉等向善戒殺結 脩行以致俺答等傾心信服守盟愈堅約束 落秋毫不擾今鎮南堅索星吉藏 由藏主 化王長日札釋藏卜次男札釋堅索因事效 各具番 衣方物鞍馬求託俺答亦具番表差 銷南釋 南迦札釋管綽進 貢懇乞復 事北虜西夷相率歸化寔由我 皇上 聖德光昭海宇 神威 一振荒遐足以萬國 永王四夷輸 順治威嚴 誠於



今為獨盛而曠古所僅見也所據

進到番表方物相應差官代 進以達悃誠

道里為遠相應照海虜丙免等 貢馬并兆

一帶番僧進 貢事例并鞍轡留邊聽候給軍

及照 封授錫予自

朝廷出外夷之嚮風臣服固以得沾波為榮而

國家之懷遠綏來以假此以為羈縻之術虜王既

為各藏僧陳乞相應分別議處况俺答率眾西

牧已久若非早令還巢不但東虜無人鈐束抑

恐西海致生他虞因彼之求乞而示我之操縱

此其機也與夫申諭正酋互市禁戢徑行索擾

全唐陸贄抄卷五

各事宜通應一併題 請伏乞 勅下禮兵二

部從長查議令無 俯順夷情將藏僧鎖南堅

名儀 亦量授職事給與衣帽仍與本藏開化王

長男札釋藏卜次男札釋堅密先行厚加

賞賚以勵其效順之誠使鎖南釋迦等三名併行量

賞順義王俺答厚加 賞賚仍 降勅諭諭以意其

率賓之義跟隨頭目把漢那吉青紀都兒紉力

庫台擺腰台吉周俺禿賴恰一併量

其藏主扎釋藏卜乞請 勅書復封事

典制酌議上 請定奪或行四

查明具 奏仍容臣等選差通官傳諭鎖南堅

參等率眾回藏另差高僧伴送俺答回住原巢

約東部落以後每三年一次鎖南堅參星吉藏

卜輪派一名親帶高僧三名分給宣大虜王媽

一名榆林寧夏河套之中共一名西海仰華寺

一名二僧往來其地撫化各虜各居原住地方

設齋誦經戒殺脩善不許為非作歹仍乞著為

定例許令鎖南堅參等每三年進

貢一次其所 進方物隨其所居虜營地方聽各

鎮撫臣就近會同各督臣差官代 進應給

車馬查給如果撫化有功亦聽臣等督撫官據

實奏 請加職優賚以示厚勸仍通行各鎮及

傳諭虜王鈐東部落以後互市俱許各頭目躬

至市所方許交易給賞如或派住別鎮即將賞

賜收貯俟回日方給不許別虜代領以長驕志

至於各虜經行邊地缺少盤纏者許隨地告賣

牛羊以資路費不許妄行纏討以啟騷擾之患

各鎮亦不許濫行給與以資無厭之求其原

進馬三匹容臣等查給無馬官軍騎征為此今下

原 進番

表方物開坐具本專差指揮張九功齋捧代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光德

謹

奏為災報頻仍民隱可憂乞

勅當事臣上備查恤民事宜酌定經制以蘇困窮以  
永治安事據陝西布政司呈蒙臣案驗前事行  
間又據經歷司呈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  
翔趙楫案驗亦同前事等因抄呈到司依蒙查  
取邊腹守巡等道及西安等八府州縣應裁應  
留公費公差等項銀兩數目前來該本司左右  
政使朱炳如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孫坤覆加查  
議斟酌裁留總計陝西通省原額均徭里甲銀

嘉隆疏抄卷三

力二差及各衙門公費等項共該銀五十九萬

三千七十二兩七錢三分八釐萬曆四年蒙巡

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董世彥巡按御史劉光國

會議裁減銀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兩四分一

釐今復裁減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兩五錢

七分七釐存留銀五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

兩一錢二分呈乞奏

請以後照此行令各該有司遵守編派等因具由仍

分別總撤備細造冊通行呈繳到臣案查萬曆

七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却

春等題該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

按御史備行司道將各府州縣均徭里甲及各  
衙門公費銀兩公差人數凡一應錢糧但係小  
民出辦者通行清查議處其項應減某項應革  
某項仍舊查照各省賦役書冊舊式分類開造  
某州縣銀差若干力差若干各衙門公費若干  
量減若干止存若干原設人數幾名今量減幾  
名止存幾名呈報撫按衙門再行酌量會議財  
必求省亟除冒濫之姦事必求妥永立畫一之  
法固不可因循故習止報虛數虛文亦不可裁  
革過多使之難行難久陝西限明年二月具

嘉隆疏抄卷三

奏本部覆議上

請行撫按刊布成書以司冠府以府冠州縣止用銀

力各差總數每州縣各另冊備列細數以後

年分依此徵派永為遵守及申嚴撫按查訪各

有司有清約樽節實心為民者即行獎薦如堅

持故套仍前加派小民餽送交結以要聲譽者

指名參究即贓非入已但係額外濫用者亦照

科斂例罷黜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准此已經案行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報

裁留冊由前來者得各項銀兩數目冗濫尚多

又經駁行復查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趙楫議照民間之苦累莫甚於里甲差徭而欲蘇其困疲尤急於除革冒濫今查陝省所屬西安等八府州縣歲派均徭里甲銀力二差及一切公費等項有司不能秉公覈實積書得以需緣作弊相習故轍任意加編銀則恣肆糜費人則濫役生姦在官司以為年年之成規雖皆稱便在小民乃受日日之剝取被累何堪茲者荷蒙

皇上俞允部科之議責成各該撫按諸臣查議裁革誠為祛積弊恤民瘼之

盛心也臣等待罪地方仰遵

今嘉慶元年抄奉

三十一

聖明惠養元元之意悉心奉行期圖節愛督責布按二司嚴加清查酌量裁革今據所呈各項銀兩除前任撫按諸臣裁減過三萬五千六百有奇今復裁減過三萬九千四百有餘計其先後共減去七萬五千餘兩則於全陝久疲之民或稍得寬恤矣既經該司及復查議前來相應具奏及照裁定之數即當以來歲為始但本省均徭例係二年一編其萬曆九年各項差銀等項預行編定揭示刊冊若即更改恐啓姦人那移侵隱之弊應併議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上

請令無行下臣等轉行布政司將前各項銀兩除先年裁減過銀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兩四分一釐外今次裁減過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七分七釐自萬曆十年為始停免派徵仍出示曉諭使各小民知悉以彰

朝廷寬恤之恩其存留應照舊實用銀五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兩一錢二分刊列成書以司冠府以府冠州縣止用銀力二差總數每州縣各另冊備列細數照此編派永為遵守仍嚴諭有司官員務要痛滌前愆果有清約樽節實心為民者聽臣撫按即行獎薦如有堅持故弊通同積書人役仍復濫派以充私費者亦聽臣撫按查訪得實照依該部所議論以科欵從重叅黜如此庶冒濫既革而疲民獲蘇息之澤法紀嚴明而有司免加派之弊矣

今嘉慶元年抄奉

三十一

萬曆八年十一月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堯德  
謹

奏為欽奉

聖諭事據陝西布政司呈稱卷查先蒙總督陝西三  
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石茂華并巡撫陝西  
右都御史董世彥奏驗俱為前事行間又據經  
歷司呈抄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光國邢价  
案驗亦為前事抄呈到司依蒙查得全陝各府  
州縣自隆慶二年起萬曆二年起額解各邊鎮  
民運夏秋糧草除各年徵解并陸續帶徵及奉  
詔蠲免外仍有拖欠未完隆慶二年三年四年糧共

一十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二石七斗草三十五  
萬三千二百一十九束應照山東河南事例盡  
數

蠲免隆慶五年六年糧共一十九萬三千六百八十  
二石六斗草四十六萬五百九十五束并萬曆  
元年二年糧共一十七萬四千一百四十六石  
八斗草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九十八束俱應照  
例每年帶徵二分但陝西設臨邊徵地土瘠薄  
兼以水旱頻仍故見徵錢糧不能全完帶徵尤  
難催併縱使嚴刑峻法然民窮財盡不惟情有  
不堪抑且徒斃無益合無將前隆慶五六兩年

拖欠糧草亦行題

請免萬曆元二兩年未完糧草照舊帶徵其七糧  
折價一節查得西寧衛被遭水雹災傷軍士凋  
疲而萬曆四年見徵屯糧內九百九十六石每  
石應准折銀三錢以恤貧困其餘衛所俱應照  
舊徵納等因造冊通行呈詳總督撫按各院先  
將西寧衛萬曆四年見徵前項未完屯糧批行  
准令折價以示優恤訖及查民運錢糧存留本  
處者亦應併查

蠲免據呈尚末議及仍駁行本司再加查議蒙此行  
據西安等府各將民運存留錢糧查明併入起

祿之內分別已未完應徵應免數目冊由到司  
覆查相同議照全陝稅糧外供四鎮邊餉內給  
宗儀祿糧及官吏師生人等俸廩等項支用額數  
已定難容拖欠第延平慶臨華五府設在邊徵  
土瘠民貧田無豐厚之獲歲多水旱之災所以  
節年追徵不前積累欠數官司比較雖嚴小民  
逋負如故西鳳二府雖居腹裏而邠州淳化麟  
遊汧陽等州縣素稱疲累糧草亦多未完夫自  
隆慶二年起六年止拖欠除二三四五年內奉  
詔量免三分外仍該未完糧五十九萬八千八百五  
十三石一斗八升九合七勺九抄六圭草八十



五萬六千三百五十四束一十二兩一錢五分  
內五六兩年拖欠之數似應仍照山東河南事  
規照舊帶徵但前項地方委俱窮困且係既往  
年例終難盡完合無俯從會

題併行

蠲免其萬曆元二兩年該糧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五  
十三石一升二合七勺三抄三撮九圭草五十  
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三束六斤二兩三錢七分  
仍照例帶徵庶錢糧不致虛存小民得霑實惠  
等因造冊通行呈繳到臣接管卷查萬曆四年  
九月內准戶部咨該本部題稱邊鎮錢糧山東  
河南北直隸各省府自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  
年止拖欠二十五萬餘兩皆在見年以前之數  
若不酌量

蠲免則遭逢

恩諭之日而獨起運邊鎮者不得霑  
恩其何以彰

浩蕩之盛查得隆慶二年三年四年

詔徵七分之數該銀六萬九千餘兩續止完得一萬  
七千餘兩歷年既久勢必難完况前項拖欠又  
係已往年例合無通行各邊鎮督撫衙門及各  
省撫按官查明盡數

蠲免其隆慶五年六年萬曆元年二年拖欠共銀一  
十八萬八千餘兩每年帶徵二分又查得山西  
陝西自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年止各拖欠分  
數雖據該撫按冊報尚無前後完數臣等查照  
冊報列在後開合亦通行各鎮督撫聽自會同  
各該撫按官查照山東河南前例分別年月久  
近分數多少酌議應徵應免數目一面  
奏報施行一面造冊繳部查考至於各處原係存  
留本處地方以備歲支者難以懸斷本部亦咨  
各巡撫官查覈有無拖欠勘酌地方盈縮應免  
應徵具本

奏報又各處屯糧舊例原不改折但遇有災傷奏

請議處災重者折銀三錢災輕者折銀三錢五分今

漕糧既蒙

恩諭改折屯糧亦宜照例施行合行各該撫按衙門

查果地方貧瘠軍三周疲者本年見徵屯糧每  
石亦准折銀三錢以示優恤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鎮督并各省直撫按衙門督同司

府州縣一體遵照施行仍備將

蠲免過并應徵錢糧各數目造冊

奏繳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計開陝西布政司隆慶二年三年四年未



完糧三十四萬三千八百石八斗草一百九萬  
六千四十四束隆慶五年六年未完糧二十一  
萬二千四十七石草七十萬四千六十一束萬  
曆元年二年未完糧二十萬一千九百三十二  
石一斗草六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九束一議改  
折屯糧本部原無額數聽彼處撫按徑自查照  
前開則例施行准此行間又准總督右都御史  
石茂華咨准戶部咨同前事該前任巡撫右副  
都御史董世彥案行該司將本省應徵應免邊  
鎮糧草查報前來祇因存留錢糧未曾議及又  
經駁行再查及該前任撫臣傅希摯并臣接管  
屢行催查去後今據前因除西寧衛萬曆四年  
見徵屯糧內九百九十六石原被冰雹災傷軍  
士凋疲已該前任總督撫按諸臣批行該司每  
石折銀三錢以示優恤無容再議外該臣會同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左侍郎部光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翔趙  
輯議照全陝乃西北重地而沿邊且番虜為鄰  
較諸他方誠屬衝要其應徵賦稅在  
朝廷為經

因之需在小民為惟正之供雖毫釐并合亦難容  
於通負但本省地方必廣濶田有墾腴之殊

民有貧富之異中間易完郡邑不待官司鞭朴  
即爾依期通完至於疲敝去處縱加嚴刑峻法  
竟難盡輸所以年復一年積負數多茲者荷蒙  
皇上憫念黎元  
特賜  
聖諭下部查議  
蠲免則  
浩蕩之洪恩誠千載之奇逢也今據該司查議要將  
隆慶六年以前者盡數  
蠲免萬曆元年以後者照舊帶徵雖與山東河南事  
例稍有不同第所欠之數皆係已往年例且歷  
歲既久勢必難完據其該司所議無非推廣  
聖恩寬恤生民之意相應奏  
請如蒙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合無行下臣等備行布政司通  
行所屬各府州縣將隆慶二年起六年止糧五  
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三石一斗八升九合七  
勺九抄六圭草八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三束  
一十二兩一錢五分盡行  
蠲免以彰  
朝廷休息貧民之典其萬曆元二兩年糧二十九  
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石一升二合七勺三抄三



錄九圭草五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三束六斤  
二兩三錢七分仍照例每年帶徵二分務期通  
完若各府州縣掌印管印管官員怠緩催徵不行  
依期完報者查照  
例從重叅處如此庶法紀昭明而有司免致廢事  
免廣施而小民均霑實惠夫

嘉隆疏抄卷五 十四

萬曆八年二月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克德

謹

題為查議驛傳以蘇疲困事據陝西布政司呈蒙  
前任巡撫右副都御史董 批據本司驛傳道  
呈蒙本院案驗照得陝西地方遼遠事體參差  
即以驛傳一事論之有召募者有親當者有州  
縣大而馬贏牛頭編僅十之二三者有州縣小  
而馬贏牛頭編至十之七八者有糧輕而站價  
亦輕者有糧重而站價亦重者若不稍加調劑  
參互折衷輕者無論已如重者偏累何備仰本  
道即便會同布按二司并在省在外各道將驛

嘉隆疏抄卷五

傳召募事宜稽諸往牒酌諸民情采之輿論從  
長查議應否將西鳳延慶平涼五府所屬各驛  
遞馬贏牛頭分別衝僻每匹頭定銀若干俱照  
糧石均攤通融較比哀多益寡務俾輕者獲蘇  
重者不累在西鳳二府應否官為召募與臨鞏  
漢中三府一體施行在延慶平涼三府應否仍  
存頭役或親當或在募聽其自便而價值一以  
官定為準不得擅自增損其各所牛頭應否稍  
做山西事規酌量衝僻定議車輛夫頭名數與  
夫合用工食草料每年共計該銀若干或令車  
夫常伺候者若干外剩銀若干應否收貯在官



以備臨時不敷雇募應用與其餘未盡事宜議擬明白通行呈詳以憑施行又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 案驗亦為前事照得本院巡歷所屬諮訪民瘼念謂陝民苦累莫甚於驛遞頭役若求調停莫善於徵銀召募合行查議備行本道會同本司并守巡該道即便查議西鳳二府馬驢頭夫應否徵銀雇募近驛設實居民代當若果有裨於民就將合用馬驢價銀草料工食酌量地方衝僻物價貴賤各擬定數每馬一匹該銀若干驢一頭該銀若干寧稍寬裕使募夫樂從與其餘未盡事宜一一從長計處務要事體穩妥經久可行通行呈詳以憑施行蒙此該本道左叅政李戴會同在省各司道議將各驛遞西鳳漢三府徵銀召募延慶平三府仍存頭役酌驛遞之衝僻定頭價之多寡查開辦之貧富擬徵銀之高下與夫各項事宜逐一列款通呈巡撫都御史董 蒙批據議官 可垂經久仰布政司會同守巡該道即 分投召募完日冊報以憑具 奏應禁條款摘出總示曉諭欣動 於此其臨鞏二府所屬富塔亦有 照各就行屬稍稍調停仍會同分守

再酌之仍查五年應裁支值銀兩應於某年某季分減派查明揭報施行蒙此又據經歷司呈沙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 詳批頭役為陝民苦累久矣革去頭役易以召募而又酌衝僻堵腴之宜詳節縮禁約之制舉而措之陝民其蘇矣但察言召募未及替換之期且徒立一活法聽民自為之恐澤猶泥而不行也所定各驛馬驢等價固知有權存焉若論大體一馬而用數百一驢而用數十或至百十此列省所無人之所駭聞者然稽其實用則又不減是數是用雖實而名則濫將無以請 命於上名不正則事不成又何以責成於下本院謂莫若再查各驛昔以一馬而包用五匹者即以五匹召募包三四匹者即以三四匹召募昔皆包馬今皆實數銀不加而名亦正似為近妥以是而請於 上豈不明且易見哉至於牛夫歲用之銀似覺太濫鋪陳造作之法似有過奢布政司仍會同按察司各道再加酌議通詳行繳依蒙備行各道委官召募及將應禁事宜備示曉諭仍行再議聞又蒙巡撫右副都御史傅 批據分巡關西道呈稱長寧隴汧等處始因關山林稠虎盜叢生公差皆由北踞高平等驛



行績因山開盜息率由南路公用馬匹廩糧在隴汧俱係本州縣應付在長寧取給甲軍苦累逃竄似與秦伏等州縣事體相同合無摘掣北路之有餘以補南路之不足等因蒙批仰驛傳道會同守巡關西道從長查議務使事體人情俱各妥便通詳定奪此繳行間又蒙本院看得驛傳重務節經集議雖業已施行恐中間猶有未妥確者屢催司道再加綜覈以憑具

題及蒙本院查得先呈驛傳款開西安等府協濟各處站銀數多經該官吏往往自分彼此視站銀若加派以協濟為緩圖不肯及時徵解以致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二十六

申討紛紜牌仰本司即便會同按察司并驛傳道查議西安等府歲徵站銀應否再加調劑各照地方之等差定為站銀之規則其分發各邊各府州縣者應否裁去協濟名色止與本處站銀一例徵完收貯府庫聽驛傳道酌量緩急分發應用官民有無兩便作速會議施行依蒙行准驛傳道并守巡關內關西關南隴右河西固原臨鞏洮岷潼關榆林神木靖虜兵備兵糧等道各將掣改馬驢量減牛隻應增應損各項事宜逐款查報前來該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朱炳如右布政使張國彥會同按察司署印分巡關

內道副使李時漸驛傳道左叅政李戴提學道副使李維楨分守關內道左叅議徐汝翼屯田道僉事賈館議照全陝地方內通三邊四鎮傳報齎 奏轉輸軍餉外達諸夷川貴進

貢朝 賀解運錢糧往來公使絡驛不絕較比別省極為衝繁共設驛遞一百八十九處馬驢牛船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頭隻向因差無定規費出不經額外科派之弊漫無限量小民私幫之苦不可勝言先年議改官支民困少蘇然頭役尚存驛遞視為奇貨一遇更頭官吏需索見面牌頭科欵使費百樣剝剝加以差遣人負

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二十五

分外需求稍不遂意輒行凌雪弊端種種難以枚舉况僉頭人戶率多隔遠親詣不便私雇代當而積猾攬募又多方勒索如中馬一匹原編銀九十兩下馬八十五兩往往多至三四百金故僉頭之家必至破家蕩產小民馬得不窮逃驛遞馬得不疲累耶今蒙各院軫念民瘼議令徵銀官為召募誠解懸之良策除臨鞏二府先有題奉 欽依見行召募外延慶平涼三府驛遞稍僻百姓辦銀不便各願仍有頭役西鳳漢三府路當衝繁徵銀頗易俱情願募當業已試行年餘民果實霽省惠至於西安等府歲徵站



銀原以夏秋粮石起派分解各邊及各府州縣支用因其地方衝僻相懸驛分用銀迥別故夏多益寡劑量調停以此處之有餘補彼處之不足闔省通融原無協濟之說後來官吏因循玩愒將徵解外府銀兩稱為協濟緩於催徵每每解不及時亦應酌處等因與夫一切應議事宜斟酌損益列款登答通行呈詳前任巡撫右副都御史傅祇因掣減牛價等項未明駁查問本官陞任該臣接管以來屢行查催覈議去後今據前因除召募頭役之法禁單科索之弊已該前任撫臣批行司道偏示曉諭無容瑣

皇明嘉隆疏抄

卷二二

續外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翔趙揖議照通變以宜民為貴節省以覈實為先全陝民瘼莫苦於驛遞之供尤莫甚於僉頭之累緣親當不便私相雇募積猾勒索漫無紀極而為之應頭者又往往指一科十大家侵費何惑乎小民之困極而驛遞之疲弊也茲從長議擬將西鳳漢三府單頭徵銀官為召募延平慶三府仍存頭役或親當或雇募聽從民便而馬驢頭匹之工費又各酌議規則已經試行二年餘矣上下稱便似屬可久惟派徵站銀視舊額雖若少增然詳覈其實所省不啻過半是無節省之名而

有節省之實法莫良於此者及照萬曆八年又當更審之期既經司道多官會議前來相應列款題請如蒙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

請行下臣等欽遵再為明白開行所屬永為遵守庶經制一定驛遞有裨疲困之民自此獲蘇矣

計開

一酌衝疲以定頭價臣等看得驛傳之衝疲不同頭匹之多寡當審全陝驛遞往時頭匹有額而衝僻未分止是因習舊規以致勞逸不均今值更變之始亟應調停以蘇徧累該前任撫按諸臣行據該司呈准守巡關南道議

皇明嘉隆疏抄

卷二二

稱漢中各驛馬驢價銀原係近年創議召募恐人不樂從故稍從寬裕今行之二年始覺大豐似當量減又該因原道查稱永寧馬驛額僉馬驢四十三匹頭原額價銀二千二百六十四兩今各募夫告要加增隨該驛傳道議乞量增銀一百八十八兩於減扣各所牛隻銀內撥補又該分守隴右道議稱臨鞏二府近因關山路開一應公差往北路多由南路故慶平洮陽二驛差撥加繁安會一帶并洮岷驛遞差撥稍簡應將臨洮府協濟等昌之泰清寧伏通遠五州縣驛下馬四匹驢



五頭內製改洮陽驛馬一匹驢一頭慶平驛驢二頭其餘馬三匹驢二頭俱行裁減其繁昌府屬保寧青家西鞏延壽秤鈎灣洮州六驛各減下馬一匹共六匹改抵臨洮府製減前項秦清等五州縣驛馬驢之數又准驛傳道查稱各驛原議馬價似應量加增益其應增銀兩俱於減扣牛隻銀內撥補等因該本司會議得漢中各驛路當棧閣山險崎嶇額頭甚少如正馬一匹率以十數匹副之先年僉頭正戶親當不便私雇近驛居民代當每馬寫至八百餘金續該驛傳道分別衝僻每

嘉慶源抄卷五

五

匹定銀二百八十兩或二百四五十兩每驢定銀一百八十兩或一百四五十兩自萬曆五年為始徵銀召募視昔僉頭私雇之費已蠲十之四五矣即今行及二年猶覺銀數太多守巡該道議要裁減不為無見西鳳二府上年亦議召募斟酌衝僻定價每馬多則一百七十兩少至一百二十兩每驢四五十兩以至三十餘兩自萬曆六年為始試行年餘民皆稱便今查西鳳漢三府各驛額定馬驢原議等差續因頭數已多不欲增損於頭上於頭價隨時低昂故馬價列有十四等驢價亦

不下十餘等是頭數既有多寡而頭價復有高下不惟事未畫一難於稽查抑且文移瑣繁不便縷分且各驛馬差嘗稱繁而驢差嘗稱簡既行召募止當計驛之衝疲實用銀若干而馬驢價值三府雷同銀多而馬驢自多銀少而馬驢自少事體歸一人無藉口合每馬定銀一百一十兩每驢五十五兩脫有輕重之別即二驢可併一馬雖馬驢均撥亦無偏累查得三府屬京兆驛設在會省實用銀七千一百五十兩應定馬四十五匹驢四十頭渭水驛當川貴諸省之孔道四鎮八府之

嘉慶源抄卷五

五

交衝實用銀五千五百兩定馬三十四驢四十頭潼關潼津華山豐原新豐五驛係兩京各省之通衢內豐原驛多注高一踞且隔注渭二河道理頗遠實用銀五千六十兩定馬二十六匹驢四十頭潼關潼津華山三驛各實用銀四千九百五十兩各定馬二十五匹驢四十頭新豐驛視豐原迤東少注高一路實用銀四千六百二十兩定馬二十三匹驢三十八頭底張威勝永安新平四驛路接寧固甘肅三鎮各實用銀三千九百六十兩各定馬二十四驢三十二頭宜祿驛視新平迤



南少寧夏慶陽一路實用銀三千五百二十  
兩定馬二十四驢二十四頭岐陽驛設在附  
郭實用銀二千九百七十兩定馬一十七匹  
驢二十頭白湫郃城鳳泉岐周四驛路接川  
貴臨鞏陳倉東河草涼梁山四驛視岐周迤  
東雖少臨鞏一路然棧閣崎嶇道里頗遠俱  
應一例各實用銀二千五百三十兩各定馬  
一十五匹驢一十六頭漢陽驛設在附郭視  
岐陽稍僻三岔松林安山武關馬道青橋開  
山七驛視梁山迤東少微當一路內漢陽松  
林馬道三驛原係民站各實用銀二千三百  
一十兩各定馬一十三匹驢一十六頭其餘  
俱係軍站各有甲軍相兼走遞開山驛軍少  
驛渡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定馬一十二  
匹驢一十二頭青橋武關安山三驛甲軍稍  
多各實用銀一千六百五十兩各定馬一十  
匹驢一十頭三岔驛軍多路近實用銀一千  
四百三十兩定馬九匹驢八頭黃沙順政青  
陽金牛栢林黃壩六驛止接川貴視開山迤  
北少漢南一路內順政金牛黃壩三驛軍  
民站各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各定馬一  
十二匹驢一十二頭其餘俱係軍站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軍相兼走遞黃沙驛軍少驛渡實用銀一千  
四百三十兩定馬九匹驢八頭青陽栢林二  
驛甲軍稍多各實用銀一千二百一十兩各  
定馬八匹驢六頭建忠順義漆水三驛路通  
榆林延安內建忠多汪高一一路實用銀一千  
六百五十兩定馬一十匹驢一十頭順義漆  
水二驛各實用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各定馬  
八匹驢一十頭延慶平涼臨鞏五府驛遞向  
係僉頭內臨鞏二府先經河西按院查議近  
驛者准令親當隔遠者於正頭名下徵銀官  
為召募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今據隴右道既議前因合將臨洮府  
協濟鞏昌府秦清等州縣驛下馬四匹驢五  
頭內掣改洮陽驛馬一匹驢一頭慶平驛馬  
二頭其餘馬三匹驢二頭俱裁減其鞏昌府  
屬保寧青家西鞏延壽梓鈞灣洮州六驛各  
減下馬一匹共六匹俱改抵臨洮府掣免前  
項之數其餘各照原

題遵行延慶平涼三府除永寧馬驛召募年久今  
稱不敷量增銀一百八十八兩於減扣牛價  
銀內撥補外如瓦雲安定白水高平瓦亭隆  
城汪陽七驛路通固原甘肅差撥頗繁雖與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西安宜祿接連然各驛俱不置買馬匹止備  
 驛頭走通用價頗少其驛頭又與馬站相兼  
 撥差較比宜祿等驛頗輕又當另為一等每  
 馬定銀一百一十兩每驛三十八兩政平彭  
 原華池弘華靈佑曲子靈武清平山城九驛  
 路通慶陽寧夏雲陽翟道三川廊城撫安舍  
 明干谷文安奢延石嘴青陽銀川一十二驛  
 路通延安榆林雖與西安新平涇水等驛接  
 連而各驛亦不置馬俱係驛頭且與驛站一  
 例差撥又當另為二等每馬定銀一百兩每  
 驛三十五兩義合河西二驛止通山西隆蓋

陝西通志卷之六

三十六

聖裁

西安府屬一十七驛共定馬三百五十五匹  
 每匹上料銀一百一十兩驛四百九十二頭

每頭工料銀五十五兩共用銀六萬六千一  
 百一十兩內糧站銀六萬三千九百五十一  
 兩扣留牛價銀二千一百五十九兩  
 鳳翔府屬五驛共定馬七十七匹每匹銀一  
 百一十兩驛八十四頭每頭銀五十五兩共  
 用銀一萬三千九百一十兩內徑留平涼各所牛  
 價銀一千六百五十一兩六錢  
 漢中府屬一十八驛共定馬一百八十一匹  
 每匹銀一百一十兩驛一百八十六頭每頭  
 銀五十五兩船六隻每隻水夫工食銀二十  
 八兩八錢共用銀三萬三百一十二兩八錢

陝西通志卷之六

三十七

平涼府屬九驛原額中下馬一百六十二匹  
 驛二百四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六千七百九十三兩內扣留牛價銀一百八  
 十八兩  
 延安府屬二十驛原額中下二百三十一匹  
 驛一百七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八千一百兩  
 慶陽府屬一十四驛原額中下馬一百三十  
 三匹驛二百六十六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  
 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兩  
 鞏昌府屬一十九驛共定中下馬一百七十



匹馬二百七十頭各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三千五百六十兩

臨洮府屬一十一驛共定中下馬一百三十

二匹馬一百四十一頭各價不等共該用銀

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二兩

寧夏所屬六驛原額中下馬二十八匹馬一

百二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六千五百

五十六兩

甘肅所屬一十一驛原額中下馬一百五十

一匹馬一百八十七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

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兩四錢

一裁支應以定經費查萬曆四年六月內准

兵部咨為查處驛遞銀兩以昭

聖恩以寬民力事該保定巡撫都御史孫丕揚等題

前事備行前來已經案仰布政司即便會同

驛傳道速查通所屬驛遞每年某某驛遞各

額徵工料支應銀各若干已支若干餘剩若

干見貯何庫計筭積至幾年約句一年支用

即應免派一年用寬民力依蒙會同驛傳道

議照陝中道里遼瀾驛遞星羅內有四鎮八

郡之轉輸外有各省番夷之進

貢路當孔道事係邊情較諸別省尤為繁劇查得

全陝共設一百三十驛五十九進運所額編

馬駝牛船俱係僉頭坐戶自行置買走遞先

年差多費廣民間陪累無窮近來差少役閑

節省過半比之北直隸山西等處徵銀在官

按月雇募者不同故樽節雖多難以數計惟

有各驛支應銀兩先年亦派於夫頭名下聽

其自行收取輪日支銷向因浪費不經自萬

曆二年議允徵銀改作官支酌量地方衝僻

定為規則通省共派支應銀六萬四百八十

九兩視諸往昔十中已獨其四五矣迨自萬

曆三年七月以後遵奉

新例一切牌票禁行禁止驛遞應付者止於勘合一

項日積月累贏羨頗多行據原委西安等府

同知等官沈紹先等查報各驛餘剩支應銀

足供一歲正用較之未裁以前所省又不啻

五六矣除甘肅寧夏二鎮并臨鞏漢三府所

屬共六十五驛該支應銀一萬二千四十二

兩原係西鳳二府協濟之數據申地方踰遠

解銀不齊俱各僅僅足用無容別議外其西

延等五府所屬共六十五驛額徵支應銀四

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兩內西安府原派銀一

萬七千二百六十二兩延安府原派銀八千



三百五十二兩慶陽府原派銀六千八百七十六兩鳳翔府原派銀三千二百七十六兩平涼府原派銀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今查西安府每年實用銀九千八百八兩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除萬曆五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二千四百三十兩一錢延安府實用三千六十兩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六千六百三十三兩除萬曆五六兩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五百一十三兩未完民欠銀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九錢慶陽府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兩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四千六十八兩除萬曆五六兩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二百五十二兩未完民欠銀四千九百五十九兩一錢鳳翔府實用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三千二百五兩一錢除萬曆五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一千八十一兩一錢平涼府實用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今稱各年支應銀兩支銷盡絕並無扣貯止有未完民欠銀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九兩四錢總計五府每年止用銀二萬二千一十二兩該省銀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五兩自萬曆三年七月起至

四年終止共節省銀二萬六千一百四十四兩二錢拖欠在民者不與焉除西鳳二府各免徵一年延慶二府各免徵二年外尚有扣餘銀四千二百七十六兩二錢并漢中府積餘銀六百八十三兩五錢共該銀四千九百五十九兩七錢即今行之殆及二年未嘗有不足之計較前實用即可定為額數以後西安府止徵支應銀九千八百八兩減派銀七千四百五十四兩平涼府止徵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減派銀七千五百六十九兩鳳翔府止徵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減派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延安府止徵銀三千六十兩減派銀五千二百九十二兩慶陽府止徵銀一千九百八兩減派銀四千九百六十八兩等因前來臣等覆查相同除批行該司將前各驛應減應徵支應銀兩俱自萬曆七年為始查照實用之數派徵應用候有餘銀再行扣減用寬民力外其各府前項見徵未完銀兩俱係姦民拖欠合無嚴行各州縣勒限追徵務要通完與前扣抵餘銀四千九百五十九兩七錢俱另項收貯再議免徵如此庶費出有經而小民受賜矣伏乞 聖裁



西安府屬京兆等一十七驛實用支應銀九千八百八兩	延安府屬金明等二十驛實用支應銀三千六十兩	平涼府屬高平等九驛實用支應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	慶陽府屬弘化等一十四驛實用支應銀一千九百四十八兩	鳳翔府屬岐陽等五驛實用支應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	漢中府屬漢陽等一十八驛實用支應銀四千五百九十五兩	臨洮府屬洮陽等一十一驛實用支應銀原議一千八百一十四兩四錢	鞏昌府屬通遠等一十九驛實用支應銀原議三千一百八十九兩陸錢	寧夏府屬在城等六驛支應銀原議一千九十四兩四錢係西鳳延安三府徵解	甘肅所屬沙井兒等一十一驛支應銀原議一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係西安府徵解	一減夫車以均轉輸臣等看得各道運所備已設有衝僻而編大略相同苟無分別則
------------------------	----------------------	------------------------	--------------------------	------------------------	--------------------------	------------------------------	------------------------------	---------------------------------	-----------------------------------	-----------------------------------

不均之嘆歷查各所差撥底簿以一歲通驛計策大率俱有餘力該前撫按諸臣備行該司行准分守關西道議稱平涼各所每編牛一隻即車一兩夫一名今每年議給淨銀二十兩止備轉輸軍需經過輜扛應用大率用日少而曠日多此外別無夫役且各所相去不過四五十里斟酌衝僻應將高家凹涇州花家莊上郡現固原隆德神林靜寧高家堡九所各減牛一十五隻平涼茂亭安國鎮三所各減牛一十隻共減牛一百六十五隻該銀三千三百兩免行僉頭又准分守隴右道議將臨洮府協濟鞏昌府之好地掌錦布峪甸子川三所牛一十五隻掣免作節省將青家翟家嘴會寧西鞏安定秤勾灣六所各減牛二隻梅川野狐橋二所歸併一處梅川所減牛一隻共一十三隻改抵臨洮掣減前數又准驛傳道議將潼關起至乾州止每牛一百隻量減五隻高店起至宜祿止每牛一百隻減扣一十隻共減銀三千八百五十七兩又將鳳翔府原倉平涼各所牛隻共減銀一千六百五十兩六錢俱改抵各驛加增馬價支用其該府既有編派平涼牛隻而平涼都



又協濟該府牛七隻彼此徵解往返不便各  
 應抵數換回及稱西安府設在腹裏各所額  
 派秋青馬草半係折價每年該銀一千三百  
 餘兩無所支銷若有忙差此項銀兩足供應  
 用其應扣牛隻雇夫銀兩相應於緊府額糧  
 內通融免徵又准該道議稱南路隴汧二州  
 縣并長寧驛近因關山路開差撥加繁北路  
 平涼一帶差撥少簡各遞運所每牛一隻原  
 定工食銀二十兩秋青草銀三錢似屬尚多  
 每隻再減銀一兩止給一十九兩三錢所減  
 銀兩於內應給隴州一百兩汧陽縣二百五  
 十兩長寧驛六百五十兩召募民馬與甲軍  
 里甲馬匹相兼走遞其餘銀兩平涼府收貯  
 以備忙差雇夫支用其西安府各遞運所站  
 道與平涼相等亦宜一例酌減等因通呈詳  
 允備咨本司查得各遞運所原額牛隻鳳翔  
 之編派平涼者十分之九西安之協濟臨洮  
 者十分之七鞏昌者亦十分之五若做做山  
 西扣留之法似俱可行相應酌量衝僻定擬  
 應扣應留以適均平之宜除各道已議改掣  
 外及查西安遞運所設在會省差撥頗繁  
 量扣牛一十隻存留二百九十隻霸橋

潼關止當京諸省之通衢咸陽所又加川貴  
 各邊之轉運七所差撥亦繁內灞橋新豐二  
 所視渭南咸陽少注高一各減扣二十隻  
 存留一百八十隻其餘潼關華陰羅汶橋渭  
 南咸陽五所各減扣一十隻存留一百九十  
 隻底張起至邠州止共五所視咸陽迤東少  
 鳳漢川貴臨鞏一路內底張蒿店底響三所  
 設在腰站各減扣三十五隻存留一百六十  
 五隻乾州邠州二所設在附郭各減扣三十  
 隻存留一百七十隻停口宜祿二所視邠州  
 迤南少慶陽宜祿路與平涼各所衝僻相  
 同內停口設在腰站減扣五十隻存留一百  
 五十隻宜祿亦有駐劄同知減扣四十五隻  
 存留一百五十五隻高家凹起至安國鎮止  
 共五所路接宜祿止通固原甘肅然各所額  
 頭原少俱照該道前議高家凹花家庄上郡  
 現安國鎮四所各減扣一十五隻存留一百  
 五十五隻涇州有守道駐劄減扣一十五隻  
 存留一百六十隻平涼所設在附郭存留所  
 路當交衝各減扣二十隻存留一百八十隻  
 固原所雖在鎮誠止供一路減扣一十五隻  
 存留一百四十隻隆德所起至定遠所止共

嘉隆源抄卷三十一 四十四

嘉隆源抄卷三十一 四十五



一十二所俱接甘蘭鞏昌一路內隆德高家  
 堡靜寧神林翟家紫五所各減扣一十五隻  
 青家會寧安定三所各減扣一十八隻西鞏  
 秤勾灣二所各減扣一十七隻金縣所減扣  
 九隻定遠所減扣一十四隻俱各一例存留  
 一百四十隻蘭州所係甘肅接境減扣一十  
 二隻存留一百六十隻鞏昌北關通運所設  
 在附郭差撥亦繁量扣一十隻存留九十隻  
 柳林所路當偏僻減扣一十隻存留七十隻  
 石井兒沙泥梅川甸子川好地掌錦布峪六  
 所尤為偏僻各減扣五隻存留三十五隻定  
 遠寧河河州三所各額牛二十五隻酒店所  
 三十六隻三岔所三十五隻野狐橋所二十  
 隻路雖偏僻數亦不多與河西各自來原係  
 解銀召募俱各照舊免行減扣價值在西平  
 二府俱每隻二十兩三錢在臨鞏二府俱每  
 隻照舊二十一兩在河西各所亦照舊一十  
 八兩應存留牛隻係西鳳二府徵銀者照舊  
 召募係平定臨洮三府僉頭者親當召募查  
 照前欵遵行其減扣銀兩在西平二府除改  
 抵馬價等項并免徵外其餘俱解該府貯庫  
 如遇番夷進貢軍餉轉輸夫車一時並集

果係十分不常繁差臨時方許議請官銀聽  
 其雇募短差每十里每夫給銀一分驟車六  
 分牛車一分五厘照依地里遠近以馬二食  
 多寡仍令所官置簿明白登記事完在西安  
 者送驛傳道在平鞏臨洮者送守巡該道各  
 稽查若係平常差撥止令見在之夫以有餘  
 補不足照常應役如此一以杜冒濫之弊一  
 以免查盤之擾伏乞 聖裁  
 西安府屬西安等一十五通運所共額牛三千  
 一百隻內除裁減一百八十五隻外餘牛二  
 千九百一十五隻每隻工料秋青草銀二十  
 兩三錢共用銀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四兩伍  
 錢  
 存留各所走差牛二千七百四十隻每隻議減  
 銀一兩共減銀二千七百四十兩止給銀一  
 十九兩三錢實用銀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二  
 兩  
 扣留牛一百七十五隻共該銀三千五百五十  
 二兩伍錢連前走差牛減銀共六千二百九  
 十二兩五錢內除撥補本府各驛馬價銀二  
 千一百五十九兩又撥抵鳳翔府減徵站銀  
 一千一百兩尚餘銀三千二十三兩五錢該



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等項  
支用

平涼府屬平涼等一十二邊運所共額牛二千  
三十隻每隻工料秋青草銀二十兩三錢該  
用銀四萬一千二百九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一千八百四十隻每隻議減  
銀一兩共減銀一千八百四十二兩止給銀一  
十九兩三錢實該用銀三萬五千五百一十  
二兩

扣留牛一百九十隻共該銀三千八百五十七  
兩連前走差牛減銀共五千六百九十七兩

嘉慶隆慶抄卷三

重

內除撥補永寧馬驛馬價銀一百八十八兩

鳳翔府徑留抵補各驛馬價銀一千六百五

十兩六錢又留抵補減徵站銀七百四十七

兩六錢二分二厘二毫分撥隴州銀一百兩

汧陽縣二百五十兩長寧驛六百五十兩餘

銀二千一百一十兩七錢七分七厘八毫俱

解平涼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

紅支用

臨洮府屬蘭州等九邊運所共額牛七百七十

隻每隻站銀二十一兩共用銀一萬四千九

百一十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一千六百五十五隻該銀一萬三

千七百五十一兩

扣留牛五十五隻該銀一千一百五十五兩該

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等項

支用

鞏昌府屬北關等一十四邊運所共額牛一千

二百九十四隻內裁減一十三隻餘一千二

百八十一隻每隻站銀二十一兩共用銀二

萬六千九百一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一千一百六十一隻該銀二

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兩

嘉慶隆慶抄卷三

四九

扣留牛一百二十隻該銀二千五百二十兩該

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支用

酌派徵以蘇疲困臣等看得全陝州縣設有

邊腹不同而地土肥瘠亦異額派糧站如通

融較論固當以八府分差等若細加調劑仍

當於各府所屬之中亦分等第庶適輕重之

宜該前撫按諸臣已行該司查得西安府屬

三十六州縣如涇陽三原渭南臨潼蓋屋鄜

縣華州蒲城同州朝邑韓城富平咸寧長安

一十四州縣地曹民富宜為一等共糧四十

七萬七千四百六石一斗九升每糧一石派



銀二錢六分七厘咸陽高陵藍田興平醴泉  
 華陰郃陽商州鎮安洛南山陽乾州武功一  
 十三州縣地土稍豐宜為二等共糧一十七  
 萬五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每石派銀  
 二錢五分八厘其餘州縣俱宜三等內耀州  
 白水商南邠州澄城五州縣地方雖疲猶可  
 支持共糧一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一石二  
 斗六升每派銀二錢四分七厘淳化永壽三  
 水三縣民鮮生理地土瘠薄共糧五萬四千  
 九百一十四石三斗五升每石派銀二錢四  
 分一厘同官縣比昔繁額糧一萬一千一  
 百九石二升每石派銀二錢二分三厘一絲  
 華耀二州韓鄜郿商富永山七縣共查布三  
 萬二千六十三疋一丈綿花七千一十一斤  
 每布一疋花二十斤派銀一錢鳳翔府屬八  
 州縣原派站銀頗重通應量減如鳳翔岐山  
 寶雞隴州郿縣五州縣地土肥饒宜為一等  
 共糧一十二萬六千四百九十九石每石派銀  
 二錢六分九厘八毫六絲一忽四微八纖四  
 塵一眇扶風縣雖居衝途民生稍豐宜為二  
 等額糧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五石一斗七升  
 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七厘四絲三忽一微二

纖四塵五眇麟遊縣雖僻邑小稍累汧陽縣  
 雖繁站役漸減二縣宜為三等共糧二萬七  
 千四百四十四石六斗每石派銀二錢五分  
 九厘八毫七絲漢中府屬一十六州縣共糧  
 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石一斗大都額數俱  
 屬輕省每石派銀九錢五分八厘九毫四絲  
 查布五百九十七疋七尺每疋派銀三錢平  
 涼府屬一十州縣地臨邊境素稱疲累比之  
 別府不同難列一等如涇州固原靜隆德莊  
 浪崇信平涼七州縣雖疲猶可宜為二等共  
 糧七萬七千六百石二斗七升每石派銀二  
 錢五分四厘鎮原靈臺華亭三縣疲累為甚  
 宜為三等共糧六萬六千六百七十八石每  
 石派銀二錢三分六厘延安府屬一十九州  
 縣地臨邊境亦與西鳳不同難列一等如鄜  
 州安塞保安安定延川甘泉延長中部綏德  
 米脂清澗一十一州縣雖稱疲累猶可支持  
 宜為二等共糧七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石每  
 石派銀二錢四分一厘洛川宜君膚施宜川  
 神木府谷吳堡葭州八州縣素稱凋疲宜為  
 三等共糧八萬八千六百二十石每石派銀  
 一錢九分六厘慶陽府屬五州縣地臨邊境



土瘠民貧與延平二府相類如環縣合水真寧三縣稍稱疲累宜為二等共糧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九石每石派銀二錢五分九厘寧州安化二州縣素稱凋疲宜為二等共糧七萬六千六百二十七石每石派銀二錢五分三厘臨洮府屬五州縣如蘭河二州民生頗可宜為二等共糧二萬三百八十三石每石派銀二錢四分秋金二縣地方稍疲宜為三等共糧一萬七千四十石每石派銀二錢三分渭源縣地瘠民貧難列等第額糧四千二百六十石每石派銀一錢八分四厘鞏昌府屬一十七州縣如秦州徽州安定會寧四州縣地方頗豐宜為一等共糧三萬八千八百一十石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五厘清水伏羌階州成縣文縣禮縣西和漳縣秦九州縣民生頗可宜為二等共糧四萬三千三百八石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一厘其餘州縣俱宜三等內隴西寧遠兩當三縣雖稱凋疲猶可支持共糧二萬九千七百四十石每石派銀二錢一分六厘通渭凋疲猶甚額糧一萬一千八百三十石每石派銀一錢六分九厘以上各府一歲所派止是一歲之用總計比舊西

安府增銀五千九百九十六兩二錢鳳翔府增銀三千四百四兩七分漢中府增銀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兩鞏昌府增銀八十兩延安府減銀三千三百一十兩慶陽府減銀三千一百四十兩平涼府減銀六千兩一錢臨洮府減銀一百九十兩如此庶輕重適均而地方無偏累之苦矣伏乞 聖裁

西安府實徵站糧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石查布三萬二十六十三疋綿花七千一百斤各派價不等共徵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一錢

各驛馬駝工料銀六萬三千九百五十兩  
各所牛隻工料銀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兩五錢  
支應銀九千八百八兩

應解各處銀八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兩六錢  
鞏昌府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  
臨洮府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兩  
固原各所堡七百二十五兩  
甘肅各驛迤二萬八千八十九兩  
寧夏各驛三千一十五兩  
平涼府一百兩  
漢中府二千五百兩



慶陽府四十四兩

汪高二縣一千七百七十八兩

鳳翔府實徵站糧一十九萬六百七十九石派

價不等共徵銀五萬八百四十三兩八錢

各驛馬駝料草工食銀一萬三千九十九兩

支應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

應解各處銀三萬五千六百二十九兩八錢

平涼府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五兩內除徑留掣

改汧陽縣牛七隻銀一百四十二兩實解銀

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兩

漢中府四百一十九兩

寧夏各驛二百四兩

隴州五百二十兩

汧陽縣八百八十兩

長寧驛六百五十兩

漢中府實徵糧站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石查

布五百九十七疋各派價不等共徵銀三萬

一千九百八十八兩外西安府應解銀二千

五百兩鳳翔府應解四百一十九兩共銀三

萬四千九百七兩

各驛馬駝船隻二料銀三萬三百一十二兩

支應銀四千五百九十五兩

自隆德起至蘭州止又自寶雞起至褒城止

又自政平起至華池止又自三原起至甘泉

止共三十二驛每驛月給紙紅銀七錢書手

并潼關驛加增抄報一名工食俱六錢其餘

各驛俱每月給紙紅銀五錢書手工食銀四

錢五分各遞運所自潼關起至咸陽止共八

所每所月給紙紅銀六錢書手工食六錢自

底張起至固原止并鞏昌北關遞運所共一

十六所每所月給紙紅銀四錢書手工食銀

四錢五其餘各所俱每月紙紅銀三錢書手

工食銀三錢至於應備傘扇除舊規原係有

司并軍站預備者各照舊外在各驛預備准

於支直在各所預備者准於減扣牛價各銀

內動支置造明白登報循環以便稽查如此

庶用有定議而無臨時之失誤官有常供而

免私下之需求矣伏乞 聖裁

一申明鋪陳以便稽查臣等看得各驛額設鋪

陳原有等差每副上鋪陳定銀十二兩五錢

中鋪陳八兩五錢下鋪陳銀二兩每五年徵

銀一次官為置造通計一省上鋪陳二十七

副中鋪陳七百六十四副價各照舊其下鋪

陳二千八百三十二副改絹梭俱用綿布其



并西安府應解銀一百兩又於牛價內替鳳翔府解減徵站銀一千一百兩鳳翔府實解銀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兩五錢七分七厘八毫通共銀六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兩七錢七分七厘八毫

各驛馬駟料草工食銀二萬六千七百九十三兩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并與鳳翔府互換牛七隻共該實用銀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兩七錢七分七釐

支應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

臨洮府實徵站糧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五石六斗五升派價不等共徵銀九千九百六十二兩外西安府應解銀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兩四錢共銀三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兩四錢

各驛馬駟料草工食銀一萬六千六十二兩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兩支應銀一千八百一十四兩四錢

鞏昌府實徵站糧一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七石九斗八升派價不等共徵銀三萬一百一十五兩四錢外西安府應解銀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二錢共銀五萬七千九百一十七

兩

八兩六錢

各驛馬駟料草工食銀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兩支應銀三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

應解各州縣驛銀四千二百六十八兩

秦清寧伏四州縣四千一百八十八兩靖虜郭城驛八十兩

甘肅及各驛遞西安府應解銀二萬八千九兩各驛馬駟料草工食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兩四錢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一萬二千六百兩

支應銀一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

寧夏各驛西安府應解銀三千一十五兩鳳翔府應解銀二百四兩六錢延安府應解銀四千四百三十兩八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四兩四錢

各驛馬駟料草工食銀六千五百五十六兩支應銀一千九十四兩四錢

一酌處公用以免科求臣等看得各驛遞往因

念頭其一應公用紙紅傘扇并貼寫書手俱係夫頭輪流供送雇覓應用此外又有單日之下程雙日之小程種種需求難以枚舉蓋



驛通各官職卑祿微養贍不足欲科求難矣  
先該驛傳道議允驛丞每月給薪水夫銀一  
兩貼寫書手京兆驛二名其餘每驛各一名  
每月給工食銀九錢續增潼關驛抄報書手  
一名月給銀六錢其一應公用紙劄等項每  
月衝驛一兩五錢餘驛一兩俱於官支銀內  
徑自開銷近查各驛報到不拘衝僻一槩俱  
一兩五錢緣事無定據以混冒又查議各所  
紙紅止在西安而未及別府事關一省均當  
酌處但驛通有衝僻事務有繁簡錢糧有多  
寡迎送有勞逸苟無分別不惟無以示激勸  
而尚緣冒濫將無紀極如陽平白水二驛各  
歲該官支銀三十六兩各以薪水紙紅書手  
工食計之僅足本驛自用將何以應付官容  
而求節省附餘找通應酌定數目以便遵守  
除驛通各官每員月給薪水夫銀一兩以資  
養廉外自潼關起至咸陽止共七驛每驛月  
給紙紅筆墨等銀一兩五錢書手京兆驛二  
名其餘各驛俱一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九錢  
自底張起至固原止又自興平起至鳳翔止  
并金明弘化通遠漢陽沔陽共二十一驛每  
驛月給紙紅銀一兩書手工食銀七錢五分

皇明嘉隆疏抄卷三十一

五十九



手巾靴鞋俱各裁減每副計該減價銀四錢止  
 用銀一兩六錢共該減銀一千一百三十二兩  
 八錢總計八府三等鋪陳共用銀一萬一千三  
 百八十九兩七錢并漢中府屬船價銀一百五  
 十七兩二錢每糧一石加派不等西安府五釐  
 七毫八絲四忽六微鳳翔府二釐六毫七絲三  
 忽漢中府二分四釐八毫五絲延安府一分四  
 毫七絲慶陽府一分二釐一毫八絲平涼府七  
 釐七絲七忽臨洮府八釐九毫四絲鞏昌府九  
 釐一毫九絲徵完各該府查照分別三等置造  
 印記分發各驛收用二年半拆洗一次五年期  
 滿聽該道委官清查堪用者聽令拆洗充用不  
 堪者變價湊補新置即於應徵銀內照數減除  
 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伏乞

聖裁

西安府實徵銀四千八百一十六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一十副中鋪陳一百六十四  
 副下鋪陳六百六十六副共用銀二千五百  
 九十四兩六錢  
 應解各處銀二千二百二十二兩  
 鞏昌府三百六十一兩四錢  
 臨洮府五百二十六兩二錢

嘉慶御批卷三十一

天

嘉慶御批卷三十一

三五

甘肅各驛一千一百二十四兩四錢  
 寧夏各驛二百一十四兩  
 鳳翔府實徵銀五百九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二十副下鋪陳  
 一百一副共用銀三百五十八兩六錢  
 應解寧夏各驛銀一百五十一兩  
 漢中府實徵銀八百二十四兩二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四十八副下鋪  
 陳一百四十五副共用銀六百六十七兩  
 白水陽平二驛船六隻每隻價銀二十六兩二  
 錢共用銀一百五十七兩二錢

平涼府實徵銀一千二十一兩  
 本府各驛上鋪陳四副中鋪陳四十六副下鋪  
 陳三百六十副共用銀一千二十一兩  
 延安府實徵銀一千七百三十七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一百五十四副  
 下鋪陳二百五十一副共用銀一千七百三  
 十七兩六錢  
 慶陽府實徵銀一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六十六副下鋪  
 陳三百三十一副共用銀一千一百一十七  
 兩六錢



臨洮府實徵銀三百八十四兩外西安府應解銀五百二十六兩二錢共銀九百一十兩二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六十四副下鋪陳二百一十二副共用銀九百一十兩二錢

鞏昌府實徵銀一千一百三十六兩三錢外西安府應解銀三百六十一兩四錢共銀一千四百九十七兩七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一百三副下鋪陳三百七十二副共用銀一千四百九十七兩七錢

寧夏各驛上鋪陳一副中鋪陳一十五副下鋪陳一百四十副共用銀三百六十五兩內西安府應解二百一十四兩鳳翔府應解一百五十一兩

甘肅各驛中鋪陳八十四副下鋪陳二百五十四副共用銀一千一百二十兩四錢俱西安府應解

一預徵解以期給募臣等看得全陝驛遞傳報聲息驛遞軍餉極為苦累而所需站銀最為緊急比緣立法欠詳徵解每至愆期愈顯自後者經歲取討不完即光稱貸加利停運

致蕩產未免逃移驛遞若之何不夜散難支也今西鳳漢三府改議徵銀與甘肅驛夏一帶一體召募况應募者多係貧乏身負重役藉此為生買備馬牛車什物等項必須預給銀兩草料工食亦須按時給領人方樂於應募苟失時貽害孰肯以他人之累而自苦也若不嚴立催徵之法則站銀必不可完驛遞必不可振民因必不可蘇矣合無行令驛傳道通行各府嚴督各屬州縣掌印管站官各將應徵站銀知夏站預於頭一年冬季秋站預於本年春季徵完類解該府通融收貯

專聽驛傳道酌量緩急分發應用各該官員不得自分彼此假以協濟為名緩於催督以致愆期誤事如違聽臣等遵照兵部題

准近例比依拖欠京邊錢糧一體查叅住俸降級仍先提管站官家屬該吏監併完日方行釋放各府州縣仍置站價文簿按季令該吏齎赴驛傳道查比庶責成既嚴而站無負逋夫頭樂募而驛遞可支矣伏乞 聖裁

一議南馬以便走遞臣等看得京兆至潼關等六驛每驛原有安置南馬戶李順安等九名共五十四名每名每年給工食銀四十二兩



共銀二千二百六十一兩零往時各夫止供探報徒費工食原非事體若責其與民馬一體走差又非人情今酌以銀數之多寡定以走差之次數如京兆等驛中下馬每匹一百一十兩則視南馬四十二兩幾三倍矣况南馬銀非見領似應從寬以三差走逃一差委屬均停合無行令該司轉行各驛將安置戶李順安等各歸原驛其工食銀兩自今為始買馬與召募民馬分別等第民三南一輪流走逃不許失誤庶差有定規銀有實用其有裨於衝驛亦多矣伏乞

聖裁

奏稿卷之三

下四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郎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楊俊民謹

題為議處救邑以蘇民困事臣為照郎陽一鎮接

壤四省周環盜藪曠穴無處無之該前任都御史徐 殫勞經畧章程且備臣自接管以來練兵弭盜戢曠安民一應職掌事宜督同司道官次第修舉行據陝西布政司分守商洛道右叅議文作勛稱陝西西安府商州商南縣戶口逃亡殆盡夫馬供億不給百姓嗷嗷困苦已極若不早為計慮將來整頓益難除中間事涉細故該臣徑與處分所有係干題

奏稿卷之三

下五

請方能經久必行者臣會同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傅 摘採三事仰瀆

天聽如蒙

勅下該部詳議可否早

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祈懇之至

計開

一議塞徑路臣看得商南縣僻在山徑之中東至河南內鄉縣三百里東南至河南浙川縣二百七十里南至湖廣鄖縣三百一十里西南至山陽縣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商州二百六十里北至洛南縣二百五十里委係小邑



官通明行曉告以茶市乃

中國待西番之市行之二百餘年虜人不得恃強欺壓番人侵奪市利如馬市乃北虜新款之市甘寧延綏已各有定處行之數年實免等亦不得分外求開自失信義若虜人挾奪番人茶市則番人亦可侵奪虜人馬市此乃自起爭端我中國必不輕聽并將馬市亦禁不與是彼求利而反有害矣至於虜王會佛量准給茶以示恩信則本部前覆已明在督撫諸臣酌議而行惟求國體不失虜心無二而已如有他逞務要相機堵截毋得過為疑畏再照兵難遙度將貴專謀機

皇明嘉隆疏抄卷五

五

會變於斯須便宜在於問外諸凡未盡事宜徑自臨期酌處固不必一一取成於千里之外以坐失事機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撫禦事宜著該鎮總督鎮巡督率各該文武等官查照先今題覆事理協心著實舉行務保無虞毋得輕率畏徇啟釁招侮事完後仍着開具貢贖分別功罪來說欽此欽遵又准本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光等題為狡虜撲掠熟番挾求茶市伏乞

聖明早行禁戢以保邊圉無虞事等因覆奉欽依備咨則來隨經通行整兵預待間續據涼州副

一議補戶口臣等看得商南縣土著人丁額數

原少近年過避差徭挈家四散鄉壤日就凋耗所遺田產盡為郎陝一帶流寓人民典賣甚至田連數頃糧未過割課積千金差不承認在原籍勾攝假稱占著商南在商南徵辦却謂差當原籍徒使子遺之民節受包陪之累臣等再四揆度合無將各省流寓人等置有產業勢難遷徙者行商洛道委官清查通將貧富等級案比的確候今次大造之年盡入該縣版圖認納差糧不得似前規避仍行各原籍除名免其重役買址既定可杜影射之奸眾孽易舉庶解倒懸之苦再照流民新附義當優卹除正額糧草難以議減至於均徭銀力二差十分為率土民派六分新民派四分稍待三五年後人心樂從然後一槩均攤將見人隨籍定戶口漸充糧隨地納供輸自裕救焚拯溺計誠無便於此伏乞

聖裁

一議單冗負臣等看得商南縣賦役繁重厘里蕭條官司供應委果不能支持洛南縣土貢九十餘名山陽縣生貢七十餘名各儒學設教諭一員今查該縣五十三名設教諭訓導



各一員每員年該齋夫銀二十四兩門子一  
名銀七兩貳錢稍有拖逋寒官無賴終歲追  
徵民力不堪合無比照二縣事例將訓導一  
員永為裁革及照見任訓導祁修業歷任已  
久復令其赴部候補本官難勝跋涉之苦該  
縣不免齋送之費姑俟陞員不必銓補齋夫  
門子銀兩照數除豁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伏乞

聖裁



嘉隆新例附萬曆

吏例

嘉靖元年十月吏部題奉

欽依各該巡撫巡按各將所屬地方所有

王府文職官員除典儀典膳奉祀教授等官照舊

不考外其長史審理紀善俱有輔導王德綜理

府事之責中間若有撥置妄為及貪法不謹不

能鈐束府中官屬旗校人等致其生事害人者

許於考察京官之年務要詢訪得出開具實跡

奏請黜退選補

嘉靖二年九月吏部題奉

欽依各有土官去處凡遇應襲土舍或係父祖過惡

或身自違犯者省令赴官歸結照依土俗量與

處勘給之後即便起送布政司或令親自赴

京襲替如先年故事或令其納穀代為

奏請如近年所行若土舍恃其土性遇有過犯不

行出官延至十年上下者紀過奏降一級十五

年上下者奏請革職另推土夷信服宗支土

舍襲替如係朋免濟慈宗支另設流官管理

嘉靖三年九月十四日吏部題奉

欽依赴任過限官員提問如律科罪違限半年以上

者不許准信患帖照例起送赴部調用一年之

上革職為民考滿公差復任違限通照例行

本部新題 准重定水程例限

北直隸

順天府水程二日 隆慶州水程四日

保安州水程五日 保定府水程五日

河間府水程七日 真定府水程九日

永平府水程九日 順德府水程十五日

廣平府水程十六日 大名府水程二十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南直隸

徐州原水程三十七日今改擬二十七

淮安府水程三十日

鳳陽府原水程三十日今改擬三十五日

廬州府水程三十五日 和州水程三十六日

滁州水程三十六日 揚州府水程三十九日

應天府水程四十日 鎮江府水程四十日

太平府水程四十三日 常州府水程四十五日

寧國府水程四十五日 池州府水程四十六日

廣德州水程四十六日 蘇州府水程四十七日

安慶府水程五十一日 松江府水程五十二日

徽州府水程五十六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山西布政司

遼州水程十七日 大同府水程十七日

太原府水程二十日

汾州原水程二十日今改擬二十三日

潞安府水程二十五日 沁州水程二十八日

澤州原水程二十四日今改擬二十八日

平陽府水程三十一日

山東布政司

東昌府水程十八日 濟南府水程二十日

青州府水程二十日 兗州府水程二十五日

萊州府水程二十六日 登州府水程二十八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河南布政司

彰德府原水程三十二日今改擬二十六日

衛輝府原水程三十五日今改擬二十九日

開封府水程三十日 汝州水程三十二日

懷慶府原水程三十日今改擬三十二日

河南府水程三十三日

南陽府原水程三十二日今改擬三十七日

汝寧府原水程三十二日今改擬三十九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陝西布政司

西安府水程四十二日 鳳翔府水程四十五日

慶陽府水程五十日

延安府原水程四十日今改擬五十二日

平涼府水程五十一日 鞏昌府水程五十五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臨洮府水程六十一日 漢中府水程六十二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十日

浙江布政司

嘉興府水程五十日 杭州府水程五十二日

湖州府水程五十二日 紹興府水程五十六日

嚴州府水程五十八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寧波府水程六十一日 金華府水程六十四日

衢州府水程六十七日

台州府原水程七十一日今改擬六十八日

處州府水程七十日 温州府水程七十七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十日

江西布政司

南康府水程五十一日 九江府水程五十五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南昌府水程六十日 饒州府水程六十一日

瑞州府水程六十四日 臨江府水程六十五日



湖廣布政司

廣信府原水程七十五日今改擬七十一日  
 吉安府水程七十一日 撫州府水程七十三日  
 建昌府水程七十五日 袁州府水程七十九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十日  
 贛州府水程八十二日 南安府水程九十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二十日

黃州府水程五十日

襄陽府原水程九十日今改擬五十日

德安府原水程七十二日今改擬五十二日

承天府原水程八十三日今改擬五十二日

鄖陽府原水程九十三日今改擬五十二日

武昌府水程五十四日

漢陽府原水程六十五日今改擬五十六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

沔陽州水程七十日 岳州府水程七十一日

荊州府原水程八十日今改擬七十一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十日

常德府水程八十二日 長沙府水程八十八日

辰州府原水程九十日今改擬八十三日

寶慶府原水程九十五日今改擬八十三日

衡州府水程九十日

福建布政司

郴州原水程一百程今改擬九十日

永州府原水程八十七日今改擬九十二日

靖州原水程一百二日今改擬九十五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二十日

建寧府水程七十三日 延平府水程七十五日

邵武府水程七十八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十日

福州府水程八十八日 汀州府水程八十五日

興化府水程八十五日 泉州府水程九十日

漳州府水程九十四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二十日

四川布政司

保寧府原水程一百日今改擬七十日

夔州府原水程一百日今改擬七十五日

成都府原水程一百四十五日今改擬七十五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十日

重慶府原水程一百二十五日今改擬八十八日

順慶府原水程一百一十八日今改擬八十八日

潼川州原水程一百六十六日今改擬八十八日

眉州原水程一百三十日今改擬八十八日

瀘州原水程一百二十三日今改擬八十二日



嘉慶州原水程一百三十三日今改擬八十五日

叙州府原水程一百二十日今改擬八十五日

邛州原水程一百三十五日今改擬八十五日

馬湖府原水程一百日今改擬八十五日

雅州原水程一百三十二日今改擬八十五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二十日

廣東布政司

南雄府原水程一百日今改擬九十五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二十日

韶州府水程一百日

肇慶府水程一百一十三日

廣州府水程一百一十三日

高州府原水程一百三十七日今改擬一百二十日

潮州府原水程一百四十九日今改擬一百二十日

惠州府水程一百二十二日

瓊州府水程一百三十三日

廉州府水程一百三十六日

雷州府水程一百三十七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箇月

廣西布政司

桂林府原水程一百一十四日今改擬一百日

平樂府原水程一百二十二日今改擬一百一十日

梧州府水程一百二十六日

柳州府水程一百二十七

慶遠府水程一百三十日

潯州府水程一百三十八日

田州府水程一百三十九日

龍州水程一百三十九日

泗城州水程一百四十四日

南寧府水程一百四十七日

太平府水程一百五十九日

思明府水程一百六十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箇月

雲南布政司

曲靖軍民府水程一百一十六日

雲南府水程一百二十日

澂江府水程一百二十四日

姚安軍民府原水程一百三十日今改擬一百二十五日

廣西府水程一百二十六日

臨安府水程一百二十六日

楚雄府水程一百二十七

蒙化府水程一百二十八日

廣南府水程一百三十四日



大理府水程一百三十四日

鶴慶府水程一百三十八日

景東府原水程一百三十七日今改擬一百

四十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箇月

貴州布政司

黎平府水程一百三日

思南府水程一百一十二日

銅仁府水程一百一十三日

石阡府水程一百一十三日

思州府水程一百一十六日

鎮遠府水程一百一十八日

貴州宣慰使司水程一百三十五日

以上水程外限二箇月寬一箇月

嘉靖四年閏十二月都察院題奉

聖旨是各處兵備撫民等官皆有地方責任今後不許越境送迎參謁有妨職務違者聽撫按官劾

嘉靖七年正月吏部題奉

聖旨吏役頂頭銀兩積弊有年屢經禁奏未見革除

這所言之是便依擬嚴加禁約今後有犯者送問

送問黜退為民新吏依聽出錢一體革後其官

掌印官容情故縱緝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就作能

軟黜退在外衙門通行撫按等官照例禁治俱勿姑息

嘉靖七年八月吏部題奉

欽依各處巡撫巡按衙門嚴加禁約司府州縣遇有

事務不得差委州縣正官致悞本等職業

嘉靖八年等年吏部題奉

聖旨御史但養病三年以上的都革了職着冠帶閑

住以後養病官員照這例行其餘依擬催取前來

供職違限的指名參究來說又奉

聖旨這各該養病官員多有托故在家營私你部裡

既查年月明白都着照前旨行其間果有真病竟

成廢疾的着有司查明奏來與致仕如有在家並

無過犯其行義可為鄉里所重的撫按官訪查奏

保你部裏還再加體訪量為錄用不許徇私一槩

濫舉訪聞罪坐舉主鄭慶雲還查他丁憂前在家

養病年月明白來說李坦既在三年內起文着復

職駱士弘等三員既未經受職難同各官依擬行

嘉靖九年四月吏部題奉

聖旨這補廕恩例太濫但該曾受廕病故的不許再

補著為定例

嘉靖十一年二月吏部題奉

欽依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今後司府州縣官歷任三



年之上果有卓異政績方許奏保旌異不次擢用聽舉之人後犯貪酷罪名連坐舉主未及三年者不許旌舉巡按都御史每年終巡按御史滿各照例將各官賢否實跡逐一註寫明白開造揭帖送本部并都察院查照考察其在外六品以下官員遇有違犯就便提問依律治罪不必論劾煩瀆 聖聽

嘉靖十一年二月吏部題奉

欽依今後京官丁憂不分南北亦不分堂上屬官俱一例各於北京南京關領勘合公差官員聞喪俱要赴京復

命事畢關領勘合照回守制在家養病省親丁憂等

官俱不必關領勘合南京官員公差丁憂造冊具本差人奏繳仍於南京吏部關領勘合照回守制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都察院題奉

聖旨是這撫按官職掌并相接禮文你每既議處停當都依擬着永遠遵守不許侵越紛更

議處職掌一十一條

一巡撫都御史係撫安地方之官如徭役之編審里甲之出辦糧料之徵派官錢之出入驛傳之處給廩祿之興廢與夫大戶糧長民壯決于之

命點城池堡隘兵馬軍餉之督調凡關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都布按三司將處置緣由仍呈巡按知會巡按御史按臨之處其已行之事查考得失糾正奸弊使民安政舉地方有賴不必另出已見多立法例蓋巡按御史職在監察利弊一年一更與地方久任之官自是不同縱立有良法後來接替者未必踵行徒使政體紛更人無定守其有大利弊當興革者奉行部院議擬 上請俾所司永為遵守

一巡按御史糾察一方之利弊凡可以肅僚貞度者莫非其責至若文科之賓興武舉之掄材處

決重辟審錄冤刑吏農之叅撥功賞之紀驗則

又御史之所獨專者巡撫官不得干預巡撫所更歷之處止可督責有司明刑恤獄初無審錄矜疑之舉其操江巡視理鹽都御史并巡關巡鹽巡江巡茶馬及清軍御史不論囚犯大小俱不許審錄亦不許有司送審以乖政體至於五年審錄往往巡按與

欽差部寺官爭論相悖今後若所見不同許各奏請施行部寺官須遵照刑部題 准及欽奉

勅諭內事理止可將見監罪囚有冤抑者具奏審錄其餘徒流笞杖只應減等釋放亦不得將巡按



等衙門問結事情一槩准詞辯理以起事端  
舊規各府州縣等衙門有死罪招由如係自問  
及奉撫按批行者俱申呈撫按照詳仍監候會  
審如奉巡撫及中差御史并布按二司及守巡  
等道批行者止申原奉衙門照詳俱候巡按會  
審近年但係死刑無分兩司各道并府州縣等  
衙門通行申呈巡撫巡按定奪夫巡按御史係  
提綱挈領申究理枉之官一應在監囚犯俱聽  
審錄施行今既欲照詳於先又復會審於後不  
惟重為煩復抑亦多勞自弊及至會審未免涉  
於有我拘泥前案重於改從以後死刑凡兩司  
各道自行批行者不必呈詳撫按止候會審其  
奉撫按批者照舊呈詳都司衛所與府州縣事  
體同  
查得問刑條例凡有充軍係巡撫有行者巡撫  
定衛巡按有行者巡按定衛其所屬自問者有  
巡撫處申呈巡撫無巡撫處巡按定發遵行已  
久但聞載欠詳以致彼此互異者尚多今後各  
衙門凡奉到撫按及公差都御史御史一應批  
詞牌案內有充軍徒流及口外為民者如一事  
而彼此相干定發以原行衙門在先者為主若  
事起於所司通行申呈合于上司者俱候巡

定發無巡撫處巡按定發所司須將各奉到先  
後緣由及通行申呈字語開具明白以俟批答  
中間有應該駁行者仍各據理而行有奉奏行  
及奉 欽依者其詳先定發俱歸於

欽奉衙門

一撫按遇有地方大事及批定守巡等道并進  
表等項公差官員舊規俱是會行其區處目前常  
事與批委府州縣等官署掌印信亦皆會同而  
行但彼此偶值出巡相隔寫遠若待回到不無  
悞事所有兩處批行往往互異難以遵守今後  
如常行事務委署印信止以文書先到者為主

奉行官吏不必觀望兩請

一奏報災傷係巡撫之事巡按御史止是覈實近  
來有司或有不申撫按或巡撫不候巡按覈勘  
各徑自具奏戶部未免仍行巡按覈報以致往  
復過期有司慮恐失時先行設法徵收無知小  
民多被糧里乘機全徵後雖遇免不露實惠今  
後災傷之年撫按官先督行各府州縣及早申  
報巡按即行委官分投覈定分數行所司造報  
庶事體歸一不致往復耽誤致有增減分數及  
仍前薦越具奏應參奏者聽撫按官參奏應提  
問者就便提問



一賑濟饑民近來各處公私匱乏巡撫官一遇災傷之年束手無策有等司司小諸事體本無甚大饑荒過為申擾要得先時備付施甚者且欲賑及師生與致仕官吏以市私田心曾不計錢糧出於何處即使那移勸借倒廩阻囊以副之萬一明年復饑或有甚於今年及地方卒起變故將何應用今後賑濟之事須專委且巡撫會同司府州縣等官備查倉廩盈縮酌量災傷重輕應時樽節給散巡按毋得輕聽前項好事有司輒與准行如賑濟失策聽巡按糾劾

一考選軍政係撫按職掌中間或有係關邊關班操者中差御史不得指職業干預其軍政所定官員俱經題奉

欽依中差御史有事止可暫委或行帶管不許更改取用其空閑在衛者不拘

一公差都御史御史職務各奉有專

一應興革區處事宜撫按官毋得干預其舉劾賢否准受詞狀須與本等職務相關方可不得泛濫侵越其更調地方官員俱由撫按區處

一提學御史進退人才奉有專

初撫按官毋得干預其師生廩饌及脩理學校等項提學御史止是督行有司轉申撫按施行不

行文擅支那移倉庫錢糧

一巡按御史不許同巡撫報捷如無巡撫聽總兵領兵官奏報巡按止是紀驗功次以明賞罰其浙江福建舊無巡撫與有巡撫而偶缺者一應事務俱巡按處置如撫按官一時俱缺聽了差總理

嘉靖十四年吏部題

准今後撫按官薦舉所屬應合旌異官員務要遵照正統年間事例將本人任內卓異政績明白開奏不許浮泛濫及通候各官考滿到部察訪相同即與查取親供結狀比照京官事體按月類題給與應得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吏部題

准今後在外大小官員當三年六年俱要依限赴部給由中間果有兵革災傷地方重寄方許撫按官會議奏保事寧之日即便依例起送赴部考覈不許拘留

吏部通行照得舊行事例在外大小有司官員三年六年應該赴部給由雖有專責差占三年六年亦要給由一次果遇凶厄及地方不時之警許撫按官合詞奏留近年以來每遇給由之期



除方面官及進士出身者上司類多循情不問有無未了事件俱為開豁聽其依期起送其餘或地方小事或尋常差遣或拘前重後輕前輕後重非法事例即都不為奏

請開豁擅自拘留以致各官雖歷年勞本部以未經考滿無憑遷轉及至九年到部輒以三年六年不曾給由送問降級淹延抑鬱情何以堪今後各府州縣等官遇三年六年給由文書到日該管上司查理錢糧明白不許輒因地方小事尋常差遣及拘前重後輕前輕後重事例故違留難如遇凶荒及地方不時之警即要預先奏

聞開豁方許留任各該衙門每年俱以起送存留官員明白開報前來俱許前後歷過月日通理補考如有無故留難及有故不行開坐奏行本部備照者本部參奏劾其留難之罪

嘉靖十九年六月吏部題  
准監生在監在歷私逃回籍三月之外者發回原學肄業半年之上革退為民  
嘉靖二十年十月吏部題奉

欽依凡遇聽選官員到部查照先年繫籍年數扣算及今幾何果係減年情容篤疾衰頹者揀擇題請授以應得散官仍通行各該撫按官如遇見任有

司官員老疾不堪任使及息政殃民者嚴加劾本部照例議黜

一就教生員揀取年力精壯者許授教職其中有老耄篤疾者查照近奉

詔書內事例授以散官以榮終身凡係考察才力不及并科罰降級官員不許改教以玷士風  
一各王府長史等官有缺聽憑本部揀選相應人員題

請陞補如有仍前請保者許撫按官查照考察事例將所保之人坐以不謹罷黜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都察院題  
准今後各該御史除憲綱考語要緊文冊照舊造繳外其餘一切不堪實用文冊通行查革

嘉靖 年 月吏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未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為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泯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都着照舊承襲其餘皆以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

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  
嘉靖 年 月吏部等衙門題



准布按二司守巡官每生二月出巡五月回七月出

巡十一月回司所至地方問民疾苦稽查奸弊

查訪官吏問理詞訟辯明冤抑催徵錢糧督捕

盜賊脩濬城池操緝兵馬審編均徭存恤孤老

百凡政務一一舉行雖偏州僻縣各要徧歷如

無故回司一二次者提吏怠忽誤事者指名叅

劾

嘉靖 年 月吏部申明舊例題奉

欽依來朝官員回任將各官原來批文查照水程定

與限期但有過違原限一月之上者問罪兩月

之上者送部別用三月之上者罷職不敘監司

容隱不舉者同罪

隆慶二年二月吏部題

准陞除州縣正官赴任過違憑限者聽巡按御史照

依朝

覲回任事例一月之上問罪兩月之上送部別用三

月之上罷職不敘監司不舉者同罪

隆慶二年五月吏部題

准守巡等官遵照 憲綱於分轄州縣無論遠近衝

僻俱要不時巡歷一應興革着實舉行年終仍

將各有司賢否報撫按送部院考察如不巡歷

者撫按官叅奏重治降黜

隆慶二年六月吏部題

准今後犯贓官員如果贓真跡著衆證明白必須盡

數追併入官然後發遣發落如有不完仍行原

籍變產陪補歲終撫按官將追過贓數奏報查

考

隆慶三年二月吏部題

准各 王府官員與京官一同考察撫按官將長史

審理紀善護衛首領典簿典膳奉祀典寶典儀

正正教授 郡王教授 郡王典膳等官今次

一體查覈若有老疾不謹及占缺年深者具

奏黜退

隆慶四年三月吏部題

准今後兵備官俸深稱職者許薦如俸僅一二年者

不得奏薦否者叅論罷斥其知府有功與兵備

併論失事亦許併叅

隆慶四年四月吏部題

准行巡按以後不拘進 表陞遷除授各官違限一

體照例叅究雖有患帖亦不准理其違限自行

具奏者本部叅奏處治

隆慶四年六月吏部題

准各邊有司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

能捍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



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為準不論出身資格若用之不効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委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以軍法治罪

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六十一處

乃是邊方其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稱邊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

隆慶四年六月吏部題

准舉劾章疏誅語之下不必鋪叙繁文只稱某差已滿例當舉劾訪得某其賢能有何政績所宜薦揚某某不職當黜或老疾不及當致仕降調有何證狀所當糾劾如此而止總督撫按一體永遠遵行

隆慶四年七月吏部題

准申明京官養病及期赴部方准叙用若到部在三

年之外雖稱三年之內給文仍照違限罷職不敘其三年赴部又稱中途患病者照有疾致仕

隆慶四年七月都察院題

准撫按行司府等官於所屬有司嚴禁庶訪如有貪縱害民者司府即報撫按再訪的確應拏問者拏問應恭 奏者恭奏如入己之賊務行照數追出解助邊餉犯該監盜枉法等項仍照律例問遣不許憐其甲第誦識及陞任丁憂開豁被劾之始即行羈縻毋令潛逃既逃之後即奏行原籍按院追究若賊應追也雖變其田產而無恤人雖病亡也仍併其子孫而莫縱

隆慶四年八月吏部題

准撫按糾劾官員具本之日即革任聽處候命下題覆其所去者照依考察事例不得復用其所留者待文書到日管事

隆慶四年十一月吏部題

准府首領與州縣佐貳官有才能卓異可備任使者不拘出身資格一體薦揚超擢

隆慶四年十二月吏部題奉

聖旨依議行

一各邊守巡有司等官查有累歷邊方者陸續內轉其才猷堪當大任者許撫按官具奏查其俸



資請加服色俸級及後政績久著則破舊格不次擢用

一撫按今後不拘歲貢納粟吏員但年壯才卓堪為一方保障者訪實具奏超擢

一有司守令等官有治行卓異有益一方者許撫按奏薦久任止加服色俸級不得仍前進秩

一知州知縣務令在任三年不必互相更調其緊要地方不可久缺及才堪衝繁者許撫按具奏酌議

隆慶五年三月禮部題  
准今後除王親同祖親枝妃與儀賓郡縣主未故

者照例應禁外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陞除京職再照女為夫人以下之親遵例不禁則男為郡縣鄉君儀賓亦將軍以下之親親屬相同蒙禁未均合無今後郡縣鄉君儀賓之親亦一體陞除京職庶均平歸一

隆慶五年三月吏部題  
准以後撫按官逐年量薦卓異數員以備大計之後題請宴賜如狗私濫舉聽部院該科參治仍著為令甲永遠遵守

隆慶六年正月吏部題

准京官陞授外職告病乞休者不許起用若有規避希借京官名色等情即降級改用抗違不就者除名開住各撫按官凡外官稱疾告休必查訪事情迫切代題其病痊官員務查居官善狀居鄉謹飭及病痊情由具奏如濫舉者聽部科叅處

隆慶六年四月吏部題

准叛賊僭稱王號流毒地方非區區草竊可比先任巡撫既不剿除又不奏聞姑降俸級行各撫按以後地方有事若隱避不處及至四發雖已有人蕩除仍追查以前當事之臣重加究黜永為定例

隆慶六年十一月戶部題  
准沿邊倉場官攢如一年已滿將任內經手錢糧呈撫按委官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攢守支即與起送如有侵虧追賠擬罪

萬曆元年正月戶部題  
准京通二倉官攢行京通二座糧廳照例將應放年分厥口支剩者查數造冊送下糧廳并漂流米石不候挨陳附載冊後順序早放該厥支盡即日住糧起送如零數坐支不盡千石上下盤併別厥奏放一體起送若延捱期過一年以後者

隆慶六年十一月戶部題

准沿邊倉場官攢如一年已滿將任內經手錢糧呈撫按委官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攢守支即與起送如有侵虧追賠擬罪

萬曆元年正月戶部題

准京通二倉官攢行京通二座糧廳照例將應放年分厥口支剩者查數造冊送下糧廳并漂流米石不候挨陳附載冊後順序早放該厥支盡即日住糧起送如零數坐支不盡千石上下盤併別厥奏放一體起送若延捱期過一年以後者

隆慶六年十一月戶部題

准沿邊倉場官攢如一年已滿將任內經手錢糧呈撫按委官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攢守支即與起送如有侵虧追賠擬罪

萬曆元年正月戶部題

准京通二倉官攢行京通二座糧廳照例將應放年分厥口支剩者查數造冊送下糧廳并漂流米石不候挨陳附載冊後順序早放該厥支盡即日住糧起送如零數坐支不盡千石上下盤併別厥奏放一體起送若延捱期過一年以後者

隆慶六年十一月戶部題

准沿邊倉場官攢如一年已滿將任內經手錢糧呈撫按委官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攢守支即與起送如有侵虧追賠擬罪

萬曆元年正月戶部題

准京通二倉官攢行京通二座糧廳照例將應放年分厥口支剩者查數造冊送下糧廳并漂流米石不候挨陳附載冊後順序早放該厥支盡即日住糧起送如零數坐支不盡千石上下盤併別厥奏放一體起送若延捱期過一年以後者



參問革職革役干礙各廳人役一例問究其各邊倉場行各撫按凡官攢一年滿日照依陝西事例一體呈盤起送

萬曆元年九月吏部題

准內外臣工有不奉法脩職者一經科道指實參論即當引咎自省如有妄辯瀆擾者本部從重議擬譴譴斥

萬曆元年十二月吏部等衙門題

准今後考察凡三年之內方面陞京堂者聽南京科道論劾外省撫按不得一槩參論

萬曆二年二月吏部題

准調繁官員前後歷俸扣該一年之上有賢能者一體保舉及令布按二司等衙門於所屬之官有加銜者俱照加銜禮待如責人苛禮者聽撫按

參治

萬曆二年三月吏部題

准撫按將加納典樂查歷俸十年以上年老不堪及行止有礙者照年老不謹例致仕閑住其十年以下年力精壯無過者仍許供職及原由樂舞生出身者查歷任二十年之上亦照老疾例致仕各奏請定奪以後典樂照京官五年考察歷考俱優行令久任考劣者徑自罷黜未為定

例

萬曆二年四月吏部等衙門題

准今後該貢之年有司官將應貢廩生查節年考案屢在一等二等科舉者仍查其年歲在六十以下三十以上方准起送正貢一人陪貢五人送提學官考擇不拘正陪惟擇最優者貢之若隱年減多作少增少作多聽提學官廩生舉首黜退其年力衰邁不堪起送者授以儒官提學官每歲周考一遍其年衰詞荒者不拘廩增附生徑自黜退其停廩降廩者必考一等二等然後收復未收復者不許考貢如提學官濫行起貢查

照近題考退一處五名事例參奏降用奉

聖旨國家取士貴得實用這所議歲貢事理都依擬着實行提學官職專造士責任甚重近年各官不以秉公端範精勤考校為務專事空談計日行轉又徇情姑息借譽士口以致習尚浮薄學術空疎授之以政全無實效殊失朝廷育才待用之意今後提學官缺你部裏會同禮部務選年力精壯學術著聞的久任責成若未經歲考科舉事完的不許輒便陞轉其才力不相應及闕革不稱的即便調處罷黜巡按御史亦毋得侵伊職掌行事有不如今都着該科參奏處治



萬曆二年五月吏部題

准各 王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各巡按查訪賢否不拘六年事例比照有司一體舉劾本部查覆應罷斥者罷斥應加服俸者量加服俸應遞陞本府員缺者仍與遞陞其長史有俸深勞久查果輔導有功不拘科目出身各照原議年資薦加從三品服俸

萬曆二年十月吏部題議監生無論守選年歲淺深但係年老有疾難以任勞情願遞授者許呈該縣勘結明白申請巡按年終類題貢粟遞授官員奉

聖旨是今例年老有疾官員見任的也該致仕豈可入選今後不拘舉人監生出身但審係年力已衰及有廢疾的都量授一職回籍榮身不准收選其起復聽調等項有老疾的都着照例致仕不許補用

萬曆二年十一月吏部題

准巡按御史將勘合取及各行省祭官按臨考察官吏之時令各官執引赴院揀選年力精壯令其起送其有目盲足跛年老羸不堪者行各州縣給帖閑住免其雜差原給文引收候復命之日造冊一併查考

萬曆三年五月吏部題

准今後赴任違限方面佐貳大小官員俱照弘治十五年嘉靖三至題 准事例違限半年以上者送部別用一年以上者革職為民半年以下者止照律例問罪發落五品以上照舊奏奪六品以下官應該以問起送革職者徑自照例施行不必續奏

萬曆三年五月吏部題

准陝西邊方兵備之共糧守巡官員陞遷仍候新官交代方許離任撫按官查憑限果違即將離任日期扣算原應限行移彼省撫按查豁至於丁憂降調官員亦將經管事務造冊呈委隣道交明不許擅自離任今後山陝前遼宣大等邊兵備等官各遵前例交代給文開豁

萬曆四年四月吏部題

准以後各邊僉都副都及以侍郎都御史尚書出鎮總督三六年考滿查果實歷邊俸有安攘奇功曾經 欽賞其應得 恩典照例題請陞授如帶有別俸通理必須邊俸居三分之二本部查其功次具 奏至於山陝保定三邊與邊俸不及三分之一或地方雖無失事亦無軍功者止照常題 請復職若未及考滿先以別項



軍功蒙 恩相等者不得復議加增俱臨時酌

量擬敘邊方兵備三年考滿本部查人品政績

卓異者照例陞銜仍舊供職平常無過者照常

敘遷至於腹裏方面有司官員果於地方相宜

但許奏留久任待其政成之日照本部題

准久任事例六年上下各准優陞政績尤異者超陞

京堂各該撫按着遵行

萬曆四年四月吏部題議外官給由事例奉

聖旨依擬行

一考滿官員前後歷任年月不論多寡俱得通理

蓋指起復補任以才調繁因事迴避改任者而

言至於被劾調簡不容通理務令歷三年

一在外三六年考滿官員除方面府佐照舊赴京

有事地方照舊保舉外其府州縣正官免其赴

京撫按覈實具奏守令考滿俱要合于上司考

註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報部其考詞亦要直

書仍候撫按具奏方准給由

一給由官員俱要於其後半年之內司府州縣給

文起送若滿後不送因扣違半年之上方纔接

文到部者不論水程有無違限俱駁回係三年

者候六年再考六年者候九年通考其扣違二

年之上除駁回外將違慢官吏行該管衙門

提問

萬曆四年十二月吏部題

准邊方監牧同知等官如遇陞遷丁憂降調等項查

照邊方兵備等官事例陞任官員務候新官交

代明白丁憂等官亦要造冊呈委鄰近府州縣

官交明離任本管上司仍給印信公文如違憑

限查明一體開缺

萬曆四年四月吏部題

准以後各州縣掌印官不論曾否他出但死罪重囚

越獄至三名以上者住俸戴罪拿賊六名以上

者調用十名以上者降一級十五名以上者罷

其官巡捕官罪同不能限內盡數捕獲者免罪

守巡各道若係駐劄處所及同時或先後連二

次失事者聽撫按奏重加罰治撫按官有隱

匿不以實聞者聽部院科道官指名參究

萬曆五年七月吏部題

准以後迴避官員除巡按照例從方面官迴避外其

餘內外官員俱從官職早者具奏迴避

萬曆五年九月吏部題

准推陞官員文憑付公差員役順齋巡按官按日稽

查但有違限即將員役根究緣由報部備照後

本官違限彼亦本查稟齋發耽悞酌量題覆其



上司官有將推陞官因賢能令完經手事件即行題知若係錢糧等項不明羈留者一面查勘一面題知其不係重務及干重情者俱速令到任但有稽留憚于具奏致累本官耽誤公事者陞任地方巡按具奏本部查將先任地方上司官從實叅究

萬曆六年二月吏部題

准凡官員罰俸未滿陞遷者不論品級崇卑俱于陞任員下照依應罰月日住支補足本部即於本內聲說明白在內者行本官於太倉扣除陞南京及外任并在外遷轉者明註憑內令於新任扣除滿日京官開送兩京戶部外官開送撫按各咨報本部知會開銷但有冒支及過期不報者查出叅處

萬曆六年二月吏部等衙門題

准以後撫按隨到地方於方面有司等官查賊跡果有的據遵照

憲綱五品以上一面題叅一面審鞫六品以下徑自奉問完日具奏凡奉

旨提問者務要遵照法例重究如破調從輕者巡撫聽科道官聞風叅劾巡按復

命之日都察院以別賢否處分各項罷官者在原籍

規利害人惡聲著者亦聽撫按糾舉

萬曆六年四月吏部題

准申明邊倉官攢一年將錢糧呈詳撫按委官查明交與接管官攢即行起送合將腹裏倉官一體施行



戶例

嘉靖二年戶部題

准今後部運官員敢有不行督併大戶完納錢糧製

取通關私自棄批逃回者俱照依官吏避難在

外間發為民雖有事故亦不准理

嘉靖三年三月刑部題奉

聖旨是預備倉糧是救荒急務今後囚犯應折徒折

工的都著納穀收貯以備賑濟不許別項支銷巡

撫官年終造冊繳部以憑查考還通與兩直隸及

各布政司都照這例行

嘉靖四年三月戶部查議優免事例題奉

聖旨內官內使戶內照文職戶內優免錦衣衛指揮

免七丁千戶五丁鎮撫百戶二丁

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欽奉

恩詔州縣書手久慣作弊受賄將稅糧飛走洒派今

後許諸人指實首告問發邊衛永遠充軍賊銀

儘其財產追入官給主官司縱容不舉作罷軟

黜退有賊者以賊論

嘉靖六年二月刑部題奉

欽依鹽徒犯該拒捕者為首之人斬罪豪強聚眾為

使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仗響器拒捕殺傷人

者仍不分首從俱梟首其止是五六人或十人

合夥與販原無兵仗響器遇有追捕奔命拒敵

因而傷人至二命者追究為首及下手之人比

竊盜拒捕傷人律皆斬其不曾下手傷人者仍

為拒捕從論罪二十斤以上充軍或聚眾與販

持有兇器拒捕傷人至三命者比強盜不分首

從論斬奏請定奪

嘉靖七年七月戶部題奉

欽依運糧把總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銀兩及

科索軍士財物十兩以上者降二級四十兩以

上者降三級發原衛帶俸差操再不推用至五

十兩以上者問發邊衛充軍其跟官書美人等

指稱使用等項科索軍士銀至十兩以上者等

問永遠充軍

嘉靖七年十一月戶部等衙門會題奉

欽依運官故違限期寄囤守凍把總指揮糧至三千

石千戶一千石百戶五百石以上者每一次降

一級不及數者照常問罪旗甲不服催備在途

買賣遷延及軍人恃頑不行僱運不候交代棄

船逃走者將行糧賞鈔盡追入官仍問罪俱發

邊衛充軍

嘉靖八年四月戶部題

准投獻地止其投獻與受獻之家一體問發邊衛永



遠充軍事干勳戚先將管莊佃僕及引進家人  
問罪發遣其勳戚大臣照例參奏定奪

嘉靖八年五月戶部題

准除 內府該用布疋做解本色外其餘行各該布

政司每絹一疋折銀七錢每綿布一疋折銀三

錢苧布一疋折銀二錢解收折支官員俸糧及

賞賜軍士

嘉靖八年六月戶部題

准各衛所掌印管屯等官將該年屯糧遵依

欽定期查照額坐數目趁時追收依限完納如有

催督十分通完無欠者照例議呈動支無碍官

嘉靖新例卷之二

三

銀量行獎勵如延至次年正月終以十分為率

拖欠一分以上者住俸刻期徵解屯老旗甲孥

問三月終不完衛所管屯官革去冠帶戴罪徵

納首領官吏孥問各該掌印官專總其要通計

所屬拖欠三分以上者亦擬住俸催徵五月終

仍復不完者衛所掌印官革去冠帶戴罪徵納

管屯官參問各降一級都司管屯并按察司管

屯官通計所屬拖欠三分以上亦擬住俸徵納

以上住俸不許補支止以事完開支如有冒支

以盜倉糧論罪

嘉靖八年九月戶部題

准各該鈔關委官主事將經過軍民船隻應納錢鈔

數目自嘉靖八年十月初一日為始照例每鈔

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發各附近

府州縣庫收貯依期解部

嘉靖八年戶部題奉

聖旨這錢法遵用制錢嚴禁私鑄除收積販賣好錢

不禁外若販賣私鑄低爛破錢的依擬訪孥究治

體順民情一節若許折錢兼用則奸弊終難禁革

錢法終難疏通今後街市行使俱要用好錢每七

十文准銀一錢仍將本朝制錢與舊錢隨便行使

各處鈔關戶口食鹽門攤商稅等項都要收受舊

嘉靖新例卷之三

四

好錢及制錢內府該庫不許將私錢破錢混收難

以支放督收官鑄若令私鑄地方立場開爐鑄造

不無愈滋弊端你每還會同工部查累朝未鑄銅

錢都要補鑄與嘉靖通寶兼行合用錢糧人役收

買銅料銷毀私錢等項事宜便上緊議處停當來

說民間若有本朝制錢阻勒不肯行使的緝事衙

門該管地方孥問枷號示眾都察院還出榜曉諭

通行遵守

嘉靖九年六月刑部題

准強娶孀婦未成因而致死者問發邊衛充軍

嘉靖十年十一月戶部題奉



聖旨這積穀事宜不必拘泥舊例只著司府州縣官  
將在官贓罰紙張贖罪租課等項銀兩盡數糶穀  
入倉以備賑濟仍置立文簿著各該巡按御史按  
季稽查年終類造如有侵欺隱匿指稱花費及仍  
多方科害小民以為功績的事發定行從重治罪  
你部裏便通行天下知道

嘉靖十一年五月戶部題奉

欽依今後但遇災傷一面遵照舊例踏勘一面奏報  
毋得延緩失時以致分數不明多滋奸弊自府  
州衛兩報到日期為始逾不出三箇月遠不出  
五箇月定擬成災幾分明白造冊開寫踏勘官

嘉靖新例卷之十

五

員星馳賚奏聽本部照例議擬徵免仍先將勘  
定分數應徵應免數目緣由出給告示曉諭小  
民通知以杜侵漁夏災不得過六月終秋災不  
得過九月終若不勘泛報及踏勘不實從重參  
究過期奏報及延至經年以上者立案不行其  
勘有成災係起運之數例不蠲豁者有巡撫處  
行巡撫無巡撫處行布政司通融撥補或派輕  
費以示寬貸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戶部題奉

欽依各處窪田灘地山場湖蕩新生續沙洲等項但  
係開墾新增無糧田地或被官豪勢要占種或

被豪民侵隱行委能幹官員逐一清查招撫無  
業窮民佃種每畝徵銀三分高者照依彼中土  
俗量為加添定徵租銀租糧各數目造冊奏繳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欽奉

詔書各處軍衛所官舍軍餘人等置買民田往往不  
肯納糧當差不服州縣拘攝致累糧里包賠著  
撫按衙門并管糧等官明白榜諭今後一體坐  
派糧差不許抗拒違者原買民田追奪入官

嘉靖十七年正月戶部題

准各處夏稅秋糧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嚴督所屬  
司府州縣官員於夏秋收成之時務要照依律

嘉靖新例卷之十

六

例依期徵收如過限三箇月不完府州縣管糧  
官住俸半年不完者府州縣掌印官住俸十箇  
月不完者布政司管糧官住俸一年不完者布  
政司掌印官住俸仍將府州縣管糧官起送吏  
部降一級敘用各該撫按官務在著實舉行不  
得仍視姑息其一應錢糧并坐派厨料等項量  
其輕重緩急隨糧徵收起解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奏

准陝西行茶地方有偽造假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  
并轉賣之人俱問發附近充軍原係腹帶水衙所  
者發充邊衛店戶高頓一千斤以上亦照前例



發遣不及前數者問罪照常發落

嘉靖二十年戶部題奉

欽依各邊鎮地方如有空閑地上應給軍民耕種者即行查給暫免徵稅候其耕種年久地熟利多方量為征稅其開中引鹽備行各邊巡撫都御史并本部管糧郎中務要招報殷實真正商人派撥緊要城堡倉場上納本色糧料草束不許徇私收納折色以圖侵欺花費如有以前違例聽從權豪執要人員占窩膏窩等項情弊聽各該撫按指實奏提問其罪人納贖通行在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一應輕重罪名照舊例除二分木色紙張外其餘八分并贖罪俱要米穀上倉不許折收銀兩以便侵欺花費如違聽各該撫按等官嚴加訪禁坐贓論罪

戶部節次題

准每糧米一石收耗三升守支盡日照依守支年分通年減數如一年守支盡絕者每石准除耗一升尚餘二升該作正支銷二年守支盡絕者准除耗二升尚餘一升該作正支銷如四年五年守支盡絕者每石原收耗三升俱已減盡照例於正糧內開折一升准作耗糧其餘減耗糧之外若有虧折果有泡爛陳腐虫蛀并盤折

踏灰米等項驗有實跡就行盤量見數據實通行申詳酌量追賠不許朦朧一槩坐以侵欺此外若有侵盜者就便問擬監守自盜照例監追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戶部查議該刑科給事中胡叔廉題本部覆題奉

欽依各該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備行各該大小衙門凡遇審編徭役悉照今定優免事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免糧十

石人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二丁雜職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其十分之七閑住者免其一半其犯贓單職者不在優免之例如戶內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又如丁多糧少不許以丁准糧丁少糧多不得以糧准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糧照數優免但有分門各戶疎遠房族不得一槩混免及巧立女戶詭寄等項情弊撫按官嚴行所屬州縣盡行查革若有司不能奉行者考



以罷軟不職黜退

嘉靖 年 月 戶部題奉

聖旨是各處稅糧拖欠數多蓋由經手官員不肯休  
期徵收又不嚴限起解以致倉庫空虛國用不給  
王府祿糧及官軍月糧亦往往奏稱缺乏今後各  
府管糧及州縣掌印并管糧官但遇考滿務要查  
勘一應錢糧俱要徵解完足方許起送京之日  
將冊查對有未完未解未到及奏申拖欠的着回  
任追補不准給由其未經考滿的雖有別項賢能  
不許推陞行取又題奉

欽依各官果有別項賢能吏部不待考滿量議推陞

行取者亦聽撫按官照前查勘明白如果拖欠

責令追補完日方許離任各該司府州縣規作

已解等項情弊戶部查出將該故違起送官

吏通行叅奏治罪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戶兵刑部等衙門

會覆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胡 題奉

聖旨准議行

一今後洮州河州西寧等處但有將老弱不堪馬  
匹冒項番名中馬支茶二匹以下者官軍調別  
處極邊衛所帶俸食糧差操民并舍餘人等發  
附近衛分充軍止終本身冒支茶斤俱追入官

醫獸通事土民人等通同作弊者枷號一箇月

發落叅守等官自行冒中二匹以下者俱叅問

降一級調邊衛帶俸差操或知情縱容子弟軍

伴人等冒中二匹以下者一體調邊衛帶俸有

賊者從重論處於不知者照常發落其三匹以

上者及將茶斤展轉與販通番者仍俱查照弘

治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清奏

准事例各照地方斤數問擬發遣其承委易馬文官

有和同縱容冒中者一體叅提究治罷黜有賊

者從重論處止不行覺察量情發落其叅守撫

夷等官凡遇招番易馬之時不調速番止調近

處熟番入易任意需索抽分并坐索土人中馬

賄賂縱聽為奸一體叅問降一級調邊衛帶俸

差操計賊犯該徒罪以上者照例問發立功索

取番人財物者悉照見行索取夷人財物事例

發邊衛充軍

一申例禁本部議照弘治十七年該總理馬政都

御史楊一清題該兵部覆今後但有將私茶潛

住邊境與販交易及在腹裏販賣與進

貢回還夷人者不拘斤數事發并知情欺蒙牙保

俱問發南方煙庫地方衛分水遠充軍其西

寧甘肅河州洮州販賣者雖不入番即有通番



之漸一百斤以上問發附近衛分充軍三百以  
 上發邊衛永遠充軍若在腹裏各府衛州縣與  
 販者照見行事例五百斤以上押發附近衛分  
 充軍止終本身不及前數者俱依律擬斷腹裏  
 者仍枷錮一箇月邊方者枷錮兩箇月有力納  
 米贖罪無力解五百里之外擢站守哨但有逃  
 田仍前與販者事發不拘多寡問發附近衛分  
 充軍若軍官將官知情縱容弟男子姪伴當與  
 販及守備把關巡捕官知情故縱者事發叅問  
 降一級原衛帶俸差操有賊者從重論失於不  
 知者照常發落若守備把關巡捕官自出資本  
 興販私茶但通番者問發邊衛充軍在內宣池  
 河甘肅地方發賣者三百斤以上者發附近衛  
 分充軍不及數及在腹裏發者降一級調邊衛  
 帶俸差操

嘉靖三年該巡茶御史陳講因正德十六年  
 詔書革去弘治十三年以後新增事例題稱查得揚

一清奏 准前例有裨馬政相應照舊遵行但  
 茶徒皆係一人出本雇覓無籍之徒聚夥背負  
 州縣官兵或有拏獲要皆雇覓之人官司因律  
 無指攀之條止坐一人之罪以故積年首惡得  
 以脫網而雇覓隨從者論罪反深今後拏獲背

負之人供出首惡一以前例論罪若背負之人  
 果係雇覓量情發落等因各題奉

欽依准行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兵部題

一各州縣掌印官將坐落本境屯田不拘軍旗餘  
 丁俱聽提調但遇夏秋起徵之時照依民糧事  
 例督催完納如有屯頭旗甲人等恃頑不服軍  
 官故行阻撓及違慢者俱叅呈重治其衛所管  
 屯官止許督率旗甲人等佈種上納不許經收  
 錢糧各府仍令清軍佐貳官躬親督理如有推

託誤事者聽督理屯田該道徑自提問叅究

一軍衛有司掌印官出示但有荒田軍民願自開  
 墾者准開耕種果係無糧田地三年後照例徵  
 租田既成熟給與執照不許補後復業軍民告  
 爭其極貧下戶無力開墾者許告官量給牛具  
 種子待其收成還官

隆慶二年十二月戶部題奉

欽依行陝西各鎮兵糧道將軍餉錢糧專責額設管  
 糧通判收放如或顧理不周暫於附近文職佐  
 貳及首領內守法者委用武職不得干預如有  
 經收入役侵盜一百兩以上各官不能覺察均



為參究以後侵盜之徒例應斬首奉有決單者  
監追三年以上賊無完納即正刑章

隆慶三年三月戶部題奉

欽依司府州縣將贖罰銀兩量留二分之二數導積穀  
例易穀上倉如遇考滿查明無欠方准起送若  
不及數縱有推陞行取不許離任各巡按置立  
印信憲票發府州縣有問過詞訟應納贖者明  
開其該某罪納贖若干照票追納有不用憲票  
私令入贖者並以贓論

隆慶四年五月戶部題

准各管糧官將各衛所軍士每月糧冊吊清軍衙門

勾軍底冊互對無弊方准給放撫按每於復

命先令糧儲兵備等道將所屬掌印管糧官任內未  
完錢糧數目開送并將本道總計完糧不及者  
不得舉薦每年終的查完欠數目參奏照例住  
俸降級

隆慶四年八月戶部題

准以後行取給由官備查任內完欠分數方許離任  
但有不全完者不得陞取其起送官一併連坐  
至各州縣官有因地方衝疲希圖改調故催緩  
不及分數應該降調者經自降俸催徵完日題  
覆如催督二年之外仍不完者照罷軟事例革

職為民錢糧乃巡撫專責今後陞轉亦查任內  
所屬起運錢糧如不完者不得以虛名冒取陞  
擢以未作完冒陞之後彼處巡按即行查叅

隆慶四年八月十四日戶部題奉

聖旨這京邊錢糧拖欠有司不行徵解中間情弊多  
端巡撫官全不查處致誤國計好生有負委任今  
後未完數多的巡撫官也住了俸待催徵完日方  
許推用其餘依擬欽此

隆慶五年十二月戶部題奉

欽依各撫按今後遇有州縣災傷蠲免文到即委廉  
官沿坵嚴勘分別多寡速詳撫按官照例八月

以前一面題

請一面酌量應免錢糧先令截日住徵俟  
明旨舉行如先徵在官令置印信簿送撫按明登花  
戶姓名完數俟蠲免之日抵補別項正差免其  
重徵

隆慶六年二月戶部題

准行陝西撫按將 奏韓肅慶四王府宗室見種民  
田應派夏秋稅糧自隆慶六年為始如遇各宗  
關支採糧之時計其應納夏秋稅糧銀數與原  
定折放採糧價值之數按冊照數扣除年終類  
造扣除過文冊 奏繳



隆慶六年七月兵部題

准

一撫按遇審編均徭之年選委賢能有司官會同各衛所掌印官將各衛所均徭悉照民間事例叅酌人丁貧富審編毋得偏累正軍

萬曆元年正月戶部題查得先該本部并兵部科道等衙門題

准事例武舉中式千百戶指揮等官於祖職俸糧外加武舉米三石如有單任閑住等項其原加米三石截日住支敢有隱情冒支者并掌印官各照侵欺事例問罪

萬曆元年正月戶部題

准司府掌印官凡遇起解銀兩公同解官究明給解投部行庫驗秤如少受微立限補完至百兩以上者將掌印官叅奏降級管解員役從重問發

萬曆元年正月戶部題奉

聖旨依擬行

一各巡按屯田御史凡巡歷至處即查所屬地方

王府公侯

欽賜子粒地土原賜頃畝調取

金冊磨對果與不同即係侵占投獻速改民田入籍

一體納糧當差閒有莊田雖係

欽賜而遠支承繼不係嫡派佃戶雖係原隸而入丁

數多酌議具 奏處分

萬曆元年三月戶部題奉

欽依以後州縣見徵起運各項錢糧俱要當年盡數完報以前年分拖欠帶徵者每年限完二分如掌印管糧官催徵怠玩即以帶徵應完二分並見徵年分全數總計以十分為率未完二分以上住俸督催未完四分以上降俸二級戴罪督催其住俸降俸等官雖遇行取陞遷俱不准起送通候完至九分以上住俸者方准開俸將住過日期查照補支降俸者准復原俸止以完報之日為始未完六分以上各降二級起送吏部調用未完八分以上俱革職為民朝

覲官比較題叅亦准此行其司府掌印管糧官總

計所屬完欠分數一體查叅各衛所屯糧通限當年完足如未完二分

以上管屯官住俸督催掌印官姑免未完四分

以上管屯官降俸二級掌印官住俸各戴罪督催未完六分

以上管屯官降二級單任差操掌印官降俸二級戴罪管

事以上住俸降俸等官俱不許別項差委通候

完至九分以上住俸者方准開俸將住過日期

查照補支降俸者准復原俸止以完報之日

查照補支降俸者准復原俸止以完報之日



始未完八分以上管屯官降二級仍調邊衛係  
邊衛者改調極邊衛分俱帶俸差操掌印官降  
二級單任差操都司掌印管屯官總計所屬完  
欠分數一體查叅以上文武各官如新任并署  
印帶管止以經手年月扣算不得一槩偏累永  
為定規

萬曆元年五月戶部題奉

欽依各司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將歲運錢糧遵照  
祖制冊籍詳開某府某州縣例該上納夏稅秋糧馬  
草起存本折等項實在總撤數目差吏費送限  
上年終到部會計發去分派開有災傷那補及

新增之數隨地豐歉酌處更查舊冊輕重今冊  
有無那移若係作弊即行改正將派定等則預  
先榜示通衢各給由帖使小民通知敢有豪猾  
增改則例及官司不能覺察者撫按訪實叅究  
以變亂成法處治

萬曆元年八月戶部題

准以後但有人犯侵盜值銀千兩以上監收官住俸  
提問俟追完侵銀方准開支五千兩以上監收  
官降一級調用兵備督糧官叅究住俸亦俟追  
完方准開支一萬兩以上監收官單職為民兵  
備督糧官調用三萬兩以上監收官坐贓問遣

兵備督糧官罷斥為民雖陞遷去任並得追論  
萬曆二年 月戶部題奉

聖旨陳著尤若係積年誑騙傾換官銀奸徒着錦  
衣衛一百二十斤大枷於戶部門首枷彌兩箇月  
滿日發遣以後但有包攬走空侵騙官銀的都依  
這例行其餘依擬欽此

萬曆二年二月戶部題叅經營錢糧未完掌印管

糧官員本部查得拖欠至六分以上令其赴部  
降用但有疲救地方有司幸其降調實中其計  
除管糧典史該降應改閑散照舊赴部其以後  
降用主簿縣丞以上官員合照應降官級令其

地方管事不作實歷候糧完之日方復若係降  
級又不能完或三年之內完不及八分以上者  
撫按叅奏罷黜奉

聖旨是

萬曆二年八月戶部題奉

欽依各衛所管屯指揮等官送委端謹者呈詳該管  
衙門允日委用每年應徵屯糧并帶徵之數務  
依期完報年終查數糧果全完不嫌於久任若  
有拖欠何恤乎屢更不當泥於五年之期其拖  
欠係本官侵越者嚴禁變產補納內係花戶拖  
欠者開名送掌印并接管屯官代為追併完日



方許開復俸級其餘操巡等差悉照舊例不得以此槩論

萬曆二年八月戶部題

准各司府州縣凡起解一應錢糧不許用陰醫武職義民等官原係民解者選殷實官解者選府州縣廉幹佐貳量地里遠近照前題定立期限前來仍一面將錢糧數目起程批限月日先行報部其在北直隸順天府違限二箇月保定等七府違限四箇月南直隸江北各府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違限六箇月南直隸江南各府浙江江西湖廣違限九箇月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貴

違限一年者候納錢糧完日係職官參送吏部降一級調用係解戶照常問罪仍送本部門首加彌二箇月發落若已送納三箇月不完者勒比完日參送法司究問照例官擬降調大戶加彌如因物料粗惡耽延審不係官解作弊者行彼處官司查究官解羈候暫免參送其在外司府但有解出錢糧照限嚴比批單如過限即拏家屬監比今後不拘京外有攬納情弊無分官解棍徒叅送法司俱以侵欺問罪如有司仍前虛文起解及催徵後期故將批文倒坐年月致累官解者許官解赴部稟首參究仍移刑部恭

入問刑條例水為遵守奉

聖旨是這領解錢糧人員已有節次題准明例冬好徒恬不知畏管解年久不行上納乃以國用正供營利肥己甚至有虛文起解者好生奸猾無禮奉後都依擬立限稽查有違犯的除侵欺與販等弊送法司從重問擬外其過違批限一年之上者官送吏部降一級調用解戶問罪着在戶部門首加彌二箇月發落其已經送納未完者勒限追比完日亦照這例行着為令欽此

萬曆二年十一月戶部議積穀題

准酌量繁簡定為規則雖有數少不必遽議降調且

向以里分為則百里者原定二千五百石近如陝西所定繁簡之數議改或一千石或七百石或五百石以漸遞減及查舊例欠六分者罰俸一年今欠八分及全無者既不降調亦止罰俸一年似失輕重之體合行各撫按分別繁簡應積多寡之數先期造冊送部年終各將所屬諸積數目查筭以十分為率少三分者罰俸三箇月少五分者罰俸半年少六分者罰俸八箇月少八分以上者罰俸一年咨吏部劣處全無者降俸二級停止行取推陞待有成效無按酌議題請復俸若仍前怠玩參究革職同有乾沒



贓罰情弊參奏奉問其知府視所屬分數一體  
勸懲衛所官員與有司照例罰治奉

聖旨是

萬曆三年六月兵部題

准除都司掌印僉書官員照舊於見任內關支實職  
俸糧其備倭領班等項但係陞署都指揮職銜  
咨劄內有本司列銜支俸者一體支與實職俸  
糧其大小將領如總副參遊等項俱原衛關支  
各省領班備禦并各鎮坐管中軍等官俱係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原非陞有署職及各衛指揮  
曾中武舉加陞署都指揮等官或軍功實陞都  
指揮等官俸糧俱原衛關支不得繫於都司列  
銜支俸如不遵守通以違制論

萬曆三年六月戶部題奉

欽依今後凡一應過客入境奉有真正勤合無驛州  
縣止給與應得廩糧如有科斂里甲濫送紙劄  
下程者巡按指名參奏計科銀併贓究罪

萬曆三年七月戶部題

准今後凡遇題

准降俸罰俸官員自司道以至府州縣等官俱以文  
書到日為始撫按查將降罰年月級數紀錄在  
簿待滿日申呈之時計其降數催解司庫收貯

另項造入年終報部冊內本部立簿稽考如有  
克荒賑濟先期咨部題

請動支

萬曆三年七月戶部題申舊例案查先該本部覆

議題

准有 王府慶所凡遇催徵祿糧夏稅限七月終秋  
糧限十二月終盡數完解如有過限不完者巡  
按御史查照完糧分數則例從重參奏提問以  
後悉如例限完解

萬曆四年三月戶部題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金花銀兩原不在蠲免之數依擬  
著另項查徵以後再不許拖欠致虧國用前累有  
旨內外諸司凡事一遵

祖宗成憲不許妄行更改近來通不遵守好為生事  
擾民依擬再行申飭著各撫按督率各有司官務  
將田糧差役里甲驛遞本等職務實心幹理如舊  
法有弊只宜補偏振廢通變宜民不許妄生意見  
條陳更改及滋弊端違者定以變亂成法論欽此  
萬曆四年四月戶部題奉

聖旨疏通錢幣乃足民良法依擬通行天下著各撫  
按官設法經理一體開鑄與本地方舊錢相兼行  
使務在便民毋致勞擾私鑄的嚴行禁治工部受



各降以式鑄成之日著呈樣來看并有無通行緣由查實奏報

一內外文武官凡四品以上俱二分支錢八分支銀八品以上俱三分支錢七分支銀九品以下俱四分支錢六分支銀在官各役俱五分支錢五分支銀或一時銀錢有多少臨時斟酌給不必拘數有司除起運外凡小民上納一切存留錢糧與春夏紙贖各令銀錢平半若一時有多少亦聽民便

萬曆四年七月戶部題奉

欽依今後衛所既不積穀即不得濫受詞訟違者聽

撫按訪拏究治俱免積穀年久亦不必迭報

萬曆五年十一月戶部題

准

一私鑄銅錢各撫按密加緝訪年終會奏有無私鑄但拏獲贓犯明證者除公差給賞外緝捕官疏名紀錄如地方私鑄事發該管官不能覺察者以才力不及署考

一革興販各處關津嚴加盤詰遇有興販及夾帶米歷不明者俱係私錢嚴行究問錢盡數沒官其搜獲人役以原錢之半給賞

萬曆六年二月吏部題

准

一轉解起解錢糧每五十兩傾為一錠有零者傾為小錠而鑿某州縣錢糧年月官吏姓名轉解者止具申文到府即為轉文赴司交割不許秤兌若該司秤兌不足只提州縣官吏而不責之府起解者府官當面兌收若兌數不足亦只提州縣官吏而不責之收頭其差官類解只以州縣原錠交割該司起解法亦如之違者坐贓參究

一各府州縣凡貨物利多例應開報者一一刊刻板榜定以稅數不必過取其餘小民貨物利微聽

自行貿易不許一槩濫徵

萬曆六年三月戶部題奉

聖旨各處民情事體相沿不同惟在地方官約已守法百姓自然安生樂業這所議里甲鋪行等弊都是貪官污吏便已害民的事豈是政體宜然若說量為調停乃是朝廷許其如此末流何所不至今後只著各撫按官嚴察所屬一應公私月度務要兩平給價並不許勒索里甲抑勒鋪戶有違犯的不時訪拏參奏如撫按官但喜趨承徇情曲護事發以不職論黜該科記著欽此

萬曆六年七月戶部題奉



欽依今後有司建立社倉多方儲積或諭富民隨其  
多少輸納為之請給冠帶為之豎立義扁又犯  
罪之人除充戍巨惡重情不准贖納其徒流等  
罪情輕願納贖者申請上司原情定數准令輸  
免每社擇殷實社長司其出納官給印簿稽查  
凡遇青黃不接之時隨民借貸秋時隨年豐儉  
加減其息還倉

萬曆六年七月戶部題案查先該本部覆議題  
准以後掌印管屯各官如住俸降俸者照舊督催管  
事其應降級調衛者即行革去管事另選端謹  
衛官委用

嘉隆新例卷之三 二十五

禮例

嘉靖五年五月都察院題

准如有婦女出遊寺觀者一面將婦女挈送官司并  
拘夫男問罪仍枷號一箇月發落僧道還俗如  
僧道及軍民人等因犯姦盜除真犯死罪外其  
有刁姦及因而引誘逃走或誑騙財物俱發邊  
衛充軍住持知情及說合者一體問發婦人自  
引外人與婦女在於寺觀有犯者婦人及夫男  
仍枷號三箇月發落其地方人等容隱不舉一  
體治罪

嘉靖七年十月禮部題

准歲貢生負果有容貌衰老文理不通三次不能中  
選年六十以上者不准起貢即便類名到部奏  
給冠帶以榮其身

嘉靖十年閏六月禮部題

准照依近奉

勅諭事理僧道除正額府不過四十名州不過三十  
名縣不過二十名外其餘有度牒者化正還俗  
無度牒者查革為民當差

嘉靖十年十月禮部題

准今後凡民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等項但係有司  
勘實具奏者免其覆勘徑行風憲官覈實善風



憲官覈實具奏者免其再覈通候每季終類奏  
旌表一次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禮部題

准如遇鄉試之年將歷滿在家監生官恩生并納銀

生員許彼處提學官按歷地方與在學生員一

槩嚴加精選如果文理平通錄取入試不許聽

受屬托將文理紕繆不堪者一槩濫送

嘉靖二十四年十月禮部題該禮科給事中查乘

彙題本部覆題奉

欽依各該巡按御史行令有王府去處查照先年

事例出給榜文張掛禁約并行各長史教授啓

嘉靖新例卷之三

王知會今後郡王將軍中尉儀賓以下不得與

文武官員往來交結及歲時宴會亦不許有事

通脇非禮凌辱違者聽

親王及撫按官叅奏處治

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內禮部覆該禮科都給事

中楊題奉

聖旨是各宗室奏訴事情着照例啟王轉奏如有阻

抑許令赴撫按衙門告理代奏今後越關來京將

撥置同來之人訪拏治罪其各府例不該行事務

潛住打點人役着緝事衙門嚴訪拏問重治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內禮部覆該兵科給事中楊

題各處提督學校御史副使僉事等官今後

於屬學生員務要嚴加查訪但有孝友不修浮

躁傾險出入公門干謁他省改名冒籍受賄代

訟一應無行之徒即行問黜毋使滋蔓至於考

送科貢之際尤要精選如果才學可觀操履無

玷方許起送苟文藝雖工素行弗檢即使考居

優等輕必量行降革重必徑行黜罷毋使妨賢

如或行誼足稱文辭稍劣亦須異其禮貌量為

獎拔以示風勸其各官尤要恪守官箴砥礪名

節守先王禮義廉耻之道以興起學者矜式之

心以稱朝廷委任之意中間如有隳法徇私不

模不範及縱容無行生員在學濫行起送科貢

致壞士風貽譏清議者並聽本部都察院叅究

奉

聖旨提學官士子表率今後該部慎選行誼端方之

人克用不許徒尚文藝一槩循資濫推其餘依擬

行

隆慶三年三月內禮部覆該

秦府永興王惟燿題臣父永興莊定王秉樞原受

奉國將軍係永興榮惠王誠瀾堂姪繼封延及

臣下今奉例查首月封燿合受鎮國中尉奉

聖旨是惟燿能遵例先首還准以本爵祿終身子孫



不許冒襲該府保勘官姑免究以後冒封依限自  
首的都照這例行違者撫按官參奏

隆慶三年三月內禮部覆該總理江止巡撫龐

題奉

欽依今後出使在外撫按部屬等官并守土兵備守

巡及總兵等官如遇慶

賀俱要遵依會典各具朝服照文東武西序列同

大班行禮不得違越至於告

天祝

壽例該司府州縣正官致詞致之 朝廷之上則有

鴻臚寺官在丹陛代致以是班首官例不出班

嘉隆新例卷之三

今外省既無代致詞官若本官不詣月臺則從

傍遙 祝似非瞻對肅恭之誼仍當引至月臺

中道本官親自致詞庶幾禮儀嚴整而無越紊

之弊矣

隆慶五年十二月內禮部覆該巡按浙江監察御

史謝 題奉

欽依凡府州縣官到任日細詢師生有何義夫節婦

孝子順孫可以奏 聞不拘貴賤貧富先今年

分即為呈舉仍虛心叅酌果係真的就申呈巡

按覈實轉奏如遇巡按官交代不便申呈而事

當急舉者徑自具奏如嘉靖十年事例可也其

風憲官明諭地方官民人等果係其家至親寔

有苦節卓行力微無助師生里隣不為保舉本止

宜自訴有司有司阻抑不為轉呈止宜赴巡按

衙門告訴不得驀越赴京續

奏在內外官員亦不得輒自為其父母祖父母奏

旌節義等項俱從該地方官轉達奏

請定奪

萬曆元年九月內禮部覆該禮科署科事右給事

中陳 題奉

欽依以後凡遇大臣亡故應得謚者本部廣加咨詢

稽覈明實必其節操勲猷與論推重者方與請

嘉隆新例卷之三

謚其餘毋得一槩濫行請乞中間或有應謚而

未經題

請及先曾題

請而未蒙

賜謚者不論遠年近日併許各該撫按官及科道衙

門從公舉奏本部的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

其子孫自行陳乞希求補謚者一槩立案不行

萬曆二年六月內禮部覆該巡撫陝西都御史部

題奉

欽依今後各 王府如遇長吏員缺務要於審理教

授等官內從公選委賢能一員署理一而具奏



銓補毋得濫用護衛及儀衛司軍職署印者為定例

萬曆二年六月內禮部覆該刑科給事中秦題

今後凡親郡王應談襲封者俱照宗藩條例行

長史司取具宗枝等結即行具本選謹慎員役

齎奏并將文結投部長史司給與印信批文將

本役年貌脚色備填批內用印鈐蓋仍量地里

遠近刻定期限令赴鴻臚寺驗明方與封進當

驗批迴令其出京如賚奏違限及領批後潛住

京師者即便拿送法司究問其奏本下禮科之

日即行發抄到部送司一面查對玉牒文冊一

面行宗人府備查有無奏報等項該府即令經

歷司逐一查明限三日內回覆該司覆查明白

應襲封者題

請襲封應行勘者題

請行勘違例難行者題

請立案通限五日內具題仍先行揭示本部門首俾

令通知恭候

命下之日該司即赴本部精膳司限三日內填發勘

合不許遲悞時刻違者通行查究其親郡王妃

及世長子

請封但係單本兵題者即照前施行其男封自頑國

將軍而下女封自郡主而下并宗男請名者例

該類奏本部按季類題近因各藩陸續具奏以

致賚本人役蠟集都城朋結為奸多由於此以

後查照類題事例每三箇月各王府具奏一次

如春季則將冬季月分內談

請名封位數逐一結勘明白定於二月中旬男名及

男封女封類為三本一總差人賚奏仍照前驗

批定限赴鴻臚寺驗

進奏抄到司一面查冊一面行宗人府查對該府

即時查明但數多者限五日少者限三日內通

行回覆該司覆查明白應題

請者即於夏季六月中具題其應行勘及立案亦備

開緣由一併轉行精膳司填發勘合通行各王

府知會夏秋冬三季亦如之大約各王府三月

一題則本部三月一覆期限決不差遲各王府

奏

請一位則本部回覆位名位決不遺漏務使先後

畫一彼此通知其長史司文結俱要遵照

宗藩條例與

王奏一齊送到若

王奏已到而文結未到者定係才指本部即行查

察重處若各



王府四季類奏之外覆將名封續

奏者俱立案不行其各

王府本季果無該

請名封位數及雖該題

請而勘結未全不及附奏者許候下季類奏若有該

請名封而所司刀勒不行啓奏及已有各結而

故意延至下季者各宗差人徑赴彼處撫按衙

門具告覈實將長史教授等官叅奏重處其選

擇婚配一節例該

王奏及巡按奏并布政司文結齊到方可查題但

巡按官事繁往往不能如期覈奏而布政司文

嘉隆新例卷之三

結又多停緩甚有隔越數年方到者以致題覆

移時婚嫁失所殊非事體以後巡按官俱要遵

照前項類題事理每季定限仲月具奏一次并

布政司文結務與王奏齊到以便查覈若王奏

到而巡按奏未到者責在巡按巡按與王奏到

而布政司文結未到者責在該司聽本部與該

科指名叅究其三項俱到者本部照前名封期

限按季類題其儀賓子弟係

親郡王者例該赴京冠帶本部不約多寡每月定

題一次不致久候其將軍以下儀賓宗婿俱按

季類題一如前例其各

王府祭葬係

親郡王及親王妃者照名封單題期限俱半月內

題覆施行

郡王妃及將軍等夫人等喪禮俱照前按季類題

刻限填祭其餘如管理府事叅處犯宗請醫視

藥等項事難稽緩者許單本奏

請即與題覆若不係緊急事務如

請封生母旌表孝行等項可以按季類題者俱與每

季題

請名封之時一併具奏不許專差人役混行瀆擾致

生事端違者將輔導官叅奏罰治再照各

嘉隆新例卷之三

王府賚奏人役多帶空頭寶本到京托人繕寫動

以慮恐違式為名貢緣為奸漸不可長今後各

王府遇有名封等項奏本俱令長史官詳加查對

務要遵照條例格式備開明白有差謬遺漏者

即便改正其用寶之時會同典寶官眼同用使

仍各於奏本紙尾背面細書對本官長史某用

寶官典寶某俱親押其下奏抄到部查有差錯

者指名叅行巡按衙門重究等因題奉

聖旨宗室名封等項節有題惟事例近來官府積年

胥吏交通各王府走差棍徒朋比為奸弊孔百

出致使朝廷睦親典反為奸人奇貨珠可痛



恨這所奏既議畫一便行與各衙門務要着實  
遵守奉行你每上官亦須督率各司屬整肅法  
紀痛消宿弊吏書人等有交通內外衙門仍蹈  
前非實緣作弊的拏送法司處以重典不許縱  
容姑息外省奸徒潛往京師指稱打點誑騙的  
着緝事衙門不時訪拏究治欽此

萬曆二年九月內該

樂長王克燿題長子廷燦生三十嫡配無出查得

宗藩條例止有

郡王將軍中尉娶妻之條並無長子娶妻之例該  
禮部覆奉

嘉隆新例卷之三

欽依如果長子年足三十嫡配未生有子即為具奏

許娶一妾以後不拘嫡庶如有子則止於一妾  
不許再娶俟至三十五歲復無出方許具啓本

王令教授申呈巡按御史娶足三妾仍着為例

萬曆四年四月內禮部題奉

欽依今後越關奏擾

宗室分為三等已有封爵者為一等照例徑劄順

天府遙回閑宅安置給與庶人口糧其有已  
請名未經請封及過期未經請名者為一等俱  
遞回該府收管不給口糧仍啓

王嚴加鈐束毋得容其再越其有花生傳生及生

育不明者為一等俱遞回該府查明轉送布政  
司着籍當差著為定例仍申飭驛遞衙門凡有  
越關

宗室經過不許給與口糧及應付車輛如有跟隨  
棍徒即係撥置之人所在官司即便拏問照例  
發遣

萬曆四年十二月內禮部覆該監試應天南京湖

廣等道監察御史陳 題奉

欽依今後起送試官除係各省者照舊承差伴送外

兩京同考教官俱要申呈巡按衙門選委清正  
府縣首領一員伴送前去無得濫用吏員出身

嘉隆新例卷之三

慣熟機械之人其所經過去處該地方有司務  
責令巡捕官接替護送毋致別有疎虞本處提  
調官至期仍坐委的當府縣佐貳於本境外伺  
接連者許監試御史指名察究其沿途但有房  
舍私通關印及伴送官騙詐等項事發除本官  
坐贓問遣該地方護送巡捕官員不論有無知  
情一併從重究革



兵例

嘉靖元年七月都察院等衙門會議題奉

聖旨今後再有妄保異姓軍職不分襲替董數及初

次保勘一體罷職揭黃

嘉靖元年九月兵部題

准申明舊例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官但有

都司衛所大小軍職犯該立功滿日及帶俸差

操不許管軍管事者如都指揮指揮月支米三

石衛鎮撫正副千戶月支米二石所鎮撫百戶

月支米一石其餘俱支折色直待三年五年改

過自新或曾經舉用者方許照舊本折兼支如

有故違聽撫按官通將該官員一併查叅究

問

嘉靖元年十一月兵部題

准通行直隸各省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督同三司

各該道官但遇猛獍流賊礦徒等項為害先要

責成起脚失事州縣督厲官兵即行撲滅其有

賊眾嘯聚已行搶掠守土官員隱匿不報及鄰

境官兵不行會剿者併將賊情起脚府衛州縣

各掌印官罷職不敘巡捕機兵民快人等各問

充軍指揮千百戶等官問罪完日降二級調發

別衛子孫襲替不得告承初職復回原衛因而

失誤軍機縱賊奔逸貽患重大者查照飛報軍

情律條問擬斬罪奏

請發落或被賊攻圍棄城逃走以致賊眾進入殺擄

男婦燒毀官民房屋等項比照守邊將帥失陷

城寨者律不分有無城池將專一守備捕盜者

坐以斬罪兵備道仍照舊例每一起降二級掌

印巡捕及分巡分守官每一起降一級三司掌

印官每三起降一級甚者充軍俱奏

請發落官兵有建立奇策衝鋒破敵就陣斬獲有名

劇賊一名顆者照依邊方事例陞一級仍賞銀

三十兩其擒斬強賊三名顆并陣亡者每

名顆仍賞銀十兩亦陞一級世襲陣亡之家仍

重加優恤如不係對敵止是緝捕三名者每名

顆賞銀五兩仍照舊例陞一級不准世襲不及

三名顆者給賞

嘉靖元年該都御史姚謨題為陳言邊務事兵部

覆題奉

聖旨今後武職有犯亦合照依雲貴武職土官事例

笞杖罪名徑自提問仍年終類奏其罪犯除失機

人命姦盜不孝敗倫傷化侵盜官錢粮枉法誑騙

等項重情公罪至徒者亦聽撫按衙門從宜量加



應合參提奏請發落者仍依律例施行

嘉靖二年閏四月大理寺題

准由將軍陞千百戶有犯徒罪以上但係行止有虧者運炭等項完日單去見任冠帶閑住

嘉靖三年四月兵部題奉

聖旨今後校尉勾補係軍校的就於本府軍校餘丁內僉補不許妄僉民戶累害小民

嘉靖四年兵部題

准凡遇軍民有犯例該充軍等項屬有司者有司僉解屬軍衛者軍衛僉解不許偏累有司

嘉靖五年都察院題奉

聖旨軍職有力納米免立功的著回衛閑住待年限滿日方許帶俸

嘉靖七年八月兵部題

准通行各處鎮巡等官如有將領家人不係奏帶之數但有月支口糧者一體查單

嘉靖八年六月兵部題

准軍職亡故戶無承襲之人遺有親女准與月支俸五石優養舊官女十四歲住支新官女適人住支今後舊官女年及十四歲新官女年及二十歲尚未婚配者各該衛所查明將前項月支俸日開除仍嚴限令其婚嫁

嘉靖八年正月題奉

欽依各處王府民校不分原當見僉及逃故消乏等項并見奉勘合及以後新封應僉民校每名每年於均徭內帶徵銀一十二兩解發該府願役舊後願當聽從其便不願照例徵銀解發

嘉靖八年六月兵部題

准舊例各處郡王府封奏行兵部覆奏僉與校尉有護衛處原係護衛僉撥者就與本衛僉撥不係護衛僉撥者護衛撥與軍餘十名民間僉撥二十名共三十名無護衛者俱於民間陸續僉撥今後郡王應得校尉以二十四名為額有護衛

嘉靖九年四月兵部題

原係護衛僉撥者就於本衛僉撥不係護衛僉撥者護衛撥與軍餘十二名民間僉撥十二名無護衛處俱於民間僉撥每名每年俱於均徭內帶徵銀一十二兩解送布政司轉發該府願八代役

嘉靖九年四月兵部題

准通行有土官處鎮巡官轉行土官衙門除先曾造冊已送布政司收貯者不必另造外中間事故因循不曾造報或已造報失於詳確行令將見在子孫盡數開報要見其人年若干歲某氏所生應該承襲其人年若干歲某氏所生係以



未土舍未生子者候有子造報願報弟姪若女者聽布政司送繳吏兵二部查照內除雜職婦女就彼襲替外其餘連人保送赴部襲替若有緊急軍情已奉調遣難以擅離及先人有功嗣子幼弱未可遠出鎮巡官臨時斟酌奏請定奪奉有

欽命行令暫且冠帶管束夷民候地方寧息年歲長成仍照例保送赴京襲替給憑回任管事其他納穀弊政一切革去著為定例

嘉靖十年二月奏

准宣大二鎮立功人犯俱送本鎮總兵官處查撥各

該管路令其自備鞍馬器械跟隨截殺不許改撥別鎮

嘉靖十年七月刑部題

准軍職犯該運炭運米等項贖罪及守衛官旗厨役人等犯該無收錢鈔贖罪者若軍職三月旗軍人等一月無進不完俱先令還職役扣除俸糧月糧照數准抵還官

嘉靖十年十二月兵部奏

准今後軍職犯該永遠充軍者問擬明白不分監故發遣雖遇

敵宥子孫照舊一體不許承襲其前項永遠充軍數

內或追贓未完未經發遣或在途病故未到配所及遇恩例放回寧家隨住者官職雖不准襲軍役免其解補

嘉靖十年十二月兵部題奉

欽依今後軍職有犯該真犯死罪與刑或饒死永遠充軍者子孫照舊不許承襲外其有止犯前項例該永遠充軍者但係洪熙元年以後陞職子孫不許承襲若係洪武永樂年間有功之人子孫有犯問發永遠充軍者不拘監故發遣遇革免職充軍雖後無永遠字樣而革前問永遠充軍者除本犯子孫不許承襲許將有功之人次

嘉靖十一年正月兵部題奉

房無碍子孫及備抄原犯招由連人保送赴部於祖職上降一級承襲如無次房者即行停單

嘉靖十一年正月兵部題奉

欽依各該鎮巡等官但遇地方賊情各將獲功失事緣由從實奏報轉行巡按御史查勘本部查議奏請陞賞出罰各該巡按御史按臨地方如軍馬錢糧利弊興革事宜照舊條陳具奏但遇捷音不許奏報其獲功人員務要查勘明白及斬獲首級亦要從公紀錄是否真正中間隱匿失事情弊隨即參劾

嘉靖十一年九月兵部申明舊例題奉



欽依今後軍職應襲舍人果得患殘廢原無應襲  
 優給兒男者許令相應之人保送借職待生有  
 應襲兒男退還職事或因父祖本身應追錢糧  
 未完或因緣事日久未結各該官司上緊追完  
 提問歸結作速保送若及期不獲完結事不由  
 已許其限內具告本管官司明立文案即與轉  
 達本部案候在卷事完之日該管官司查勘無  
 碍照例起送仍將稽遲緣由緊關卷案併封連  
 人保送前來本部照勘相同一體准襲不拘十  
 年之外事例若自己完結之日為始仍復耽延  
 十年之外者雖稱有前項事故亦不准襲各該  
 衛所遇有官舍襲替照例查勘無碍即與保送  
 如過違二年以上故意需索刁雜許本舍赴撫  
 按衙門陳告照例參問治罪

嘉靖十三年十月兵部題

准通行南北直隸及各省撫按官督令各鎮地方兵  
 備江防海道備倭守備官員務要遵照

欽依事例到任之後即便隨帶家小於原擬地方駐  
 劄仍持常巡歷該管地方若有延住省城不備  
 武備縱賊滋蔓遺患地方者聽撫按官指實參  
 奏從重究治

嘉靖十三年十月兵部題奉

欽依各邊撫按官嚴戒各該兵參等官一應自治防  
 邊事宜但若要著實舉行如各夷自作不靖讐殺  
 地方尤須審察善處兩廣則行鴟剿之法雲貴  
 則行挾撫之法但使各夷服息爭安業則已  
 果係結黨構亂劫城池獄庫殺虜人眾方請  
 兵征剿若有貪功債事之人虛張聲息擾開邊  
 釁貽害地方者聽撫按指實從重參究

嘉靖十五年七月兵部題

准今後軍職犯該立功降調為民等項申奏允示即  
 便發遣依限責取收管繳報查考內有應合追  
 賊者嚴併完納毋得縱容遷延致生奸弊其立

嘉靖十五年七月兵部題

功者候限滿回衛日後果能改過自新一體選  
 用為民者候年六十或終身之日子孫照例襲  
 替各不許賣緣管事朦朧起送違者參究治罪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兵部題

准通行南京兵部并各處撫按問刑衙門查照前項  
 題 准事例凡所屬武職官員有犯問擬充軍  
 者雖遇

恩例免軍釋放該衛隨住不得復還原職以後獲有  
 斬首軍功一體陞賞仍候身終之日查無違  
 字樣方許子孫承襲祖職若有故違前項  
 還職管事者經該官吏一併參究治罪



嘉靖十六年九月刑部題

准凡軍職有娶活人之妻者比照和娶樂人事例調

衛帶俸差操

嘉靖十六年九月兵部題

准各該撫按衙門嚴督司府各屬衙門將南京江淮

等衛馬快船隻工料銀兩每年付部解南糧參

政等官與同戶部錢糧一同交納如有拖欠先

田聽該部提問參奏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刑部題據南京刑部犯人李

鰲殺姪謀襲事奉

聖旨今後武職官爵謀殺親支的犯人坐擬本罪外

嘉隆新例卷之四

九

便揭了黃雖有族屬亦不許承襲著為例

嘉靖二十年八月兵部題奉

聖旨是虜情緊急邊報方殷正當用將之日依擬行

兩京科道并各省撫按官於各該地方用心採訪

但有驍勇絕倫謀畧出眾熟知地利曾經戰陣的

除年老外不拘見任閑住緣事立功充軍自千戶

以上許即奏聞量才任用但不許徇私妄舉違了

的重治不饒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兵部題

准今後守邊將帥失誤軍機除律有正條外其餘俱

照先年議

准事例若賊寇入境眾寡相當堪以出戰將官故不

設備閉門不出被虜人民者依律問發邊遠充

軍若虜眾兵寡勢難抵敵止可固守不可輕出

致被虜掠人民者查勘是實奏

請定奪其止搶掠生畜虜掠人民及殺傷沿邊哨探

軍人與採打柴草軍民不係境內人民者俱坐

以應得罪名不許引用被賊入境虜掠律條致

無輕重若輕率少謀軍無紀律以致損折官軍

者律無正條引律比附奏

請定奪如能奮勇迎敵殺敗虜賊雖是斬獲賊級數

少官軍陣亡數多仍須論功陞賞不許摘引律

嘉隆新例卷之四

二

內損軍字樣妄擬治罪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兵部會題奉

欽依勅下總督大臣今後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

都指揮以下即許其斬首總副參遊官許其先

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勅下總兵官今後

軍士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亦許其斬首止

開呈軍門知會

一兵部備行在京緝事衙門五城兵馬司在外總

督大臣督同各該鎮巡官嚴行各該文武官員

軍民人等今後地方有乞食或為僧或與人傭

工并假裝啞吧婦人但舌硬可疑之人俱要一



一盤詰果能擒獲真正奸細一名者不分官旗軍民照擒斬例議陞一級仍賞銀十兩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仍要追究奸細從何地方進入將所過一帶官司通行查提問罪其所入人家敢有與虜人交通潛為內應者事發全家處以死罪

一各項人等如遇虜賊入邊但有能出邊擒斬賊首一名顆者除照例陞職外仍賞銀三十兩所得馬疋等物盡行給賞不許官司分毫入官

嘉靖二十二年止月兵部題

准今後各邊如有自虜中逃回者墩軍即引報該管

嘉靖二十二年止月兵部題

二二

官員轉送鎮巡官處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遣歸免其差役陪加存恤不願歸者收作通事給與月糧凡帶來一應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雖有舊懸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知謀過人眾所信服能率其黨類歸順者計其眾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有能斬其酋首來獻者賞銀一千兩仍陞都指揮職銜以示優異每歲終兵部總計總兵招至七百人以上參將至四百人以上守備把總備禦官至三百人以上各議陞一級不及數者止照舊例給賞中開

如有殺降首功者事發門徒死罪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兵部題奉

欽依山西地方連年虜患心以之各鎮緩急志為不同將山西應解河南山東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雲南廣西貴州等處軍人免其清勾撥發附近衛所就便食糧操練精壯者盡行青符新設四處參將統領多餘之數分發守城邊操等項應用其宣大各鎮亦照例施行事完各該巡撫都御史仍將存留軍人姓名文冊二本一本奏繳一本送部轉發各該衛所開豁原伍以後並不許勾撥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兵部題奉

二二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兵部題奉

聖旨是這各該京衛京營官軍力士匠役人等都依擬差風力料道官依奏內應存應革逐一清查傳當奏報若事涉疑似難於去留的著擬議奏請定奪其餘依擬行

一不由軍功傳陞乞陞後又因別事轉乞加陞者及初授無世襲字樣後傳乞世襲者合無將傳乞加陞之人本身加及初授後傳乞世襲子孫各查照減革

一廠衛三年類奏陞授陞授官旗香得大明會典內宣德元年奉



宣宗皇帝聖旨擒獲強盜賞鈔三十貫為首官旗軍  
校陸一級欽此成化十四年奉

憲宗皇帝聖旨今後捉獲妖言只量加給賞不陸欽  
此弘治元年奉

孝宗皇帝聖旨以後捉獲妖言的只照成化十四年  
例給賞欽此弘治二年奉

孝宗皇帝聖旨拏強盜的應捕人員舊不該賞今定  
與例果係賊眾勢克登時捉獲三名為首下手的

准陸一級為從的給賞比因拏賊已陸了以後有  
捉獲功仍照宣德元年間例止給賞欽此弘治十

年奉

嘉隆新例卷之四

孝宗皇帝聖旨捕盜至四百名以上者提督官陸一

級欽此正德十六年該本部申明題  
准舊例今後係捉獲妖言止許給賞不陸其拏獲強

盜果係登時拏獲賊仗見存已經發法司問擬  
明白無冤者將問過強盜備細招由及應捕旗

校人等姓名粘送本部附卷案候每三年一次  
通將前項捕盜人役查照捉獲過強盜名數照

依舊例類奏陸賞今照節年捉獲妖言等項一  
槩朦朧陸賞殊非舊制合無遵照節奉

欽依將不係登時拏獲強盜為首下手之人及雖係  
登時數不及三并拏賊已陸後有捉獲功次復

得陸級者除提督等官并歷俸未及三年者照  
舊其餘俱照例減革以後厥衛類奏俱查照申

明事例施行

一節年工完陸授及廢授官旗後來於初授職上  
又不得累陸及原有本衙門差占寄名工所并

自來通不在工所部食糧文冊無名工完附名  
得陸者合無將寄名工所與附名得陸并累陸

職級及雖不係寄名等項但歷俸三年以上除  
提督等官照舊其餘通行查革

一皇親子孫查得嘉靖十二年八月內該本部題  
奉

嘉隆新例卷之四

聖旨武職不由軍功不許承襲係

祖宗舊典今後皇親子孫但無世襲字樣者都不准  
襲有世襲字樣准襲一著欽此今照前項陸級有

冒襲二輩及無世襲字樣亦得妄引事例乞  
恩者合無遵照前

旨將正德十六年以前  
皇親及乳母等項廢授職級冒襲二輩并無世襲字

樣得襲者查革  
一錦衣衛堂上南北鎮撫司象房自

初宗以來俱有額員每遇員缺該本部查訪賢能官  
員疏名請



旨照用近來傳乞陞註者甚多合無除堂上官見任官奉

旨添註不議外其鎮撫司等衙門俱查照原額將節年陞授廕授傳乞註擬管事者俱革去管事行令帶俸以後凡遇前項員缺仍遵照舊例具缺推用

一各邊鎮守等官奏帶參隨與節年咨送各邊贊畫有一人數處報功一時兩三處報功并錯寫姓名重報職役希圖併陞及冒認錦衣衛各官員戶下舍餘致陞官旗者合無將例外及違例奏帶并數處獲功併陞事有規避冒認得陞俱

將所陞職事革去其錦衣衛官旗為事調衛後遇恩詔及子孫襲替朦朧回衛者仍照例改註原調衛分

一內外各衛所官員有推陞至都指揮僉事以上派官支俸後犯該賊私參劾等項革任及養病聽勘給假等項去任者合無將革任官并革任所陞派職止支祖職俸糧派官仍帶虛銜

一武舉署職遇例實授加添米石後來所陞職級過於所加及未經會議之先折色改支本色者合無通行改正其加陞署職并添加米石有應該查革等項悉照會議事例施行

一內外衛所試職署職官員遇例實授及署職獲功止該實授官陞署職併傳乞越陞者合無將遇例照舊其冒陞署級與越陞者俱查照減革

一內外各衛所官員年六十以上自知功次宗支欠明畏懼減革或例無承襲難以告替者合無俱行該衛所住俸該襲替者子孫保送襲替不許襲替者查革隨住

一嘉靖十五年該錦衣衛軍餘丘教等奏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丘教等准收充食糧幫貼工役其餘還著各該清軍御史上緊清查解部欵此即今大功既有次第前項軍人不係該衛原額之數合無照依查

革

一嘉靖十六年該騰驤左等四衛單役軍人在勇等奏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莊勇等混單緣由既審不明本難收復但稱大功缺軍依擬收四十員欵此查得前項軍士俱係正德十六年

皇上登極奉詔裁革之數比因大工缺軍雖一時權宜收復緣自收復之後一向通未做工合無再查各軍如果通未做工照例查革

一團營原額官軍并去歲新收軍人雖經清查選



補中間老弱役占及棍徒游食投充者尚多不無虛冒糧賞合無將新舊軍士通行查閱或老弱不堪或將官役占者退出著伍

一御馬監勇士先該本部侍郎王廷相等清查明白俱當時單退人數又許收作各衛軍役不過

一時俯順人情之意若又令其子孫接補似為冗濫合無將各衛但係前項勇士革充軍士人

役通行查明各軍身故之日子孫不許告替

一錦衣衛騰驤四衛并各衛軍士因景泰天順弘治年間投充太多較之原額不啻數倍

累朝雖奉

旨裁革旋復弊源未清合無今後錦衣衛騰驤四衛

除天順以前各衛軍士除弘治以前俱照常替

補其錦衣衛騰驤四衛但係天順以後各衛但係弘治以後投充者身故之日子孫不許告替

一錦衣等衛校尉力士原有定額中間有因事發充或民間僉解者嘉靖八年四月該御史穆相

等建議內開有元為校尉而弟為力士甚至一家三五役每人月支米一石虛費日甚本部議

擬題

准清查但今行之有年前弊復滋合無通行申明查

革

一錦衣等衛校尉力士有因逃故空缺年久者吏書緣以為奸通同在京富豪及在外奸猾用賄

查缺冒名首補或前去原籍當緣起解部衛止

據來文開送補役合通行查革今後如有解到校力查無發冊但係有司徑解查理

一錦衣等衛校尉力士間有逃亡故絕及告老等項查果在營無丁係祖充者照舊清勾其民間

僉充者不許發冊有司擾民僉解遺下名缺查照嘉靖九年三月內本部題准事例候有事故

將營生兒男補役

一將軍兒男收充校尉力士者今後如係親生子

孫方許保送錦衣衛相兼補充其弟姪併遠族不准保送故絕者永不清勾

一涇府等府復回校尉原有定額冊籍雖經題准送回錦衣衛收役中間容有額外冒收之數合無

查明係舊額者照舊但有額外冒濫之數即行查革若有事故查係營生親丁聽令收補如或

故絕營無親丁不許清勾仍行各該司府不必再行僉解

嘉靖 年 月兵科給事中黎良題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今後兩京五府及在外鎮守守備等衙門公使伯都督等官皇親駙馬在京四品以



下文職在外除巡撫都御史其都布按三司以下官員俱不許乘轎兵部尚書下營之日也只許乘馬其餘雷職不許上馬用交床出入擡小轎但有違犯的在內聽科道在外聽巡按御史糾劾從重罰治應必問降調的照例行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兵部題

准申明前例奸細入境之始先行嚴令各關堡守把官軍能盤詰奸細一名送該管軍門追問明白官賞銀二十兩旗軍為首者賞銀十兩為從六兩擒獲二名倍賞至三名者方陞官一級軍陸總旗不分首從先後起數俱准通論若越過邊

嘉靖新例卷之四

二二九

關至兩廣州縣巡司驛遞軍民人等盤獲者三等賞格俱與前同仍追究初入邊境在何關堡將失重軍官軍通行提問

嘉靖二十一年兵部題

准申明弘治十八年題

准事例今後在京在外各衙門陞俸官員皂隸除有軍功并九年考滿加陞俸給者准照今陞品給餘給其餘乞

恩等項陞俸者照原品撥與所司不許一槩濫給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該兵科給事中劉學易題奉

聖旨這奏帶冒功係先年弊事既節有明例如何近

年輒復故違兵部參着了來說隨該本部覆題奉聖旨張達既効力邊方姑免究尹秉衡等便革了其各邊將官有到邊年久及一向在邊違例奏帶的你部裏還一體查革

嘉靖三十年七月內兵部題覆劄遼總督侍郎何

題申明事例查得嘉靖二十二年題奉

欽依今後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都指揮以下許總督大臣斬首總副參遊官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其軍士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亦許總兵官斬首止開呈軍門知會及照新行賞功事例軍民人等如賊入內地有能臨陣對

嘉靖新例卷之四

三十一

敵擒斬賊首一顆者陞一級仍賞銀三十兩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斬有名虜酋者賞銀五百兩仍不次推陞各該將官止以血戰為功奮勇當先首到賊鋒者雖有死傷不論領軍之罪其罷軟畏縮斂眾避寇者雖無損失坐失機之誅又該咸寧侯仇題官軍臨征在逃正犯處斬妻子發極邊衛分充軍俱通行欽遵外但查原議事理止言出征兵將未及問刑衙門誠恐臨時覈勘功罪不即引用合行

命下行各巡按御史一體照例劄諭奉

聖旨是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兵部題

准大小將領今後邊兵入衛俱照原擬邊堡堆積糧草去處往來不許迂行腹裏州縣致雜供應與京營調遣防守經過地方及駐劄去處務約束軍士毋得騷擾地方居民如違許赴所在撫按守巡兵備衙門具告軍士問擬應得罪名將官參問革職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兵部申明事例題

准凡在京九卿堂上三品四品以上官奉

勅出外者應付廩給雙馬人夫二十名水路站舡係巡撫者奏帶家人二名與口糧脚力科道部屬

等官奉

勅及因公事出外者應付廩給雙馬人夫十名水路

站舡部屬以下雖應付不同各道遞減定例報

計監生應付廩給單馬人夫二名水路站舡齋勅人役查係錦衣衛聽差三班舍人應付止與口糧

雙馬回還之日與驢頭其一應事干已私者俱

不許給驛今後文武內外大小官員除奉旨公差驗有真正關文查照則例應付外若有不應

給驛倚恃勢豪詐冒官舍及關文外另有別項

需索凌辱官吏夫牌支戶人等及報計虛糜動索折乾者許被害之人申告各該撫按衙門應

擊問者徑自擊問應參究者參究各該官吏如有畏勢奉承者一體治罪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兵部題

准今後各邊有自虜中逃回或有智謀過人眾所信服能率其黨類歸順者論其多寡以次犒賞如十人以上即與冠帶小旗十人以下至六人者亦給與義民冠帶仍各賞銀三十兩如至百人者即與百戶就留軍門隨宜委用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兵部題

准節年充軍將官巡按御史盡數查出通行發遣取具配所回文達部查考所在官司容隱不報即以枉法論罪

以枉法論罪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禮兵二部題

准以後凡冊封應差侯伯官員五府務擇端謹老

成隨從量帶家人二名各該本爵俱照近奉題准勘合事例接受應付不許例外折乾紆道遷延騷

擾地方及至各府行禮務要恪遵軌度不許接

受各賀禮物違者聽所在官司申呈撫按應參奏者參奏處治應擊問者徑自擊問該部嚴立

程限比照官員赴任事例違限一月之上即時

參究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兵部題



准今後京邊各營將領馬匹以一百匹為率倒失五匹者免究十匹至十五匹者千把總官罰俸兩月副參遊守等官罰俸一月二十五匹千把總等官降一級副參遊守等官罰俸三月三十四匹以上者千把總等官降二級副參遊守等官罰俸半年仍查追完椿銀八分以上者准開俸總兵官以一千匹為率倒失一百匹者免究一百匹至一百五十四匹者罰俸一月二百五十四匹者罰俸三月三百匹以上者罰俸半年仍查追完椿銀八分以上者准開俸中間遇虜血戰馬匹被傷倒死數多者聽巡按御史勘實

奏諭至於各營將領失馬匹在管行伍槽下倒

死者驗實照例火打追徵椿銀若私借與人騎馱及剋減草料致有倒失者從重責治立限賠補拐馬脫逃者務要緝拿得獲馬允別軍本軍改發極邊衛分充軍或不覺走失及被盜者就令本軍跟尋畢竟不獲責限量賠馬價一半若果遇虜奮勇對陣被傷倒失者告明各該守巡兵備道查實免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刑部題

准京邊各營倒失馬匹椿銀以各官任內見管倒失匹數追徵不及八分者照例住俸追完八分之

上者即與開俸若遇推選別用或該領軍入衛除原任俸糧不許補支外合自別任之日與入衛起程之日各該俸糧俱與開支其各冠帶總旗原非職官暫委管屯管馬而拖欠糧銀者只責問罪不在停住月糧之例凡各軍拖欠椿銀查各力能措辦者依法追徵其有貧難不能措完者將各折色月糧間月扣官作原欠椿銀之數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兵部題

准以後南北奏捷照功次定擬如一百一十名額以上總督鎮巡等官或陞或陞報捷者照例陞以

鎮撫賞衣服一套若總督鎮巡等官止於賞資

報捷者亦止賞衣服不許陞級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兵部題

准各鎮總督鎮巡等官嚴督各該將領選差通夜時加哨探無警操練軍馬有警相機戰守守巡兵備各道照所管地方嚴行州縣衛所掌印巡捕官但有城池處所將歇班壯射操軍餘派定分城防守內批伶俐之人專在總門衙門兵備各道探聽但遇有警飛報本管守巡捕等官固守城池仍傳示城墩居民人等不得許專靠倚官坐視殘害違者守巡兵備知府以上



督撫官會同叅究府佐州縣衛所官徑以軍法  
拏問各該將領今後地方重大失事應叅提者  
先送按察司拘禁候

旨問理

隆慶元年八月兵部題奉

欽依

一虜騎入境擁兵自衛一伍不進斬其伍長各隊  
司哨亦然同伍同隊能舉執奸猾旗軍止斬本  
人將領以血戰為功不以損傷論罪失誤軍機  
總兵聽叅偏裨而下先處以軍法仍取死罪招  
狀覈實處斬行宣大山西三鎮邊腹大小將領

嘉隆新例卷之四

三二五

軍士有犯者總督大臣即如前議徑自施行各  
該問刑衙門著為定例

一九邊督撫官嚴行各該守巡兵備將各將領日  
總兵以至操守等官各營官軍以三千員名為  
率該坐營官一員千把總三員把總官六員管  
隊六十員不足三千者照數減除其跟隨軍伴  
都指揮六名指揮四名千百戶鎮撫二名敢有  
額外復增如例問罪降級充軍甚者徑自坐以  
侵盜沿邊錢糧事例永遠充軍不許承襲

一各邊總督鎮巡等官督責沿邊將領各照所管  
地方期於秋深草枯之時懸營出塞仍選非覺

通丁深入虜巢暗約弭令一齊舉火務使離邊  
三五百里之外一切野草不拘次數俱以燒盡  
為度各該將領守操等官果能燒荒遠闊俾虜  
騎不能駐牧者聽督撫官奏

請賞勸因循玩愒苟且塞責致虜貽患者徑自論其  
燒荒不速之罪偏裨而下提赴軍門處以軍法  
仍奏

請降革祖職二級非親自擒斬不許贖復總兵通計

一鎮燒荒疎密與各將領一體賞罰

隆慶元年八月兵部題

准

嘉隆新例卷之四

三二六

一今後如遇虜賊入境將官嬰城坐視不行應援  
致賊虜殺男婦二十名口以上者雖全軍不損  
查照律例定坐以守備不設之罪如果奮勇殺  
賊雖士馬損傷亦以驍勇優錄委勘官員納賂  
行私查勘回護者律以受財枉法之條  
一管軍大小官員敢有故違科斂事發問明但係  
枉法絞罪者比照真犯死罪之例本身革職子  
孫永不許承襲著為定例

隆慶元年 月內兵部題

准今後總兵見總督副總叅遊見撫按自則呼名稱  
總督曰軍門撫按曰本院督撫巡按如受各官



非分之稱不令改正者督撫聽巡按叅劾巡按聽利道糾劾其兵備守巡等官責望將官非禮奉承少不如意即搜求過失暗中傷許將官申呈吏兵二部訪實叅究

隆慶三年六月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朱 題所

撫凡問充軍係保定六府人犯除矜疑免死外其餘無論邊遠附近俱定發真定衛左所充軍其原該附近者照給月糧一石邊衛者量減二斗以示等差遠軍樂近便趨而月糧因以節省奉

聖旨這充發軍犯一節應否通行各邊你每還詳議

來說其餘依擬欽此該兵部覆議題

嘉隆新例卷之四

二十七

准順天宣大山西陝西延寧總督撫按以後充軍人犯俱照保定巡撫所議定發如順天則以山海延慶密雲渤海等處為邊遠而營州興州等衛為附近山西則以八角等處為邊遠而寧武鴈門等衛為附近其餘倣此若原犯極邊仍照律所定示懲或有贓私拘家屬追併先將本軍并妻押赴彼處巡撫衙門行衛收伍其老弱願以親丁代替者聽代者物故仍行勾補本軍身故方與除豁

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兵部覆議申飭襲替條

例題

准

一凡遇襲替官舍行移中軍督府內外官於大教場內給事中照比得中雙收者准支全俸管事不中者支半俸二年後再比三次不中發充軍役

一嘉靖二十年兵科右給事中劉大直題

准凡應襲人員各衙門先行比試如果弓馬熟閑方許給文起送若弓馬不閑總係應襲之人不許濫送至京會官比試其十名內有二名不中者掌印官叅提降罰不中人員查照舊例施行

嘉隆新例卷之四

三十一

一隆慶二年巡撫浙江都御史趙 題

准應襲舍人入學作養保送之時考閱韜鈴大義慣通弓馬熟閑者為上等韜鈴欠通弓馬頗閑者為中等字義不通弓馬不習為下等造冊送部比試查對撫按文冊上等候缺管事仍許保薦中等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下等不中者亦如舊例懲罰

一隆慶三年兵科給事中邵庶題

准今後比試馬箭既畢許射步箭九矢得中二矢并馬箭合式者雖文理稍通亦准取上等或箭得中二矢雖文理欠通馬箭不中者亦許取中等



如馬箭合式而步箭不中文理不通者亦准取  
次等將一等前五名附將材簿其餘一等許補  
各衛所掌印僉書委守城堡管軍管事次等先  
行帶俸仍候撫按官較閱隨宜委用其不中者  
照舊例發回該衛與支半俸候二年覆比再不  
中者住支折俸止許月支米一石又二年覆比  
三次不中者革職充軍別選子弟替職

一隆慶四年兵部題

准內以衙門將十五以下應襲官舍送學教習武經  
七書務要略曉大義責以課程閱以騎射候襲  
替之時各衙門先行比試弓馬熟閑文理稍通  
者方許保送弓馬文藝一無所成不許濫保到  
京比試等第查照前例施行

隆慶四年四月二十日兵部題奉

欽依以後各邊哨到聲息除本鎮將士極力截殺外  
其鄰鎮總兵等官即便相機協心夾剿共保無  
虞總督各官查將饒死充軍與凡失機充軍人  
員原以勇敢得着即收入家丁令其有事當先  
建有奇功不但贖罪另行敘錄少或退縮即斬  
無恕其當事將官不拘防守本鎮及應援別鎮  
見虜即當力戰但有逗遛觀望者巡按督撫官  
參擬治罪差督撫官振作有方諸將因而成功

或姑息執謬諸將因而失事者仍聽巡按御史  
從實叅糾均認賞罰其報功本內許督撫官明  
敘事由不得互相稱薦以取諸將死戰之功

隆慶四年四月初一日兵部題

准各府州縣官示諭軍民人等或力勝五百斤四百  
斤三百斤以上及藝能超眾不拘名數許令自  
投到官取具里老甘結呈送撫按考校如果藝  
勇不凡者量授衣巾充為武生候開科年分除  
精通論宋者聽隨武舉入場其餘俟武場畢撫  
按復行驗中方許行令該府賞費給文起送到  
部于武場事畢公同監試御史考驗不中者發  
回肄業中者為首一人量給冠帶隨宜委用餘  
俱分發劄鎮其力舉五百斤者留京營立為教  
師食糧練軍三年間有成效量陞職級仍行原  
籍幫貼軍裝優免差役

隆慶四年七月兵部題

准應襲官舍出幼無分已未襲職令衛所掌印官逐  
月精其射藝分別等第各省申都司兩直隸呈  
兵備道嚴查比試得中方為稱職如一衛有下  
等二員者掌印官照例叅問其官舍年雖未及  
二十體貌魁梧騎射素習或襲替在部許徑自  
具告赴比或公差赴京許具呈原衛送比不願



者照舊例行未及六十子孫弟姪告替者轉行  
五府官例該引疾者以選月初十日為率十一  
日送部與大選官同比試其比試達限五年  
之內者照舊例三年以上者住俸二年半二年  
以上者住俸一年半一年以上者住俸半年五  
年之外者各計道里遠近如南北直隸湖廣陝  
西河南山東山西遼東過限十二年雲南貴州  
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浙江過限十五年者  
比照新題襲替事例俱革發隨衛居住別選應  
襲之人素閑騎射者保襲著為定例

隆慶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兵部題

全書隆新例卷之四

三十一

准山西延綏各督撫官如遇山西西中二路有警延  
綏無事即發老家遊擊及入衛下班遊擊兵馬  
二枝延綏神木府谷等處有警山西無事即發  
河曲叅將及馬站遊擊兵馬二枝各探虜賊聲  
勢俱不候調遣照依原定路徑星馳渡河應將  
如或逗遛觀望致失事機聽各總鎮撫按查與  
主兵失事情罪一體叅論究治其兩鎮總兵各  
守本鎮不必動調至於各鎮臨期別有重大聲  
息亦聽督撫題

請調兵策應

隆慶四年七月兵部題

准  
一督撫衙門以後各邊哨探有功通丁敘功冊內  
一併議題分別賞賚若致有大捷比照報捷人  
役一體陞叙以其巡邊零賊大邊墩卒撲滅處置  
之法各邊巡撫隨宜裁酌徑自施行  
一各該巡按御史如遇按屬地方一有烽警即便  
兼程前去附近處所密訪各官功罪偵探賊跡  
進止地方由日否殘破三軍有無勇怯俟賊退之  
後限半月之內據實奏聞賞罰

隆慶四年八月兵部題

全書隆新例卷之四

三十二

准巡按覈勘功次體訪係臨陣對敵擒斬首級方准  
世襲其或剽掠零騎搜獲遺賊須酌其輕重明  
開某止當給賞某止當終本身果有先事設謀  
彌禍臨事運籌禦虜之功亦要查勘明白分別  
具題錄用

隆慶五年四月兵部題

准今後總兵官部下頭目若有勢豪請托人役奪功  
冒賞阻撓將權者聽撫按官拍實叅究其請托  
勢豪一併查叅處治  
隆慶五年八月兵部題

准



各都司衛所遇有解到新軍若拍稱使用等項名色科索凌辱逼累在逃者照依賣放軍人事例不問指揮千百戶鎮撫俱五名以下問罪降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降三級甚者罷職發邊衛充軍

一各州縣凡遇清解軍士量地遠近定立程限比併批迴詳辯真偽仍將解過軍士並獲批月日造冊各衛所亦將解過軍士并給批月日造冊俱候年終送清軍衙門對查如州縣開有批迴而衛所不開解到既開解到而年月不投即係詐偽與違限一年之上者解人俱發附近軍人

俱發邊遠充軍

隆慶五年九月內都察院題

准沿邊沿海鎮巡官宜遵

勅書行事遇地方功罪自鎮巡以至副叅遊守兵備守巡府衛州縣等官有兵馬城池錢糧之責查照職任一體酌量賞罰其總兵官親臨戰陣有功自當優敘巡撫只宜量敘若總兵官陣退縮失機罪坐總兵若巡撫臨警坐視不救及擁標兵自衛當議巡撫之罪至於錢糧之巡撫獨任其責若不應出兵總兵畏縮觀望不肯出兵應該出兵應該出兵總兵畏縮觀望不肯出兵

聽撫按從實參究

隆慶六年閏二月兵部題

一各巡按御史今後如有大舉官軍交戰照例給住近地督併稽查零騎對敵斬獲該道親臨紀驗查對食糧冊無名者即係買單錄不敘仍行究遣家丁隨征調遣獲功者務審係何衛所軍民舍餘今項何軍名糧及陣亡員役有無兄弟子孫各明註本名下造冊一留備照一覈實繳部覆

請陞賞一面將勅合行該都司衛所給帖一面行原

嘉隆新例卷之四

三十四

勘御史查對原冊相同方准授職以後告併斬首陣亡功級但係年遠不係已名或故祖父名者備查案冊無名即係詐冒本部不准

一各清軍御史將各府州縣節奉單開逃軍差完照近題事例不分掌印清軍如完軍八分以上者薦七分以上者獎六分以下者戒飭五分以下者參降各督撫官將營衛官無分將領千把總不善撫恤致有逃亡二分以下者附過三分以下者降一級五分以下者降二級每年終會奏示戒

隆慶六年三月兵部題



准以後出自行伍納級官員不許管軍管事

隆慶六年三月兵部題

准九邊巡按御史今後官軍獲有擒斬功次連行勘

明一面查取撫按賊罰或應劄銀兩願賞者先

行給賞一面覈冊題

請陞賞候發銀以補前數其出入之數聽巡按御史

查理交代督撫官不許干預巡按先將應動銀

兩具數奏

知其沿邊并腹裏賞功銀兩原不由

內府給發聽於本處官銀動支照九邊事例先行

給賞

內事隆新例卷之四

一 剿遼宣大山西延寧固原甘肅等鎮虜賊一人

擒斬一名陞實授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

至三名願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

十兩二人共擒斬一類為首陞實授一級至三

名願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

三人共擒斬賊級一類為首者陞署一級不願

陞者賞銀二十兩為從俱給賞四人五人六人

共斬賊級一類為首量與給賞為從者量賞二

人共斬小賊級一類為首者陞署一級不願陞

者賞銀二十兩為從俱量賞陣亡被賊殺死夜

不收墩軍人役亦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

三十兩陣傷回營身故陞署一級不願陞者賞

銀一十五兩

一 官舍軍民人等被虜境外有能砍割賊首一顆

走回驗實比照對敵擒斬賊級事例一體陞賞

一 南方蠻賊定例一人擒斬賊級三名願以上及

首賊一名願者俱陞一級斬首二顆俘獲一二

人斬從賊首一顆以上及目兵土兵有功者俱

加賞不陞

一 四川貴州湖廣兩廣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願陞

一級至九名願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不願

陞者每名願賞銀五兩幼男婦女與十名願以

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

一 南方兩廣等處一人自擒斬三名四名五名願

者俱陞實授一級不賞六名以上亦止陞一級

餘功扣算加賞不及前數者不陞二人以上共

擒斬賊人四名願以上者給賞二名願以上者

量賞其功微者行撫按犒賞不分官軍漢土達

舍頭目各色報效人員以後俱照此例行

一 各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舡一艘及賊者陞一級

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在舡軍士生擒殺獲倭

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陸地交戰生擒殺獲一

人者賞銀三十兩

內事隆新例卷之四

三十五



水陸主客官軍民快人等臨陣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陸實授三級不願陸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名顆并陣亡者陸實授一級不願陸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陸授署一級不願陸者賞銀二十兩

一陝西甘肅四川番賊一人擒斬三名顆并陣亡官旗軍人俱陸一級至九名顆陸至三級而止不賞其九名顆以上扣算給賞擒斬賊級驗係壯勇與實授不願陸者每名顆賞銀五兩斬首二顆以下傷故征傷者俱給賞不陸幼男婦女至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給賞

嘉慶新例卷之四

三十七

一陝西西寧擒斬番賊陣亡人役照例陸實授一級一人為首二人三人為從擒斬首級三顆者為首量陸署一級為從加賞其斬獲二顆及斬三顆內有幼小耳記者俱給賞為從及一顆者并查執旗牌及征傷者俱量賞

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顆陸一級至十八名顆陸三級驗係壯勇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九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

一流賊事例一人為首一人為從二人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顆為首者陸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陸者賞銀三十兩為從者給賞就陣擒斬以

次劇賊一名顆為首者陸署一級世襲不願陸者賞銀十兩為從者量賞就陣擒斬從賊三名顆為首者陸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陸者賞銀十五兩為從給賞緝獲者不在此例就陣擒斬從賊一名顆為首者賞銀五兩二名顆為首者賞銀十兩為從者俱止量賞緝獲者不在此例前項功次一人自擒斬不分首從者照前陸賞六名顆以上至九名顆者止陸實授二級世襲不願陸者賞銀三十兩不及六名顆者除實授一級外扣美賞銀一人為首二人或三人四人五人俱為從共斬賊級一名顆者不分首從共賞銀五兩均分陣亡者陸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陸者賞銀十兩重傷回營身故者陸署一級不願陸者賞銀七兩一人獨斬隨從賊人十五六歲小首級一名顆者量賞二名顆者給賞三名顆者加賞當先破敵被傷者給賞其不係臨陣緝捕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四兩二名顆者賞銀八兩三名顆者賞銀一十二兩四名顆者陸實授一級世襲不賞一人為首或二人三人四人五人為從緝獲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四兩不分首從均分

嘉慶新例卷之四

三十八

隆慶六年三月兵部題議今後不分邊腹地方但



有官員軍民人等抗違法令鼓眾倡亂者一面擒拏處治一面據實奏

聞不得拘泥激變良民之律相率欺救如果處分得

宜即使罪由本官自作亦當請

旨量從末減等因奉

聖旨是今後各處官員軍民人等但有抗違法令挾持私恨鼓眾倡亂的該管衙門即便將首惡之人擒獲處治隨據實奏聞朝廷憲典具存决不輕貸如敢容隱掩飾你部裏并該科從實參來一併重治欽此

隆慶六年七月兵部題

准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掌印清軍官今後攢造軍

黃冊選殿實書手親率檢閱洪武至今民黃老

冊互相對考不明者審究里書人戶要見軍民

匠皂有跳里順甲投民脫軍者悉皆改正仍量

情之輕重懲治登附軍冊永為遵守不許假手

積書通同埋沒含糊為後日脫卸之地有司官

故違者從重參究

隆慶六年十一月兵部題

准各該督撫清軍御史嚴督所屬除逃故祖軍的派

戶丁清解外其餘單勾重隸重役佃戶女戶同

姓籍貫各異者悉聽開豁其有丁盡戶絕者助

實取結轉達本部除名如妄勾妄解者指名參

等死治

萬曆元年正月兵部題

准各邊今後如遇征戰各將領果能奮勇先登摧鋒

陷陣雖無斬獲即論奇功列之上等乘夜砍營

斬取首級得以併敘隨後斬殺賊級及零碎老

弱首級為次等巡按御史覈勘功次延訪體察

分別大敵小敵大勝小勝上等擬陞願賞者從

厚優賞次等擬賞不許一槩擬陞將帥呈報不

實以致督撫誤奏聽巡按御史參劾重治

萬曆元年三月兵部題

准以後失事守操把總等官務要查覈彼此眾寡原

情定罪其坐堡官除失陷城池自有本律如城

池未陷止在境內搶掠不得槩擬守備不設着

為定例

萬曆元年六月兵部題

准今後比試不中官員候及二年例應再比者除北

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遼東附近地方遵照舊例

外在南京各衛所聽南京兵部照例會同南京

中軍都督府在雲南等十省及南直隸衛所類

送巡按御史公同該都司守巡兵備官員較閱

弓馬考試韜略中式者准其開俸即填原給誦



紙用印鈐蓋列為等第按季具奏造冊繳部查考不中者住支折俸止許月支米一石又二年再比不中者奏報本部照例發充軍役別選子弟襲職

萬曆元年八月兵部題

准

一 九邊總督鎮巡等官嚴督兵備副叅遊守於分管信地脩守訓練臨敵則務扼險守要有功同賞有罪同罰至於應援客兵亦如之若主將不固守客將承調逗遛不進即將成功不許混冒贖罪虜已潰入總督鎮巡督調合戰驕蹇觀

嘉隆新例卷之四

四一

望退縮許督鎮官登時綁赴旗牌前梟首捕令至叅遊不服副總與守備備禦千把總不服叅遊管隊不服千把總旗軍不服管隊調度者其在軍前俱許以軍法從事其鎮協躍馬當先左右兩翼及本部叅遊不直前策應以致有失則兩翼與本部叅遊皆論死弗宥兩翼及本部叅遊皆躍馬當先各千把總不直前策應以致有失本管中軍千把總皆論死弗宥千把總皆躍馬當先各管隊官不督旗軍直前策應以致有失管隊官皆論死弗宥

一 將領專務蜚語以亂是非主使奸徒造言生事

損人利己及無端棍徒在於各邊干謁未遂而乘機造謗者在內聽部科五城御史在外聽總督撫按鎮守兵備等衙門訪實叅提比擬投遞匿名條例專坐主使之人聽從及造謗者一體重究

萬曆二年九月初四日兵部題諫內外問刑衙門以後州縣但係無有城池去處倉庫被他境賊盜潛來打劫不論賊數多寡掌印巡捕官俱住俸戴罪緝捕過限不獲從撫按衙門提問起送吏部降一級調邊遠用兵備及守巡駐劄該道俱照不及調用係有城池州縣倉庫獄囚被劫

嘉隆新例卷之四

四二

掌印巡捕官俱問罪起送吏部降二級調邊遠用兵備道及守巡駐劄該道俱降一級調用若與衛所及守備官同城其守備及衛所掌印操捕官與有司一體問罪降級若衛所倉庫被劫專以衛所掌印操捕官問罪降級若係本處哨聚之盜所劫自守巡兵備與軍衛有司俱加一等隱蔽不報者加二等若失陷城池照依嘉靖四十一年會議題

准凡沿邊沿海及腹裏府州縣與衛所同住一城者及衛所自住一城者若遇大虜及盜賊生發攻圍不能固守或棄城逃走或開門延賊致賊進



入殺虜男婦三十人以上者燒毀官民房屋衛  
所掌印官與專一捕盜官俱比照守邊將帥失  
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掌印官及捕盜官與  
衛所同住一城者不能竭力協守俱起送吏部  
降一級別用其餘府州縣不分各邊腹裏原無  
設有衛所但有專城之責者若有前項失事掌  
印捕盜官俱比照牧民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  
城池律斬罪其自來不曾建立城池與雖設有  
城池被盜潛踪隱跡設計越城進入劫盜事出  
不測雖有前項失事俱不得比用此律守巡兵  
備止於參究治罪量事情輕重臨時奏

憲宗皇帝勅旨

一

請定奪其民間被劫係他境潛來一時不測之賊在  
於城內查照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二十九日  
欽奉

憲宗皇帝勅旨各處盜賊生發事干城池衙門殺官  
劫庫劫獄并積至百人以上者限一箇月以裏不  
獲聽鎮守巡撫巡按官將分巡分守守備及府州  
縣衛所巡司掌印巡捕官住俸戴罪挨拏盡絕照  
舊支俸管事半年不獲者不分司府州縣衛所巡  
司掌印巡守巡捕等官俱聽巡按御史提問三司  
掌印官照依常例發落其餘每一起將州縣守禦  
千戶所巡司掌印巡捕官并專一地方守備等

及府衛巡捕官降一級每二起府衛掌印官降一  
級每三起分巡分守官降一級俱調邊遠去處欽  
此在於城外及無城州縣與鄉落去處軍衛有  
司俱減一等論係是本處哨聚之賊不問城內  
城外俱照隆慶六年吏部題

准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至十名者降一級二十

名者降二級三十名以上者罷其官各兵備及  
談道官所屬有盜合至五十名者降一級七十  
名者降二級百名以上者罷其官撫按官隱匿  
不行參奏者聽部院及科官參奏治罪若果地  
方有盜即行申報上司即便捕滅上司官若聞

憲宗皇帝勅旨

一

地方有盜即撥兵馬即便捕滅者免究仍錄敘  
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為陞賞隱蔽不報者即止  
一次除本等論降外仍照問刑條例監候奏

請而行題奉

聖旨是這捕盜條格俱依擬州縣正官不許差委查  
盤兵備守巡不許陪巡參謁俱屢有明旨各官如  
何通不遵行好生玩法曠職今後再有這等及撫  
按等官有隱匿盜情不報或報不以實并指捕官  
銀欺罔規避的兵部都察院并科道官體訪得實  
即使參來處治如容隱不舉俱以不職論決不輕  
貸欽此



萬曆三年六月兵部題

准番功賞格除擒斬三名顆陞一級之外不願陞者  
驗果壯大首級每顆賞銀十兩幼男婦女俱照  
舊例給賞至於將領千把總等官部功邦政所  
載雖為達賊而設然內開別種賊寇推類而行  
則番賊部功亦當准美如番賊三名顆抵達賊  
一名顆則千把總等官部功俱以三倍推之明  
着為例凡征剿千總領兵五百名部下獲功三  
十名顆准一級領兵一千名六十名顆准一級  
把總領兵五百名部下獲功十五名顆准一級  
領兵一千名三十名顆准一級俱至三級而止  
實授署職加賞等項悉如前例再照部下功原  
不世襲以後將領除參遊以上不許報功其領  
兵千把總等官果係親自擒斬紀功官員隨軍  
紀驗明白一體敘論

萬曆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兵部題

聖旨這驛遞事宜既議處停當俱依擬今後官員人  
等非奉公差許借行勘合非係軍務不許擅用  
金鼓旗號及雖係公差人員右驕扛夫馬過溢本  
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撫按官有故違  
明旨仍蹈前弊不着實清查的係部裏并該科務  
要指實參治庶題奏不為虛文疲民得沾實惠若

部科相率欺隱朝廷別有所聞定行一體治罪決  
不輕貸

一驛傳車道以後每年將徵給過站銀禁革過買  
濫牌票及諸行過事宜呈送巡撫衙門咨部查  
考設或優游省會舉取文移了事致滋弊端種  
種撫按據事參奏以不職論黜

一給火牌本部印發各沿邊沿海總督鎮巡衙門  
填用將畫方預謂給若無部堂印信馳驛者所  
過地方徑行塗革用強逼索者將本役羈留在  
彼一面申呈本管上司據法處治撫按等衙門  
今後不得輕用牌票致各部差及司道踵效成  
風重為民害如各衙門仍前濫用越境騷擾即  
係故違

明旨聽撫按參究論黜撫按仍私擅用聽該科訪實  
參治

一凡奉差人員經過鎮城驛傳該道將勘合身親  
查驗在直隸地方撫按親驗沿途津要去處責  
之兵備照部科事例於勘合空白處印驗如有  
仍用彌票浮貼者經過驛遞徑自照例塗革

萬曆三年七月兵部題

准以後凡鎮守總副等官若係年老乞休告病回籍  
及聽用聽調降用等項外如係貪淫退縮革回



原衛照祖職帶俸差操撫按兵備官於下操之日與各指揮千百戶官一體較射賞罰遇有雜差相兼差使不得虛器占用軍夫違者聽撫按

制重者追論

萬曆三年七月兵部題

准今後勾解軍士審真正軍妻此內填註年貌疤記一同起解不許別娶及雀倩如違在內聽本部收軍主事在外聽清軍道審出雀倩不分軍民妻小變價入官或給別衛無妻軍人其貧軍不能娶妻不必攤累里甲代娶就將隻身起解明

註批申收伍

萬曆三年七月兵部題

四十七

一各府州縣衛所清軍等官今後起解軍士如係充發及清補在衛事故軍丁仍照舊規愈解若係逃軍不問新舊責令親族押解各房照依丁力多寡科貼盤纏毋得更累里甲着伍之日衛所即出收管不許刁難如違許解人赴所在司府具告參究其逃軍孤苦無族人者仍一體愈解

萬曆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兵部題

王閏令家人潛舉賄賂謀陸守備事露題奉

聖旨是王閏着巡按御史拿解來京問以後文武官

員但有差人進京管求陸轉及罷間的希圖起用并奸徒指稱誑騙的都着緝事衙門嚴加訪拏照前旨問罪完日於該衙門首枷踴發遣

萬曆四年四月刑部題

准審錄矜疑仍照舊例永遠充軍及查永遠充軍事例止當於本犯着伍後所生子男替役其原籍生長子孫原未議盡數拘解近年中外衛所朦朧清勾逮及戶族延累無辜合行申明今次中外審錄矜疑人犯拘妻解伍以後在伍所生子孫責令該衛附籍頂替如無收籍子孫本犯身死即從開豁毋槩清勾

萬曆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兵部題

四十八

萬曆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兵部題議各該撫按衙門以後凡遇起解京邊各項錢糧查若糧長解戶已革扛解減削過半給與應付勘合由陸路者每銀一千兩撥夫二名水路站舡一隻以銀十萬兩為率撥夫二十名數不及亦准給舡夫解官支廩給馬匹隨行人等不得槩支口糧馬驢回還之日人夫任起量給解官原糧脚力所給外補勘合務填銀數及脚價多寡以為應付等差原未裁減脚價去處不得緣此裁減改給勘合等因奉

聖旨這解錢糧官員依擬分別給與勘合回還之日



不准近來訪知勢要官員原不係公差的經過有司驛遞照舊應付各撫按等官全不體朝廷優恤民隱之意仍踵弊輒阿意奉承今後有違犯的一體查究

萬曆四年十月兵部題

准招徠夷漢人口守備備禦等官照舊以三百名陸一級分守參遊各官倍之副總兵係加銜仍管分守參將事者等諸參遊若協守副總兵加至八百名鎮守總兵官以一千名各陸一級然亦陸一級止多者與不及數者數各以三分為率二分以上加賞一分以上給賞半分以上量賞

其應賞數悉照會典招來人口令解該道驗發

報巡撫歲終類題行巡按御史查弔各道文卷或就近摘拘數名審數明實題請加恩

萬曆四年十月兵部題

准各驛遞站銀及協濟銀兩拖欠數目歲終撫按照京邊錢糧事例將各有司掌印及經管仿貳等官分別分數參奏降罰

萬曆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兵部題奉

聖旨是朕軫念小民困苦節有明旨清查驛遞期以除弊安民乃各撫按官全不體朕心將題准事理

都視為故紙背公徇私牢不可變又訪知近日期

覲官有遣牌馳驛的一槩應付若不奉公差得以傳牌應付則勘合俱備無用清查亦何有益此等情弊你部科豈不悉知竟未見奉旨參奏何忍於負朝廷而不敢違私請豈佐朕奉天養民之意今次姑再行申飭以後勘合都着具奏請給不許擅與有仍前違犯的撫按官并各地方有司俱以不職降斥你部科容隱不奏定行一體重治決不輕貸蘇松等處減編事理據奏尚欠清楚姑依擬行站舡水手工食着通行查減真定等處站銀准免派一年以甦民困欽此

萬曆五年四月兵部題

准將官自副總兵而下凡遇遷革主請委官交代離任承為定例仍通行申飭陸遷去任武官一體遵守敢有故違從重參究

萬曆五年六月兵部題

准今後旗軍舍餘陣亡有子者照例陞補無嗣者比照武職事例追贈一級舍餘軍丁贈冠帶小旗小旗贈冠帶總旗總旗贈試百戶其同籍兄弟叔姪不論親疎俱不許併加陣亡之級承為定例

萬曆五年九月初一日兵部題奉



敘功錄勞乃朝廷恤下之典朕體念邊臣凡事  
不從優厚但人臣為國盡忠乃其職分若計  
功望賞美同市賞恐非懷仁義以事君者且邊臣  
既有三年考滿閱視之例乃貢市每年常事又議  
加恩亦屬冒濫今後除考滿閱視照先年例行其  
餘悉行停罷每年貢市完及有脩完工程止議量  
賞俱俟閱視大臣覈實方議加陞若三年之內已  
經考滿或特恩陞級未久者亦不得再敘二例并  
在一時者不得重敘將官原無考滿事例不許濫  
給該科記着欽此

萬曆五年十月兵部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准清軍布政副使各分屬府一半照依守巡事例按

月巡歷督同府衛州縣清軍官用心清理歲終  
巡撫查計完欠分數指名舉劾照依督糧完欠  
事例定為賞罰

萬曆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兵部題奉

聖旨這事情既查明堂上官免究該司承行郎中不  
行用心檢點著罰俸三箇月其餘的各一箇月今  
後各文武職官係該衙門奉旨提問及住俸戴罪  
等項并事發在各地地方雖未及悉提問擬但有碍  
陞轉的都著明白開送吏兵二部停止推陞事完  
仍與明開除豁武舉十年以外的還准酌量推用

其餘依擬欽此

萬曆六年十月兵部題

准浙直閩廣以後海洋擒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賊  
至五百名之外舡至十隻以上為一等所獲真  
倭從賊一名顆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  
十五兩若二名顆者陞實職一級不願陞者賞  
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陞署職一級  
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三百名之外舡  
至五隻以上為二等所獲真倭從賊三名顆者  
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如不及  
數二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顆賞銀十五兩  
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二名顆  
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顆者賞銀十兩賊不過數十  
人舡不過一兩隻及敗後散道零星擒斬者獲  
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賞銀二十五兩不願  
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賞銀  
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五兩不願  
賞者為定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刑例

嘉靖元年三月奉

聖旨近日以來在京在外無籍之徒投托勢要作為心腹引誘生事甚至綁縛平民在於私家拷打脅騙財物好生不畏國法傷害治體偷東厥及錦衣衛緝事衙門五城巡視御史務要密切訪察如有倚勢怙惡仍前違犯的具奏指名參送法司問罪準用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一箇月滿日押發烟瘴地面充軍

嘉靖元年三月內兵部題

准盜官馬之人俱枷號三箇月連當房家小押發極

邊衛分充軍

嘉靖三年十一月刑部題奉

聖旨是張金鳳免補解今後除叛逆家屬子孫外凡免死例該永遠充軍囚犯若未經發遣監故的俱各免其勾補著為定例

嘉靖四年二月刑部題

准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刑遵照律例日期即為發落其追贓八九兩以下監追一年之上勘無家產者聽令召保營辦若十兩以上監追年久全無家產者即便具奏定奪

嘉靖六年六月刑部題奉

欽依充軍人犯務要嚴究實跡情真罪當方許引例

充發不許指以訪察風聞聽信讒攀牽強比附嚴逼誣陷

嘉靖七年五月刑部題奉

聖旨竊盜自首不實不盡及知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律應減等擬罪的都照常免刺

嘉靖七年五月刑部題

准但係在官人役應該守法而得錢賣法的依枉法科罪其餘依本律問擬發落

嘉靖七年十月大理寺題

准誣告人因而累死被誣之人摘引誣告人因而致死律例科斷與律不合今後凡有誣告平人致累監故俱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者絞罪律問擬或保領在外別因他故身死者止問擬應得罪名照常發落

嘉靖七年十月兵部題

准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奏訴冤枉如果曾經法司及撫按問結事有冤枉俱要就近隔別問理若已調問明白仍前訴擾并各衙門未曾問結事情俱立案不行若內係有真犯死罪者再行後調衙門查勘一次但經二次奏辯無冤仍前訴擾再不准理



嘉靖七年閏十月刑部會題親屬犯姦人犯俱依  
強姦未成本律一體科斷或照崔興事例仍發  
邊衛充軍止終本身飾奉

聖旨張義隆所犯有關倫理與他強姦未成的不同  
姑饒死發邊衛充軍今後強姦未成的依律問  
罪發邊衛充軍着為定例

嘉靖七年十二月該巡撫都御史朱廷聲題本部  
覆題奉

欽依今後婦人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與例難的  
央之人贖罪例鈔仍照先年刑部尚書開挂等  
題

嘉靖新例卷之三

一三

准兼收錢鈔事例管一十該鈔二百貫收錢三十五  
文鈔一百貫今折銀一錢管二十該鈔三百貫  
收錢七十文鈔一百五十貫今折銀二錢管三  
十該鈔四百五十貫收錢一百零五文鈔二百  
二十五貫今折銀三錢管四十該鈔六百貫收  
錢一百四十文鈔三百貫折銀四錢管五十該  
鈔七百五十貫收錢一百七十五文鈔三百七  
十五貫今折銀五錢杖六十該鈔一千四百五  
十貫收錢二百一十文鈔七百二十五貫今折  
銀六錢杖七十該鈔一千六百五十貫收錢二  
百四十五文鈔八百二十五貫今折銀七錢杖

嘉靖新例卷之五

四

八十該鈔一千八百五十貫收錢二百八十文  
鈔九百二十五貫今折銀八錢杖九十該鈔二  
十五貫收錢三百一十五文鈔一千二十五貫  
今折銀九錢杖一百該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收  
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今折銀  
一兩其老幼廢疾并婦人餘罪律應收贖者其  
鈔貫以管一十贖鈔六百文折銀七釐五毫管  
二十贖鈔一貫二百文折銀一分五釐管三十  
贖鈔一貫八百文折銀二分二釐五毫管四十  
贖鈔二貫四百文折銀三分管五十贖鈔三貫  
折銀三分七釐五毫杖六十贖鈔三貫六百文  
折銀四分五釐杖七十贖鈔四貫二百文折銀  
五分二釐五毫杖八十贖鈔四貫八百文折銀  
六分杖九十贖鈔五貫四百文折銀六分七釐  
五毫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杖六十  
徒一年全贖鈔一十二貫折銀一錢五分杖七  
十徒一年半全贖鈔一十五貫折銀一錢八分  
七釐五毫杖八十徒二年全贖鈔一十八貫折  
銀二錢二分五釐杖九十徒二年半全贖鈔二  
十一貫折銀二錢六分二釐五毫杖一百徒三  
年全贖鈔二十四貫折銀三錢杖一百徒二千  
里全贖鈔三十貫折銀三錢七分五釐杖一百



流二千五百里全贖鈔三十三貫折銀四錢一分二釐五毫杖一百流三千里全贖鈔三十六貫折銀四錢三分通行各內外問刑衙門一體欽遵施行

嘉靖 年 月 刑部題奉

欽依舊制犯罪之人止有有力無力之條近來復有頗有力稍有力稍次有力之例等級懸絕奸弊益甚合查照舊例有力無力之外仍存稍有力一例以便酌處其餘頗有力及稍次有力一切禁軍通行兩京及在外問刑大小衙門一體遵守不許仍前混引次滋奸弊附錄納贖則例

舊例

無力杖罪的決徒罪免杖擺站瞭哨有力

管一十納米五斗折穀一石價銀二錢五分  
管二十納米一石折穀二石價銀五錢  
管三十納米一石五斗折穀三石價銀七錢五分  
管四十納米二石折穀四石價銀一兩  
管五十納米二石五斗折穀五石價銀一兩二錢五分  
杖六十納米六石折穀一十二石價銀三兩

杖七十納米七石折穀一十四石價銀三兩五錢

杖八十納米八石折穀一十六石價銀四兩

杖九十納米九石折穀一十八石價銀四兩五錢

杖一百納米一十石折穀二十石價銀五兩

杖六十徒一年納米一十五石折穀三十石價銀七兩五錢

杖七十徒一年半納米二十石折穀四十石價銀十兩

杖八十徒二年納米二十五石折穀五十石價銀一十二兩五錢

杖九十徒二年半納米三十石折穀六十石價銀一十五兩

杖一百徒三年納米三十五石折穀七十石價銀一十七兩五錢

總徒四年納米四十石折穀八十石價銀二十兩

准徒五年納米五十石折穀一百石價銀二十五兩

稍有力

管一十納工價銀三錢



笞二十納工價銀四錢五分
笞三十納工價銀六錢
笞四十納工價銀七錢五分
笞五十納工價銀九錢
杖六十納工價銀一兩二錢
杖七十納工價銀一兩三錢五分
杖八十納工價銀一兩五錢
杖九十納工價銀一兩六錢五分
杖一百納工價銀一兩八錢
杖六十徒一年納工價銀三兩六錢
杖七十徒一年半納工價銀五兩四錢
杖八十徒二年納工價銀七兩二錢
杖九十徒二年半納工價銀九兩
杖一百徒三年納工價銀十兩八錢
總徒四年納工價銀十四兩四錢
准徒五年納工價銀十八兩
老幼癯疾并工樂戶婦人無力決杖一百之外
餘罪收贖則例
笞一十鈔六伯文折銀七釐五毫
笞二十鈔一貫二伯文折銀一分五釐
笞三十鈔一貫八伯文折銀二分二釐五毫
笞四十鈔二貫四伯文折銀三分

笞五十鈔三貫折銀三分七釐五毫
杖六十鈔三貫六伯文折銀四分五釐
杖七十鈔四貫二伯文折銀五分二釐五毫
杖八十鈔四貫八伯文折銀六分
杖九十鈔五貫四伯文折銀六分七釐五毫
杖一百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
杖六十徒一年鈔十二貫折銀一錢五分
杖七十徒一年半鈔十五貫折銀一錢八分七釐五毫
杖八十徒二年鈔十八貫折銀二錢二分五釐
杖九十徒二年半鈔二十一貫折銀二錢六分二釐五毫
杖一百徒三年鈔二十四貫折銀三錢
杖一百徒流二千里鈔三十貫折銀三錢七分五釐
杖一百徒流二千五百里鈔三十三貫折銀四錢一分二釐五毫
杖一百徒流三千里鈔三十六貫折銀四錢五分
斬絞納鈔四十二貫折銀五錢二分五釐
命婦及軍職正妻并婦人有力及工樂戶照例納贖



笞一十鈔一百五十貫折錢七十文折銀一錢	笞二十鈔三百貫折錢一百四十文折銀二錢	笞三十鈔四百五十貫折錢二百一十文折銀三錢	笞四十鈔六百貫折錢二百八十文折銀四錢	笞五十鈔七百五十貫折錢三百五十文折銀五錢	杖六十鈔一千四百五十貫折錢四百二十文折銀六錢	杖七十鈔一千六百五十貫折錢四百九十文折銀七錢	杖八十鈔一千八百五十貫折錢五百六十文折銀八錢	杖九十鈔二千五百貫折錢六百三十文折銀九錢	杖一百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錢七百文折銀一兩	杖六十徒一年決杖一百納贖鈔銀一兩餘罪收贖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
--------------------	--------------------	----------------------	--------------------	----------------------	------------------------	------------------------	------------------------	----------------------	----------------------	-------------------------------

杖七十徒一年半決杖一百納贖鈔銀一兩餘罪收贖鈔九貫折銀一錢一分二釐五毫	杖八十徒二年決杖一百納贖鈔銀一兩餘罪收贖鈔一十二貫折銀一錢五分	杖九十徒二年半決杖一百納贖鈔銀一兩餘罪收贖鈔一十八貫折銀二錢二分五釐	杖一百流二千里決杖一百納贖鈔銀一兩餘罪收贖鈔二十四貫折銀三錢	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決杖一百納贖鈔銀一兩餘罪收贖鈔二十七貫折銀三錢三分七釐五毫	杖一百流三千里決杖一百納贖鈔銀一兩餘罪收贖鈔三十貫折銀三錢七分五釐	過失殺人依律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該三十三貫六伯文每八貫折銀一錢共銀四錢二分銅錢二分該八千四百文每七百文折銀一兩共銀一十二兩二項通共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	新例 滿徒三年有力每年折銀十兩稍有力每年
------------------------------------	---------------------------------	------------------------------------	--------------------------------	--	-----------------------------------	---	-------------------------



折銀五兩

總徒四年有力每折銀十兩稍有力每

折銀五兩

准徒五年有力每折銀十兩稍有力每

折銀五兩

徒三年以下仍照舊例

嘉靖八年三月刑部題奉

欽依內外問刑衙門及用司官員有擅用酷刑致傷

人命雖係因公亦照例為民故禁故勘依律科

斷

嘉靖八年八月刑部題奉

聖旨是着都察院轉行兩廣浙江等處各該鎮守分

守守備大監總兵副參等官不許聽信下人撥

置准受軍民一應詞訟如違聽撫按官將撥置

之人提問照例發遣干碍職官從重叅奏處治

嘉靖八年十月都察院題奉

欽依看得巡按山東御史朱孔暘問得犯人華世勳

犯心財枉法律絞准徒五年仍照軍職犯姦例

發回原籍為民既係為民人數相應免其立功

其徒罪仍照例有力納贖無力做工等項發落

嘉靖八年十二月刑部題奉

欽依後軍民或因田土竊盜聞毆等項許令里老

隣族理論剖決或經官告理如有服毒自縊身

死者其同居親屬俱坐以知情唆使重罪若該

管里老隣佑不行禁諭縱有前項致死及事發

不行舉首者亦連坐罪

嘉靖九年二月大理寺題

准老幼收贖人犯例該枷號者俱免其枷號照常發

落

嘉靖九年三月刑部題奉

欽依各撫按衙門凡有土夷去處務要嚴加禁約仍

出榜張掛曉諭今後敢有不分夷夏仍前為婚

者軍官降級調衛民發附近旗軍改邊衛各充

軍男女離異中間果有起釁貽患重情不分官

軍士民悉照見行事例間發邊衛永遠充軍

嘉靖十年七月刑部題

准犯該充軍追贓人犯十兩以上監追年久者照例

奏

請取自上裁其不及十兩監追一年之上勘無家產

者免其辦納查照原擬發遣

嘉靖十年七月刑部題

准凡誣告平人死罪未決者全引本律加役三年比

照已徒而又犯徒事例總徒四年不得減去律

文以致輕縱



嘉靖十年八月都察院題奉

欽依大辟之科必於霜降之後所以象其肅殺之威

至於冬至陽氣始生斷獄非時以後遵照霜降

行刑

嘉靖十年八月內該刑部題奉

欽依每年熱審之期一應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一

體減去一年永為定例

嘉靖十三年四月刑部題

准法司監候例該梟首重囚病故除霜降以後冬至

以前及奉有

特旨處決俱例梟首外其餘時月并在霜降以後冬

嘉隆新例卷之五

三

至以前若遇

聖節等節及齋戒日期俱照常相埋具本奏知

嘉靖十三年八月刑部題

准凡無藉棍徒私相串結將不干已事捏寫本狀詞

聲言要娶恐嚇財物計贓滿貫者不分首從俱

發邊衛充軍

嘉靖十三年十二月刑部題

准凡奸徒結黨擄掠本族家畜

官禁親藩事情為首者不分首從俱枷號

三箇月發極邊衛分充軍本狀立案不行

嘉靖十四年七月內題

准拍稱打點誑騙財物坑陷良民情罪可惡難照常

例發落着錦衣衛枷號在人烟輳集去處一箇

月滿日定發邊衛永遠充軍今後有犯的照這

例行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刑部題

准支解人如毆殺故殺人者殺死之後欲求避罪方

將屍割碎棄置埋沒原無支解其人之心上坐

毆殺故殺絞斬罪名着凌遲處死誠為太重設

有兇惡之徒初心本欲將其人支解及行兇之

時或勢力不遂乃先行殺隨逞餘兇支解其死

惡狀昭著又宜以支解律條坐罪不當復泥死

嘉隆新例卷之五

十四

後支解之說

一凡毆殺故殺義子若曾蒙恩養及配有室家分

有財產者依毆殺之養子孫律其恩養未久不

曾配有室家分有財產者依毆殺故殺顧工人

律各科斷

嘉靖十五年七月刑部題

准嘉限外人命止照問刑條例擬斷其都察院續題

嘉限事例單去不行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欽奉

詔令在京在外緝獲強盜妖言奸細等項問刑衙門

務要從公研審果有冤抑即與辯理不許拘泥



成案干碍妄拿人負照例從重究治

嘉靖十六年五月刑部題

惟凡描摸印信行使誑詐財物但犯該徒罪以上俱

問發邊衛永遠充軍

嘉靖十六年七月刑部題奉

聖旨你每議的是今後凡妻妾毆罵夫因而自盡身

死者竟坐絞會審之時奏請不用此律着著為

令

嘉靖十六年七月大理寺題

惟今後凡遇有男女親屬尊卑相犯重情或干律應

離異之人悉遵成憲俱照親屬已定名分各從

本律科斷不得妄生異議致有出入其間情犯

或稍有不同而於法制似為重大事變所遭或

異而於大分不甚有碍者臨時斟酌擬議奏

請定奪

嘉靖二十年正月刑部題

惟凡姦惡擅將良民妄作盜賊咬攀及寄賣贓物便

行捉拿非法拷打嚇詐財物情重者旗軍問發

邊衛民并軍丁發附近俱充軍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大理寺題奉

欽依今後凡在外一應死罪重囚已經本寺詳過題

奉

欽依處央後乃捏詞奏辨覆行勘問情真仍依原擬

罪名者俱查遵前奉

明旨施行不必再行開詳本寺仍行都察院轉行各

處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

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刑部題

惟凡詐為各衙門文書盜用印信者不問有無押字

俱照本律擬罪若止是套畫押字各就所犯事

情輕重議擬發落

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刑部題

惟凡詐為六部各司軍衛各所文書套畫押字盜用

印信及空紙用印者俱照其餘衙門科斷

嘉靖二十二年刑部題

惟凡盜總制總督巡撫審錄勘事提舉兵備屯田水

利等官欽給關防者俱比照盜各衙門印信擬

罪其盜用棄毀偽造悉與印信同科

嘉靖二十三年四月刑部題

惟凡因事處逼致死一家二命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大理寺題

惟凡三犯竊盜若係老幼律應收贖者俱追究主使

之人問發邊衛充軍聽使老幼依律收贖如出

幼再犯隨計前數議擬死罪奏

請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刑部題

准今後凡盜握金銀銅錫水銀等項礦砂俱比盜無人看守物准竊盜每金砂一斤折鈔二十貫銀砂一斤折鈔四貫銅錫水銀等砂一斤折鈔一貫并贓分首從論罪凡在山洞投獲者分為三等如有持杖拒捕者為一等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不分初犯再犯首從俱發邊遠充軍若殺傷人為首者斬其雖不曾拒捕若聚至三十人以上礦至三十斤以上為二不分初犯再犯為首者發邊遠充軍為從者各枷號三箇月照罪發落但人及數而礦雖未及亦坐此例若其人與礦不及前數或礦雖及數而人未及為三等為首者初犯枷號三箇月照罪發落再犯亦發邊遠充軍為從者各照罪發落凡非山洞捉獲止是私家收贓道旁負者惟據見獲論罪不許巡捕人負逼令展轉禁拍違者叅究治罪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刑部題

准今後各邊倉場官攢倉斗官役虧折糧草曾經查盤一次已問罪犯見追贖未完者再遇二次三次查盤只照先問罪犯併案從一追贖并追所虧糧草發落若後次所查虧數多於前次者仍照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重者更論

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問擬至於正犯監追年久除正糧正草仍舊監追外若計耗米耗草而虧折者與正犯身死遠省家屬代追年久者應否寬免與各軍職凡有犯該侵盜此糧椿銀重罪監禁已死祖職既單家屬監追年久家產已勸盡絕者但悉聽巡按御史巡歷及本部五年

一次題  
請差官審錄之時徑自酌議奏請寬免開豁凡各邊武職犯該公罪至徒撫按衙門免其叅提量行罰馬罰糧追納未完再犯公罪議罰者一體併案逐一追完其稍次有力事例

議停已久各邊問擬罪犯仍只是審有力無力稍有力若原審有力而監追至三月不完者方准改稍次有力追發茲惟九邊為然凡腹裏地方俱不得妄援為弊

隆慶六年八月刑部題奉  
欽依今後人命重犯遇恩赦及審錄疑饒死者遵各新詔追銀二十兩給付死者家屬如果十分貧難量追一半永為定例

萬曆元年五月刑部題  
准府州縣正佐等官自今伊始凡遇極刑官入境行



事一應參見禮節俱照本管巡按守巡一體施行

萬曆二年三月刑部題

准今後但有犯偽造假印妖言惑眾審果情真擬罪其特奉

明旨即便會官處決囚犯文到即遵依行刑其民間

寡婦不能守志者聽其改嫁敢有假以子女幼

小及翁姑年老無人侍養招贅後夫事發比依

和姦者律問罪離異情重者從重科斷

萬曆二年十二月吏部題參知府王以備知縣張

燭失事緣由奉

聖旨張燭姑照才力不及例調用王以備着住了俸

戴罪挈賊待賊犯盡獲之日具奏定奪以後若

挈獲真正強盜問擬明白轉詳得旨即便照依

律例處決梟示不必監候都察院還行與各撫

按官知道欽此

萬曆三年 月刑部題

准行各巡按御史嚴督府州衛縣將夏月見監輕罪

人犯清理發落釋放其重罪人犯巡按巡歷之

日審得事果冤枉情可矜疑應辯問者即為辯

問應奏

請者即與奏

請毋致含冤

萬曆三年八月刑部題

准凡六部各司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各衛千

戶所但有印信衙門及勘事科道邊糧部屬兵

備海道等官領有

欽給關防者若詐偽文書盜用印信空紙用印及增

減官文書緊關字樣有所規避事干夷虜土官

重情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不分曾否得贓俱加

誦一箇月發邊衛充軍

萬曆四年四月都察院題

准以後但有無官而詐稱有官或詐稱各衙門公差

或詐稱勢要官子姪親屬家人三五成群越擾

邊關者俱發邊衛其止在腹裏地方者發附近

各充軍

萬曆四年五月刑部都察院會題卷查得萬曆二

年九月該刑科左給事中鄭岳等題本部覆奉

欽依今後挈獲響馬及大夥強盜殺傷人命放火燒

人房屋姦污人妻女打劫牢獄倉庫干係城池

衙門并積有百人以上贓証明白俱即時奏

請審決不必緊候決單合候

命下行各撫按將律應決不待時奉有決單強盜情

罪真當者照例聽巡按御史遵照



前肯即於出巡地方會官處決具由回奏其應決罪  
犯部院開附考成簿行巡按衙門責限報決如  
有憚於行刑奏報失期者聽部院該科參奏治  
罪各撫按官嚴行各屬問理刑名務令虛心詳  
審初情其死罪重犯強盜務究賊仗明白人命  
必據傷証的確其餘錢糧奸惡必合律例覆審  
明實轉詳奏有決單即從處決永為遵守

萬曆四年七月刑部覆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  
題要將竊盜三犯絞罪犯人錢玖等免死充軍  
本部議覆奉

嘉隆新例卷之五

五

聖旨各犯都着監候詳決這饒死充軍終身是隆慶  
五年暫行例竊盜三犯饒死發邊衛永遠充軍  
是隆慶六年恩詔六月初十日昧爽以前例以  
後自當遵照律例擬如何朦朧一槩混釋當  
時法司覆議不明該省巡按御史奉行不審以  
致縱釋有罪且都不查究今後着改正行欽此  
萬曆四年八月刑部覆犯人王英等詐騙納充國  
子監在監監生呂兆熊營幹登科財物招本部  
將王英等比列誣騙聽選官吏監生人等財物  
事例枷號呂兆熊發遣題奉

聖旨近來每遇科舉年分輒被積棍奸徒指稱誣騙  
致壞求賢公典汚累考試官貪好生不畏法度

王英許卿程道直李三省着錦衣衛用三百斤  
大枷於崇文舉場大街枷號三箇月滿日發烟  
瘴地面充軍呂兆熊姑免枷號照例發遣其餘  
依擬未獲的着緝事衙門遵照前旨上緊多方  
緝拿務在得獲以後兩京及各省鄉會試年分  
但有違犯的都照這例行欽此

萬曆四年八月刑部題奉

欽依軍衛有司不得濫用慘刻刑具傷殘軍民肢體  
因而致死亦不得競尚深刻致罪如恣縱酷刑  
傷人者督撫巡按官查實參奏不分軍民職官  
照非法用刑事例致傷者降級調用致死者發

嘉隆新例卷之五

五

原籍為民如故禁故勘致死者依律擬抵  
萬曆五年九月刑部等衙門會題着得受財故縱  
即與同罪例無明文以致內外問刑衙門多止  
依律擬斷不敢輕擅引例間有以例定罪者反  
謂有律無例難以援例如律因而依律未減豈  
知未有例先固應照律既有例後自合遵例且  
如竊盜沿邊沿海錢糧律止雜犯例加至斬又  
如將腹裏人口畧責出境律止杖流例加至絞  
諸如此類蓋緣情重律輕故於律外增例至於  
故縱罪囚尤為欺蔑  
國法若止如律擬斷則責放者止拚一徒買放者



竟脫重罪何以懲戒合行大小問刑衙門將一  
應與囚同罪人犯除例應凌遲斬絞者罪止擬  
絞外其餘充軍不分永遠終身俱照例擬斷奉  
聖旨依擬行

萬曆五年十一月刑部等衙門會覆死罪情可矜  
疑犯人趙紀住王奉等奉

聖旨趙紀住等既情可矜疑并張仲祿陳學鍾景徐  
朝縉都說死於邊衛充軍婦人放了王彪准改  
擬發落朱虎等照舊監候今後凡犯侵盜邊海  
錢糧例應斬首的有能於限內盡數完納原贓  
者准照王奉例具奏定奪欽此

萬曆五年十二月刑部都察院會題  
准今後凡盜

內府財物係雜犯及監收常人盜竊盜掘摸搶奪  
等項但三犯者不分所犯各別曾否刺字革前  
革後俱得併論照竊盜三犯律處絞奏  
請定奪

萬曆六年正月刑部題

准各巡按御史嚴督布按二司及直隸府州等官如  
有人命強盜情詞州縣正官親自檢審明確即  
時申詳院道詳審及批允成獄即時轉詳部院  
不得遲延歲月大理寺凡遇部院送過招詳印

與評駁應題  
請者不必類齊即與題  
請

萬曆六年二月刑部題奉  
欽依各問刑衙門凡犯徒二年半以下與准徒五年  
總徒四年并三流遷徙減徒者俱定發擺站照  
限滿放

萬曆六年八月刑部題

准各巡捕官凡遇強盜竊發初獲不得私自拷訊  
取供止將人贓呈送正官虛心鞫審賊的証明  
問擬申詳允轉詳典刑如捕役冒功雙家攀

陷將冒功攀陷之人治罪獄成之後復有所辯  
查招情與原招矛盾疑似者原問官一體治罪



工例

嘉靖七年九月工部題

准各該撫按官嚴督司府州縣等官但遇本部派到各項工料價銀并本色物料追徵違限三箇月不完者府州縣徵收委官住俸半年不完者府州縣掌印官住俸一年不完者布政司掌印分守官住俸俱准起解之日呈請撫按衙門方許開支司府作弊玩法撫按衙門參奏拿問母事姑息

嘉靖十一年二月工部題

准各處織造段疋以明文到日為始俱要查照原行丈尺花樣顏色定擬價直預呈巡按御史選委廉幹官員公同領價督令各該織造局官拘集機戶一如招商之法照依原定官價責令織造如無機坊去處巡按御史備將原價給文委官赴織造地方巡按御史處告投着落該管官司召匠議價令其每樣先織一疋計其丈尺斤兩封收在官以為定式嚴限如法織造各織附餘素絲三寸織完各該委官驗果與原樣相同方將價給商區原委官將段領回各該司府送巡按會同守巡驗中於各附餘尾上備書年分價色斤兩并經該辯驗提督等官職名及機戶姓

名巡按御史用印鈐蓋解部送庫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工部題奉

欽依各處軍器自嘉靖二十五年以後比照雲南布政司事例監收銀兩通解本布政司如直隸府分於本處各貯庫各呈撫按議處如原存留各邊者咨行各鎮巡撫聽其要解本色即行如法成造轉解如願折色者即與解發以便成就如該解京者聽從彼中或近守巡守巡官監造或近兵備兵備官監造完日照舊試驗堅利填註各官職名就差原日管局指揮匠作管解到部兵部本部各委主事復行試驗如果堅利堪用方許轉發戊字庫仍會同科道官試驗堅利堪用方許般運入庫若兵部本部官驗不中式即將彼處監造驗收官參究不許姑息若本處軍民每年願解折色聽從其便本部委官當年添造俱送戊字庫收貯以聽取用

隆慶五年八月工部題奉

聖旨依擬行  
一各司府州縣凡解本部錢糧俱要傾銷成錠將徵解年分及銀數并經手官吏匠名暨鑿於內交收  
一各軍衛有司凡起解一應錢糧俱選殷實解戶



仍委賢官管解照限赴部投納敢有違限一  
年半年或

朝見延至數月者部從重參究

隆慶六年五月工部題

准行各司府衛所州縣等官查將本部各項錢

糧催徵刻期起解程限外近不過三月遠不過

五月不獲批單先拘家屬監併吏書里老人等

受財保勘事發均賠還官其家產盡絕人犯聽

撫按官酌處具

奏以後府州縣官考滿行取計羨錢糧分數俱以

到部完獲實收為進其在京奸徒包攬寄項有

所侵費拖欠損失者分別情罪輕重情輕者將

正身監候官解到日問理情重及年遠無官解

可追問者亦將本犯家產變賣入官

萬曆五年閏八月工部題

准

一 本部備查節年未完料匠等價開入考成簿內

帶徵者分為三限行各撫按嚴督司府州縣照

限徵解總計以十分為率未完二分以上住俸

督催四分以上降俸二級戴罪督催住俸降俸

等官雖遇行取陞遷俱不准起送通候完至九

分以上住俸者方准開俸仍將住過日期查照

補支降俸者准復原俸止以完報之日為始未

完六分以上合降二級起送吏部調用未完八

分以上俱革職為民朝

覲官比較題參小准此行其司府掌印管糧官總

計所屬州縣元欠數目一體查參俱照戶部題

准事理舉行本部以將完欠分數按季開送

內閣工部查考

一 司府州縣今以後凡有起解本部錢糧俱填完銷

單令委官親自敲充包封入鞘起解仍於批文

內填註銀錠數目仍另具單冊將委官職名并

銀數每項四本別付公差員役順齋一本投部

一本投庫二本投巡視廠庫衙門待委官到日

執冊驗收

萬曆六年七月工部題

准各撫按責成水利官勤備職業撫按舉劾專以此

為據吏部據此以為照陟巡按御史回道之日

將興過水利塘圩岸造冊送都察院查覈以

為低昂其弘治正德年前原占為已業者不許

聽信棍徒捏報以致騷擾小民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 萬曆刻本 傳世絕罕 僅見滬上  
空目中有此耳 未得之 越中分二重 卷近始年 至已  
一平夫 可錄 諸 錄 起 自 正 德 修 于 萬 曆 此 本 明 一 代 小 康  
之 世 也 治 亂 之 機 機 在 可 上 此 中 坦 之 所 記 民 安 官 守  
皆 宜 考 諸 錄 可 言 惟 多 心 盡 中 旨 似 然 在 史 官 只  
不 少 且 在 流 清 議 論 望 明 史 者 當 不 廢 此 以 為 取 焉  
從 信 錄 之 類 以 觀 則 敗 亡 之 徵 畢 見 矣 漕 運 礦 稅  
諸 疏 史 官 經 濟 史 料 亦 有 諸 臣 遺 身 身 不 有 一  
其 其 可 重 何 待 言 耶 核 查 溟 記 卷 之 首



皇明留臺奏議序



先王之世諫無常官工師矇瞍  
何在非箴故人無擇言言無留  
聽猶之鍾磬鼓鈔應響而發發  
則收響於寂安所得傳其言故  
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不聞  
其所補者竟何旨也世道漸波  
忠憤者憂時觸事形為奏牘非  
得已矣至於焚草而默默此衷  
徒自藏耳諫官之設已非其古  
諫者重以其言與天下後世共  
耳之卽屈平之辭流誦千古天



下後世謂其主何如主不無少  
望在離騷哉噫若是則陳得失  
列善敗以引古鑒今皆駢指乎  
而賈誼劉向何敷奏至今不朽  
也是不然矣蓋自梧鳳希聲伏  
馬立斥宣室之召不再潮陽之  
轍未返而世遂以言為諱夫有  
諱於言也者始有貴於言也者  
貴於言而激之亢之以鼓舌批  
鱗幸而言行與身俱信也不則  
挾片字之雄自號千秋曰此其  
立言之大者嗟嗟言如是曷如

無言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  
有味乎楊子之言故置杯於勺  
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  
千里人臣而緘默如皇尸無論  
也以言為市但藉名高要以與  
古為徒未矣即皇皇徇義成心  
未忘要以與天為徒猶未矣是  
惟精白一心廓然無垠淵然無  
滓而後明白正大以陳之有其  
言不必有其意有其言不必有  
其氣有其言不必有其名蓋以  
其言為不得已而不以其言為



幸彼惟不言耳言必積思竭誠  
若越人察府藏而投禁方又若  
庖丁奏刀而肯綮立解此其言  
何妨與天下後世共聞之也則  
是留臺奏議之刻將有鏡於斯  
乎留臺係

天子喉舌陪京屬贊畫焉其封  
奏未有專刻若無以勵敢言者  
於是內江蕭公內鄉李公沁水  
孫公偕不佞輯而梓焉輯成將  
問序名筆又恐作者有譽無祝  
徒為前後諸同事者倖不佞因

強為序之蓋嘗反復披陳

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於弘  
治一時諸巨臣又能成以博大  
其為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  
必掎擊之以見其操其所為言  
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刻劇

皇明留臺奏議序

五

之以華其名正德以後氣日開  
露此意稍稍蕩矣前後諸君子  
其乘時為升降者吾不能盡知  
要非辭場意真寧無取焉觀斯  
集也其以為劔映乎其以為鮫  
音乎其以為操餘艘而汎雲夢



無所不利於行乎則以聽之知言者若明明

天子令終有倣公卿大夫相與賡喜起之歌舌可箴牘可廢也茲且為餘食贅行吾師乎吾師乎天何言哉予日望之矣

皇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嘉平

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諧卿父讓

朕已深矣越中所收書地無善歸只知天法生書日言之作世皆為  
曆大政重編多矣是書六防一類多及於身而傳而禁書自亦復不  
如其治化之矣 帝衣之甲小履以管光格書之

皇明留臺奏議序

國家稽古建官百司庶府各營其職而參錯其間靡所不糾繩者莫如御史臺御史臺之糾繩莫大於章疏章疏之於憲度猶輔車也憲度有更張而章疏在尤愛禮者所不忍廢滅也南御史臺貴近烜赫稍係於北然以

襟帶南服故

上所寄耳目視北加重焉何者南臺無輜軒四方之事無驕蹶華撫之想無風指觀望之撓顧得一意營職暮思而朝筆之又其人大抵多用落落來者也故其論事有伉直而寡匿端忠憤鬱積勃乎其不能自休也



國家有大廢置大利病竭情悉志以  
排九閹甚至批逆鱗搜城社有北臺  
所不能得而南臺一疏定之者即如  
往者大禮議起所執不闔

上心赫然震怒臺中逮繫幾空而皂  
囊相望不輟也嗟嗟隼以秋擊梅以  
臘芳非其性習然哉然則南臺之有

奏議恢

人主之視聽關一代之紀綱惡可聽  
其逸而不存也近者  
天聽愈高疏入多不報憲度頽靡建  
白之章委積充棟藏史不能悉收久  
且泯泯有識寒心試問二百餘年以  
來某人論某事某疏出某人有能舉

其一二者否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  
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章疏  
者已事之典刑也故曰愛禮者所不  
忍廢滅也同臺二三兄弟因延宣城  
吳生伯與悉搜洪永以來掌故所藏  
諸臣章疏裒而梓之題曰皇明留臺  
奏議然而逸存相半間亦稍加刪次

於以載往哲之嘉猷作方來之明鑑  
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昔者  
魏弱翁好觀漢故事條奏上前蘇長  
公繕寫唐陸宣公奏議以進夫使紙  
上之言無益成敗之數則兩公為多  
事於以備稱引稽故實使深計者有  
所証據而忠諫者有所景行是編惡



可以已也若曰昔人焚諫草而此胡以存則請還諸結繩之世

萬曆乙巳一之日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下江兼管上江

漕儲監察御史中州李雲鵠黃羽

父誤

皇明留臺奏議序

十

留臺奏議序

今之論諍臣者動曰古之遺直直於人為心即於臣為節故乾以直而生坤以直而利匪直則枉枉則負此生矣矧臺臣任天子耳目而比周焉甘為妾婦可乎人即不肖誰甘以妾婦自

皇明留臺奏議序

十一

居匿於中而張於口避影於澳恣而假宿於篇牘且將逃枉沽直而奏議種種雜出矣則茲集也其精白之符乎其緒餘乎亦顧所為議何如耳余嘗歷稽往古諱言之朝天下方難於議能易其難者始足振國家之神氣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8 頁



而收之既渙盡言之朝天下方  
易於議能難其易者始足培國  
家之元氣而安之已萃非難非  
易之間按其時核其事以差等  
奏議而臣道可鏡也我  
祖宗並建兩京南北臺兼重南  
中於耳目最近尤清議所聚

皇明留臺奏議

序

國初靖難諸臣及議禮被逮者  
此中未暇更僕惜不得其全疏  
讀之耳分宜當國動以刑僂劫  
鈐諫臣口至默而無所控持當  
時首發其奸摻捕其黨至戍之  
繫之磔而尸之由南臺也嗣是  
感憤輸赤者相繼紛紛其他增

補

主德掃除奸兇與夫國計邊儲  
民風吏治所為爭自刮剔以庶  
幾於裨益朝廷之一二至今讀  
其疏凜凜有生氣夫古稱遺直  
南臺豈謂無人顧余猶有說焉  
蓋直之分於枉也固矣抗一論

皇明留臺奏議

序

以自高震之為名直於外者也  
矯矯焉惟國是恆於義若嗜而  
峻之為坊直於內者也直於外  
者中有所殉直於內者直而自  
有難乎為叅和矣乾動直而悔  
在亢坤主直而章在含夫直也  
而可自有乎自有則亢而不舍



是惟粟而寬溫而厲閭閻侃侃  
 合并以出而我不有也夫是之  
 為真直諸君子必有合矣則是  
 奏議之刻亦有而不有可也觀  
 其有者以為直防也繹其不有  
 者以與直忘也正直壹歸於忠  
 厚以躋國家蕩蕩平平之治是  
 我同事兄弟梓而布之之意乎  
 若曰一鳴驚人姑藉之以號於  
 世非其好也石無當於玉而玉  
 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  
 人行而得師者二况濟濟諸君  
 之成步在不佞何敢自愆其將  
 以是刻為韋弦矣

皇明留臺奏議

十四

皇明留臺奏議

十五

皆

萬曆乙巳長至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鳳陽等倉

帶管屯田馬政南京福建道

監察御史沁水孫居相書于

留臺公署





皇明留臺奏議序

留臺奏議凡二十卷其類自君道而下為目二十有一其人自方君鳳而下後先在事者九十有七然皆在正嘉隆萬之際蓋前此已佚不可考矣同臺侍御高安朱公太原孫公內鄉李公懇存者之沒佚

皇明留臺奏議

序

一

如故也乃稽舊牘參與見擇其可傳付之剞劂俾後之君子得有所考見焉甚盛心也先是不佞待罪臺中欲為此書而未就隆滿九載上計

京師謬承貳卿寺以南則書成而朱公亦移告去矣孫公李公屬不佞

有詞於簡端不佞則惟古者御史

臺之職稱雄峻尚矣至

國朝而加重執法殿中直指郊國於事靡所不得問而又靡所不得言蓋以風紀之地而兼諫諍之職其重且要若此而南北兩臺並達南中雖去輦轂稍遠然往

皇明留臺奏議

序

二

廷議有近者之所詘而遠者之所伸城社神叢之奸有能備之於近而不能備之於遠故說者謂南之與北任職言事實均而南則聲加遠焉有以也二百四十季間名儒哲士踵相望於臺端雖其人已往而言論風指猶赫然在人耳目至其



崇論竑議炳如日星今固可一按而覩也若夫事關袞職言及乘輿則有披肝瀝血犯逆鱗而不顧觸雷霆而罔忌者其志切故其詞直也其或鈞軸匪據肘腋為奸則有義形於色阜囊凜於斧鉞白簡嚴於霜雪者其氣激故其詞壯也至

皇明留室奏議

序

三

若

朝政之興罷時事之緩亟民瘼在若我機在國公聽並觀與時消息備著而失得靡遺聚米而情形如見其思精故其詞核也總而論之則皆蓋臣之極慮格人之訐謏前鑑備陳後事可師是書也其可巨弗

傳乎哉而或者謂古人有進而陳言退而削草以示忠慎者又何稱焉不佞則謂人臣之道所處不一其義亦殊或地居密勿寄在腹心造膝納忠則勢無假於章牘密疏敷烟則理宜戒於漏泄若其當司耳目之寄希正色張膽之風懃

皇明留室奏議

序

四

而見容則彰主之量當而加親則顯主之明言之固不嫌直宣之亦何慮廣自昔賈誼劉向之在漢魏徵陸贄之在唐其言無憲數萬至今焜燿史冊膾炙人口而我

成祖文皇帝嘗命儒臣盡搜古今名臣奏議類而為書以垂萬世則是



書之傳三公之志固可知也惟不  
後居臺策久所論皆瑣屑多補於  
時三公亦過取而錄之則信乎貂  
續之誦不能免矣

萬曆歲次丁未仲春之吉

奉政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前南

京陝西道趙補河南道三奉

皇明留臺奏議

序

五

欽差巡按直隸江倉巡視京營並管

京倉監察御史內江蕭如松書于

敬事公署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一  
君道類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疏

方鳳 正德年  
浙江道

慎舉動以保治安疏

郭惟賢 隆慶年  
河南道

亟圖大本大務以光聖德疏

王廷稷 萬曆年  
貴州道

勤顧問以隆聖學疏

唐裔 萬曆年  
湖廣道

陳愚見以光聖德疏

韓介 萬曆年  
浙江道

陳愚衷以裨聖治疏

黃正色 萬曆年  
山東道

敬進芻蕘以隆泰運疏

王學會 萬曆年  
湖廣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一

及時經理以保泰治疏

王許之 萬曆年  
福建道

恭請視朝疏

李自謙 萬曆年  
山西道

慎喜怒審好惡辨忠邪疏

林培 萬曆年  
河南道

克已恤民疏

章守誠 萬曆年  
福建道

毅斷決行以荅天眷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乞去三壅一蠹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乞容諸臣盡職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一

內江鶴侶蕭如松

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史 高安密林朱吾弼

內鄉黃羽李雲鵠 同輯

沁水拱陽孫居相

司務臨海元初余養蒙編閱

宣城庠生吳伯與同  
金谿庠生周文明校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鳳 正德年任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一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於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於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至於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隆恩善政徧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況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爲又未知其為何如也 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

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有餘 臣仰窺 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諛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睿聰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已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體 太祖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 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誅之蕭敬等曲為救拔本司未減止作一死雖事關重典與恐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橋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多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官掖而欲減之以壞國法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沮于 宮戚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作



愿則大法既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  
 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  
 無以成其治蓋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  
 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  
 不斷而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為  
 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 臣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  
 補過拾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 卽位之初聽信漸疎而事屬左右親信  
 者輒以有旨為辭且聞有不由內閣調停而徑自批  
 發者 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  
 內閣師臣時賜 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事  
 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  
 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  
 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繁  
 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辭之顛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  
 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聰明日啓而蠹  
 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 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

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  
 為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  
 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乞慎舉動以保治安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邇閱邸報談刑部主事董基諫停 內庭操練伏蒙

明旨降調臣竊惟 聖明在御 宵旰治理宇

內方喁喁觀 德化之成邇邇來有此 內操舉

動使抱忠之士不無懷憂治危明之慮者臣待罪南

臺安敢自甘緘默以負此言責耶臣聞聖王之治修

德以為安和民以為樂不聞其以觀兵為事也即或

畜威昭德不能去兵然亦非其地不舉非其時不舉

非不得已不用不聞其練之於 內地以預扈衛之

皇明御臺奏議

卷之十一

三

備也何者 禁庭非練兵之地中官非演習之人而

兵為凶器尤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 山陵之行

雖以祇奉 慈命然而 皇上前此嘗

恭謁矣嘗值風霾之變矣又嘗聞羽檄之警矣

天心垂戒不可不畏邊情叵測不可不防 萬乘

至尊不可輕出推 聖母保愛 聖躬之心必

不欲 皇上以 宗廟社稷託重之身而屢櫛

沐於 山陵遠 駕之勞者則此行是亦不可以

已乎若謂必不可已則 法駕一臨人爭翼衛六

軍之師足以備 扈從之用虎賁之衆足以壯

雷霆之威又奚俟於中官之演習為也彼皆久安膏

梁不任戈矛非有章徹超距之勇即日演月試亦安

能恃之以為無恐也且非獨此也 皇上玩心聖

學 秉執聖道倘 臨御之暇不欲自逸則請

復午朝盛典以 詳閱言官之章奏 召諸大

臣 面對以商確庶政之是非一日二日

萬幾憂勤其於練兵之舉非惟不必為而亦不暇為

矣然臣尚有隱憂者竊謂事變常生於所忽有伏在

眉睫而不自見者有近在肘腋而不及察者自昔患

之語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

戎器畜之足以為威挾之易以起釁演習之久有不

堪其勞者則怨有不遂其欲者則忿此誠有意外未

測者也即今諸中官之演習者凜 天威而鑒覆

轍或可料其無他然以 九重之尊不處於萬全

無患而樂於萬有一危之事以為娛此愚臣之所私

計者也夫厝火積薪難與言安而杜漸防微

望 皇上圖久安之計慎未然之防



將 內操之 令亟行停止并將董基 賜復原

職無使天下後世有以作無益忽遠慮為

明時憂者臣愚不勝悚慄懇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乞圖大本大務以光聖德疏

王廷稷 萬曆六年任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也有天下之大本有天下之大務天下之大本立而四方奠安天下之大務舉而六合寧謐大本者何切於君身者是也大務者何關於當世者是也切於君身者多矣而其為至要者則有三焉曰清心志也曰勤政事心也曰節財用也關於當世者多矣而其為至急者亦有三焉曰備海寇也曰防虜變也曰恤災傷也夫是數者中外諸臣亦既惓惓言之矣何俟臣愚置喙哉然事有出於本務者雖庶言之同而不厭其煩言有極於急務者雖芻蕘之賤而有所必察臣荷蒙 皇上破資格之拘弘無方之用拔之於風憲而試之以言職臣日夜激勵思竭報稱無由苟有見聞敢終於緘默已乎此臣所以冒昧具陳而望 皇上之有所採擇也先正有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又曰人主養壽命之源蓋人主之身天下之身也人主之壽命天下人所恃以立命者也故必葆全精神順養氣體不遜聲色不恣宴



遊夫然後其心日清清則其神日定其體日康而可  
永保天下之民同登於仁壽之域矣今 皇上起

居動作自有定則又聖母有節慎之諭后妃有雞鳴  
之傲元輔日進格心之訓老成內侍亦時有逆耳之

言所為縱耳目之欲以從心志之奸者萬萬無是也  
臣尚冀 皇上以心為嚴師不顯亦臨不諫亦入

毋有畔援毋有歆羨調攝一身之元氣以培四海之  
元氣保養一身之命脉以延萬世之命脉傳曰天地

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今九  
皇明聖憲奏議方道類卷一 七

重之上果能留意於此則不惟精完神固與天無極  
而專直翕散造化同流即則百斯男之慶亦於是焉

基矣故臣願 皇上之清心志也書曰無教逸欲  
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萬幾能

不叢挫乎故人主必日致兢兢業率作興事於其上然  
後股肱良而庶事康也今 皇上春秋鼎盛睿哲

益日當日御便殿延見元輔閣臣暨九卿侍從諸臣  
幾於心與之反覆裁決而後施行凡諸章奏必

而後批行其有疑義者則講讀諸臣

從而剖釋焉其有隱情者則臺諫諸臣從而駁正焉  
如是則 皇上日明習國家政事始微覺其煩難

行之既久自然融會暢合四海之利病無一不聞於  
上九州之安危無一得隱於下太平之風不興起於

世者無是理也昔太宗與羣臣議論藹然如家人父  
子後世集其言動為貞觀政要至今讀之宛如見當

時政治之美今宇內之所望於 皇上者豈止於  
唐太宗已哉故臣願 皇上之勤政事也易曰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財之節不節何與於民哉  
蓋財者民之心也過用則必害於民節則民受其

福故古 聖帝明王寧藏富于民寧藏富于國  
寧損上以益下無損下以益上無損下以益上凡所

以節用無非為民也 皇上臣願 彰聞于天下邇  
因內府缺乏歲取太倉銀二十萬兩以益之科臣進

言雖蒙溫旨批咨未見協然允從臣 仰窺皇王之心  
蓋以邇者宮中費用較前更為浩煩內府誠有缺乏

不能不取給於外庫者計內府歲時所入金花銀百  
萬兩非以盡供一歲之用也蓋亦為有餘不盡之蓄

萬兩非以盡供一歲之用也蓋亦為有餘不盡之蓄



耳卽官中費用浩煩亦不宜至處缺乏或出入之數有未稽乎臣聞 皇上卽位初年該司禮監太監曹憲爲年例缺乏物料事奉 聖旨目今內庫錢糧取用不敷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及本監查減上聞又蒙 皇上加賞此盛心也今內侍中老成忠實者亦彬彬有之 皇上誠以已意叮嚀之則諸內侍自能仰體奉行以贊成盛心費用自節卽內庫銀自當贏餘而無不足之患矣此在 皇上一加之意而已且太倉銀兩所以供邊餉及諸大典禮之用今幸北虜納款太倉稍有積餘然虜心叵測一旦渝盟費用不貲未可知也連歲追徵新舊錢糧邇者荒旱相仍民不聊生輸納不及或致他虞亦未可知也 皇上其尚深思遠慮乎其尚慎儉德以懷永圖乎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惟敦朴以爲天下先今歲賜民田租之半明歲賜民田租之半卽位數十年優恤之詔史不絕書天下古世稱頌其賢迄今不衰 皇上自處豈後于漢文

帝哉故臣愿 皇上之節用也去冬彗星經天該占候者俱以東南兵兆爲虞邇者私門衛又有虜血之異血主陽陽主殺一見於浙之慈谿而吳越殘破一見于閩之晉江而興泉塗炭倭寇之流禍者且十餘年近日通舟之船潛伏海島雖旋却襲殺亦足稱快然起釁之端實出于此又聞潮州地方遁賊林道乾復引倭入犯東南多事於茲可見數年臥鼓江亭兵防漸弛幸自總兵戚繼光俞大猷等以後破倭長技卽海邦一帶熟見習聞民間堡寨各自爲守清野之一策尚在合無行撫按責令各處海防把總等官多方隄備奮力殲除整練鄉兵修舊城堡緩急傳呼首尾相救伺其來而絕其往今日急務也誠能按而行之庶兵禍可消而民生可安矣故臣謂倭寇之患不可以不備也馬市之開尚矣北虜輸款亦旣久矣俺倭已老近又爲揆落達子所敗若無足慮者然其子有如黃臺吉等掘強鴛鴦其心不測往者求索茶市今又求增其外賞豺狼無厭漸不可長况秦晉諸事觀此效尤且邇見邸報屬夷長昂等攔阻各夷



貢馬因而挾賞而青王二酋又與合兵欲圖入犯其將來恣橫爲我邊患一旦如楚襄申之變焉未可知也如土番劫軍城之盟焉未可知也而可不預爲之防乎臣以爲宜嚴勅諸邊謹斥候焉固城堡焉密哨探焉又精練土著以足其兵增修屯田以足其食其叛也則奮吾之勇以勦滅之毋示之以弱也其服也則施吾之恩信以撫綏之毋開之以釁也斯則和與戰常在我而不在夷狄有以制而不制於人矣故臣謂虜變之不可以不防也近聞各省被災之地在在有之如山東陝西有亢旱之變河南荆襄有水溢之變蘇常有蝗虫之變廣東廣西則屢遭用兵之荼毒以淮揚一帶則黃河爲患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疲極矣而近日又遼東地方天降霖雨河水泛漲城垣田禾淹沒殆盡此其災變非小也而可以坐視乎我 皇上軫念民隱嘗問之元輔以黎民之安卽欣然爲天下喜今遇有此災變之報臣知皇上聞之必有惻然不寧者所在撫按臣以蠲徵請無不允從其鴻恩亦旣丕布矣然臣愚以爲蠲免之

恩能濟之于常不能濟之于變能行於有產之人不能行於無告之夫彼災疲之地其民爲旱魃之所焦稿洪流之所淹沒兵燹之所殘毀豈惟逋負不能輸卽性命且不保而不有以賑之則無復卽生之望不相率爲盜賊者幾希今宜通行各省撫按查勘如山東等處地方則止令所在有司量其災傷分數發倉多少賑濟至於淮揚一帶則不惟當有以賑之尤必速停不急之征更加撫恤之意毋徒以有限農功填塞無窮巨浪而遼東近日水災又當人爲之賑濟或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十四 官廩不敷則爲之多方處辦銀兩以補助之俾貧窮無告者皆有所仰給而不終於流離困苦則天下之民心舉安而無有思於亂者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是以古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誠知夫民心之向背所係甚大故如此其切切焉耳此臣又謂災傷之不可以不恤也夫是數者非有超越之見也非有卓異之識也然而實天下之大本大務焉 皇上誠於此而亟圖之躬修力踐以倡百辟而又明



發德音布告中外使天下曉然知勵精求治之至意  
毋因循故事毋搪塞虛文則海内蒙休而宗社無疆  
之慶在此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乞勤顧問以隆 聖學疏

唐 裔萬曆八年任

臣惟 帝王一身萬代瞻仰之身也而所以奉

天子民者不容有一時之或懈 帝王一身萬化

從出之心也而所以握符運化者不容有一理之未

精自隆古之盛以迨我 朝之 聖人相傳肇區夏

而揚休烈信合萬世如一轍也 陛下睿資天授

聖德日新英齡御極八年於茲矣信任元輔銳志治

平力挽積習之頽風大復 祖宗之舊制邇來海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十六

內義安四夷咸服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百司庶府濟

濟相讓任賢圖治之效已章章明著矣然治功在天

下而負荷之責非在 陛下之一身乎致治在輔

臣而運量之機非在 陛下之一心乎今

陛下春秋鼎盛較之踐祚之初不同矣以聖躬之聰

明明畏固未嘗自懈其時凡之勅而 聖修之極

功及是時誠不容以自緩者詩之詠成王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

非 陛下今日之急務耶臣嘗伏讀



陛下勉諭輔臣張居正有曰卿受遺 先帝為朕

元輔忠勤匪懈勲績彌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欽

此夫自古 聖帝明王曷嘗不垂拱無為以享至

治哉 臣竊意所謂垂拱者但不見其有作為之迹耳

而其圖惟化理則固兢兢業業而未嘗有一息之自

暇自逸也 陛下端冕臨朝肅然具瞻矣而

朝廷之機務寧無一二之未究心者乎設有之非所

以法乾之律也疑神聽講藹然加納矣而義理之精

微寧無毫髮之未洞燭者乎設有之非所以普離之

照也 臣願 陛下乘此上下志同之會

交修之功退 朝之暇遍閱章奏凡遇

大臣之進退與夫民生之休戚時御便殿置石鏡

虛心延訪商確可否而後渙之 綸音播之中外

庶天下事日與聖心相流通而明良喜起相得益章

矣至於每日講官 御前講解經史倘有一問之

未達亦須少降威嚴俯垂清問俾諸臣咸得以效靖

獻之忱雖 帝王之學不在尋章摘句為工而好

問好察亦 聖人所不廢也夫 聖學日進則

輔理之功益茂輔理之功益茂則太平之業益隆

陛下所以垂拱受成以享無為之化者固將遠踵隆

古而近媲 祖宗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定基肇業之始日與楊士奇等謨

帷幄達旦不寐歷 聖相承紹休不怠此在

陛下繼序不忘耳 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天恩無任悚仄祈懇之至

皇明世宗憲皇帝 清江鎮文三



陳愚見以光 至德疏 韓 介 萬曆十五年六月

臣一介寒微伏處草茅讀堯舜周孔之書講脩齊

治平之理思欲得時遇 主見之實用茲荷蒙

聖恩拔置南臺界之耳目之寄正君子得言之會也

一念芹曝之忱敢敬為 皇上獻焉切惟人主一

身天地宗社之主百官萬民之所觀法者也

陛下涵養操持謹疾慎動誠重之矣但心者身之主

而欲者心之妬此心用之學問則日益精明而身無

不正不然忽不知其為眾誘之牽引矣懇乞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十九

陛下經筵日講之時與輔臣講官詢究經理退朝燕

適之際召大臣科道等官商確章奏悉從咨訪務求

至當始猶覺其扞格而久之熟慣情洽宛然都愈吁

唏之景象由是義理愈為融徹靈臺無所壅蔽欲寡

心清本端極建 陛下之身儼然精一執中之再

見矣官聞者 陛下之家也今孝養 兩宮友愛

潞王家庭之間藹然雍穆矣但其費用日廣而錢糧

將至于不可繼即一士庶之家亦必量入而出而後

可以致富饒苟費出無經而操其家者不為之約束

寧能免其匱乏哉乞 勅司禮監備查內庭之供

用比往年加多幾何宦官之廩俸比往年加多幾何

不時之賞賚比往年加多幾何一一稽其盈縮而多

者裁之濫者革之定為節制寧過於簡毋過于奢務

使所入常孚於所出而 國用克然有餘則

陛下之家法卓然千古而直接克勤克儉之芳規矣

京師者 陛下之國也今觀於都人多不務本業

而以淫侈相高其房屋衣服器用務窮美麗為異常

而無籍之徒糾聚誘引雖經禮部奏頒禁約都察院

節行革逐而因循日久違犯猶初都會如此安望四

海九州之遠不踵其故步哉乞 勅禮部查照原

刊禁約咨行都察院轉行各城御史查訪民間房屋

衣服等項但有違制與夫山人星相倡優之流盤據

雜出者逐一究治仍諭都市商賈不許鬻賣淫伎曲

巧貨物斯京幾有恬淡朴素之風而萬方臻蕩平熙

皞之化矣今之兩直十三省乃 陛下之天下也

近日水旱為災固稱困窮即昔豐稔之歲民生猶未

遂風俗猶未淳此何以故蓋古者取民什一而公私



常裕今之取民十或二三而斂愈急而民愈窮困缺  
一用則加征一稅其後用足而稅尤不已此類甚多  
殆不止為十取二三矣如之何民不日窮也乞

勅戶工二部細查各省直原額田土若干賦稅若干  
雖不能盡如古什一之法而與之調停均節去其歷  
年加添之稅如京折起運之外一切不急之征盡行  
停止則百姓可足而積貯亦不至虛矣古之養士先  
六德六行而後代更之以詞賦 國初養士太學猶  
文行兼重而近日開科取士全重文詞砥德礪行之  
事置之不講士風安得而不日趨于薄耶乞

皇明留學奏議

書道類卷一

二

勅備行各提學官并掌印官諭令士子以脩德敦行  
為本果有講明 聖學孝弟力行涵養純粹端方  
之士為眾所推服者責令該撫按官歲舉一二人於  
朝以備顧問或量才而用之其次者優待加獎以培  
養士氣或有險怪邪僻之徒重加汰斥懲戒但要諮  
訪的實不許夤緣作弊上以德求下以德應青衿之  
中必多賢良方正而真才可需世用矣教養備而太  
和洽萬世而下不與協和風動者並稱哉惟我

皇上天縱英明冲養和粹至德直可以邁 堯舜

而治化猶未即唐虞者蓋由 聖學猶未盡純耳

臣前所陳者非不諄切而 陛下尚未見之施行

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塵瀆也如 陛下不以為

迂謬銳然行之則大哉 聖君不得專美千載時

難再得惟 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留學奏議

書道類卷一

二



披陳愚衷仰禪 聖治疏

黃正色 萬曆十三年十月上

臣本謏劣蒙 恩拔擢叨冒南臺日夜兢兢惟恐不稱任使偶有一得不敢隱諱謹條為三事伏惟聖明採擇焉

一曰酌治體夫治道過寬則弛弛則廢國之法過嚴則刻刻則盡人之情惟於寬大之中稍存節制之意斯所以稱大猷之世邇者 皇上加意黎元振刷吏治嘗蠲 國稅減刑罰而竹篋枷號且有制矣罪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酷吏逮賊吏而餽遺驛傳胥有禁矣斯不亦寬嚴並濟千載而一時者哉顧 臣以為當茲治平須酌用中典斯天下可守而亦可常如小民無知偶有過犯則擬議爰斷無令過求竹篋枷號無使踰制寧罪浮於法無寧法浮於罪至於憑恃刁惡豪橫作奸不可槩事姑息者當令有司盡法處治毋徒希長厚之名而廢許奸之典不引蠅之外而亦不推蠅之內不緩治之內而亦不急法之外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就如官吏不良廉得其狀則重而逮治次而罪謫次而罷斥

又輕而降貶孽以自作此何足惜但以全盛之朝令氣象寬裕無令促迫竊謂一切文罔似宜少寬寧為冕旒之蔽無寧為淵魚之察寧為鞋續之塞毋寧為數計之求昔賈誼有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又曰上以節義廉耻待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此言誠於治理有切 臣願 皇上繹之也

二曰正士風夫向者 國是不定邪正混淆暴戾者好謗訕柔奸者務依阿三五為徒是非顛倒聞行一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政即群起而議之聞用一人即同聲而非之或陽以為是而陰以為非或指陳於東而實心向於西千態萬狀在處而有此皆足以眩觀聽 臣是非然猶其小也又有甚者今日 國是稍定聖方將協恭和衷乃一二巧偽者欲藉 臣之口以自便其過曉曉然無故而造為不平人人自疑而不能安其位若有甚不得已者 臣竊惑之夫諸臣慷慨激烈扶植綱常其中賢者誠多第以清明之世豈有蔽賢之人哉又誰不次賢者安位而行志哉况諸臣之中固有間被摭摘



者亦有從無議論者彼既為此恣睢不平以挑異生事則諸臣之疑忌實自若人起之而又誰咎耶

國是將定而復撓人心將安而復震彼自為計則深為國計則甚謬矣此士風最好者也伏望

陛下於諸臣則信任勿疑益堅其和衷之志更乞

勅諭各衙門自今已後惟勉脩職業毋得藉口諸臣

以挑釁生事亦無得謗訕比附以撓亂是非有故違

者容臣等指名參 奏即時處治庶人言知傲而

士風正矣

皇明留學家議 方道類卷一

二五

三曰慎章奏夫進言者孰不曰 主上當親覽奏

章固矣然猶未得其要也章奏無體則

聖覽弗便是故對 君之言貴顯易不貴艱深貴

簡切不貴煩多試觀 國初諸臣章奏類皆明暢

簡約而款誠要旨俱已竭盡彼誠得其體故也邇者

人多好逞其才辨自鋪揚條陳建白多者動經一二

十章少者亦不下數千言即 主上神聖或不厭

其為煩然以人情論之不惟屈贅聲牙驟讀難以通

曉且長篇累牘雖展玩移時尚未能終其說竊恐

聖覽過勞而厭倦易生矣文雖工何益哉是欲下情無壅蔽莫若 皇上親覽章奏欲

皇上親覽章奏莫若定為章奏之式如薦某人則直

書曰某事某事可徵劾某人則直書曰某事某事可

驗以至當興當革皆據事直陳達意即止無務艱深

之語無剿支蔓之說庶乎 皇上一覽而大意可

得 聖神不勞而上下之情通矣臣款款之誠不

容自已故罔識忌諱仰瀆 宸嚴伏願

皇上留神省覽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留學家議 方道類卷一

二六



敬進芻蕘以隆泰運疏

王學曾

萬曆十三年七月

臣伏覩

皇上年來勵精圖治易轍改絃罷內

以消隱憂錄建言以來忠謹步郊行以祈雨澤滅燒

造以節財用降召諭以隆太交行賑恤以拯災疲責

有司以重民瘼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卽古堯舜禹湯

文武復生不是過也蓋誠千載而一時者臣待罪留

臺奉職無狀舉手加額謂上有聖明之君則下

多藏拙之臣臣方將順之不遑奚敢過爲搜求撥拾

以瀆天聽但臣一念慙直生平自許偶見時事

皆皇上意旨之所及者恐一時之奉行未當與

泥夫相沿之積習或於德意未能盡宣也故題覆沒

則關係乎政體提調濫則關係乎育才蠲免偏則關

係乎國計商榷多則關係乎王仁臣有一得豈容

緘默以負陛下故忘其愚陋不識忌諱直陳於

陛下伏乞陛下虛心采納焉

一曰慎題覆以一政體是也臣每見邸報捧讀

聖旨惓惓以有司阻撓德意玩視勘合爲言真

可謂明見萬里外矣夫有司阻撓由文移太煩也文

移太煩由題覆未慎也近來言事諸臣每建一議畫

一策或出一時意見或得道路傳聞未必言人人同

亦未必言言皆當也所貴部院大臣虛心爲政體謀

一切題覆當權時宜酌事理勢必期於可久法必準

諸典章或宜於上而不宜於下者不妨行查或便於

此而不便於彼者不妨酌議可則明言其利而當行

否則明言其弊而當止務使政出而信如四時令行

而堅若金石當行者載入考成轉行者嚴其查罰則

有司孰敢不遵奉者乎乃今不然或甲是而乙非或

朝更而夕改方行而復止方革而復設議者各一其

見覆者各一其詞其中又有不及致詳與行之便否

而漫爲覆請者是皆因人題覆非因事題覆也大

臣謀國果如是哉文移既煩觀聽自玩又何怪乎有

司之停閣而扞格也臣自受言責以來每見諸臣之

條議部中之題覆不知凡幾矣各省之奉行謝報者

能幾何哉聞有奉行者不過循故事取其不違依准

而已一目而束之高閣粘壁而徒懸觀聽至叩問之

有不知爲何事者識者能不令人扼腕嗟嘆哉昔申



公之告武帝曰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以是為今日望也伏乞 勅下部院大臣以後題  
覆不厭詳慎務關大體務期可行既覆之後註入考  
成以便稽查凡有司給由朝 覲冊內俱要逐一  
開註奉到勘合完與未完件數撫按及部院嚴為稽  
考比照錢糧積穀分數事例完不及分數者照例查  
叅則政令一而又玩之人心知儆奉行專而  
朝廷之德意可宣矣

二曰重提調以育人才是也 臣近見邸報

皇上申諭吏部慎選有司無非為教養斯民計也德  
意亦甚善矣 臣聞古之帝王莫不以興教化育人才  
為首務則首令之設豈為牧養斯民已哉蓋將以師  
帥之而提調作養之責屬焉夫用人不可以資格拘  
而提調作養興起人才則又有不容以不拘者每月  
朔望視學面與諸生講解此提調事也匪由科貢則  
不能每歲則有季考三年則有科考此提調事也匪  
有科貢則不能即省直提學條約內亦首重之矣邇  
者故相擅權倡為三途並用之說而貢途援例等輩

日奔走其門納賄以求美缺而所用者皆張居正王  
篆輩之私人也以致矯枉太過遂有以吏員而作令  
者如即今山東沾化等縣之趙蛟楊果輩是已官生  
作守如思恩姚安等郡尚乏人才上下猶未為窒礙  
也即今如湖廣之衡州寶慶皆郡之至煩人才之傑  
出者亦以官生守之一切考校提調之事將責之正  
官乎勢既有所不可將委之他人乎情又有所未安  
體統混淆僚屬多生嫌隙考校盡廢人才何由作興  
誠數郡邑之一扼也矧巧猾之徒每善承乎上官骨  
梁之家尤易獵乎聲譽當事者特未之思耳即使吏  
員而有異才官生而有時望自當優以別秩奚必責  
以提調為哉此皆故相之弊政且長奔競之風也伏  
乞 勅下該部酌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趙蛟等速  
為議處仍慎選以充其任以後郡邑不必處以雜流  
以妨考校一應門納事原為助大工今大工已完  
速為停止以清仕路則提調之責不至虛設而地方  
人才俱有賴矣

三曰酌蠲免以裕國計是也 臣近接邸報戶部覆奉



聖諭將萬曆八年至十一年止一應帶征錢糧盡行蠲免仰見 皇上軫念民窮因早行資欲假此以少甦其一二甚盛典也 臣復何言第 臣作令時曾見皇上蠲免萬曆七年以前帶徵錢糧其中貧民拖欠者固有但勢豪大戶任意延捱積猾刁民包收隱匿者良亦不少也自一郡言有民淳事簡州縣節年錢糧全完而無帶征者則此州縣也未蒙惠矣自一邑言有良善畏法之家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征者此一家也未蒙惠矣自一戶言有良善畏法之人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征者此一人也未蒙惠矣雖奉 明旨委官清查包濫隱匿等弊安能盡令通縣小民而一一查審之畢竟俱成虛套反屬騷擾此 臣所親觀其事不若不查之爲愈也故小民有云蠲免帶征止利頑民不利良民有味哉其言之也除萬曆十一年以前已奉 明旨蠲免 臣不敢再議外但 臣偶得於道路者三說可以爲善後計者又不容於無言也議者有曰 聖恩欲通行蠲免宜於下年未徵錢糧定爲減免分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三

數頒行天下庶無貧富無大小無良頑皆沾 皇上之恩而無向隅之悲此一說也議者有曰近來錢糧頭緒太多額派加派近年多寡不一有司先期開徵派單後期方且吏胥易于爲奸小民莫可稽查又有積猾糧里先於布政司未派時寅緣用計飛洒倉口奸弊不一莫可覺察夫派單既遲則催徵必緩舊者未完新者復至則舊者遂成帶征矣今帶徵者既可免孰若部中派單先期給發酌量緩急題請量寬減其款目科則使民易於輸納則寬一分小民受一分之賜此一說也議者又有曰與其通蠲帶徵孰若查節年各省報到受災地方凡經二年以上者帶徵方爲蠲免此一說也凡此皆便宜之策而有裨於 國計者伏乞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定爲經制以後凡遇 聖恩不妨下部議擬上請照例施行斯爲畫一之政也其以後年分錢糧行令各省撫按官通行有司催徵設立易知單限分定期責令里排照依赴比杜吏胥之隱匿禁積猾之包攬如是而錢糧不完者未之有也其各州縣報到受災地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三



方責令核實定為分數詳報具奏方為減免則奸弊庶可杜耳然臣猶有說焉曩歲見 皇上以覃恩詔免徵七減三仁恩溥矣但減三之中又有各王府祿糧各官俸薪各衙門諸役工食勢有不容減者部中未見說明而小民執以蠲免為詞撫按有司不得已倡為措處之說或移東以就西或科罰以湊補此豈 皇上蠲免之初意哉合無以後凡遇蠲免部中俱要申說明白起運存留某項應免若干應徵若干各府祿糧與各官俸薪等項不在免數之內庶有

皇明留學議

卷一

三十四

司可使遵守而小民俱沾實惠矣  
四曰清關權以溥王仁是也臣近見邸報捧頌聖諭朕無一念不在小民大哉王言其真聖人之言乎臣竊謂士農工商皆人君之赤子商亦民也伊尹一夫不獲視為已辜苟恤農而不恤商豈為安民之長策哉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此王者仁商之政也今不可復矣獨昔今日之征商反漢唐宋之不若者臣切惑之遠者無論矣臣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委督抽分偶有感觸如上關抽分木料等貨方在蕪湖地

皇明留學議

卷一

三十四

之至南京又一抽之夫蕪湖之抵南京也如遇風水之便僅半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蕪湖再抽於南京不亦苛乎臣每抽稅見諸商咸疾首感額而呻吟其苦者矣臣一南京而他省可知也又如臣省廣東南雄已立橋稅矣南雄之去贛州僅二三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南雄再抽於贛州不亦苛乎臣每見鄉里經商南都咸疾首感額而呻吟其苦者矣臣即一贛州而他省可知也其中又有昔年原未設立抽分近為壟斷奸民告納稅餉而新設者他無論已如臣省韶州府英德之浚滙是也始因奸民告餉官府利其商稅因而成之初年告餉納銀五百次年爭者則增以一千矣又次年爭者則增以一千五百矣日增月益今聞增至萬計矣初年止抽下水之船今則并上水者而抽之日逐食用之具酷筭無遺矣加之吏胥之刁難官府之剝削書筭之寅緣守候之稽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里中每多經商于此向聞其愁若嗟怨尚未之信今臣親督抽分而見諸商之控訴則所聞者信非虛語矣臣一浚滙而他省可知



也夫江南之民田地稀少民間每藉此以營生今  
國家之征求日覺煩重而下民之生理日就蕭條以  
致商旅不行亦非盛世事也 皇上深居九重雖  
念念在民而諸臣未有爲此言者 皇上豈能一  
一周知乎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省直撫按官  
逐一清查酌議果有如蕪湖之於南京上關南雄之  
於江西贛州相去不遠而重稅者及非原額設立而  
妄行告稅如英德之滄漚者當裁則裁當併則併其  
中各關稅亦有民間日用柴米蔬菓等物不當稅而  
稅者亦量爲裁革務從寬恤則關徵庶其不苛乎夫  
言及題覆之漫則大臣所不悅言及用人之濫則雜  
途所不悅言及蠲免之偏則奸頑豪右所不悅言及  
關權之煩則當其事者或悅或不悅然 臣一念犬馬  
微忱則欲爲政體惜欲爲人才惜欲爲  
國家惜欲爲商民惜其悅弗悅奚暇計哉儻蒙  
皇上諒 臣之心察 臣之言俯賜容納或失於前者痛  
懲於後相沿於昔者改正於今則政紀肅而有司無  
玩視之心守令重而人才有興起之地蠲免既均而

貧民咸沾實惠征權不煩而商旅咸願出途誰謂堯  
舜熙皞之治不復見於今日哉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三



條議 國家事務乞及時經理疏

王許之 萬曆六年任

臣竊惟 國家之大事有三宗藩其衛也漕河其計也虜市其藩也我 皇上英賢睿德親賢圖治舉百度而畢張于此三者 宸衷非不倦倦也建白之臣非不諄諄也顧終不免因循膠固使譚理道者亦以積薪病腫憂之夫焚救於曲突醫視於未見失此不圖火將大燃而疾痼既深又何所救藥是故通時勢之宜破拘攣之見正今日事也 臣 備試南臺日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夕恒兢兢焉縈心時務以圖報塞然不敢指摘小事輕為瑣瀆謹條三議上陳 睿德倘蒙採摘乞

勅集廷臣會議而損益之求至當而力行之則宗社生靈萬萬年有永賴矣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此三者正非常事也 臣 是以不勝祈請之至

計開

一曰宗藩之當議 臣 聞協和平章始于敦睦大封同姓以藩王室從古帝王未見薄視其宗者近接

恩詔首及宗藩者四條 有以仰見

陛下親睦之盛心矣顧齒繁而祿有限額具而征不給流離困憊之狀節經言官道之詳矣其議欲處之者不曰立限子之例則曰序親盡之法不曰賢達許出仕則曰庶人聽自便夫嘉靖列省削抑已盡關係潢裔更始為難脫有不終誰其任之宜乎該部之靳於覆也然則將任其極而不為之所乎 臣 以為治國猶家也善理家者操一家歛散之權而齊其盈縮則家不匱今 宗祿固不給矣而冗官之祿獨不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三

可汰而助之耶 臣 之府瑞州也屬止三縣設管糧捕盜通判二員首領官四員管糧者不可缺而復裏盜少同知可兼捕也首領原無多事四員可去一二也所屬高安上高新昌各主簿二員其縣不如南昌豐城臨川廬陵之大而官多過之則可減也高安所屬洪城陰江二巡檢設在閑村官止住縣應差是可省其一也 臣 又嘗任屬高州矣通判一二員計其合府錢糧不及江南小縣追徵皆屬縣官通判徒虛是可省其二也夫衙門之冗官不獨 臣 所見二府三縣試



通查之可汰者多矣天下儒學府五員州四員縣三員往者歲貢濫寬儒林清秩徒以贍疾哺老近行六人同選之例六人不中再倍選之法亦嚴矣然年少能文希躡甲第者恒懷不足之望山州草邑弟子員少有廩未幾而旋卽貢者不無速化之驟臣以爲徒取充年例之數也不若將府州縣學各減一員慮其壅也則每年考貢照舊一正一陪壯且文者取之否者間亦遙授冠帶是貢途一清也天下衛所有指揮千百戶鎮撫司等國初軍額衆盛官一稱之近

皇明留臺奏議

言官類卷之二

三十一

則軍少官多臣以爲此輩皆恩廕不可革也而比試之規犯罪之條則當申祖制以酌行之其初襲也必試強勇謀藝者取之疾弱優給冠帶閑住藝疎者許再次赴試不中亦間授之仍付劄許身後子孫試襲其犯罪也當依律條科擬公罪通考黜陟私罪笞者附近杖者解見任降等重者從重毋槩狗還職立功之情則用舍之間寓選將之法是武職一清也夫汰一官不但省一祿且免一官之擾卽其所省俸照舊編征改充宗祿以彼之盈濟此之虛未

必無小補也然猶有正本之說焉宗室之貧不

專係祿米也奢侈使之也國初各王府官選用得人輔導有賴正統後漸弛矣員缺不補者不任任者匪人至宗室犯法者紛紛近日戈陽等府之事可懲也夫宗之與民孰親令王官不如民牧可乎臣思以爲長史教授等官當取賢能者任之凡各王府定之以官室器用之數嚴之以僭侈淫賭之條限之以名封婚嫁之期各宗有犯輔導官得以舉之王王得以法行之王之自治有愆或治宗無法者輔導官得以諫正之大則令撫按叅奏之凡有長史教授之府兼差一才力內臣以協之逾年一換不涉民事專務覺察而舉以正於王焉至輔導官與內臣之賢否又聽撫按考察舉劾銓部而一體陞斥之賞罰之則內外大小繩繩相制惟正之供儉而益裕是亦安宗藩權宜之策也若謂親王祿厚得從郡王遞減儀賓家富優其禮而裁其俸宗室繁盛之都當量移別省以分其勢三者亦可行也又侍在陛下之宸斷耳伏候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言官類卷之二

三十一



二曰漕河之當議臣聞懷襄滔天虞廷申戒瓠子河決宜房與歌黃河之治從古難之至我朝兼用漕矣今日兼治淮矣蓋難之又難者也比年所患在人

在財付之無可奈何近蒙皇上軫念時艱勅才望大臣總之選賢能部司分之捐積貯錢糧而便宜之故今則非無人財之患也患不得其治之法也臣究心於此舊矣敢以得於所經歷所稽謀者而論之夫水無所歸而後泛濫則淤其勢然也自雲梯閉塞草灣臣口小而徐邳宿桃之患極矣說者謂草

皇明留學堂議 方道類卷一

灣不足容也當求雲梯之故道不知淤積高遠菴濬為難况舊口逼淮城便淮水遠之恐不速也可復之乎有謂當求入海之口以殺其流者不知河水于毋從來不分禹之疏九河者上流之水緩土堅也若其入海則九河同歸禹亦何嘗折之乎有謂當求老黃河者策近矣顧自徐邳之大河口約三百餘里一路河身高出於岸宿遷而下漸逾城垛欲暫放水於缺口截上流而一一以濬之則聚米畫脂日亦不足况水起沙湧何所容力欲盡塞決口速還水勢令其自

冲則道理遠曠入口曲折倘水舍河身性卑之冲則或缺房村而穿靈壁缺及溝而趨夢湖缺宿之孫家灣桃之成子等河而祖陵之驚泗淮揚之患又不勝言矣臣以小浮橋之衝此天之所以與

陛下救徐邳之民崔鎮口之缺此天下所以與陛下救徐邳之民也今若將徐邳以下沿途一帶築隄以來其流又用混江龍順水滾沙因而導出崔鎮口之口任其通脂老李等湖由魚溝達黃河出灌口以入海桃源而下築隄斷流引淮水從天妃闢出大河

皇明留學堂議 方道類卷一

口稍加疏濬使之會黃江濟運道則因川澤以為下地形卑濫不拂黃淮東流之性利一也諸湖浩蕩可容數千里之巨浸利三也黃淮相會于近海之湖以海為壑可免內侵利三也淮得所歸倘高坐湖水漲之則或別支河射陽湖以入海或循新河故道由天長六合以入江眾水皆有所歸利四也說者謂逆從漁溝不免湖波之險然湖不如海高寶亦湖也何妨於運水息而運以濟利五也雖然猶止治其流也何源之水其出也本無幾自合長途之諸客水而後其



積廣至夏秋之淫雨而後其勢張蓋井田廢於阡陌而神禹溝洫之則壤遂不可復是以雍豫梁冀之墟牧地平衍無所蓄水一經洪霖彌漫趨河舉而歸之一淮斗浦益盛固其爾也今日不可井矣而溝洫之制獨不可復乎臣以為藉數省之有戶田者而程督之使之人治其田田自為洫洫合為溝蓄水以備旱潦而入河者少是治田之中兼夫治河此非臣私言也先朝臣固言之矣都御史葛守禮等曾請行之以捍虜騎矣臣舊年過臨清關山東諸臣亦曾論及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四十一

此也願無有以倡之者耳試一行之民不勞官不費其利溥矣設謂山東河南土性疎浮不可疆然神禹畝畝距川是數省皆作貢之地也豈今日之土又一變乎若夫未事而先度土之勞方事而求工作之實既事而預桑土之戒此又在當事諸臣之效忠也伏

候 聖裁

三日虜市之當議臣聞周宣脩行儼視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萬世而下談者美之我皇上德軼虞周虜酋納款于時言于都市者非不紛

紛賴廟謨斷而乃成再八年久矣無論省餉增築卽降敵中之生靈全活蓋不知其幾者臣于今有可言者焉今之款互市者有曰狼子野心狡詐不常爭茶搶番逆兆已萌嘉靖年間之事可鑒也臣以為餓虎之喙方俾得肉俺荅尚存不卽敗盟此不足慮也有曰虜入教場戲慢無禮市宅器撞驕陵自恣晉室五胡亂華之時可鑒也臣以為逍遙生心鷗鳥不來旣欲撫之此不能禁也又有曰虜馬抽筋市後多弊違禁貨器彼得利而我反之臣以為互市之意原不在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四十二

馬苟有以待之此亦不足怪也臣之所慮者在無兵焉非無兵也無新募敢戰之兵也蓋虜未市之先憑險隘守之足矣方市之日權威信馭之足矣若敗盟之後變在堂與非戰不可今衛所之軍從幼至老摧挫百端日銷月磨氣力已隳而本折銀糧難充飢餒雖主客不同其不可使戰均也故二百餘年邊功不競者坐此耳昔韓琦言京師苦禁衛之兵肥弱賊嘗輕之乞增募土兵利其善戰今之衛所卽宋禁衛也此何時也可費增募以備戰乎然臣所謂增者非敢



卽召號於三鎮之間以疑虜也亦非敢別求於額餉之外以疑國也查得各邊馬步官軍原額八十六萬五千三百有奇今不止少三分之一矣而容兵餉銀則每年合用一百二十萬八千四百有奇山西擺邊民壯約萬有數千每名半年支銀七兩二錢總計九萬有奇是與其收疲憊以頻更番孰若卽此而轉移照南兵工食而稍減之則原募之下有勇夫也京師有外省之軍年例上班徒備工役若以京軍應役而扣班軍之月糧行糧又清在京虛冒役占者而改募

皇明留臺奏議

方道類卷一

四七

則京營有兵也州縣原設民壯以備倉卒今則徒供差使若申嚴有司練兵之賞罰而勅撫按總參以令操之則民壯皆兵也其應設于薊遼延寧等地方卽就彼募之其應設于貢市三鎮者或集京師或併隣鎮或練之附近州縣毋使虜中間而疑焉蓋舊軍之氣易折新兵之銳難當布置既定在我有隱然虎豹之勢如市可久也則明禁其無厭之策申諭以陵峯之割虜人自守盟納款之恐後萬一不然制之自有餘力矣古云教士一萬橫行天下李陵三千眾岳

飛五百騎皆能破虜而今何謂虜之強哉臣以為是舉也不但為貢市謀可服東虜制西番真我國家轉弱為強之大權也說者謂

祖宗設兵之制不可變更不知太祖嘗長驅逐北矣成祖嘗三蹙虜庭矣彼一時也軍新而銳

今積衰之漸不得不增也况兩廣多寇非無軍也

先帝俞撫臣之請章程設兵然後平靖此邊也者正朝廷之有背藩籬也何惜不為乎若夫偵探斥穢之

當謹軍士剝削之當禁屯田馬政之當舉當事自不

皇明留臺奏議

方道類卷一

四七

敢懈也臣何贅焉伏俟

聖裁



恭請視朝疏

李自謙 六月十一日

臣惟上下交而其志同名之曰泰乃所以聯其交而通其志者莫過於視朝勢分靡隔形跡罔間君令臣共情意浹洽若元氣之流行貫徹於兩間而無阻塞不通之處其所關於國體民情政教號令非眇小也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稱聖明於今昔者大都以是為首務我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兢業萬幾昧爽視朝日夕惕若遠邁帝王之芳軌近守祖宗之成憲天下臣民所共仰久矣然自去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二

冬十一月內迄今春正月中暫輟視朝該戶科給事中楊其休一本覲臣雲集闕下拭目仰觀懇乞聖明益加振飭以慰群情以勵人心事奉聖旨朕因動火靜攝暫免視朝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謂一時動火調攝若易耳近閱邸報復見鴻臚寺接出聖諭仍因動火免朝傳令面恩官員候過三次具本奏知不必再補則動火蓋數輟朝亦屢矣夫皇上以祖宗列聖付托之身天下萬世仰賴之重乃至動火靜攝輟朝如是

臣容默然已乎臣聞太極之理判為陰陽陰陽動靜互為其根分為五行化生萬物未常一於靜也惟聖人則主靜立人極此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實非離動而為靜也但不妄動焉耳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聖人主靜之學不離乎動而為言也况天下之大億兆之重四方臣庶若見若辭若謝若貢日麟集於輦轂之下孰不翹首拭目快觀天顏匪但如科臣所奏大計諸臣已爾此可令不遂其利見之願哉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四十三

臣仰窺皇上慎重之意誠慮動火而視朝則火因之而愈動耳臣愚以為當朝之時雍容端拱於清穆之上而大小臣工祇服奔走於堂陛之間猶足以宣暢精神涵育性靈火似不能動也臣又伏讀聖諭嘗以靜攝為言矣然不必求諸屋漏淵默之地也誠於燕暇無事之際時御便殿召見輔臣講明身心性情之微考究養德養身之要彼其閱歷既久識見為真忠貞既篤開導彌殷必能大有補於靜攝也且言及國本則聖心為宗社悅言及民



瘼則聖心為蒼赤悅言及除奸任賢則

聖心為進退人才悅言及納善從諫則 聖心為

福我 國家悅蓋至是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

百邪不侵萬壽無疆火不期息而自息雖視朝何傷

哉伏願 皇上體太極動靜之理繹行止光明之

說念大臣啓心沃心之益察斯世斯民仰望之切當

靜攝則靜攝務求所以安養之道當視朝則視朝又

適得乎智臨之宜庶幾哉動靜惟時光輝明著

主上臣下通為一心官中外庭聯為一體藹藹乎泰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五七

和盈宇宙矣君道之盛何以加茲 款款之衷不識

忌諱敬摠一得於 君父之前仰瀆

宸聽儻蒙 俯賜俞允採納施行天下民生幸甚

愚幸甚 不任懇切悚仄俟 命之至

乞慎喜怒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織疏

林培

職以一介草茅荷蒙 聖恩拔居言路夙夜兢兢

勉效涓埃以付任使從前條議略見施行近為兵部

黃選檀濫內臣盜溢臺諫諸臣未言職亦未言

皇上于諸臣斥逐謫降有差職得及于寬政薄罰供

職是職以往之官 陛下所賜也職一日未死之

身 陛下所留也 陛下不奪職官職何敢愛

官以負 陛下 陛下全職之身職何敢愛身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五一

以負 陛下况 陛下既罪職等不言職復有

言不盡是益其罪也職之所言不出慎喜怒審好尚

辨忠邪節採織之四端或匡救于 聖怒方殷之中

或條議于 聖心未回之日強之以所不為止之以

所不能已送耳批鱗罪當萬死職不難一死以悟

君心言行身死且有餘榮言不行而生有餘愧請盡

言無諱而 陛下留神終覽焉

天子喜怒上通于 天喜怒當則天地之和氣至

喜怒不當則天地之乖氣至 國家承平二百年



佞倖不敢有所播弄奸雄不敢有所睥睨者此一線之言路摘奸儉而防壅蔽耳自 陛下在宥言官之言雖不盡納然一事失錯罪止一事少者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未有一事而波及三四十人者閣臣揭救雖不盡行然必略寬一二未有因閣臣之救而反加重者頃為軍政內臣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斥吳文梓劉士瞻未已也因而斥區大倫張同德又因而斥俞价強思又因而斥南北臺省耿隨龍等二十三人挫折亦太甚矣閣臣救之不聽九卿救之不聽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閣臣再救而邊方之旨下矣九卿再救而刑籍之旨下矣中外臣民轉相疑惑謂 陛下平日以禮大臣胡然一旦拂忤若是言官職司耳目胡然一旦挫折若是意者 陛下意有所欲為恐諸大臣與言官之妨已也先示以必不可犯之威杜大小臣工之口然後為吾所為無不如意乎且區大倫張同德固曾論徐文壁者俞价強思固曾論沈思孝江東之者 陛下不加罪于抗疏建白之時而加罪于當言不言之日中外臣民又轉相疑惑謂耿隨龍等二

十三人必其平日有他論列不當 聖心特借不言以去之使進不蒙直諫之名退甘受斥竄之辱于是人人以言為戒恐 人主不聞至過非 社稷之福也夏之臣等五人以搜賊被斥人將謂 天子貴貨而賤耳目之臣非所以令百姓見四夷聞也不崇朝而斥逐臺省三十四人非明聖之世所宜有也職願以一身性命贖諸臣之官部大臣累疏爭之不足惟一死可以悟 君心職死而 君心悟 國體全賢于生也然職雖死矣詎敢一日而忘 陛下之恩哉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織之三事請畢其詞焉職謂好尚之當審者蓋有感於刑部司屬之以搜賊獲遣也夫費甲金隱匿豎賊物 皇上追究之為正法也非貨之也刑部連日比併未有實跡且疏 上請其中甚有不得已矣彼司屬獨不見巡城之五御史乎豈其不愛一己之官而苦為費甲金回護情固可推也 陛下於司屬則降級調外不諒有不得已之情於堂官則姑且不究不全其大臣之體恐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其足以傷于明而累於德也且追究不已必致賠贖  
 賠贖不已必致株連京城內外纍纍桁楊以足原數  
 將無令 輦轂百姓罔怨於 陛下乎傳播四方  
 將掩 陛下明法懲奸之美而昭其違不類之徒  
 妄為揣摩必有以某人當沒某人當抄惶惑  
 聖聽者流禍可勝道哉所損 聖德不既多哉職  
 願 陛下宥司屬徐維濂之官以明  
 上意之為法不為貨使 聖德光昭不失顯名于  
 天下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職謂忠邪之當辨者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四

蓋有感于沈思孝因諸臣罷斥而揚揚見  
 朝也夫沈思孝江東之李植剛狠小人傾危變詐天  
 下之人皆知之臺諫交章彈之臺論疏十不一下思  
 孝東之反脣而論十疏十下 陛下得非以思孝  
 東之可用而欲重用之耶夫正人必與正人為朋以  
 丁此呂之大奸大貪而思孝東之曲為庇護至與尚  
 書孫丕揚相許也則思孝東之固奸之魁而貪之首  
 也又不觀進退之難易乎難進易退者必君子也蒙  
 面厚顏不知人間羞耻事甘進不止者必小人也今

丕揚杜門半年辭疏十上必得去而後已思孝則欣  
 欣于俞价強思鄒廷彥黃運泰馮從吾等之去謂  
 皇上不難罷言官五六人以安我心此從前於臣所  
 未有之殊眷也 朝廷之上惟吾所為無不如意  
 矣于是揚揚見朝廣侈得意明示天下莫敢誰何使  
 沈思孝江東之李植柄用必將去其所憎而拔其所  
 愛去其恬靜而方正者拔其陵鑠而荼毒者凡逆理  
 亂常不利 社稷不利生民之事皆導  
 陛下為之以鬻威權而固祿位此三人手段也只今  
 皇明留臺奏議 君道類卷一 五十四

議論繁多 國是靡定惟是忠邪未辨耳正人指  
 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非 陛下超然朗  
 照獨斷 宸衷則無以別邪正定 國是  
 陛下試取丕揚思孝東之累疏讀之丕揚一意求去  
 別無撫拾惟恐 上意之不允思孝東之則兇憤  
 排擠妄逞狂鋒惟恐 上意之或允人品心術一  
 覽自見古稱爵人刑人必稽之國論而始定今四人  
 之中孰為國論之所共與乎孰為國論之所共擯乎  
 稽是數者君子小人之品定矣君子進而天下之為



君子者雲附而影從小人進而天下之爲小人者朋比而類集此世道升降之機 國家治亂興衰之故宗社生靈休戚安危之漸皆決于此也願

陛下留意熟察于君子而任之不疑于小人而退之必遠以自爲 社稷計毋兩賢而兩任之以釀無窮之害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職爲採織之當節者蓋有感於撫按之爲織造罰俸也

陛下織造羊絨撫按以災疫請而不納矣採買回青部科以事干外夷請而不納矣湖廣撫按以魚鮓罰

皇明留臺奏 俸蘇松撫按以織造罰俸矣通判以織造削籍矣應天織造分四運而費至十萬矣夫撫按爲

陛下肅清百僚澄清天下豈飲食衣服之是司通判雖職有思存然民社攸寄非止段疋一事也爲一服食之故而令撫按蒙罰通判褫職是

陛下所用以彈壓地方者日奔走以供服御之需而不足郡邑之官親民之吏舍其職業竭民膏脂惟求上供無負以迨已罪非所以彰

陛下卑服康功約已厚民之休美也况陝西外連強虜百姓疲痼不

支必折而入于虜撫按控請之詞備悉艱危困苦之狀回青原非 中國所有應天一年而加至二萬五千餘兩雖所費者工部之料價而舊京民力已殫嗷

嗷之聲盈滿道路矣爲羊絨而令邊鄙之民甘心以倫于夷爲回青而令奇好之聲交騰于外國爲段疋

而令 簡書之臣不安其職郡邑之吏莫必其命竊爲 陛下不取也庶人必保其家而後飲食衣服有所取而不竭

天子以天下爲家靡外府之財竭百姓之力以供服玩之奇年復一年極敝不支

皇明留臺奏 恐室家自是不完天下嘖嘖多事矣飲食衣服豈曰可缺職不言停而言節誠不敢望盡如

國初之舊但遇撫按陳情部科執奏必令查陛下卽位初年之數過溢則損之復還罷黜之官罰

俸之令毋及于撫按生靈受福無量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抑職又有隱憂出于四端之外者

陛下設立閣臣非以託腹心乎設立六卿非以寄股肱乎設立臺諫非以通耳目乎設立撫按非以示彈

壓乎 陛下初年信任大臣優容言官撫按條議



間有施行天下想望太平之福邇年以來宰執難售  
造膝之譚臺諫難進犯 顏之規撫按為百姓請命  
任哀鳴而不恤執法而抑豪強則逮繫隨之是

陛下視大小臣工無一可信也不信宰執不信六卿  
不信臺諫不信撫按 陛下所信者誰乎天下無

事則已有事職見 陛下孤立于 朝也職以嶺

海迂疎待罪言官憫時事之日非恐 皇心之未察

又思諸臣連篇累續 陛下庸若罔聞反伏思惟

非剖心無以明忠非捐軀無以悟 主

皇明留臺奏

五七

陛下操生殺予奪之權 雷霆之所繫無不摧折

者萬石之所壓無不糜滅者敢以死之一字常試于

陛下哉憫時憂 國觸目激衷耿耿丹心不容已矣

伏乞 聖明少加裁察下閣部伏議如果職言可

採將一時斥謫南北台省三十四人併搜賊司屬織

造府佐各復原官或量加罰治以示懲創孫丕揚沈

思孝江東之李植分別忠邪定其去留毋或疑貳各

處採買織造查萬曆初年數目施行而後治職冒犯

天威之罪死不足為職患亡不足為職憂投諸四裔

以禦魍魎不足為職辱言官死言死其職耳  
皇天后土鑒照職心職無所悔若悚惕于  
雷霆之威震悸于死亡之誅緘口結舌上負  
天子下負生平職死不敢職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

五八



乞克已恤民疏

章守誠

臣聞之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未有不召自至之災亦有有災無應之理惟

聖帝明王遇災知

懼則災轉為祥也今年自二月至今災異之生殆無

虛日順德地震星隕矣山西天鼓鳴星墜如火矣宣

大又地震真定又星隕矣河南山東北直則風霾晝

冥傷人傷畜傷麥矣倏紅倏黑兵器起火光矣今臨

洮又天鳴地震矣

京師亢旱禱雨不應矣

上天告譴何啻諄諄變不虛生禍亂將至尚可泄泄

皇明留臺奏

五十七

然視為治安之世耶東南地方三年患水去年旱災

尤甚幸蒙

皇上破格蠲賑飢餓之民寧死不恐

為非而轉徒流亡終莫之救乃今二麥雖熟斗米尚

易錢百四十文父不保子夫不保妻苟得升斗以延

旦夕安慶廬州等府今又疫癘盛行民死過半城鎮

罷市村落斷煙麥被野而不盡收田荒蕪而不暇顧

古云十室九空嗟無財也今則幾無人矣民因至此

能不寒心頃者

皇上深念

天變示儆特發

德音笞杖減徒流審矜疑寬重辟惕然藹然惟恐一

夫含冤上干和氣即古

聖王勅天時幾之盛節

無以尚矣臣又何容置喙然

臣愚謂今日修省可以

不答天心者莫要于恤民尤莫先于克已恤民者

陛下修政之事克已者

陛下修身之事要之皆

自修省德意推而廣之也望

聖明垂聽焉律載

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笞杖相去

凡四等今天下問刑衙門除徒流外不論所犯重輕

一槩擬杖若笞罪不惟問官弗知即法家亦曰莫之

有行向年曾因條陳一申飭矣而奉行者能幾今

皇明留臺奏

六十一

聖諭釋放見監笞囚臣恐海內郡縣無笞囚可放也

應笞而杖之冤皆向隅之泣也徒流以下通減二等

此五年欽恤之例今令減等擬審蓋遇青肆赦意也

但無知小民誤投法網以本罪而喪身亡家者何可

勝計若通減之例止行于見監之囚亦惠未徧耳惟

通行天下至年終而止或文到之日一年半年而止

則所矜恤所全活真若大旱之得時雨矣此刑罰之

當恤民者一也南直沿江州縣各有蘆課潮水流注

湖地又各有魚課去年潮水不長各處湖地盡成陸



地鄉村中有掘地及輒不得泉者魚向以生哉蘆州  
田地江遠者無論近者初稍播種竟以灌溉艱難耕  
而不獲即蘆葦抽苗隨亦枯槁課銀何所從辨十七  
年二課今正征收日也若不議 請蠲免恐氣息奄  
奄之衆重以追呼箠撻之苦寧獨輸納不前必至捐  
身溝壑二課所入在 國計不過如太倉一粟而忍  
驅子遺之民于死地也故或議全蠲或照原災分數  
減免庶可存殘喘而安地方此課稅之當恤民者一  
也每年夏稅及南北解部錢糧各省多至冬征解准

皇明留臺奏

五二

江北諸郡縣當五六月間催提比較勢若燃眉曰此  
麥熟時也然未奉會計小民莫肯納排年莫肯納獨  
以責之糧長借辦完官其名曰包封此在豐年猶有  
嚮產破家者今何時也而堪此不急之征耶且條編  
內官吏有俸師生有膳兵卒有餉各衙門諸役有工  
食悉于此時取給而奈之何不用一緩二也十八年  
夏稅等項照各省至冬然後征解則災民息肩矣此  
田賦之當恤民者一也夫民瘼以恤庶 天意可  
固然非其本也臣聞大君天之宗子天則 君之

父也故天憂下民而仁愛人君為甚父子之理則然  
君奉天以愛民而自愛其身為急于事父之道則然  
由斯以談今日修省之事固在恤民而尤在

皇上之反身修己明矣我 皇上孝養備至享祀

精虔茹納忠言創懲墨吏綱紀振揚 仁恩宜鬯固

宜 天心之默順又胡為乎災異迭見也

陛下試反而思之視朝日講報罷經年輔臣言之弗

從省臣言之弗從臺臣言之弗從凡為心肺二火靜

攝計也倘深宮燕閒之際起居食息之間有可快心

皇明留臺奏

六三

當意者一過其節則本求養靜適以滋動本求息火

適以導慾曾不若 視朝之為暇豫 日講之能

養心也人命至重 陛下詔內外所司矜恤矣然

左右近侍弗稱使令一或忿怒太過則雷霆之威所

繫無不摧折縱有可矜可疑可從而詳鞠之是刑罰

不中 陛下所宜深思也官中買辦自有本項錢

糧向年借取太倉銀二十萬兩實一時不得已權宜

之計乃年伏一年率為定例部臣臺省連章執奏俱

未允可 祖宗二百年之積遂一旦空虛矣去年



浙直大旱 皇上發帑銀三十萬賑濟此 浩蕩

之恩也然災民得賑多者不過一二錢少者分數而

已倘 陛下幡然感悟停取太倉銀兩自今歲始

則一年所省可賑幾萬萬戶是災民之命懸于

陛下之財用弗節用而欲恤民無繇矣 陛下縱

不為財用惜能不為民命惜乎孔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非必疾病也凡人子有悖道敗德之事皆所謂

疾皆親心所憂也 皇上身為天子何可貽天以

憂今欲修省以答 天心莫如克己克己莫如戒

皇明留臺書 前數事臣愚謬居言職固知獻替惟推廣 德意而

進克己修身之說如此伏願 皇上擴大舜之智

察矇瞽之見復 朝講之規勤 召對之命戒非禮

之動屏伐性之慾寬可容之過惜有用之財則

聖德格天諸祥可致而治安將保于萬世如或災異

有不消祈禱有弗應即治臣欺罔之罪 甘心焉

臣不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毅斷行以答天眷疏 蕭如松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竊惟君人者天之宗子民之父母天生民不能

自治而以生養安全之任付之君民戴君不能自報

而以祿位名壽之福祈之天上一體天人一機人

心悅則天心順感應捷于影響莫或爽也臣等待罪

留臺 君門萬里二月內接邸報 聖躬偶爾

違和不能匍伏 闕下一念徇馬之忱實與在

朝諸臣同瞻戀者本月十六日漏下二鼓內閣接出

聖諭停止礦稅織造寬釋干連罪犯起用建言諸臣

皇明留臺書 午夜 恩旨自天丙朝歡聲動地 輦轂之下方

呼 天以祝 聖 玄穹之上已人感而

天申遂傳 聖躬勿藥有喜矣好音電馳普天率

土匪直大小臣工共相慶慰雀躍舞蹈一時士悅于

庠民悅于市軍悅于伍商悅于途農悅于野四夷悅

于遐方凡有血氣者莫不舉手加額共祝

天子萬年謂 皇上此諭功德無量其膺福於

天者必無量矣未幾復讀 聖諭傳示內閣不盡

釋然於礦稅之罷而謂其餘之事卿再酌量當行的



擬 旨來行臣等竊意礦稅當亟罷干連當亟釋  
建言諸臣當亟用 宸衷已明見獨斷而又仰窺  
酌量請行之 旨則 聖意未嘗不欲旦夕間  
次第行也 皇上天所申命不難察識擴充閣部  
君所倚托必能調停匡正臣等即抱忠赤靜聽轉移  
且思 聖躬正在調攝何敢遽煩 省覽不謂太  
僕寺卿南企仲之疏驟然一上致蒙 嚴旨干連  
不得即釋言官不得即起與礦稅不得即罷者大負  
人心所望矣嗟嗟開採礦稅雖云權宜原非遠計宇

皇明留臺奏

六五

內小民苦中使之橫剥膚股骨喪身破家不啻塗炭  
官切為民稍與中使相左輒被捏詞瀆激遂以逮繫  
干連至于臺省部署諸臣偶因觸事陳言或以同官  
波及前後降斥接踵于塗此誠 天心所矜憐  
皇上所不能忽然者數年來內外大小諸臣連篇累  
牘或論是非或論利害或論聚散安危之究竟以求  
罷礦稅或陳相左之由或明誣枉之故以求釋干連  
或申懇直之無他或辯事體之無涉以求容斥臣曾  
未有得 俞旨者一旦 聖諭煥發與天下更

始 官府內外無容贅一詞此豈偶然乎哉  
天心仁愛 廟社護持欲 皇上為堯舜天下  
際唐虞故思若啟行若翼耳 絲綸一出炳如日  
星中外一傳奉為著蔡而况停礦稅之 旨尤人  
心所延頸希冀欣其下而悲其晚者既聞停罷孰敢  
背違在在中使俱已束裝就道民心方信而喜又得  
復還設局張威民心必疑而愁民心疑則生懼民心  
愁則生怨懼心與怨心合萬一蟻聚蜂起與中使抗  
爭狂逞事有不測利耶不利耶故停罷礦稅以解倒

皇明留臺奏

六六

懸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視民如傷  
之仁也忠直之士禁于園扉無辜之人被以縲紲若  
諸所干連夜號棘林者已有之矣以 皇上太和  
宇宙安可令在繫干連仍抱向隅之泣耶故踈放係  
累使之還職寧家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  
信其解網赦過之仁也臣多直道乃成 聖朝野  
無遺賢斯臻至治今建言各官老於牖下者已有之  
矣以 盛世 聖明遭際安可令言事諸臣竟  
或齋志以終耶故起板淹廢使之顯庸效忠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體恤羣臣之仁也矧今傳  
宣既遠感格已通在 皇上必不可不察識擴充  
全其得人得 天之善心在閣部必不可不調停  
匡正盡其憂 國憂民之職分萬代瞻仰在此舉耳  
皇上倘念 官殿之費不肯釋然于礦稅臣等謂  
君令臣共 君勞臣逸當事諸臣自有任其責者  
無論臣工即民間幸礦稅之罷權欣鼓舞輸將恐後  
赴工趨事不日成之何煩 聖慮哉大學曰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皇明留臺奏議  
則今日罷礦稅而無憂 官殿之謂矣伏乞  
勅下各部停罷礦稅釋放干連起補廢官則  
皇上自諭而自行之原非聽人言之強聒萬方共悅  
而共祝之靡不祈 聖主之凝休協氣導迎  
天心寵眷 令名與日月爭耀壽算與乾坤並長  
億萬年無疆之治平端在是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等無任瞻依懇切待 命之至

乞去三壅一蠹疏 朱吾弼  
臣以不孝庸流憂居墓下謬叨 特旨起自禫月  
雖非奪情寔是破格力疾違限又荷恩憐感激無地  
捐糜矢天乃從仲秋抵住僅共職事不敢以一言瀆  
擾亦緣大小臣工言者不乏日冀 聖明電發有  
期奈何數月 天聽日高壅者不勝壅蠹者不勝  
蠹紀綱陵夷 國無善理姦貪縱恣民有戎心天之  
太白太陰同時晝見地之陷谷涌陵沴異非恒召亂  
有形致平無象蓋不啻漢臣所稱可為痛哭流涕長  
皇明留臺奏議  
大息者 臣叨言官敢復默默自辜 主恩貽漢臣  
羞也幸將改歲天運一新 臣謂鼎革當念慮煩  
睿覽姑不敢縷舉直舉時政之要不可一日使壅者  
三不可一日使蠹者一為 皇上陳之夫  
皇儲天下之本也周官法詳世子 國朝重典  
東宮令 皇長子冠婚將行 冊立宜先去春曾  
幾何時 明旨尚未昭宣一切禮儀當蚤查議欽  
奉 屢旨中外臣民皆知 皇長子聰明仁孝簡在  
宸衷眷顧特隆三陽開泰迎祥履端時所當乘 臣謂



宜於首春遵 祖制擇吉次第並舉 冊立冠婚  
 之禮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本不可一日使壅者一  
 也內閣號曰政府 皇上所以資啓沃總機務而  
 百寮眎以為表率者故曰相道得而萬國理今宰輔  
 病庸已非忠良能鞠躬盡瘁者間不得已有疏揭  
 皇上又多藐若贅疣十不得匡正一二而閣臣之推  
 頻上頻格致政府為虛譬之人身股肱任其痿痺誰  
 代運用 臣謂宜遵 祖制速行點用數員入閣辦  
 事使庸病者去一清政本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體  
皇明留臺本 不可一日使壅者二也科道號曰言官 皇上所  
 以司糾繩寄振肅而 九重賴以無闕蔽者故曰  
 后從諫則聖今臺省寥落已非暇豫得極思建言者  
 間不得已有獻替 皇上又多置若敝帚十不蒙  
 批發一二 考選之期愈催愈遲致言路為塞譬之  
 人身耳目任其聾瞽誰可視聽 臣謂宜遵 祖制  
 速行考選科道取補缺員使忠良者進一廣言路此  
 時政之要關於 國憲不可一日使壅者三也 臣所  
 謂蠹之一者則礦稅中使是已初 皇上苦兵苦

回祿用出浩繁不忍加賦偶聽礦稅之說行以蘇天  
 下之困非行以困天下臣民也奈奉行匪人假公濟  
 私竊威肆毒地方則多激變官吏則多摧殘海內囂  
 然喪其樂生之心奏疏種種無一虛語豈叢神作祟  
 煬竈為姦而 皇上溺其利忘其害乎害在商民  
 者耳目親記拔髮難數如妄據察院則無法捏誣守  
 令則無官槌殺生員則無士以刑餘之徒憑尺一之  
 旨禍商禍民積漸至於無法無官無士將復何所忌  
 憚誠 國家一大蠹也 皇上動法 世宗 臣  
皇明留臺本 謂革天下鎮守大監乃 世宗萬世瞻仰第一舉  
 蓋其起自藩邸稔知此輩之狐假狼貪故禁不使出  
 今 皇上宜法 世宗亟下撫臣賈待問按臣  
 馮應鳳張應揚等疏嚴拿姦惡劉有源等追賊正法  
 召回高宗等礦稅之使放釋華鈺等無辜之臣以上  
 念 祖宗之 陵寢者念 祖宗所遺之民  
 亦皆居有住宅葬有墳墓斷脉洩氣生命必戕憂以  
 天下槩停或採稅則酌量定額悉付有司庶  
 國可取盈商不重困民不思亂如大寒之後頓為陽



春區區虜播足憂哉此時政之要關理亂安危之機  
臣固謂不可一日使蠹者一也臣忠憤激切知識短  
淺近聞民間私語誼傳 皇上用內相不用外相  
聽內官不聽言官故天地示變兵荒釀亂武俠者不  
難揭竿魯脆者易於箚鼓臣愚竊謂三壅不決一蠹  
不除治平無時也伏願 皇上乘時省圖  
聖德與天運同新墜者不使再墜蠹者不使再蠹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則天變可  
弭人心可定億萬世治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無

皇明留臺奏議

任悚懇待

命之至

乞容諸臣盡職疏

孫居相

臣惟 國家衆建庶官凡以共衛社稷故官得其職  
則事治而 社稷安官失其職則事廢而 社稷危  
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我 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  
卽諭群臣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  
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  
濟天下大哉王言真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我

皇上初登大寶虛懷用人一時官備職舉事治民安  
說者謂萬曆初治媲美 祖宗豈非任人之明效

皇明留臺奏議

三二二

歟嗣是 深居靜攝稍稍倦勤心有所獨嗜於是  
輕視天下之心意有所偏信於是有過疑群臣之意  
舉內外大小諸臣無一足當 聖心者是故缺者  
不補補者止令備員廢者不用用者僅取充位職業  
不脩政事盡廢未有甚於此時者臣請得而備言之  
如閣臣以論思爲職者也自 召對不行疏陳不報  
堂陛之地若隔九關是閣臣不得其職矣吏部以用  
人爲職者也自野多遺賢官懸空位內外壅滯有如  
積薪是吏部不得其職矣戶部以理財爲職者也自



武弁言利宦堅持籌官民匱竭有如懸罄是戶部不  
 得其職矣禮部職在典禮自 郊廟襲代攝之文  
 山陵之拜掃之儀大祭大禮竟成闕典禮部之職何  
 在乎兵部職在詰戎自權璫弄禁兵於西郊懦臬殺  
 屬夷於滇南煽亂損威僅同兒戲兵部之職何在乎  
 刑部職在乎寬自忠臣繫無罪之獄罪人逃天討之  
 誅是刑罰之用不得其平而刑部之職何在乎工部  
 職在營建自 前殿無 臨御之地後宮侈傳造之  
 役是工用之興不得其當而工部之職何在乎都察  
 院以紀綱為職者也邇來僕隸下賤辱殺  
 命官掃除廝役毆傷宗室都察院曾不得執法問罪  
 以振揚風紀是可謂得紀綱之職乎臺省以諫諍為  
 職者也邇來忠鯁之言百發不收立仗之馬一鳴輒  
 斥臺省曾不得明目張胆言天下事是可謂得諫諍  
 之職乎撫按以彈壓為職者也邇來刑餘銅臭擅行  
 叅劾虎翼猴冠吮民膏髓撫按曾不得詰姦鋤暴以  
 信此簡書是可謂得彈壓之職乎藩臬以承宣為職  
 者也邇來銳意調停者指為阻撓苦心節愛者動見

掣肘藩臬曾不得宣德達情以惠此屬邑是可謂得  
 承宣之職乎守令以牧民為職者也邇來勞心撫字  
 者以逋稅蒙叅實心為民者以讒言被逮守令曾不  
 敢任勞任怨為窮民作主是可謂得牧民之職乎夫  
 內自閣部臺省外自撫按藩臬以及守令則盡乎天  
 下之官矣今求得盡其職者無一人焉然則  
 祖宗稽古建官豈其漫無責成而徒為是冗員乎我  
 皇上重祿養士亦豈其糜大官之祿而徒養無用之  
 人乎必不然矣故諸臣有職而不能盡是諸臣負  
 聖明留臺恭  
 陛下諸臣之罪也諸臣欲盡職而不得盡是  
 陛下負諸臣之罪也恐於 聖德亦未  
 必無少累矣矧政事日見廢缺治道日見乖違天變  
 於上人怨於下究且土崩瓦裂不可收拾即使金玉  
 珠寶且地彌天竟何救於危亂之勢哉夫諸臣幸際  
 風雲光依日月類欲致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少副其  
 幼學壯行之志今乃以職業不脩之故仰累  
 聖德兼損 聖治則諸臣之罪益大矣 臣之憂滋  
 深矣用是不避忌諱輒為諸臣爭職掌然非為諸臣



計也蓋區區赤心知為 皇上之 社稷計耳

萬一 臣心可亮 臣言可採伏祈 蚤降勅旨明諭

內外大小臣工各修厥職勿從中格勿使外撓勿迹

信而心疑勿陽予而陰奪悉予便宜聽其展布亦非

為諸臣計也蓋任人圖治乃我 皇上自為

社稷計耳 臣思及此 臣心良苦 臣言及此 臣心欲吐

臣知無能為也所恃 社稷有靈或能默啓

聖衷頓悟理道庶幾君臣一德大小協恭 社稷

之慶永綿於億萬禩後萬曆之治愈光於二十年前

矣 臣不勝瀝血焚香叩頭懇祈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二

脩省類

脩德政以消災變疏

方鳳 正德年 浙江道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仲選 嘉靖年 廣西道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嘉靖年 江西道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栻 嘉靖年 湖廣道

乞脩實政以弭天變疏

田成法 隆慶年 河南道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儆戒疏

于右年 廣西道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二

直抒愚見少助脩省疏

沈汝梁 萬曆年 廣西道

敬陳天變民隱以裨脩省疏

孫鳴治 萬曆年 廣西道

乞順民心回天意疏

党 萬曆年 廣西道

畏天變恤人言疏

黃華秀 萬曆年 廣西道

乞乘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澤 萬曆年 江西道

乞蚤釋被逮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天壇災請脩省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消弭天變疏

胡鶚 萬曆年 湖廣道

天變請補缺官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 嘉靖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已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冲撞搏擊天地震搖瓦石飛走 孝陵石欄

皇朝自正德歲至今年災異

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千餘家商民船隻覆蕩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未有甚於此者 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修者尤所當急 臣敢昧死言之經筵雖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於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



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  
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  
封無名賜第漸張閹閹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  
當萬死今則止於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橐黨惡  
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於降級而入官贓  
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  
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  
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

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

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  
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  
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偽而不可委  
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  
迹賞罰必公毋奪於私請而至於濫縱政令必信毋  
惑於群議而有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 內閣或行  
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  
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於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求實驗毋視虛  
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  
此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選 嘉靖年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已為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

皇明留臺奏議天修省類卷二

四

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邇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為寒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已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彌災變而和氣充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

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陛下采擇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

皇明留臺奏議天修省類卷二

三

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悉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重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



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言逆尊卑之體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擢官而卽與擢官或討 勅命而卽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

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福

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

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

理法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

宥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

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

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

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爲泰小人在內君

子在外其卦爲否所謂泰者世道平治之謂也所謂

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三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璵桂萼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滌以自下

而久廁 內閣蔡享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

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其爲邪佞也知其爲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

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朝剛於此輩人或令其

閑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順人言以從

皇明留臺奏議卷二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者謂

其人君能謹天戒于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

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爲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于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

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庇匪人或

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麗而大節

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

勵也其何以輔吾君以格 天意耶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忤旨在外之臣或守

法被戾 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等為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通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

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為世用之心哉

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心哀而

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

為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得其

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

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

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

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

之前日民散不支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民

皇明留聖訓卷之二 有省類卷之二 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

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

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如五

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

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日振武備臣等觀之往事凡地...  
 冬雷冰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  
 此然災變不已必主荒歉萑苻之盜伺隙而動不可...  
 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  
 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  
 陣士卒皆市人唯充私役而不辨什伍凡年力精壯...  
 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  
 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捍守備者往往皆老...  
 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  
 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  
 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事社年流賊橫江而...  
 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累日不足應用無...  
 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行道等官嚴加簡閱...  
 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  
 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務求堅...  
 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  
 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

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  
 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夫災異迭見...  
 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  
 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  
 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

三三三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 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為尤重 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為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為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 愚雖身在萬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竝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亾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

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於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筭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

皇明留事奏議

修省類卷十一

十三

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眾則無專盜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寢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為典故故議者以為今日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叅與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



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  
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  
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  
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  
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  
則必扣尅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十四

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  
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  
而不敢與申理至於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  
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 處予奪而莫之顧  
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  
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  
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  
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  
輿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

又視爲常例希寵于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  
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  
則 所不忍言也蓋昔日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  
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  
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  
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稟擬取 裁而已而不  
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稟擬莫非  
兩存其冒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十五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  
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  
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  
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 臣言 臣本  
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  
方之所共知者 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  
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  
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  
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



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  
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  
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為非招權者  
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  
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

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  
發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  
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一

一

于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  
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  
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  
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  
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心必以  
嵩有可用之賢而關於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  
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  
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  
臣多奔競貪墨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

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  
指尅日眾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  
贈諡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  
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

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  
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  
陲財用以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

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  
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聖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一 十七

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  
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為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

竊私議以為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閣宦卒  
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  
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為過者相顧莫

發卒至于今上于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留臺奏議 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



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察之

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

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 臣見

陛下常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

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

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

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

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

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

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

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

用倖以培植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

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

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

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

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克國自古

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 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徽念操

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焉早賜罷

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為上策

若 陛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

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

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

雖橫 臣知其不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為傾陷聞 臣

斯言必將自謂直贊 陛下故人目為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

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 陛下明矣前此徐學

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 臣為其鄉人報怨夫人臣

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

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

臣以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

保以此而為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况御

史何維栢等節經論嵩彼又將誰為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曲為中傷

或將 疏傳聞于外先為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 言無自而入此則非 臣之明與力所



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 職在諫諍目擊天變  
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 枋

臣聞天人之際每達於幾微而帝王之德常成於  
懼近觀邸報該欽天監奏為日食事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初一日戊寅朔日食分秒推筭共食九分九十  
三秒日未入見食八分一十八秒日已入見食一分  
七十五秒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竊惟日者眾  
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為德正旦者二陽之首以生育  
長養為事乃於茲時謫見於天蔽虧侵掩若此况入  
秋以來如西南之赤氣廣東之大水徐淮之荒歉並

皇明自登天謫 何才類卷一

見疊出已為深災而又加之日食於三始數十年來  
未有天變如是之甚異者也夫十月之交詩人垂訓  
而春秋於日食必書其謹天戒也至矣蓋變不虛生  
而日食為異食於正旦者為尤異 驟見之不覺憂  
懼恭惟我 皇上懋昭 聖德總攬 乾剛憂  
勤為圖為化理其所以敬 天勤民者雖古帝  
王之勅天命畏天威無以過也是宜克享  
天心感召和氣詎三有比以 聖明在御而大小三  
聖明在御而大小三



天獨厚我 皇上欲 皇上寅畏自脩增益

聖德應之以誠轉之以福而永綿 宗社無疆之

慶也歟是以 臣抱日中之慮效 獻曝之誠而有不

能以自己也伏願我 皇上深體 上天仁愛

之意益虔帝王兢業之心應 天以實恒謹時幾

之戒弭災以德愈養和平之福仍乞 勅下禮部

咨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俱務竭誠脩省盡心職業

毋諉日食為常數毋謂救護為常儀要在盡人事以

答 天道焉蓋日食之為占陰盛陽微先儒謂小

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也以實應之則進君子

退小人莫要於考察也即當三載考察之期乞

勅部院務要矢心會同秉公持衡去留允當以明黜

陟之典其兩京堂上官員仍令照例自陳毋妨賢路

以儆有位斯君子道長而小人不得以濫廁其間矣

以實應之則綏 中國制夷狄莫先於自治也即今

防秋漸弛而武講遂疎乞 勅該部轉行各邊諸

臣務撫士卒嚴圍練固城堡謹烽堠以為邊防先事

之備其各衙門政事關涉軍國利害大計及有關夫

竊敵大非民便可以上干 天和者許令諸臣具

實條陳伏望 賜之采納施行斯內治日修而可以

坐收外攘之略矣修弭之實交乎中外將見人事修

於下 天道應於上災變消伏瑞符日臻清寧位育

亨嘉暢遂而億萬年久安長治之休端在是矣 臣待

罪言官適逢 天變義不敢隱上瀆

睿覽無任懇切戰兢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三



乞脩實政以彌天變疏 田成法

等切惟天人之理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故人事之失足以干天和而召異人事之得足以轉  
災異而為祥古之英君詎辟有值天道之變而卒能  
保至治於無虞者夫豈倖致哉皆由實修其政以為  
消彌之道耳我 皇上以聰明仁孝之資膺奉  
天承運之寄遐邇人心懽忻鼓舞太和流行於宇宙  
誠千載一時頃者乃有客星麗於壁宿光芒與日爭  
耀 慈慶宮後連房亦有燒燬之變旬日之間災異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四

迭見豈偶然哉蓋 陛下天之子也父母於子撫

育之又從而教戒之乃所以為愛之至今日之變得  
非 天心仁愛因此以示警戒之意耶恭聞我

皇上齋心露禱減膳徹樂且諭內外諸司痛加修省  
卽此警惕之一念足以仰答 玄穹潛消戾氣矣然

而星變尚未泯滅其故何也 等以為

陛下有是實心矣必有是實政而後格天有全功

陛下敬修於上矣必羣臣交修於下而後人道無餘

事伏望 聖學聖壘而日新

聖德乾乾而不息動靜語默奉

帝則以周旋好惡川合體 天心以從事篤

官闈之愛敬以端化理之源勤閤臣之召見以資啓

沃之益防壅蔽則廣聽納於言路崇大體則存渾厚

於精明撫運盈成而不忘復隍之警身居九五而恒

念小民之依又必申命大小臣工共圖昭格有左右

之任者殫心以輔台德期袞職之無愆有分理之責

者協力以亮天功期庶績之咸舉撫綏于內者俾匹

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禦侮於外者俾蠻夷寇盜永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五

無窺竊之虞斯則不徒有修省之文而有修省之實  
廢弛者無不振湮鬱者無不宣萬物和於下天道應  
於上而轉災為祥之道在是矣昔商高宗恭默思道  
拳拳於同心臣辟之訓周宣王側身修行切切於靡  
人不周之言卒之雉雉早魃咸不為殃而益衍商周  
之令緒此非上下交修以彌災異之明驗也與伏乞  
陛下念天監之在茲思人事之當盡俯察微言特賜  
採納見之施行則維新之命益見其孔固而太平有  
道之盛永底於無疆矣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警戒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等切惟 帝堯即政則景星出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災惑退舍上下感應捷於影響故周禮保章氏掌天星察其吉凶以觀妖祥而漢儒孔安國云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蓋天道遠人道邇人事既脩天變自回固理之不可誣者也恭惟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法祖約已惠民明良協德遠邇向化所謂至治之世也固宜星辰順軌而休徵協應矣何邇者 輦轂之下癘疫大行畿輔之地恒暘不雨浙江之兵變繼作河西之赤光迷天而白氣並見浮圖峪等口天火焚燬徽州祁門縣大水漂溺均非 盛世之所宜有維茲四月末旬復有彗星出見下起西北上指東南出似五車形如疋鍊說者謂其色白其應主兵 臣等反覆思之方今聖明在上夷狄虜情洞若火照德蓄威服如固磐石而何兵之足慮也然顧有象者意者北虜之通好不特以爲常內地之兵政容有未得其當故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二十六

天心仁愛 皇上出災異以警懼之欲其

漸以保億萬年之治安乎則申飭邊方武備團練

乘民兵皆今日所當亟爲修舉以仰答

天意也請爲我 皇上陳之切自俺荅效順北虜

納款邊關數寧塞垣安堵雖遼左時驚亦每報克捷

蓋十有餘年于茲矣自 成祖犁虜庭之後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也識者顧不免隱憂焉何者虜不犯

邊則我備自弛虜既內附則賚予必多以將帥則驕

縱目不識陣以卒伍則游惰身不荷戈甲兵朽鈍於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二

不試糧餉耗費於屢頒且俺荅既故統馭無人或部落生心起釁挑禍以彼久蓄之銳攻我無備之師是不可不爲之寒心乎范仲淹有言曰隆禮謹信以和爲權宜治甲繕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論盟我則撫綏不倦彼若叛德我則攻守皆宜昔哉斯言蓋甚切今日之事焉伏望 皇上示諭本兵申飭邊臣大破常格勿襲故套剗將吏驕縱之習作士卒委靡之氣修其戈矛豐其糧餉而又簡閱以時賞罰必公使人人淬勵如李牧之兵日思一戰則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不可勝矣所謂邊方之備當飭者如此臣等聞古之教民即戎者教之孝弟忠信使其知方教之務農講武使其有勇今備操軍丁咸以免死罪人充之其人無良可知也乃其子孫替補惟取充數不論強弱其力之不齊可知也此操軍之所以不足為用也而緩急有事不得已而募兵召募之兵惟取其力足當以鋒勇足以突圍而無賴亡命之徒固皆兼收而並用之者即三時鼓舞亦可藉其力而或少拂其心則即敢為不逞近日浙江

皇明留憲奏議

卷之二

二八

道總為三營比照京營事例春秋各操三月選設中軍教習常川操演分班比試各使耳熟金鼓之聲目習旌旗之色兵備道每月兩次較閱賞罰之歇操之日聽其務農生理各衙不得占役差遣則人人可用處處皆兵其有軍衛之處選其壯丁得入行伍可也所謂腹裏之兵當練者如此夫邊方備戎則有以得先事之防腹裏有兵則可以制意外之變以威外夷以安中夏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即有天變自將有其象而無其應矣又考之書曰 明王順德四

皇明留憲奏議

卷之二

二九

之事可鑿也惟民壯之設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蓋人多良民家皆土著其與操軍募兵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但今之民壯不專處之於行伍而多處之於衙門不專用之於馳射而多用之於勾攝近或以為充役復行減革甚失立法之初意矣合無 勅下兵部行各省直撫按查各州縣民壯曾經減革者即復原額間有原額過少者量行加添審編之法不拘上中下戶簡其膂力過人願意應當者即行僉派酌議工食務定費用每兵備道所屬州縣俱赴該

夷咸賓宋朱熹亦曰其本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則飭備練兵弭災之具也而非弭災之本也臣等聞端陽佳節 皇上先期戒龍舟調駿馬于內苑欲為後天下之樂既以彗星之出輒即中止是遇災而懼之心即格天弭災之本也然敬畏每生於感發而怠玩易起於因循伏望 皇上堅持此心慎終如始仙釋土木不以荒此心遊畋宴樂不以弛此心聲色紛華不以鑿此心以此心而慎起居以此心而節 御幸以此心而沉潛經



史稽覽章奏親近儒臣軫念民瘼則敬畏常存

聖心純一卽帝堯之兢兢易災爲祥易禍爲福者此也惟在 聖明留意焉臣等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

直抒愚見少助脩省疏 沈汝梁二月上

臣竊惟人君以身爲天之子而昊天成命之凝承下而億兆生靈之所尊戴前而 祖宗鴻基之所托藉後而子孫大業之所仰賴其位至尊其責至重是故 天心仁愛常出災異以儆戒之蓋欲緣微儆者居其位而思以盡其責也昔者洪水之災日聞於唐虞而堯舜終不以此貶 聖明者何哉警子其咨之語欽明允恭之德其所以祗事而消弭者固有道耳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民事允謹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

天戒九年秋以七曜紊度求直言十八年春以五星並見求直言二十六年夏以太白經天求直言而亢旱減膳蒙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此其心雖古堯舜矣加焉恭惟 皇上卽位以來親享

上帝敬天之心無時敢息是宜天心默順瑞應且疊見矣何災異頻仍歲無虛日以天文則有驟風暴雨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鳴谷震之屢報水溢赤地之相望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旱澇之變在在皆飢饉流離之苦十一年來歲終各省直



類報災傷已軫 聖慮近又接報

慈寧宮被災復奉 聖諭上天示戒朕衷深切儆

惕中外大小臣工都各宜省愆思職共圖消弭以承

天心仁愛欽此 皇上之心即 聖祖之心也

顧臣愚謂應天變者以實不以文善弭災者以心不

以迹脩省之道非徒區區弭文末節可昭假者臣待

罪南臺以言為職敢以六事恭獻 睿覽少俾修

省之助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勤講讀以熙 聖學夫人君之身在殿廷之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一

時少而在宮禁之時多虛靈之天易惕於講筵之頃

而易逸於閒居之際我 太祖高皇帝嘗召宋濂

于華蓋殿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及書洪

範揭于左右以備觀省此 聖祖勤學之盛典也

皇上日御經筵講求至理固與 聖祖好學之心

同一揆矣然切計歲時寒暑除去四月中間朝祭亦

有妨誤一年之中弗講過半况乎深居九重固儒臣

所不得親侍從所不得陳少有放逸是所以熙

聖學者尤未純也臣願自今以後每遇經筵之時則

當假之溫顏舉凡治亂興衰不嫌忌諱使講臣得盡

言以輸其忠至於萬機閒暇之時尤當常閱經史舉

凡聲色遊玩一切屏絕使此心湛然悉歸于正則積

習久而啓沃日多涵養深而聰明日開其所以為盛

德之助豈少補哉

二曰勤清問以宏聖政臣聞天地之氣必交泰而後

其澤普君臣之際必交泰而後其道光我

太祖高皇帝嘗於便殿召王偉等講論政事夜分乃

退 成祖文皇帝於左順門諭羣臣曰早朝奏事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二

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宜從容陳說朕亦欲隨時

商議此 祖宗勤政之盛典也 皇上視朝有

期隆冬弗輟天下臣民莫不仰 聖天子勤政之

美矣然朝罷即退便殿無由得見端拱深宮政事奚

由周知臣願自今以後法祖宗故事於退朝之後常

御文華殿召大臣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

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至於

一應奏疏必令閣臣擬旨部臣覆議以求至當然後

上請少有未當許諫官從傍駁正審處而施行之則



情意通而政事爲之益周 國是定而體統爲之益尊矣

三日宥諍臣以開言路夫 國家之建立言官也必選直諒敢諫之士以充備厥職而 國家之優容言官也正養其直諒敢言之氣以扶持正論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使人擊鐸搖鞀大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日總萬機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直言無諱耳 宣宗章皇帝諭楊士奇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三十四

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卿等視朕行有未當須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此

祖宗容諫之盛德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起者舊於淹滯之中拔忠良於廢棄之餘 聖德昭彰已

十有一年於茲矣 臣願自今以後遠法 祖宗之

盛美益弘加納之 聖度狂直者必賜優容抵牾者毋加斥逐勿以已有成旨而阻其忠諫勿以爲沽名賣直而喪其節氣則從諫轉圜之盛真與列聖媲美而天下生民利病不至壅塞而不通矣

四曰崇節儉以紓國用夫天地生財之數不在官則在民而 國家理財之法與其藏富于國莫若藏富于民我 太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人君理財苟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豈可聚斂以傷國體

聖祖儉約之德真可爲萬世師法也乃今日之財以爲在民乎則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多有啼飢號寒之苦以爲在官乎則天府之儲日消月削每有經用不足之慮 臣近接邸報見戶部財賦一疏有隱憂焉度之時勢而權其事宜孰有外於節用之說哉伏願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三五

皇上自今以後按藉而稽量入而出百凡用度悉從儉約不急之費可省也而抵補之數不必取盈於太倉不時之賞可節也而內府之需不必復支於光祿則行之既久積之必裕蓄有九年計在萬世雖不錙銖斂自無乏匱之患矣

五曰蘇貧民以培國本夫災傷之地有田者固困於時艱而無田者尤難以自存救荒之法有田者固當蠲恤而無田者尤當周急今遇災之處荷蒙 聖恩特加蠲稅十分之三則有田之民既已霑雨露



之仁感頌 聖德於無已矣然無田之民本無升

合之可蠲則 聖恩之所施徒加於富民而貧戶

猶有流離之泣也况乎出粟賑濟之法其報名關給

者率皆衙門吏卒之人而流離貧困之夫足跡不至

城廓其於給領實惠奚有哉查得丁口之銀不拘貧

富計口納官鹽鈔之銀亦無問貧富征輸與糧銀一

例今鹽既不給而鈔尤日征獨不可酌議少寬以蘇

流困之民乎成化二年江西各處旱傷 憲宗純

皇帝從御史趙欽之請 詔天下將本年丁口鹽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六

鈔通行停免此 聖祖賑荒之良法也方今災傷

頻形於奏牘貧民流散於四方 愚謂以後災傷之

處與其蠲免田租十分之三不如法 祖宗故事

將本年丁口鹽鈔銀兩盡行免輸則有田之民固得

沾浩蕩之澤而無田之民亦可免征輸之苦貧富咸

蒙實惠人人並沐 聖恩似為今日救荒之所當

行者也

六曰查軍伍以修武備夫 國家之備禦也衛所各

有軍額邊海各有兵戍所以為防患之備者周且悉

矣乃今備所額軍逃亡過半年年行勾徒事虛文即

如南京各營原額官旗軍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一

十二員名逃亡九萬二千九十五員名計少原額十

分之七以留都如此其餘各省直衛所之廢弛可知

矣今欲仍舊勾補則原籍隔遠奸弊叢生必終額數

之久缺將欲置之不補則武備弗修廢弛日甚何以

壯 國家之神氣 臣愚以謂宜通行各省直衛所除

自隆慶近年逃回嚴令行文關勾外其餘遠年失額

隨於舍餘軍舍內抽選精壯貧丁願領月糧養贍者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三十七

收入補伍勿聽營衛各官一槩勾授以致套弊失額

則隨查隨補可以免行勾久稽之擾而軍多精壯可

以無孱弱疲癯之患矣至若各省水陸之兵近多異

境調募之夫彼其人非土著原無關心徒以糜公家

之糧餉而况恃其群黨驕悍難馭有如浙江兵變之

可鑒乎 臣愚以謂此客兵者可以去而不可以遽去

宜行令兵備各官如遇客兵事故缺役不必復召客

兵充補只於本役名下召募土兵之精壯者充之仍

將月糧給予土兵則數年之間兵皆土著率多強壯



可用之旅而容調之兵漸漸消耗矣有群據難馭之  
忠哉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則

聖德日新而大政爲之益宏言路日開而國計爲之  
益培貧民日蘇而武備爲之益振宗社靈長之慶寔  
係于此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三月廿五日奏

介子新奏之二

三八

敬陳天變民隱以裨脩省頌

孫鳴治 萬曆十四年

臣待罪南臺近接邸報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  
日以來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  
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云  
民因常懷懷於有德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  
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着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  
請定奪庶以仰回 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  
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我 皇上見災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頌卷二

三十九

知懼而軫念民瘼卽此可以徵敬天勤民之至矣又  
諭各省有司條陳其略卽此尤可以知下詔求言之  
盛心矣有言責者於茲而無一言以仰合

聖明是曠厥厥職也 臣請得而言之夫言之當先者  
在擇賢守令令非其人而欲民獲一日之安不可得  
矣况 臣初叨邑令其於斯民困苦之情聞見頗真而  
寧能以默默無言乎夫我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

窮民每於守令嚴加黜陟頃當 大計考察之後  
固無不官董也然豈無巧於彌縫僥倖漏網而深爲



民害者乎 固有以指陳其弊矣如征稅有定額火耗羨餘之必禁非不嚴也乃今則尚有不惟加火耗而且加派乎正數不惟加羨餘而且反令其增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二也如徭役有條編一切科派之悉除非不善也乃今而尚有由票不給小民不知該納之項私票橫行惡吏任意誅求之擾千條萬端不可勝害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二也夫帶征自萬曆十一年以前節奉 明旨俱在減免傳之各省非不通行也然榜文方掛而旋收黎民何由而驟

皇明留臺奏議

八 脩省類卷二

四十一

知乃催征反急於星火而比之正額尤甚借口加補別項橫虐里甲押追成羣哀號滿路是減免者祇濟有司一己之私而 朝廷之恩澤毫不下究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三也如詞訟重辟外至應得之罪或杖或贖而止此外不容加罰 明禁非不厲也乃今於無力杖罪則槩免其決杖而加倍折銀於有力贖罪則輒罰銀數十兩名曰公用罰穀數十石名曰補賑固有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以充其數者不然則監追立斃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四也如刑以禁

民之暴人君不得已而用之者催征之間小民容有貧窘而輸納不前者可槩以重刑加之也乎乃今一遇比較無論男女老幼夾梭連日致多損壞手足竟廢疾而終身不能耕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五也如夫馬等類驛遞冒濫之禁誠嚴夫固可以蘇小民之困也然有冲疲州縣未設夫馬皆經州縣官差撥尤宜思所以節省而調停之迺於馬匹夫役內每十抽其一俱征銀貯庫以爲多官按臨備用之名而其實歸於已且於所支給工食之正數亦爲之尅減而或走逃不敷仍復借派於里甲之願替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六也如清丈田地原爲均賦俾富民無無糧之田貧民無無田之糧非不善也柰有司不肯親臨其畝而逐一踏丈亦不肯親查其糧而虛心均攤但憑里胥之低昂以故賄賂公行弊端日滋富豪之膏腴田地隱漏反倍于昔時其失額有由然也顧以貧民之古道荒林山徑水窪而任情鋪糧取盈額數拖累更加於往其在湖廣承天等府有民屯之混雜有守備衙門司房校總等之侵占受害較他省獨甚

皇明留臺奏議

八 脩省類卷二

四十一



焉蓋不若照舊之爲便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七也  
如河南南陌一帶多陂堰之水利則渠道當疏如湖  
廣襄郢之間多漢水之爲患則隄防當築今渠道一  
任其豪強之兼併而方興旋廢能息心清查俾得以  
資灌溉之利者誰與隄夫一任其督役之包攬而雖  
築不固能量工加幫俾得以免潰決之虞者誰與此  
其爲百姓之苦者八也以上數條固未可槩論天下  
有司之皆然而臣之所耳聞目擊如此類者誠多其  
爲民害者不小是不可不申飭而嚴禁之哉然則禁加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案二

四二

增以絕耗餘止私票以行由票張榜文以宣惠澤省  
重罰以正條律寬酷刑以全民命革抽扣以免借派  
均田糧以豁貧困正溝洫以通水利勤加幫以防隄  
決夫固今日之急務也臣又竊謂與其求政于有司  
不若求政於朝廷之上與其詢人不若省己粵  
稽三五盛際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第皆恐懼  
脩省卽有災異示儆而聖治不少損焉是故  
堯切儆予之懼湯嚴自責之禱高宗之克正厥  
事宣王之側身修行古聖帝明王所以挽

言亦何補哉誠不厭勞午躬親覽閱必欲見之  
行而殊多實效庶幾膏澤下流而民罔不得所者此  
覽斷之當親也方今經筵日講儀制非不井井具  
矣顧嚴然而臨肅然而退所橫經而論議者其能悉  
當聖心乎臣以爲凡有疑義當渙發綸音令  
其旁引曲證必求其洞然豁暢而後已又徐究以  
古帝王治世養民之道而效法之則恭隆且旦暮遇  
此講讀之當專也臣觀古聖哲之君不下皇序  
而吏弊民妬若燭照數計而毫無隱情者以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案二

四三

召對時舉也今元輔以及部院大臣皆足以啓沃而  
廣忠益皇上誠虚心訪問相與商確而籌策焉  
務求經世之訐謨毋徒一咨詢而輒罷則所以裨益  
於靈明者豈鮮眇哉此顧問之當詳也自古諫官之  
設所以弼違而補闕也故雖言涉過激或至於指摘  
宮闈譏切君身明主亦必霽顏色而受今  
皇上加納讜言固寒謬伸氣之日第頃者建言之臣  
如范雎龔仲慶蔡時鼎王學曾姜應麟沈璟等相繼  
貶竄若不亟召還職則直臣稍稍自阻脫有事



四乎 天變也蓋如此我 皇上峻德洪猷超

三軼五凡所以釀醇和而來休禎者固無異

古帝王儆惕之衷也 臣愚以為今日尤當亟圖者其

說有六焉 人主一心養之以義理則清而特之以

嗜慾則溷故皓齒蛾眉伐性之斧也麴蘖饕餮迷心

之毒也珍奇玩好蕩神之器也我 皇上當深居

嚴禁之時誠守一葆真若禦大廷對臣民一切聲色

玩味息屏斥之而不使眩惑其心則此心洞灼化原

而百姓顛連疾苦之狀將時惕於念慮四海必且陰

皇明留聖憲議 脩省類卷三 四十四

受其福者此嗜慾之當屏也古者英詎之

主往往以晏安為戒故未明秉燭夜分列炬備載圖

史者班班可考我 皇上留心上理雖日不暇給

然爾來臨御之時少燕豫之時多得無少勵精之意

乎今誠早 朝晏罷宵衣旰食而圖所以綏養元

元之方則 君勤於民隱而臣顧有怠於政治者必

不然矣此臨御之當勤也 人主雖至聖神間闕

細務弗能周也今百官奏疏四方之利病具焉故事

一一傳之該部知道而不思所以區畫而究竟之則

關 國計民生又誰敢為

皇上陳之乎此言路之當廣也是皆書生一得之愚

知非經 國之遠猷然一念大馬之誠於

盛世不無少補惟 皇上留神垂聽焉如以 臣言

可採將 臣所見聞之弊政申飭通行各省直撫按痛

加禁革而又以後所言之事時備省覽庶幾

君身強固 君德清明官邪知警民隱日恤災變

潛消 天休茲至 皇上所謂共享太平之治

者或在於是乎 臣不勝悚仄願望之至

皇明留聖憲議 脩省類卷三 四十五



乞順民心回天意以裨脩省疏

党傑 萬曆十三年

臣等切惟 皇上神聖當乾雨暘時若天下際豐

亨之會十三年于茲矣邇者 畿輔重地亢陽為災

荷蒙 皇上遇災而懼精誠虔具于 宮中祈

禱速步于郊壇且屢屢 明詔恤淹獄緩征賦減

燒造懲貪墨諸凡脩省之事無不舉行此雖商湯之

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奚讓焉然而歷時日久

甘雨未沛則天心之仁愛 皇上必有在也 臣等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六

待罪留臺仰承德意用是冒陳四事冀助脩省萬一

惟 聖明採納施行

計開

一曰減織造 臣等聞之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則衣服之敦朴自古尚之矣恭惟我 太祖碎麟

金之牀 成祖服澣洗之衣是以后宮左右一時

服用俱尚簡朴 祖宗之崇儉也如此

皇上即位以來一切織造常聽人言罷之此盛德也

然罷之未幾而諸司猶膠于故常迨今織造錢糧則

逾加焉花樣奇巧工力煩密 臣等常見工人弄機

龍被一件描工剔花費值不下百餘金每龍袒一件

堆花錦繡費多至六七十兩則其他可知 臣等仰思

皇上宮闈之內一年袍服能用幾何西南蘇杭等處

日進月進所供者不知其幾十萬也非空貯于玉笥

設而不用則濫錫于左右靡而不珍至于民間麻縷

百結衣不蓋體 九重之邃何由聞見則所以忽

民之隱而干天之和者未必不由于此也 臣等望

皇上敦朴為先 勅下該部查議各處織造所用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七

錢糧何者為舊額當依何者為新增當減所用衣袍

何者為簡朴當進何者為奇巧當止不必通計一年

之用數以為織造定數如一年足用則一年如一

處有餘暫停一處如是錢糧漸省則祈求漸緩庶幾

民心悅而天意回此非脩省之一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省工役 臣等聞之聖王惠養元元每欲相安于

田里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唐太宗鑿秦止一殿

之營彼時上下寧謐時和年豐談至今美之



皇上即位以來一切興作俱各報罷又且軫念飢民屢次蠲免可謂安矣頃因被災而土木遂至煩興夫人君以天下奉其親何惜于一官然以

皇上萬壽無疆而急管乎壽域以 皇上謁陵一

行而欲建乎行宮此幾于工役之煩矣故年來幾輔軍民創建甫出供應隨之版築未幾運轉繼之夫民安然後四方可安今也節年勞役而都民疲困所以傷民之力而干天和者未必不由于斯也 臣等望

皇上垂念邦本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慈寧工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八

役固難中止然皇木之採道路艱難當議減也壽宮之修尚有餘日當議緩也行殿之營事尚未決當議罷也減一工則民省一工之勞寬一役則民受一分之賜由是土木不興則朝野相安庶幾民心悅而天

意可得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慎刑獄 臣等聞之書曰庶慎庶獄文王罔知罔兼非忘之也蓋以法者所以公天下付之以人而已無成心則刑獄不寃而天心可感格也

皇上即位以來每用刑罰叮嚀致慎雖虞帝欽恤之

心無以加矣然有一二事間或不然 臣等思刑者一時之喜怒法者朝廷之大信不可忽也邇來以重時付之鎮撫以大刑付之廠衛官校拿人勢如猛虎官司羅織毒如蛇蝎致使外而撫按不得詰其罪內而法司不得執其律雖 聖怒所發主于懲奸然意有所偏則刑辟因之不平所以殘民之生而干天和者未必不由于此 臣等望 皇上以罔知為心勅下該部今後一切刑獄在外則付之撫按使之緣情以定罪在內則付之法司使之酌律以用刑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四十七

皇上高拱穆清推酌其宜平反之將見仁義並施一天之普物無心也由是刑法適中則人不稱寃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復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恤邊民 臣等切見邊方之民內供賦役外迫強虜視腹裡則又異矣今之時虜酋款貢邊民雖稱安枕也然猶有所不忍言者何也重辟有五斬居其首今之邊民遇虜入境則橫罹于鋒刃而死亡可憫又大師所至玉石難辨間有以假首充虜及無辜堪哀



且充軍下死罪一等非易言也今之邊軍有願退避竄而妄拿同名以冒頂者有假捏姓名而槩拿平民以應軍者此數難以枚舉也地方州縣衛所俱被其害而衛所爲尤甚蓋自總兵以至守備等官孰非該管上司以統左右之人下鄉捉軍誰得而阻之無論難不得寧甚有避害而脫逃者有負累而死亡者每見臨邊地方村落蕭條人烟斷絕豈盡虜之害哉皆由捉軍致之也夫一婦含冤猶足以致三年之旱今舉各邊之民而使之含冤無伸有不于天之和者乎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三

五十一

自來邊方多旱正以此耳且元人有議徒民于塞下者凡以實邊也今以見在邊民而任其朘削日盡萬一地方有事欲練土著則苦于無人欲募勇敢則苦于無應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此係邊方之大關係而人多玩忽不之知也

臣望

皇上加意邊民

勅下該部查議行令邊方撫按等官今後凡遇斬獲首級委官詳辨真假而中有假充虜首希圖功賞者查明奏處其一應軍士行令各營務俾加意優恤不致逃離遇有應請之軍照依腹裏清軍事例申請該

道下有司衛所核實解補不許仍前槩拿平民有犯者重處之勿貸由是邊民充實則得禦有賴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回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二



與天變恤人言疏 黃華秀

臣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必有徵于天以天道遠人道邇也 陛下臨御以來孜孜求理其于勅天之道似已備至宜若無所致天譴者適閱邸報災及 乾清二宮路寢煨燼宸極震恐 臣以為此非細故也變不虛生意必有以召之者人事容有未至乎 陛下拊躬引罪恐懼不寧亦既屢修省之力而欲不虛 上天仁愛之意矣 臣以為此時發德音下明詔求直言布新德當必有惟恐不及者大小臣工因事效忠稱意 俞旨當必有夕奏疏而朝施行者其矣待 臣言 臣蓋疏草而焚者再矣又數日伏覩遣人告廟外僅僅詔告已爾其于諸臣封事之疏咸留中不發 臣不勝惶惑以為此非修省之實也 臣聞之太上修德其次脩教以今諸人之論列其為修德脩教也審矣而一切不察 臣不知其何省而何脩也 臣謹仰察天心俯稽輿論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隱憂知今日修省當速舉行者三視朝也郊廟也納諫也當速議行者

皇明留學義 俞旨類卷二 五二

一大婚也當共舉而通行者二太交也省刑也當詳處而酌行者亦三舉逸也採辦也不難披心腹為詳陳之惟 陛下試垂管焉夫臨朝聽政豈僅故事臣主于是乎親禮法于是乎維承式者肅望風者懷蓋其效至神也前代無論即 祖宗視朝之制亦無敢怠荒惟 世廟末造靜攝深宮而三殿之災可為殷鑒今 殷庭希御堂陛曠疎百官庶府思欲覩 聖天子之威儀而不可得矣二宮火焚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幽閒輟蹕之所而忘青陽總章之居耶且 陛下以今之日何時也東倭猖獗西虜跳梁水旱薦臻流移騷繹不以此時御朝視事 召諸臣而圖得失求長綏遠馭之略而欲 深居高拱以希無為之風 臣恐天下脊脊多事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召群臣便殿者有御殿門親受章奏者是知諸臣之請視朝是也所當亟行也國之大祀惟 郊與廟天地神明森然對越 祖宗靈爽儼若降臨 聖代以前未有不親者乃今數年不盡遣代矣以為無益耶則胡以祭也以為

皇明留學義 俞旨類卷二 五三



有益耶則胡以代也二宮天燔適值祭掃之日得非  
天不欲 皇上以內禁齋居而為明禋報本之地  
乎且此事何事也而告廟之禮仍復不親天方降災  
而君猶未悔禍 陛下以災如是已也竊恐天意  
有未可知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郊祀甘泉者有入告  
寢廟者是知諸臣之請 郊廟是也所當亟行也  
苦言利行苦藥利病秦以惡聞過而失隋以不受言  
而亡啓往鏡來可為龜鑑 陛下督過言官厭薄  
讜論各臣動至數十章奏百無一發使喑啞而歸朝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四

陽寡和則焚煬赫焰之虞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龍樓雞幃之嚴為文書架閣之府乎云胡言  
者踵至而猶未顯然施行也將天變為適然耶將令  
中外之人以災為諱也將厚展曰天自有獨斷而無  
庸于言耶不則諫官之設豈欲祿糜之耶且使權奸  
根據而莫除皇路蕪蕪而莫開 臣以為此非  
國家之福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詔求直言者有令群  
臣極陳得失者以知諸臣之請開言路是也所當亟  
行也乃 大婚當速行而胡以云當熟議也蓋 臣

聞男女之好婚姻以時則陽不愆陰不伏故禮謹  
采詩咏標梅誠重之矣我 太子諸王婚禮雖殊  
然皆舉以十五歲未有愆期者歷歷可考也  
皇長子十五歲于茲矣欲請以 冊立並舉則  
陛下為中官故謙讓未遑也若因是而復不允大婚  
之請則倘 中官過此而未有舉亦將閣是禮以需  
之乎竊恐 中官之心亦有所不安矣 臣謂齒均議  
嫡母均議長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制也  
皇長子出講也 陛下特寵其與諸王異則今日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五

大婚亦乞 勅禮官按故事暫以 皇長子妃命  
名而以 太子妃之禮舉之夫誰曰不宜此朝野  
仰望之誠心 宗社根本之大計炕陽示誠天得  
非欲 皇上安處周樓疏軒之中亦念  
青宮胃禁之地乎且 皇長子與 皇女孰重  
陛下已選 皇女媼矣豈故愛女賢于愛子乎 臣  
見古者謹災有司有請豫建太子者以知諸臣之請  
大婚是也當速議而行者也古者君臣上下手足腹  
心協氣 蓋太和熟洽故天表之應應之以祥今也



宮禁端居堂簾萬里上既遠隔下亦濶疎大臣少格  
心之論小臣乏造膝之規人各有心心各一意譬之  
同舟而胡越然垂氣致異天固欲使內嬖之深穢易  
為幄筵之親接也謂宜日賜燕見使元老得時奉徽  
音月數御門使羣僚得時望顏色而為大臣者又當  
正笏垂紳而從容諷議為小臣者亦宜隨職效忠而  
展采錯事要使君臣道合相得益彰此毋寧諸臣協  
恭和衷尤 陛下虛懷延訪之日 臣見古者謹災  
有謂君臣當交傲者有謂為君難為臣不易者以知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泰交之說是也古者罪止其辜罰不及衆故刑措之  
朝百端輻輳今也告訐門開抄沒習漸上既督責下  
亦阿承籍良右以抵賊駢無辜而受虐誅蔓裂門析  
楊載路祝融示傲天固欲使廣廈細旃之間亦念爛  
膚焦骸之厄也謂宜解煩苛之網追賊者恕之蠲連  
坐之誅被逮者原之而理官刑曹亦宜體好生之心  
不難平反以逆主奉 欽恤之詔毋輕枉陷以毒  
民要使生者不死死者不冤此無寧諸臣秉公執法  
尤 陛下布德施惠之時也 臣見古者謹災有請

肆赦者有議五覆者以知諸臣之請緩刑是也乃  
逸何以酌議也 臣見草莽之伏多矣遺佚日久無論  
朝野傾心即 陛下前旨亦謂罪廢諸臣且當錄  
用者乃邇時請而猶未蒙 溫旨何也得非恐沽名  
干進之徒濫與輸忠據赤者同科乎 臣竊以懲儆廢  
餐尤計之左也語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今諸  
臣之言纏纏在也其隨聲希進者與忠肝義膽者俱  
灼然可考 陛下試令吏部都察院從公查核分  
別以請其千百折不回抗節砥柱者不次超遷以慰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

五十七

人望次則循資推轉又次則稍寬謫禁以收人心將  
見舉不至濫野無遺賢中外欣欣彈冠相慶民心悅  
而天意得矣彼災變之來得非 天欲  
皇上撫高居清穆之家亦念岩穴側陋之英乎 臣見  
古者謹災有擇賢良者有蒐遺逸者以知諸臣之請  
舉廢是也夫採辦胡以酌議也 臣見今採辦之困甚  
矣湟中之絨西川之扇楚之魚鮓南之回清蘇松之  
段疋逾年逾額供億不支蒿目憂時之臣請蠲而因  
以蒙 陛下之烈燄之中此



天欲 皇上席重茵累綉之盛而思農夫織女之艱也 陛下不以此時蠲額外之供停不急之役廣大之以市民心計于今營繕方興物料等項其勢又不得不取于民加以東事告急兵餉日增轉輸盈途誅求四出有如居者不堪出辦之煩行者不耐於途之苦東匱西竭新嗟舊怨裸然並作竊恐秦人戍澤之變可為寒心矣 臣見古者謹災有議寬無名之征者有議省內供之費者以知諸臣之 請酌採辦是也夫天與人通者也 人君承天而為之子天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八

心仁愛

人君至無極也故六事責而七年虐焰

遂熄于桑林三言善而熒惑退舍不惟于火災

皇上邁德殷湯何論宋景哉况 臣之所論列者非蒼

蒼是覆之天總臣庶之天也非 臣一人之私言天下

萬世之公論也伏乞 俯順人心仰承天意

勅下該部着實舉行則官垣雖楮 國祚益堅殿宇

可建邦基愈固腹心耳目無煬竈之憂山龍火藻有

垂裳之慶主德日以精明君身日以強固不化災為

祥易歉為豐登海宇于雍熙之盛者 臣請從欺罔之

誅若乃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此小人誤 國欺君之言 臣決不敢為當宁 獻惟 陛下垂採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臣不勝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五十九



乞乘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上

臣等聞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也常遲有道之君與天感通災異之應也常速故雒維之異助商宗時憲之誠風雷之做啓周成親迎之駕假令二君漫不加省則其心與天不相應安能消孽反風若此之速而迄今頌商周之盛不衰也哉

皇上聰明神聖性自天植御極之始雅志法

祖敬 天年來朝講久輟舉動日殊上天感召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六

徵畢集無論 兩宮 三殿之災太白太陰之

見山崩水湧之異人心已為驚駭頃者尚寶印綬六

科廊等處伏惟回祿邸報方至而南都非常天變忽

繼之風霾晝晦霆霹蔽空午日為夜冬令為春聲動

陵寢之地按其會適符寧國開採之初 臣等竊意

太祖在天之靈必有震驚而不寧者夫雷火鬱氣所

發也天與人相通休與咎相感我 皇上靜懾以

來宮闈九閣堂簾萬里所恃以通下情者惟此章奏

乃大半中格間有批荅痛快人心者孰非天啓其幾

乎顧其端雖萌竟未究厥施於天下幾何不鬱而雷為火以代天下人心宣洩之也 臣等目擊其變未

敢毛舉以瀆 聖聽第以時事最急為天下人心

所屬望者為 皇上陳之夫天地一大父母耳大

君者父母之宗子則推天地父母之心舉 皇長

子之冠婚冊立而及時以行之非當今第一事乎伏

讀 明旨不曰喜事在邇則曰 典禮臨近奈

何請期不決即 皇長子有納吉迎喜之心而不

能出諸口也氣安得而不鬱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則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六

思政府所關之重許首輔以生還亟點屢推有望者

入閣與次輔政非擇相之先務乎伏讀 明旨每

曰政本重地豈可久缺又奈何屢推而不下致大臣

負朝夕納誨之責而不能啓乃心也氣安得而不鬱

科道為耳目之官世未有耳目不備而元首得成其

尊者南北臺省落落晨星而行取諸臣且守候都門

業已踰歲不得用伏讀 明旨不曰行取還候旨

行則曰候旨逾時已知道了奈何明知不可已而猶

預不決諸臣有排云披腹之想而不能匡其闕也氣



安得而不鬱 聖衷天啓

明旨昭然舉而行之在我而已矧欲斷之際正迷復

晦明之會理亂興亡之機上天所以仁愛

皇上而反災為祥惟在於此倘 聖意不可測竊

恐 天意猶有不可測者豈 臣等所忍言哉伏乞

穆然思愔然悟設誠致行無徒飭以空言則實心實

政朝發夕聞人通天通諸祥畢至 國家治平之

盛永保無虞矣商宗周成豈得專美於前耶 臣等無

任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本二

乞早釋被逮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

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于發災變以譴告之

尤莫大于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其省愆修政而

養賢以及民也蓋天以林總之衆寄之乎君而一時

豪賢尤天所挺生以為民者故人君奉天出治匹夫

匹婦不被其澤引為已辜况所稱豪賢實心代君以

任民事者尤當曲加優恤而可挫辱之係累之漠然

不動念如今日被逮諸臣乎頃者 長陵雷火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本三

明樓煨燼為從前曠見之災仰塵

聖懷頒

諭內閣銓補官寮矜恤罪犯此誠

皇上敬

天之威畏 祖宗之靈而修政弭災之初心也 臣

等竊幸太平盛治可即日覩矣顧 皇上言之非

艱而行之惟艱諸臣望之彌懸而諫之彌直咸謂礦

稅流毒宇內好貨乃其病根累牘連章併異報罷無

非將順 德意以擴充善端云耳不謂 宸衷愈

增遲疑而致天災頻仍疊見靈雨逾月洪水滔天諸

陵松楸方駭蠶食而 神路橋梁又突冲决且自



都城至邊關數千里軍民廬舍半屬傾危邊牆亦多頽塌神人胥困中外釋騷虜可伺邊民易為亂此等災異信非無因而然者閣部諸臣合誠叩

閣遠 邇臣民延頸待 命廼 皇上僅僅捐資興工

賑濟非不稱實政而政之最大最急幽可立解怨恫明可立躋平治者曾不加脩豈以非常之災此足消

弭耶臣等謂礦稅橫征下斂民怨上干天和斷斷當

罷而被逮諸臣乃天心所矜憐 祖宗所培養尤

急急當釋者也彼其膺監司郡邑之官有惠養元元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五十四

之責不忍貂璫肆虐擾害閭閻稍與相左即被羅織

以逮於獄馮應京蔡如川何棟如華鈺等繫之鎮撫

司沈聽之陸道通等繫之刑部卞孔時等繫之錦衣

衛各數年于茲矣原其事始非有不赦之條自取之

罪以激怒 朝廷而為 君以恤民為民以惟禍

在遭桎梏久禁園扉暑雨祁寒向隅獨苦青宵白晝

覆盆自悲慘切愁深魂消魄落形骸瘦損肺腑焦枯

旦夕莫必其命彼其同患難如吳應鴻王之瀚等已

多困斃不獲生出獄門矣及今不早為計安必非堪

錄之續耶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一夫抱恨六月飛霜天人感召捷于影響矧諸臣忠義所激奮不顧身其節槩可以動 天天寧不為民而怒乎其精神可

以格 祖宗 祖宗寧不為民而痛乎臣等謂

今日之災致之固多端而此其最喫緊也夫礦稅不利于天下諸臣詳言之 皇上亦洞燭之而幸停

止有日之 旨稍可慰人心故今天下每聽釋逮

臣之早晚以上停礦稅之遲速若令無罪之牢久而

益錮則天下將謂虐焰方熾終無停期竊恐怨極忿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五十五

劇揭竿而起借言釋箕子因以倡亂于一旦譬之突

火驟炎防隄直決燎原奔海勢不可遏雖有善者未

如之何禍患方來可逆睹之而不忍詳言之矣臣等

仰 皇上好生之心本通于天地 祖宗而矜

恤之 諭發之獨斷宣布至再天下 忍緩須臾

死以待 恩久矣 命令信如四時豈可以食

言為故常乎伏望 皇上憫念被逮諸臣積苦已

極施澤宜先不改泣罪之初心早行解網之實政

勅下法司將見監馮應京等列名上 請應用者



用應釋者釋則 朝廷收忠良之益囹圄免冤抑之  
聲沉鬱一舒歡呼四動可以荅 祖靈可以回  
天變 聖諭所謂脩實政者首當及此逮臣既釋  
天下曉然慶礦稅之停止有期由是收內使罷橫征  
修 朝講 親祀典補員缺起廢官并省一切土  
木不急之役此在諸臣先後言之 皇上旦夕行  
之一悔悟轉移間與天下更始而諸祥畢集妖孽不  
生億萬年 宗社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無任  
懇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六六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

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來動有象類謹按  
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  
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  
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  
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應變  
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挺災見於 乾清  
坤寧等宮肇戍達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六十七

聖心惕畏蓋不測之變為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  
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弭變  
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  
熒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旨諄切反咎固旦  
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佞分別官人  
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勳乎抑信道不篤或耀虛  
偽讒夫昌邪勝正乎臣謂火之失性至災 官寢  
舉 陛下熙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  
鞠為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



宋災者符則今日之火 天心實念忠直屏疏庸

碌尸竊臣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 顯赫之威

者而參之五行志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加之意焉此臣所為以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為今日消弭第一

請也夫 聖明下罪已之 詔致省躬之誠正

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 盛際臣獨

請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者誠兒

陛下深居 宮禁臣下隔絕惟宦官官妾之逢迎無

皇明留事奏議 八修省類卷二 六十八

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率由已非朝夕倘欲反

躬切責不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心悔前

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祇襲 下詔之靡文仍用

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啓其繹

將危辭讜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非利

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言

者優示曠蕩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思覲顏

就列不如去之為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為快

盛時景象可畏已臣願 陛下穆然思幡然省揣

上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 官居而不

郊祀也胡然 官居而不 廟享也又胡然

官居而不 朝不講不信仁賢以空虛其 國顛倒

其行也是 官之為崇也以 官之為崇而燔其

官豈非 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第虞其傷

敗故自 官居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

稜荒倭虜緬播災變之作陛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為意 夫人以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

皇明留事奏議 八修省類卷二 六十九

以 北上門災矣 西華門災矣已驚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 官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以

警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為耶則欲祈

天永 命禳災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

更始 躬禱 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

自責之虔 朝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徽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敢言之

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起



序用而林莽遺賢卑遠正士並得關其忠矣於是  
孝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  
邪之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遴發也章奏之  
不可不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慎簡也貨財之不可  
黷情好之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 畿甸之民不可  
累海宇之力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  
見錄之士必有疏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  
引古道折時政者曩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  
者可面決以一言在臣下免煩激之擾在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誠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  
舉 陛下春秋 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  
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強而已春  
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宮庭嚴邃回祿災  
蔓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遘 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 熟計脩省  
亟務非 陛下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群  
黨必弗靜 天意必難回 故以爲消弭第一  
請也 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

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  
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喜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  
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  
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  
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  
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所  
攘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  
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陛下今日之災  
敢竊附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

陛下獻胤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  
者曰 陛下聖明欲持 乾斷往往意所將行  
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英誼  
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  
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  
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 言可采除  
躬禱謝 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  
舉行外卽將 勅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  
名上 請盡賜錄用庶省皆實心脩省實事無負



仁愛之 天心永衍昌隆之 國運則

宗社幸甚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臣修省類卷二

七十一

天壇災請脩省疏

朱吾弼

六月十三

臣等待罪南臺接閱邸報見 天壇雷火擊毀望

杆 天譴大非常矣 聖心警惕亟切脩

聖旨亦非常矣臣等竊以管窺 天共布愚忠為

皇上側身脩行萬一助焉夫 祖宗以

天所付託之天下傳之 皇上父 天毋地而

為之子郊社之禮以事 天地自有帝王以來有

其舉之鮮弗躬親者昔 皇上偶以靜攝遣代乃

今 園丘之上無 袞冕之灌獻久矣父雖愛

皇明留臺奏議臣修省類卷二

七十三

子而子之定省違則必怒天雖眷 君而君之昭

事懈則必怒矧天子之位承之 祖宗者天位也

其職天職其祿天祿其命天命其討天討其恩天恩

其威天威無非所以奉若天道者雖天道遠人道邇

而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人相感之際應如桴鼓捷

於影響故詩曰命不易哉天監在茲聖詰之辟英誼

之后法祖敬天無敢一念一動一時一地少屑越者

災以召至變不虛生適 成祖碑成行禮之期致

園丘望杆擊毀之變 天怒有赫 聖衷靡寧



豈區區祝史之誠管縉之急避殿減膳青衣角帶之常可以回 天而弭變耶臣等竊謂自

皇上深居密勿 君門萬里賢士沉淪中使流毒

舊章弗由臣民失所故仰拂 帝監而數年風霆

雷雨火電之災見於 祖陵見於 孝陵又見

於 長陵發祥之地震驚既遍今擊毀望杆於

園丘 長陵碑成行禮之會夫豈偶然是

天心之仁愛真董仲舒所云譴告之不足又出災異

以警懼之者頻駭郵傳至於 天壇且災極矣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十四

皇上遇災而懼必非幡然猛省毅然改圖萬萬不可

者臣等謂今日為消弭計亟當躬禱 南郊效桑

林之自責而 祖宗陟降之神無不在

帝左右不可不親 廟告賴 祖宗在天之靈

祈 天永命其陳詞昭信於 天壇

祖廟者必曰今之觸 天變 祖豈泰交隔於

廢 朝常而咸虛室於弛講讀與言路塞於抑臺諫

而賢關閉於忌忠直與職司曠於滯推補而冤氣結

於繫無辜與怨聲騰於苦礦稅而脂膏竭於召司空

與抑怙勢有叢神之祟蔽明有煬竈之奸濫賞售冒功之欺峻法無不冤之頌旱澇斬肆赦之恩逋負多

敲朴之瘠與於是實省實脩竭誠祭告先 郊而 廟俾一時臣民快觀 六飛之馭

五位之臨隨延見閣部大臣凡 祖宗典制一一

與天下更始酌其緩急次第振舉臣等謂屏姦邪完

計典釋繫逮撤中使補科道及兩都大寮各省撫按

道府諸臣不可須臾緩者然後擇日復 朝講下

詔顯忠良刑不濫施功無僭賞災傷之類仍勢難自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十五

活者多方活之逋負之難前勢在必蠲者破格蠲之

凜凜奉若天道而於天位天職天祿天命天討天恩

天威毫無所私令 祖制一一由舊令臣民一一

得所則天下之湮鬱盡舒 祖考之怨恫盡泯能

法 祖而敬天將人歸而 天與易災為祥反

異為常直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倘修文告仍闕

實脩復恬然若 天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惜民生已感人心思亂中原一動四夷群起

五路之跳梁宰賽之作孽薊鎮報雷火之怪北虜獲



窺伺之奸在在兵端種種長墨天之方履猶然泄泄  
恐 天不可回 祖宗不可恃人言之響與不  
可不為之寒心矣 臣等無任憂懼皇悚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十六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竊惟變不虛生而異常之變尤非細故天無虛  
做而異常之做尤當祗承今日日食何災也四月何  
月也兩年同見於一日何奇也尚可視為泛常而泄  
泄從事哉 臣等不諳占卜不知是何徵兆惟於是日  
同南京文武大小諸臣於禮部救護見陰靈氣象頃  
刻昏慘 臣等相對驚歎以為 上天譴告獨此於  
皇上為最切焉蓋日者君之象日為陰氣所掩海宇  
無光其象 皇上數年以來為羣小所蔽宣朗無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七十七

期乎其象 皇上數年以來靜攝深宮內外臣工  
不能一覩 天顏乎象為易見譴為最真雖頃者  
或示之山川或示之雷火或示之物怪人妖災非不  
異或應於兵戈或驗於饑荒或見於 陵寢重地  
變皆有徵彼時上天下地幾無寧相乃 皇上宵  
旰切責雖已布之綸音而做惕改圖尚未有形之實  
政 天之心肯容已耶以故日食大變兩年之間  
不一而足兩食之期不約而同 臣等知其非偶然之  
故矣况四月之朔又享 廟之期兩次易祭則仁



愛之心又豈獨上天為然哉故知我 太祖與

列聖在天之靈其儆告 皇上亦與 天同矣

皇上敬 天法祖至虔至誠尚可不亟省耶而今

日修省之實亦惟願 皇上乾剛獨奮則陰翳自

息請自今日始速出臨御不當以宮闈自安下罪已

之詔滌已往之庇停礦稅釋獄臣補庶官發章奏為

聖心之久蔽未開 天心之久恫未寧者銳然舉

行與民更始一如日食之後大明旋復照臨之下將

見魑魅魍魎不知遁之何所尚何有纖翳能掩其光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八

明乎善乎先儒子貢有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皇上今日

之謂矣臣等至愚無所知識亦惟於先儒之言三致

意焉嗟嗟今之時勢已岌岌矣有識者咸謂民生日

蹙時事日非正不勝邪盜賊蜂起一亂難收正在此

時撥亂反正亦在此時 天心仁愛正在此時

皇上仰荅 上天以消譴告亦在此時蓋此時將

亂未亂之人心尚可收拾九死一生之諸臣尚可錄

用 主德可以復完金甌可以復安過此則遲一

日更釀一日之禍 上天縱欲仁愛我

皇上也臣等慮其無及矣臣等與言至此涕淚交零

忝列言官回 天無計惟是懼今日災變非常大

非太平徵兆臣等一念杞憂寢食俱廢謹合詞以

請惟願 皇上留意焉則我 皇上萬壽無疆

之慶與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在此一舉矣臣等

幸甚天下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十九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世居三十一月上

惟我 太祖建都金陵我 成祖定鼎燕國

所稱重地非耶地重則災祥形見治亂攸關是不可

以泛常視之者臣誤蒙 簡用備員 留都本年

十月初四日夜五更時分流星起於中天飛往東北

光芒燭地有聲如雷少頃天鼓鳴響初八日未時分

應天府牌坊柱孔突然出烟一刻方熄本日申時分

孝陵第一尖忽起火起莫詰從來嗣是每夜見西南

方一星甚明散光七道爍爍射人方具本奏

皇明留臺奏議

八十

聞間隨於初十日接邸報見內靈臺奏稱九月二十

三日東北方有星如椀大自參入宿後有二小星隨

之又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四面紛紛交錯而行此

皆異常災變也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之者今旬

日之間災異數見而且見於 兩京都會之地此豈

無因而至耶臣聞谷永有言王者躬行道德則五微

時序祥符並降違道妄行則咎微著郵妖孽並見此

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我 皇上邇年以來

厚生靜攝未有勝政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

召對罕聞於 便殿宴遊遙見於山園土木繁興而

不休珠寶宣索而無節宦官無功而冒蟒王之榮臺

諫無罪而蒙譴摘之罰聽言利之臣則小民之骨髓

幾空信讒邪之口則 國家之忠良繫獄叅隨賤隸

也逼殺 命官而聽其漏網閣豎廝役也毆辱

爵宗而若罔聞知生者愁嘆於朝野死者悲號於窀

穸傷天地之和氣重 祖宗之隱憂夫是以天象

見異 山陵示警在 天地 宗祖若以此

做悟 皇上而俾之恐懼修省者詩曰敬天之怒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八十一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恐懼也易曰山上

有水寒君子以反身修德言修省也故古有遇災而

祇懼者則天意即回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則禍亂踵

至此治亂安危之大機欲保世弭變者若之何而可

忽哉伏願 皇上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修

痛懲前愆嘉與海內更始 時享即不能俱舉也

獨不可間一親承以修仁孝之實歟 常朝即不能

盡復也獨不可稍勤 臨御以答臣民之望歟

宮殿雖有不得已之役獨不可及時告完以省漏卮



之費歟珠寶雖有不得已之用獨不可少為樽節以  
免竭澤之憂歟礦稅雖有停止之日獨不可先撤內  
使逐棍弁而以額貢之數責撫按歟由是而修

召對之典由是而節無益之遊由是而慎賞罰之施

由是而釋忠良之獄其逼殺縣官毆辱 宗藩者各

寘之於理則人事既修天心自順禳禍為福返災為

祥星辰有不順軌山川有不效靈者 臣不信也 臣猥

以庸愚備貪言責既不能蚤見預言以弭災咎又不

能因變陳說以裨 聖修倘將來災禍或不止此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一 十三

臣雖萬死不足贖其罪矣是用不遑忌諱昧死披陳

伏惟 聖明垂察 謹薰沐祈禱之至

消弭天變疏

胡 鶚 萬曆三十一年

臣等聞天變非無故而遂起也每由人事之感召亦

非無應而即止也恒兆將來之隱禍是故聖王遇變

必側身修行拔濯更始誠畏之也從古災異之大者

莫過於日食頃則日食於四月之朔矣夫四月為純

陽用事之期日不宜食而况朔日為孟夏

廟享之日乎迺上天垂戒適與祭告合遂令

廟享定期因而更易是上天示儆之意非曰僅如尋

常且又藉 祖廟大典以為我 皇上悚動之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十三

也尚可泄泄然而不思其故乎哉我

皇上勅天之誠海內欽仰邇歲以來一二舉動未合

天心偶于往歲違和下省躬之 詔礦稅議罷燒

造議停誣獄議雪廢臣欲錄懽騰海宇以為堯舜復

興唐虞真再見矣乃渙汗復反屯膏未施是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心尤不欲其遂已也故往

歲秦報河竭矣聞報星變矣未幾而群星亂流為兩

都萬目之睹未幾而 孝陵火燃在根本發祥之

地迺今於孟夏 廟享之期而復示日食之儆我



皇上聰明天縱包羅萬古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有若是乎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可晏然視之以為常乎董子言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遺告之不知自省又出災異以儆慎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以此見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實所以仁愛人主也人主而誠知所應則震怒實為休祥人主而不知所應則仁愛終為譴責我 皇上臨馭以來遵成憲為著龜守儉德為型範農民感輕徭薄賦之澤商旅歌

皇明留憲奏議 卷之二

十四

永遠能邇之仁豈不誠上聖之休懿而綦隆之盛際也夫何自 兩宮 三殿相繼告災之後土木之費漸廣水衡之錢不繼乃稍稍遣中貴遣緹騎而出矣開礦不已轉而為收稅餘鹽不已轉而為變產為稅契為珠池為寶井為採金所差遣者數十輩所帶原奏參隨委官則不下數千百如狼如虎如鬼如蜮指居者而嚇之曰盜礦指行者而嚇之曰漏稅乘宗族之構繫而獻之曰損資乘百姓之買遷而許之曰漏契順其意則至於罄產不順其意則至於殺身商旅

為之悲啼行道為之咨嗟 皇上得而聞之乎匹夫斷命於錢布無辜自盡於誅求 皇上得而睹之乎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為民之父母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以為民之父母矣今之禍敗何適茂有其誰不知而父母斯民者計獨有守令長吏耳乃宵人群小且得以衡命撓法之 章動即先入易聽移 上意即有朝士之連章累牘必無以勝其鏢金銷骨之螫吻鈎連之逮捕之沉滯園扉竄伏草野縉紳短氣道路傷心嗟乎人臣不愛其

皇明留憲奏議 卷之二

十五

爵祿不惜其軀命凡以為民耳乃身之不保而民於何有焉夫天之立君凡以為民也今日閭閻之景象若此誰謂變故之疊出天心為無意乎哉 臣等謂我皇上之蒼天惟有悉反新政信前日之 詔旨而已常考我 太祖之遇災而懼有曰人事邇天道遠得民心者則得 天心矣大哉 王言萬世祈天永命之要旨也伏願我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念祖訓憫民之 旨大奮 乾斷銳然更化速下 明詔撤回中使若礦若稅若採金珠若



織造燒造諸不便於 國家有害於生民者一切報  
罷而又念被逮諸臣無非爲民爲 國祗因上干  
天怒久繫囹圄度時如歲相繼死者且不知其幾於  
是廣好生之仁發慈悲之念且爲矜釋則 雷霆  
雨露罔非 君恩特在一轉移間耳累年斥逐諸  
臣皆 上天篤生以需我 皇上用者懲創旣  
深財猷更裕勿拘常格登之要途則前日之  
詔旨一一不爽而 朝野之人情爲之允快自是  
而 郊廟必親勿令代攝自是而章奏批發勿令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留中自是而員缺必補鬱滯自是而 兩宮告完以  
杜漏卮則海內氓黎再覩更生之慶內外臣工咸荷  
無方之恩人心胥悅 天心自回凡天變之來悉  
轉而爲休徵之應矣 臣等所謂深維理道 亟圖脩  
弭以荅 天譴而奠 宗社者誠無出此是在  
我 皇上獨斷而行之耳 臣等謬叨 聖恩濫  
竽言官之列用是不避忌諱昧死披陳伏惟  
聖明垂鑒 臣等曷勝惶悚之至

天變請補缺官疏 李雲鵠  
本月初七日據署揚州海防兵備道揚州府知府朱  
錦申據泰州申稱本州陰陽學陰陽生王彥呈稱八  
月初四日戌時天鳴有聲如風水相激自南方震響  
至東而下更初而起更餘而息經今二日未止事屬  
災異呈乞申報等情到學備申到州據此卑州於初  
六日戌時靜聽果爾其聲自南而來漸高至東而下  
漸微其響似潮聲而怒至初十日猶然不止其時依  
然不爽考之五行傳以爲兵象訪之父老以爲嘉靖  
皇明留臺奏議 脩省類卷二  
年間天上曾有此聲後果倭奴入犯淮揚搆禍不小  
據此看得上天鑒視變不虛生今不雷而作噴不雲  
而雨聲且每至夜分騰騰怒起綿綿不息士民耳而  
目之靡不驚駭震怖卑州敢不脩省以挽天變第恐  
非一方關係蓋夜分陰氣也天聲似怒殺氣也兵家  
陰象也自南而東海氣也五行之書固非無據民間  
記覩猶有明徵况今民間憂愁悠悠上干天怒而倭  
奴窺伺耽耽思亂未形今日之變其爲兵亂之象可  
知事干 題請等因備申到道據此爲照今歲水旱



相仍間閭饑饉人心惶惶隱憂正切上天垂示如此况值小汛之期泰州濱臨邊海倭奴情形莫測外虞內虞深為可慮等因到臣一見之不勝駭愕方屬草具 題間又聞鎮江府亦有天響之災且本府西南九華山忽裂有二三尺濶下視黑暗此皆變出異常皆臣不職所致除一面修省并行沿江文武衙門整棚兵馬倍加防守外看得上天下地以清寧為常今天鳴地裂誠古今所稀聞者乃一旦見于泰州鎮江府等處地方天響占係兵端往事又屬倭兆大屬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可虞而華山之裂又適在一時總之皆天怒土崩兵起民離之象而地方人情觀此異變兼值今歲春苦雨夏苦旱麥稻無收盜賊紛起靡不洵洵然恐禍亂之旦夕至者臣新蒙 皇上差巡下江帶管上江業于前月二十八日蒞任矣甫十日即值此異常災變既慮 陪京又慮江防驚懼失色莫知所措將責之道府乎而揚州道與淮徐道徽寧道缺矣鎮江府與池州府缺矣將欲倚之南司馬乎參贊尚書久未補矣侍郎臧惟一又在告矣將欲出巡料理乎而臣

衙門御史除蕭如松給由赴京外見在止臣等三人且各管數差日不暇給臣所管中南兩城無人代矣所管四道印信無人掌矣內外門禁及抽分等差無人交矣顧此失彼前出後空近見邸報馬島倭奴又與朝鮮構隙為謀叵測倘一旦揚帆而來或草澤奸雄乘釁而起地方無官將何所責成乎臣雖不敢少愛微軀竭蹶從事亦豈能以一手之力挽萬里江海之鯨波置地方于磐石乎伏望

皇上念 天地之交變 留都之可虞缺官急在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燃眉補用時不可緩 勅下吏部將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并兩江道府諸臣作速推選才賢者請皇上即賜點用令其刻期到任管事併乞將近日推陞南北各部寺候缺諸臣原係奉 旨備選省臺者即遵往例量改御史數員或先以南一二員就便與臣交代俾臣得一意整理江防事務此今日第一喫緊事惟冀 皇上亟賜採納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三

好尚類 并差遣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 梧 正德年 山東道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 祺 嘉靖年 山西道

乞賜停取以光聖德疏

王學曾 萬曆年 湖廣道

乞信詔令停差遣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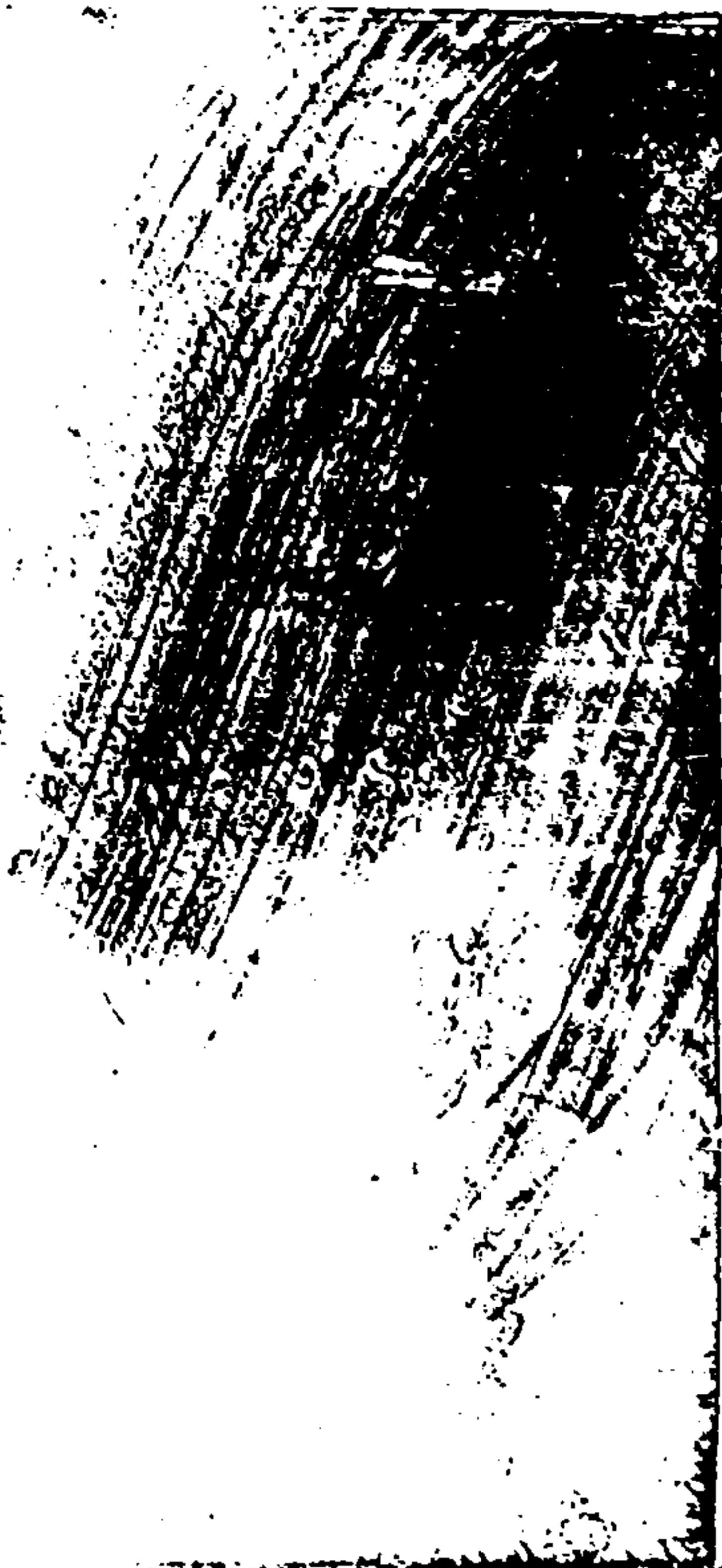
丁元復 萬曆年 山西道

因滇變請停推稅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三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 梧 正德年

竊惟帝王所以運天下之幾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之巧而其所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之臣 臣 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初 詔毀添蓋佛寺神廟石經山祠而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凡所為類矯 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之今不載甚迺有邸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是 武廟前日之所為而今復為之 陛下之昔以為非而今顧甘以為是而行之耶夫天人禍福之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幾之不可徼幻誕妄誣之妖之不可信大學士楊廷和給事中張源御史屠僑等蓋已連章累疏援古證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 臣 等不容復贅矣 臣 等惟謂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正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相勝者其幾每決於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今而指佛為非目佛為邪匹夫愚民而皆辯之豈有人主德高天下而智獨屈於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福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於天夫人而皆辯之豈有人主為天之子而獨不悟也特不勝左右



羣枉之讒焉耳左右之事其君者亦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涅槃之說貽笑中外也但彼之良心斲喪焉耳彼之良心斲喪欲眩其君者先之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似忠似愛之姦繼之終之凡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設亦安知非 陛下主一無二之心誤旁落於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深為陛下惜亦深為 陛下懼也况王道異端勢不兩立 朝廷之所作為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千百年道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十一

統正脉之所繫不可不慎也夫既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則上有好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為天下生民 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於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既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今日浮屠之說其誰啓之 陛下亦甘暫釋道統之傳而坐百年之後壞道之議也哉臣願 陛下重思之也王者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 陛下今日之所為以為順耶則何以來廷臣之所論列有如是者以為違耶

則何不改其違以歸於正而使在 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 日月之明也耶此臣等所以共為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左右妖妄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為 陛下終之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佛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為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遏疆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節慾順理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邇者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十一

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於講學養身復聞聲色之過過而不節何有於節欲順理主事羅洪載罪遭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手足也何有於遏疆扶弱事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回話而崔文之姦固結不去何有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不如是而徒佛老為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哉臣願 陛下遵崇正道講學養身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夫倡言之人而重治之佛像盡行燒燬僧道盡行屏逐將其蠱惑



之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 勅禮部嚴絕僧道  
內侍往來之路以杜媚竈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  
法潛使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寵者卽送法司鞫問則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 祺 嘉靖年任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  
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爲他日  
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  
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  
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近該科  
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 臣等遠在南都聞之  
甚駭以爲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  
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  
舍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  
內外皆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矣  
今卽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 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 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爲 陛下陳  
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爲地方計  
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  
又況成化弘治年間民殷游阜已不能堪卽今水旱



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第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扛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哉畢真浦知覆轍在前切恐此 勅之換亦非鄧文

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尤為不可

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飢饉 祖宗百

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

日甘肅則有回夷洮岷河州則有亦不刺延寧固原

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 勅遣重臣鎮

壓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

一出供應不貲叅隨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

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置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

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

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

旰食內修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

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

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

在東南浙江為財富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

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

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

百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

然加之 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 臣

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生

噬臍無及異時 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追其責矣

伏願 陛下不以 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

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

賜罷黜以為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

鎮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處官司

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



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於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

至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乞賜停取以光 聖德疏

王學曾 萬曆十三年十月上

臣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口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

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

聖旨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凰世間異物比他

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着彼處

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 臣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

以麟為瑞物向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盛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治無妨 臣復何言但 臣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日以

奏聞此撫按事也竊聞此麟產于光山托生于牛腹

即斃於次日旋產而旋斃則祥者亦為不祥矣不祥

之物撫按敢以上聞故撫按既未嘗奏聞不知

皇上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

乎抑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

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居九重雖

聰明天縱何由即聞產于河南乎 臣遠在南都實不

知其所有但以 臣意竊揣之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



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於外或傳聞於道路或收買於繪圖務為鼓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漬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潛聞於 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着禮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着吏部上緊陸之聞某項錢糧可用着戶部上緊進之聞武臣某人可用着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問某重辟可矜着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尚堪修造着工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着錦衣衛上緊逮之

皇明留臺奏議

奸尚類卷三

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世謂

皇上為何如主乎臣竊謂 皇上獨斷之明雖不可無而從中之旨猶不可有此關於理亂安危之機

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正此之謂耳矧四<sub>凶</sub>灾旱老稚流離啼寒之

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北虜驕橫士卒困

苦呻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孤

臣寡嫠獨哀哀泣之情 皇上猶有未及聞

者乎矧 宗室困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態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而以斃麟聞誠非忠于 皇上者也故臣願

皇上之慎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

謂罷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見者

也苟心欲見之則不可言罷亦不可以言知臣嘗鏡

之古矣周武王却旅葵漢文帝却千里馬漢光武却

寶劍唐太宗却名鷹此皆 聖主賢君不以異物

為貴誠却之而不欲見之者聖之後世遂為美談

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唐于不<sub>已</sub>居者何為既知宜

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鏡之今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于斡州進竹篔簹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

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進葡萄酒

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

豈可以口腹累人 世宗皇帝即位之初珍禽奇

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玩異罔干嗜好是 祖宗之

所以結人心凝天命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好尚

但端舉動恒慎典則具存固 聖子神孫所當服

膺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盛德大業光



昭 祖宗臣於以前仰德意一疏已經叙誦茲不敢多贅矣 皇上今日爲一稿麟之故必欲一見令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比 二祖之盛德不無少損乎假使麒麟尚存 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方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于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爲此希異之物不可不見或誑以爲麒麟尚存也遂鼓惑聖德而必令撫按之進乎撫按聞 命徬徨無措則責之道府道府聞 命徬徨無措則責之州縣

皇明留臺奏議 好內類卷三

州縣下吏徬徨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皇上之命也其中道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騷擾恐又有不可堪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困苦之時西河報災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軫恤小民爲念何苦爲此無益之舉動而勤民動衆爲也 皇上睿哲已知罷瑞獻之爲是此正杜將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之則傳之四方咸以爲斃麟且見之况生者乎况出於斃麟之外者將來聞風而進獻接踵至也書之史冊寧不爲盛

德一累哉昔舜之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稿麟之取寧忍於不諫耶臣雖不敢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 皇上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收回成命速爲停止仍乞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好久而勿替不聞亦試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圖永堅停操減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聞皆帝典所見皆王謨至于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始聽之

皇明留臺奏議 好內類卷三

允涉于嗜欲者必黜之一切從中傳奉 旨諭倍加詳慎毋啓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德格天駿業亘古不數年間有麒麟遊苑鳳凰儀庭以應 聖明之瑞者矣區區遠方一稿麟奚足美哉



乞 信詔令停差遺疏

丁元復 萬曆四年任

臣等切惟天下之治其原在於君身人君之德其要在於虔始 皇上以萬曆紀元而光寶祚迄今四載譬於歲序之運纔發春耳正海宇式治之端華夷觀化之始一食一衣關天下之命脉一舉一動係百姓之安危誠不可不慎也頃者 登極之初明詔天下差臣坐守織造悉皆停止薄海內外罔不惟忻踴躍以為 天子明聖方冲齡而能超然遠

三用習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覽洞悉民艱即唐虞之盛德亦不是過將嬉嬉乎坐觀德化之成也乃今 詔墨尚新而差官織造頻遣皇上之意豈不念東南之疾苦而特為是以勞民哉誠以祀宗廟臨百官法服所當御而內供之用亦不可缺故特允言官之奏量減段匹之半而又選內臣廉慎者督其織造庶幾民不擾而事易集此 皇上虚心納諫之誠約已裕民之意天下臣民可望而知也然比之登極一詔亦異矣夫王者之令堅如金石信如四時雖歷之千萬世而不變何則其所關

係者重也 皇上亦何忍以服御之用自異其明詔縱使內臣廉慎或仰體聖意然叅佐供奉及諸匠作人役非一類其間庸有乘時希冀壞法騷擾者內臣亦安得盡知而盡禁之故願 皇上之信其詔令而布此 盛德於天下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面諭中書省臣有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疲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温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又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而觸租免賦之詔

皇明習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此則民心乎戴 帝眷重申

大聖人之作為真出尋常萬萬矣 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此疏言送夫及中使操次實送此言皆屬和氣朝廷諸疏甚志



因滇變請停推稅疏

孫居相

臣等伏閱印報見雲南巡撫陳用賓疏稱稅監楊榮  
激變官民被指揮賀世勳等殺死投屍烈焰臣等不  
覺相顧驚愕竊思自有權採以來稅使之激變者歲  
不絕報而惟楊榮居多焉如一激變於鹽井一激變  
於騰衝一激變於寶川一激變於阿迷州一激變於  
昆明縣然猶旋起旋滅幸以身免今且至於殺其身  
矣焚其屍矣此雖楊榮之不戢自焚哉而元謀啟釁  
之人固知國法所必加者然事在遠方變由憤激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無歲不下二百年來戴涯澤而歌盛德者至今猶耿

耿也我

皇上繼體握符所統之地即

皇祖開創之地所馭之民即

皇祖供億之民倦

倦德意何嘗一日忘東南哉而茲以織造事重役之  
恐非所以培根本而篤豐鎬之遺也且今天下雖已  
治平四方尚稱多故嶺表之叛徭方議征討高寶之  
汎濫頻築隄防膠萊則鉅費滋繁江浙則水旱薦至  
俺倭響稱降順而窺伺漸萌番賊幸就誅夷而餘黨  
未殄此正

皇上宵衣旰食之際思艱圖難之秋而能無慎重於  
織造之舉哉必若上用供應之數委不可缺則

南司廠衛諸臣率多廉慎宜必有能稱

皇上之任使者即以織造者委任之務令如式製造  
依期解運而撫按及巡視諸臣並得以稽考而恭閱  
之則藝修而財不費工興而弊不滋織造之計莫有  
便於此者又何必添設一官特遣一命而後可責其  
成哉伏願皇上俯鑒愚衷亟收成命培根本  
之重地而厚之不傷念綸綍之王言而守之益固如

皇明留臺奏議

好尚類卷三

我皇上明見萬里慮周隱微必且

弘解網之

仁寬脅從之罰以平定安戢之無俟臣等之喋喋  
矣惟是稅使播虐在在皆然不獨楊榮之於雲南也  
人怨稅使久欲甘心亦在在皆然不獨滇民之於楊  
榮也邇來稅務雖歸有司而稅權猶在內使彼其舉  
動恣睢程督慘刻草菅民命畧奪民財民之怨之入  
於骨髓皆思食其肉而寢其皮非一日矣今見滇民  
蠢動觀望生心權採之使人人自危使其變起旋滅  
猶可言也此起彼滅猶可救也倘或一夫作難四方



景從撫之不定剿之不克徵調有所不應餽餉有所不給卽欲發 內帑供軍興又遠莫能卒致土崩瓦裂形見勢成將無重厘 皇上之憂乎語云勿曰無傷其禍將長勿曰無害其禍將大正今日之謂也 臣等謂今日欲安天下當安全滇欲安全滇當收人心所謂收人心者要在我 皇上降尺一之詔熟數楊榮激變之罪以暴於天下然後將稅使盡撤稅務盡停使天下曉然知我 皇上不欲加派小民開礦徵稅乃愛民固本 德意茲者稅使激變雖死不惜於是可以安滇民反側之心可以杜天下窺伺之釁撥亂反正正在此一舉豈不休哉至於雲南巡撫陳用賓貪庸頑鈍久失民心卽平居尚乏調停今遇變何能綏輯觀其遲遲往救碌碌因人不曰若何安民若何定變而曰傾煎金銀重整玩器解進馬匹當救焚拯溺之時爲闡寺孝順之態如此舉動大拂輿情以此彈變必至生變卽用賓亦云恐楚撫臣之事再及於臣之身矣豈非自揣其才畧之不堪而不覺其真情之畢露哉故速 簡撫臣以安全

滇是今日濟變第一急務也伏祈 勅下吏戶二部及都察院再加查議萬一 臣等之言可採將各處稅務盡行停免如欲藉此少助大功亦先撤回稅使暫令有司徵解仍 亟選才望之士兼程而往以代用賓之任庶人心既渙而復收禍亂甫起而卽定而金甌無缺之天下亦可永保無虞矣 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四

儲貳類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周冕 嘉靖年 陝西道

隆聖德慎儲教疏

楊邦憲 隆慶年 貴州道

催請建皇儲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四

宗藩類

乞察讒誣親藩疏

黃萃秀 萬曆年 浙江道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周冕 嘉靖年任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

禪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

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 聞臣伏觀嘉

靖二十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 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

續以禮官不能仰承 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 臣

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卷四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 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

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

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

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

節繁多為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

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

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于教也 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之尤



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

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

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

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祁

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

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

與其日處於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

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為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

皇明留書堂奏議 儲貳類卷四

二

孰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

所不可一日緩者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

歲皆入六學以養其德性况 皇太子之年有以

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 社稷也教 太子所

以教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早開一

日非獨 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 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

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

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

以為之擇 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

則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

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皇明留書堂奏議 儲貳類卷四

三

聖裁 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隆 聖德慎儲教疏

楊邦憲

隆慶五年

節諛禮部題為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睿養以

崇 國本專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切計來

歲壬申 東宮妙齡正當講讀詩書繼正體以植大

本雖恭敬疑自天資然學問有原教喻宜早

皇上仁明慈愛 聖敬日躋所以儲啓幄之規者

固涵育薰陶之有素矣今恭逢出閣正睿德一新之

初為臣工快觀之候凡儀文之所講求官僚之所懋

簡稽之往牒酌以時宜誠資六行之符以弘三善之

皇明留臺奏議

四

益者也古者文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寢必問膳

必視此萬世太子之法我 太祖高皇帝遊宴有

傲鄙農有 諭食藜藿而知畎畝之艱難親蠶桑

而知績紉之不易此萬世教太子之法即今開講期

近 聖學日新博訪賢德妙選人望使日侍左右從

容講讀誠謂甫養調護義莫切于作體矣然所貴端

本澄源防微杜漸入奉 廷範之儀出明齒學之讓

其本又安在哉漢臣叔孫通之言曰太子天下之本

而臣等則曰 陛下太子之本傳云內有賢父兄

外有嚴師友而學業無成者鮮矣夫以士庶之學不

徒責之師友而必賴有父兄之賢矧 陛下本天

縱之聖 皇太子有克類之資因嚴以敬敬因親

以教愛至德要道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謂不本于

聖教哉臣等願 陛下以嗣德在初進學惟敬

留神出閣之務甫求敷導之方不屑屑于儀文之煩

不規規于事為之末以文王之聖望太子則自飲食

起居之微動靜語默之際立愛和衷惇讓明睦于以

皇明留臺奏議

五

明矣以 太祖之法教太子則凡目之所接耳之

所聞 帝王興替之由 國家盛衰之故善足為

法不善為懲及人情物態間閭稼穡無不一一開導

俾聰明日啟聞見日親將萬世政教之本立矣且天

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則之以育萬物故堯仁如

天舜德好生我 祖宗以淳厚立國 陛下承

之深仁厚澤覃布寰區世德作求後先一道今

皇太子天德渾全物交未雜宜及明德之初導以寬

仁之教使知元首股肱之義父母斯民之念一元之



中德愛洋溢叶氣加生薰為太平俾 國家享億萬載無疆之盛者其本源端在於是乎 帝王之盛

德曰儉昔禹慎財賦文供惟正我 朝列聖莫不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陛下遠紹 帝王近法

列祖恭儉之德身有之矣今 皇太子年歲漸長

嗜慾漸開正宜黜華尚素敦朴去奢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一切靡麗之物不接于目難繼之味不以充饌

氣清而養愈純本端而尚益正非惟天下受節省之

福而簡素菲薄以成其德清心寡慾以厚其躬調護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奏四

之法保訓之方尤莫先於此矣然 臣等又聞傳說之

告其君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使學不遜志

不時敏尤不學也夫授經講業發揮啟迪一歸于正

不可謂之不學矣顧晨而授書日中進講羣官侍班

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洽此何以昭德讓

而懋進修以為憲天聰明之益 臣等欲乞 朝廷

敷求講讀之禮務為簡便可行講讀既退常留二人

直日將所授書義舒氣怡顏從容講解以發自古

帝王為治之蘊凡 國朝典則 聖訓神謨時時

陳說其餘雜書俗傳務令屏去無耗心目以亂聰明

庶幾一日之間所聞皆直言所見皆正事上下古今

優游論議義理融會德性精純而作聖之功無以踰

矣至於內直之司服勞官省且夕左右地近職親尤

宜慎簡老成質實厚重小心之人定其名數分班輪

直祇應講讀凡 皇太子游豫飲宴動靜起處莫

不因事進諫與官僚諸司協心贊導務迪以正大隨

事箴規若果恪謹供事有裨 睿德厚加獎擢不

則譴斥隨之此亦不可不預為之慮而曲為之防也

皇明留臺奏議 儲貳類奏四

臣等叨位南臺析逢鉅典謬陳膚臆少效涓埃伏望

俯賜垂鑒留備採擇 臣等不勝願幸之至



催請建

皇儲疏

宋吾弼

萬曆二十九年四月

等屢奉

明旨於

皇長子

大禮靜聽舉

行自去秋來不敢一言激瀆意三陽開泰萬國

朝宗

皇上必以此時擇吉完

令典協天人

之交矣乃桃夭愆期標梅踰候

臣等當言欲言尤遲

回不敢言者無非將順靜聽

屢旨斬

皇長子

得早承

聖恩正位

東宮遂成人室家樂耳既

秋而冬而春而夏為時久矣近禮部等衙門大臣以請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勲臣亦以請俱未奉

皇明留臺奏議

八

旨於是南京大小九卿亦不得已

請矣臣等職

在言官詎容持祿溺職復無言以處此正具疏拜發

俟於邸報見司禮監傳出

聖諭將典禮所用錢

糧器物著各該衙門行文嚴催不許延緩悞事臣等

捧誦始知

典禮之遲皆由等待造辦之故而

皇上篤愛

皇長子至情未嘗不以延緩為慮也內

外各該諸臣日引領

大禮之行豈敢不仰體

宸衷勉圖造辦而竟難措者或

皇上加厚

皇長子超越

祖制多求奇珍各該諸臣之造辦

勢必不能如數乎伏乞

皇上稽

祖宗之定

制酌內外之可供不貴奇珍亟成

大禮則

止慈蚤有譽於天下

崇儉永垂則於

聖神而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

無任延望懇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七



乞察讒誣親藩疏

黃華秀

臣等閱邸報見留守衛百戶王守仁獻其先祖定遠侯王弼所遺御賜金寶財物乃二百年前寄頓

楚府者臣等竊心尤其誕以為捐貲應取諸已進獻必其見存豈有借財於宗藩輸助於遠代者

陛下行查或者欲俟其詐欺情窮始坐之罪耳其何事臣等嗷嗷乃中外愚民見臺省交章未蒙

明察真以陛下為若有利于楚府者臣等謹再據所聞為皇上陳之臣等聞之詩曰大邦惟

皇明留臺奏議 宗藩類卷四

十

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言親親也說者謂周家有道之長實基於此漢文治幾三代至淮南粟

布之謠稱盛德累矣我祖宗分封同姓比隆成周而陛下敦篤宗誼尤有加無替諸凡

天潢之派無不被分外之榮享域中之樂者即近日臣王孝行卓異陛下特為表章豈顧獨於

楚府寡恩哉陛下以楚府果有珍藏乎臣等查先臣鄭曉吾學編載楚官于宣德五年被火譜系符

勅並從更給今無論守仁之先原無寄頓即其有諸

而回祿之後符勅已不能保矧財寶煨燼其存尚能十一乎又其國多難胤續多孤聞先朝時曾被通山王挾私誣訐行撫按官會同查勘該府積貯僅可十餘萬後為武岡王權攝侵盜乾沒又日銷耗矣此皆往牒所載卷案具徵楚今日蓋無以為寶者又

無論楚府空虛無用詰問即使府中遺藏或有一二餘蓄而以楚王世守之物入小臣奸欺之語無

故而輕籍之亦恐與尚德親親之意不類非所以示天下公而垂訓後世也况其無之而徒徇檢夫之口

皇明留臺奏議 宗藩類卷四

十一

貽楚國之憂重失諸藩之望臣等願陛下之熟計也臣等按高廟實錄凡功臣之卒

無不備書者獨王弼不書卒意必有別故及查國朝人物考載王定遠以洪武二十七年坐奸黨不

食死國除始知守仁所稱王弼暴卒宴廷停柩謹身殿者俱屬迷罔而其餘欺誕不辨可知且如陝西牧

地的係皇祖欽賜楚業先是撫臣蕭廩題請收租充軍餉猶蒙陛下念

皇祖之賜不忍無故這奪明旨炳然為年易考



而守仁亦敢巧飾捏誣謂其先世遺產則其欺

上罔下真不容於臣等聞

楚王孱弱差官將至撫按奉旨持王宮甚急王

之妃眷合宮人等憂懼不知所出此在諸臣虞異日

差官查府中無有恐無以塞責其勢不得不爾第恐

楚王萬一不諒聖慈無他而或以憂疾甚至有

不忍言者陛下得無悔之晚乎又將何以謝

諸藩也臣等讀史見七國之變始於晁錯後雖伏誅

無救禍亂夫七國負重罪錯猶願忠者計畫稍失尚

皇明留臺奏議

宋藩類卷四

十一

為難端今楚府無辜守仁自適已便故行離間有

如諸藩抱憤流言為不必然之圖竊意礫守仁不

足以謝天下而於陛下聖德虧損多矣臣等願

陛下俯念宗盟垂情親睦勅該部併行撫按會

同差官從公查勘果係守仁欺罔臣等不妨據實回

報仍正王守仁之罪以為奸欺之戒是臣等狗馬之

忠也其或追回

成命姑免差查又或只委彼中撫按免遣內臣則恩

降自天誼出獨斷宗藩之福楚王之幸天下之

望又臣等之所大願而不敢過微者也臣等職司糾

繩分難終默故敢冒昧

上陳伏惟聖明裁察

皇明留臺奏議

宋藩類卷四

十三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五

粥違類

廣德意以飭吏治疏

王廷稷

萬曆年 貴州道

乞裁革冗濫疏

鄭之亮

萬曆年 福建道

急儲教刷財蠹疏

施懋

萬曆年 陝西道

折羣言定國是疏

李一陽

萬曆年 浙江道

請祛邪錄直疏

朱吾粥

萬曆年 浙江道

議處京察留用諸臣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五

廣德意以飭吏治疏

王廷稷

萬曆六年任

臣近親邸報該廣東巡按龔懋賢題為乞大彰法紀特懲貪官以阜民生以保萬年治安事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朕奉天子民恒恐一夫不獲其所前屢有旨欲懲貪進廉以飭吏安民撫按官通不着實奉行或前官論劾賊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將一二輕賊抵罪問革又不盡法追賊取具收領了事及奉旨駁回追併便說朝廷用法太嚴人不能堪似這等上澤何由得究小民何由得安今後撫按官都著嚴察奸

皇明留臺奏議

粥違類卷五

貪訪有實跡的不論官職崇卑出身資格即便照例

奏奉擊問遵律例追賊治罪欽此 臣伏而讀之仰見

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媿美堯舜誠

社稷之福天下蒼生之幸也有 君如此而大小

臣工顧無以仰荅報稱謂之何哉 臣猥庸鄙陋無所

知識獨犬馬微忱深懼尸素曩備員蜀邑每見今時

吏治俱非實心為民有所蘊蓄而欲言者久矣今又

荷蒙我 皇上殊恩甄拔謬居言職是臣所欲言

者今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臣之大罪也矧恭遇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皇上叮嚀告戒切切為民如此臣有一二見聞少裨於民者尚忍於不言乎是以披瀝愚衷列有七事上瀆宸聽倘以一得之見有可採擇乞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計開

一曰急農事臣聞國之本在民民之天在食食之盈歉係於農之勤惰古昔盛時君臣相與咨諏惟以農事為不可緩無逸一篇反覆不置春秋補助無非為民考之月令春二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

皇明留臺奏議

列建類卷二

二

勤民又命司空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其所以叮嚀告戒於其臣者不一而足其在外而邦國則載之詩詞雖以公侯之貴出舍於郊至忘其勢分而嘗饁旨否煦煦然如家人父子焉故民不惟得以盡力抑且樂於趨事其時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有以也三代而下此意漸微馴至於今與古大異矣上之所以責望乎下與夫下之所以奉行於上者惟歲督科徵之辨而已日理簿書之煩而已至於民之田業則若秦越之罔聞有指以為言者且以為迂而議之其

間不才之吏則又重徵厚斂嚴行酷法至於無故被累株連蔓引俾皆失其農時而廢其常產不惟無裨於民而反為民之大蠹為民父母至於蠹害其民是誠深為痛心者也臣以為今宜行今天下有司官惟以勸農為重務為之禁戢遊惰為之撫恤流亡田地荒蕪者招募以墾種之堰塘堙塞者清查而疏濬之及屆農期則命之親詣郊野誘掖其勤慰勞其苦有貧而牛種缺乏者則官給之資以寓補助之意而又戒興作以顯其力也緩徵稅以節其財也省刑罰以

皇明留臺奏議

列建類卷五

三

重其命也撫按監司或巡歷而至其地必以田野之治與荒而稽有司之能否則官既不視為虛文民益相恤以從事無不闢之土無告置之農民食於是焉足而邦本庶幾其永固矣伏乞聖裁

一曰重教化臣聞治之得失觀於民風而民風之美惡係於教化今之側名譽序者非異於凡民而為士者乎率皆學無用之空文以為媒利祿之借心身性命漫不加省禮義廉恥真無所知甚者又倚詞章之習以逞其驕橫之私至於頡頑其師長控制乎官司



自為得計無所顧忌而為凡民者又愈趨愈下矣居  
鄉村者或武斷鄉曲或霸占田土或窩藏奸細或畧  
賣子女居城市者或包納錢糧或包當里甲或起滅  
詞訟或夤緣衙門奸盜詐偽無所不至是誠賈生之  
所以痛哭流涕者也然據目前而言押片紙呼之則  
立至折寸挺笞之則涕懾似無足慮者但小人學道  
則易使民不知方則易與為亂平居無事猶可以法  
度相維也一旦有急安必其無有他志而皆就吾之  
約束哉臣以為宜通行天下有司務以興教化為先

皇明留臺奏議

弼廷類卷五

而教化之興又非徒恃乎文具之末為也必也明之  
以義理示之以規條於朔望日群士子於學宮於朔  
望次日聚民庶於鄉約諄諄然曉諭之切切然告戒  
之使之知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不善如是而可為  
如是而不可為又為之公其賞罰以嚴其勸懲其有  
明於倫理可資以淑世者則不問其人之為士為庶  
也必優禮而厚獎之其或悖於倫理不若於訓者則  
不問其人之為士為庶也必重懲而嚴斥之使天下  
之人皆知善之為榮而必為也皆知不善之為辱而

必不為也而有司者又以身先之守之以正行之無  
倦日漸月磨民皆向方將向之頽俗不革自變而學  
校閭閻之間皆濟濟師師之風矣伏乞 聖裁

一曰廣儲蓄臣聞上古之世蓄積多而具先備是故  
天不能為之災地不能為之貧昔堯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民無飢寒之患今旱一月則民告飢  
三月則民菜色五月則民溝瘠何待七年九年若是  
者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宋朱熹作社倉於建多其  
積蓄使貧民春則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小不收

皇明留臺奏議

弼廷類卷五

五

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  
惠足以廣而息遂捐以予民行之至今建人賴焉臣  
嘗嘆其法之善而惜其不行於天下也及臣官蜀中  
閱簿書知蜀亦有此議於是奉檄諭邑民而邑民之  
富者二十餘人俱以粟應臣復益之以贖遂得粟二  
千有奇乃是建倉貯之以待凶年而歲之出入則倣  
朱熹之制焉因知古之法未嘗不可行於今而今之  
民亦非有異古之民也在上之人倡之耳今各處倉  
穀自額報之外無有餘積者雖常申明社倉之法而



着實奉行之者亦少萬一地方有急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方始經營處置急遽倉皇羅買無從轉運莫繼如之奈何臣以為宜行令天下有司官及茲暇時多方積貯除額報常數之外務再加設法區處或勸諭富民隨其多少輸納有能輸百石以上者為之請給冠帶榮身免其雜泛差役其或不願冠帶者則為之豎立義扁以獎賞之又如犯罪之人或徒流或充軍往往逃而不去去而復逃名為治奸反資冗費合無除巨惡重情照例拘解外其有情稍輕而惡不至巨願納穀自贖者亦聽有司為之申請量定其數或千石或數百石許之輸納免其發遣俾所入者多倉有餘積選擇鄉社中公正而有身家者掌其出入之數每遇春夏青黃未接則借貸於民及至秋成之時則畧加其息而收貯之每年終則以置過社倉及積過穀若干申報撫按以備查考則社倉之法通行於天下而國有三年九年之積民無旱乾水溢之患矣伏乞 聖裁

臣聞古所謂封疆之臣者今之有司是也

皇明留臺奏議

刑部題本五

六

封疆有內外內為城郭外為鄉村皆有司之所當加意防衛者也邇者揚州府夥賊強入斬關擁出山西長治屯留二縣盜賊夤夜連劫居民卽此一府二縣觀之則有司之防衛廢弛可以槩見况各處隱匿不報者又非止一府二縣已也若不大加振刷其流之禍曷有極哉臣以為欲衛城郭在練民兵欲衛鄉村在嚴保甲夫各州縣之有民兵正為城守而設也然必訓練有素使知攻擊之方旦夕在營乃無暮夜之虞今之為兵者則以訓練為虛文以差役為公務有名為操閱者亦不過據簿查名颺旗數轉吹號數聲則以為畢事矣至於操閱器械又多朽鈍不堪古稱以卒與敵者此之謂也而又分撥各衙門聽差勾攝占役大半各處城垣庫簿遇夜全無一卒巡守則何怪乎奸盜之不生心哉臣以為宜行撫按官責令各州縣有司凡遇編審民兵務精選壯健人丁填報本名在冊各戶應出工食銀兩或官追給領或對戶頂收依時不缺毋致剋減而訓練之職又必委能幹巡捕官將轄內兵分作上下二番每月二次盡數大閱

皇明留臺奏議

刑部題本五

七



朔後半月操上番望後半月操下番掌印官仍以朔望親臨稽閱量加賞罰其法則弓矢責其引滿中紅襍械責其互角較勝膂力程其任重趨遠驗其不喘稍有勇畧出人者另優獎異夜則以日操之衆分植於城樓傳笑爲號分更守宿有警則委之休番者而城守者毋動他如公務之後宜別有處分而民兵之差嚴行禁止則兵有素教之勇城無意外之憂臣謂欲衛城郭無出此者至於保甲又必行撫按官責令掌印官親自挨戶編審毋致遺漏亦毋得騷擾其法

聖明留聖未議

人

則放古寓兵於農之意於一堡之中每十家爲族族長帥之十族爲鄉鄉長統之蓋每百家爲一鄉也就中論產業之厚薄以爲編次如鄉長一人則擇其中之有財產而爲衆推服者爲之次以有產而僅足者爲之又次以有產而不足者爲之至如無產者則居族末責令自立議約一張置木牌一面如前列定次序註定日期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則定一族人夜間巡邏各執器械或潛坐於冲要路頭或同登於高阜山崗但遇有更深夜行者即擒拿搜檢審

其有何緊急事故并投宿何家方止如或踪跡可疑即送官究治或見有火光喊叫去處即時鳴鑼爲號九族人齊起救護初二二十二則以第二族人巡邏悉如前規以次輪流毋得紊亂每一月一族人止巡三夜月小則族末一人止巡二夜如該期巡邏查有一人不到者九族人報知鄉長呈官問罪如該期本鄉被賊而不救護并不聞鑼聲喊叫者罪坐該族九人俱以交通賊情論有一人爲盜而九人不首出者以知情論如一族同爲盜而九族不首者亦然

且用留聖未議

聖明留聖未議

九

如此則各保守身家不敢因循懈弛且勢既相維情亦相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雖有不測之變不患無備所謂無事則謂比閭族黨州縣之民有事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者此也然所以必論貧富以爲編次者蓋以富者既有身家畏其連坐必能制其貧者使不爲盜又或遇凶荒則知每族之孰爲極貧者次貧者給穀之多寡均而救荒之策亦可舉也臣以爲欲衛鄉村無出此者仍以此通行天下俾此疆彼畧各有防守則盜賊亦無從而生發矣然臣所陳者群



邑事也有司責也至若沿海各處撫禦防守事宜尤今日最急者則在 廟堂加之意焉伏乞

聖裁

一曰禁奉迎 臣聞治理之道在得民之心必上下樽節愛養不勞民不傷財然後怨咨不作民心懽悅今之為官者其得此道者少矣下之人率以奉迎為職分也上之人亦以奉迎為好惡也而於民初不加之意焉如遇上官按臨則數月之前修理衙門補砌道路起集夫役無時休息及至迎接之期則盛整軍容

皇明留臺奏議

刑運類卷五

十

多張鼓樂前導後擁僕從騰踏至一夫而起數夫一馬而起數馬前途守候餽餉相繼其排設家火也雖花石玩好之物無所不備其供送饌席也至山海珍異之品無所不有又如遇歲時年節餽送各衙門下程動數十副肩担背負奔走路道相習成風率為故常如此之類其勞民傷財亦甚矣為上官者不問其所從來不顧民之向背惟見其官之奉迎恭敬也則以其能幹而譽之而或朴實尋常不趨時好者則曰此其無才者也不知此何裨於政治哉祇以滋民之

嗟怨不平而已 臣以為宜申諭撫按官敦尚古風

抑頹俗為之嚴立規條凡上官出巡衙門可以住扎道路不致傾頹足矣不許先期動眾修治致妨農務迎接夫馬兵快只於本衙門伺候不許前來交界等接額數應用之外不許多撥一騎一役吹旗鼓手只用一班如笙簫細樂等類一切革去排設家火只辦合用器具不許增置無用玩物供送飯食限定數品不許分外多一饅一味其或監司跟隨等官有不遵行而有司曲意奉承者密加體訪指實叅奏至如節

皇明留臺奏議

刑運類卷五

十一

儀慶賀之禮則嚴行禁革不許有司官越境饋送違者定行提究毋得徇情姑息則民力不勞民財不傷如近時言官所陳科派里甲虧損鋪行者庶幾其可免矣伏乞 聖裁

一曰省煩文 臣聞法愈詳則弊愈滋故為治者在執其體要而不在多其條約昔夫子以仲弓可使南面謂其有得於簡也夫子何取於簡哉蓋簡則精精則明此眾志之所以一而奸欺之所以息也若使上之人無所統紀而惟從事于焚焚楚楚之間則在下者



亦曰以虛文相搪塞而全無有裨於實政不知欲以  
 防奸而反以長奸耳今之官司正坐此弊此簿書之  
 所以日煩文移之所以日多而奸益以乘間切發事  
 益以叢挫不治也是可不清其源而裁減之乎臣請  
 舉其一二之尤者為我 皇上陳之如竊盜之捕  
 拿為上官者懼有司之蒙蔽無以除民害也而使之  
 十日一申報至季終又責巡捕官帶兵總赴比焉此  
 謂督責之嚴矣而不知其赴比也路途費用何所出  
 乎官取之各兵而已各兵歛之本戶人丁而已况此  
 年之比方回而下季之比復至日見其紛擾而已何  
 曾用心於捕拿哉如波渠堰塘之清理為上官者懼  
 有司之因循無以與民之利而使之每季一造冊且  
 遣該吏親賚赴查焉此謂稽考之密矣而不知其造  
 冊也紙張工食何所出乎徒取之堰長而已堰長歛  
 之用水人訖而已况此年之冊方畢而下季之冊復  
 起抵見其科害而已何嘗用心於清理哉他如屬官  
 之賢否消長雨水之入地方寸錢糧之有無侵欺拖  
 欠如此等類不可勝計上之人懼其無由知也而各

皇明留臺奏議

邪違類卷五

十三

有月報季報文冊州縣既經申矣而又使州縣彙申  
 焉此在府州縣不過苟且荅應徒費紙筆甚至積數  
 百件而不得完繳者在上官事件既多安能一一親  
 查其勢必付之吏胥吏胥緣是以需索於是有所謂  
 對房使用常例者一或缺少則以差錯稽遲駁回問  
 罪是徒以啟吏胥之奸貪何裨於實政也推其原蓋  
 由巡守道交代不常而又時以公事往省每歲不得  
 一至其地不得不假此以呈報撫按耳臣以為今宜  
 行令各省撫按官申諭守巡道務常川住扎地方毋  
 得托以公事赴省每歲務遍巡各州縣凡一應官吏  
 倉庫獄囚與夫地方盜賊水利田賦等項俱一一親  
 自查理而各項申報文冊煩擾者俱裁減不用庶有  
 司無所肆其欺瞞吏胥無所容其奸弊而實政可舉  
 矣伏乞 聖裁

一曰公舉劾臣聞昔者 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  
 見其地闢田治化行俗美則有進爵之典反是則黜  
 罰必加焉是古人所以責望其臣者教養之外無他  
 屬焉今之郡守縣令即古之所謂州牧侯伯也今之

皇明留臺奏議

邪違類卷五

十三



撫按監司即所以代天子之時巡者也然而今之所  
 以督責之者則與古異蓋各省地方廣遼州縣散處  
 撫按官既無由周知巡守道又不一一親歷往往委  
 府佐等官代為查訪萬一委託匪人反籍此以作威  
 福不問其政行之實而惟以奉迎遲速為賢否咈其  
 意者雖本廉幹惜民而反議之以害民順其私者雖  
 本奸貪誤事而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  
 倒置監司循之以註考撫按因之而誤聽至上之於  
 部而黜陟加焉則陟者未必賢黜者未必不肖何所  
 賴以服天下諸司哉雖其是非之公未嘗不在民心  
 而小民卑遠何由上達祇以滋其議而已夫人君所  
 恃以勸懲有司者惟此黜陟也今也不以為勸為懲  
 而反以起天下之議是可不思其故哉臣以為宜嚴  
 行申飭各省撫按官各巡守道秉公持正無論荒  
 僻小邑俱要親至其地采之民謠訪之士論其有心  
 乎為民而教養兼舉者則考之上也或心雖為民而  
 才有不逮者則考之中也又或無心為民而徒以營  
 已私者則考之下也監司以是上之撫按撫按以是

皇明留臺奏議

十四

聞之 天子天子下之該部而詳覈之果所考不  
 謬則下考者盡法以治之中考者量才以調之至於  
 上考者則或賜獎或加秩或超遷率以資之淺深為  
 序或所考不公致有遺議者則撫按及監司官俱當  
 議處斯則上之所黜陟者不徒以虛名糜天下而皆  
 有以覈其實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亦皆以實行趨  
 其所陟避其所黜而不徒慕乎虛名法令於是乎可  
 一而吏治有不興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十五



乞裁革冗濫疏

鄭之亮 萬曆九年六月內上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約愛養黎元汰

冗剝而官聯清嚴驛遞而浮費滿天下臣民方熙熙

然歌詠 德化之成矣夫復何言然 臣 竊謂極治

之世必一民一物無不得所而後足以慰 皇上

兼濟之懷論治之臣即可裁可革不避煩瑣而始有

以舒葵藿無已之念故敢以一得之愚為我

皇上陳之 臣 近閱邸報該戶部題覆為遵 旨辭任

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十六

奉差委即濫收書筭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

今後着通行裁革有造言騰謗及營求復入的着本

管官即便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窺 聖明深知

書筭人役玩法于紀為蠹政之源也然吏農之害尤

甚於書筭而其額尤當限制惟 國初之選農民考

其字書猶存古意自嘉靖十三年後援納之例大開

考選之法遂廢濫觴至今弊無紀極其間差煩役重

之處畝自遮蔽者率以其貲寄籍農人大都之缺僅

一二十其聚而守之者幾數十倍而州視縣又倍之

司府視州又倍之比遇審編紛紛呈乞優免從之則

偏累貧戶不從反致其謗怨及其收叅之後衙門愈

高則憑陵愈甚黨援益眾則氣勢益張武斷把持肆

無忌憚幸獲役滿由之以壅銓途賤名罷斷樸俗熾

貪心勢所必然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已納

候叅外自今以始比照童生入學事例總計所轄額

設之缺酌量郡邑之大小而定其數焉于一缺以三

人須之不得過越凡有貲願上者止取于土著于良

家之子而門書之類過犯之流不使得廁其間一應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達類卷五

十七

開納撥叅嚴為之制無容夤緣規避如是而冗吏裁

矣其承差上納冒濫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謂其

入貲充費雖實煩有徒未為不可者然不知 國家

之用何藉于涓滴之微而減省一人則能免一人之

害庶幾僥倖抑而利權撓姤政之源其少塞乎又該

兵部題覆為敷陳一二利弊以便地方事奉 聖

旨是這瞻夫依原議盡行裁革欽此仰窺 聖明

深知驛站瞻夫徇私濫用為民力之困也然是夫役

之設在福建則為養瞻夫而各省直則為排夫長夫



前此驛遞未經查革固皆編養以便倉卒汎用近  
欽依稽覆甚嚴凡係真正勘合公差卽一夫一馬亦  
必實報循環如有違縱許撫按官叅劾降斥之連坐  
之騷擾之敝禁革殆盡則前項夫役委屬虛糜故有  
一州縣而長養一二百名者有三四百名者差使有  
限日費無窮有司以其空閑而莫之用也則曲意市  
恩任情欺罔不報循環漫無稽查或有新舊迎送絡  
繹不絕甚者貪婪之輩且遠役原籍相運而歸焉夫  
此養贍之資皆取辦於小民而抵供於私遣其于膏

皇明留臺奏議

福建類卷五

十八

脂孰恤而樽節未聞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  
福建已遵奉行外其餘查照撫臣勞堪所議將原排  
夫長夫盡數革去量其地方衝僻定銀多寡具載賦  
役冊內徵貯在官遇有應付臨時雇募登報循環送  
查則分文出帑不容不報而報有假借罪坐侵欺支  
剩銀兩卽准減下年之派不許冒破如是而冗夫革  
矣其走遞民皂所費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慮其  
銀旣在官一時取用至衆無從召募者然不知閑民  
轉移固無乏人之理而于例諛應付員役禁其額外

週索庶幾公務濟而私弊絕民力之困其少寬乎伏  
乞 皇上軫念 國體民生所繫 勅下吏兵二  
部查果 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轉行各省直撫按嚴  
加裁革則吏道清而冒竊者不能行其計夫役省而  
阿縱者不得遂其私冗濫以除邦本以固 國家億  
萬載太平之休端在是矣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福建類卷五

十九



急儲教利財靈疏

施 懋 七月十八日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人君欲求在天之疇莫若求在人天之敬修匪懈則天之有災無災足以動吾之憂喜而不足為吾之累者譬之保身者然不必計賦受之厚薄也為之慎起居寡嗜慾節飲食固吾身之元氣而已矣譬之處家者然不必計感遇之順逆也為之謹蓋藏具裘葛廣儲蓄急吾家之當務而已矣頃者災害交侵黍黎失業 皇上日乾夕惕竭誠祈禱幸天心感格自北而南雨澤誕布一時人心

皇明留臺奏議 附建類卷五 二十

稍稍慰豫矣 臣愚猶不勝私憂過計焉遇災而懼人之情也災已而息尤人之情也况 內帑空虛籌策無策一時之雨尚未必相繼之何如者敢以補撥之事冒塵 睿覽雖不敢自謂於天下有裨儻荷俯納而推廣焉亦涓埃之一意也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急儲教 臣聞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豈八歲之童詎能誦詩讀書揖讓前

哲而為人父者何若是責成之惓惓哉良以乘其一不襍之天則開導易為力而其所受開導者亦堅久不能忘此養之所以貴于豫而緝熙光明之學亘千古而有光也恭惟 皇元子聖質方茂英異夙成真初曦之暘未琢之璞蒙養入聖之時也而慎選師保日侍帷幄反復開陳問安視膳之禮虛懷納諫之義治亂興衰之故閭閻疾苦之狀有不容一日少怠者或曰 皇元子王體和粹不宜遽離阿保 臣

皇明留臺奏議 附建類卷五 二十一

觀自古 帝王之子未有八歲以往而不就外傳者民間衣食稍裕之家動以延師訓幼子為美舉蓋夫人幼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嚴禁之不能禦方其習之未定導之而趨為不難語云少成若性習慣自然齊民莫不知所以擇也况人主哉或又曰 皇元子聰明天縱若不專俟夫學者夫古今聰明之至孰逾 皇上哉六齡出閣親典謨而討究之宇內尊仰後世傳頌之者也今 皇元子已越其期官詹之官尚使其曠溺則諸臣之心亦有不自安者萬一愛惜之至請於六局中多擇純謹慣習之人為



之扈從戴日方出講畢即還血氣動盪將益舒展習  
識習熟將益廣廓視之朝夕深宮逸於休養甚相懸  
矣且 皇上試驗十五年以前誦讀之心與十五  
年以後之心靜專何如十五年以後之學視十五年  
以前之學精專何如則教之當豫與豫教之裨益弘  
博有不待 臣之喋喋者雖然猶未及教之本也 臣觀  
周室父子祖孫聖聖相繼豈直天縱之篤厚輔翼開  
導之備至哉而宮庭之間敬孝慈信又有以漸涵之  
也今 皇上敬德勤學親賢恤民 皇元子固  
耳而目之則轉移默化進於師保之誘掖真什伯者  
薄海內外既仰 聖明之在上而又慶繼統之有  
人固結益深淪洽益廣文武成康不得專美於前矣  
教 皇元子以重 宗廟社稷正天心所篤念  
者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三十一

於其間也今以 國家之大財用之廣而缺此一總  
錄寧能必其無城社侵漁之妬乎適司農告竭見缺  
至百餘萬兩信有不容不皇皇為之講求者今不節  
之大孰逾邊餉及在京冗役哉 臣生長于粵未獲親  
履邊境難以盡按其虛實查自嘉靖年以來疏添兵  
馬修城堡動至數十萬一經增給年年執之為例矣  
不知所修所增能悉用之於邊否也 皇上托重  
撫臣而各撫臣類竭心奉職萬無冒破第恐轉發給  
散之官未必一一能盡體撫臣之心也即貢市一節  
業行已久逐年遞加何無定額甚至剝軍需以奉虜  
意果何為者是不亦耗財之一大妬乎臣又查各監  
局工匠錦衣衛食糧軍校中書科之帶俸禮部之譯  
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光祿寺之厨役凡若此輩狐媚  
猿扳日增月長皆張口待哺於 陛下者若不為  
之裁省限制將來何所紀極是又不亦耗財之一大  
妬乎外此又各直省推務取之於民已無遺利而報  
之於官不免有遺是以公家之費而充墨夫之橐也  
是又不一耗財之一大妬乎凡此之妬相沿日久又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三十一



無冊籍邊部稽查以故敢於冒破而無憚也乞

勅戶部轉行各撫督及冗役收稅衙門每年各自查

理造冊一樣二本合用存糧公費盡數登記一送戶

部一存本衙門 皇上照嘉靖年間事例選差給

事中御史在外或兩省鎮一員或五年一查在京衙

門每年一查所委推務之官只許臨船騷貨給單其

稅銀各商照數所在府州縣庫秤納彼此牽制 弊

妬自清或者慮差官糜費不如就各巡按御史查理

臣意不然御史巡歷一方審錄考察激揚伸理不謂

皇田留臺奏議

刑建類卷五

三十四

不煩兼之時日有限孰若專精畢力之尤為妥便也

萬一通同負 簡書回京之日難逃物議或者又恐

碍撫臣體面拂中貴等官之心臣意不然當此財力

困竭之時而為 宗社萬不得已之計非無上事

而苛求於諸臣也儻仰體 國計民艱必有忠勤任

事如延綏巡撫賈仁元之自查理者盡心報主臣子

所同然也若新增 內供應否供給 皇上自有

定裁蓋 皇上家視六合指家之所有以予家之

人不過一轉移之間焉耳查刷既清戶部歷筭既周

思祛煩就簡盡天下財賦公私出入之數照 國計

會計彙總一錄萬幾之暇時進覽閱與周官並傳周

室億萬載無疆之休不在是哉裁耗妬以垂永久誠

天下所篤念者伏乞 聖裁

皇田留臺奏議

刑建類卷五

三十五



乞折群言定 國是疏 李一陽萬曆十二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先該山東道御史丁此呂論劾禮部左侍郎高啟愚等科場事情該吏部議處各官及丁此呂續該給事中王士性江東之等叅劾吏部尚書楊巍又該閣部諸臣具奏俱奉 明旨慰留處分無容置喙矣顧臣待罪南臺目擊時事此當 國是動搖人心煽惑迺 朝廷體統所關理亂安危所係也尚恐默默無言哉夫大臣乃天子股肱心膂之司而諫官亦 朝廷耳目聰明之寄均之並重於天下

皇明留臺奏議 刑部類案卷五 二十七

然必眾有師師濟濟之風人懷謇謇諤諤之節一德相成同心共濟斯為盛世之氣象也已頃者丁此呂見 祖宗二百年之鉅典盡懷於權臣之手力撻羣黨據實糾彈夫孰可以短此呂也至論高啟愚命題輒犯禪受之旨即言語文字之間未可必其為附逆但已卯賢書一出海內人士相顧驚疑至有以為病狂喪心目啟愚者又安得謂此呂為誣賢也夫楊巍惜一高啟愚未暇惜言官之斥逐江東之等相繼疏劾偶成於彼此之激然其瑕瑜固自不相掩也繼

乃在廷諸臣見形疑影附和同聲倖倖然若聚訟焉此何為哉夫大臣之道當剖盈廷之議開忠諫之門未有轉相構議詆逐言官而共起為讎如今日者也臣等蓋虛心論之大都天下之人品邪正較若黑白原不以一事之謬一人之毀而慨其生平天下 國家事須平心易氣以調停亦不當以一時之憤而爭去如大臣各被人言義當引退或當辦明心迹以自白又諸臣中或因其人素望足推重其去而各為具疏乞留此猶可言也乃言不相侵託之手同心為國

皇明留臺奏議 刑部類案卷五 三十一

輒亦攘臂奮爭藉口求去甚則指言官為私黨邪議而排擠之者此又何以說焉夫大臣荷 國深恩當有戀主之義如不可去而憤然求去是要之也不欲去而矯焉求去是欺之也不則是脅制言官以箝天下之口耳 臣等竊謂人臣之氣節難培而 國家之言路易塞矧常人之情多好默而不好言即有敢言之士如及大僚則又曰搖惑是必顯言卑官而後可耳事關公論則又曰聲援是必人人結舌而後可耳臣等蓋已預窺若人之為計矣至如江東之李植楊



匹知王士性等皆直言敢諫之士也語曰虎豹在山則藜藿不採直臣在國則奸究不萌彼何負於朝廷也顧詆之曰傾危浮薄不可使居臺諫誠何心哉倘直臣可去脫有大奸如徐爵輩誰敢復為張胆言之此其誤國蓋不小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時布綸音申飭在廷諸臣自今伊始各宜虛心德讓協恭和衷相與敦崇雅道維持國是毋得哓哓多讓以傷國體再乞 勅諭言官精衡鑑慎舉動勿以人言有所顧忌并鑒江東之等愚衷復丁此呂原職以杼

皇明留臺奏議

八 野臺類卷五

二六

請祛邪錄直疏 朱吾弼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臣博攷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進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闢眾正之途塞群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姦獎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未有不滋議釀亂者 臣大有慨於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一疏參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大臣蕭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夢臯鍾兆斗等日以兼冗病軀未皇脫稿忽接邸報見候補郎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讜論已先得 臣心一貫且有辯章 皇上既傳 聖諭以元珍排誣元輔蔓及言官令內閣看詳重加懲治矣 臣不勝驚愕言終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姦逃竟任小人素舊章而為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責以省愆圖報夢臯明明怙勢當亟於罷斥示懲元珍明明忠直當加之旌異超用者今仰誦 聖諭反右權姦而左忠直豈 皇上姑為是存大臣之體乎抑未灼見彼為權姦此為忠直乎 臣不得不據所聞

皇明留臺奏議

八 野臺類卷五

二六



見直數於 皇上之前為權姦折之彼夢皇之當

幽黜部院同聲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  
北來者誼傳一貫力為私援曾浼戶部尚書趙世卿  
言之部院且云處夢皇即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  
為峇已耳至稟擬大犯公評之兵部尚書蕭大亨主  
筆而忌清正方嚴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

皇上神明獨斷今歲之顛倒是非淆亂賢邪不知作  
何景象此又見於邸報昭昭者一貫之心公乎私乎  
皇上留用被察科道 聖諭有洩忿結黨監權立

皇明留臺奏議

附建類卷五

三十一

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群情不以為快轉以為  
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內交近侍故

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不聞天下所共  
是非 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下誰不捧

聖諭而泣下僉曰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一貫誠

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英朝之匡救豈其一以將順  
為恭交耶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得

君專行政久平旦夜氣清明內省反照恭耶敬耶賊

耶良心必有不能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

大典理亂攸關平章機務於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  
可否乎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某官私庇某  
官而漏網某官私讎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膽會  
同次輔三輔集九卿科道眾議分別請于

皇上指其人正其罪以為徇私害公者戒豈不萬代  
瞻仰一盛舉哉智不出此直護夢皇輩私人橫分町  
畦雄逞戈矛恣行冒臆仇讎善類若拾遺大臣必不  
可容者被察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諸臣

皇明留臺奏議

附建類卷五

三十一

之必不可已與南京部堂之自陳庶寮之察處必不  
可不奉 旨者濡滯將半年未聞其引為相道之

虧疾首刺心懇乞於 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

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於傳播疏揭中觀其悠悠之  
談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

舉動則 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等語是何過則歸

君善則歸已耶 臣不敢遽謂其擅權而招權之漸固  
履霜時矣昔齊威王以譽言日至為善事左右而烹  
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為不善事左右而封即墨大夫



齊國於是大治臣願 皇上兼聽並觀耳目寄之

科道毀譽絕於左右念京察為 祖宗二百餘年

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於下持 宸斷於上臣謂

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機清公端

亮 皇上所素信者試一 召問二臣必不敢

枉是非冒欺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

否然後沛發 明旨一一處分 恩威出自

朝廷中有才可惜情可原者曉然與天下共留之其

餘蒙垢已甚飾過不悛者凜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三十三

戀羶營窟之夫覩顏竊位壞 計典自今日始而他

年任事者免於憂讒畏禍遂以今日為口實胎

國家無窮之害正 皇上大有為作用中外喁喁

旦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懽慶風雲之會當

如元珍所云撤肺腑之藩籬除門牆之荆棘協恭和

衷閉閣思過以矢報効毋懷忿悁稱疾言去上負

特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前此未能以道事君

偶因人言托之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臣或不其然

臣於一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懷忠孝不深

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 國家必不可無此

等人伏乞 皇上嘉其忠直 特賜優擢以作

敢言之氣俾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姦有所懾而潛

消 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功

在 宗社生靈卽于一貫殊非小補矣臣愚慙無

當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再考不得

行在在積案勉強支吾廢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

身無以報 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樸忠倘獲以

尸素負罪之身僅從夢臯等一體罷斥少清仕路仰

皇明留臺奏議

弼違類卷五

三十三

全 祖制俯謝輔臣此臣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

禍隨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臣雖從龍逢比

干於地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乎哉干冒

宸嚴臣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 奉

聖旨朱吾弼這廝黨救同類逞臆狂妄揣擬 君上

誣詆輔臣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念留都科道差用

乏人朱吾弼且罰俸一年劉元珍已另有 旨了吏

部知道



議處京察畱用諸臣疏 李雲鵠

竊惟國家治亂之機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不治黜陟幽明古帝王率由此道典甚鉅也我朝六年一計內吏以考察付之部院以糾拾付之臺省相沿二百餘年吏治固蒸蒸稱盛矣乃今歲考察拾遺之典南京尚未奉旨北京業已告竣第其中有一二事似為 恩勝於法皆舊典所希覩而人人共為駭異者 等謹為我 皇上陳之一謂雲南巡撫陳用賓劣狀穢聲久干清議前次 大計已掛彈章乃

皇明留臺奏議

刑違類卷五

三十四

用賓未見改圖貪鄙猶故今南北臺省復交章論之人言踵至掛冠已遲 明旨再畱墮履猶念顧滇地遠在天南緬冠時聞竊發安攘重寄用賓安能以積譽之身久堪之乎矧六年倖脫又復六年漏盡鐘鳴彼固無能改於其德而地方敗壞將不知所終矣故為遠地計則此臣不可畱也一謂工部尚書姚繼可生平雖無顯過目病實難又持三十七懇其詞已窮扶掖自陳其情甚苦 皇上責以狂躁而不聽之去得無取其易與耶第 大工繁興非大司空

臥病之日此即耳目聰明者尚未必能勝其任矧衰殘繼可不惟自苦部事恐部事廢弛亦苦繼可故為大工計則此臣不可畱也一謂南京總督尚書王基品望薄劣已經糾拾乃哆口撫辯以冀瓦全是基身為大臣首觸 明禁矣 等方謂基疏一上必難逃 皇上之明鑒迺畱用之 旨即於其疏下焉不幾於賞其辯乎人情樂於辯而利於畱恐將來效尤聚訟之風且日長矣故為大體計則此臣不可畱也一謂被察科道諸臣 皇上念其人少而畱

皇明留臺奏議

刑違類卷五

三十五

用非重言路盛心乎乃 等思之似稍有未便者蓋科道明目張膽以言事必非人所指摘者而後可今諸臣遇事將言乎不言乎言之恐人議其後不言又恐有負 聖恩矧諸臣果賢而被誣亦必不肯以彈射之身覲顏就列今已各具疏辭矣 皇上盍聽其退省養高為異日待用之地乎故為諸臣計則一 允其請而臣節可全舊典不易所為造就更多也 等仰窺 皇上畱用諸臣之心蓋為乏人耳而今豈借才於異代哉以備撫循之寄則內而卿



寺外而藩臬可需也以備股肱之任則九列濟濟循  
 資待擢可用也以備耳目之司則候 命與散館  
 及近日推陞諸臣可選也况人心世道若水之就下  
 恃有法以隄防之儻 計典一定之法偶以權宜更  
 新竊恐後來戀羶之輩藉為口實奔兢夤緣以圖持  
 祿保位將益無顧忌安望有大法小廉之效以臻長  
 治久安之休乎伏望 皇上念舊典之難更公議  
 之當聽將以上數事 畱神裁處庶法紀肅而人  
 心正其所禱於 計典非淺鮮矣臣等不勝皇悚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八 弼建類卷五

三十七上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六

釐正類

及時脩舉急務以隆治安疏

陳王道 萬曆年河南道

嚴禁令弭盜賊疏

張友舜 萬曆年四川道

申明職掌疏

郭惟賢 隆慶年河南道

陳察吏保民疏

彭而珩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党傑 萬曆年貴州道

復科場舊制疏

潘維岳 萬曆年江西道

肅臣綱挽士習疏

俞咨禹 萬曆年雲南道

議處民饑兵餉疏

章守誠 萬曆年福建道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黃華秀 萬曆年浙江道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

徐金星 萬曆年雲南道

請發拾遺武臣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議革選籤減錢爐疏

李雲鵠 萬曆年四川道

皇明留臺奏議

八 弼建類卷六



及時脩舉急務以隆治安疏

陳王道 萬曆六年任

臣聞資理之要圖之於未形也為之於未有也故可以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而垂之於無窮我祖宗立國開基肇造區夏並建兩都均重也而留都實為根本重地其諸司之建置百度之振肅法紀之森嚴視之 輦轂下無殊也顧承平既久玩愒日生不無廢闕之弊 臣愚所見方今時事最要所宜亟為之圖者蓋有二焉一日飭武備也一日脩文事也何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謂武備之當飾蓋南中地土夷曠城郭溝池廣衍其城內則延袤九十六里外郭則周遭百八十里高壘深塹雉堞連雲非不金湯固也而聲援策應防守實難以故統轄備禦之制星列棊布極為周密有中官以為之內守備有勲臣以為之外守備叅贊則屬之兵部尚書軍於京城裏外者為衛四十有九操演場所凡六簡閱以時蒐乘勿替其揀選汰斥歲率以為常宜其士馬服習將率驍勇可恃以無恐矣 臣愚切以為未也文具徒存而實用鮮裨也老弱選要取盈

原額之數曾不聞有一超距刺蜚之輩乃其壯勇余

丁固自在也脫有緩急 國家亦奚賴焉為今之計

須責任內外守備等官時時督率將領申明紀律慎

意汰選毋踵故習能弱者悉為革去精壯者即以充

補約束既定行之有常毋得緩怠則自然營伍充實

將惟所欲用之矣再照南京六部官額設尚書一人

侍郎一人邇年以來止設尚書而侍郎亦不復更置

蓋謂其事省而官不必備也 臣切以為六部惟吏禮

二部曹務頗簡而刑工次之即以尚書一人總之諸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司務隸之亦足辦事若戶兵則不等也今戶部尚書

總督糧儲侍郎一人而兵部則無之矣夫足食足兵

為政所先戶部所以不廢侍郎之官者為其

國儲積貯所係非輕足食也兵部為兵戎所寄軍

國之大計攸關即居常無事時籌策計畫商確可否

獨可少此官乎夫兩都事體相同北部自本兵以外

復有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南京即不能効為之而兵

部侍郎之補置固其必不可已也何為文事之當脩

我 國家開科取士以三年為期兩京十三省各



立貢院其生儒號舍俱預構之甃以甃植覆以簷檻  
規制整齊葺治堅厚可垂經久各省皆然也惟南京  
則臨時搭蓋蓬廠僅足容膝不蔽風雨窮日晝明繼  
以燈燭則風火可虞事竣則以芻狗視之且鞠為蔬  
園矣夫 朝廷設科廣求才賢甚盛典也而京師  
首善之地顧因陋就簡一至于此豈非以其貲費浩  
煩而慮始之不易耶 臣嘗周爰相度約號舍之數僅  
四千四百有奇計所費不過二萬餘金足矣即欲新  
其堂宇美其輪奐不過三萬金可無加益矣夫不一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六

三

勞者不永逸若經營創造措處有方擇委廉幹董治  
其役可量工而就者我 國家胡惜此有限之費而  
不為之也矧南京上下開設有抽分稅課局征榷商  
人本色折色則竹木襍料等項緣江而下者比比鱗  
集也浹歲以來所榷杉篙之類朽腐不堪用者奚啻  
萬數藉令以此為號舍棧棟之需何至積于空虛無  
用之地乎此 臣所目覩者私竊重為之恤也不獨此  
耳又有利弊所在其事若瑣屑而興利蠲弊者所關  
甚大不敢不一一陳之夫南京太常寺光祿寺衙門

及 陵寢歲時供應犧牲例取諸榷稅每猪三十  
口稅一所從來舊矣顧法久弊生不便于民且隱匿  
不報稅者十之四五其佻儇無賴往往鬻販私猪糾  
類聚徒越城弔入持械衝擊無復顧忌直以城垣為  
梯徑即直警人役邏而得之懼其黨與眾多莫敢誰  
何南中在仕官每一聚談間僉曰是漸不可長也將  
來有大可虞者 臣切憂之嚴行守禦官及五城兵馬  
司痛為禁約且令其從長集議有可通變宜民弭患  
遏盜者一一開報隨該守禦浦子口都指揮僉事嚴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六

四

驟南城兵馬杜凌雲等會議前來謂不當復稅商人  
之猪第責令屠戶報名在官每猪一口量納稅銀三  
分官給小票赴宣課司輸納仍榜示通衢曉諭則稅  
既輕省易辦即無賴者亦自重也犯法私猪之弊將  
弗戢自止矣若泥于三十稅一之制則彼賈豎市販  
者挾幾何貲安得一一足此數乎如必欲足此數直  
須等俟別商計總而稅則留難抑勒且重苦之矣是  
則奸弊之所由起也夫都民戶口實繁一日屠猪不  
下五六百口稅之所入不惟祭祀之用足以取給而



每年奇羨尚可贏一二千金也臣卽以此事諏訪閭閻無弗踴躍稱便似可創爲之者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聚黨越城禍之胎也萌芽不折將尋斧柯矣試一變通之獨不可以消厲階杜釁孽乎矧于城守之備亦非細故而興作工力之資且未必無小補矣此臣愚芻蕘一得之見輒敢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有可採擇俯賜施行則庶幾武備飭文事脩而留都重地可綏固於無虞矣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卷六

五

嚴禁令弭盜賊疏

張友舜萬曆六年十月上

臣先奉南京都察院劄委巡視 皇城四門復劄委巡視京城地方凡該管事務法所當理者一一申飭兵馬指揮千百戶等官一體舉行不敢廢墜幸國家成憲具在人咸遵守地方亦賴清寧但其中事有牽制法難遽行者必須互相經理方能克濟謹披瀝愚衷敬爲 皇上陳之切見 皇城乃尊嚴重地祖宗先陵祭品 上用物料錢糧俱各在內管理分辨其內供奉御火者等項員役非巡視之職所得約束故今歲在內人役或自縊或投池不數月死者相繼且家人親識工匠人役往來出入襍然混淆雖經原奉有 題准門禁事例俱日久漸馳人心懈怠少知遵守致難盤詰若不申飭嚴禁如前火者陳洪被劫卽係在內往來尹宗張爵之輩設或庫藏可窺安知其無他變乎此在內 皇城門禁所當謹者也再照南京地方廣濶居民鱗列商賈蜎集寇賊奸宄本難悉辦故四方劫掠者亦潛入京假裝貴遊豪傑宿婦飲酒一入樂院重門委巷邃室高樓任其自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卷六

六



樂本房樂工只圖厚利兵番緝捕動輒拒阻即便擊  
此獲一時賊証不明事過之後又告稱嚇詐財物以致  
丁不敢輕動及內外大小寺觀不止百計且分門列戶  
口居止參錯或師徒三四人多至八九人即有遊方僧  
此道在外行劫一入安宿一時難知是以揚州商人宋  
國徵被劫乃僧道余小庵胡雲霞其來舊院嫖飲者  
乃李七王近陽也若非密緝得獲安知不延蔓橫行  
耶此在外各城所當嚴者也易云履霜堅冰至則防  
微杜漸不可無矣語云智者見于未然則思患預防

聖明留臺奏議

卷正類卷六

七

不可忽矣矧留都為根本重地京師又四方之極如  
了不申明法紀何以消弭盜賊以固 祖宗首定之  
業未哉且事專職掌法當並行其在 皇城內各衙門  
係內守備司禮監該管非巡視之所得與也伏乞  
勅下本監示諭各內官衙門有不得已事情送本監  
究治或輕或重據法審據不許淫刑拷打致死非命  
并照原奉 題准事例凡內使火者家人出入俱  
要懸常所給銅牌及各一應工匠并各衙門應用人  
役亦要懸帶本等脚色牌面如有更代不常亦須添

置給帶守門官軍照牌看明方准出入如無前牌即  
係奸細拿送內守備衙門究治庶幾稽查慎密而內  
城專嚴之地自肅然難犯矣其各樂院寺觀又屬禮  
部該管亦非巡城之所得與者也伏乞

勅下本部行令各寺觀庵院如有僧道投宿須要住  
持赴官投名迹有可疑即密行稟報敢有隱匿事發  
之日先將主僧住持究罪本主房屋改公所各院樂  
工亦行令不許窩藏面生友人如有可疑即行密報  
所得財物亦不追究敢有隱匿事發之日照弘治年  
聖明留臺奏議

卷正類卷六

八

間事例將樂工色長治罪樂婦住房變賣入官庶幾  
法度詳密而外城無虞都會之地自屹然永固矣



申明職掌疏

郭惟賢 隆慶元年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題季掣事理行批驗所催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細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戶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管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采之輿論因得於事例之可做而行者其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惟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七

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管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蓋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於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有不然哉臣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家舉所積聚悉掌握於一人之手為費易耳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督而稽焉即欲恣費不已難乎理國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賦罰俱解貯之於計部又經計

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戶部錢糧雖聽諫部委官分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諫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于諫部之官乎即使委及於御史亦止宜做監督抽分之例查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緩之贏縮若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獨專之耶何者臣臺臣也職忝糾察錢穀之務自有司存而非臣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元江寧二縣收貯為務頗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十

與其經臣之批發又經諫縣之追收而後傾銷解部展轉之若此煩擾也孰若以諫部之銀隨諫部委官掣收而以臣監督之於法不尤為直截於事不尤為歸一乎方今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賦罰俱欽奉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是掣鹽之務其所關于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為之所也伏望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抽分之例行令南京戶部專委主事一員臨關秤掣仍咨南



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應行事宜悉聽所司從長詳議如有營私罔公減少 國課者容臣指名參究庶乎責任專一而臣工之職掌不消稽覈詳明而軍需之誦乏有賴矣再照理鹽固所以足國而足 國莫先于惠商所謂惠商者豈必蠲其常課而可取之利盡置之於不取哉興一利莫若除一害而省一分則商受一分之賜惟去其所以害商者而其所以利商者自在也臣聞鹽商之赴縣納銀也全憑保歇攬納此輩多積棍無賴詐稱勒騙者既指皇明留臺奏議卷上類卷六

一而科十甚至攬銀入手即挈家遁逃縣官急於完繳實收仍拘正身重複陪納商人敢怨不敢言此包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帶短少者罪擬盜賣緣夾帶納贖重於盜賣故秤役隨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遂即為報數少未遂即妄報數多自非躬親截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官工史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歇家指前各衙門使用各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

計之則數盈一千矣多方剝削管費不貲此常例之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收吏役勒騙火耗每兩多至一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往爭收夫商既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之官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此誅求之困耶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四弊均為蠹政病商之尤者臣竊謂商人之熙熙為利來也固將徼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奸之腹彼以生而使之無以為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皇明留臺奏議卷上類卷六

禁安保夫政差之後寧無營營射利之役尋踵故轍而恣害者乎伏惟 聖明留意併 勅部院議覆容臣遵照施行有蹈前弊者重治之如此則宿垢盡剔而實惠暨沾富商輻輳而赴掣恐後其于鹽政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陳察吏保民疏

彭而珩 萬曆十五年

臣愚昧迂疎不識時務荷蒙

天恩拔錄濫列南

臺待罪言責欲據一得以仰報

大造於萬一而

未能也伏思吏治之汗隆民生之休戚二者所關係

於國家甚重我

皇上在御風勵吏習勤恤民

隱德意甚盛則臣子欲臣時效忠宜莫先於此者

用是不避芻蕘之愚少效涓埃之悃謹以察吏保民

切要事宜條列五款冒昧上

請伏乞 聖明

采納 勅下部院覆議施行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卷正類卷六

十三

一公舉刺以風吏 臣惟激揚吏治莫要於舉刺故舉

刺之權專寄於撫按官誠重之也舉刺有得失而庶

吏觀望係之可不慎乎 臣觀今撫按官秉公道以辨

吏治所舉所刺往往協於人心似無容喙第恐拘攣

或有未破鑿別不無失真尚有一二當酌議者以薦

舉言之藩臬職分稍崇其舉動猶為易見下至群有

司則耳目所難周矣豈無筮仕矯飭一登薦剡輒以

宦成而虧晚節者乎豈無守悃愾後聲名日計不足

而月計有餘者乎使矯飭者一薦偶及繼薦接踵悃

悃者初薦偶遺終不與薦則誤矣郡守薦舉稍寬推

官次之若縣官則人多而薦有限也豈無處地方之

美者事能力辦聲譽易博取薦之易如探囊乎豈無

處地方之難者竭力盡瘁無以自見望薦之難如登

天乎使美地薦者相望人視以為捷徑難地薦者廖

廖人視以為苦海則偏矣至於論劾一節容有奸貪

難察因彌縫之善竟得以漏網者亦有孤危易傾因

萋非之及不免於覆盆者劾語必用排偶則敷衍成

章而事情半屬影響者有之証據少有錯漏則橫口

皇明留臺奏議

卷正類卷六

十四

展辨而隱奸又得倖脫者有之有一於此非枉則縱

夫是數者舉刺之弊由習矣而不察故雖在今公道

昭明之世未必無者 臣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通

行撫按官今後務秉虛明益精鑒別其薦舉也毋忽

矯飭而濫及變節之夫毋持成心而致遺悃愾之輩

當難地者有勞必錄處美地者勿徇其名其論劾也

毋為彌縫所蔽而致漏奸貪毋為風聞所誤而致有

枉抑劾語不妨直書証據不厭詳確若撫按舉刺有

蹈前弊者聽科道官訪實叅究如此則鑑衡不爽勸



懲以昭吏治日興而生靈蒙福矣伏乞

聖裁

一重律令以明法臣惟我 國家律令之設堅如金

石諸犯罪得贖者一二有明條在焉司獄訟者奉三

尺以從事一罪一贖公而無私雖言贖緩有無多寡

何傷乎第假公濟私積弊已久其在今日良吏雖盛

而不肖之徒舞法為奸者亦未嘗無之臣聞近時有

司治訟有不論情節何如輒罪以不應罪名者有罪

止於管越本條而加之杖者是利其贖而故入之也

皇明留產奏議 卷六

十五

有富豪巨室所犯情重乃不盡本法量擬輕罪而罰

以穀石之價者或罰以修理工之資者是利其贖

而故出之也若此者以法律為弁髦而任意軒輊以

訟獄為壟斷而多方漁獵可恨孰甚焉故貧民無力

而混擬有力則賣產鬻子無所控告富豪以有力而

輒得未減則作奸犯科無所顧忌民之膏脂日削國

之法典日整未必不由之矣臣乞

勅下法司通行在外掌印問刑等官今後一切訟獄

務守憲章人無可罪者雖不應毋得擅坐罪不可贖

者雖富豪毋得輕縱有本條則不得他分已問罪則

不得再罰在藩臬守巡等官各宜持法守正表率屬

僚其撫按舉刺群吏必以是為臧否有仍前舞法者

叅劾不貸庶乎吏知奉法而民自得所矣伏乞

聖裁

一慎委用以釐弊臣惟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得其人

則百姓蒙福立見不然使匪人當事雖一朝一夕未

必不貽虐於民也況積日累月乎今各省直州縣遇

正官缺必委官以吳其事然所委之官不皆由正途

皇明留產奏議 卷六

卷六

十六

者其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亦得與焉蓋正途中

有自好者輒欲避署印之嫌其餘碌碌者鮮有得工

官之委若前項小官或由納粟或由刀筆其人每工

於鑽刺習於逢迎故得承乏而攝州縣之事此輩中

賢者最少不肖者實多蓋其以貨得官急圖取償一

旦操得為之權有如持券而索之於民又况前路有

限不復有分外之望則凡壞廉喪恥之事何者而不

可為哉由是吏胥隸卒駁為一家閭閻百姓任其剝

削管一日之事則圖一日之利圖一日之利則貽斯



民一日之害故小官署印以贓敗者接踵求其法守  
自全者十不得二三由委用識之不早故也臣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在外各該衙門今後州縣署  
印宜專擇府佐官之賢者委之或本府乏人卽擇委  
隣近府佐官不然則擇委教職中之茂壯通達者其  
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不得一槩濫委以貽患地  
方倘遇正官入覲之時及有州縣稍多之府委官人  
數不足不得已及於此輩亦宜擇其人之謹厚者及  
由貢途而年未衰者然後用之蓋府佐等官豈人人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十七

皆賢但多出正途則猶知顧惜稍圖前進則敢不兢  
持藉令有碌碌者猶愈於殃民者也以彼視此不可  
以同日語故委用宜慎無非爲斯民計也伏乞

聖裁

一權積散以足食臣惟民以穀粟爲司命國以儲蓄  
爲大計今天下軍衛有司所在有儲遇災而賑鮮濟  
於事此曷故哉良由穀價貴賤之間未之調停耳臣  
愚以爲 國家自貯穀備賑之外卽錢糧積散亦可  
以操穀價而使之平以佐百姓不時之急者蓋各處

錢糧本色折色原有坐派其存留給散放折亦有定  
額在米價適中之時本折兼放固爲良法但有時米  
極賤而所放者米則得米者費用甚易有米極貴而  
所放者銀則得銀者謀食甚難米賤之時放之如例  
而倉無餘積則米貴之日卽欲多放濟急而無可放  
處矣臣聞事有經權貴在便俗是故歲無常稔亦無  
常歉稔則穀多而賤歉則穀寡而貴賤則民利於折  
銀貴則民利於本色此物理人情之常也茲欲使米  
價不甚相懸民食不至頓乏宜於錢糧積散之間一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十八

劑量之乞 勅下戶部酌議將各處軍衛有司存  
留給散錢糧若給軍士給幕兵等項除米價適中之  
時應照舊本折兼放外如遇米價賤甚當放本色之  
月亦暫以折色放之量增本地時價十之一遇米價  
貴甚當放折色之日亦暫以本色放之量減本地時  
價十之一人情見利則趨一增一減之間而利在焉  
人未有不樂從者亦未有不以爲德者米賤而少放  
則不至暴殄若泥沙米貴而多放則不至騰踴如珠  
桂米有羨則可以抵銀之不足銀有羨則可以抵米



之不足本色折色俱不必求諸常額之外惟在一通融間而倉庫兩不告匱民食亦不至乏此法之立於俗甚便蓋權以經濟而不悖乎經者也至於羨銀宜扣貯另櫃以防吏胥那移之奸羨米宜扣除另倉以省官攢守支之勞其委官查盤悉照近例庶此法之行可以無弊矣昔齊臣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故財可得而平又曰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此

皇明留學表議

卷六

十七

其意可做而用者也伏乞

聖裁

一酌催科以救災 臣惟催科與撫字二者缺之不可惟緩急之間酌之以時則 國計民生兩無病矣頃河南陝西等處災歉異常我 皇上憫念民艱破格蠲賑一時待命之生靈賴以延活者無筭第飢荒連歲膏血盡枯故併蠲起運一節諸臣數以為請乃司計者輒難其議無非為 國家抱遠慮耳 臣等復何容喙但 臣愚竊謂 國家惟正之供固不可以缺錢糧征輸之限則猶可以暫寬 臣近見人自中州來

南都者言河北諸郡災重地方樹皮食盡村窳烟稀十八在途僵者五六此其危迫之狀不出於目前諸臣疏中所指但瘡痍之民延久而不起聞之可為寒心當此之時催科如故竊恐追併徒急辦納寔難况民窮易與為非又不獨流亡可慮也故錢糧不蠲者 臣願以緩征之夫災地有司近經精覈其中豈無勤心於民謨者然而催科考成勢有所驅孰肯為小民而甘違限之罰乎 臣乞 勅下戶部行河南撫按官備查通省之中某府災歉為甚一府之中某州縣

皇明留學表議

卷六

十八

災歉為甚將見征錢糧量與百姓寬之如原以三限征者今暫寬為六限原係夏秋完者今暫寬之冬春諸如此類悉聽撫按等官隨地酌議令有司奉行以甦民困仍於考成之時為之分別焉待其歲事有成生意漸復然後仍舊限征之庶乎有司不迫於叅罰則撫字可施飢民不苦於征求則非心自息 國計民生兩有賴矣伏乞 聖裁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党傑萬曆十三年任

臣惟我朝兩都並建官職並設視前代為甚盛

矣顧地里之相去甚遠南北之形勢亦殊夫地遠則

人情難於萃而易於渙勢殊則事體難於合而易於

離此在今日不可忽以略也即如官職一事沿習偏

廢南中為甚識者增慨久矣臣為我皇上言之

稽諸祖宗時建設京官南北一例升除遷轉彼

此相同此固祖宗之睿識良有深意存焉者也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

後來不知始自何年立為定例南京部寺等衙門各

屬官止就南京陞轉不論年限不拘歷任一槩在南

及至資俸相應率即外補以去臣逆其當時可以就

近為便嗣後相因遂為故事一經任南則才力不問

其優劣槩曰此南官也職事不問其煩簡槩曰此南

差也以故往往典銓者每以舊例為當然不復一加

議處而南北門戶從此分矣噫西京者四方之極也

視彼各省原自不同故乃從而拘泥之不知京有南

北國家之官職可以南北分乎人有南北而

國家之事務可以南北限乎甚非設官之初意也且

外省各官有由州縣等官轉陞在京者此為出入均

勞今南京官竟不能如外官入內之例况各部堂上

官亦有自南而北者獨於司屬各官斬此例而未開

臣恐鼓舞豪俊之術不如是也南部臣考滿計其程

限二千餘里以水陸則有盤纏之費以往返則有人

事之費京官俸祿所入幾何而能當此費用且三年

考滿者例截日住俸而身往北焉近者率送妻子於

其鄉遠者妻子躑居於京邸朝夕幽閉啼飢號寒往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三

往有之談及於此殊可隱惻夫六年考滿不赴部不

住俸蓋為體其情也而三年者獨不可體乎兩京各

差諸臣考滿止令造冊報部為職守不可離也今南

京在任之臣凡一事一職皆公務也獨可以歲月曠

乎且外省各官每遇考滿之期有撫按保留者有不

准考滿者則外官以考滿而赴部亦無幾矣今南京

諸臣無大無小俱赴吏部考滿而一應事體倍難於

外官臣恐憫恤勞匱之義不如是也故近時南中諸

臣在任者率以病而求解登途者率以病而告回夫



人情孰不欲同奮清時而消沮若此誠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雖蓋臣事 君不以南北易慮然

臣愚 朝廷之設官惟取其有益於 國家也而

顧以南北之門戶風之耶此甚不可也方今

聖明在上銳意用人以起廢則有議以邊才則有議

以行取官員則有議凡為遴才計也顧獨於在南屬

官拘泥往例而一切待之獨何歟臣知此非出於

皇上之本意也亦非當事者之本意也特以歲久因

循相視未發耳臣望 皇上加意根本一視臣工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十三

將臣所言 勅下吏部從長計議以後南京部寺

各衙門屬官中有資望相應輿論共推者令無准照

在南各堂上官事例間一北轉以示優異未必非鼓

舞之一機也至于考滿一節既不能如外官之例又

不能如各差之例合無比照六年事例止令造冊報

部以憑殿最免其赴北過堂庶免於勞費而職任亦

有考核未必非憫恤之一端也或曰北轉之例一開

則事體不免更張臣謂南中諸臣凡丁憂赴部者率

即補北矣又何疑於此乎誠開此例則南北均可習

聞而臣工均圖報効有裨於治理亦多矣此何為而不議耶或曰考滿之例中止則事權將移於南部臣謂外省撫按且有奏留之事兼三年考滿已屬之在南部院矣又何疑於此乎誠免此行則

皇上不過少一朝見銓部不過少一過堂而斥涉操

縱之柄固自若也此何為而不議也誠如臣言則南

北相為聯屬有以一天下之耳目內外相為維係有

以一天下之心志此固萃渙合離之長計而根本可

賴以崇重矣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十四



復科場舊制疏

潘維岳

竊以致治之要在於取士而甄別人才在於鑑空衡平之有人鑑空則精於品藻而可免魚目之混衡平則公以較藝而不啓私倖之塗是以真才並出俊義彙征而致綦隆之治有由也我太祖高皇帝開科掄才司之考校者惟務得人不以職任爲限典至隆也其後於京闈之同考各省之考官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寢失其初弘治嘉靖年間大臣上言宮議乃照國初之舊嘗選部寺名流司京省之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二五

考蓋曠典之舉者屢矣臣知以任自重而請託罔聞

士亦乘時思奮而倖實不事故一時主司有得人之

譽士子無抱才之嘆各相淬勵舉所忻以觀其盛如

今崇祀王守仁以刑部主事出典山東今試錄傳之

人世燁然有光俾數十年之後讀之猶可想見其美

他可知也迨嘉靖四十三年兩京鄉試仍舉部臣爲

之同考非以首善之地爲獨重乎其時北場竣事得

稱上意惟南都因總考故臣孫世芳之變至於爭席

故僅一行復較今外省卽未復舉而兩京考官寧不

可遵先制接近典而特一舉行哉夫世涵育於豐芑之仁遭逢於熙洽之運論極盛臺治者莫如今日然士習愈敝公道益壞群然而類靡矣勢之所極當亟有以反之不可後也今屆大比之期凡有志之士莫不翹首跂足以望曠典之行期思所以新其耳目而一其心志者宜無以易此蓋畿輔實風教之始四方人士所輻輳也同考之官又得與總考擅去取者也矧江南尤鉅麗繁華之邦織文錦貝之饒視天下爲最而馳騫奔趨之習如水之下而不可止乎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二五

任之重則其典宜隆委之專則其人宜慎當鉅麗繁

華之邦則其防檢尤宜嚴今之所聘學官豈無清修

積學可膺是任者然此以數求彼以數應非有選擇

其間也藻鑑未必盡當而苟且因循之弊亦或隨之

况總考二人既限於精力之難徧而教職分卑又無

以展其兼濟之能邇年以來抱才者有壅闕之嘆孤

寒者深鬱抑之嗟豈不爲無其故與夫人才得失實

關世運盛衰而求士於考官猶索模於陶求鑄於冶

也埏埴鎔範之理未有爽者使授其職者皆經明行



脩之臣則所羅而致者必皆積學知名士也苟以冒  
濫而得猥瑣而混平居無學問之功欲其從仕有經  
濟之效難矣如是而欲風俗之厚治理之隆不亦萬  
萬無是理哉至於序坐之禮則同考諸臣當遵前席  
在嘉靖年舉行之時有定議矣循而行之可也奉公  
體國期得人以事吾 君則同寅協恭實諸臣自  
靖之職其無俟於言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該部  
會同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學方正者屆  
期特允是選每房量加數員或純用部臣或參一二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十一

教職則委任特隆人思自盡所以鼓舞真才而成作  
新之化者不在是故再照考官惟其賢不惟其人法  
貴無弊而後可行今兩京考官往往循資而推有以  
本省之人而典試事者夫循資則人可預擬本省則  
親知易通宜於摠考之官擇譽望最隆素孚於時者  
充之而不泥於資序之循預考之官籍在南者不得  
為南考籍在北者不得為北考則私門可杜而大公  
可布此其所當申飭者也又民間俊秀未嘗學問每  
視入監為捷徑一藉其中遂百計夤緣至以曳白而

致青紫又兩畿人士所深憤悒者近科臣張維新欲  
嚴覆試大臣子弟而俊秀中式者獨可容其冒濫乎  
此亦當申飭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慎擇考官稽查  
原籍仍會同都察院科道官係俊秀中式者各于揭  
榜後嚴行覆試庶紀法明而弊盡清矣 臣待罪南臺  
目擊時事深惟科場懲創之際正人屬望之秋故敢  
獻其愚懇惟 賜採擇施行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十二



肅臣綱挽士習疏

俞咨禹 十一月十一日

臣惟朝 覲以計吏治會試以羅英才二者均

國家鉅典三年而一舉之聚四方之臣民以聽

朝廷之政令視京師之風俗其所係治道之隆汙生

民之休戚非渺小也故餽送不禁或以起寵賂之端

糜費不經或以長貪饕之漸又何以肅臣綱挽士習

使吏清民安風淳俗美以成雍熙悠久之治也哉

待罪留臺論思是職敢述朝 覲之官餽送為弊

會試之士糜費為苦為我 皇上陳之夫朝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六

三九

覲之典倣周家述職之遺意計畿省群工之賢否淑

慝而上下黜陟之要以為安養生計也 臣聞正德

弘治以前臣綱整飭餽送不行如先臣于謙所云清

風兩袖朝天者其時之淳龐何如也嘉靖末年權奸

秉柄賄賂公行內外臣工一以餽送為禮故郡邑之

吏有潔已愛民澤被黎庶古之所謂良臣也然苞苴

不行奸邪見妬於是有不受上賞者矣有殘酷貪墨

禍及閭閻古之所謂民賊也然鑽刺通神權奸見納

於是有不蒙顯罰者矣又其甚者是非倒置賢否混

消私門一通公論大拂有以賢為不肖而挫抑終身

有以不肖為賢而一年數轉者夫中人之性孰不欲

獵取功名彼見賄賂之入者如此不入者如彼是以

乘 朝覲之由為入賄之實不偏派里甲則侵用

錢糧不多取羨余則濫罰紙贖必囊橐充盈然後出

一入京師視衙門之炎涼顯晦而多寡分張之筐篚

載路金帛盈几送者以為套物受者以為常儀人寒

一人恬不知怪迨權貴之歡心既結則揚揚任其所

欲為而無所顧忌矣餽送之弊其流至此此維持世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六

三九

道者所為必欲嚴禁而不願弊風之日以長也會試

之典倣周官賓興之遺意群畿省之才俊豪傑而倫

選錄用之亦以為圖治安生民計也 臣親見萬曆甲

戌以前士習未壞用費未侈而前尚書葛守禮猶有

揭官箴慎重士習以重始進之疏誠知士習之當端

也丁丑而後倡導匪人士風大變新進之士每以紛

華為悅開榜之初捷報有賞猶其常也迺住京棍徒

巧立名色有云主考房考廝役者有云監調堂內夫

皂者有云監試巡緝供給及膳榜掛號者所索不下



百金矣猶其小也云揆部辦事則有本部人役赴部  
選官則有吏部人役及主考提調等官人役索賞猶  
故也則所費又不啻百金矣自此之外又有餽送之  
儀宴會之禮用費不貲歛取多端大抵丁丑用其一  
庚辰則倍而十丙戌則倍而百矣夫中人之性孰能  
不蕩心富貴彼以為功名入手富貴可以立待是以  
甘酬應之繁而願為稱貸之舉或罄篋以用或重利  
以借或諂求于富貴大賈或干謁于豪室權門必求  
充所用然後已一出官郡邑則舉抵債之商賈權豪

聖明留臺奏議

卷六

三十一

已接踵而券取矣手足無措志氣不揚始為抵債之  
謀繼為肥家之計日甚一日恬不知恥蓋必至於縱  
已之欲重百姓之禍雖上負 國恩下負所學不恤  
矣糜費之弊一至於此挽回士習者所為必嚴革而  
不願弊習之漸以長也方今 聖明在上覈吏治  
以圖治安急求賢以充任使郡邑長吏悉洗心滌慮  
以待 天朝黜陟之命而計偕儒士亦敦本尚實  
以應 天子側席之求萬萬無餽送之事侈糜之  
習如 臣前所言者一或頽風未變弊習求除而餽送

侈糜猶故焉其不為 聖治之累者否也况今日  
入覲之官大半為前科所取之士而今日所取之士  
大半以代入 覲之官而分布之郡邑彼新進之  
士草茅未脫學術尚真當其家食時親見郡邑之吏  
廉而能官者則私心暮之且樂稱而景仰之意入計  
必蒙優錄也貪而無狀者則私心鄙之且嗤笑而唾  
罵之意入計必受顯罰也倘使入 覲之後餽送  
可行苞苴直得入萬一有賢而未必見錄有不肖而未  
必遽黜則始進之士必將駭而思曰某也賢以餽送

聖明留臺奏議

卷六

三十一

不周也故考中下某也不肖以鎖刺通神也故考中  
上遂以賄賂之果可通而廉能未必庸顯也則變淳  
朴之性為澆漓之習改平生之學為身家之謀下以  
剝百姓之脂膏上以結權倖之容悅 朝廷之政  
令其何能新百姓其何能安盜賊其何能息而公計  
吏之典正以為造士之基革餽送之風正以杜糜費  
之漸二者雖若世俗常談而所關係紀綱風俗非細  
故也今待計之吏就試之士以次鱗集闕下  
陛下試念吏治之當覈士風之當挽也特召吏禮二



部及都察院大臣面諭以 朝廷建官爲民訓廉  
爲急而餽送非政體也宜禁 聖諭諄切

明旨森嚴則中外臣工知 陛下起弊維風化民

成俗至意大臣廉潔以倡之而小臣罔敢違越矣近

臣廉潔以先之而遠臣罔敢違越矣而又定之條教

申之禁令凡 朝覲官員者定以不謹論黜新進

之士務就澹泊以養廉節其有奔競權貴費用奢華

者定以下等住選而嚴飾科道之官用心糾察敢有

蹈襲前弊毋論權貴指名參奏嚴令殿衛員役加意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卷六

三三

巡邏敢有故違 明旨毋論內外官員訪獲送治

庶禁革既嚴則頽習可回四方之觀聽一新

朝廷之紀綱益振所以貽百姓太平之休而培

國家悠久之治者端在於此

議處民饑兵餉疏

章守誠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上

臣聞王者之所天在民民阻飢而弗救則昏墊捐瘠

之夫揭竿而起矣 國家之大事在兵兵缺餉而弗

與則枵腹荷戈之衆脫巾而呼矣今淮揚重地水患

異常爲百年所未見海防孔亟非一旦可息肩民不

聊生士不宿飽貽 朝廷隱憂勢岌岌也 臣謬叨任

使既見且聞敢不疾首感額爲 皇上陳之淮揚

所屬自今年三春多雨二麥不收已經撫按奏勘猶

未蒙優卹也乃於五六月間風雨交淫若將倒海淮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卷六

三四

黃並溢何啻滔天淮安各州縣與太高興寶之間沉

窰產蛙者十九葬身魚腹者無筭巢木爲居採藻爲

食悲號震地轉徙無門生靈困苦莫可摹狀鳳徐等

處被患亦同 皇上試取撫臣李戴疏詳讀之未

有不測然心動者今欲徼浩蕩之恩以活旦夕之命

舍蠲與賑無他奇而若尋常之所爲蠲賑無益也何

也七年之病非三年之艾弗治也故存留可蠲積逋

可蠲則議蠲漕糧可折起運可停則議折議停故典

具存諒勿靳與然蠲停非小惠而貧無寸土將不免



向隅而悲發帑非驩虞而米貴於珠或不免握金而死臣愚為今日計則莫如請留漕糧矣漕糧因

太倉之粟而委積相陳非若帑金之告訕也淮運皆便艘所經而隨取隨足非若輓輸之勞費也運卒之行糧與夫耗米皆可收之以濟非率二石而用一石漕糧之留其便若是合無於附近地方扣留四十萬石聽撫按酌量淮揚徐等被災輕重貧民多寡分發賑濟庶奄奄殘喘可望延生而於國計亦無大損如不得已則以二十萬平糶之價每石五錢或四錢

皇明留平糶議 卷之六

三五

糶完銀歸戶部下無玉粒之愁上有不費之惠兩利之策似可耳若給帑金已有成命仍將前粟盡許平糶其全活豈止百萬生靈而已哉我

皇上好生之仁如天視民之饑由已謂不忍四十萬之粟而忍百萬生靈之命必不然矣狼山濱海諸營向幸承平日汰月削積靡之氣幾于重地頃因倭奴大逞防禦勦諸臣建議添兵增餉大非得已顧二十一年之餉狼山尚少三萬六千八百餘兩二十二

千九百餘兩該撫臣先後具題計口授炊用心

良苦及至部臣議伏兵部諉之戶部戶部諉之撫按則何以故夫兵增餉益理勢固然部臣知之矣土瘠差繁不堪加派部臣知之矣庫藏空竭勢難容已部臣又知之矣顧於今年所待哺明年所儲蓄動則曰不敷之數自行議處豈以神輸鬼運之術望撫按哉蓋大將東征一戰而平壤復再戰而開城收三戰而王京克破竹之勢前無堅壘倭且度漢江而脅息於溟渤嶼島之區審如是則兵可漸撤而餉省此部臣

皇明留平糶議 卷之六

三五

意也而今大不然也繕城結屋如虎負嵎標掠攻圍如鯨鼓浪方憂晉州之不可援王京之不可克而尚望其去釜山歸日本乎臣之愚則又以爲關白非易與也狡焉啓疆其謀叵測住釜山則東北急歸日本則東南急無論倭之歸不歸而江海兵防解嚴無日若之何可一日無餉哉臣又據遊擊濮朝宗稟稱連日正理兵防不意黃淮奔暴湖水決堤海潮上湧廟灣適當下流將新建營房冲去二十餘間人馬棲息無所只得移就高阜屯牧官兵遭患等情夫郊原



沉陸腹裡猶然海濱之地可知已下民艱食城市猶然濱海之兵可知已舉一廟灣而諸營又可知已合無查照原題狼山二十一年缺餉二十二年歲餉或於戶部全給或戶工兵三扣留起運錢糧各營二十年所少歲餉或淮馬價餘鹽各留五萬二千宜無不可不然各差按臣賦罰濟邊之用暫議借留可也淮揚兩關船料解京之額暫議借留可也總之通融支給在是正餉 皇上之財防海防邊皆

國家之事緩急後先固有次第而今日江北之餉乃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三二

最急而所當計者倘釜山之倭揚帆流突則徐淮將士犯其先鋒狼山左右諸營皆為後應江北江南卒然騷動當是時將一心以策兵又一心以議餉不惟士有飢色而桑土戶牖之計亦晚矣 臣又聞之理財急矣用人要焉唐建中初國用大困任一劉晏為海東轉運而軍國遂饒今豈無若人哉兩海額鹽七十萬引餘鹽銀六十萬此舊額也先臣霍韜曾監兩淮餘鹽可得三百萬引今日濟邊之數僅僅三分之一利不可盡收也近科臣廉知府石崑玉賢狀特

推穀業蒙 皇上簡命矣及今趣令赴任設法經營使三百引餘鹽息歸公帑豈特區區江北兵餉可仰給哉伏乞 皇上軫念 勅下該部淮揚等處災傷除該年分起存舊欠照例蠲停外仍將漕糧扣留四十萬或全賑半賑或全糴半糴狼山等營各該年分兵餉或照原額於戶部全給或扣留戶兵起運及馬價餘鹽或照今議儘留各差罰銀兩關船料併催運使石崑玉上緊赴任務收餘鹽之利以佐軍興庶根本重地內消潢池之警外澄瀚海之波而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三六

皇上南顧之憂可賴少紓萬一宗社幸甚地方軍民幸甚激切祈懇待命之至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黃華秀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上

臣惟聽言之道必以其事稽之則言者莫敢飾實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臣伏閱邸報見陸松曾長慶等條陳開礦事宜既稱其利如彼矣乃科臣程紹等又力言其害如此利與害臣愚耿固未敢定其指歸然言利者證之世廟言害者亦證之世廟臣以為此一事耳不應舛錯若此竊意世廟去今日未遠文卷簿冊應有可查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上類卷六

三九

陛下試勅該部先朝當日胡然而開胡然而止其所得之利孰與所失之害一據案可明也果松等言實乎則必然之利佐國家之急官帑不傾民力不殫此所謂不竭之府也祖宗故事誰敢故違後有言者罪以阻撓百喙奚辭如科臣之言有徵也則無論其別有必然之害而即其無利先朝已中止矣今日奈何蹈無益之舉紛紛錯出以招萬一有之害乎豈松等能以天地為爐萬物為炭陰陽為冶別有神輸鬼運之術乎不然其欺罔既明

以為可正之以法使進言者不敢以當事漫試於

陛下亦因是而可以知忠邪之辨又

參伍之說也若謂今日不用官開與民收利視曩者

不同乎則又不應援世廟之事為證假飾說以

欺陛下也且利在則爭人眾則亂苟非盡統於

官勢固不能息爭止亂也民六官三之說臣不知松

等何以行之倘陛下欲姑試之乎則亦請就近

暫開一路俟其長便然後將產礦諸處逐一開採此

不過外府寄之未為晚也不必遽以未睹之利遣使

旁午輕傳呼召以搖人心也臣故曰礦之利害兩言

可決也抑又有獻焉今日開採為大工計也

傾大工所需直財乎哉人亦有言得任事之臣

勝得百千萬鎰今工部尚書非所稱將作大匠者耶

乃列名推補十未一用此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左右

侍郎亦足辦乎臣以為此猶二之也天下有分理有

總理其任不可濶也任事之權分則輕專則重其柄

不可移也故官事無攝春秋紀之垂作共工虞廷咨

之今必欲以侍郎而缺尚書之任是六官可五九列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上類卷六

四



可八恐非虞周設官之意也抑十人者未當

上心乎則未嘗試之何知其不勝任也此十人之外

又未見明有賢於十人者也臣願

陛下勅吏部於十人中會推其尤者二員進呈

而錄用其一彼責任既專總成攸寄將群職兢勸百

堵皆興木屑竹頭綜理周密所為國家無涯之費

者不知其幾十倍矣至於諸臣捐俸在大臣固為體

國之忠在小臣未必非迎合之意且為祿已薄所濟

纖涓而遷轉不常又成畫餅襍沓陳請體統更乖徒

使遠邇訛惑真以為府庫空虛而即二官之建亦

待括諸臣之俸甚非所以誇遠夷隆中國盛大氣

象也臣請文臣自閣部卿寺而下武臣自公侯錦衣

衛堂官而下如兵馬司經歷千戶等員量行議免或

自今日為始已捐者姑俯從所願以後有請者盡行

停止以示養廉勸士至意使天下明知朝家一體

之誼人人仰荷體恤之恩將恪供靖職爭思圖報視

錙銖之助何啻萬一間有猥瑣襍流以背為官惟利

是視棄捐於此安知其不取償於彼而以助工為鉏

會哉夫審效程功至明也推誠委用至聖也體悉群

工至仁也陛下以仁聖明哲握樞於上令諸臣

真實忠盡効力於下將皇圖與天壤並悠奚論

帝居永固已哉伏惟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

乞賜採納勅下該部查覆施行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四一九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

徐金星 萬曆九年任

臣聞為治不在多言考言乃可底績今天下恭遇

皇上以明聖照臨良弼夾輔所為奠安生民計至深

遠天下舉欣欣愛戴而臣自試職南京待罪巡視乃

見京城軍民愁困衣食艱難私竊異之似非今日太

平之世所宜有徐思其故五兵馬司擾之也五兵馬

司利弊非難知也或謂瑣屑而不敢聞耳然

皇上軫念根本圖大於細即五兵馬司裁冗員黜賊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董王類卷六 四三

吏飭法懲奸已無遺慮間有一二利弊蓋常節奉

欽依但事以久而浸湮法雖立而未盡或因虛文塞

責原未着實舉行者臣敢無擇巨細查例上陳志在

宿弊頃洗實惠大行軍民永有攸賴以上荅

明時核實責成之意伏乞 聖慈重此根本之地

憫此捐瘠之民不罪臣毛舉將臣所言特

勅該部查議施行不惟京城百姓之幸實

宗社萬年之慶也

計開

一正體統查得嘉靖四十一年該南京兵部會議題

請一款地方積弊雖係各衙門沿習亦係兵馬司阿

承即五兵馬司副指揮吏目等官不論正佐分管地

方此殆為巡捕詞訟而設至於差撥供應俱照分地

以致印信無稽指稱尤易今後除巡緝聽理照舊分

管外但遇各衙門堂票取討各項專行掌印兵馬承

行管理不許副佐攙越以便責成等因今照各官未

實遵行指稱工部分撥有一牌二牌三牌四牌之號

每牌火甲輪日折送差錢機兵舖行經紀人等按月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董王類卷六 四四

三限取結斯固刀錐之末耳然疲民手拔身備肩帶

背販朝夕營營以幾數錢之蓄而率為貪吏攫取日

賧月削以為當然畿民為得而不瘠再照前議巡緝

聽理准其照舊分管亦屬未盡蓋此輩銖求寸取家

至戶及皆自分民畫地始也乞 勅該部痛革前

弊一切合行事宜統於正官而分授之不許各牌專

管取索常例民始獲蘇伏候 聖裁

一革冗役伏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奉

差委即濫收書算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今

一 丹 賣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18 反 文 內



後着通行裁革有造言謗訕及營求復入的着本官  
卽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惟 皇上洞燭弊源痛  
革冗役卽衙門大小不同要其爲害則一今查據五  
城揭報書手到官或二十餘名或四十餘名以爲冗  
矣人曰此特其出官者耳每名又有貼寫數輩計之  
不下七八十人焉應役則分日以爲利權之羸縮而  
替役則計日以爲頂首之高下臣亦知是在革之而  
已然革之猶不革也蓋名去而實固存也夫以一兵  
馬司而官吏胥徒若此其衆要皆食民之食以肥其  
家者也而又翼之以弓兵數十人及白役者不可計  
是五城張口千百以叢食畿民何以堪命乞  
勅該部查議各司令書手足任騰寫弓兵足任巡緝  
而止其餘冗役一切痛革實於地方有補伏候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四二

各衙門將會議過應留革差役緣由具題仍禁約地  
方總甲人等不許指倚科擾及票取物料夫匠器用  
等項通行知會其有公舉事非得已一時暫用者亦  
要印信牌票行城仍將原票呈送巡視衙門掛號方  
許諭辦敢有隱漏不赴掛號者俱聽巡視衙門將承  
行員役從重究治等因今照南中諸臣各安分守已  
無票取物料夫匠器用等項如曩時矣但掛號事例  
尚未舉行合無申飭五兵馬司今後如遇各衙門牌  
票務要遵例呈送巡視衙門掛號不許隱漏以致滋  
蔓其巡守火夫前議留革已悉但各城差撥假手積  
書奸弊百出如趙甲舖分之差越撥錢乙舖分又有  
坐定舖分私家役使者以致豪猾縱逸貧儒重困閭  
閻不勝偏累之苦而議者方以細故忽之且事權不  
一更代不常孰與地方除此患也乞 勅該部將  
五城軍民舖座查計若干每日照前會議過應撥各  
衙門人夫若干清理的確通融酌派刊立木牌行令  
各該地方總甲輪流徑自巡守不必仍赴該城差撥  
臣等仍申明禁每月取該城不致私撥人夫取用物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四六



料其結呈逋查考庶差役均平奸弊盡絕而地方肅清矣伏候 聖裁

一立保甲查得保甲之法節經兵部題奉

欽依在外府州縣不分城市鄉村十家為一甲甲有長五甲為一保有正書門牌置戎器平居則互相覺察有事則互相應援此亦足稱弭盜善策矣今在外府州縣多已行之而京城獨未之舉知有火夫已爾夫京城五方雜居商賈輻輳奸民之未易窮詰奚啻外郡而土著富姓多置店房容留勾引不問來歷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奏六

聖上

官司又不立法漫無稽查即有地方總甲故多無籍市虎或孱弱貧氓耳緩急奚賴焉合無准令京城內外一體編立保甲慎選殷實謹厚之民為之長為之正除守望譏察外不許別項差擾其勸戒功過等項並查照在外事例施行亦不許五城官吏苟且塞責及因而生事擾民務不失古鄉井守望相助之意實於弭盜良便伏候 聖裁

一廣賑恤查得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者而又特

勅京城聚寶門等處置三

飯堂每年光祿寺支米一千八百石惜薪司支柴一十二萬斤油鹽諸物稱是內守備差官督率厨役造飯以給貧民恩至渥也緣與巡視衙門舊不關攝近乃虛應故事漫無稽查節據各地方總甲呈報倒伏乞食貧民數多 臣慮該管官縱容下人侵漁及積棍冒頂以致貧民不沾實惠有負 恩典行查問隨據各官口稱目今四外饑饉流入南京就食人多米少不敷支給等因 臣惟三飯堂之設出我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奏六

聖上

聖祖嘉惠特恩錢糧似不為少果能實心奉行貧民亦克有濟今都城之內叫號相屬餓殍日聞竊恐聖祖在天之靈尚未大慰乞 勅南京內守備會官將內官等監及光祿寺等衙門除前額支外將各項歲用柴米通行清查撥出羨餘增給賑恤凡遇無辜乞食者一體查收入冊仍許巡視衙門行令該城兵馬司正官每日會同三飯堂該管人員當官給散按月呈報以憑查考庶貧民得沾實惠而錢糧不致冒破是合億兆之懽心以仰承 聖祖尤 聖裁

聖上之大者伏候

聖裁



一省煩文查得府州縣官參謁該管上司節奉

明旨嚴禁以勵職業節民力也今據五城兵馬司呈

稱統轄之多奔馳之苦除驗牌註銷載在大明會典

及該管各衙門事關體要者照舊外其餘月報事蹟

參謁迎送領枷回風督府發放等項及火盜人命以

一事而解報守備三次候見私宅三處旦暮奔馳人

馬困乏不暇防捕乞議革免等因到臣查得前項

趨承本非舊制見今參謁有禁外官遵奉方嚴豈容

各城尚沿舊套況職官既奉裁革煩文相應禁止乞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四七

勅該部查議諸不在會典該載者盡行除免其月報

事蹟止用申文鋪遞火盜保干地方親報守備衙門

一次後亦遞申文人命自有法司職掌不必混解守

備衙門徒滋煩擾蓋承稟多則案牘積胥徒衆而弊

孔多不若優之使有餘暇以修職業因可損其胥徒

之柄絕其漁獵之端伏候 聖裁

一重正官查得隆慶四年吏部會題五城掌印官俱

選科目中壯年有志行者陞除奉有 欽依邇來

選充又或不由科目臣照五城兵馬司其官輕其責

重大至賊殺小至忿爭之獄咸與聽焉誠使官得其

人即如臣前所陳數者自無不得其理苟不才處此

則政以賄成貪以酷濟間間隱痛殘蠹最深雖其官

竟視職而民已剝膚立法之詳亦復何益臣請今後

五城正官俱選科目陞任巡視衙門年終止造賢否

文冊送部不必如例舉劾即有稱職卓異者吏部於

考最之後不次優擢如其貪婪姿肆罪蹟彰聞巡視

衙門即不時請 旨提問庶各官少知自愛而強

盜人命重情不致枉縱且使為之副與屬者知所嚴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

憚知所承稟伏候 聖裁



請發拾遺武臣疏

朱吾弼 年三月上

臣惟外內所以綏靖而無大可憂者文武之材備也  
賢豪所以布列而無甚不職者黜陟之法嚴也故委  
任簡授不以武弁而輕責成稽覈不以武弁而略載  
在 令甲文職有考察武職亦有考察文職考察有  
拾遺武職考察亦有拾遺歷查 祖制武職大計  
每五年一行命曰考選軍政如期兵部題 請行  
令各武臣照例自陳恭候 聖明裁定去留中間  
有不協公論者聽兩京科道官拾遺糾舉規規定法

皇明聖祖憲

奏議

五十二

至詳至密

祖宗深意蓋以權專於司馬詢廣於

言官武臣既有所束而不敢肆司馬復有所憚而不  
敢私且也贊刺罔施神奸靡遁我 國家自有武臣  
以來內無破柱之伏外鮮吞舟之漏勲戚免跋扈之  
虞帥裨絕跳梁之釁名侯宿將安攘震赫未至於尾  
大不掉者胥此有常 令甲足節制鈐縛之耳 臣以  
迂劣誤蒙 皇上拔置南臺會萬曆二十三年正  
係五年考選軍政之期例與采訪十月內隨諸御史  
於南京都察院清議堂會議走使四出博諮中外當

事者又相盟約悉心殫智集見哀聞務在核真罔眩  
耳目六科給事中亦設清議堂於會同館其議諮盟  
約極其劾愆者不異臺臣預圖蚤計已非日月待

命下有去留邸報六科集諸給事中十三道集諸御  
史各於其清議堂啓所博諮陳所見聞非惡條彰灼  
耳目僉同共稱遺姦者不輕入論列臣得逐隊與議  
觀臺省之公之慎不縱不枉為 朝廷剔蠹又為  
朝廷憐材有如此則 皇上欲執軍政大典勵世

磨鈍庸賢法 效通戰寇竊退莫封陞措寰宇億萬年

皇明聖祖憲

奏議

五十三

泰山之安者 臣愚謂北科道之拾遺不可少而南科  
道之拾遺尤不可少也頃者南京兵科等科諸科臣  
會同有疏叅童元鎮莊德福劉巨安等矣南京浙江  
等道諸臺臣會同有疏叅童元鎮馬孔英賈邦信等  
矣先是北科道之疏並奉 旨下部處分乃南科  
道之疏竟未奉 旨迄今不獨 臣等驚愕合兩京  
文武百官人人驚愕相訝拾遺 祖制二百餘年  
未嘗廢格於南一旦廢格 臣誠有所未解倘  
皇上別有疑於科道諸臣并其公論疑之則過矣何



也以一人參一人非甚不肖尚不敢懷私滋毀自其  
欺誑得罪名教矧群諸臺省參諸武弁曾誰私憎私  
怒而肯共為私毀者試詳科道兩疏人有事款款有  
確證風聞據以實跡月且出於公評萬萬無顛倒是  
非以白為黑以賢為不肖者 皇上可無纖毫疑  
也諸臣之疏無可疑而日又 留中其不便者有三  
臣敢畢其說焉拾遺之典上肅 朝常下警有位南  
北臺省從來不偏廢此 祖宗舊制更南都清議  
最重是非最公今昔所談一旦不顧清議之重是非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十五  
之公而闕數百年不刊之 令典其何以示作求而  
風庶官乎一不便武弁之流寡廉鮮恥者比比砥石  
植義者歟焉有其防之猶虞恣肆奈何縱之而漫不  
防也前此未經彈射行固恣睢心實畏忌一經彈射  
非自矜脫網之得意則回思破甑之難完將貪縱奚  
所不至望之感 恩激濯効其死力者必不得之數  
也其何以化貪庸而收功能乎二不便兵柄之重士  
卒賴以作馭中外倚以干城彼名玷彈章者雖蒙曠  
蕩非極孟浪喪心斷難居然視事春汛屆期武備宜

飭 陪京重地操練重權都督胡大忠可以貪老不  
檢為科道所參論之身仍得與科道共事京營乎  
見其垂首喪氣對人無色率下不威舉一大忠他可  
知已不幾致中外兩地潰士卒而撤于城乎三不便  
夫一停閣而其所不便乃爾 皇上不可不動念  
也 臣等科道仰遵 祖制俯循職掌共矢天日畢  
竭愚忠就令中有未當 聖心者恭候 命下  
該部覆議上 請總歸 聖斷其去否非 臣等  
所敢與或欲一二留用不妨 明示安心供職使  
皇明留臺奏議 卷六 五十六  
得展舒圖報以副使過之仁奚為滯常典駭觀聽令  
諸武臣靡所措手足耶 臣前幸濫與眾議今冒巡視  
營務近閱東封可疑諸疏恐倭情之叵測觸汎防之  
戒嚴慨營將之匪人慮責任之難諉敢膺鈇鉞昧死  
懇 請伏乞 皇上念 祖宗之成憲難廢  
察諸臣之公論無他 亟賜俞納將南京科道所  
糾童元鎮徐文煒祁光祖胡大忠馬孔英姚一元莊  
德福吳廣劉巨安干以歸劉登洲賈邦信等  
發下兵部從公酌議請 旨應罷斥者罷斥應革



任者革任應量處存留者量處存留庶介胥知創艾  
舊章不愆忘帳中有孫吳塞外多頗牧而 留都臺  
省不為虛設矣臣不任戰栗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王類卷六

五十五

議革選籤減錢爐疏 李雲鵠

臣惟今天下號稱多事矣吏治日頽用人急焉而選  
法不善人將不得所用 國用日匱理財急焉而錢  
法不善 國將不得所利則今日吏部大選之抽籤  
南京工部鑄錢之增爐誠不可不議處者臣請為我  
皇上言之我 國家以官人之柄付之吏部蓋責以  
別材賢弘化理也從未聞以選除大典憑之籤者自  
請託盛行而前吏部始議用籤以矯其私意誠公也  
豈知籤一設則反為籤所東南與北或相左矣人與  
地不相宜矣甚且選後而告改者紛紛矣夫南北不  
宜害猶在一人也人地不宜不害及郡邑乎害若此  
奈何猶拘拘然株守一籤也故籤之當革不但如往  
時或檢籤或換籤為士人所關闕即如銓曹責在知  
人止緣籤在而任抽之縱有月旦之明何所用焉則  
器使之謂何而臣所謂選法之久敝者以此我  
皇上酌鑄山之政付之工部蓋責以裕貨財前民用  
也從未聞以鑄錢一事頓增多爐者自水衡告訕而  
南臣部始議增爐以濟其用意誠善也豈知爐一增

皇明留臺奏議

卷王類卷六

五十六



則反爲爐所困今據告爐增至六百座矣銀七分五釐易錢百文矣甚且商賈畏行錢不敢入京矣夫多爐多利爐可加增也今爐多錢滯官民不交病乎壅若此奈何猶泄泄然不爲之所也故爐之當減不但如近日錢止行之京不行之外爲都人之大蠹卽如工本之費不貲祗緣錢多而賤出之遂致利不償費國何益焉則持籌之謂何而臣所謂錢法之大壅者以此夫邇來鑽刺成風臣方欲以白簡杜邪徑豈以抽籤革弊反欲去之以潰其防倉庫如掃臣恨不得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表六

五十四

以多方濟燃眉豈以增爐利用反欲減之以掣其肘良有見於吏部原號爲銓衡必遴選羣材如衡之錙銖不爽而後可若徒用籤而不用衡使人謂銓部爲籤部是之謂有選而無法臣竊謂人材惜之蓋用籤以示公道孰若去籤而使公明之并用也故採之輿論咸以爲革籤便財貨原謂之貨泉必錢法流通如泉之流行不滯而後可若行錢而不類泉使人視制錢如棄錢是之謂有錢而無法臣竊爲耗費惜之蓋多鑄以開財源孰若少鑄而使源流之無壅也故稽

之民情咸以爲減爐便雖然臣又有說焉

朝廷自有大體在主官爵者當求得人以報

主恩不當守陋規以廢職掌况秉心誠公卽請託何

敢至前而區區藉三寸之竹以謝人真同兒戲理財

自有大道在司錢穀者當求長便以充公儲不當持

一端以爲完計况稽察誠嚴卽節省亦且無筭而區

區守數百之爐以坐困何濟時艱是又在當事者勉

圖之耳以上二事臣有激於衷久矣且錢法通塞又

該臣等每季具奏故不避嫌怨謹據事直陳如此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表六

五十五

知兩部之有識者當必有同心焉伏乞

皇上勅

下吏工二部再加查議吏部之籤南京工部之爐應

否一革一減第革宜速革臣無容喋喋矣減雖徐減

然亦宜設法能令處處行錢而後爲得策總之俟兩

部題覆請自聖裁庶人材各適於用而吏治

日隆錢法不至於壅而帑藏可裕其於用人理材

未必無小補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七

臣職類

乞申明大義飭諸臣以全國體疏

譚希思 萬曆年福建道

敷陳臆見以勵臣工疏

郭宗賢 萬曆年雲南道

催請考選代差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催請考選以信詔旨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乞申明大義飭諸臣以全國體疏

譚希思 萬曆十二年任

臣聞君猶心也大臣手足也言官耳目也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聽命于心者也藉令有痿痺有聾且盲則各失其官而其形不全矣我國家設部臣以襄治理又設臺省以防壅蔽其意甚深故開誠布公集眾廣忠主于培植善類者大臣之事也明目張膽隨事納忠要于維持國是者言官之責也古之良臣知有君不知有己知有國不知有朋故雖唐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之七

介之切直文彥博且薦之不少置彼誠以言路之通塞關國家之安危亦正己之道宜爾也頃者御史丁此呂忞科場之弊指摘諸臣楊巍極欲保全原任禮部侍郎高啓愚遂于覆奏內極參此呂以致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江東之李植楊四知恐塞言路交章論劾語侵元輔荷蒙 皇上洞察處分大小臣工莫不舉手加額稱明見萬里矣故事惟被論之臣具疏乞辭蓋或以心迹之不得不辯或以職掌之不容終默其去與否 皇上而已若他同寅卿



貳熟觀事宜存心 社稷當披瀝忠誠徐言于

皇上曰某也素忠直不可去某也素負望不可以言

廢某也心無他或當宥則 皇上有必為堯舜之

志諸臣輔 皇上有必為唐虞之治明明在上休

休在下傳之中外垂之史冊豈不為盛美事今接邸

報各部院卿二多有人出一疏各以求去為詞是豈

不知 聖明無許去之義耶心知其不許而託言

是似乎憂也抑豈欲臺諫之緘口結舌耶

皇上之夢寐求言者何如而反其所好是似乎慢也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二

況此呂外調已非大臣之心所宜安今吏部侍郎陸

光祖之疏且云江東之等傾危險諛之習不可以居

臺諫向非 皇上明察秋毫則諸言官將接踵告

罷致 堯舜之君蒙拒諫之名其責又將誰諉耶古

者言關乘輿則天子改容敬禮之而將順彌縫周旋

補闕大臣之依於君側者懇惻周至未嘗言去今所

論者一大臣而稱去者在眾臣朝縉見之間聞聞之

外夷傳之不曰雷同以悅俗則曰承望以保寵不曰

格君之令而逞于一擊則曰激 君之怒以私快其

所忿諸臣中多有負人望者前言官一日三疏諸臣

且短之今諸臣之疏不啻三矣如此舉動果為

皇上謀耶果為 國家謀耶其為

皇上與何不欲聰明之益廣也其為 國家與何不

顧惜乎大體也忠臣愛君或不若此伏乞

皇上灼見羣情渙發綸音先諭諫臣以建白之當糾

察之審論是非勿論利害有異同勿有將順毋因今

之排互生疑畏以啓將來承望之漸次諭銓臣以評

騰須精陞擢必公毋使朝除而夕可罷毋使甲是而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三

乙稱非鑑空衡平務成立賢無方之盛治又諭卿貳

以無執已見無信狹心繩愆糾謬從容論列斟酌運

量計出萬全以調劑天下之事於不墜則大臣法小

臣廉股肱耳目各效其職而太和在朝宇間矣



敷陳臆見乞賜采納以勵臣工疏

郭宗賢 萬曆年任

臣聞天下之大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理之大君宰于上百司輔于下然後啓沃疏附勵翼協恭太平可從而理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固然矣而其所以於昭有虞之大業者尤必賴於舉八元登八愷與去四兇也方今 聖明御宇碩輔贊襄凡巖林棲處之士拔茹彙征朋奸挾勢之徒後先斥逐殆不翅於元愷之舉四兇之竄稽諸舜而尤光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四

誠千載一時矣 臣歌詠太平弗遑尚可容喙頃接邸報仰見 朝廷之上於舊日之臣廢而起起而旋廢方其起也為其賢也而其旋廢也果何以也及其廢也為其非賢也未幾復起也果何以也不要諸至當不歸諸協一匪直無以品才賢抑且無以定 國是似非盛世所宜然也 臣猥以草茅渺知寡識謬蒙 聖恩擢授南臺兢兢焉惟無以報塞是懼偶有臆見不容緘默謹列四事上陳仰瀆 聖聽冀垂納焉 一曰兼名實夫名實之相須也久矣士固有其名而

無其實者未聞有其實而無其名者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又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蓋言有諸中者形於外實之大者聲自宏理之所必致也士君子懷才抱德於身即處深巖藏幽壑部屋茅簷之陋而罔不令聞昭彰名飛譽廣譬之珠藏而浦潤玉韞而山輝不容秘也惟務實以全名斯為善士矣先正有言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好名忘名不可得而見矣得見立名者斯可矣苟併立名之士不可見而惟馳騖於好名之場焉亦何貴於為士耶 臣聞近世之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五

士德立而名成才高而譽達者固多亦有夙稱有道至與骨肉爭財產而甘赴愬於公庭者亦有高譚仁義而強占人田勢挾人業莫敢誰何者亦有與世浮沉徇八好惡其中如鬼如蜮不可得而測度者亦有孤介寡合凌世絕俗其中貪昧隱忍趨利避害脆弱無所振卓者甚至近日有聞舉邊才迺竊騎射之虛名剗韜略之糟說而欲覲售邊秩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苟眾好不察影獵風聞遂張大其聲施誤廁諸剗牘采春華而忘秋實不惟見舉者懷負乘之羞而



舉之者且昧知人之哲矣乞 勅該部轉行各衙門以後薦用人才必廣詢博訪務期才與誠合德協譽茂者然後舉之否則隆虛譽而病實德不與也如是則名實相兼言行一致舉皆真才庶不為飾名者所罔矣

二曰嚴公私人臣薦賢為 國也非不明之患而惟不公之患不明之罪小不公之罪大傳曰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昔祈奚請老晉侯問嗣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六

焉舉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又問焉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方今 朝政清明公論大著非但如呼朋引類崇奸植黨如宋權臣蔡京之流今故相張居正之輩比暱兇邪戕抑讜直然後謂之私也蓋賢才 國家之公器舉賢人臣之公心必無所為而為焉斯所舉為至公否則動一市恩德我之念即私也與一納交要譽之

懷即私也誘於利而怵於勢即私也若繫輿情允即舉之親知故舊桑梓粉榆人不得議之以為私脫若弗諧眾論即舉之八埏之外九州之遠人不得推之以為公益公則天下同心一人舉而眾共是之私則人持異見一人舉而眾共非之故此一人也甲舉而乙毀此舉而彼斥譽者是而毀者非矣斥者得而舉者失矣是非不兩立得失不同情此公私所以判也乞 勅該部轉行各衙門以後舉用人才務要允協至公毫無私意庶乎一心一德舉則公舉斥則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七

公斤不待計較商確自無異同之患矣 三曰酌用舍夫人君之馭下不外用舍二端而賢否實因之用舍乖其當斯賢否淆其真矣往年阿附權門虧損名節奔趨勢燄濁亂紀綱是皆奸邪之尤人入切齒幸賴我 皇上英奮睿斷擯斥無遺遐邇歡頌以為舍之得當矣獨於用人之道 愚猶有說焉近時所用之臣起廢者甚眾孰不以為碩望宿德朝野忻服晦性韜真士民式仰祇緣不善負融齟齬故相或因人誑誤遂至落職在草茅則為潛德之光



在廟廊則爲名世之彥起而用之得矣緬想其中豈無以他事獲罪如心術刻儉排擠同儕才力懦軟驅策難前志行卑鄙垢濁澆恣者乎亦豈無蹤跡詭秘彌縫機巧指摘尚未得其根究者乎彼適當故相柄政之時解組遂槩目爲賢是猶混燕石於卞璞雜鷄鶩於鸞鳳奚怪乎人言嘖嘖起而復廢用而旋舍也臣愚以爲用人者與其紛錯於後孰若慎擇於先不因人之舉而輕於起也不因人之論而輕於廢也伏乞 勅下該部必覈其平生履歷考其人品邪正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察其志行純庇果爲特立獨行不詭不隨者乎起之可矣不然雖舉而毋啓也果爲趨炎逐熱毀節踰閑廢之可矣不然雖論而無廢也說者又曰唐虞而後完人實鮮有長於此而短於彼有務於大而略於小者苛於求備不亦難乎蓋人固有偏長而取人有大致狐裘而羔袖猶之可也苟虎皮而羊質尚可取乎合抱而寸朽尤之可也苟尺直而尋枉尚可取乎以此而審取舍則嚴而恕公而確兼得之矣是尤權之稱物低昂不同而施之各得其平也鑑之照物妍媸

不同而燭之均協於當也用舍之法似不越於此者四曰審進退天下有自重之臣而後 朝廷益尊益用舍予奪在人進退行止在我記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等士爾奚獨貴於周而賤於秦哉蓋其貴也非人之所能貴難進而易退者貴之也其賤也非人之所能賤難退而易進者賤之也此貴賤之懸殊周秦之異政也今之人臣方筮仕之初猶曰少不更事冥行徑趨容或有之若夫諳練歲深關歷年久其於進退之機業已見之定而審之熟矣當自省厥中果爲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老成持重不阿附權勢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果爲污蠖無根心跡昭雪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果爲忠肝義膽沉淪日久際此清時藉以表樹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苟於此而操持靡定趨起未決苟且以赴功名之會徼倖以徼崇高之階且揚揚然自喜曰今此之時非忠不起非直不起非聲名藉甚者不起乘此而進不惟可以掩夙昔之愆而且可以襲方張之善曾不思大奸似忠大詐如信盜名而欺世者可偶一爲之可暫也不可久也久



則真態畢露矣果能免於朝就塗而夕被謫任未抵而歸裝促乎方其進也人皆仰之如冲霄之鴻及其退也人皆唾之如伏穴之鼠功名何物也而乃沮沒人一至此哉以上四事皆膚淺俚談似無裨於謀謨宏略然下有關於岩穴上有關於廟廊而近有關於國家遠有關於天下未必非一得之見也伏乞皇上采納施行庶士皆惇實以待舉皆秉公以薦賢以之用人則無二三之惑以之進身則無冥昧之羞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致治與而太平可萬億矣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一

十

催請考選代差疏

未吾弼萬曆三十年正月

夫人臣之分鞠躬盡瘁不敢言勞惟軍國之圖思患預防實所當亟故力能任而巧于推避偷安者為自私其力不任而甘于挨排釀禍者為悞國自私之臣欺其君而罪小悞國之臣欺其君而罪大臣不敢自私為小欺詎敢悞國冒大罪耶奈時窘于勢應咨酬而智索于任多責重勢必悞國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臣自萬曆二十七年冬奉命巡視下

江巡按直隸傳領勅書內有向因巡江御史安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一

十一

處京城遙度事機以致地方受害今特命爾巡視下江常川在於鎮江駐劄六箇月餘往來巡歷嚴督守備備倭等事天語諄諄踰三百言凡以沿江地

方與倭為鄰一海之隔在指顧間江海遼廓鹽徒出沒盜賊縱橫每計勾引倭虜倒戈內向網利為害地方苦之故特設憲臣界以專勅肅僚貞度備內

防外體統比之邊鎮一年滿日差官接管而自龍江關以上抵九江又另差御史一人飭江防理漕務意蓋深遠其不為冗員明矣臣慚庸弱謬叨委用非不



日夜惴惴蚊負是懼適際臺員多缺一人數差維日不足臣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巡視中東南三城經年不得代近以御史陳燧丁憂又奉旨兼管上江

矣他如九庫光祿抽分門禁皇城鹽政撥船存

恤小刷卷等雜差臣同御史王藩臣蕭如松三官遞

相序攝顧彼則失此居京則遺外其於勅書背

違匪直臣巡江一差為然是以臣自蒙欽差僅

於萬曆二十八年三四九十等月一巡歷蘇松常鎮

淮揚濱江聯海一帶罷縣營鎮審其要害試其操練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三

閱其城池稽其械餉訪拏其鹽盜窩家考察其有司

軍衛官吏而又為絕技絕力能將能戰者之搜求南

止吳淞北止狼山及欲抵金山淮北邊海極處縱觀

其洋島未遑也今且兩易伏臘合屬之官吏迭更各

伍之軍兵非故幾過半矣上年川沙之失雖汛地員

役之罪臣罪亦安所逃哉且也倭奴巨測犯於閩犯

於浙又犯於廣家康為互市之說以危朝鮮轉瞬汛

期臣不敢謂倭之必至不敢謂倭之必不至則躬行

巡歷督率將領守令衛所百官整飭一切防禦為未

雨綢繆之備臣職分也第臣同臺御史不過三人王

藩臣則以屯田印馬兼掌各官考滿責皆重大蕭如

松則以鳳陽糧儲兼管京營京倉事頗繁多若署道

印帶別差二臣各不一而足肯聽臣卸巡視攝理諸

冗劇出為備倭謀乎勅書所謂安處京城遙度

事機以致地方受害臣捧誦凜凜嚴於鈇鉞之臨寢

食靡寧要之絆於兼差臣於事機未嘗一日非遙度

而臣在京城未嘗一日是安處無裨地方仰負

勅旨究竟釀亂不無可虞若川沙之切於剝膚若各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三

省之驚於震隣臣固有春汛近憂無奈群差駢集跋

胡躑尾大類狼奔計無復之矣臣竊思留都根本

重地異方蝟處姦人狐潛神棍大俠不可方物倭於

嘉靖中猖獗曾犯城下臣查有舊題一城差一御

史誠瞿瞿治安長慮豈昔不當兼城而今兼城反當

兼大小差耶外之則屯馬倉江所隸十五府四州其

職掌關係南差者撫按不越俎而理矧文武之賢否

地方之利害歲異月殊名曰巡按監察御史竟逾年

來無一巡其境按其事親見而察其人懲一警百稍



稍振刷整頓之奈之何官不玩法不弛姦盜不無忌而軍民不坐困也

皇上豈謂御史黃華秀段尚

繡相續物故後藩臣尚在告臣暨如松丁憂只馬嗣武陳燧兩員未嘗廢格曠官耶不知其挨排強支格之不能不廢官之不能不曠猶之乎臣今日之挨排強支也嗣武積勞業以病歸而遂卧病就木燧積勞欲以病乞而遭母喪息肩大都不得請於

皇上無可奈何耳臣籍江西溯游而下金陵長江天塹吳楚交會左黃漢右鄱湖綠林嘯聚為四通八達

皇明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四

之區順流千里舳舻蔽江萑葦幃野妖孽伺隙竊發者難於防詰小則黑夜肆劫大則白晝橫行十數年前強盜劉汝國輩之狂逞致動兵蘇松可為寒心當逆宗宸濠垂涎南京先攻安慶殷監不遠茲

勅巡江御史於安慶彈歷當時非漫然議者併以督漕屬之任匪轄細便付之兼才兼力之士尚恐鞭長不及馬腹莫克兼制分上下江為兩不欲缺人廢事臣何人斯克勝此艱鉅兼任乎江之永矣二千餘里城之廣矣數百萬家諸所攝治旁午而前精神不能

處處流貫力量不能事事周詳耳目不能人人旁及

而精神已耗力量已竭耳目已窮臣行年未五十血

氣折磨鬚髮斑白日賴藥物勉強支撐是委千斤之

重擔寄骨立之孱夫鮮不仆矣臣既不敢推避偷安

更不敢挨排釀禍又不敢泛論言路之難塞臺省之

難空惟有耿耿為國一念真切苦情不得不冒昧

懇於皇上耳伏乞聖明察臣之真憐臣之

苦觸汎期之伊邇思倭備之當嚴矜庸臣兩江之難

兼亟將考選原擬南京御史諸臣欽定各道分

三月廿三日

臣職類卷七

一三

補缺員勅下吏部給憑勒限速令赴任試職管

差庶臣寬一分受賜一分姑乘時力疾料理江防觀

兵海上以一職報効務使鯨波絕警鴈澤安生而臣

之拙劣免叢挫於南諸臣之賢能不淹滯於北輩

陪京於磐石維東南於泰山則寧獨臣一人幸甚諸

臣幸甚半壁之士民幸甚臣無任懇切皇恐待

命之至



催請考選以信詔旨疏 孫居相

臣惟為政在人先聖之明訓也任人圖治哲王之令

軌也頃者我 皇上煥發 德音維新庶政一

時大小臣工靡不奮揚淬勵以助勦 盛美獨

才識短淺職任繁多巡視鳳陽倉矣又帶管屯田巡

視京營矣又兼管京倉巡視中城矣又兼巡東城巡

視門禁矣又兼督抽分兼攝七差矣又署掌七道夫

臣一人之身耳身軀有所到便有所不到 一人之

心耳心思有所及便有所不及志欲奮而力不繼事

皇用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一六

欲兼而勢不能於是簿書填委諸務幾廢以倉儲則

數拾萬積逋 不能為 皇上催理以屯田則數

拾年埋沒 不能為 皇上清查以營務則拾數

萬甲兵日削日弱 不能為 皇上振揚以城務

則數百萬生齒相聚相爭 不能為 皇上禁戢

足不能遍參拾壹門何以盤姦詰盜身不得到上下

兩關何以察弊防欺各道建白之牌空懸微 補贖

之忠久闕 之罪於是乎不容遁矣儻 皇上憐

臣而宥之乎 不敢知即罪 而斥之乎 不敢辭

惟是 精力已竭伎倆已窮曾無補於 國事之毫

毛而諸事且日就叢挫 用是不敢自文自諱亦不

敢言苦言勞而特以庶政廢弛之狀實控於

皇上之前也夫 衙門如此想他衙門亦然 南京

如此想北京亦然 皇上縱不為諸臣計獨不思

今日所廢之政事誰之政事也將來貽患於 國家

誰之 國家也矧當庶政維新之時何可令

聖政有關而不舉之處方 詔書既頒之後何可

令 聖躬有出而不踐之言 謂 皇上不得

皇用留臺奏議 臣職類卷七

十七

不為 聖德計為 聖政計兼為

宗廟 社稷計矣伏祈 勅下吏部都察院再

加查議萬一 言不虛將行取待 命諸臣尅期

考選抑或先改數員以救目前之急則羣賢效力庶

績惟熙不惟無背 詔書抑且有光 新政豈

非 大聖人之作為超出尋常萬萬者乎



公銓典以激勸人才疏

張士佩

嘉靖四年

乞定諸臣疏章稽程疏

李之茂

隆慶年

定兵變以肅紀綱疏

張蒲

萬曆年

申明職業疏

孫惟城

萬曆年

乞酌議臺規疏

黃仁榮

萬曆年

乞肅法紀申公論疏

李用中

萬曆年

乞奮乾斷定考察疏

蕭如松

萬曆年

皇明留臺奏議

正班次以肅官聯疏

胡鷄

萬曆年

請五城關防疏

李雲鵠

萬曆年

直述科場情形以遏流言疏

孫居相

萬曆年



乞公銓典以激勸人才疏

張士佩

嘉靖四年任

臣惟 國家所任以弼治者庶官也所持以權懲庶

官者黜陟也邇來中外肅清崇廉靜額賢能擯不才

在任者百執事因之傲惕勵翼靡不精白承休濟濟

效忠真一時明良之盛也但人心久則易生懈怠而

考察實激勸之典乃破格例以洗往弊尤所以易觀

聽而回心志邁往代而範百世也臣慶遭逢稍竭一

得之愚而略言之夫府州縣官孰不知為親民當重

其選擇其人今之官於府州縣也乃率以文以資以

皇明留臺奏議

資則庸劣亦得以備員以文則浮章無裨於實政是

任之者已不盡其制矣既任之後所賴維持士心者

特有懲黜以惕其衷陞擢以鼓其志也今之陞擢又

有可慨者均一州縣官也在進士不過三四年有銓

司科道之遷遠有部院堂卿之望舉人極其歸竟多

止方面近雖臺署之榮亦千百中之一二非卓英積

著即賄附之輩也歲貢愈拘愈卑遷擢府佐而止矣

皇上試觀今日吏禮兵三部之屬六科十三道之內

有幾舉貢出身者乎若以為例不當也嘗有先為之



者矣若謂中無才俊耶今天下舉貢幾萬人皆

皇上久道化成之者以爲無人則誣也有例有人不

與舉貢而獨與進士者豈以近來任官得人甲科爲

最乎然非進士生皆豪傑也特 朝廷優擢甲科咸

各自愛自勵是以業官者善人多爾若論忠勳名位

之心舉貢與進士同也雖下至吏胥或亦不無此心

各以上進無階鬱抑未能自發耳觀 國初任賢一

時得人獨盛才不可以出身拘亦明矣况今府州縣

星列宇內計一千五百有七設官六千七百有餘貢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

進士三年中纔三百人除選京職外除不越百五十

人使其皆賢亦天下編氓十分之中一分蒙至治之

澤其九分之所仰藉皆舉人歲貢官也蒼生籍于舉

貢者甚多而 朝廷乃待舉貢爲甚輕焉可乎是

國家陞官之典不惟上待士類當昭公道而下爲民

生尤當普公惠也况民爲邦本不爲民計寧不爲

國計乎伏乞 皇上勅諭吏部推爲國爲民之念

察州縣牧責之同不肖者同其斥也才且賢者亦必

同其遷今後但府州縣官歷任年久廉能茂異不復

問其出身資格亦惟酌其德器相應堪任六部之屬

雖舉貢置之吏禮兵可也戶刑工亦可也堪任耳目

之寄雖舉貢選之六科可也十三道亦可也次之而

寺署之屬外之而方面之重量才度德咸與科甲參

任其位愈久望愈隆德猷足以經綸叅贊器節足以

大受禪 國雖九卿三閣皆所不靳乞著爲 令典

垂憲萬世將見大典一公風動自別爲舉貢者莫不

以 上之待士不我限我隨所在出身皆可大行

身家之念靡不易而爲爲民爲 國之忠孰肯以限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

一第而志局於行也孰肯任職自畫而不遠圖也孰

肯至債負盈身而後出爲囊橐之計也翕翕焉及時

效用壘壘焉竭忠報 國如此循吏之盛真可齊唐

虞駕三代豈止云掃除魏晉以來弊典爾哉此尤以

外言之也若在内則資格之外更增一弊焉陞遷論

衙門矣均一 郎官也吏部之屬涉必崇階禮兵次之

戶刑工何嘗涉其津也均一七品也六科之任率多

喬遷十三道次之評事等官何嘗窺其徑也將以爲

論年勞則歷任久近相懸職務煩簡互異也將以爲



論賢能則庸劣恒叨峻秩才望擢多常調也臣嘗訪  
之而詢其故咸云此各衙門舊規也臣伏觀

祖訓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額視不敢相壓竝無優待一二衙門之意也所云舊規不知出何典紀分明積弊當革乃謂舊規相傳可永嘆也此且不古若矣况望古之治也哉此國弊之大者以一二衙門之便彼方固守之若醫之利病者然孰肯言亦孰肯除之臣欲其除之者非不欲其優擢也惟欲其人不惟其資惟其才不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四

定其官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革自古所無之弊 勅諭吏部自今以後京職轉遷不許復沿舊弊騰黃提督不必吏曹也府丞寺丞少卿不必科道也叅政叅議副使僉事不必分拘某衙門幾年陞某衙門幾年轉也懸虛位以待俊又察政績以議陞遷果端公廉幹聲實芳隆也凡在九卿之屬皆得內轉崇要惟才不愧官功不浮位而衙門非所拘焉苟非其人雖吏屬科道之年深者亦不槩轉京秩并外而方面之崇亦不輕補而資次非所計焉祇為 國家

之便不為一二衙門之便為豪傑之便不為庸夫之便陞一必足以勸百而後陞之優也如此則弊典一清激勵自彰凡厥庶官莫不以 朝廷擢官無所拘也我隨其所據之位能樹大勳皆可致大位而行道不爾雖任為衙門奚益也循常之念靡不奮而為卓異之忠孰肯仍前推諉苟延一官乎孰肯自持陞格矜倨玩愒乎孰肯不以國士自期進圖匡濟乎爭相砥礪之行達乎百僚凡非中人以下者莫不相率為善也在豪傑之無待而興者亦恆其衷倍其氣焉嗜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五

進之徒雖驅之鑽刺擇官不為也竈薪撤而湯不沸病根拔而癰不潰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內焉得人之盛殆可竝九官駕宅俊豈止云革正昭代弊典爾哉然拔舉貢矣但用之不廣何以回狂瀾於既倒之餘取之不恕何以多得人于久挫之後論人品矣但要地叨俸之最者竝又抑而量遷散局資望之深者當優擢而多靳是被格例而未盡去其弊公激勸而未定其典無以盡愜中外滌德之望久著鼓舞作人之術也今當朝 覲會試之期天下官負舉貢咸萃



京師傾心聖政伏乞 天語叮嚀吏部盡祛往弊  
一任至公仰觀 國初之良法永定任賢之大典播  
誥中外俾勿復以格例自阻惟當以忠愛自進賢才  
幸甚民生幸甚 國家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六

乞定立諸臣疏章稽程疏 李之茂隆慶元年任  
恭惟 皇上履登大寶端拱穆清 聖躬居法  
宮之中政令敷薄海之外其于內外臣工賢否貪廉  
之跡人才風俗多寡厚薄之殊錢穀甲兵豐歉強弱  
之數邊徼道路夷險通塞之由閭閻疾苦之狀海內  
利害興革之宜靡不燭照數計而洞見其幾微是雖  
英質天授 聖學日新無待於廣覽博識亦必候  
諸臣敷陳疏章以啓其端也然 陛下以一身任  
三綱五常之重以一心裁羣動庶務之宜萬幾之暇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七  
于諸臣疏章固一覽無遺而處分各得其當大小臣  
工莫不仰日月之明畏雷霆之威以為大有為之君  
出於尋常萬萬也間有一二疏章畱中不出者  
陛下必有深意存焉或待而發耳諸臣愚昧遂疑  
陛下該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恭陳未議疏奉  
聖旨是聽諫乃朕素心說得是的未嘗不即加納昨  
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宜審擇所言以承朕意禮  
部知道欽此則夫畱中不出者無乃果未審擇所言  
者乎事未可知也若于所畱之疏姑有待而發雖期



月之間亦不爲晚特恐左右近習不諒

陛下畱中之意祇慮妨已所謂或處之高閣或置之

深藏 陛下下一日二日萬幾裁決方來者未暇矧

暇搜索已往者哉 陛下不暇再覽臣下不敢再

瀆彼近習輩遂以爲得計至再至三末流不可收拾

要之其漸不可長履霜之所當戒也 臣愚以爲欲慎

杜漸防微之意莫如定立稽查之程我 朝稽古定

制凡諸臣疏章外由通政司內由司禮監實封進呈

御覽畢內閣票指取自 上裁仍由司禮監散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八

旨于各衙門欽遵施行其制度精嚴固超軼前代遠

甚但由外入內者有數可查由內出外者其數不可

得而稽也畱中之疏不無壅蔽之奸矣懇乞

聖明俯從 臣議合無申命內閣通政司各置題

奏號簿二扇總開年月細分日時但有諸臣疏章各

以類附明開某日某時某衙門某官某人通政司記

其入內閣記其出每月終科道掌印給事中御史循

序各差一頁先查由通政司入本若干數果相同會

題某月分題本若干奏本若干竝無多少數目如有

畱中不出會奏某月分某人題本某人奏本未蒙

聖旨批荅稽程一立諸臣疏章咸得以 上聞

陛下益著從諫之美近習庶屏壅蔽之奸內外臣工

之賢否貪廉人才風俗之多寡厚薄錢穀甲兵之豐

歉強弱邊徼道路之夷險通塞閭小民之疾苦海

內利害之興革不惟燭照數計而知之真亦將議處

調停而行之當矣守成業而享盛治夫豈外是哉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九



定兵變以肅紀剛疏 張蒲蒲曆二十九年四月

臣等近接邸報見得寧夏鎮城標正奇遊四營官軍家丁因減削糧銀布花等項將巡撫黨馨兵備石繼芳登時殺死焚毀公署文卷釋放各獄罪囚臣等大相駭愕謂 國家非常之變一至此也夫方今疆場多事驅貔貅之軀命以當腥羶之醜虜須得休恤軍屬結其歡心彼方委順用命乃猶踵襲故套肆行漁獵二臣之被慘未必非作孽者之自取也夫復何惜顧巡撫兵備皆命自 天子以主鎮一方即使侵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削有據惟 天子得以殺之斯於 國法為順今

軍士大肆戕叛略無顧忌如 朝廷法紀何不知有

二臣獨不知畏 陛下耶似此叛逆之徒大彰

天討一鼓盡殲亦不為過仰荷 聖慈允該部之

議矜宥餘黨准與招撫脅從罔治已奉有 明旨

臣等無容復贅矣其在今日惟以殲厥渠魁為急務

若不得真正者明正其罪猶如歲前禁門鼓譟之變

僅以一二老稚無干者搪塞了事恐貽害 國家不

可收拾矣臣等以為弭變者當慮其後除惡者須務

其本如兵部之議懸榜曉示各黨將真正造意首惡盡從獻出固良計矣萬一各黨不為自獻或獻者非其首惡將奈之何熟思之無如就當日觀變之武臣求之乎臣等詳玩總兵張惟忠本以稱說四營官軍家丁圍殺二臣時曾責令坐營都司汪廷輔屯田都司蕭韶成中軍守備千總等官汪度等問眾軍有何告爭各該軍丁便以二十事申訴夫眾軍作亂之際可以齊口稱冤而班軍記事者難以混聽繁寫也勢必計今二三軍人稱訴矣再詳所訴二十事內糧之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

粗細銀之毫釐年月之先後詳悉周備且有序次是言之者從容而聽之者為暇豫矣言者從容其自露其面貌以示觀者亦甚久矣聽者暇豫其觀出言者之面貌亦甚熟且真矣假各武官認記之不真其跟隨軍役未有認之不真者縱跟隨軍役認記之不真其部伍久相聚噪亦未有認之不真者一一魚鱗挨查則能於倉卒殺官之罪者必平素懷殺官之心也是即其正造意首惡也何難得哉然而觀變之武臣雖易以揆查首惡彼必慮其部伍犯順主帥難免甘



心窺避終不肯捕綁出獻者諒人情然也誠開示赦宥之條以捉獲首惡之功准抵素疎紀律之罪在試官心無顧慮誰不幸恩而圖功此而猶不出心綁獻隨責以備寫軍寬之時豈其瞑目而坐略無顧視耶彼將何辭如此究查又何渠魁之能漏網乎伏乞皇上先開武臣擒惡抵罪之例專責張維忠督令都司汪廷輔蕭韶成中軍守備千總汪度等在于標正奇遊四營將叛軍首惡詳為挨查綁獻亟加殲除無使遺種于重地枉及于不幸庶羣危定而頓消目前

皇明留臺奏議

十三

之變法紀明而不貽久大之憂邊疆可常常無事矣

申明職業以便遵守疏 孫維城 萬曆十三年六月

頃者給事中葉時新題議明職掌等四事雖詞指不同大約指摘南都各差為多時值北方亢旱

聖心憂勞 臣等不能交修職業仰助消弭宜罷宜斥

方深脩省又何敢干科臣所請妄有陳辨瀆溷

天聽然觀邸報傳聞以來南京諸臣無不驚惶在外

倉屯等差不敢根究所轄之病弊在內巡視五城不

敢追問橫道之死傷既負曠瘼之憂復虞尸越之嫌

朝夕眩惑莫知適從首尾顧畏不成事體 臣等目擊

皇明留臺奏議

十三

如斯豈復仍容默默惟 皇上虚心覽察焉夫南

都根本重地西接荆楚東連浙越北控江淮民多豪

健奸變易生故 祖宗朝設五府六部又設有科

道等官而外之江鹽倉屯內之巡視皆以風憲之臣

委之非徒贅龐之也所以重根本而防禍變也東南

二百年來民間靡有竿旗之呼鋤耬之擾雖皆

朝廷威德所及而 祖宗委任事權之重亦不為

無賴已苟不論理勢便與不便情俗宜與不宜徒求

目前之可聽罔思後日之永久盡取各該職務而分



更之束縛之又阻抑而摧折之則事事招嫌誰敢不避人人掣肘安得有為狗馬之心徒懷絲毫之力難展豪強得以窺伺奸偽莫可究詰將來東南搖動禍害深可慮也 皇上試容臣等細陳其說以通詳言之巡按兼總眾職其一應事務各差誠不宜侵越矣然巡按有巡按之事各差有各差之事其有司通詳者必其有事體相關者耳若一槩以為越禮犯分而不令與聞臣等未識 朝廷專 勅差委此官之意止令坐鎮雅俗乎抑欲有所事事乎即欲有所事事而又病其通詳則使各差奚所適從且文移此答自是本分公事初非有成心此而以為越禮不知所越者何禮也此而以為犯分不知所犯者何分也事有干涉上當究而下未詳職難推諉彼已行而此不知則職業歸于曠廢 成命何以責成夫人之田固不可芸已之田亦非可舍此通詳之禁名為省事而實不便于行事所當酌議者也以訪察言之事有指証負累牽連禁之誠是矣然法可行則俱行法不可行則俱止斯蕩蕩平平之道也今以各差為當禁

皇明留學案卷八 國紀類卷八 十四

而巡按為當行豈各差行訪東搏西擊上干天變而巡按行訪東搏西擊獨召 天和乎臣等以為惟論其理之當否不必拘于差之大小若禁之于各差而聽之于巡按是欲止其沸而存其薪欲塞其流而開其源將來詰訪窩訪之害決不能絕而巡按兼總之差恐亦難免于愛惜者之雌黃矣此訪察之害當通禁而不當為偏禁所當酌議者也以查盤言之倉庫錢糧一歲數次定以為額然法體貴于得中輕重期于不爽故事在得已雖間行而不為注在不得已雖數行之而不為擾其委官查盤則撫按可筭而各差不可筭何也撫臣數年一轉又與按臣事體多同故會同查盤自無相防各差之于巡按則不然矣或到任有先後復 命有早晚如遇各差將滿而巡按未到或雖到而未及委官或雖委而未及報官則各差將坐委而巡撫與巡按隔別難窮其弊又使巧吏舞文易行其奸或忽有而忽無或東掩而西撫數目缺于清楚事務盡屬潦倒職掌謂何咎將誰歸夫一差查盤一二日可完計各差查盤歲不過

皇明留學案卷八 國紀類卷八 十五



十餘日之擾費而以養無窮之奸非所謂權輕重而  
審法體也但委官在于得人名罪不宜輕坐耳此查  
盤之歸併便于侵欺之輩不便于各差職掌所當酌  
議者也以詞訟言之衙門濫受越境勾攝允為騷擾  
然南都舊事臣等不知竊見近來勾攝不過百里准  
理止於都民雖應天上江之訟五城亦不得槩聽焉  
科臣以為越境勾攝無日無之其殆訛指南都之舊  
事乎至于巡視五城御史尤不可不分別者蓋巡城  
御史專有地方之責奸弊皆當聽理而南都民情尤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表人

十六

多就之所以然者巡城聽理事大者方與參送事小  
者酌量釋放今日告而次日可結隨投而隨已寧家  
無贖追之累人無保候之艱一投通政司其間衙門  
轉折不得如是之速今不辨黑白而槩為濫受不分  
願否而盡歸之通政司恐奸民易乎通狀以累無辜  
平民苦於通狀而自貽伊累强者得以凌弱不敢控  
訴民間冤抑百無一伸橫行得志良善懷憂將來地  
方不安而乖氣致異北方之亢旱又將移于南都矣  
此詞訟之槩禁欲以便民而實不便所當酌議者也

等又有說焉巡按專勅也巡鹽等差亦專

勅也地方既有巡按足矣而又必議有巡鹽屯田巡  
江巡倉等差無亦鹽屯倉江之務關係地方重大即  
巡按亦勢有不能兼者乎以勢所不能兼者而欲使  
權盡歸于一人以事之所當理者而欲使束手高坐  
于地方則文書收掌一吏役能辦衙門清閑一冷曹  
可攝是巡按之外皆虛設矣曷若革去此差乎此皆  
臣等之所未解也大抵天下之事不貴于可言而貴  
于可行人之論事不當執已見而當通眾見懲噎而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表人

十七

節食可也若曰一時能言之而一時能聽之不必後  
日果否行之則行者復禁禁者復行朝更夕改徒以  
多事而已何益于國家之治道乎乞 勅都察  
院再加參酌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凡通詳查盤等項  
當照舊者仍照舊行其訪察一節則併巡按禁止勿  
以一人知見而拂羣情致令各差不便事體難行庶  
一令之施無不合宜一法之立莫非可久而各差得  
效其職根本之地斯重矣



乞酌議臺規疏

黃仁榮嘉慶十七年九月上

頃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參論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飾南臺憲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著一體遵行王藩臣着罰俸二個月吏部知道欽此臣惟大臣當為

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大都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

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即欲沿為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叅况大明會典不載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考八

十八

憲綱不列原非

祖宗舊制

皇上聽時來欲

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箝制之端壅蔽之漸也况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槩行者關臣職掌安敢默默

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史十三道

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射都御史均以論劾為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

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容大夫可乎至忠曰故事臺

無長官御史

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

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御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三年

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璵條議大禮肅皇帝謂張璵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先知

孟春時中等覆上言璵先以藁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肅皇帝因戒通政司封納何

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藁又何先投耶今年三月內吏部都察院一本議復人心不古等事奉

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明旨先傳寫者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併原奏官罷斥矣肅皇之舊

典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不便者三其不必者二近事可鑑者一御史章疏

皇上尚未賜覽都御史先得觀之不敬莫大乎是非獨臣等有所彈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

疑也一不便南都去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速之期預難計算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宸聰矣一有

傳播百弊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狗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噬語曰



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止予奪議覆于該部取裁一聽於聖斷卽未有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官貪卽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徇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先觀大搜賚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趕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一

先傳可援而止此臣所謂可鑑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將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於公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耳尚能堅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疏欽明與承加等而綱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加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下哉雖然獨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爲御史謂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又與六

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如定向者時輩號爲有聞者也昔副北院旣極言以詆周之翰今總南院又借事以叅王藩臣疏號愛惜人才迹類挾制言官今日之事非有大不可已者祇因一二知厚急索疏藁不得聞激於人言輕形論列使後之挾私防口者借言於今之申明流禍之大將有不可勝言者吳時來旣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之言乃其持說益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恣睢較轆之意所謂不足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二十一

而獎進之有餘而要束之不知我臣祖宗設官之意果如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亦舛矣吏典之譬詞益窮矣總之一博北臺之轉一急冢宰之推皆欲以風力受之如往事也臣無容深論以傷雅道但投揭終不可行投揭不已勢必至於稟白稟白不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勢必至於別有申究自今以往苟有大奸大惡爲都御史所欲黨援者又孰爲之論列語曰繫騏驥之足而責其走千里縛賁育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甚不小此



寧忤臺長而不敢壞 國家風紀伏乞 勅下部

院科道會議如 言或有可採仍遵 大明會典

憲綱凡建言創行專理聽其商訂至于論劾照舊不

相關白必欲存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

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塞而風紀得以

振揚矣臣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

皇上如蒙俯采臣言禁投私揭姑一罪臣以謝臺長

罪斥不足為臣患罰治不足為臣辱何也臣去而臺

網存也臣辱而 國體不辱也臣實不勝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三

乞肅法紀申公論疏 李用中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

臣竊惟人君所持以齊一天下者惟此三尺之法也

令嚴則臣下罔敢弁髦而公論稱快反是則法敝而

公論惜之矣我 皇上厲精圖治惓惓以飭吏治

恤民瘼正士風為要務而奉法者率不能仰體

皇上之心此畫一之治所以不克臻於天下也臣愚

有慨於中久矣謹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表弘德

昔為肅州兵備副使其所控制正邊方地也宜乘此

時以大展其習中之奇矣乃一聞虜騎闖入即惶懼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三

無措杜門稱疾必俟有冀寧之役而後已此其畏虜

如虎烏有邊才萬分之一哉孰意去肅州未幾而邊

才之薦弘德亦得廁名於其間是豈弘德在邊方之

日全無才可見離邊之後始見邊才乎臣料弘德之

有此薦也蓋一則懼討肅州規避之罪一則欲避冀

寧巧宦之名故多方營求此薦以自文耳假令該部

因其薦而仍薦之邊方則弘德其將攘臂以往乎抑

亦縮首回籍以再求腹裏之調乎臣恐是薦也即使

弘德反鏡窺形當汗流夾踵矣此倖進之臣所宜懲



也閱世翔先任南京工部主事三年已碌碌無奇矣  
及其赴京考滿也臣意其當聽 皇上予奪耳奚  
遲擇官哉乃世翔于將啓行之日每與諸同僚者曰  
吾此去再回南京不筭手段此同衙門諸臣所共聞  
也然亦相與竊笑之比入京未久果如翔言改補工  
部屯田司主事南中諸臣始咸駭異世翔此改矣臣  
因恂知各衙門官員以考滿進京者每年不下二三  
十人其才望非俱出世翔下也其資俸亦皆與世翔  
等也何數年來未聞有一人改北者而世翔獨垂涎  
皇明留臺奏議 天國紀類卷八 二十四  
此改也薄南曹爲冷局艷北部爲奇貨設心若此亦  
患得患失者流耳其能盡職業以求稱任使乎然臣  
非謂南部之必不可改也蓋方在南而卽快其改北  
卒之果如持券而取焉斯有以啓于進者之奔競而  
動守拙者之扼腕耳此夤緣之臣所宜裁也李廷儀  
原爲甘肅巡撫是 皇上舉河以西者付之廷儀  
詎非鎖鑰重寄哉爲廷儀計者正宜奮不顧身以期  
邊境奠安可也迺敢於重負 國恩不敢少忤虜意  
舉凡險道要路悉任夷虜往來且使其盤據內地結

姻漢族而亦漠然付之罔聞者此其撤 國家藩籬  
之固召彼狡虜荼毒之慘廷儀之罪不可勝誅前經  
言官周孔教等相繼參論而猶得南京別用近臺臣  
董子行又論劾之乃調用南京者如故焉然則  
廟堂之上豈以南京衙門之設專爲安置罪犯之所  
乎抑以廷儀所犯之罪尚未合於褫職奪爵之例乎  
才不足以使虜夷之我畏術不足以結權要之我援  
若廷儀誠吞舟而漏網者也若不明正其罪亟加顯  
斥則不惟廷儀無顏面以見南都臣民恐將來邊備  
皇明留臺奏議 天國紀類卷八 二十五  
之弛壞者難以懲卽邊臣之欺罔者無所儆矣此悞  
邊之罰所當重也嘗攷各省直之受理詞訟者下之  
而縣上之而府又上之而司道又上之而撫按其衙  
門雖至夥矣然而體統相屬總理則一此刁民難以  
得志而善類得以保全也若南都則有不然者有縣  
與府矣有五府六部三法司矣又有督儲操江臺省  
及內外守備矣其間爵位雖不無崇卑而彼此原不  
相統攝巧于搆訟者利其不相統攝也故趙甲方赴  
此衙門以告錢乙矣而錢乙又赴彼衙門以告趙甲



焉此衙門方牌行該司坊以拘解錢乙矣彼衙門又  
牌行該司坊以拘解趙甲焉在奸頑恃衙門之多而  
動輒逞刁肆毒無所顧忌在良民苦衙門之多而寧  
為飲恨吞聲莫敢誰何刁風之熾若此欲自此而刑  
清訟簡也其可得乎况中間解送者有先後抑或意  
見有異同則不惟百姓之枉抑不得伸而各衙門之  
嫌隙從此起矣夫設立問刑衙門本以為寬民計也  
乃流弊一至于此是豈清平之世所願有乎此聽訟  
之責所宜專也我 國家設科取士而冒籍者有禁

皇明留臺奏議 八國紀類卷八

二十六

蓋其惡混淆制科也前科馮詩章維寧等輩初以冒  
籍中試旋悉查明革斥矣即詞臣史鈞亦以縱子冒  
籍落職矣若申用嘉係輔臣申時行之子其為南直  
隸吳縣人也天下所共知也既而附于浙江烏程縣  
以中試其為冒籍也亦天下所共知也乃竟獲瓦全  
焉此何以故聞彼之自辨者曰吾入贅烏程即可烏  
程籍非冒籍者比矣然則曩曰馮詩等當冒籍各省  
直之時豈無有於所托之處約為婚姻乎假令馮詩  
等借用嘉為解 臣不知用嘉何辭以對也 臣亦曾聞

所謂入贅者以貧不能糊口而借資於妻家使相  
之子而入贅天下皆不得子其子矣 臣切為用嘉羞  
且用嘉既以贅烏程借口矣則未中之先與既中之  
後又何不居住烏程也 臣又聞用嘉自中鄉試以來  
累科俱不曾入會試場得非知其昨非而懼有後議  
乎用嘉且自悔而懼之矣奈之何久無一人置一喙  
不與馮詩等同一查處是法可行於貧士而不可行  
於權貴矣如天下之公議何如後世之公議何矧今

皇明留臺奏議 八國紀類卷八

二十七

歲復當大比士設有鑽刺之徒娶婦別省而即附籍  
婦家以圖僥倖萬一當事者許之乎抑操三尺以從  
乎此冒籍之禁所宜一也以上五事固有為諸臣所  
已言者然已議處或未能盡愜輿情亦有為諸臣所  
未言者然緘默終無以大紓公憤此 臣所以不得不  
為之喋喋也倘 皇上鑒其犬馬之忠采其狂瞽  
之見則於吏治民生士風賢科未必無小補矣



乞奮乾斷定考察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臣等待罪留臺職關言責接閱邸報刑科給事中錢

夢臯一本楚事善後當除禍本懇乞 乾斷亟斥

不忠大臣以正 朝綱以杜再亂事工科給事中鍾

兆斗一本大臣專恣行私顯肆欺罔伏乞

乾剛獨斷以清 朝廷事大都錢夢臯為考察掛名

鍾兆斗為年例推外皆歸怨于左都御史溫純而有

是疏也道路喧騰聽聞駭愕 等仰思 朝廷設臺

省之官付以言責凡 朝政是非人才邪正皆得白

皇明留臺奏議 四紀類卷八

二十八

簡從事而臺省諸臣之邪正是非則又付之公評非

謂已可彈人而人不敢議已也故臺省不職則難逃

考察考察有遺則年例隨之倘考察年例一或不當

則滿 朝內外諸臣咸稱不平公論久當自明令譽

終無所損原非被考被推之臣可得報忿而求全也

者二百年來令甲炳如日星孰敢以私意干之乎二

臣考察年例當事者采論於公評聽斷於

皇上錢夢臯既以被察見留正當仰戴 聖恩勉

思報塞而區區借逆宗事以攻溫純不思罪人伏誅

楚亂已定一切善後事宜議自撫按而覆之禮臣即

傳播 諸藩可永絕干犯之念而謂純庇護逆宗意

終不已則羣衆會議誰其附之非但純無是心或亦

勢所不能然也鍾兆斗既以年例見推自當靜聽

新命圖効方來而紛紛借銓曹事以攻溫純不思衙

門職掌各有專任一切銓選事體議自諸司而主之

冢宰雖夤緣干進不無覬覦之人而謂純暗持吏權

得受重賄則該部諸臣誰其聽之非但純無是事或

亦力所不能行也楚構初起是非易明諸 共議于

皇明留臺奏議 四紀類卷八

二十九

下 聖明獨斷于上夢臯雖力辯逆宗誣 王之

狀亦非言人所不敢言者何乃矜為謹論而終始藉

以自重乎忿爭一行聲氣相應夢臯帶兆斗之名於

先兆斗續夢臯之說于後二臣雖當功名難割之會

亦自有心不可昧者何乃甘為聚訟而彼此執以傾

人乎惟知要路可據故稍拂所願則哆口橫爭即加

人庇逆不惜誣人多賊不顧也罔念言官難私苟有

所為肺肝畢露彼其設心何險其操術何卑也故自

溫純有辯疏而侍郎楊時喬不得已有折鍾兆斗之



疏矣臺臣孔貞一科臣侯慶遠又不得已有叅錢夢  
臯之疏矣慶遠疏中所云私意未化強半成公等語  
臣等不知其意指所在而夢臯復借口騰辯以結黨  
之說動 皇上之疑聞者竟莫測其機鋒所謂也  
臣等竊惟國家之治每成于和衷而壞于朋黨故東  
京之標榜爰逮五屬西晉之揮塵禍及一網有宋之  
黨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小人至元祐而君  
子相攻隨釀紹聖之禍信乎朋黨者國步之厲階縉  
紳之禍阱有憂世之心者所不樂聞也 臣等奉職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

留都從來有清議無朋黨而亦不知夢臯之所謂黨

者何居當 聖明在宥果有結黨之人恐非

國家之福未敢信為然也 臣等與夢臯兆斗非同鄉

則同年豈不欲相安無言諱其所忌而事關 大

典序屬建白私不勝公誠有不能為之解者此而不

一糾正則年例終不可推考察終不可行竊恐將來

當事者慮身為的懼人反噬惟務私情之調不顧公

家之計紀綱法度終必隳頽世道人心安所底止哉

臣等惟願 皇上洞燭是非 大奮乾斷將錢

夢臯鍾兆斗 亟行罷斥以為挾私報怨者之戒  
而又 念溫純久在是非之場頻招愛憎之口乞身  
懇切蚤聽歸休以全大臣之體仍 勅下在朝大  
小臣工聯情合志同寅協恭共念時事之艱各効急  
公之義眾言矛盾務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期  
同歸于 皇極庶幾蕩蕩平平之治不在唐虞三  
代而在今之宇宙間矣 臣等不勝悚仄候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一

11111 升 貴參日軍已書 第 30 版 亥 亥



正班次肅官聯疏

胡

鶚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臣接邸報見八月十四日吏部文選司郎中倪斯蕙

一本為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

制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事又見浙江道御史何淳

之等一本為 朝班原有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特賜申飭以肅官聯以重 朝廷事俱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臣詳閱二臣之疏大都部

臣所辯者以官品之有別也臺臣所論者以

會典之有定也二說雖各有因輿論當歸至當想禮

部必有成議以覆 皇上之命者 臣竊謂品有崇

卑皆 朝廷之臣子班有先後原 祖宗之

朝儀正 朝儀乃所以尊 朝廷也班次誠當前者

不為抗後者不為屈班次誠無當一則見謂踰階一

則見謂歷位我 朝儀制備載 會典二百餘年

誰敢輕議則 朝班自當準諸 會典而品秩非

所拘者 臣自試職 留都每隨大小臣工凡習儀

慶賀諸禮臺臣聯班科臣曾未見銓屬諸臣參入科

道間者夫 留都為我 太祖開天定鼎之地一

代典禮臣子迄今凜凜遵守無敢變易在銓屬安然

於科道之後在科道亦安然於銓屬之先無非遵行

祖制以尊 朝廷耳 臣質以 留都之班聯而謂南

北有二禮耶顧部臣之所以生議者其亦有說彼見

往時銓屬曾參入科道間一旦更止不得不一辯論

不知禮以 祖制為尊臣以遵制為敬而各以衙

門私心相競非禮也如謂御史秩卑於部郎則戶禮

兵刑工非部郎乎如謂御史事關銓屬則科臣之選

授考績獨不由銓屬乎蓋儀制有照品秩者有不拘

品秩者科道職司耳目原非品秩所拘載在

會典良有以也 臣願銓臣臺臣各捐成心共遵

祖制在銓臣不得以品秩之故而銳意滋辯在臺臣

亦不得以所持之是而盛氣相加惟以不合於

會典者一旦昭然與眾共更之無非正 朝班以尊

朝廷云爾初何嫌於說之同異乎 臣猶有說焉方今

仕路否塞十署九空我 皇上特簡斯蕙為選郎

為斯蕙者正宜苦心焦思鑑別賢否充補庶位以求

濟時艱無負任使當有寢食不遑者乃以一 朝班



之故而銳然以去就爭之亦過矣臣官行人時雅服  
斯蕙恂恂長厚非憤爭者今日之辯或為衙門體面  
致然而禮求至當正不必拘拘如此臣以試職之初  
非深於達禮者而言責所關義不容默謹以 留都  
班次傳自 國初者仰瀆 天聽以備禮部叅酌  
伏乞 聖裁施行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

皇明留都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四

請給五城關防疏

李雲鵠

臣等荷蒙 皇上不棄拔置南臺自受事以來日  
夜兢兢於凡一切職掌事務敢不悉心以圖報效而  
巡城事體則又最重而不可忽者前此未曾  
請有關防深為未便用是不避煩瑣謹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巡視衙門文移極其浩繁批駁往  
來強半皆盜賊人命重情與夫拘攝人犯牌票俱無  
關防鈐蓋匪直吏胥易緣之為奸而都城奸宄叢集  
詐偽百出雖臣等嚴加申飾而空白無憑真偽何辨

皇明留都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五

如近日南京鷹揚衛致仕百戶崔輔持假牌詐騙被  
南城徐兵馬捉獲除另行懲究外竊念京都通衢白  
晝之中又當三令五申之後乃有魑魅惡弁肆行觸  
扞若此尚可謂知有三尺哉蓋人情重得利而輕犯  
法矧更無以隄防之則將來如崔輔之詐騙者恐未  
易更僕數也因查得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內巡視中  
城江西道監察御史姚思仁等請討關防蒙  
旨俞允南北事體相同彈壓最亟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俯將南京



五城御史覆

請照例各給關防一顆庶法紀可肅而重地亦可安矣臣等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八

三十三

直述科場情形以遏流言疏 孫居相

臣等待罪留臺去年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之期臣等承乏往監試事凡所為革弊防奸者靡不殫厥心力比事竣出場南都人士咸謂此番關防視昔加甚而登拔亦稱得人臣等私竊自幸以為是役也可不負 皇上任使忽於秋冬之交傳聞江北諸生因中式人少謬謂江南諸生有私臣隨遺書按臣黃吉士問之吉士曰臣書云士子紛紛之議誠有之但門下在事弊端何自而生矧南北自不相敵而尤人乎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卷之八

三十七

哉臣又密察諸生之言原無指實不過下第者倡為此說以欺鄉里妻孥云耳不謂吉士竟信其言登之于疏夫吉士言官也臣等亦言官也使場內果有弊臣等豈其不能自發而必待江北按臣發之耶大抵場屋之弊多起於彌封未有不通同彌封所而能作弊者今科彌封所二官一為廬州府同知劉師朱一為鳳陽府同知馬協皆江北官也又皆精明有執臣等用之良有深意向使彌封書手先江南而後江北又有摺角點記等弊無論臣等必究即二官或亦不



肯無言也其彌封所已封之卷等無由識其姓名亦無由辨其南北今不具論萬查該所呈堂貼出違式試卷除監生外初十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八名內有江北頓榆等縣董宗宣等二十四名十一十二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六名內有江北六安等州縣徐慶等二十名使先送者皆江南卷而何先貼者有江北人乎此必不通之論也及彌封之後便屬騰錄使騰錄書手果以南北高下其手必騰錄者皆江南人而後可等查各役點名簿有揚州府騰錄書手白承

皇明留學奏議 國紀類卷之八 主人

芳等七十一名滁州書手安守道等五十六名和州書手薛志緒等四十六名此皆江北人也謂江北人而亦偏私江南士子有之乎且所騰之卷已中者見在禮部未中者發回各府其有無弊端今固可覆而按也及騰錄之後尚有對讀對讀之後復送受卷皆由等掛號銷號查對相同然後送入內簾今謂騰錄所將前賄買暗記摺角遞入內簾甚有投之水火者則是對讀受卷二所皆為虛設監臨提調等官漫不稽查不幾於說夢乎等入場時數與主考二臣

馮有經傅新德及房考諸臣韓光祜等相約雖落卷亦檢閱數四且調房互閱違新旨也如江南者先江北者後先送者取後送者遺則是場中不閱之卷矣不思以按臣視江南北猶有分屬若以等所屬視之則兩江皆吾子弟以內簾諸臣視之則兩江皆可門生果何厚於江南何薄於江北而肯聽人為先後抑揚之事哉况各房考入簾志在得士又孰肯舍良玉而寶燕石也即使江南房考私其子弟而江北房考在鳳陽府有懷遠知縣王存敬在廬州府

皇明留學奏議 國紀類卷之八 主人

有霍山知縣吳之皞在淮安府有山陽知縣楊師孔在滁州有全椒知縣關驥彼亦安肯舍其子弟而反錄他人也科場賄買代倩傳遞等弊等條約諄諄言之不敢謂歷科必無若謂每科必有而有必江南人則宜乎江南賢者未必中中者未必賢也夫何名卿碩輔相耀後先鼎甲魁元纍纍不乏豈會試場彌封騰錄員後亦預來江南納賄乎此一恒人能知其必無也等簿查江北進場正考遺才諸生凡一千二百九十六人而中式止七人若為甚少及查諸



遵式貼出者數至一百六十二名幾與江南相埒則  
 不為不多其間有真草全無者有真草不備者有請  
 客者有錯落命題字句者有有文無結者其卷見在  
 歷歷可考則江北文學大畧可睹已安得輕信無稽  
 之言而重誣江南多士哉又安得以江南人文之盛  
 而謬謂臣等墮其術中哉臣等非為諸生辨蓋諸生  
 作弊即臣等不能察弊是謂負職因以負皇上  
 用是不敢不出一言自白耳伏乞勅下禮部再  
 加查訪議覆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國紀類表之八

甲十一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九

時政類

申飭朝勤事宜疏

林潤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校

乞及時修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科

酌陳考察事宜疏

陳功

陳末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陳川湖事宜疏

劉寅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觸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差滿條陳利弊疏

蕭如松

乞聖明采擇亟賜議復疏

譚希思



申飭朝 觀事宜 林 潤 三月

臣等仰惟我 國家稽古定制凡天下諸臣率三年一朝大計吏治斥陟幽明甚盛典也我 皇上憲天法祖任賢畜治又四十年於茲矣歷年言官之建明該部之題覆其法制詳盡宜垂諸萬世而無弊也顧明禁雖嚴而奉行或有未至近例雖善而事體或有未全 臣等謹集一得列為四條上陳 聖覽伏乞 勅下部院議擬俯賜施行

計開

一嚴法禁以杜科斂照得每次朝 觀先期吏部通將事宜題奉 欽依各行都察院各省禁革應朝官員不許指以餽送為由科斂百姓其所以防奸杜漸者非不嚴且預也奈之何因循日久法紀漸隳中間遵守不敢干犯者未嘗謂無其人然亦有不才之輩直以前項事情不過歷年故事殊無忌憚之心頓生覬覦之念指名餽送需索百方剝百姓之膏脂半充自己之囊橐况今四方疲困勞費百倍小民窮苦極矣又如此橫歛暴征奈之何不驅而為盜也乞

勅下部院今次申明法制務極嚴厲但有如前項不才官員聽撫按官從重叅拿究治仍於各官入京之時特 勅廠衛出給告示不許在京官員私相往來交接一面嚴差緝事人役多方察訪敢有仍前擅搆書儀餽送投謁即時拿問等因伏乞 聖裁 一旌異能以明激勵切惟無所利而為者大智之資有所感而後興者中人之性是以 祖宗每遇朝 觀必拔其賢能優著者賜宴賞賚以寵異之我 皇上御極之八年亦蒙傳諭舉行故一時人心奮勵職業益修夫此浩蕩之恩希時之典為臣子者雖不希望而心實邀幸焉應朝臣工奚啻數千而使二三卓犖之輩躬逢其盛則所以生其歆羨願慕之心而作其愧耻企及之志其於潛移默化導誠非無補 臣等再照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員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 誥勅封贈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保舉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凡與應得 誥勅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行旌異者所以優異等是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之九

二



國家激勵之大權也近年以來定以三年之內必有保舉三次者方准給與是亦慎重盛典之意但各省地有遠近而撫按之交代時有遲速如南直隸則交代而近故一有賢聲即交章薦舉其在各省動至二年或代於任淺之時或滿於未代之先如是而舉以三次不可得矣遂使旌異之典不章人心亦何所勸哉乞 勅該部通行議擬賜宴賜賚盛典間一舉行其三年考滿者令其明開任內曾經幾次撫按有保薦又查歷年考語果有政績異等與該部所訪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九

相同及一二次保舉者仍照舊例准與應得

誥勅封贈等因伏乞 聖裁 一禁誣毀以佑善良照得每次朝 覲之時多有一等聽選辦事人役先在原籍得罪有司希旨報復即將各官微細註誤張皇裝飾萋菲貝錦洗索癢污喧傳騰播惶惑人聽甚至寫作揭帖投遞衙門粘貼地方壞人名檢以快已私者夫當考覈之時人多樂聞人過一入在腹遂以為真使當事諸臣疑信相半緣此竟致擯斥及後雖知未當而事已不可復者再照 祖宗舊制拾遺只

及方面而不及縣令非獨詳於方面而疎於縣令也蓋以方面官崇而履歷深任久而仕論定或有漏網公議不容縣令新進之士耳其職卑其任淺間有罪跡暴著者不告許於百姓則訪察於上司撫按論列部院考覈 臣等以為網法之密與方面不同即存留復任者雖未盡賢亦不過氣質之稍偏識見之未至可與之改過以遷善也去之則阻其自新之路矣仰惟我 皇上之心四海之內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而新進之士或去以非罪使之沒齒懷恨於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九

草莽之中亦豈太平之美事哉乞 勅部院議擬

嚴行禁革誣毀如有此等聽廠衛巡城御史拿究仍照舊制拾遺只及方面而不及縣令庶中人有自新之地而豪強無報復之門矣伏乞 聖裁 一懲貪墨以肅官箴伏惟我 太祖定國之初痛懲貪吏故置為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畏枉法賊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事官吏畏法而犯之者亦鮮近歲貪官不過止於罷職為民夫貪官之所愛者財巧需苛征陰增酷籌鞭撻所至一



孔不遺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又不失其富亦何  
所憚而不為哉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聚斂之  
臣昔人已切齒之然昔之聚斂以歸於國今之聚斂  
以歸於家昔之聚斂與盜臣以為二今之聚斂與盜  
臣而為一是安可姑息而不加重治哉乞 勅部  
院於罷斥之外擇其一二尤甚寃治如律籍沒其財  
仍先行曉諭以照法紀等因伏乞 聖裁

臣等謹將臣等所擬

上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 尹 枚  
臣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一草一木未植其生則天  
地非全功人君以好生為德而一民一物未被其澤  
則聖人非全恩此博施濟眾堯舜猶歎於未盡而一  
夫不獲伊尹必以為已辜也 伏覩 皇上登極  
明詔有曰期衍舊恩通弘新化又曰凡爾有位尚體  
朕心各摠匡贊之誠共保熙昌之祚欽此中外大小  
臣工恭承 明命效忠宣力罔敢暇逸 待罪南臺  
愧無報稱謹以下情之不能自達者條為四事上塵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  
一曰均封典切惟凡厥有位莫非吾君之臣凡為人  
臣孰無榮親之念我 皇上嗣登大寶在京文武  
群臣恩賚有差而南京諸臣未蒙暨及焉夫不泄邇  
不忘遠聖人公溥之心舉斯心加諸彼王者推恩之  
序均為人臣均際維新之會而不蒙一命之榮寧能  
愬然乎篤近舉遠一視同仁惟 皇上加之意焉  
耳如蒙 俯念臣子至情比照北京事例凡  
結劾進階實授移封等項恩典一體准給則浩蕩之



恩不聞於遠邇而 祖宗根本之地百辟增光矣  
二曰恤倉攢天下雜職之官倉攢其一也祿薄官卑  
而有錢糧之責稱艱苦焉南京外設三十六倉內設  
四門倉又艱苦之特甚者也蓋各倉既有廩房以為  
儲積之所又有氣樓鋪墊以防浥爛之虞收多放速  
加耗八升故鮮虧折四門倉原無廩座米皆貯於廊  
房上無氣樓下少鋪墊易為浥爛且收少放遲耗米  
又止五升往年倉攢傅憲等累害身死羅寵等乞丐  
還鄉近日如陳楠周倫等數十人盤驗虧折每至百  
石之多本部委官查勘雖無侵欺情弊而正米法當  
賠償未經豁免茲遇 皇上明詔渙頒仁恩覃布  
雜職每員給絹二疋倉攢如陳楠等既不得蒙賞資  
之恩又不得蒙赦宥之典貧窘莫措控訴無由如蒙  
皇上俯念寒微行令查勘果無侵欺情弊豁免追補  
其四門倉糧米仍令從長計處收儲停當不致損爛  
數多苦累官攢則日月之明徧照於覆盆之下而雨  
露之恩霑濡於向隅之地矣  
三曰恤吏典天下吏員始參為一考轉參為兩考給

由赴部有辦事之例北部十八個月南部止六個月  
三考後滿有官辦之例北部六個月南部亦六個月  
夫奔走服役固胥徒職分之常然南北事有繁簡人  
有多寡餼廩有等差而官辦之期亦當酌量久近以  
示優恤於其間也伏覩 皇上登極詔書勿拘三  
途但有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欽此  
又覩 皇上勅諭覃恩之典各衙門辦事官免辦  
一個月承差并辦事吏二個月欽此兩京吏員事同  
一體寧無一分之賜以及之乎如蒙 皇上憫念  
異途行令查勘南京辦事官人數果少事體果簡  
俯從末識各免官辦三個月就將各吏應得俸糧扣  
除三月添補類派官吏俸糧以抵減免官辦之數永  
為定規則非但吏胥知感而財用亦可少節矣  
四曰恤軍士我 祖宗得國之初設錦衣留守等五  
十餘衛所軍皆註籍迄今軍伍之數不及北都之半  
而差使之繁難則過之如衛官禁衛京城衛孝陵兩  
京體統相同至於兩關按部係江防之重寄而解運  
糧運輸運之苦又南京衛兵奔走捍禦而勤勞當郵



者也 皇上曾念及之乎如蒙 俯察軍情無

分南北比照在京軍士事例一體議賞則卒伍懷出  
格之衛而留都之藩屏可固矣再照欲議行賞先議  
錢糧南京戶兵二部鹽引馬價等項南京都察院掣  
鹽後湖黃冊各紙贖等項銀兩或貯本部或貯應天  
府上江二縣中間皆有可以支用者如蒙准行令各  
該衙門公同計議各照分數多少動支給賞事完之  
日造冊奏繳庶幾財用有資而事克濟乎

乞及時脩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萬曆六年二月內上

臣聞人君際雍熙之運不可無勵精之圖人臣遭明  
盛之朝不可乏危言之策 臣一介草莽幸遇 明時  
伏覩 皇上以英睿天挺之資御重熙累洽之運  
卽位以來 敬天勤民 講學聽政翼翼焉稱一代  
中興之令主矣故去禩之間吏稱民安黜酋授首薄  
海內外靡不嚮化論治者皆曰天下可計日而平也  
臣不敢以爲未也然筭計見効猶未有以大快

皇朝百季美善

聖心者如淮揚之水患頻仍四方之夥盜蜂起北出  
繪以和強胡南發兵以勦勁寇頃者 星象示異占  
應掃除中外皇皇恒恐有虞是豈足爲盛治之累歟  
蓋太平之世以事爲諱則日流于因循苟且而不覺  
惟夫當 國家多事之時正 天與 陛下經營  
之日 陛下試益勵精焉于多事而綏之以無事  
于太平而防之以不測則有備無患 國家之所恃  
以久安長治者端在于此 臣 所謂太平萬世之業  
也 臣 知識愚昧不敢漫陳謹按 祖宗之典叅之



時務之略踰為五事以備採擇惟 聖明矜察焉  
一日聽納之貴廣也 臣聞自古帝王一日二日萬幾  
朝而聽政晝而訪事夕而修令何壘壘也然太平之  
功非一人之略也自公卿大夫以至芻蕘工瞽靡不  
獲盡治効乃可觀矣今 陛下聰明天縱虛心任  
賢每出一政行一令在 廷之臣皆舉首吐舌以為  
明見萬里猗歟盛矣 臣愚亡知猶過以虞廷吁咈之  
治望之 臣往觀 陛下臨朝之頃所振肅者不過  
百官之風采而已傳曰臣下勸然後知君之動節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上  
可謂非治世之徵也然 陛下曾未降一 清問  
發一 睿斷以釐天下之政而四方之臣以事至  
闕庭者亦未有以軍民利病之狀聞之 陛下如  
古君臣相與圖議政事之實則何望于治理之登耶  
臣不敢遠引竊攷 祖宗時 宣廟以前頻于  
便殿召見大臣成 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初年雍  
蔽為患而大臣始不得延召學士講讀之臣始不得  
關輪對矣今 祖宗之令典固在也幸  
陛下時于 平臺召見元輔中外懽呼以為一代曠

與誠 宗社之福生靈之慶也 願 陛下自今  
以往孜孜焉弘風俗而騁太平 常朝之外 時御  
便殿如吏部有大遷除戶部有大錢糧禮部有四方  
災異兵部有緊急邊報之類即 召館閣公輔及各  
部大臣 面加咨詢曲折詳盡然後付之中書政本  
總揆而行則不惟世事日熟于 宸衷百官莫逃  
于洞洞燭而 陛下勤勞萬幾之慮周接見賢士  
大夫之時多其於養心致理之助當不為少也昔人  
有言曰自古惟大有為之君始能與學士大夫討論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上  
先王之政以措之天下耳 臣 陛下則真大有  
為之君也二曰財用之當節也今天下吏治民風關  
國家之理者亦多矣 臣獨區區以財用為言者何也  
財者民之心也我 祖宗之深仁厚澤維繫至今  
惟其不忍失民之心耳 陛下統一寰宇從未輕  
有征調以傷百姓且寬郵之詔每從中出邇者俯憐  
蘇杭民力困拙特罷織造以紓窮閭雖康誥之如保  
赤子文王之視民如傷不是過也 臣聞之京師之一  
金田野之百金也自古帝王與其設法以足民不若



躬行節儉使天下陰受其賜之為益也往籍見光祿寺錢糧 陛下朝而取十萬焉科臣言之不能

止此必 陛下有萬不得已之需然以為供

上用而 上用服御自有常額以為賞賚戚里而

戚晚貴幸之家但願存心忠孝自然享有富貴固不

在于爭此尺寸之賞以開 國家之漏卮也是利孔

將安出歟業已往矣 臣聞往者來之鑒也

今天下勸勤恭遇 陛下嘉禮舉行之際萬一費

出不經錫予無節 臣恐 內府禁錢不給其勢必取

皇明宣宗皇帝 時政類卷之七

外府以佐之外府司農錢盡一旦有警其勢不得不

括之民間矣 陛下此時然後下 詔求便利百

姓之道則晚矣伏望 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 憫

天下民物凋弊之餘痛加簡約以防不然實 宗社

無疆之福也史臣稱漢家四百餘年命脉皆文帝所

留 臣願 陛下為億萬年留之也三曰 宗藩之

當郵也夫聖王御寓浸淫衍溢六合之內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矧 天潢之派乃

太祖 成祖一氣而分 陛下豈忍使之失所

哉然今陵夷以至于可憂者則法制積約之漸也

聞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 親藩祿制有差

固欲世世共享太平也迨今二百餘年 宗支日繁

祿糧不給事勢漸不能支矣 臣伏讀 大明會典

內一欵凡 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

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 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屬漢

庶人之變當時大臣倡為疎忌 宗室之說遂廢出

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

皇明宣宗皇帝 時政類卷之七

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也以一郡而供數千

百人矣此祿糧所由不給也 臣聞諸道路陝西平涼

等處 郡王以上猶多受享將軍中尉而下有腹餓

而不得以糠粃自飽體寒而不得以敗絮自擁者矣

流離失所殆不忍言夫舉一關陝而天下可知也昔

人云草澤之中禍深難測言危民之易與為非也而

況 藩封之間哉今 國家鼎盛 諸藩樂善萬無

此理脫有饑寒迫體詐為使者以洩無聊即不勤

國家一矢一鏃之費而 朝廷下咫尺之書以責問



之其于親親之仁所傷亦多矣是可不為之寒心也哉臣願陛下與館閣大臣熟議而行或通融出仕之路或并講求五世之義務使脛不至大而枝不甚弱是乃篤厚本支思患預防之道也宋臣歐陽修有言天下事言之于無事之時常患于不見信及其既事而後言之則又無及矣此進言之所以難也臣以為惟明君能蚤見而預待之也四曰勲臣之當議也臣觀今公侯伯之家皆與我太祖成祖躬冒矢石定天下故剖符丹書之盟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

若將曰世世與國咸休翼衛王室無敢教也今堂堂萬乘乃天生聖人以統羣生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日兢兢矧身不暇乃彼功臣子弟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即已侈然膺爵祿之重矣君勞臣逸恬不為異此臣之所未喻也跡今之天下臣亡論其他以邊境一事言之數年間廟謨弘遠力主和戎之議邊將大吏又未至矢筭以生戎心故疆圉得請旦夕之命耳然套虜則戀牧矣東胡則糾聚矣頃者虜王西行甘肅延固一帶警戒非常抑又何

何辨靖矣萬一虜會寒盟飲馬長城則

陛下今日所稱折衝之將自戚繼光李成梁等一二人之外孰可以使之歟而彼功臣世胄之家有能帶甲控弦為國家發一矢以禦之歟臣不敢知也臣伏觀祖宗時勲閥舊臣嘗遣之守邊蓋其身為夷狄所知素所敬憚故足以鎮壓而成功今不責成于功臣世胄之家而惟取辦于良家材力之士則何緩急之足恃也臣願自今公侯伯除五府掌印僉書不遺外其餘請如先臣吳寬之議年二十以上五十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

以下者間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習險夷諳虜情練軍士待其邊事既熟人望既歸一旦有警擇而使之則不惟諸臣之以勞而食於國朝廷以國之重臣而將兵其與用新進喜功之士功當自倍矣昔漢宣帝與趙充國謀伐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謂其富貴已極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於充國遠甚此魏相之所以非也臣愚以為國家有急



有重臣以握其樞有勇敢材力之士以濟其變則彼此交厲是乃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惟

陛下圖之也五日士氣之當振也今天下大小臣工

曳裾束帶俯仰周旋庶幾烝烝淬礪以效 明時矣

臣猶以為士氣之當振者何也則習俗之久靡而亟

反之難也臣嘗閱 孝宗皇帝時部臣李夢陽疏

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

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

處臣每誦此未嘗不扼腕而嘆也竊以為今之士氣

皇明憲宗皇帝 詩文類卷九

上

實似之夫所謂老成者沉涵不耀力足以任事耳非

是之謂也今人既不喜人言又惡人直間有抵掌而

譚當世恢廓而任國事者則必反脣而稽矣彼之所

謂老成所謂委曲者則皆巧宦深藏袖手旁觀其視

國事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縱有施設但取其不

切于政體不涉于利害者稍稍辨之以見才謂曰是

吾職辦焉耳矣遇有利害即卷縮觀望莫肯自任優

游待遷去矣嗟乎 國家之張官置吏豈謂是哉是

萬乘日焦勞于上百官日規避于下奈之何政事之

得理也此最今日吏治之大患也 竊憾之此等習

尚不惟蠹治抑且蠹人夫豪傑之士不隨風而靡世

固有之大都中人之性多耳今夫中人少有抱畜其

始涉世孰不思效于一旦或不幸而遭任事之蹶則

精銳銷沮終身弗振視彼巧宦之徒身名兩全略無

破綻方揚揚自以為得志也則人之情孰不欲富貴

哉于是相率而為姘娶怯懦之風以成就其全軀保

妻子之念而莫肯為 國家發一言任一事者皆此

巧宦之習壞之也臣故曰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

皇明憲宗皇帝 詩文類卷九

六

蠹本最當今之大患也幸 陛下明見萬里精覈

吏治于百官之貪者酷者闢葺無為者具以法繩之

矣中有推姦避事 明旨切責罔不慄慄逃誅然貪

酷之弊有跡而可據也猶可繩也巧宦之蠹懷奸挾

詐不可詰也臣竊以為 盛明之世此等吏弊不

痛釐之不可也臣願 陛下大奮乾剛在內責之

各衙門堂上官在外責之撫按督察羣察除大計復

命外每歲不時揭報如果有精明練達實心任事者

紀錄久任待以超遷其有巧宦推姦惟便身圖者諛



部廉有實跡亟行黜諷不得幸免則人皆喁喁爭自  
被濯務一心營職以求表見而莫敢有趨避自愛之  
私此實鼓舞人才礪世磨鈍之一端也臣聞士風所  
錄係天下安危 陛下不可不加意振厲之也是  
臣之疏為五事者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又曰  
聖王在上號令未出而天下延頸舉踵矣則端本之  
謂也今域中之治惟 陛下所執 陛下誠能  
清心寡欲以端其原 召見公孤大臣以縫其闕日  
乾夕惕以殫其勞則天下之事萬世之業可指顧而  
定矣 陛下如日之升錄之而邁古帝王何難也  
是臣所望於 陛下之加意勵精者如此臣識淺  
才疎不諳當世極知言之不切于理伏念一介孤寒  
誤蒙 聖恩拔真言路今既數月迄無一言以報  
陛下耻立于 聖明之朝而為卷舌之士也且遭  
荷 明良千載一時竊見 陛下求治甚切而  
微臣復懷祿無狀有恃古人忘身憂國之義是以披  
瀝勉竭涓埃倘蒙 採擇賜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  
幸甚臣不勝頓首越悚懼之至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十二月十一日  
恭惟 皇上軫念四方水旱頻仍札札焉慎擇守  
令惠安元元是急時則合天下群吏而大計之正人  
心淬勵之始治道維新之會也然而監司為守令之  
綱考諫為守令之務廉靜為守令之實於此不加之  
意其何以宣 上德而達下情乎臣敢以得於聞見  
之真者條為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一監司遷轉  
當就近蓋 朝廷之紀綱寄於撫按之措注監司者  
所以率撫按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故分轄有方佳  
札有地其為責甚專其關係甚要矣况年來為地方  
荒計議欲分道出巡臣歷誠恐其坐照不周者是可  
缺然久虛其位哉迺今有二三年間不至任者或因  
事故更易或以寫遠稽延帶管雖不乏人而不親臨  
不專理其於民情亦付懸斷遙度焉耳蓋十聞不如  
一見勢固然也彼當遷轉之時一省之中豈無資俸  
相應者就中擇而補之萬一本省無缺推之鄰近者  
庶地既不遠時亦不廢其間人情土俗知之既真處  
之必當不惟供應夫力之節省而裨益於地方非淺



鮮矣故不若就近遷轉之為便也一遠方考察當加  
密蓋天下猶一身也腹裏以內精神之所常注而肢  
節以外尤意念之所當周臣嘗承乏江防巡察安寧  
池太等府其按視之精覈不待言矣至於府領縣佐  
而下有一事而開戒數次者有一官而罷不及期者  
緣各差耳目既庶推求殆盡卽一言一動無所容其  
掩護也若彼遠方者不然蓋一按臣坐鎮一省既難  
遍週撫臣時巡二年始得報命此其法網之疎密人  
情之敬肆較之直隸地方相什伯也茲當大計之年

皇明留卷之義

詩文類卷之七

十一

宜畫均齊之法酌量地方以為旌別詳者加寬畧者  
加嚴無內肅而外弛無近覈而遠遺則斥罰之中寓  
愛惜之意而人心亦有所奮激矣臣固謂遠方考察  
當密也一考成事件當實蓋 國家大事關切民生  
者奉 旨允議定為勘合章程限以年月奏繳部  
院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各府州縣科臣考成叅治其  
法非不嚴矣然責成雖切終屬紙上空言類繳雖多  
竟是移文故事求其實心行實事俾小民得沾實惠  
者能幾何哉臣未敢槩言天下事即如丈田一件方

行自萬曆九年始至今七八年於茲 皇上勤恤  
民隱稽查改正之旨惓惓不啻三令五申而遠省遐  
方尚有文書報結覆丈未完者有覆丈雖完而糧未  
定者抽丈之時去年委一官今年委一官矣征糧之  
際去年派一則今年派一則矣長吏不身親其事而  
遍委之驛丞巡檢彼聽選省祭之流以小民生活之  
產為委官魚肉之資以 國家版圖之籍為吏胥鬻  
販之計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實徵冊漫無畫一竟使  
猾書得上下其手而奸民得夤緣其弊兒戲苟且莫

皇明留卷之義

詩文類卷之七

十二

此為甚天高日遠小民亦何所控訴也閭閻之隱情  
如此而文冊之結報如彼考成之謂何哉誠因此類  
推其餘法必求其行事必求其當毋徇虛文毋泥故  
套如臣前所言者抽查一二示懲則矯飭無所遁而  
膏澤下於民矣臣固以考成責實之為要也 一廉  
靖之吏當風勵方今天下嚴禁餽遺重懲貪墨言官  
申飭矣不踰旬而如故 詔旨誥責矣不踰期而  
如故豈誠人心之不古法令之不行哉特未有以風  
之耳蓋買馬收骨千里馬之所以常有也茲當入覲



之期宇內諸司會同濟濟其間豈無清風兩袖不受一錢者乎卽有之而衆皆嗤之不以迂腐目之則以矯激病之矣臣愚以爲人無全才有所長必有所短皇上欲以廉風天下不必爲卓異之名以起徼倖之望以德勝不以才勝惟其實不惟其名特查廉靖寡欲悃幅無華者果卽一省得數人焉不爲過果合數省得一人焉不爲踈果郡邑優於方面但及郡邑果尉倅優於正官卽及尉倅不爲躡等但得數人至期疏名上聞以請特加褒寵俾天下曉然知上之崇廉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三

也如此吾人之以廉見拔也如此而天下不翕然趨於廉者臣未之信也蓋方今南北水旱災傷生齒殆盡與其粉飾逢迎以竭小民之脂膏曷若休養生息以培國家之元氣一激勸之下而人心之轉移世道之維繫胥有賴矣臣固以風勵廉吏之當急也此四事皆於吏治民生最切伏乞皇上留神采擇如果臣言不謬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天下生靈幸甚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任臣近接邸報見我皇上允戶部之請委藩司諸臣督造各省黃冊臣伏念此事關係至重內有應行事宜可備採摘者臣備員耳目不容無言臣切惟國家所重莫先財賦版籍者財賦之所出也當今廟堂之上大小臣工淬磨洗濯其于財賦區畫詳盡亦可謂明作之日矣顧于版籍一事猶或畧焉臣恐今日財賦徒理於下知澄其流而不清其源甚非所以飭吏治而安民生也臣請備言六事皆下而民瘼所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

係上而國計攸關乞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覆上請施行或載入考成冊內不惟大慰今日海內仰德之心而吏治益修民生獲福臣愚幸甚計開

一曰嚴考成之令我國家定制天下省直州縣軍民黃冊十年一造令甲照然冊籍一成永垂遵守相繩官吏莫敢變易其當時責成之嚴切可知也往遇大造之年各州縣正官或因明斷不足致延閣於里書或見事體重難多推避於更代未見本年之內有



能卽完實徵者實徵者不完故射利書筭始得資絲  
為奸大州縣虛丁糧常至千小州縣虛丁糧不下百  
原額不滿追徵何從其勢不得不儘見虛丁糧盡責  
見年糧里陪納奸黠者得計詭免善良者破產完官  
間巷愁嘆莫大於此實徵無就之期本官有遷之望  
遞相沿承其來已久不知於設官為民之意謂何也  
况明歲為科舉朝 覲之期再明歲應行取陞遷之  
候科甲正官不無有所規避踵循故習乞於先期  
勅令天下省直州縣但遇行取陞遷要查實徵完成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五

起解明白該道府取下手官吏并境內里老各結狀  
申詳布政司撫按衙門重復行勘明白方准起送如  
有將舊底冊虛應故事者覺發之日定行叅究重治  
庶官無玩怠事可考成而各該布政司與南京後湖  
之冊不為虛文一洗相沿之積弊伏乞 聖裁

二曰定原總之數凡各省直州縣各有丁糧總數載  
在版籍藏諸天府而糧之納有常賦丁之差有定額  
不因十年之內偶有增損之也除水患旱傷去處有  
田地荒蕪人民流移者責令該司開墾招撫要足原

總外其腹裡地方有司不無生好大喜功之心延開  
墾招撫之譽不知其實利裨於 國家能幾何也今  
生齒日繁即多報戶口亦不為偽增但原額之產既  
清雖多亦奚以為合無申明此意行令省直州縣所  
報丁糧俱以原額為據不得增新出奇以開有司僥  
倖之門至如丈田一節亦要足各處原額總數裒多  
益寡務得其平不得短弓行文積步生盈丈多為能  
以鈞一時之譽其已丈者尅限催完即為大造則實  
徵黃冊為有據而可守矣其未丈州縣行令照依原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六

總速為清理以成厚下安民實政不得藉口羈延以  
悞大造伏乞 聖裁

三曰均丁糧之差有田則有糧有身則有丁丁與糧  
皆差皆出百姓之財力其來舊矣漏報戶口與欺隱  
田糧均之犯禁然田無隱而丁有漏者勢使然也假  
如民生稠密之處奚啻以數十萬計而官丁所報亦  
不過以萬計而已何也各州縣之差有原定之額期  
於足差而止耳固不必一一而籍之也其最不均者  
莫如大戶之丁多者常以百丁為一二官丁而小戶



之丁少者常以一丁爲一官丁大戶之力下足以隆  
壓里書上足以蒙蔽州縣故小戶之苦不得上聞罄  
終歲之勤足以供一丁之費非賢明有司孰能立此  
輩之命哉合無行令各州縣先期通融總審大小戶  
約筭境內若干丁口然後查照原報官丁若干或以  
三五丁爲一官丁或以十餘丁爲一官丁隨其多寡  
之期足原額而止仍令先照此款出示曉諭使知必  
行則丁差與糧差各得其均小戶與大戶各得其平  
有不舉行通融之法許地方軍民告發該州縣委官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十一

以不職論庶幾可以奉行不至姑息實督造之至要  
也伏乞 聖裁

四曰一追徵之則昔有夏三則成賦周禮九賦歛民  
蓋著之爲一定之法不特十年百年之間而已我  
國家賦民之意何嘗不與禹周同至近年又行一條  
鞭之法亦易遵信矣然戶部歲歲頒行稅糧條則於  
各該布政司及轉行各州縣雖增減不多而則派不  
等不特間巷小民駭觀聽即昏庸有司已先受書笑  
之愚美釐毫絲忽之間過徵有不及省又其奉到常

遲而期限又早州縣且照往年派徵中間或遇有寬

恤之典小民已不得需其實惠矣合無自本年起

勅下戶部行各省布政司轉行各州縣於原額所定

稅糧每十年之內通爲一則其有奉行停徵及新例

起派者先期另行曉諭查照增減不在十年一則之

內他如徵差亦照此例庶幾法令畫一官民曉然民

間願望莫切於此伏乞 聖裁

五曰存留審編之規切惟 祖宗之法斟酌美善

使由之者不易知知之者不易言言不易况輒易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十二

耶隆慶年間兩浙始有條編遂易我 祖宗二百

年來輪差之法不數年盛行於江南既而浸淫於江

北轉相倣倣以爲採時之良方矣事無全利亦無全

害若較利害之多寡則耗 國家之元氣者此條鞭

也使人貪其利之近而不知害之無窮者此條鞭也

臣請先言利害而後及 國家元氣之說可乎條鞭

之法總筭人戶丁糧一例徵銀在官然糧差常易而

丁常難故大戶常饒而小戶獨苦若能行 臣前所言

丁丁糧之差之說則此若或去其半矣而猶終不能



免者村落細民吏卒困繫之日多而休養生息之日少也然終言其利而莫言其害者大戶喜其免目前身家之大費而細戶感於朝三暮四之術雖苦根貴物賤弗計也若較之徃者輸差之日十年暇豫一歲供輸其氣象遠矣雖然此猶以民間利害言之也古者耕夫有受田之制而近代亦有限田之說蓋恐民間貧富不均則變所自起識治體者必先焉今皆不可行矣而損富益貧之意獨不默寓于其間乎蓋昔者輸差之行也間遇殘虐有司每一歲常破一二者之產不知此一二者富民也其受併幪者不知幾千萬家矣今者條鞭之行戶戶聽比于公庭朝朝稱貸于隣里此在通邑細民盡然而田連阡陌之家益吞窮民之所有矣據一二者家之所見以罷輸差是見別而欲廢屢也惜一二之富民而不惜千萬戶之細民王道公平之體果若是乎大戶既破產猶可及中人細民力竭則溝壑流移而已矣 朝廷發政施行孰當先而孰後耶况臣所論猶舉其偏重者言之也即條編而有司果皆奉行者乎即輸差而有司果皆殘虐

者乎反是而論其利害又不知幾千百也此其所關在 國家元氣 臣是以不惜細論之也顧今行之既久者其勢已成爲有司者必不敢倡爲變之說其有未行或行而未便之州縣乞 令戶部通行照舊審編稍存 祖宗美意以惠此黎元實 臣之所大願伏乞 聖裁

六曰廣中外之示夫丈量清矣實徵就矣規則一矣可據而可守矣不廣示於中外則冊籍雖有猶束高閣遠方愚民何處憑藉是盈縮之權猶操於里書即才敏之有司亦難使之家喻而戶曉也必須動支官錢刊刻成書其書首開大造追徵之則次開該州縣田地山塘總數次稅糧丁口總數又次都總圖總甲總百里州縣不過百張千里不過千張其價甚微每里各給一本餘聽民自行收買執照如是則在官書筭既不得憑以愚詐細民卽有豪民亦不搖惑有司將此書鈐印一解該府一解該道一解布政司一解南京後湖永爲十年遵守訟簡刑清莫此爲要伏乞 聖裁

皇明留學奉議 時政類卷九

二十九

皇明留學奉議 時政類卷九

二十九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科

臣等竊惟旌別淑慝者固進退之大典斥陟幽明者乃激勵之微權自古帝王未有不致慎於此者我

朝稽古立法在京官員例以六年一行考察著為令甲法至善也萬曆二年例該京官考察之期仰惟我

皇上獨秉貞明幽隱畢照當事臣工罔敢不竭忠慎慮惟公惟慈以期無負於明時之重典矣臣等又

復何言但事干大察法不厭於精詳人惟難知事尤貴於慎重臣等爰循舊例用綴前聞條為五事上塵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議擬施行

一曰論大體

臣等切謂人臣立身志節為上 國家論人大體為先况志甘守正者不能俛仰以徇時而智足飭奸者或能彌縫以獵譽此樸茂之士恒多負俗之愆而耿介之操動遭遺世之累若不辨其大體而槩指其苛細之事則守正不阿者或以一眚見訾而任智多能者反以文飾獲免矣是故桐梓不以尺朽遺夜光照乘不以絲瑕棄何者以其可取者大也故今考察之

舉莫先於辨大體使其志節果虧也則雖才智可觀不得以此而倖免如其志節足取也則雖氣稟少偏不當以此而過求庶辨明精而善類不遺進退審而公道益著矣

一曰覈名實

臣等切惟考察名目大約有五年老有疾與夫不謹者例應罷斥矣才力不及與夫浮躁者例應降用矣年老有疾者既易見也不謹者不足惜也但不及浮躁二項欲以二字之微而槩人平生之實切恐老成

持重者似涉於遲鈍厚重少文者或歎於振揚慷慨任事者不足於深沉直諒自持者有歉於渾厚此皆以正直之儒而涉於疑似之迹萬一不察將不免有誤退之虞而此臣者一經指摘志意銷阻雖有抱負莫克自振矣故今考察之舉莫要於覈名實所謂不及者必智力困拙者當之而老成厚重者不可以不察也所謂浮躁者必輕佻不檢者當之而慷慨直諒者不可以不辨也庶旌別當而是非不淆權衡審而邪正不紊矣



一曰專考劾

臣等切惟京官考察府部院寺各有僚屬六年之內員數頗多當事臣工欲稽之素履則陞遷離任者或阻於聞見之未真欲參之輿論則徇私怨恨者未必議擬之皆當惟各衙門堂上官日率其僚屬朝夕共事考驗之真縱或先後異時其事蹟具在稽查亦易但心存長厚者憚於指摘欲避嫌怨者易涉含糊夫考察之舉斥陟所關事體至重不容不慎伏望

勅下該部轉行兩京各衙門通將六年之內各該僚

皇明留學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三

屬逐一虛心細加評品據事直書如其應罷斥則以某事考之其應降用則以某事知之疏其名務類證以事列其款務允服其心不得復為含糊兩可之說俱類造一冊先期咨送部院以憑覆覈庶責成專而人無推諉參酌審而事有指據矣

一曰慎咨訪

臣等切惟知人則哲自古為難考察之舉當事者每以見聞難周其勢不得不資於廉訪但公是公非固多其人而私怨私憎者未必無也畝報復之私者多

肆為媒孽之言懷中傷之計者或據以曖昧之事一或不察不惟直枉為其所淆而善類之受害者亦多矣伏望 勅下該部申飭當事諸臣必也本之考驗以稽其素參之考語以核其實又兼之輿論以驗其同一切媒孽之言撫拾之語務加詳察以辨是非庶青蠅無以惑聽而市虎無以騰訛所以昭 國家蕩平之治者在是矣

一曰惜人材

臣等切惟人材之生培植之也甚難摧折之也甚易

皇明留學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四

我 朝京官考察例以六年較之外官為少疎者豈故詳於外而畧於內哉蓋官聯密邇法紀森嚴况耳目易逮可無過於操切也伏親自隆慶三年考察以來隆慶四年特行考察科道矣 皇上御極通行

考察京官矣六年之間蓋凡三舉歛揚淘汰似亦無

遺况 聖明在上咸思砥礪以承 休德 臣等切

恐循習故事或分限以衙門或取盈於定數將不免

吹毛以求庇洗垢而索瘢矣伏望 勅下當事之臣

今茲考察毋泥成規務拘定數果一署不肖雖多去



數人不以為刻果一署盡賢雖不去一人不以為徇  
母以衙門而限員毋以舊額而取足庶評騭不傷於  
苛責而擯斥不至於泛加所以培 國家渾厚之體  
者在是矣均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二七

酌陳考察事宜以飭吏治疏

陳功

萬曆十年任

照得萬曆十一年又當天下庶官入 覲之期一應  
考察事宜節經言官建白部院議覆業已詳且備矣  
但先後時勢不同而議法不無少異有往年議行而  
輿論不便所當報罷者有裁省太過致生弊端酌議  
當補者有往時雖行而時移事久人心玩愒所當申  
飭者謹採群議參以見聞分為條款為 皇上陳之  
一曰權大較以服人心夫考察之典原為懲不肖但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三二八

全才難得有所長必有所短或賦性稍偏而舉動不  
免忤物或謀慮未悉而措注少乖輿情揮霍裕於煩  
難而小德或有出入鴻碩利於盤錯而當事或有乖  
違是據其一節似於道有虧而揆之大較其所善者  
固多也若不論其衆善之長而惟指其一節之短則  
吞舟或至於漏網小疵乃過於銖求此去取容有欠  
當而人心之所以憤怨不服也故連抱寸朽良匠不  
棄而孔子亦曰赦小過合無今次考察行各該撫按  
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辨其人品察其心術槩其蒞



任以來行過事跡斟酌較量註為考語考察之時該部院據其實跡參以聞見果大德不踰即小事少出入亦在所收縱細行能矜而大德或至踰閑亦在所去如是則不肖者不以片長倖免賢者亦不致以一青遽棄矣

二曰補考語以妨奸蠹查得往年觀例各差送冊俱有五花不獨紛紛攢造有工食紙張之費而冊送部院亦苦於檢閱校讐之勞萬曆八年該言官條陳部院議覆止存簡明五花裁革蓋所以去煩文省靡費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七

法至善也但查簡明文冊姓名履歷之下止填貪酷年老不謹不及浮躁罷輒等字而絕無考語夫撫按原有五花簡冊無考可矣各差惟有簡明一冊而更不註考無論遺忘錯誤不便檢查而奸蠹生心舞文玩法以貪為不及以酷為年老諸如此類補綴洗改難保其必無各差據之以聞報部院據之以考察恐毫釐之差將千里之謬也夫考察之典正欲博採人言以資聞見何斬一考而致有訛謬如此乎查得先次南京屯田等差雖不造五花而於簡明冊內間亦

註考似為長便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差御史除五花裁省不造外於簡明冊內仍註本差考語考註之下再分別貪酷年老等項明白填註不獨洗補不便絕無文飾之奸而參互稽覈部院亦有所據以為准而無訛謬矣

三曰絕顧避以公糾劾查得往年朝 覲方面有司皆得撫按預先諭劾以聽部院會同考察此舊例也但節查撫按糾合之章多苛於有司而踈於方面且多係去任夫方面之數原畜於有司本難一律然亦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七

豈處處皆然哉蓋緣方面之於撫按地位迫近相處親密易於紵縫且中間或同里閭或屬舊知或溺於氣味之投或阻於權要之囑又有巡撫見其可去而避於巡按之見殊巡按見其當黜而避於巡撫之申救恩怨交戰於中是非眩惑於外徃徃一切姑置而惟取一二去任者以圖塞責矣然今日之去任前日之見任焉有見任行事絕無物議而去任免事之後反有人言且其人已去對質無憑是非易淆駁否因之倒置者不終無也合無今次考察預行各省直撫



按衙門將所屬方面官員不拘見任去任虛心秉公  
逐一細加體訪查照貪酷等例據實叅劾不論同里  
不念舊遊不溺已之私不徇人之情巡撫真見其可  
去卽拂巡按之意而不以爲嫌巡按真見其可處卽  
於撫按相左亦不嫌於異同不肖之人一二不嫌於  
少果衆也雖數人不嫌於多惟求其當而已如是則  
積久相沿之弊一時可革而方面之不肖亦不得以  
他故倖免矣

四曰慎糾拾以惜人才夫有司之職最號親民其人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果賢則地方受無疆之福若果不肖則地方受無窮  
之害此近例於大計群吏之後復許科道糾拾者蓋  
惟恐不肖漏網而重遺民之害法至善也但方面體  
勢稍尊而不親民事且其歷任也久更事也多槩其  
平生足可摘據若夫有司職卑而親事職卑則難於  
執法親事則易於斂怨而糾拾不據撫按揭帖不由  
司道開報多主於京師之傳聞夫以難於執法之  
官兼以易於斂怨之勢惟執傳聞之言以定去留之  
準恐推奸避事者多安享祿位而任勞任怨者又遭

顯斥矣且各該有司多係筮仕一經指摘終身受汗  
深爲可惜查得嘉靖十三年科道建言部院議覆止  
糾方面不糾有司無非愛惜人才至意合無以後拾  
遺亦止及於方面於事體反覺停妥庶任事之吏不  
致以官爲累而斥幽不濫於無辜矣

五曰預禁約以絕科索夫朝觀之典三年一舉卽  
別項科求等弊如與馬之供應僕從之工食須知之  
盤纏行一番則有一番糜費民已不勝其擾矣矧不  
才有司假此媒利不難派於里甲則勸借於富戶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動支自理之紙贖則摻括大戶之美餘甚有將庫貯  
錢糧充爲京邸囊橐者以故身尚未回事先敗露往  
往見之奏贖行之提問降調褫職比比而是此固積  
弊相沿要亦禁之未預也臣愚以爲與其重懲於既  
往孰若嚴禁於將來與其事後而法在必行百姓已  
被剝削孰若先事而預行申飭使斯民全無科索之  
害之爲愈也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該撫按衙門將  
所屬應觀官員預行禁約人人曉然知科索之弊  
明例森嚴諸犯剝取之條攤派之禁者法在不宥如



是不獨令預而知導民免科派之擾法立而不犯官亦可無敗度之虞矣

六曰嚴暗揭以杜中傷誤考察群吏先憑撫按疏冊參以部院聞見賢者留不肖者去足為指據又何流言之足畏顧秦公之吏每不便於行私而執法之臣多見忌於讐口或造為飛語轉相傳播或捏寫事跡暗自投人其始尚知所從來其繼則不可究結夫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此理有固然勢有必至谷無今次考察先行各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一

細加察訪可去可留一二語的有指實不可輕信一二浮語致淆真偽至於考察之際大張榜文嚴禁私揭仍行五城御史不時查訪若有此輩暗地傷人者委拏正法其在京要緊衙門亦不許聽信流言接受揭帖如是則賢者不致中傷而不肖者亦不致倖免矣以上六款皆稽考往牒酌以時宜故敢先事冒陳冀以少裨計典於萬中耳倘詭言可採伏乞 敕下部院擬議施行其於吏治未必無少補矣

陳未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臣以一介草茅蒙 恩拔居言職近閱邸報見刑部等衙門傳奉 聖旨近來災異疊見雨澤愆期朕衷深用警惕恐刑獄冤濫上干 天和三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咎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着虛心鞠審并枷號的都寫來看南京及各省一體遵行欽此 臣捧誦再三皇上之遇災而思以格天者諄且切矣 皇上之遇災而思以脩弭者亦懇且至矣然格天以實不以文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二

而弭災則稼之道勝也 臣敢以狂瞽之見為 皇上陳之 皇上英資天授睿智性成孝養 兩宮恩覃萬彙郊則躬承早則步禱而尤加惠元元議蠲議賑從納如流天下臣民咸欣欣然謂 明主方隆唐虞之治海宇庶幾太平之象矣然而東南頻年水旱西北異常風霾百姓展轉於溝壑虜酋跳梁于邊陲天鼓鳴地脉震天星墜而有聲鎗刀光而起火 天心示儆變匪一端 皇上得無以忘予之天不可為怒予之天猶可為乎故切切然儆惕于衷而猶重以刑



獄冤濫爲天下慮也。一切以爲變不虛生感召在人。欲修省而挽回之其本在養。聖心以崇昭假之實。次則以飭武備裕儲蓄爲修弭之具而刑獄之中最。易冤濫者莫重于人命強盜兩端今日之所宜申飭。於臣下者也所謂養。聖心崇昭假之實者何蓋人。君一心卽天地之心其興居言動喜怒哀奪皆關乎。天地之動靜故惟勤學可以澄定此心。皇上經筵。之御得無有昔勤而今怠者乎願自今以往時御經。筵俾大臣侍從輪直進講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三

意矣以脩弭之具言之。國家之武備凡以爲不虞。之防今之邊陲防範亦既周矣但承平既久玩愒成。風操練皆屬虛應器械悉爲朽鈍脫有卒然之變則。疲卒潰兵何以禦侮朽鉞鈍戈恐難決勝如兵計之。調何。臣請。勅下該部轉行各邊督撫及將帥諸臣。修險隘謹斥堠嚴哨巡以捍其外練兵馬新器械撫。士卒以堅其內然大將擁重兵於巨鎮固爲緩急所。恃亦恐驕盈易生令之掣肘不可寵之太過尤不可。則慎選於始而節制於后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四

許謨虛衷討論則典謨訓誥皆。聖心之師資以勤。學而養矣惟勤政可以惕勵此心。皇上視朝之期。得無有昔勤而今倦者乎願自今以往昧爽臨朝退。御便殿。召見閣部大臣商確時事及章奏之可否。旋賜批行則正言讜論皆。聖心之藥石以勤政而。養矣而又毋以寒暑輟其功毋以幽獨墮其行。深。宮大內懼女謁盛而遊幸不節左右近侍防讒夫昌。而慎選其人一喜怒一予奪務與天心相昭合則心。正而。天心未有不應者此昭假之實。皇上宜加。

預飭者乎。國家之積儲凡以爲軍國之需今內而。太倉告匱外而各省告賑勢岌岌矣脫有意外之用。既無以取于。國又莫能取于民上下俱困食計之。謂何。臣請。勅下該部先將調停隨事樽節凡開納。之銀兩徵解之錢糧并工部營膳太僕馬價等銀一。應存留以備邊用其餘不急之費悉從裁省至于沿。邊屯田行各鎮督撫稽查侵占分屯給種使無做則。歸田而耕有做則執戟以戰寓兵于農而餉賴以濟。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預備者乎以刑獄之最易。



冤濫者言之人命之檢驗必憑于件作使于告發之日近則一日遠則三日問官親行相檢則真形尤在內外合一傷之有無自見件作亦難弄弊于其間也邇來郡縣多至旬日不檢或又止于差官夫旬日之後形骸腐解外傷已滅其迹內傷未免恍惚况所委之官又多下僚或徇情於請托或溺志於苞苴遷延日久奸弊愈滋皆由問官怠緩所至其上干天和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人命務以三日之內初檢為定其初無而後有初有而後無者即屬弊端嚴加訊鞫不得委之下僚以致踈虞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死不啣冤生不枉斃而人命之刑獄無濫矣盜賊之訪緝必藉于捕官使其所捕之盜果有原告所失之賊所扳之人亦分有原告所失之物罪自不容追矣顧近日郡縣捕官一遇有盜推求影响捕兵乘機挨捕需索良民少不如意即私記其姓名得一真盜則以私記之人令其當官口報大戶指曰窩主小民指曰同盜問官往往聽其扳扯繩引蔓連動以拾數既苦桎梏繫囹圄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羅織銀鍊致事未白而身狴犴獄者往往有之幸而得免亦體無完膚家無宿儲矣其上干天和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強盜除驗贓得實依律處治外其餘毋得聽信妄言指及警扳窩主強盜誣陷良善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猾捕不得以肆毒玉石不至于共焚而盜賊之刑罰無濫矣然此由京師以達之天下直一有司事耳至于 宮闈之內 臣猶有過計者 皇上英敏特出左右近侍未必盡當 聖心少不如意刑之或過於此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輩不足惜所以傷 聖心之和為養心之累者非淺眇也中庸以喜怒之中為位天地育萬物之根本有味乎言之哉 願 皇上繹中和之旨慎七情之發無一念不對乎 天地則昭假之道信不以文而以實 聖明端本于上臣工自將順于下災異日弭禱祥叠見保 國家于長治奠 宗社於久安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臣待罪下邑五年每接邸報仰見 皇上愛民好

生從諫轉圜凡諸臣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以故海內

百姓鼓舞更生莫不舉手加額祝頌萬壽無疆矣惟

川湖兩省一則屢年水患一則頻年用兵軍民有未

盡得所者臣產於楚官於蜀耳目所聞見最親且切

有不容緘默焉敢為 皇上陳之夫西蜀去京師

萬里峻嶺高山夷漢襟居土番種類非一而大為害

者松藩建昌二夷建昌乃雲貴咽喉有城池學校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二

衛商民湊集於此由省而至建昌將僅千里道經大

渡河相公嶺九折坂二十四盤等處勢難登天險蹈

虎尾惡番盤踞於內十餘年來出搶殺戮慘不忍言

荷蒙 皇上遠念邊鄙特遣撫臣漸次剿除向以

全軍已進建昌而止今三軍把守馬湖隘口為膩乃

誘和尋自喪厥躬即死有餘辜矣今日仰伏

天威直搗巢穴惡番蕩平百姓歡呼載道可以紓

皇上西顧之憂彼撫臣職任閩外之寄雖臥薪嘗胆

成此勲業而人臣分所宜然但念蜀民方以採木未

已而師役繼之將士跋躑險阻出萬死一生斬首數

千按臣精明勘驗甚確而又有監軍紀功二道在焉

未敢有欺罔者其百姓造作火藥器械担運糧草魚

鹽隨大軍以往相依為命而辛苦艱危視兵卒無異

夫撫臣無論其籌畧但即其久住邊疆不可謂非勞

將士無論其斬獲但即其深入賊巢不可謂非勇百

姓無論其轉輸但即其採木征伐不可謂非苦况剿

滅大夷邊境寧謐論其功烈民心自有公道

朝廷當有激勸也不有厚賚何以酬將士之死力不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四二

有蠲賑何以甦百姓之久困乎夫松藩已安於盤石

矣建昌因有瀘水之瘴前兵道多住雅州遙制之以

故建昌扇亂膩乃邛部所轄反為強敵也彼武侯五

月渡瀘未聞染瘴而建昌貨財所聚素稱樂土該道

何憚而不駐扎於此今惡番已擒乃政令一新之始

其欲調度軍將脩葺城堡經畫兵食臺臣言之甚悉

無容再贅事在撫臣酌量善後機宜以垂永遠之計

臣獨謂兵道居於建昌自可以訓練軍士控制蠻夷

安撫百姓倘為得其要領逸而有成乃今日之急務



也夫楚地乃江漢合流之區夏秋霖雨二水一旦驟發其泛濫冲决爲患尤在比之河民遭陷溺春間餓殍未可數計今年之水較昔尤甚所以然者蓋由支流淤塞兩岸堤築未堅以故洪濤并至急塞難通輒壞田廬爲魚鱉久矣而府州縣水利之官坐視而不爲之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哉夫禦水者在堤之高厚脩堤者在官之賢能今之被災地方皆藉口築堤矣然春冬間民方饑餓不能出門戶而責之興工是利未興而害已先之有官給銀者多爲吏胥所侵尅

皇明留臺奏議

四九

未受實惠小民畏法勉強担沙成堤以置高大可觀水至則决裂四出而不可禦是徒費官錢空爲勞民矣今當責令水利官親爲經理惟藉民之力不費民之財給以倉谷築極高厚如有冲决重加叅治可也况楚地廣濶大半蘆葦之場東决西淤原無定在而决者淤者莫非民田歲有正賦但彼權勢見淤者則起貪心其中湖地市口皆侵冒爲己物莫敢誰何賦稅將何從出辨乎而民田與府田多大牙相齧小民俛首任其侵越棍徒投獻置行已私一爲府之佃民

則有司不敢問隨其暴虐鄉間邈無忌憚而校旗威如狼虎橫行州縣擾害百姓有司惻目以待之耳撫按號令可行當委廉能正官逐一查勘何者爲府田則屬之於府何者爲民田則屬之於民正其經界立之碑石使無混亂包占者責令退還原在民者他不得以妄求其佃民亦聽有司節制其田租官爲代收依時起解勿令此輩出匣爲害乃百姓莫大之福也

臣冒昧無似謹以川湖事宜上瀆 天聽倘蒙

聖明採擇施行未必於治道無萬一之補軍民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五一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任

等竊惟 國家稽古定制每三年大計羣吏而斥  
陟之典制昭垂至為周備照得萬曆十四年復當天  
下官負入 覲考察之期 等待罪南臺叨備耳目  
之司謹稽之舊章察之輿論冒昧條為數事聊以自  
效其一得敢謂有裨於萬分伏乞 勅下部院覆  
議尚可採摘施行天下幸甚 等幸甚

一曰崇實政昔漢世稱善治者必安靜之吏幅悃無  
華而嚴竣深刻者常垂之以為世戒蓋幅悃無華之  
皇明留臺奏議 八時政類卷九 五二

人守已廉靜不馳意於聲聞故施之於民者皆閭閻  
之實政可以深入民心而不足以致當世之譽嚴竣  
深刻之吏專事矯飾恒務華以絕根故施之於民者  
皆察察之虛文足以眩俗要譽而不可以欺至愚之  
民此較吏治於賢否之間誠辨之不可不早者方今  
薦舉之數甚廣而貪酷之禁甚嚴若可以旌賢而儆  
不肖矣然竊觀各處薦剡幅悃之吏或反見遺而所  
極稱以為賢者則多材智有為之士其間名實相符  
者固多豈無工於彌縫逞於炫耀而於民之利病獲

然不加喜戚於心者乎以是求治譬之適越而北轍  
欲其事治民安臻熙洽之化不可得也乞

勅部院今次考察有惠愛循良之吏尚實無華者列  
上考而多獵聲譽炫耀於眾者稍抑而下之使天下  
翕然知 上意所向將率為敦本尚實之治而浮  
華要譽之徒庶乎不日競矣此世道轉移之一機而  
為生民根本慮者至大也

一曰慎糾劾夫 國家張官置吏分職而事然必重  
之以監臨部使之權用以督察而糾彈之所以肅吏  
皇明留臺奏議 八時政類卷九 五二

治貞憲常也故吏有不法不職者撫按得疏其罪狀  
以聞至三年大計之時又各廉羣吏之不肖者大都  
曰貪酷也不謹也不及也罷軟也老疾也如是而止  
矣夫人一有於此撫按將指其實而直陳之部司因  
得以按其狀而處之固不必苛求其所甚不肖者而  
後足以示幽斥也 往見彈章刺一人則連篇累牘  
舉一事則蔓引株連甚至摭拾其影響鄙褻之詞撰  
索其曖昧淫汙之事以彰廉察而賣 宸聰 等  
切或之夫古之人臣坐不廉者而且曰簞簞不飾



坐污穢者而且曰惟薄不脩坐罷軟者而且曰下官不職柰何索瘢求疵毛舉隱過必陷人於非類而後已也乞 勅部院通行各撫按衙門自今糾劾官負以備考察除大奸巨惡仍備開事蹟叅問外其餘應斥者務要律其大節指摘顯過如某也貪某也酷某也不謹不及等項惟就其中據事執証直敘緣由但不許虛泛隱略以致斥罰無憑斯可矣倘有瑣屑鄙俚淫穢曖昧諸不敬語許該科指名叅駁庶雅道無傷而吏治亦肅矣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五

一曰審面詢竊惟知久最難甄別宜慎况考察乃斥陟所關尤當慎重而不容忽者照得每遇大計銓部暨諸司屬據歷年之考語平日之見聞彈精竭智叅互評品分別去留其立法既詳矣又于司府過堂之時面加詢問者蓋緣考語或異而賢否難以執一故稽之于眾以求協于至公歸于至當耳然人品不同而言之真偽難辨其間是非可否據實而奏者固多陰受賄囑報復私仇以愛憎為賢否者未必盡無也 勅部院當面詢之時必辨其人品之殊以為

聽言之準人果賢歟則所可者必公是也所否者必公非也即用其言以行斥陟亦奚不可不然其所可否非其親厚必其夙怨也宜嚴加詰問若果無當則不惟舍置其言而且并斥其人以為欺蔽者之戒庶乎公道昭明賢否不紊而考察之舉益詳慎而無遁情矣

一曰破額數夫三年一大計所以簡不肖而勵賢能也故時而不肖者少即少斥之而不流于姑息責之者無成心行之者無成筭要在協於公論與民共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十四

而已何歷年以來咸有常數通天下而言數必若干槩省直而言數必若干就一地方而言數必若干方面若干有司若干與雜流若干部院以此數求撫按撫按以此數應之行之既久恬不為異夫官有賢否難律之齊賢否多寡難執其數假令不肖者多而竟為數拘得無有漏網者乎漏網則縱奸宄以虐良民固非也而覆盆之冤固多矣且或無顯過也而多方鉤索或尚可策勵也而刻意催殘又或卑職下僚猶可原貸也而略不容惜諸如此類甚非所以慰人心



而示大公也乞 勅部院轉行撫按各衙門及今

大計在邇將所屬官員嚴查細核如有不才不妨盡

數開造母嫌過多倘迹未昭彰才堪驅策毋肆殘苛

毋得槩棄母以往額而有去取之私母拘成規而有

盈縮之計庶臧否咸服而斥陟惟精矣

一曰禁私揭夫賢否之在人未易周知必廣詢博訪

然後聞見無遺必至公無私然後真偽不爽所望操

進退斥陟之權者慎之而已今之廉訪撫按司道各

借便以廣耳目不問尊卑無論寅采或上下交訪或

彼此互詢周詳曲盡可謂無遺知矣然猶有乘機伺

間出自仇人之手傳于積窩之家顛倒乖謬甚或以

鄉官而憾請托之未行或以過客而追贈迎之簡禮

或以地方相嫌相軋而欲擠排之必逞巧于肆讒無

端造謗暗通揭帖陰圖中傷不曰公論不容則曰民

情共憤不曰得之甚真則曰聞之備悉情狀宛然真

可奪心移慮倘當事者智識深沉尚足以洞燭遺奸

麾指阻遏俾不獲遂假佻喜事之輩不及詳察得之

無異拱壁謂益我智慮之未逮感彼意誼之勤渠竟

墮術中而莫覺矣執此以往欲人品之不淆賢否之

確當而不眩于司衡之度又何得乎乞 勅部院

轉行撫按各衙門嚴諭所屬如係委托廉訪官員許

令竭誠殫公多方查訪精明開具但有無因而投私

揭或通私書即係懷仇報復之類盡行焚之毋或乘

間抵隙滋毒良善庶私竇塞而公道昭明藻鑑精而

斥陟允當矣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五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十五



觸事陳言以禪治安疏 陳所問年八月上

竊惟天下之勢譬之身也善理身者必求去其病欲

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不然所投泛漫即藥物十

鍾奚益也方今倭奴蓄謀不測夷虜乘間跳梁疇不

謂 國家之病證在是宜急去之然而非病源也蓋

天下不患四夷之不服而患內治之不脩不患萬事

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清臣敢以今日之急務悉有

關於君德者為 陛下陳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 祖宗時當政事之暇時時

延見大臣召對平臺暖閣 命坐賜茶體貌有加

故上下之情洽而為大臣者得盡言以匡輔不逮今

皇上之於大臣其優禮眷畱之文非不備至然而晉

接之實則缺前輔臣王錫爵三上乞休疏隨蒙

旨諭待朕少愈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彼時內外臣工

咸忻忻然謂天下大本軍國重務在此一見而決自

是閣部諸大臣或得以繼見言天下事矣詎意歷今

已數越月面見之 召寂然無聞徒事文移謬悠

歲月或偶一政事缺失致使上下相疑是豈

朝廷之福哉夫君元首也大臣手足也頭面與手足

頃刻不相管攝則痿疲之患必生如是而曰吾手足

自在也吾聽之而已可乎幸而大臣悉奉公者爾不

然 陛下欲為高居不聞人聲之主臣不知於

國家何如也伏願 皇上訪 先朝平臺之儀

時御便殿 召內閣部寺大臣相與裁決機宜商確

可否至於天下之大事必咸以為當而後行庶上下

一心官府一體如是而不成一代協恭和衷之治臣

不信也臣聞遊江海者託於舟致遠到者託於乘圖

治安者託於賢則正人君子之有裨於 國家章章

較著矣若吏部所推鍾羽正張棟孟一脉鄒元標等

陛下果以為不賢耶則元輔交泰一疏何獨列名以

請果以為賢而可用耶則宜不時拔擢以副輿望今

該部於鍾羽正等方推起用即蒙切責而痛罰之於

孟一脉等屢遇缺推陞曾不得一 俞旨然則

陛下前日謂候旨用者豈其不俟部臣具缺以請而

欲特出 中旨用之耶必不然矣臣近覩

明旨以人才缺乏已有愛惜之念顧獨於諸臣棄之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七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八



乎夫骨骸之臣引置左右誠有所不便然而補苴鏘  
漏消折釁萌非是人莫可賴者伏願

陛下當抑情克己曲加優崇以俯順人心而裨重

本朝毋阻塞禁錮使之終於淪廢內孤忠直之望而

外蓄海內之憤也臣聞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

沙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可見民心之離合由上之

固結與否爾即今水旱頻仍干戈不息田野閭閻之

間大都十室九空幸見 陛下惓惓民隱於天津

等處稍加賑賚是以民間願少須臾無死以望德澤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五元

若夫遼東登萊與江淮海濱之區當湯火災傷之餘

獨可不施一視之仁乎語曰窶民易與爲非甚可慮

也臣猶以爲賑貸之 恩所濟有限蠲停之惠細

民不沾惟願 陛下申飭撫按責成循吏多方體

養凡糴餉之苦硝黃之費諸如此類一毫有擾於民

者悉在必革庶民有樂生之心即或有警必如三代

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矣倘因循不變擾民如故譬

之病癰者微倖於一旦之無潰以爲安豈不謬哉臣

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乖氣致異理固然也今旱魃

肆毒於 畿甸霖潦浸淫於淮徐雷火星變東西不

絕報焉 天心示戒亦明甚矣頃者

陛下因禮部躬虔 廟享之請亦蒙

旨諭以郊祀遣代非敢安逸似若翻然修省然躬親

之誠竟莫覩焉夫 天道陰陽而已人身一陰陽

也勵精則爲陽明懈惰則爲陰弱陽明則禎符見陰

弱則災異生自古及今未之或爽者臣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 天心各處奏報災異之變

必蚤夜觀省凜然敬畏庶天變可回而郵隆不難奏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元

也臣聞唐太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是節儉

之德人君不可少也頃見戶部以丙丁等庫積贏物

料多半朽壞請暫改折色濟邊似得盈縮之體未蒙

陛下采納雖 九重尊富自難減損茲聞 內用之

額比 祖宗朝歲踰百萬費有日增而竇不內塞

歲復一歲後將何支况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

也 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值今多事之

秋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 內府物料逐一清查從部所議



倘省一分之費則民不止受一分之賜矣聞尚書  
 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信乎  
 近見一令興旋一令罷矣今日 國都間巷宣傳  
 聖諭也如此明白 官府內庭告播中外也又如彼  
 甚至 宗社根本之圖亦蹈朝更夕改之轍嗚呼  
 天子言則左史書之 天子動則右史書之  
 陛下自謂詔令可易天下不可欺也天下可欺後世  
 不可欺也又何用此紛紛者耶嘗觀古之明主愛一  
 頰一笑夫頰笑猶不可輕况詔令哉臣願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九

陛下主之以剛果勿情牽於愛惡勿惑生於蒙蔽一  
 令之出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天下之人莫得而議  
 其後矣夫臣之所言非以過高難疑之事嘗試  
 陛下之前皆

陛下之所已行今漸移者耳倘一振勵之若舉毛易  
 耳昔公孫僑之語平公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  
 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臣亦敢以是而惓惓致望於  
 陛下也伏惟

陛下諒臣之心不罪臣之愆 俯賜裁察施行

幸甚 宗社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九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本年八月十四日據南京金吾後衛左所三舖總甲林二呈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分有國子監外西號監生姚虞良失火燒燬號房三連係干地方理合呈報等因到院該臣批行北城兵馬司查報續又行牌催報照得國子監號房被火已行該城查報去後數日未見報到事屬違玩擬合行催為此仰城官吏即查國子監前地方的係該城某牌某官所管巡邏把總等官為誰起火之家為誰巡緝軍兵為誰牌甲火夫為誰因何起火火起之時因何不行撲救實燒號房若干間有無傷人作速查明限三日內回報以憑處施行毋得遺漏隱諱等因隨准該兵馬司回稱查得本月十三日國子監前外西號房內監生姚虞良失火處所係本城副兵馬劉在中分管二牌金吾後衛左所三舖地方本日係該本司夜巡弓兵徐文舉張學王舉本方總甲林二火夫黃安趙宗夏忠等巡守其本日輪該監前巡邏把總及巡捕官軍班次職名係屬巡邏姜坐管管轄本司無從開報及查監生

皇明留臺奏議 府文類卷之二

七

姚虞良所住監外西邊格字號房左連本號房屋及圍牆總門右連本號房屋相抵射圍廳其前後俱鄰本監致字等號各房內皆監生寓所原無十家牌甲又經行拘姚監生家人姚成總甲林二火夫黃安等到司查得姚成稱伊本主監生姚虞良原籍福建人近年帶有成等來京坐監肄業一向寓住監外格字號房三間今年八月十三日未時分姚虞良偶出會文因成在寓炊爨陡失小心遺落火星在於柴內被風吹着不期天意不測大風驟起火焰熾盛以致延燒本主寓所格字號房一連十四間又致字號房一連十二間彼時本監各廳督該方甲夫人等協力擁救不息本監恐致遍燒別房即隨令各役將緊鄰誠字號房六間正字號房七間射圍廳三間扛幫俱各撻倒其火方息並未傷人等情據此覆查相同除失火監生姚虞良聽該監重加壓罰家人姚成甲夫林二等容臣分別叅送責治外竊謂國子監號房創自先朝所以作養人才關繫為最重也今突然被火延燒多間火起雖曰有因撲救豈容無策乃地方各官

皇明留臺奏議 府文類卷之二

七



法令疎弛平日鮮曲突徙薪之計赴救不蚤臨時無  
焦頭爛額之功卽槩從重懲亦不爲過但火起白晝  
夜巡官軍罪若可原至該城副兵馬劉在中練才潔  
守臣等嘗首薦之今地方忽有此變實出意外且旋  
起旋滅計無所施似當量爲罰治以示懲戒再照南  
京地方遼濶保伍最難聯絡而五方雜處情誼不相  
維持且法紀久弛人心怠玩每遇地方有火盜之警  
軍民保甲杜門旁觀文武各官互相推諉臣雖百相  
告誡百相叮嚀曾未親臂指相使之勢也自非仰藉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六

嚴旨何能振起積玩伏乞 皇上軫念根本降  
旨申飭倘今後京城內外突有火盜生發該巡邏巡  
捕兵馬等官有不上緊赴救者容臣等參論重處庶  
累年之廢弛可振而地方緩急亦有攸賴矣臣不勝  
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姚虞良着該監壓罰姚成等參送法司究治劉  
在中姑罰俸二箇月留都地方遼濶人心怠玩偶有  
火盜輒袖手旁觀不以救護是何法紀着嚴加申飭  
有仍前推諉的參來重處都察院知道

差滿條陳利弊疏 蕭如松

臣惟鳳陽 根本重地 陵寢在焉猶周之鎬京  
漢之豐沛屹然淮泗間一大都會也 令甲設九衛  
所官軍以備環衛徵各省直糧餉以養官軍豈非爲  
足食足兵計裨重地於無虞也乎哉顧法弛於因循  
弊起於玩愒迄於今而軍士嗷嗷甚矣 皇上不  
以臣爲不肖委之巡視蓋歷陸年於茲 國計民瘼  
以慨於中隨事精察無時少懈然不敢以恍惚疑似  
之知頻爲建白而今茲竣役其於倉場所當興革事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六

宜極得其真敢曰擔負已釋不一效其款款耶謹以  
一得列爲八條請爲 皇上陳焉其一謂明職掌  
蓋軍儲重務計日待支朝廷朝廷特命御史彈壓督  
理則錢糧其專管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視鳳倉爲  
不急之務而姦胥猾吏從而撥置其間有已徵在官  
聽其那移領銀起解任其侵費及至發覺則多方護  
庇以求寬假稍不遂請則徑申別衙門朦朧完銷臣  
初視事時訪得山陽縣知縣王建中那用鳳陽倉糧  
銀不啻數千當行道府查實方欲參究而本官隨以



病故所幸今任知縣楊師孔鑒於前轍設法追補而  
在前積弊已不可勝窮安知各屬不有如建中之那  
費未發覺者乎請自今申飭各該有司嚴加稽考但  
有那移侵費等弊卽行申報巡倉御史追究正法如  
或代爲隱匿及妄申別衙門搪塞者聽巡倉御史查  
實具 奏庶事有專屬而職掌或不致蔑視也其二  
謂專責成蓋錢糧拖欠皆因州縣玩愒巡倉御史欲  
人人提耳督之恐日亦不足矣兵糧各道及各府管  
糧官非共事一方與聞錢穀者乎江北連歲災傷錢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一

糧委難徵辦而設法調停事勢不得不然乃先任淮  
徐道副使劉大文見臣催糧文移遽敢相抗謂州縣  
遇災錢糧無徵卽叅官提吏何濟於事夫災民誠當  
恤而軍需不可緩信如大文所言則巡倉御史一遇  
災荒可置錢糧不問乎倘各道相率爲此言非直褻  
御史飭法之體恐亦非同事相成之宜也請自今申  
飭各府管糧官每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縣糧數造  
冊二本一送巡倉御史一送兵糧該道印發催督每  
雙月將州縣完欠數目填冊差吏送比該道亦留心

稽查卽以此考勤惰定殿最焉庶事有責成而道府  
或不致推諉也其三謂查積逋夫額派錢糧原有定  
數在民爲惟正之供在軍爲計日之食例非極災年  
分據實 題明不得停免而况停徵於災傷者原擬  
補徵於大有之年乎乃地方有司惟務恤災之名頓  
忘 國計之重一遇災而幸減率數歲以爲常原額  
多寡通置不論年復一年而正派之數竟爲烏有矣  
臣自視事以來殫心催督其間解納如數者固多而  
怠緩抗玩者不少今准鳳陽分司主事劉克勤開各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六十二

屬六年內完欠糧冊前來如淮揚二府河南一省之  
邳州泰州清河宿遷海門魯山連欠獨多有二三年  
十不完一者次則高郵桃源睢寧寶豐邳縣又次則  
沐陽江都興化皆不過完十之二三者似此催科安  
可爲訓耶請自今申飭悉聽接管御史一體查覈隸  
淮揚者行該道隸河南者行布政司各查所逋糧數  
失額於何年不徵以何故果有侵那怠玩情弊務據  
實以報從公叅究庶飭法知警或可懲前而勗後矣  
其四謂鳳屯糧夫鳳陽九衛所武弁領俸則月不可



少而希預支完屯則十不及一而率侵沒積習相沿  
牢不可破臣據留守司造報年終糧冊前來內開鳳  
陽九衛所自萬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拖欠糧數  
最多又於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各夏稅秋糧  
項下填註未經開徵隨行鳳陽府覆查報稱係先任  
管屯副留守李世臣索取常例聽從屯官拖延遂有  
壓徵之說屯法大壞皆自此始臣聞之髮上指冠已  
將世臣據實參論矣夫前三年之屯糧不於彼時開  
徵而壓徵於三年之後則年復一年止徵拖欠而其

聖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九卷

六十九

間必有叁年失額之糧矣此其弊皆緣屯官百計侵  
漁豈真拖欠在軍乎哉請自今申飭九衛所徵屯之  
期從叁拾叁年起即徵本年額糧而以前叁年未起  
徵者每年帶徵壹年責成留守司督令管屯官務要  
依期徵足如仍前拖延一聽倉屯御史依法參究庶  
屯糧開徵有定期而在前未徵者有下落即武弁巧  
於為姦無能逞其影射之計矣其五謂議查叁蓋巡  
倉原係壹年之差報滿例有舉刺其舉者刺者槩論  
其官評之賢不肖而非專指其錢糧之完欠也夫錢

糧雖有定額追徵全賴有司勤慎者解納如期急緩  
者那移他用甚有抗玩者置之度外即催督之檄一  
切弁髦視之甚有吏書袖藏不經官一覽者則以完  
欠之無別而勸懲之法未立也查得南京總督倉場  
衙門每年終將各省直完欠各官通行舉刺故人有  
畏憚無敢逋負臣今巡視陸年每慨各屬之逋糧獨  
苦查參之無例雖以口舌代銖鉞誰其信之請自今  
申飭定每年查參之法如叁拾叁年錢糧通限次年  
伍月完足巡倉御史行鳳陽分司取冊分別完欠數

聖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九卷

七十一

目即不驟行舉刺而於內將逋欠最多州縣先參罰  
治以示懲創每年依期而行通待報 命之日考  
其逋糧已完不妨列薦倘逋負如故則降俸調任一  
從重處庶官有奮激糧無積逋豈非鼓舞之一端乎  
其六謂議改折蓋各屬額糧有本色有折色而改折  
者則改本色之米麥納折色之銀兩也民苦災傷救  
民者不得不希改折軍望饗餐司計者不得不禁改  
折彼此各從所重而實未可偏執論也蓋年當極備  
極無之凶民鮮天生地產之利其時罹災果重雖欲



不改折以便民不可得者惟是常情每憚於轉輸說  
計多求以自便故雖年無大災而亦希改折為有司  
者徒欲便民而強為之請焉亦甚舛矣方今江北告  
災之文無歲無之亦無地無之固不敢疑其非然而  
亦不敢信其必然也臣謂各屬歲輸國課莫重於  
漕糧而漕糧非極災不輕議改鳳倉之糧以備軍需  
實與漕糧並重請自今申飭江北鳳倉本色之糧如  
年遇重災漕糧改折則鳳倉與之同改倘漕糧不議  
改折而妄希冀於鳳倉之改者一切勿聽庶改折有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十一

常規而紛紛議改之擾不自息乎其七謂議雜米蓋  
糧有本色折色同為軍需而本色所係尤重當臣視  
事之初見鳳倉徵收本色每年止足貳叁月支放管  
倉主事於時亦甚徬徨及後多方催督而壹年所收  
堪備壹年用矣昔人謂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矧  
鳳陽 根本之地環衛各軍俯仰所給獨有月糧耳  
當此倉廩空竭之時設有饑饉師旅之厄軍士饔餐  
無所取給臨時欲倍直轉糴其將能乎臣以鳳陽地  
方雖稱瘠薄而時值秋成米價亦不甚貴無過肆錢

或伍錢可糴壹石請自今申飭每年聽巡倉御史移  
知分司酌量時值動支庫貯糧銀行鳳陽府轉行有  
米州縣糴米數千與所收本色相湊給軍每年先放  
其在倉者而以後收者補數寓出陳易新之法行之  
數年倉廩充盈本折俱足無論有備可無患而食足  
兵強永保金湯之固矣其八謂革積姦今寰中倉場  
何處無弊而鳳陽則稱太甚各屬領糧解戶言及本  
色輒蹙額攢眉多方求脫無非為積年衙役剝削之  
苦耳蓋糧戶解米豈真由本地運行不過就買鳳陽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九

七十二

之米以實鳳陽之倉而積年攬頭預為窩占解戶甫  
到百計安排買米則羣牙橫噬如狼如虎投文則各  
役巧索不厭不休臨倉上米則有攢典之常例脚斗  
之侵漁米已完倉則通關不行速給完照另以賄求  
種種弊端難於縷數故解戶原領米價雖米貴不過  
陸錢而一切無名之費即用至玖錢不能完一石也  
此輩憑城倚社自謂莫敢誰何有放恣無忌而起家  
鉅富者奈何以納糧赤子受姦徒之魚肉哉當臣巡  
歷之時非不整肅規條嚴加訪究而日久抗玩弊復



潛滋請自今申飭倉場一切弊孔悉聽巡倉御史摘發四時加意廉訪不止嚴於出巡之時倘有奸徒故犯干礙錢糧屬有司者徑行有司拏問屬分司者會同管倉主事拏問從重究遣罔從姑息庶法紀森然而風清弊紀可為倉場之幸矣以上末議關該倉之利弊當極力以興除從前或有在倉言及者而年淺未必周詳即臣亦有因事言及者而得旨未經議覆久抱杞憂於當事之日自難忘念於釋負之秋懇乞 勅下戶部都察院如果 臣言不謬速議覆

門留學表議

時文類卷之九

請恭候 聖裁施行未必於倉儲無補也地方幸甚 愚幸甚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奉差最久聞見極真敬陳一得以飭倉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除具 題外理合備具揭帖須至揭帖者

乞聖明采擇亟賜議復疏 譚希思

臣聞稱成湯者不曰無過而曰改過美周宣者不曰無闕而曰補闕何也彼其忠言之聽納者固辨之早而斷之勇也恭惟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任矣視學勤矣權奸斥而忠良顯矣中夏乂安而四夷賓服矣從善如園納諫如流凡諸臣之有志匡時者莫不爭櫛愚悃冀效一得即謏陋如臣曩以 內庫節慎之說進雖未 垂允亦荷 包容臣方稽首

私幸謂有 君如此真可六五帝而四三王矣更

聖明自聖表議

時文類卷之九

三四

復何言乃近者中外私計僉謂 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事其一謂 高祖之制非軍功不侯 令甲昭布而 世宗為中興聖主查革冒濫今五十餘年無有犯者一旦李文全復伯爵是 皇祖防閑戚畹之制自 皇上而聿更矣其一謂 祖制提督太和山原係郎中叅議等官近以內臣兼任守已非 今甲之舊今又削藩臬之協守者而專任內臣是 皇祖設官守土之制自 皇上而聿改矣其一謂 祖制京師有營有衛司馬掌之疆



場有戰有守督撫主之載在 令甲者肅如也今言者謂選兵三千操練 內庭是 祖宗環衛 闕廷巡防 輦轂之初制自 皇上而又一易矣夫高祖起自民間情狀周知其憂深慮遠類為聖子 神孫千萬世計以 天縱聰明如皇上即使 祖制未盡尚當潤色而光大之况以必不可不遵之法而牽于必不可徇之情從其必不可開之竇則所謂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陛下或未之熟審矣故一時科道部臣如齊世臣王三餘劉士忠等有公疏矣如楊文舉常居敬張文耀董基等有獨疏矣之數臣者曾何利于犯 天顏而蹈淵谷哉誠謂已往之 成法不可撓將來之隱憂所當防故敢出死力陳忠言冀回 皇上之天庶幾乎湯宣之善補也乃奉 明旨不曰已有旨處分則曰如何又來瀆擾臣恐伯爵復有倖門開矣督守專而橫虐恣矣 禁地操而禍階萌矣其為 宗社生靈之累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故吏部尚書楊巍懼戚里之驕縱踰制而莫由禮終也故直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之九

三十五

指周瑛王橋之革例不可復都察院都御史趙錦懼三省之逋逃嘯聚而藁茅易生也故直引劉千斤廖麻子之故事以寓諷兵部尚書張學顏懼 禁地之兵難于有制也故又舉 武廟之練兵西城因而私置干戈者以為言夫楊巍趙錦時望素重張學顏志在飭邊藉令無大關於安危利害此三臣者受知特深感 恩特隆何為進逆耳之言為弼違之說哉盖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 皇上試取三疏而再一熟觀之則其危言讜論自無能逃皇上之洞鑒矣臣伏讀 聖旨於李文全之請則曰仰體 慈衷於 內庭操演則曰為聖母謁 陵扈駕計至于田玉之在太河山也推 皇上之心得無曰為祝釐 聖母萬壽計乎信若是 皇上仁孝之心昭如日星天下臣民亦諒之矣然與其順文全之 請而快 聖母於一時也孰若舉 章皇后之為外戚慮者諷 聖母為女中堯舜之尤為孝乎與其奉 聖母謁 山陵而不免櫛風沐雨勞民殷憂也孰若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類卷之九

三十六



慈闈日煖于 深官而 問安視膳不傷財

不履險之尤為善乎與其專田玉以攝守之權而不

免鑿前思後分志明禋也孰若仍以藩臣代其憂而

使為王者得虔恭明畏一意奉神之尤為得乎況今

謀 國之臣抱杞憂者莫不曰外戚漸肆武備漸弛

奸宄漸萌 皇上誠為懿親謀則宜乘方張之勢

示盛滿之戒潛消其覬覦之念使無為造物所忌而

福澤綿延之是引可也伯爵未可復也誠為武備謀

則宜於 講學聽政之餘以簡閱 勅本兵以優

恤 勅邊臣使三軍之士勇氣百倍即萬一有警

而折衝禦侮之足恃可也 內庭未可操也又誠為

奸宄慮則宜委內臣以山場責文臣以控馭地方不

靖司道檢舉司道不檢撫按糾彈使橫恣之端無自

而施潛伏之患無自而發可也分守之 勅未可

易也且 陛下以今日為何如時哉滇南以方捷

而報警宜大以互市而懈備遼左甘肅孤懸可虞水

旱災異歲且疊見閭閻蕭條邊儲告匱此正 主

憂臣危卧薪嘗膽之秋而此三事者乃並發于期月

之間是果當務之急乎抑亦蠹治之機乎識微之士

多懷長慮奈何諸臣之苦口不能挽 皇上之聰

聽臣恐竊弄威柄日新月盛將尤有出此三事之外

者語曰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萌芽不折將等斧

柯誠善喻也 陛下獨不念 祖宗防微之意

乎臣請以 祖宗朝故事之最宜急復者熟陳于

君父之前而 皇上試垂聽焉其一曰

絲綸之簿宜復臣聞 高祖時凡中外奏疏

命左右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粘有一日

數易者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

否則 命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批答皆

御前傳旨直筆郎所書 夫語尚濕也永樂洪熙

二朝大都仍 高祖之舊而倚毘尤專宣德時

令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原吉等凡章奏許用小

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旨藁留閣中號之

曰絲綸簿 御批易之以紅其大事 命大臣

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視 祖制潤色焉迨正統

初中官王振擅權 旨特奏收簿於內由是忠

皇明留學集卷之九 時政類卷之九 七十七

皇明留學集卷之九 時政類卷之九 七十八



言不行而土木之難及矣弘治間鑒正統之失朝  
綱親攬幾復國初嘉靖間懲正德之弊剛明並運  
權無旁落此國脉之所以靈長者有自也天  
啟皇上光撫鴻圖嘉納大臣同符列祖然  
所以通下情而彌奸弊一政體而杜壅蔽臣以爲  
內閣絲綸之簿所當議復亦愛禮存羊之大端也其  
二曰實封之舊宜復夫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  
爲朝廷之喉舌宜達下情廣主上之聰明於  
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奏題實封皆自

皇明留臺奏議

王九

御前開拆故凡蠹國害民幾伏隱微者有奏即行未  
嘗倖免至天順間有投匿名言朝廷事者於是始  
有關防然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下即縱之  
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  
奏及副本備照由是但有干奏權勢宦戚等項未進  
而幾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得免奏者多以虛言受  
禍夫南北科道義同一體今在北者得徑奏而在南  
者通政司拆其封且有備照副本焉是祖宗防  
姦慮患之意蕩然無復存矣或曰此成化間汪直專

柄恐人議已始有是舉此尤非朝廷本意行當急  
議復者也其三曰鐵牌之置宜復臣讀皇明策  
要記我太祖鑒漢唐宦官之失嘗置鐵牌於  
官門內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宣  
德中此牌尚存英廟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臣  
按祖宗朝深思遠慮每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  
今午門外所豎紅牌亦書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其  
戒內臣牌即此意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  
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設午門而設

皇明留臺奏議

八十

官門其微意可想矣蓋闈宦之權與公卿相盛衰  
主君憂惕日勤召問則公卿之權勝稍涉疑貳旨多  
內批則闈宦之權勝其幾甚微其勢甚可懼也今  
聖明御極內臣多謹固無足慮然皇上以  
祖宗之心爲萬世久遠計臣以爲此牌宜復置庶  
觸目儆心而專恣之權世世有所憚而不敢萌矣臣  
狂瞽之見不識忌諱片曝之獻實出忠悃惟願  
皇上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停武清之爵仍守  
臣之勅止內操之兵而又將臣所請議



復 祖制三事 下內閣部院大臣計議如與

治理有裨 亟賜采納施行以杜未萌之患以慰臣

工之望以歸天下之心則 聖德益光 聖治

益隆所以鞏 皇圖于包桑之固者端在是矣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目錄卷一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用人類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隆慶年河南道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 萬曆年貴州道

乞議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

乞酌議選法疏

陳 燧 萬曆年四川道

乞慎用撫臣疏

戴 燦 萬曆年浙江道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催用部院請和衷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請添設南畿學院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乞補叅贊總督大臣以安重地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內江鶴侶蕭如松

高安密林朱吾弼

內鄉黃羽李雲鵠

沁水拱陽孫居相

司務臨海元初余養蒙編閱

宣城庠生吳伯與同  
金谿庠生周文明校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類第一

臣備員南臺伏覩 皇上宵旰求治寤寐英賢起

廢之典無日不下直將羅天下之士空巖穴之良邇

者又從科臣之 請將南京卿貳盡行推補卽唐虞

庶明勵翼之風不越於此矣但有屢薦薦剡負一時

之望天下之所期嚮用而未及用者 臣安能以無言

乎 臣嘗觀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歸重用人而見不

能舉舉不能先名之曰命則是用人之貴於及時也

故天下非無才之患非才不見用之患用而不及時

之患也譬之鳥獲之力一夫能舉重任而騏驥之足

一日可致千里然用之於強壯之日則其力尚奮然

有餘而用之于衰憊之後則其力亦有時而竭今諸

臣之所薦舉者清議首推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

猶曰在憂未報闕也餘如原任光祿寺卿賈三近孫

龔太常寺少卿何源尚寶司卿汪文輝保定巡撫孫

丕揚福建巡撫耿定向貴州巡撫曾同亨吏部郎中

王鑑廣東按察使胡直福建副使蔡國珍雲南副使

劉應峰廣東叅議詹仰庇之數臣者類皆以才品著

稱可肩艱鉅之任而致千里之遠者也彼或以病告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類第一

或以憂去或以讒斥退修山林遠者十餘年近者數

年使不及今強健之時而用之 臣恐其歲華相催精

神意氣漸就隳頽不將使人才有後時不用之嘆耶

卽云在位不乏人然太平非一士之略舉而不先何

貴於舉伏乞 勅下吏部將賈三近等諸臣及時

遇缺推用庶俊又在官而野無遺賢詩所頌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者將于今快覩其盛矣雖然 臣猶有說

焉昔之用人者其任之也專其養之也至語曰大臣

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言貴專任也又曰地之美



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言貴愛養也方今

聖明在御羣工式序臣子當斯時誠千百載一遇矣

而臣區區芹曝之 獻尤願 皇上知人善任

虛心用賢使輔弼部院之臣皆得盡其所懷直已而

行道 官府上下之間精神脉理相通為一其有

法未合於 祖制謀未協於僉同事未宜於民精

者乞復 祖宗朝執奏之規許院部諸大臣因事

執奏敷陳利弊 聖明召輔臣商確其是

裁而行之務在法 祖宜民與治同道有都俞而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人類卷一

三

濟以吁咈有獻可而不廢替否間有愚慙之臣意在

披瀝而昧於將順者尤望 聖慈優容愛惜以培

天下譽諤之氣以示 國家養士之仁毋乍進而乍

退毋旋用而旋斥使諸臣皆欣欣然有所願效而無

憂懼不敢之意如此則股肱喜而 元首起士氣

伸而豪傑奮此尤隆泰交寓鼓舞之要機也惟

聖明加之意焉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萬曆十七年

臣聞帝王致治惟以親賢為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

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

有辟召徵聘以起岩穴之士焉若堯之舉舜湯之聘

伊尹皆岩穴而登之廊廟者也輔佐得人政治畢舉

時雍風動之化兆民允殖之休於今為烈有由然矣

我 國家取士以科目而得人獨盛今秋兩直各省

所貢士真彬彬然足充任使矣然我 朝

祖宗辟召徵聘每科舉間行如 太祖高皇帝選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人類卷一

四

秀才張宗 文皇帝聘吳與弼至京而擬授以官

僚之職蓋為官擇人而不專倚於科目是以野無遺

賢而士效實用治化之盛真與堯湯並隆矣以臣觀

於今日化理之所甄陶豈無隱逸賢士可以冀贊

皇猷者也臣前閱邸報見南京祭酒趙用賢一本為

申飭監規修明 祖制等事內開請修遺賢拔用

之典據薦江西新城縣舉人鄧元錫安福縣舉人劉

元卿陝西藍田縣舉人王之士三臣學行已詳於趙

用賢之疏章蒙 皇上允其請下吏部覆議該部



臣將王之士當行陝西撫按衙門查果行誼可嘉久  
嬰足疾宜遙授師儒之官以示風勵而鄧元錫則欲  
其起送吏部銓補劉元卿則欲其起赴禮部會試此  
其進賢慎於重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  
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皇上勵精圖治銳志  
稽古邇者與輔臣議斥者貞觀政要進講禮記諸賢  
書益卓乎不世之主也士生斯時豈忍高蹈遠引以  
爲潔哉故如王之士者足旣患疾授之儒臣可以儀  
刑多士矣至於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  
至也臣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  
聘隱逸二臣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  
觀其學或探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  
觀其操履果有可用則用之以輔導 元子可也方  
今 元子睿齡日增聰明日啓可正與進學之時也  
寸陰之惜大禹猶然臣見庶民之家積有千金之資  
則亟欲聘明經於四方及時以訓誨其子何者蓋蒙  
養勿端則有浮靡之習時過後學恐有扞格之虞故  
所以爲之慮甚殷也况 元子行將日理萬幾而講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類卷十

五

學又不可少緩乎雖其天縱之資不與凡民伍然而  
古今之興衰非賢士孰與通其故天心之微隱非賢  
士孰與晰其幾四海利病之大原非賢士孰與擴其  
聞見君子小人之情狀非賢士又孰與辨洞其真偽  
故誠得鄧元錫劉元卿以輔導之則隨時論思因事  
啓沃起居出入之間皆聞正言行正道 聖功以  
豫而學問將日新 國本以端而國祚將益隆矣所  
以行 宗社無疆之福海宇臣民之望者何以踰此  
臣前待罪江西下邑已六年餘知二臣之學行頗詳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類卷十 六  
茲蒙 皇上拔置留臺思效涓埃而惟以請  
元子之講學者爲甚切故敢不竭忠愚上瀆  
天聽如不以臣言爲枉乞 勅下該部咨行江西  
撫按衙門轉行該府縣禮聘三臣入京因其能而授  
之職臣雖愚昧亦得效以人事君之忠矣臣愚不勝  
隕越惶懼之至



議遣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萬曆十八年三月上

頃科臣王繼先建議欲脩舉九邊屯政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各邊屯政久敝屢經建議申飭只是虛

應故事須要着實清查責成經理你部裏還詳究弊源再議停當來說欽此 天語諄諄務在懲虛文

責實效我 皇上軫念邊計抑何切也顧屯政載

在 今甲炳若日星惟法立而不能守故致有目前

之敝茲科臣所議該部所覆抹時敝而圖永利亦既

纒纒具矣即欲進而求之寧別有奇計哉第治法無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類卷一

七

議治人尚有所當議者各邊管屯之官星羅碁布

朝廷督屯之 旨三令五申乃 詔令格而不行

職員具而無裨則以奉行 君令而致之所司者

未有專官玩愒廢弛日甚一日此惟在近世則然耳

臣 攷宣德五六年節遣兵部侍郎柴車吏部郎中趙

星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各處屯田嘉靖二十九

年遣御史陳旌往陝西甘肅延寧等處溫如章往山

西宣大鴈門等處查理屯田及查 會典嘉靖二十

九年令選風力重臣二員督理沿邊屯牧隆慶二年

有都御史三員之差總之遣廷臣董其事者重之也

宣廟時各邊管屯百執事雖設立而未甚備迨

世廟時則以次大備矣猶然有重臣憲臣之遣豈非

以提綱率屬必須得 簡命之臣而後百執事奉

其約束不敢隳厥職乎其時邊土無曠 國用不訕

未必非任人之效也承平日久輒以屯為弁髦督屯

之使庸易報罷此豈計之得耶又何怪乎屯田之日

壞也 臣 竊謂事之當急莫如九邊官之當用莫如御

史今宜倣嘉靖年間故事選差御史二員分往前定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類卷一

八

地方督理屯政揆之事體其便有三焉邊屯弊實甚

于鼠穴撫按官政務旁午未必能一一窮詰之况非

履畝查勘恐隱奸未可坐照也得御史拮据而理之

自爾振刷風生科臣所謂托為荒者名為逃者諸如

此類莫能售其奸一便也先大學士楊一清有言附

郭屯地每歸于世豪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

不知屯地之所在者此其弊至今無改也各邊該道

未必無任勞任怨欲清理之者而限于事權動見掣

肘必也御史奉璽書持三尺以從事則兼併者法之



陪累者甦之二便也昔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故作事勸功非以身倡之不可也今塞上屯官果有如師德者乎先禮部尚書劉文定之有言管屯爲職者率優游于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邇來因循之習大都坐此惟御史不時以單車巡行原野閱其土之荒闢以課吏之殿最則羣吏曷敢憚胼胝士卒曷敢舍耒耜耳目所及孰不象指三便也語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今諸邊屯政業已極敝敝極則反正當更張之時而憲臣專督一舉三便則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類卷十

九

更張之第一義也爲拘攣之見者則以官非額設難其議不知 朝廷設官遣使所以爲 國也揀時也苟于 國有裨于時爲急卽自今創設之特遣之未爲不可况率由舊章者哉先年曾革巡關革饋運無何而次第復之則以其終不可少也督屯所係不在巡關饋運之後顧獨可以駢拇視之耶 命官誠便也乃其效非可以旦夕計也則宜需之以久焉請著爲令亦如兩京屯差之限以三年爲期仍令每年終籍報墾田之實數併舉劾屯官之稱職不稱職

差滿之日 廟堂覈其功能則立法庶爲不踈乎

久任誠是也乃其事非可以牽制爲也則便宜可假焉昔漢用趙充國唐用韓重華皆得以便宜行事故湟中振武之屯竟成大功今宜彷彿其意任是職者無務以常格繩之凡利病興革一任展布而惟省其成則用人庶盡其所長乎屯不可一日而不講則督之不可一日而無官政成之日勿輒議罷必如是而後事功無作輟之病 國家享長久之利也伏乞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類卷十

十

臣二負分督邊屯仍選擇而使至于責成事宜 臣言有未盡者再加議處務求長策則 明旨所謂清查經理者不患無人虛文可剔實效可期屯政從此大修額餉從此全復裕 國安邊恒必賴之矣 臣不勝隕越悚慄之至



乞酌議選法疏

陳 燾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上

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引選先期將應選等官考

試已定查審得實具各官廕子數進入至日早朝已

畢吏部官請 旨選官奏各官總數候本經

御覽發出填榜揭示此舊制也未知有以籤選者又

查得 會典載稱正德七年奏 准廣西除方面知

府外其餘大小官負職事許本省別府州縣人負相

兼選用至嘉靖七年奏 准四川邊遠地方東川等

處首領屬官許以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此又酌諸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類卷一

一一

時宜者也未知有以籤選者選之用籤由原任吏部

尚書孫丕揚始初意在杜私請而示公道顧其中有

大不便者未暇計也及請 旨允行之後彼亦自

知其窒礙處迺其執性偏拘又不善於調停迨去任

而沿及同事之臣見謂奉行久矣遽難議改以傷雅

道故有明知非是而聊且仍之者所以宜更而久不

更也今 陛下深維銓政久廢務在得人冢宰選

司一時 簡用矣此正改絃易轍之會而可復因循

已乎 臣請詳其法之不便試為 陛下言之夫吏

部每雙月大選例也在進士除授有先於試政衙門

稽勤惰訪行能者而又兩經過堂以驗其年貌蓋品

級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其中當有辨也至於舉貢

等項則加堂考以定職銜而就其本銜之中仍酌為

先後次第蓋官銜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亦貴有辨

也今付之一籤而已乎則大小職官並有不便者如

均是官也有宜簡僻而授以煩冲有堪煩劇而授以

偏簡縱不為地方計亦非所以全器使惜人材也此

似與任大責重者尤不便焉故有一履任而輒為請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類卷一

一一

調者矣均是官也或南人而處之極北或北人而處

之極南無論水土不習即一官路費稱貸不可得也

此似與官卑俸薄者尤不便焉故有膺一命而向人

泣訴者矣凡此皆今日用籤與本來選法大相背戾

以致多有不便如此故 臣謂其法之不經也 臣非不

知變法之意苦於公道之不能白而假是以濟其勢

之窮然若籤之變也不通之甚者而可久乎且 臣惟

掣籤之法但能行於大選已矣乃若推舉推補改調

改除之類其不能用籤者尚多也將盡掣之乎不能



盡掣而欲假是以蓋該部之無私也其誰信之無惑乎議其後者謂籤法雖新猶夫闕缺之故智也闕始於公卒於弊而弊獨免於籤乎哉自古聖王圖治不任法而任人人臣奉公不務名而務實實心秉公即遵舊制而可以集事可以服人意念少私名為新法而適以僨事適以滋議然則居銓衡之地者顧其實意何如耳奚事引嫌而以籤為名况銓衡云者謂其能權宜而善低昂也假令抽籤而可以了事則何必吏部一神祠足矣此甚非 祖宗設官立法之意

皇明留臺奏議

月人類卷一

十一

陛下勤思法祖獨奈何而忽此重務乎恐執此不變所妨吏治不小也 臣故謂其當議也抑 臣猶有說焉 選法者用人之具也銓臣者用人之人也曩

陛下久虛銓部堂屬不輕易以與人誠慎之矣夫既慎而後用則貴信而勿疑蓋上用疑下亦疑而自沮上用信下亦自信而任事焉此疑信之間堂陛通塞之關而世道否泰之機也方今 國家多事須人最急 陛下誠寄心膂於用人之人而重其事權行其志願乃專責以知人善任之效彼不竭犬馬以報

國者非夫也此又 臣 欵欵之愚竊為 聖明今日

望焉倘 臣 言不至甚謬 陛下幸採擇之仍乞

勅下吏部查議掣籤之法果否合乎經制協乎時宜今後大選應否人地相當南北兩便務使行諸今而無弊傳之後而可遵酌議上 請而該部以實意奉公行之少有徇私聽該科訪實參奏庶政本肅清選法停妥深於吏治有裨而安內攘外各有攸賴矣何東事之足憂乎 臣 愚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月人類卷一

十四



慎推用撫臣疏

戴燾 萬曆二十年二月內上

竊惟撫臣專制一方吏治民生胥賴焉吏治不可一日不振民生不可一日不安則撫臣之在地方誠重矣而在應天根本之地為急何也三吳之凋敝有年海外之警報叵測及此時而得人振刷之不容一日緩者也而問今日巡撫應天者誰乎李涑已奉旨回籍矣今調保定宋仕以代李涑又調江西任養心以代宋仕又調操江邵仲祿以代任養心計其遞為交代之期已需數月之久而茲仲祿已故矣江西之代又緩矣必江西得代而後保定有人保定有人而後應天可代況其間有山川跋涉之勞而不能無曠日持久之患乎則應天之代不徒以月計而當以歲計矣以今日之應天而寄于今日之李涑不惟涑視地方為秦越而無任事之心即地方亦視涑為贅麗而無趨事之念矣軍伍久缺糧餉久乏戰備久弱俱付之漫不加意萬一卒然有倣胡以應之是重臣可虛而重地可委也可不為太息哉臣每嘆近日撫臣無故調用朝受命而夕已渝席未煖而地已

皇明會通卷之八十八

十五

易然在陝西甘肅等處猶曰邊方腹裏才品相遠也至於保定江西操江諸巡撫非有邊方腹裏之異似可無更調而直為此紛紛也人皆駭之夫價不十者不易貨利不百者不變常以建牙重臣無故而數易之非所以為體也既有東奔西馳之煩又多送故迎新之費非所以為安也夫立法有常利國為本從政有輕宜民為上一舉而無益於國不便於民非所以為計也況乎吏之賢否俗之媿惡非久延訪則不能知有利當興有害當除非久閱覈則不能定彼撫臣蒞任未久於地方之利病正在咨求為政規模始有次第吏方拱手而受成民方拭目以待治而一旦乃遽奪之以去即無論之人情有所不順而於為治之道亦大甚拂矣此臣之所以日夜捫心為地方慮者也伏願 皇上嚴勅調用撫臣刻期赴任不許私便稽遲以緩 國家之急庶幾應天之代得早日地方亦受一日之賜仍 諭當事諸臣今後撫臣非有甚不得已勿輕議調以為地方之擾夫當事之臣豈不知調之非便而顧樂於調者必以諸臣之

皇明會通卷之八十八

十六



才品各有當也為地方擇人也臣之愚陋則以為與其調之於既用之後孰若慎簡用而謀之於始與其用之不當而速調之孰若任之久而責其成功夫國家擢任撫臣而必付公論於廷推誠重之也今則視為具文矣銓臣僉名出之袖中諸臣畫諾而已名為廷推而實故事則欲求撫臣之得其人不可得也願 皇上更諭部院及科道諸臣今後遇推巡撫許秉直評論商酌才品與地方應否相宜要於其當不可使易逮其受事之後又遲之歲月考其成績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人類卷一

二

不效則治撫臣之罪間有政善民懷者不靳加銜使地方永賴以無負 聖天子計安元元至意則不易官常不廢時務而清淨寧一之化可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雍熙太平之風馴可致矣天下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正月

臣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五行之吏各宣其氣以成歲功故人臣受命於君各願修其職掌越俎代庖虞不克塞匪直才力所限要亦事勢之難兼也方今聖明在宥總攬朝綱行政用人悉由 獨斷頃者大典聿舉 恩赦旁流遠邇臣民罔不歡呼鼓舞于堯天舜日之下 泰運之隆真千載而一時矣矧遺佚在野之臣咸得奉 詔起用乃行取諸臣待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人類卷一

一八

補 闕下而不之及 聖意淵微臣愚莫能管窺惟是留臺乏人至極差務兼攝為難臣日與諸臣之補以為解任之計翹首白門視待 恩闕下者望更殷焉臣稽 祖宗朝以留都為 開天定鼎之地設十三道御史以掌道務以備差使額有三十九員與北臺稱並重後雖稍不符額而每次選補新舊共計十七八員之外即臣於壬辰之冬誤蒙 聖恩簡錄臺末於時濟濟在事者猶有十二員大小差務人肩其一故臣得畢力巡江以竣厥事嗣緣守



制歸田同時御史亦各星散留臺幾於無人臣于已  
亥之夏再蒙 聖恩起補南來共事僅四人而今  
又去一人矣臣自待罪兼管山東山西陝西貴州四  
道印務本年十月蒙 皇上差巡視鳳陽等倉次  
年五月又蒙 皇上差兼京營京倉二十九年九  
月都察院劄委巡視西北二城夫鳳陽係 陵寢  
重地設九衛所官軍以為衛設各省直錢糧以為餉  
邇年各屬災荒徵解不前非躬省其地責成有司多  
方催督不能為三軍寄命而文移往返掛號銷批清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十九

完查欠與京倉事務冗集如蝟加以京營之差閱操  
較射點馬選軍臨倉放糧渡江放賞各有期會尤為  
旁午又加以巡城之差平息爭喧禁緝強暴五方之  
人雜處其間類多奸宄盜情人命無日無之振刷調  
停更為紛糾夫臣一人之身耳以一身兼數務日夜  
靡遑寢食未暇時方料理糧儲而聞馬練兵適當其  
會何敢獨後旋思經營城務而省方督餉復際其期  
焉敢緩圖操瞻前顧後之心竭馳東騫西之力始猶  
勉強撐持久則神情困憊精血耗散頓起怔忡體貌

疴羸痰火日熾且臣父家居見年八十一歲日薄西  
山不能啟口告養緣病思親積思益病時雖力疾視  
事難勉曠鰥之愆倘異日者廩庾空虛三軍枵腹兵  
旅不振疆場多虞巡緝無狀畿民生奸 皇上一  
一數以責臣將何辭以解哉故不暇自逸臣之分  
也臣不敢言勞也不遑將父臣之情也臣不敢言私  
也惟不稱厥職以負重任臣之罪也實臣之所大懼  
而不容默默也矧臣之兼差俱久報命逾有歲月四  
顧旁皇無人可代而同臺兩御史其差繁不下於臣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二十

以 聖明之朝豈果乏才而致令廢事若此臣竊  
謂候補諸臣才經百練俊邁千人撫院所薦揚部院  
所咨訪其賢數倍於臣以具官久妨賢路尤一念  
耿耿不自安者臣向來靜以候 命未敢一言輕  
瀆乃今年復一年事勢窮蹙萬不得已呼 天而  
鳴俾下情上徹 宸聰縱不為臣子計勞逸亦當  
為政務計舉廢而 蚤斷預圖之矣伏望 皇上  
法 祖宗規制官不缺人念庶官職掌事不兼攝  
速令吏部列名上 請 欽賜點用以布列於南



北臺省之間如庸病許以請告回籍爲親侍養庶  
久役之臣稍得息肩新補之臣協力抒悃在位在野  
靡不感奮治人治法聿見修明億萬年長治久  
安之休端在是矣臣不任激切顙望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月人類卷十一

二十二

八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萬曆三十年六月

竊惟江北鳳泗陵寢在焉徐淮之間姦雄所窺  
爲東南要害漕儲所運爲西北咽喉實稱重地而撫  
臣握兵坐鎮控要害而扼咽喉永奠國家億萬年  
發祥之基實稱重臣故重臣一身去留關重地一方  
治亂矧其人才望夙隆輿情共協則又不可輕去之  
使賢者遂其高蒼赤矢所倚也臣等待罪留臺奉  
命巡視倉屯江務共有地方之責五月內接邸報鳳  
陽巡撫李三才一本微臣自劾待斥按臣堅意謬推  
懇乞聖明亟賜廷議以濟河漕事奉  
聖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員缺即便另推來用  
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相顧錯愕隨見漕臣崔邦亮按  
臣李思孝塩臣蔣以化三御史相繼具奏而在  
朝科道之臣復交章有言矣言者連篇悉蒙  
中格臣等誼難緘默不得不爲皇上請焉夫  
皇上之去三才非以推托乎推托之臣不利于地方  
地方人所同願其去者也使三才而果其人去之誰



曰不宜而三才則實心有事眾所信服從前撫臣中  
 指不多屈者以實心肩事得推托之名 聖衷淵  
 微非管窺所能及矣 臣等習見三才其品孤騫其才  
 卓犖其氣剛正其心真誠惠澤足起疲瘠威令足懾  
 姦宄精神力量足投艱大而應糾紛自其撫鎮以來  
 諸凡彰善癉惡興利除害不避嫌不避怨不避勞苦  
 其心一主于任試讀在前建白諸疏論礦稅論姦逆  
 論財用所由耗論治亂所由基侃侃數萬言忠誠愷  
 切毫無回護匪獨以去就爭至以生死決推托之臣  
 皇明留書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三

有是乎頃因河流潰壅阻漕灌 陵三才矢心竭  
 智崇論竑議抵掌與巡漕御史崔邦亮極譚平成石  
 畫邦亮深嘉篤信而薦用之三才遂有按臣謬推乞  
 賜廷議之疏其心蓋謂為 國論治臣子分也會推  
 任官 朝廷事也若因其言而薦其人則言以干進  
 于義未可且時方與稅監陳增齟齬自劾待斥而又  
 求治河無以明心跡故自鳴于 皇上見進禮退  
 義欲為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云耳初非  
 簡命及之而畏難固遜也不謂偶觸 宸嚴頓以

推托目之使三才得釋重負縱忠臣去國不忘其君  
 江湖懷 廊廟之憂而自此閑閑桑畝儘有餘適  
 三才固安心聽去矣惟是正直弗庸儉壬思逞自三  
 才杜門候代諸所懷姦之人揚揚復出若狐兔幸虎  
 豹離山而漸肆吞噬無論陳增程守訓輩益肆咆哮  
 橫行歛怨即各監素稱安靜者亦不免惑于左右以  
 致居者行者受毒不少法紀蕩然靡所隄防適留守  
 司副留守韓有光以被論逞忿輒敢毆傷知府金時  
 舒兇暴之狀同於寇亂罔所顧忌地方事勢忽至于  
 皇明留書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四

此可為寒心故江北士民見三才聽去有日皇皇無  
 依若赤子之失慈母極其啼號千百為羣不遠千里  
 乞哀在事諸臣望其保留撫此重地且也淮北徐南  
 異常水災田成巨浸窮苦萬狀草澤中逆惡盜黨寔  
 繁有徒乘間伺隙斬木揭竿鼓怨誹無知之眾借礦  
 稅播惡之名思以一朝發難禍變叵測若三才一去  
 彈壓失人是撤東南之保障增西北之隱憂萬萬不  
 可者况人才之生不數一代之才原以供一代之用  
 以此異等而去之草野寧不為天地生才惜哉故以



陵寢關係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安重地以時事多艱  
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共治理以才望夙著而言不可  
不留之以盡所長以人心公議而言不可不留之以  
乎衆志總之 皇上自爲封疆計而非徒爲三才  
計去留已也倘非重地重臣有關治亂休戚臣等方  
鄙小人貪位固寵方嘉君子難進易退祇區區爲人  
一官爭去留不從旁成就三才爲君子而甘效小人  
附和俗態非夫矣是以躊躇候 旨不下而有此  
言所言無能加于諸臣而實非得已也伏乞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類卷十

二十五

皇上仍查按差諸臣及科臣曹于沐臺臣袁九臯史  
學遷等諸疏則知諸臣所以惓惓于重臣之留者爲  
重地也爲天下 國家也 特賜諭令李三才照舊  
供職盡展其才庶災黎更生群兇落魄其于治安非  
小補矣地方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備用部院請和衷疏

朱吾弼

臣攷之都俞吁咈之朝事必備官師師濟濟而世躋  
昇平猜忌傾險之朝官多兼事滄滄訛訛而國因危  
亂振古不忒若影響然故英君詎辟不愛爵祿以收  
豪傑而賢佐良臣每忘恩怨以圖治安上慕師濟之  
盛軌下醜滄訛之澆風臣於今日不能無深慨焉今  
之日何日也 皇上仁孝疎於 郊

廟惕勵弛於

朝講土木興於

宮苑蒸蕪滿

於 殿陛群小肆於中外正士錮於囹圄閭閻掃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類卷十

二十六

於礦稅郵傳疲於推挽流亾驅於旱澇郡縣艱於支  
撐草澤多攘臂而生心冠裳胥感額而短氣閣輔不  
得効焚詔補牘之忠臺諫無從致折檻引裾之直歷  
稽史冊治平之時鮮有景象至於斯者迺災變之疊  
見若異若常不爲殃悖逆之迭出輒起輒滅不爲害  
此無他故特以 祖宗之德澤淪浹既深

祖宗之法度嚴密難犯

皇上獨神其斷有莫測

之恩威臣下各守其官無不供之職業耳第彼守其  
官者寧以身庇民不敢戕民以愛身寧以官明職不



敢溺職以戀官寧蹇蹇諤諤以獲罪於

皇上不敢唯唯諾諾以取譏於當時豈其欲惡非人

情哉亦惟 國家有 大計典不可逃賢士大夫有

公議論不可干於是人用凜凜 祖制京官伍年

一考察茲萬曆三十二年倣古三歲計群吏而弊之

正考察外官期也令甲凡不肖者各省直撫按糾之

兩京科道又糾之吏部都察院合以吏科河南道之

公評而軒輊降黜之吏部主之者尚書參其議者則

左右侍郎也都察院主之者左都御史參其議者則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奏卷十

二十七

副僉都御史也尚書李戴方被劾 請告重於自

為避怨左都御史溫純又剛直寡和難於獨任秉公

避怨重而左右無分其責者勢不得不模稜了事秉

公難而副僉無贊其決者勢不得不遷就因人一模

稜了事一遷就因人將毀譽出於愛憎是非必不公

將殿最淆於是非勸懲何所示究也以幽明之公典

快好惡之私情即世號太平猶懼官評倒置民患縱

橫矧民患縱橫而官評倒置是不能拯民于水火且

盜之焚溺矣 臣謂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

史當此 大計時決不可無人者故曰 大計關繫

匪輕大臣委任難闕寔喫緊時事 臣 非無故而發喟

然之嘆矣邇以 楚王一事諸臣見既杌鑿意遂牙

盾詐知或參輿論或據習聞或持大體或泥疑心總

非恩讎之私要不失為君子如閣臣沈一貫及諸臣

所云然者參輿論而持大體默契 皇上之神斷

天下誰不是之而部臣郭正域則以楚人習聞楚語

自武岡王媒孽以來凡楚人惑楚語者十而九匪直

一正域矣正域疑心生於習聞固執有之必無他腸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日奏卷十

二十八

獨怪正域任真太過以楚城之人遇 楚王之事例

應迴避既不能先事別嫌復因人言急於自明至發

楚王之壽金其淺之乎為量宜來眾口之哓哓併累

閣臣沈鯉又累部臣李廷機夫非正域此舉不厭人

心哉要之玉不為石瑕不掩瑜就楚事論正域在正

域終難文過飾非而正域之生平居已峻疾惡嚴 臣

與同官 留都頗服其門無私謁行有師模迨轉北

而署秩宗議謚法正文體攻異教種種犯人所忌毅

然不顧不可謂非端人故沈鯉李廷機重其人而過



信之 聖明在宥碩彥在列 朝固多賢良方正

若鯉若廷機若正域或未必能先之倘宏其識量竟

其才志安得以一青輕訾正域耶臣謂以楚議言去

者皆 皇上社稷臣不可不惜才為

社稷計令之各安位而行志也况元輔一貫荷阿衡

之眷任次輔鯉蒙東山之 特起礦稅之使未停

縲絏之臣未釋 國事日非民生日促此乾坤何等

時也為二輔者所宜且暮皇皇如恥吾

君不為堯舜恥吾身不為伊周同三輔朱賡合誠以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類卷十

二十九

感動多方以斡旋斯不負 皇上斯不負所學今

袞闕百不補一忍遽言去耶昔齊景公以梁丘據為

和而晏子以和者五味相濟五音相成病梁丘據之

同也非和也故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傳

為美談為國家而忘私讎者卒來負荆之請臣方以

都俞吁咈之隆望之 皇上豈諸臣肯出數子下

耶然必 皇上盡加 溫慰使之同出供職毋

襲近時託疾之故套務追上世揖讓之休風各捐私

忿共矢忠貞不責人以梁丘據之同而以下殿不失

和氣為國忘私負荆請罪者是法乃可耳不然猜忌

一生傾險必至君子分黨小人交構一時師濟之美

傳為滄訛流毒於 國可勝道哉臣以年來

天聽日遠疏多 留中每慚驚率徒彰

主過無益治機類於葉蟬久矣顧天變人離已極世

情局面已非終不能違心結舌以負

皇上敢復遠怨而林禍耶臣是以冒昧懇

請伏乞 皇上悼 國步之孔艱憫世風之漸薄

重乎計典先之和衷亟以 旨促李戴會同九卿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類卷十

三十

科道公推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史隨

賜點用佐戴與純協恭秉正以完考察又以

旨促輔臣早出閣辦事正域毋更言去同廷機進部

供職庶諸臣之猜忌釋雅道全而治平可坐致也不

然人人以去為快不以留為樂舉

朝註籍時當入觀班行落落如晨星胡可令眾庶見

耶此 明示諸臣釋嫌和衷各出供職以共襄上

理者又臣所惓惓也臣愚靡所短長僅為

國為民一念真切樸忠所激忌諱頓忘所恃



主聖臣直生死進退漚露跡之遑他恤耶臣無任隕  
越皇恐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類卷十

三十一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竊謂古之帝王不愛異數殊寵以收賢豪而古之賢  
豪必欲進禮退義以敦風節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也臣等待罪留臺奉差屯倉江上者與鳳陽巡撫右  
僉都御史李三才已四年共事地方而秣陵去淮陰  
盈盈一水其忠直端亮家視 國子視民焦勞拮据  
不遺心力若置恩怨榮辱生死於度外又人人耳而  
目之有臣如三才真所稱 社稷臣惟 社稷  
安則悅不安則不悅者矣 皇上自為 社稷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類卷十

三十一

計或偶中群小先入之言不快其憂危謹論故陽去  
之陰留之將顛倒豪傑而盡其用 聖衷淵邃非  
庸愚所能仰窺其時臣等曾繼按臣李思孝蔣以化  
及北科道諸臣懇 請候 命臣等日以巨襄  
望閣臣之不靳補牘日以職掌望銓臣之不憚叩  
闈今且兩更歲月三才竟不蒙 旨加職慰留又  
無人得代以去類於羝羊觸藩狼之跋胡彘尾矣雖  
三才真品真忠實心實政無一念不汲汲無一事不  
皇皇未嘗以 皇上去留二心乃開府大臣所云



推轂而遣專閫而聽文武是憲軍民具瞻者名不占  
銓曹之尺籍祿不享司庾之石儲縱三才浮雲富貴  
敬事後食於 皇上之敬大臣謂何昔范叔上昭  
王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國者其  
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隱蔽使  
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  
久留臣無為也正三才今日之謂也鳳泗為

二陵根本重地莫輩之非三才不可中使為數郡生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三

靈醜毒調劑之非三才不可河伯為祟漕運多虞草  
澤謀逆浮屠聚奸間井滿目憂愁倭奴有心窺伺計  
利害緩急而隨時整頓消弭之又皆非三才不可三  
才為 皇上莫輩調劑整頓消弭一切能人所不  
能屹然東南長城卓然中外端表勞不為不大功不  
為不多治眾不為不能則祿之爵之官之極其富厚  
尊顯以一三才風勵天下之為三才者正宜首加  
恩禮奚而實用之名舍之令三才進不得據用行之  
樂退不得遂舍藏之高耶此三才所以 請去不

一而足固自重宜爾亦為 朝廷重地方為地方  
重重臣耳 臣等近閱邸報所據祖廣才出首獲妖人  
鄭才之子鄭國柱又供有鳳陽等處為佛頭薛真王  
臣等總領一百餘會約萬餘人得非趙古元輩孽黨  
乎戎心叵測乘間伺隙不敢竊發者未必非三才顯  
制潛杜力也誰謂淮上坐鎮可一日無三才耶語云  
任賢勿疑又云疑人勿用 臣等亦知 皇上之賢  
三才任之用之無纖芥疑者惟 君之使臣有禮  
臣之自處有義古昔盛時上下相成禮通於去留義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四

嚴於出處 皇上誠為重地果不能去三才則當  
以禮強之留而三才義不得更言去如 宸衷終  
不欲留三才則當以禮聽之去而三才義難於苟為  
留庶用則行舍則藏在三才出處有據使人知  
皇上有為之作用非常而親賢任能終不以讒間  
蚤有譽於天下豈不休哉 臣等共叨言責不容坐視  
溺職上為 國體下為地方盡欲為 皇上求治  
安冒昧竭誠以 請原非敢為三才私者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得人惟艱重臣去留匪輕



勅下吏部即將三才通論資俸增秩進階特加

溫慰照舊安心供職紆

皇上南顧之憂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臣等無任隕

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月人類卷十

三十五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

臣惟張官置輔者宰世之具也控要扼衝者保治之  
謨也故明主不以神聖而廢股肱之佐盛世不以泰  
寧而忘根本之憂古之帝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土  
崩瓦解之禍者凡以加意官僚之任而能制輕重之  
勢也乃今所稱地之最重而重臣最不可缺者孰有  
過于 留都者乎蓋當我 太祖之起淮甸也首  
議取金陵而其時陶安贊之曰龍盤虎踞此帝王之  
都也據以臨天下何向不克 太祖如其言竟由

皇明留臺奏議 月人類卷十

三十六

此肇萬世之業豈非以地跨中原瓜連數省防江備  
海誠握其要則天下可不勞而定哉我 成祖再  
造區宇定鼎 燕京至于設官置吏南與北未嘗不  
相埒夫以 成祖之膺聖豈不知省官之為便而  
必不省者誠見夫 祖宗之 陵寢在焉  
國家之咽喉係焉非衆建庶官則不足以控制遐方  
彈壓重地耳我 皇上初登大寶虛懷任人大小  
相維南北並重維時庶政修舉海內乂安治幾與一  
二祖比隆濟美矣邇年以來嗜好少偏登用弗廣以



猜疑成壅滯以壅滯成廢格在 皇上方謂慎于  
用人在諸臣亦且澹于用世或缺而不補或補而不  
來或來而輒去有一署缺至數官者有一官缺至數  
年者凡官皆然大臣尤甚兩京皆然南京尤甚以南  
京大臣之缺而歷數之如吏部缺矣總督倉場缺矣  
禮部缺矣兵部缺矣工部缺矣都察院掌院缺矣通  
政使缺矣大理寺正卿缺矣即其間有一二已點已  
任者又屢辭未至久歸未旋矣夫吏部缺則統百官  
者為誰總倉缺則理軍儲者為誰禮部缺則司典禮  
者為誰兵部缺則詰戎兵者為誰工部缺則富邦土  
者為誰都察院都御史缺則掌風紀者為誰通政使  
缺則達幽隱者為誰大理寺正卿缺則評冤抑者為  
誰優游家園者尚抵任之無期遷延不補者又懸缺  
而廢事徒使一戶部尚書張孟男也既管本部矣又  
管倉場矣又管吏部禮部矣一刑部侍郎王基也既  
管本部矣又管兵部工部矣一操江僉都御史耿定  
力也既管操江矣又管都察院矣大理寺矣夫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 聖明之朝原不乏士今乃使一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一

官而兼數官一人而攝數篆縱使諸臣之才力固足  
以勝之然事非專制官屬代庖能保人心之不玩政  
事之不弛乎况今採榷之擾遍及閭閻稅契之議洵  
洵未息農夫怨于野商賈怨于途生民之顯禍  
國家之隱憂真有不可勝言者儻有陳勝吳廣之徒  
乘積玩積怨之民心因而鼓煽其間而傑黠者誘之  
脇眾以窺茲土 臣恐二三大臣顧東則遺西支左則  
漏右 祖宗二百年創業之地亦大可為寒心矣  
昔寧庶人南昌造變意在直搗 金陵然竟趁起  
安慶而不敢下者非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威名  
智略有以奪其氣而屈其謀哉由此言之 留都之  
大臣胡可忽也胡可缺也且也任用大臣非但用才  
亦以養才蓋其素所豎立表見者習熟於 人主  
之耳目一有軍國緩急簡而補之如探囊而取挈券  
而求無不如意不然無事而忽之有事而求之不亦  
難乎我 皇上誠為養才計為 根本計為  
祖宗之 陵寢 官闕計則夢卜延訪正惟其時  
烏得視 留都為曠地視大臣為贅員顧乃真而不

皇明留臺奏議

用人類卷十

三十二



念哉臣新入陪京值大僚多缺其蕭條寥落之狀不  
忍見聞故首言及之伏惟 皇上穆然深思逸然  
遠覽審輕重之勢察安危之源 勅下吏部令已  
點用者速來到任未推補者速為推補其托故久歸  
未旋者勒令嚴限復職庶在位有師師濟濟之風而  
國家享磐石苞桑之固矣 留都幸甚宗社幸甚臣  
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人類卷十

三十九上

請添設南畿學院疏 孫居相

臣惟 國家設學校為人才所自出之地而憲臣董  
學政尤人才所培養之樞至於 畿輔學校與他方  
不同往例必會推御史之堪任者提衡其間誠重之  
也第按部勤非特校藝密而士行且由之日敦按部  
踈非特校藝弛而士行且由之日敝近日禮臣建議  
欲督學使者歲考一周毋得類考良有深意 南畿  
為 聖祖開基教澤首善其人文視各省為獨盛  
先是學臣必兩載始歲考一周時迫賓興輒草草以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人類卷十

四十

類考結局儻到任稍遲又或有陞遷事故即類考不  
能完勢不得不借先任學臣一二年前考案以塞責  
以故有一郡六七年未經歲考者亡論力學青衿靡  
以自見即功令踈闊士風日流動態淫蕩習成浮靡  
攘臂公庭把持曲直棍造蜚語淆恩是非甚至聚眾  
而效號澤脫巾之舉者流敝至此世道之憂也今雖  
日勤考校猶慮無以甄別人才整頓士習顧學臣自  
楊宏科任甫期年請告後今歲適當大比而黃陞又  
且以憂去矣士心皇皇莫知嚮往及今不為酌議恐



國家雖有一歲一考之令而南畿或迫於時之有限或阻於勢之難周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謬謂今日為權宜計則有按臣分校之說為永遠計則有添設學臣之說何謂按臣分校蓋目下去秋闈僅半年耳當此臺臣寥寥若他省改遣時日固不給即將見在 南畿按臣改為督學朝拜命而夕視事半年之間欲其將黃御史未考之十府四州而遍試之亦難矣合無暫令三按臣分校所轄士則身不出封域而歲校可周科場不悞計莫便於此者何謂添設學臣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類卷十

四十一

蓋按臣行部有察吏慮因諸務與學臣一意校閱者不同茲議分校亦目前應卒之權先年淮揚巡按曾帶理學政旋即議罷為其不專故耳 南畿地方遼闊人才濟濟難泥常格合無添設一學臣分搭管理一管應安盧鳳徵池六涂和履德一管蘇於寧鎮淮揚徐州各學政俾之分馳校閱歲一告完則考課既勤稽行亦密庶文教振興而士風大有裨益乎儻謂增一差則增一差之費添設學臣未可輕議臣則謂南畿人文雖盛乃吏事僅可當大省之二或將

三按臣損一為督學其地方各照前議分轄是一更置間吏治無損於前士習更新於後亦一議也若以撫臣參差未便則一按臣與兩撫臣共事者如順天如宣大比比皆是何獨至於 南畿而疑之乎臣待罪留臺謬有建白之司祇役 南畿兼膺地方之責目睹時事諮之輿論皆以學臣添設為便不敢不竭其愚以備 聖明採擇伏乞 勅下部院再為酌義萬一臣言可採亟為覆 請施行臣無任屏息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八月八類卷十

四十二



乞補叅贊總督大臣以安重地疏

蕭如松三十三年九月上

臣待罪留臺奉 命巡視鳳陽等倉隨因京營京

倉乏人復蒙 聖恩委 臣帶管 臣竭力兼攝蓋逾

五年于茲每思 國家大政在兵與食凡營倉當行

條欵當革弊端 臣與科部諸 臣隨事整飭罔敢弛廢

臣今得代而在事與接管者固能行之 臣不敢瑣瑣

以瀆 聖聽顧 臣所慮者不在治法而在治人不

在諸司之乏人而在大察之未備則叅贊機務與總

皇明留臺叅贊 月人類卷之一 四三

督糧儲兩大臣所關營伍倉場匪輕也可聽其久缺

而不為 皇上言之乎夫 留都為 聖祖開

天定鼎之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長江天塹 王

氣所鍾 宗廟 陵寢在焉誠 根本要區與

燕都並重也者 今甲設錦衣旗手等五十二

衛所官軍以備環衛即選各衛兵勇分為大小 神

機等營隨時操練非以壯 國家之神氣乎而總攬

兵權則于兵部尚書寄之奚又設錦衣旗手等三十

餘倉以儲軍需歲責額派正供于浙直江廣等省依

時轉輸非以固 國家之元氣乎而總督糧儲則于

戶部侍郎寄之矣邇者六部多屬代攝九列半空南

京則落落如晨星然兵部缺叅贊數易春秋屢經會

推未荷 俞允戶部缺總督雖曾一補不得其人

隨已去位故年來三軍大閱登壇無尚書而代庖者

任匪專責人有玩心即內外守備各自為政兵權罔

所屬矣事關機務誰其任叅贊耶各省運餉臨倉無

侍郎而越俎者未奉專 勅終難責成即省直額

糧多有逋負催檄罔所行矣倉廩虛實誰其任綜覈

皇明留臺叅贊 月人類卷之一 四四

耶故 臣與科 臣巡視京營在巡營務之張與弛也叅

贊缺而控制無籍不能不為寒心 臣之巡視京倉在

巡倉場之利與弊也總督缺而會計無資不能不為

扼腕且都城五方雜居奸宄潛伏不時窺伺已多隱

憂而民間苦礦稅之橫征迫饑寒之無賴在在思亂

求逞故今南直隸各屬地方或報天變或報民災絡

繹不絕占者謂兵荒之兆亂萌已形倘有不軌之徒

乘隙倡亂揭竿而起搖惑人心震驚 陵寢竊恐

居常責任無屬臨時緩急奚裨欲整兵而叅贊無人



難望運籌決勝欲餽餉而總督無人必至枵腹脫巾

其為地方之禍可勝道哉夫事變未至而先言之見

謂其迂變至而言言之晚矣臣固不忍以未至之變

哓哓于太平無事之時而禍機可虞計慮宜悉故雖

已釋負猶抱杞憂不能不望 皇上加意用人以

為重地計也况 聖主當陽賢才迭出在 朝在

野儘足備 皇上選擇奈何艱于一點而使官之

缺乏 國之空虛如 今日乎哉伏乞 勅下吏部

將前後會推叅贊總督諸臣列名上 請亟 賜

用二員使之刻期蒞任以握軍國大計以壯 根本

重地庶幾人存政舉不憂營倉之廢弛食足兵強永

保金湯之鞏固奚地方幸甚 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十一 臣 王藩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一

援直類

乞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開言路杜姦明以全聖德疏

矜狂愚以光聖治疏

單恩廣孝以崇國體疏

乞寬譴罰以光聖治疏

乞釋言官以崇國體疏

乞矜宥言事諸臣疏

乞矜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乞錄直臣以光聖治疏

矜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優容諫官疏

乞寬宥科臣疏

矜宥愚忠亟回天聽疏

請救建言諸臣疏

救言官疏

請宥直臣疏

陳堂 隆慶年 湖廣道

王嘉賓 隆慶年 河南道

朱鴻謨 萬曆年 浙江道

孟一脉 萬曆年 陝西道

劉維 萬曆年 四川道

胡宥 隆慶年 福建道

郭惟賢 隆慶年 河南道

王藩臣 萬曆年 江西道

方萬山 萬曆年 河南道

李文熙 萬曆年 山東道

張蒲 萬曆年 湖廣道

段尚繡

王藩臣 萬曆年 江西道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十一 臣 王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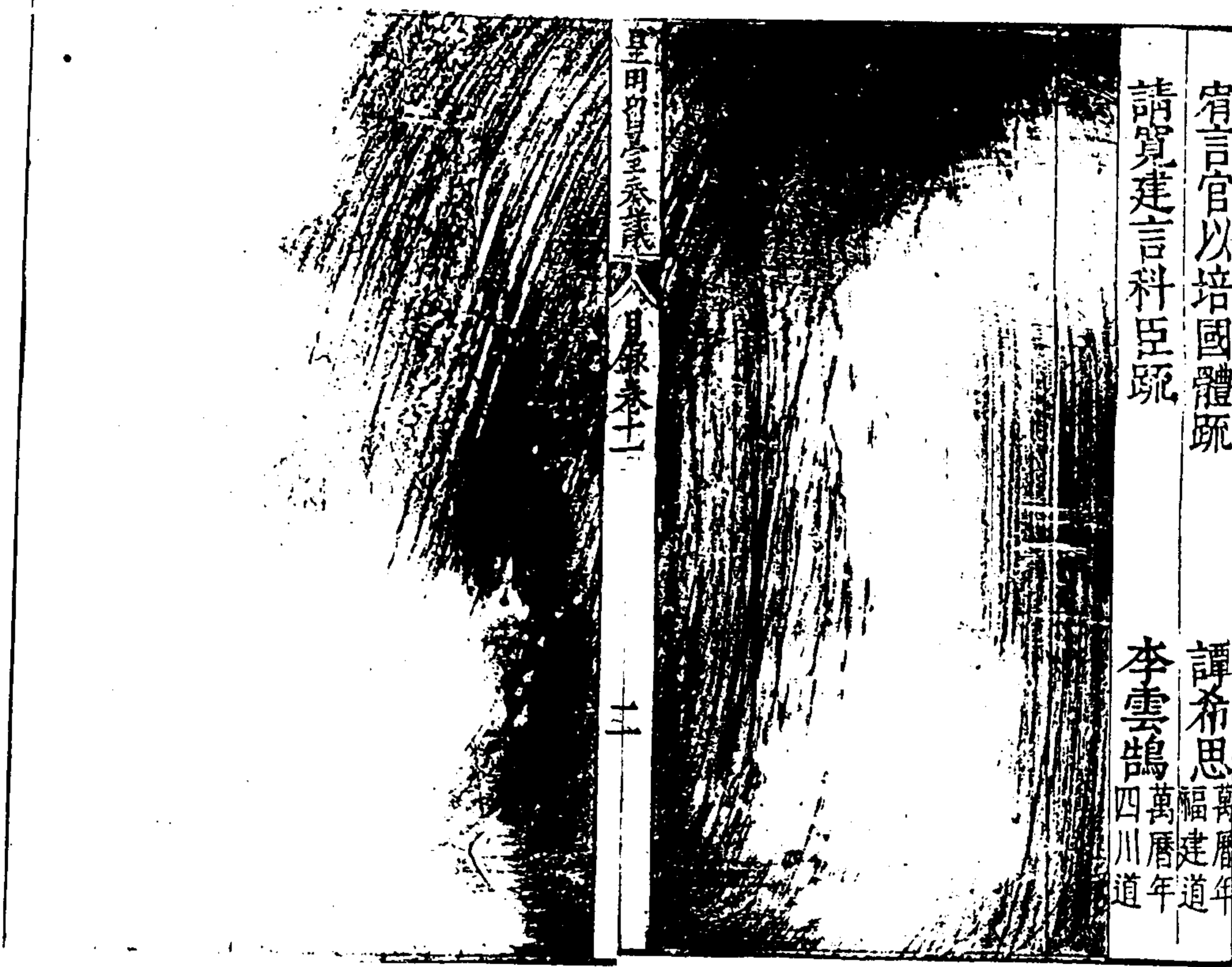


宥言官以培國體疏

譚希思 萬曆年福建道

請寬建言科臣疏

李雲鵠 萬曆年四川道



皇明留學奏議 八 目錄卷十一

三

乞宥言官以光 聖德疏

陳堂 隆慶六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恭覩 聖諭惓惓於星象之變責

令臣工着實盡心修舉職業共圖消弭及聞

皇上宮中露禱減膳徹樂一時南都大小臣工莫不

傳誦以為即此可以格 天而宰輔大臣又能仰體

聖心辭免纂修筵宴特蒙 俞允遂罷無益之費

君臣一德交相警惕如此則災變何復為患而

天意豈不孚格也哉 臣等竊惟自古聖帝明王不恃

其無災異之生而恃其有消弭之道堯之水湯之旱

皆不足為 聖德累而况我 皇上超越百王

出於尋常萬萬也乃者御史胡淳祗因奏放宮人語

意狂悖竟蒙罷斥 臣等又復疑之夫御史言官以言

為職者也 陛下既欲在廷諸臣着實修舉職業

則所以為御史者舍言何以盡心哉欲責之言而又

甚其罪是尤欲其人而閉之門也嘗聞唐臣陸贄有

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

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

皇明留學奏議 擬直類卷十一



斯皆盛德臣等雖未獲覩胡潯然莊誦

陛下詰責之旨則淳誠狂悖矣故以陸贄之言觀之則凡為多為直為狂誣為漏泄皆進言之過而無損於陛下惟夫好而賢之怒而從之則固

帝王聖德千古以來所未有也且查放官人古之明君常有行之者矣唐太宗是也比因八旱少雨李百藥上言官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遂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光耀往牒至今以為美談夫唐太宗三代以後君固不足為陛下道而史稱

皇明留臺奏議 擬直類卷之一

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者陛下倣而行之則亦超

越前代比迹成康矣臣等未識天道仰觀玄象示異

誠不知感召為何災咎但以人事攷之能宥言官以

開言路俾朝廷之上情意交孚毫無壅蔽之患亦

修德行仁消衰弭災之一端也况今一歲之內日月

交食天鼓時鳴慈慶宮後連房燒燬皆若

天心仁愛有以示儆於將來者使胡潯竟以狂誣不

蒙赦宥則羣臣之中自愛者眾天下事誰復與

陛下樂告哉是以臣等披瀝肝膽敢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陛下俯察愚誠特原胡潯之罪

俾復其官令其照舊供職勿以成命為不可易斯

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之從諫真如轉圜而下

情以和氣畢達天心可格於有永星變可弭於

將來矣

皇明留臺奏議 擬直類卷之一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疏

王嘉賓 隆慶年任

臣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為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 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即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

寺少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為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為民當差而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四

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 臣時

見報即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

春祭冊立之儀即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

舉已竣事 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

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

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 臣請即

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

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為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筮楚言官而嗔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息心生矣息心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墮矣故 臣謂石星一事啓

陛下息政之漸其不可者一也古人云仗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大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委靡 陛下即位凡以建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五

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卹錄之加恩於既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即能蹇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養之人物是

猶萌蘖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 臣嘗觀古中世

之主欲止人之言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



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  
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  
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路者國  
家之命脉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  
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人言之而天下之事去  
矣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  
一事是杜眾正之路而開羣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  
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我朝票旨付之內  
閣擬之昨石星之旨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六

聖量含弘天覆地載縱石星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遽  
處之如此如果出于聖衷已非納諫之美如出

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奸竊弄之漸殆不可長此其  
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卽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欲其沾造化之  
仁固然也爲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  
之役可也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  
陳時政者而李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  
蔭襲錦衣滕祥則爲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朝廷

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  
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爲正德中劉瑾事可爲明鑒言  
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其形當察其影  
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陛下不早加關防則  
將來之害不可揀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睚  
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其故態也近日滕祥  
輩每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  
星之疏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  
肓也其所假而激陛下之怒者不過卽其語涉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七

聖躬者以爲言耳遠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內臣  
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事必非虛卽其詈罵之跡  
益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悞陷陛下非淺也  
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由前言  
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誠  
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  
改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  
以無過爲難而過以能改爲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願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  
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  
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條陳邊事誤遺旨意  
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然知石星一事  
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至于有闕  
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右有  
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  
金瑛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  
大臣 面議請 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  
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  
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皇明留學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八

矜狂愚以光 聖治疏 朱鴻謨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  
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  
大要陳乞元輔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等因  
伏蒙 聖明廷杖遣戍為民遇例不宥 臣聞之不  
勝恐懼遠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  
有大傷 聖心觸犯 天怒者且不能仰體  
聖明為 社稷蒼生之意諒輔臣迫於  
君父不得自遂之情愚昧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  
執常人之見耳若謂排擠輔臣圖便已私不惟諸臣  
所不忍為 聖明在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  
萌此念哉 臣謂諸臣之罪雖不可逭而其情尚可矜  
恭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 聖仁天覆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臣蒙被 恩寵咸通仕  
籍或列 侍從或厠郎署或叨黃甲犬馬報  
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眚之玷自棄 明時

皇明留學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九



遣戍者未卜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絕 國門之望後  
雖欲致身報 國其道無繇孤臣去 國萬里投荒  
風霜之所剝蝕憂苦之所銷鑠萬有一二不幸溘然  
朝露使上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  
氣非所以勸百工示來世也 臣 閱邸報輔臣張居正  
亦嘗為疏救之諸臣以輔臣之故而罹 嚴譴想居  
正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以 社稷懇留輔臣而乃使輔臣有不安之心  
陛下縱不為諸臣惜獨不為輔臣惜乎 臣 惟君之於  
臣猶父母之於子也人子有過為之父母者未嘗不  
訶詈而鞭笞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  
既鞭笞之後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  
子孰謂仁君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罪責足昭  
國法既經懲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憫念狂愚  
收回 成命遣戍者重加降罰為民者降調外職俾  
得改過自新庶有罪之臣亦 聖心之所不忍終  
絕而 王度益廣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  
聖治益光諸臣亦將困而復作蹶而知奮報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十一

主之忱以使過之仁而益勵矣其於 聖治豈曰  
小補之哉恭奉嚴 旨不許救護 臣 雖牛馬亦畏  
鞭笞 臣 雖螻蟻亦戀微生况 臣 親老家貧又無兄弟  
子姪 臣 雖木食豈不顧念第念 臣 身有言責義難自  
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 明主下負言官 臣  
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 臣 不得已之心者倘蒙  
聖明特寬斧鉞 俯賜采納 臣 與吳中行等未死  
之年皆 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報 國萬死無  
恨 臣 愚不勝祈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十一



覃恩廣孝以崇國體疏 孟一脉 萬曆年任

臣聞之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而孟軻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以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德教所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是道也是以虞舜以大孝成時雍之化武王以達孝致永清之休此虞周之世卓冠千古迄今稱盛美者必稽焉我 皇上聰明仁孝勤政講學每於視事之暇即朝 兩宮問安視膳日夕無逸大小臣工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頌曰此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十三

虞舜之大孝也邇因嘉禮告成特薦徽稱仍干奉冊之後 詔頒海隅大需 明恩內外臣工又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此武王之達孝也 臣嘗伏讀 詔書有曰各王府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 詔書到日其嫡母許奏請准加稱為太妃生母准授封為次妃給與 誥命是 皇上之孝首沾于藩服矣有曰勳臣公侯伯襲封見職者俱與應得 誥命是 皇上之孝大賚于世臣矣有曰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 誥勅命是

皇上之孝湛濡于文臣矣有曰軍職自萬曆六年二月以前有犯該充終身軍已經開五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為民事例子孫承襲是 皇上之孝流行於

罪人矣有曰天下儒學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養者聽是 皇上之孝覃布於士類矣有曰軍

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是 皇上之孝洋溢于百姓矣夫鴻均之世何物不熙

聖孝之廣何幽不被雖大造不求仁於芻狗而行潦思委潤於江河此天下臣民無論貴者賤者遠者近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十三

者存者歿者年老而無依者作慝而負罪者咸荷其仁也夫以 皇恩之錫若此其大 聖孝之推若此其廣 臣請為 皇上陳之 於萬曆三年十一月內見御史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為狂悖之言仰忤 聖心允為有罪乃蒙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待以不死調戍窮邊矣 臣聞其往戍之時伊父傳國相年逾七十即今 皇恩浩蕩凡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子侍養而彼之父子分離各天生而永訣死難再見此誠 陛下之至仁所當矜



憫者一也臣於萬曆五年十月內見進士鄒元標執  
 拘攀之迂談昧臣社稷之大計仰觸臣聖怒罪  
 復何贖乃蒙臣皇上弘開覆幬之仁寬以不殺謫  
 謹絕域矣臣聞其臨謫之時伊母羅氏年已六十卽  
 今臣聖母覃恩軍職犯該終身軍年六十以上者  
 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而彼之子母遠別天  
 涯生還無期沒齒難逢此臣陛下之仁所當矜憫  
 者二也臣竊思之御史劉臺與傅應禎之事相若也  
 編脩吳中行趙用賢與鄒元標之事相若也三臣者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十一 十四  
 得以待罪於畎畝之間復伸其天性之愛皆  
 陛下之賜也而何靳於此二臣邪夫人君之尊天也  
 天無外聖人之仁亦無外臣觀天之於物雷霆以震  
 之霜雪以威之而又煦之以日月澤之以雨露是殺  
 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成之此天之所以爲至  
 仁也伏願臣皇上丕顯無外之仁大廣無前之孝  
 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造物者之無物不容將傅應  
 禎者比照劉臺事例俾其父子得以再見將鄒元標  
 者比照吳中行等事例俾其子母不至永訣其他如

負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雖其父母之存亡臣未敢  
 必而推彼親親之至情使亦得以照例生還則是當  
 霜雪之後而暴以日月之光霽臣雷霆之威而潤  
 以雨露之澤臣聖恩旣廣臣聖孝並隆配天之  
 業足以比臣隆於造化錫類之仁且將遠軼乎虞  
 周矣於臣國體顧不甚美而臣聖治豈不彌光哉  
臣愚不識忌諱目覩臣皇上覃恩之孝覆被天下  
 不勝歡欣鼓舞冒昧上臣瀆伏乞  
 陛下俯鑒愚誠少垂省察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十一 十五



乞寬譴罰以光 聖治疏 劉 維萬曆二年

頃該南京科道官楊節等叅小火者張進已奉

明旨處分隨該科道諸臣鄭岳麻永吉趙參魯等執

陳前事蒙將諸臣降罰有差夫以一事屢陳委屬煩

數 皇上降罰以儆臣工宜矣然 臣等竊念言官

建白凡事關 國體無擇細大無嫌再三使所言足

采宜蒙 聖明虛受設有忤觸猶望 曲賜優容

此誠 皇上公聽之量而言官獻納之衷賴以伸

也今諸臣瑣奏固未能仰契 宸衷而原其本心惟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十六

欲共全 國體要亦各舉其職守圖報於萬分耳一

旦降罰若此使天下聞之謂臺諫之議既不獲伸進

議之臣仍皆獲譴恐非 聖世所宜有也漢臣有

言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

猶恐懼而不敢言正以 天威嚴重而犯 顏抗疏

自古為難諸臣幸際 聖明之世事 堯舜之君

既欣欣然勉其為難矣 皇上不用其言且罰及

其身其於忠諫之路不無少阻或者異與之臣繇此

咸守卷舌之戒則忠謀至計孰與 皇上陳之共

成 光大之治哉 等待罪南臺義不容默用敢冒

昧 上陳伏望 皇上大恢仁度 特賜聽納

將諸臣宥免降罰再乞 聖明垂察羣言果有可

采不以一眚而併棄之則臺諫得以正色立朝忠謹

無不上聞我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益 光大於

重熙累洽之日矣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十七



乞矜釋言官以崇國體疏

胡宥萬曆四年二月

臣等備員南垣近接邸報有御史傅應禎建言冒犯

伏蒙皇上既加戒懲復擬發遣并將給事中徐

貞明御史李禎喬岩謫調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

為狂悖之言加以罪遣亦復何辭竊惟人主端

臨億兆之上而天下之利弊生民之休戚至於四海

九州之遠靡不周知者以有獻納之責寄之言官也

夫惟獻納之責於言官寄之則責其盡言者亦甚殷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六

唐虞之世稽衆好問以受天下之言豈能必其言之

皆善而用之哉其心嘗恐人之不言多方以誘之雖

或其言之未盡善尤必曲加矜容而招徠之此都俞

吁咈至今稱為美談蓋非惟作臣直亦所以重

國體也陛下宜上智之資擴兼聽之度登極以

來日御經筵輔相大臣尤能善體聖意相與朝

夕論思惓惓以興道勤政為務而於章疏之進必嘉

納而酌行之至或有觸冒忌諱干干明威者每

荷聖德寬恤曲為優容是以中外咸欣欣然喜

曰皇上之虚心受言如此凡職居言路間有一

得之愚皆爭求自效以獻於聖明之前而御史

傅應禎乃不能仰體宸衷冒陳臆說蒙加戍遣誠

足以示懲創矣但念應禎言雖過激而心無他蓋一

則急效其芹曝之忱一則素恃我皇上天地之

量遂爾冒昧上陳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况國朝優

恤言官之體媿美唐虞應禎一人固不足惜竊恐天

下徒見皇上一時懲創之迹而未詳應禎獲罪

之由遠近傳聞致生疑畏將來雖有關於國計切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十九

於民生亦將畏避顧惜而不敢披瀝以直陳矣此

國體所係最重而忠讜之氣宜養也昔賈生言於漢

文帝曰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文帝因以止輦

聽受魏徵言於唐太宗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太宗

嘉其言而賜皇甫德參帛疋以言之可用而樂受之

固足以見鑒納之明惟於言之狂激而矜容之益彰

皇上仁恕之意超漢唐而獨隆矣且人主之威

天威也威一加而天下以畏以懲人主之恩天



皇上之所以鼓舞臣工懲而且勸尤臣工之所以仰  
戴於君父者也伏願 皇上俯鑒愚誠特於  
傳應禎之罪 恩賜赦釋并徐貞明等各從寬宥  
復俾天下臣民翕然慶 皇上之優容狂慝之臣  
莫不感頌 聖德而益知所圖報矣 臣等備職言  
官干冒 威嚴不勝戰兢懇切戴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辛

乞矜宥言事諸臣以全臣節疏

郭惟賢 萬曆九年任

竊惟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繫焉正氣伸則元  
氣固元氣固則國脉昌其機每相乘者自昔直言敢  
諫之士何代無之然英君誼辟未有不優容之愛惜  
之以養和平之福而扶正直之風者凡以為培元氣  
計耳 臣竊見往者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  
戶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  
各以建言伏蒙 天威廷杖遣戍為民遇例不宥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三

諸臣不體 皇上留元輔安社稷之心而區區欲  
以持綱常之說勝之其狂慝之罪固不可道然其奮  
焉不顧而必欲效欵欵之愚者彼豈不知承順之恭  
而與人異性哉誠各持其見各執其是而其心非有  
他也 皇上之罪之也亦豈終擯絕之哉誠欲其  
動心欲其忍性而玉之於成也今其罪廢也已六年  
於此矣謫戍者堅志於瘴鄉削籍者杜跡於衡門行  
道之人惻之即 皇上聞而見之未有不脉脉然  
動也 皇上者天地父母也諸臣者子也人子得



罪於父母父母怒之宜矣迺其後能恭順靜思引咎自悔為父母者寧獨無介於懷乎方今恭逢

聖嗣誕生普天同慶即昆蟲草木熙熙然如登春臺之上而諸臣久在罪斥之列萬一有身先朝露如朱

劉故事其於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必有宥過後時之悔四方傳之史冊書之豈不為 聖明之累

哉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諸臣情有可矜臣所言不謬望 蚤賜特恩寬宥將吳中行等復其

冠帶艾穆等赦還故里則以全蹇諤之節至明也以

擴好生之澤至仁也天下仰 聖德之高明廣大

真配天地而同流垂萬世而有光者豈不休哉至於數年節經言事得罪如傅應禎朱鴻謨余懋學等諸

臣其言不無過激其志均有可原者亦乞

聖慈槩單 洪恩盡行矜宥庶蕩蕩堯天無不蒙

施之物而士君子之正氣因是以發舒 國家之元氣培之永永矣若復憐其愚忠將先後諸臣一體破

例叙用使蹶足之馬猶得趨馳於前途而圖報於來日此尤出於 皇上使過之仁再造之賜臣之願

也天下之願也非所敢必也 愚不勝惶悚懇祈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乞矜宥言官以光 聖德疏

王藩臣 萬曆十三年十二月

近接邸報該雲南道等御史蔡時鼎湖廣道御史王  
 學會各一本請重視聽以悉羣情停征取以免騷擾  
 俱蒙 明旨降罰 臣等待罪南臺皆司言責聞之  
 不勝惶懼竊惟人君其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以  
 卑微之身思欲抗天而觸雷霆即誘之猶恐不敢而  
 况示之懲創鮮有不疑畏而消阻者稽古帝王之盛  
 舜稱重華武云大烈豈直有淫逸之事狎侮之失哉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十一 二十七

而勿貳勿疑之戒玩人玩物之規下言之而上能受  
 之不以為諱此明良之遇所以萬古稱隆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拔擢耆俊察納忠言宵旰憂勤圖惟  
 治理凡在臣工際遇昌期孰不忻忻思効涓埃之報  
 于萬一哉邇者之懲 臣 陛下本非輕視聽也麟皮  
 之取 陛下本非貴異物也乃諸臣輕於瀆奏其  
 言雖涉狂妄不識忌諱然原其心以為人臣愛  
 君當防其漸而憂盛危明之論必 聖主之所樂  
 聞故冒昧陳說蓋以虞周之聖望 陛下而竊欲

自效其因事納忠之過計也誠由羣情之悉以廣明  
聽之實由麟皮之停以謹好尚之端則

陛下之聖益聖而二臣區區犬馬之誠庶幾得以少  
輸矣 君父之前豈敢有他念哉 臣 等竊意

聖度汪涵必將俯原而優容之乃今一時被謫在

皇上天地之心雖不過薄示懲創而在狂妄之言亦  
屬自取 臣 等未敢以為過但恐傳之天下後世不曉  
所謂將以為欲重視聽而反輕言路以一麟皮而處  
一言官則 陛下所聽納稍有不廣而于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十一 二十七

聖德未必無少損也 臣 等又惡敢默默無言也伏願

皇上擴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亟召二臣復還原  
職則 國體益崇 聖德益光虞周明良之盛不  
得專美於前矣 臣 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乞錄直臣以光 盛治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三年四月上

臣惟明主不諱憂危之言以博觀忠臣不避斧鉞之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自古及今主聖臣直未有不相須而成者也仰惟我

皇上英明天縱 睿斷夙成從諫如流求治若渴

日者因言官之請 准令建言諸臣鄒元標等分別

叙用一時遠聽之士無不歡欣鼓舞思竭涓埃勉圖

報塞 大聖人之所作爲真有出於尋常萬萬矣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二十六

然范雎亦言官也以其言獲罪亦猶之乎諸臣也乃

獨未蒙一視之恩 臣竊疑之意者 皇上因其過

於切直故特爲之異處乎無乃謂諸臣見在職任而

范雎業已爲民不可復用乎 臣竊以爲言官之職惟

恐其緘默而不言非以其切直之爲患也范雎不識

忌諱致干 聖怒罪復何辭然其心切於效忠實

與諸臣無異諸臣咸蒙叙用而雎仍在擯斥之列恐

非所以弘大公而昭一視也若曰爲民不可復用則

鄒元標前已謫成貴州矣孟一脉亦已削籍編氓矣

皇上始而寵之以言責今又示之以優容

聖度恢弘遠邇歌頌范雎之罰或恐無所加於二臣

而處之獨異故願 皇上之以待二臣者而施及

於雎也 臣又聞人君之於臣猶天地之於物父母之

於子也天地普物而無心故裁者培傾者覆雖物有

自棄於天地者而天地並生之心則無二也父母愛

子有心而無私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雖子有

弗克肖於父母者而父母兼愛之心則無二也故天

地不以摧剝之後而廢發生父母不以震怒之餘而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二十七

替慈愛人君亦不以罪謫之臣而忘錄用何者罪謫

之臣一時狂蕙之態雖若可罪然其心切於効忠則

固切主之所資以成其大者也語云滿堂宴笑一人

向隅而泣則滿堂皆爲之不歡諸臣咸蒙叙用而雎

獨抱向隅之泣無亦 盛世之所當憐而察焉者也

伏乞 皇上推天地父母之心 弘赦過宥罪之

仁如果范雎創艾旣久情有可原或與諸臣一體錄

用於以昭 聖明納諫之美於以作言官敢諫之

風其於 清明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乞矜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頃閱邸報該福建道御史冀體為論輔臣趙志臯奉旨回話蒙賜降調旋以臺省申救斥為編民又該南京戶科給事中任彥葉為救文選司郎中馮生履奉聖旨任彥葉降一級馮生履等降罰有差抗疏冒瀆未能仰冀 宸衷且意涉急遽詞失婉曲上干聖怒謹諭示懲固其自取更復何辭 臣等濫厠留臺不能默默者誠有見於 朝廷之言路關係治道匪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十一

細耳恭惟我 祖宗設官分職兩京並置六科十三道每以耳目之責凡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盡言無諱所以廣聰明而防壅蔽也使阿諛唯諾 國家何賴焉今冀體任彥葉俱有獻替之司因事納言本其職分非出位妄言者言有可採固俯賜 俞允詞或逆耳當曲為包容體以大義而責備乎志臯明臣節也生履因推賢被譴而彥葉救之實愛惜人才之忱耳要之以市恩結黨 臣等知其必不敢也昔人云主聖則臣直又謂君仁則臣直 朝有諍臣而

皇上之仁聖益彰不諫其譽諤之愚而責以瀆激之罪白簡甫陳謫隨加 皇上設立臺諫之意謂

何培植真才之意謂何而遂一鳴輒斥耶由是天下之人見諫臣以言獲罪也必將曰清明之朝且諱言如此 聖明之主且拒諫如此二臣無負於

朝廷而顧不能容如此為盛德之累多矣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故聖帝明王稽象舍已未曾罪一言者所以養天下敢言之氣而折奸邪之萌也今悃悃款款者立見斥逐此風一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十一

長自非仗節慷慨幾何不為利害休哉天下中才最多鑒二臣之覆轍將以言為戒緘口結舌效於寒蟬豈敢明目張膽批鱗折檻以身試不測之威而買其罪耶異日脫有大奸巨妬 陛下深居九重何由而知之直諫骨鯁之士遠憐夫壬人乘隙而進讜論不聞而國是日非將來壅蔽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豈社稷之福也哉 臣等非止為二臣惜也為言官惜也非止為言官惜為 國家大體惜也伏乞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怒念育才之甚難思建



言之不易收回成命將冀體任彥葉照舊供職併馮  
生虞各復原職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事罪建言  
官庶幾開天下忠義之門豈惟體等感恩圖報內外  
大小臣工靡不思罄涓埃 皇上德業之盛名譽  
之美真可以增光 祖宗匹休帝王而億萬年無  
疆之慶端在茲矣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十一

乞優容諫官疏

張蒲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林材等一本為儒臣鮮耻貪位  
可羞懇乞 聖明亟賜議罷并行申飭以昭大公  
以杜羣枉事伏蒙 皇上着成憲回籍養病去劉  
元震馮夢禎俱着照舊供職林材則降三級調外任  
矣該科道諸臣吳文梓崔景榮等合疏申救又蒙  
皇上將林材降職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用矣  
夫林材抗奏一疏糾論三臣摘事陳辭未當  
聖意始尤輕降三級隨且禡職極邊 臣等厠班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十一

留都驚觀 天威震疊不勝戰懼曷敢復為贅詞  
再瀆 宸聰顧 臣等竊思 祖宗創制設官特  
設六科給事中使之列署 內庭班聯侍從者以  
謂 天子深居九重雖豈有聰明難周天下之見  
聞故以耳目之寄寄之言之而是則嘉納之言之未  
必皆是則包容之然必養其銳氣而借之建議者蓋  
重茲耳目也科臣林材非所稱耳目臣乎况官以吏  
科名吏科以給事中名凡茲百司邪正才品薰蕕或  
時觸於目擊或事得於風聞皆共臣所得言臣所當



言材之就官論人敷陳於

黼黻之前者蓋為官

擇人罄忠赤而明職掌也其心非有他也至於言之

可聽與否人之可去與否一惟聽命於

皇上雖於 聖心不欲去者未能盡合於

聖心所欲去者未必能孚殆非越職而言無當而語

者比也 皇上威凜雷霆誰敢觸犯材亦何敢以

狂悖而冒干不測之怒哉 皇上肯以大聖人之

心熟思俯察曰聖王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

夫誠不欲論之有隱自不見言之有狂况材列在言

官職掌謂何循職彈劾未必有狂 皇上可以無

用怒而可以無用降謫矣 皇上於六科諸臣之

中特簡材為吏科之長以三年大計之典預授材以

諮訪之權任之不可謂不重矣且向來屢次奏言悉

加採納知之不可謂不深矣材也感知遇之隆益據

忠謹 皇上鑒悃直之素少霽 天威則在材

為感恩思奮之直臣在 皇上為受諫容直之

聖主顧不稱 盛朝之美事哉 臣等又聞曰容一

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

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

榮辱者十百之一二也故明王開導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一鳴而便斥之

恐見影生疑皆謂叅官獲罪相率顧忌噤口成風自

茲以往事若有大於此而難言者誰為

陛下言之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 國是之可

畏者至矣言之可為於邑 臣等遙叩 九閭不能

默默者非為一科臣也為言路關 國家之命脉言

路之通塞關 國家之治亂也方今各省直隸推官

知縣等官應徵書而來 輦下蒸蒸焉需臺諫之

選矣丹誠赤心炯炯躍發秉謨竭忠勃勃思効茲以

吏科都給事中彈章方騰貶降旋至恐非所以鼓士

氣而作敢言也伏願我 皇上念 祖宗設官

之意重 殿陛耳目之官將科臣林材俯賜寬貸俾

復原職或重加罰治則 聖德之天寬地容海涵

蒼育者為益廣大此 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

慶也 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奏直類卷十一 三十一



乞寬宥科臣疏

段尚綱年五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先于邸報接得戶科都給事楊恂一

本時事觸心不忍隱默昧死陳言仰冀

聖明垂察亟賜省納以清政本以圖治道挽回萬一

事語侵輔臣致干 聖怒奉 旨降一級調外

任中外臣工莫不震愕隨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各一

本申救俱奉 旨姑免降級 等慶 天威之

少震冀 聖意之漸回于科臣不終棄也迺今調

任如故 等竊謂諫官以諫諍為職而以他意揣之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五

則深亦以風聞言事而以妄詆非之則鑿夫威福在

朝廷議歸臺諫苟太阿獨持眾庶共見苞苴絕跡仕

路言夷復有開訾議之端逞無根之說是則自棄于

盛時也惟化日光天鬼魅出没深機密勿闇昧莫窺

于是見者膠于迹聞者激于衷又有時與事會機與

人合若符左券則志士扼腕蓋臣撫膺而為痛哭流

涕之說者有矣心實無他也方今 聖明在御碩

輔秉鈞窮簷蔀屋疇不拭目以觀其盛詎意考察禁

約方奉 欽依乃有如許茂樺者出西討畫謀實

屢 聖慮乃有如楊應龍者出其間點陪推驅逐

言官奉 旨知出 聖明而薄識小臣誰則知

之科臣于茂樺欲究根因非為一茂樺蓋塞其源也

于應龍欲求下落非為一應龍蓋防其漸也于

聖斷而誤為專擅朋黨之說蓋中外臣工防倒持虞

旁落望輔臣格心之功借相道以規 主德而不覺

其言之涉於誣詆矣上干譴責夫復何詞惟是科臣

職司繆繩又心切摠忠因時事之觸衷致陳言之忘

忌 皇上不採其言復責其罪節奉 溫旨欲

皇明留臺奏議

援直類卷十一

三五

安輔臣之心而姑免降級 等竊謂科臣難輔臣亦

難科臣有弼違之責迹涉輔臣而不敢為輔臣避忌

諱輔臣有引咎之心詞干科臣而不得與科臣爭是

非顧雅量欲容而容之不能嫌于妬實心欲救而救

之不終疑于虛由是而安輔臣之心而宥科臣之罪

或復其原官或量加罰治則 皇上雷霆之威既

震而雨露之仁無窮 聖德優容出尋常萬萬矣

更祈 總攬乾綱 召見輔臣用舍注措

面訂可否輔臣必不肯有私庇以誤 皇上



皇上亦可無有紕繆以訾輔臣 君臣一德百度惟  
貞大小臣工相忘于熙皞之日也天下幸甚後世幸  
甚臣等濫竽言司冒瀆 宸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明留學奏議

卷十一

三六

乞矜宥愚忠亟回天聽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

臣等閱邸報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近因愚直疏及  
宮闈致干 聖怒下鎮撫司獄考治中外惶惶咸  
謂德完以忠蒙譴有傷 聖主之明諫官以言獲  
罪有虧 治朝之體臣等誠不勝駭愕既伏而思之  
則又不勝過望以為此我 皇上今日悔悟轉圜  
之一大機也夫人臣披腹心矢忠蓋業已置生於於  
度外言而見信雖鸛鶴若飴言不見信縱苟全何益  
皇明留學奏議 卷十一 三六  
邇來章奏上憂 國本下憂民生一切 宗社安  
危大計諸大小臣工流涕痛哭而陳於旒纁之前者  
不知幾矣退而杳然不聞命也莫不鬱然自喪謂  
皇上置羣臣於無用付羣臣言於不理 天聽益高  
無可奈何一日言官論及宮闈忽蒙 皇上赫然  
批發乃諫垣章疏得經 御覽德完雖受筆楚人  
心殊切仰望臣等亦不為一臣危而竊為天下幸也  
至於深罪德完重加譴責者 皇上特謂宮禁嚴  
密有非臣子所得言者耳不知人主以天下為家官



中府中俱同一體豈有藩籬之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分殊堂簾情均骨肉亦何形跡之嫌如劉甫之於成帝以危辭諫趙婕妤之立宋李元之於真宗以却詔抑劉美人之寵自古忠臣觸忌諱而不顧者類然非創見於德完也矧今訛言煩興充滿京邑幸而德完言之 皇上明之天下始曉然知 中官得侍左右并無危疑莫不舉手加額為 國家稱慶向非德完冒死一言則雖 宮闈交泰下既不知道路流言 上亦不聞其為 聖德之累大矣然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皇上試以此思之德完當言耶不當言耶德完之言有罪耶無罪耶 等又莊誦 憲章實錄隆慶年間御史詹仰庇會上慰問 中宮一疏亦因彼時人言藉藉而發正與德完今日事同維時奉 穆宗聖旨謂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免究當時翕然稱仰庇愚忠頌 先帝盛德至今以為美傳 等乞 皇上以 先帝為法寬宥德完仍乞乘此省悟之機盡閱留中之疏亟舉典禮以定國體漸罷礦稅以甦民窮則羣疑益釋 聖德益光矣天下幸甚 等幸甚

請救建言諸臣疏

蕭如松年二月十一

臣等待罪南臺接得邸報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孫繼有廣西司郎中譚一召吏部驗封司主事安希范各因疏論 廷處高攀龍楊應宿等事語侵元輔皇上罪其狂瀆將孫繼有降極邊雜職譚一召安希范革職為民俱奉有 旨欽此夫前項會處事情皇上所獨斷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乃疑元輔王錫爵票擬而語多侵之則降職削籍皆其自取 等似無容贅然展轉伏思有不容終默者蓋人君以集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眾思采公論為兼照之明以敬大臣體羣臣為兼容之量明能兼照則是非邪正悉無回互而佞人不得遂其姦量能兼容則中外遠邇咸無廢棄而正人始得盡其用此古昔盛時所為協人心而致盛治率是道耳頃者郎中楊應宿鄭材因吳鎮奏婚事情初上論綱常一疏人心非不是之其後罵詈堂官誣排眾正一切險詖瑣褻之言形諸奏牘天下洞見其小人之態而公論所不容矣行人高攀龍疏及之則降職御史吳弘濟剖分之則削籍臺省諸臣是攀龍非應



宿救弘濟則各加重罰而應宿竟止調降鄭材且調之南中夫使材而賢也則北可也南可也材固犯公惡者南都豈納汙之所哉從來清議出自南都大小臣工聞諸臣之處分固不相顧駭愕彼三臣者遂憤激不勝而陳言矣此其狂瀆之咎安所辭之若謂其明姦黨惡其排善類希旨援引如 旨所責者則三臣所未有也夫楊應宿等處分之事本是 皇上親裁而三臣乃侵及輔臣亦自有說矣蓋 廟堂之上事無大小 君主之閣臣輔之語曰為君

皇明留臺奏議

不屬類卷十一

臣

難為臣不易而况相道有關君德則君之一舉一動輔臣與有責者自古英君誼辟其於用人行政之間多有因啓沃而協人心者明係輔相所為也乃人不歸美乎相而曰人君聖神之獨運亦有厭救正而拂人心者若與輔相無與也乃人不歸咎乎君而曰相臣匡弼之有虧故孟軻氏論相道亦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而獨以格心定國之功歸之大人前項票擬雖非出自輔臣而一時之處分未當各官之邪正此三臣之所以因迹疑心而責備元輔者過詳也夫元

輔為 皇上心膂倚毗殷隆其自任之重人所夙仰頃觀泰交一疏思以和衷明公道一疏急於起廢則其論思密勿所為與 皇上相弼違當無缺者使三臣所言而是輔臣將受益焉抑所言不是輔臣固無損也大臣其心休休容言納善皆其分量 皇上欲隆重元輔惟在言聽計從使 朝政清明天下不得指隙而生議最為要務奚必去此三臣以為安輔臣計乎頃於邸報中見元輔以寬妄言請而 皇上以雅量稱之則知三臣激切之言非必不可原

皇明留臺奏議

不屬類卷十一

臣

之過矜憐而寬宥之是在一轉移間耳如以為必去此三臣而後可以安輔臣之心則人將疑輔臣之不受人言而徒以虛留塗天下之耳目是輔臣之心反覺有不安者 皇上縱不為三臣惜獨不為元輔惜乎况今災變日報海警未寧盜賊橫興民窮財匱此不獨 皇上求言之日而亦輔臣延納之時若使朝進疏而夕罷官竊恐人人相率緘默以言為諱忠直從此阻塞佞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深察楊應宿鄭材並犯公論



而鄭材調南非宜另加處分以謝天下至於高攀龍  
吳弘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諸臣原為疏論楊應  
宿事情所累而其心之一念忠懇無他大開  
聖慈亟賜矜宥將降職者復其官削籍者登之用庶  
幾上有公論下無棄才世道躋於蕩平 聖德光  
於覆載而雍熙悠久之盛治可必於今日矣 臣等干  
冒天聽曷任恐懼懇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四十一

救言官疏

孫居相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閱邸報見山東道試御史劉九經  
疏論刑部侍郎董裕通政使沈子木詹事范醇敬不  
堪銓二因及工部尚書姚繼可推舉市恩蓋風聞言  
事有見必陳諫官之職宜然耳我 皇上留中不  
發業已置之度外初非有心以處九經也比繼可具  
疏自陳惟欲辨明心迹亦非有心激 皇上之處  
之也顧我 皇上優禮大臣不欲以一言斥去慰  
留繼可而于九經重加降調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安繼可之心耳乃 臣竊謂臺臣之職在于進言大臣  
之分在使臺諫得進其言 人主兼收其美方為  
相成盛事今以繼可自辨之故而降謫九經是  
皇上本有優容之意而翻蒙斥逐言官之名繼可雖  
無報復之心而竟負鉗制言官之罪無論繼可之心  
不能自安即董裕等之心亦何能安是以連章累牘  
各求引去非但有激于人言亦謂以已之故致譴言  
官仰累 聖德實無顏立于 朝端之上耳故矜  
宥九經不獨存言官之體亦所以安四臣之心降謫



九經不獨折言官之氣適所以速四臣之去况御史  
 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利弊時政得失百官邪  
 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立言  
 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言之而當則用其  
 言而顯其身言之不當則略其言而寬其罪未有官  
 之使言而又禁之使不得言者今九經職列臺班言  
 非出位彈論方脫于口而貶謫隨及其身其無乃非  
 設官求言之初意乎 臣竊有感于 先朝之事矣  
 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言事煩數 仁宗將罪之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卷十一 甲四  
 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  
 言者將懼矣 仁宗遂不罪謙特免其朝參專令  
 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  
 自免戈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  
 草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勿以謙為戒  
 此 祖宗盛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  
 也若因九經論人而遽罪之 臣 恐罪一言官而人皆  
 以言為諱倘後日有大奸巨惡蠹 國害民誰肯復  
 為 皇上言者 臣 不敢為九經惜一官而言路從

此遂壅誠可惜也伏願 皇上反優容之初意察  
 辯者之無心 寬宥言官免其降調則不惟九經  
 感激圖報而四臣由此少安其位諫官由此益矢其  
 謨君臣都俞大小協恭遠近傳之以為盛事青史書  
 之以為美譚其 聖德 令聞寧不與  
 祖宗濟美帝王匹休哉 臣 不勝懇切祝望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五類卷十一 甲五



請宥直臣疏

孫居相

臣等竊惟今歲計事半年始完雖其間不無少違

祖制然 聖主獨斷於上群情懾服於下夫既聊

且稱結局矣頃從邸報中讀

聖諭知劉元珍龐時雍兩奉 嚴旨處分輔臣救

之不聽也臺省救之不聽也豈惟不聽反加重焉救

者且罰俸有差焉赫赫 天威中外震疊小臣何

敢復置一喙竊思 臣等以言為職雖斧鑕在前猶不

敢避矧 上有明明之君下有休休之相又何敢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四六

以言為諱者 臣等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

情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 臣等姑無遠

引前代即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自文武群臣以

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

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閭閻無不達之

情 廟廊無不究之澤治成化洽有由然也今元

珍時雍雖非言官然列爵郎署似與軍民匠役人等

不同彼其目擊時事各效讜言雖言人人殊意在納

忠則一我 皇上默察其忠潛行其意決數月不

決之疑了半年未了之局說者謂已略用其言矣語

曰用其言而顯其身非今日之謂乎乃不惟不顯庸

之且降黜加焉 臣等想二臣建言時已置功名於度

外今茲之處適足遂其初心可無遺恨矣獨念賞罰

不當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勸懲無策

祖制從此陵夷臣工從此解體毋乃不可乎况優容

直臣非但容賢亦以養賢昔人謂平居無直言敢諫

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邇來 國家多事

皇明留臺奏議

後直類卷十一

四七

皇上數以為言幸有直言敢諫如元珍時雍者正宜

多方培植以需異日緩急之用乃切責而降黜之則

人將習為諛佞詭隨儻遇 國家有事竟將何所倚

藉乎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

也是可深長思矣夫衆臣皆謂二臣可原我

皇上排衆言而必欲處者豈以不如是不足以安元

輔之心乎 臣等竊以為過矣蓋輔相之道貴於集思

廣益休休有容即元輔亦自誓不傷言者一毛又曰

不傷一人今因二臣直言而重處之則所傷奚啻一



人一毛是元輔之言不信於人而元輔之心滋不安矣况二臣之言亦輔臣之所常言者如元珍謂察臣宜去而輔臣亦謂宜去時雍謂時政宜更而輔臣亦謂宜更如以二臣為結黨為挾私則輔臣亦結黨挾私乎於此可以明二臣之無罪矣臣等恭繹

聖旨有曰閣臣職在密勿時進獻替之忠言其可不行止出朕裁斷又若將以此重二臣罪而為閣臣解者獨不思 皇上居萬乘之尊為四海臣民主言

明正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天下萬世且從而評議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早八

之臣等誠不知閣臣之在密勿所獻替者何事但據邇來耳目之所覩記亂政亟行常政俱廢並未有一善言善言可以光史冊而垂美名者豈以閣臣之所不居而 皇上獨居之乎天下後世將以 皇上為何如主而甘冒不美之名也竊為 皇上惜之嘗謂廟堂舉動論臧否不必辨有無政果臧歟君任之可也臣任之亦可也苟弗臧歟臣居之不可也君居之尤不可也今明知其不可而陰避之致令 聖主獨當其咎輔臣之心安乎不安乎故臣等謂欲

安元輔之心當行元輔之言欲行元輔之言又當自宥二臣始蓋宥二臣即所以留輔臣也不然忠直被黜議論叢生元輔雖有救揭人且疑為陽救陰排元輔雖有敷陳人且目為空言無補

皇上安能人喻戶說而為元輔白心跡元輔亦安能以不白之心跡而強顏立於百官萬民之上也乎哉臣等謬列言責願效朴忠若此非為二臣計為元輔也非為元輔計為 皇上也伏乞

皇上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 矜宥直臣免其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一 早九

降調或薄罰其俸少示裁抑則不惟二臣感激聖恩益圖報稱即二三輔臣以及內外大小諸臣亦莫不鼓舞懽忻共襄化理 明旨所謂維新庶政協和萬邦者意者其在斯乎意者其在斯乎臣等不勝懇悃候命之至



有言官以培國體疏 譚希思

竊惟 國家之命官以諫也所以防天下之壅蔽人  
 臣之敷奏以言也所以廣 主上之見聞臣之言  
 有得有失然必其言無不盡而後天下有所忌而不  
 敢肆 君之於言有納有不納然必其言無不容  
 而後臣子有所恃而不敢隱此 聖君良臣相與  
 有成 朝政整肅權無旁落世道所以日躋於昇平  
 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 摠攬 朝綱頃歲憫言  
 者非罪 召遣戍降罷諸臣而還之職中外臣民靡  
 皇明留臺奏議 搜直類卷一一 五一

不舉手加額彈冠相慶仰 離明之普照幸  
 乾剛之獨斷以為唐虞三代之治可計日而成矣臣  
 等侍罪南臺蚤夜勤思方圖竭罄愚悃求少裨 國  
 是者以效涓埃之報于萬一近接邸報見御史孫繼  
 先試御史曾乾亨各具疏叅論兵部尚書張學顏伏  
 蒙 明旨切責降調臣等何敢復贅但惟二臣以  
 言為職者也斥逐之典行則敢言之氣沮敢言之氣  
 沮則承望之風熾承望之風熾則壅蔽之途開往者  
 言官遵廢以諫為諱致使三四匪人多方將順阿逢

風旨維時催科促迫丈地騷擾贖錢之增甘心聚斂  
 書院之毀幾乎坑焚公私告急閭閻稱置彼其際諫  
 官不敢言 輦轂不得聞則以諸言者之氣已先喪  
 耳向使諸臣不即就斥則元氣消索之狀在 廷必  
 能言之 皇上必及時聞之又安至忠良憂嗟海  
 隅愁歎至此極也往轍不遠挽回無幾今以一學顏  
 之故旬日之間三斥言官竊恐敢言之氣從茲消塞  
 彼性忠義者無論已其他功名之士多所畏忌將禁  
 口卷舌僅僅自保誰肯復陳讜論犯逆 鱗以自取

皇明留臺奏議 搜直類卷一一 五二

叵測之斥逐哉讜論撤則承望壅蔽又將接踵而出  
 未可知矣善乎唐臣陸贄有言曰趣和求媚人之甚  
 利害焉犯言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  
 以美利利之猶恐忠告之不既况有疎棄而加損者  
 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是獻  
 替之與采納交相益之道也臣等願 皇上熟計  
 乎此弘納諫之懷開宥過之門使含靈之類曉然知  
 汪洋之為 聖度又知直言之為 國華而察邇  
 言之虞舜聽輿誦之晉文不得專美於前代也如蒙



矜察狂愚勿泥 成命 霖雷霆之威復  
二臣之職歸天下之心不但耳目之臣感 恩圖  
報彼聞風歡頌仰 大聖人之作為者合 朝野  
如一轍矣其於 國體 聖德豈不大有補哉

皇明留臺奏議

後江類卷十一

五十三

請寬建言科臣疏

李雲鵠

臣惟 國家之治亂係言路之通塞此自古英君  
辟未始不雅重之凡所以作其敢言之氣而寬其狂  
直之罰者靡不周至豈區區為一言官哉其為國家  
慮至深遠也 臣適因母病驚懼成疾前已具疏陳情  
正在杜門候 旨忽接邸報見首輔沈一貫蒙  
皇上准給假去矣南科 臣陳嘉訓之論列一貫者  
復蒙 旨降三級調外任矣 臣伏枕莊誦 給  
音其放首輔也 竊頌 皇上日月之明其處嘉  
訓也 竊察 皇上雷霆之威復何敢置喙惟是  
此一舉也所關于 國家者甚大 臣安敢無說而處  
于此項自首輔請告以來觀望不決道路喧傳煩言  
嘖嘖以故前後諸臣有聞即告誠有不約而同者蓋  
嘉訓祇知受若職而盡若事不知 皇上之待首  
輔乃欲存其體而畧其私此嘉訓之愚直致于上干  
天威耳且 皇上以南科處嘉訓非欲其言乎今  
言矣而輔臣以一激去非行其言乎若既以諫行蒙  
恩又復以諫行蒙罰無論不測 恩威嘉訓莫知

皇明留臺奏議

後江類卷十一

五十三



所指恐後來諸臣亦將無所據以効忠也少霽

天威以從寬政實所以為言路計矣矧正直之氣作  
之難而沮之易常人之情附之易而左之難自非真  
心為國付功名利害于度外者不能自非人主加意  
容直豈能得之願指氣使之輩故嘉訓今日之直實

皇上培植之而尤願 皇上寬假之以為臺省

諸臣倡也不然言官以言去言官以言閣臣去完兩  
年未結之局清政本久清之地嘉訓即去亦榮第恐  
言官以嘉訓為戒則噤口卷舌之風成明目張膽之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氣少倘有大奸大惡誰肯為 皇上極言之此其

關於 國家者何如而 皇上可不念及此耶故

處一嘉訓曾何裨于首輔而 寬一嘉訓實有利

于 國家 願 皇上獎計之矣且邇來臺省落

落南省才兩人耳今又去其一一切省務得無叢脞

乎是為衙門計嘉訓之留亦有不容已者至首輔居

恒自誓原不欲傷言者一毛豈以去國之日遂易其

始願耶則 少寬嘉訓亦所以為一貫計也然臣

因是而尤有懇焉言路閣臣並重者也臣于言路既

望 皇上亟于惜才 于閣 尤望 皇上亟于

論相今閣臣去而論相此其時矣詩云秉心宣猷考

慎其相蓋慎之也今海宇多事救時之相最急則

東閣之選必素負東山之望者而後可倘一不慎推

及匪人將後日議論復生又煩 聖主處分非計

之得也合無 明勅在廷諸臣務舉清公直亮之臣

以助勦密勿勿得阿私所好致累 聖明是謹始

慮終之道也故敢因觸事而併陳之伏乞 皇上

念言路之當重 惜直臣之難得寬宥言官准復原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職或量加罰俸少示裁抑則嘉訓將益勵感 恩圖

報之忠而 皇上更增 主聖臣直之美豈非

熙 朝一盛事哉 臣 無任懇切祝望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二  
民隱類

乞大賜蠲恤并查議考成疏

郭惟賢 隆慶年河南道

乞寬恤疏

林應訓 萬曆年

陳未議以備採擇疏

孫惟城 萬曆年湖廣道

救荒裕民崇儉足國疏

陳邦科 萬曆年湖廣道

水旱異常乞賜極救疏

林可成 萬曆年江西道

敷陳救荒要務疏

黃正色 萬曆年山東道

蠲豁馬價疏

彭而珩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之二

乞備荒停刑疏

劉寅 萬曆年山東道

乞肅吏治以蘇民困疏

黃仁榮 萬曆年廣西道

請緩征弭亂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乞大賜蠲恤查議考成疏

郭惟賢 萬曆十一年七月

臣于本年閏二月由浙江復任道經三吳一帶地方

屍棺蔽野比屋漂沒井里為墟蒿目怛中詢之民間

則曰吳地連年被水也去年被風潮蟲傷歲復不稔

也以故道殣相望民不聊生 臣心切憐之嗣後聞撫

臣郭思極奏 聞請蠲 臣意 聖天子必憐此

一方民破例大蠲以溥還定安集之仁也續該戶部

開款題覆奉有 欽依其所蠲之數 臣不得知其

詳但聞蘇松小民嗷嗷缺望以為 聖德如天而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之十二

蠲免甚少澤不下流也 臣以此必限于常賦或難處

補者及今閱邸報戶部覆議陝西巡撫蕭廩之疏奉

聖旨是延平等五府災困異常免過民糧准動支太

倉銀兩照數全給其西安府應免災糧依擬量給各

抵補欽此仰見 聖明加意元元邊陲萬姓欣然

有更生之慶矣但 臣竊謂均之赤子也均之重災也

處補之惠獨行于關陝而不行于蘇松是 蕩恩猶

未盡洽窮民猶未盡蘇也夫 國家經賦原有定額

款款而派之歲歲而徵之在小民為惟正之供在官



府有催徵之責安敢求免然而邦之本惟民民之託命惟君苟其佔危不安而無以自存則其勢不得不於常賦之中爲酌盈濟虛之法而使民命有所託以生全者今財賦之地莫過蘇松而民之窮亦莫過於蘇松本之俗侈易費齊民無蓋藏而賦額大重十倍他省非遇大穰卽難以完官數年災沴相仍民不堪命撫臣謂其訟牒中艱苦之狀至不忍讀者太倉嘉定之間計無所處官爲借庫銀代完兌米州縣最近民者儻民間有所出辦彼安肯坐視而至動官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

帑乎至于動帑而民之損瘠可知也旣不能兌糧而他又可知也民之出賦于田猶取漁于澤澤無魚卽竭澤而捕何益也民窮財訕雖弛征調猶恐不能安全復拘於常賦之一定而必欲征之是將使之殫其地之出乎而地無所出矣將使之罄其廬之入乎而廬無所入矣尚安從取辦輸公賦耶彼有司者雖權借庫貯應燃眉之急勢必日比以追補之比追不已必至筮楚筮楚不已必至逃竄逃竄不已必至相率潛伏萑苻者此甚可慮也臣謂與其征之而無益於

征孰若蠲之而足以爲惠乎今夫富人有一千畝之田而授之耕者歲收其田之入以爲常間有不稔亦置之不取以紓其困而繫其心使必責之一一盡輸于我也彼有逃去而已耳夫民之輸公家猶是也我聖祖當御宇之初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彼其時創造之始豈不稱煩費倍今哉其常賦豈不斂額有定哉然賦愈蠲而未常不足於用者則爲其視天下爲一身苟有疾痛如同已出故常酌量于有餘不足之間以樽節愛養之也方今宇內恬熙太倉殷富足當九年之蓄卽此所蓄積者而通融權處以補給一二郡應蠲之糧尚何損于國儲之萬一旦一舉而所以蘇民生者在是所以培邦本者在是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

皇上何憚而不爲也天下之患莫患於下有疾苦之狀而上不知旣知之矣然猶限於有常之賦而不急遺黎之急反裘負薪豈所望于聖明視民如傷之世臣待罪言官目擊其事是以不敢隱諱于君父之前也伏乞勅下該部覆議如應倣延平等處及西安府動支太倉全補量補之例將蘇松十



年分錢糧蠲免另行處補庶孑然之民得以煦沐于  
皇上之湛恩所謂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者在是矣再  
照取民有制則其取易供立法適中則其法可久自  
往時輔政者以考成之法繩天下地方諸臣奉行太  
過文罔日密民命日殘說者謂海內元氣虛耗多由  
于此臣以考成之舉官不廢事事不逾期其用意固  
亦無惡于天下但行之而善為虞室屢省乃成之遺  
行之而不善則不過一韓非督責之餘術耳其最不  
滿人意者令戶部註冊送閣查考是則以政本之地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二

四

兼錢穀之數以燮理論思之任而預天下之經費臣  
以為此非養閣臣之體也夫稽四方之登耗覈錢糧  
之完欠者大司農事也事有司存即專責之自足以  
為治何必躬自督之而冒越俎之嫌也昔漢陳平對  
文帝謂錢糧有主者責治粟內史至今以為確論方  
今 聖政維新一切煩苛悉從蕩滌固不至如曩  
者之操切且錢糧應否止責計部其送閣冊籍應否  
停免併其餘各部考事例乞

勅輔政大臣通行會議停妥以垂經久庶乎分守可

明事體可一人人皆得盡其職以自效而天下之治  
將不勞而舉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五



乞寬恤以安地方疏

林應訓

萬曆八年任

臣於本年四月內巡至蘇松等處勘劾河工不意閏四月二十五日以來天雨傾盆連旬不止江湖湧漲道路悉滄暫回南京雷雨倍作京城內外街衢隄岸率多漂溺水勢不退於五月十一日牌行按屬蘇松常鎮四府水利官查勘各屬田地有無分數具申報奪去後續據各府水利官奉 臣牌查水患因由與各府呈報相同各呈批行蘇松常鎮兵備道并該府縣覆勘尚未詳報 臣自念待罪蘇松等處水利四年於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六

茲矣濬治之工罔不殫其心力復因去年淫潦之後多方諮媿濬治浦塘加築圩埠凡以為捍洩備也自期非有大災可保無虞矣不揣今年復遭此患雖據各屬報災災不過數縣其餘尚多申報無恙而 臣之奉職無狀其何以自諉耶 臣以去年曾以災請仰 荷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 垂察狂瞽微言特下綸音禁亂民議蠲賑東南赤子遂得保全至今日又復敢有所冒昧陳乞哉切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不思亂者恃有 聖人在上為之扶植

而全安之也蘇松諸郡連年歲祲方今被災之民咸盡力于植時之務而弗欲有亂萌者亦恃我

皇上聖恩浩蕩加意窮民而

明旨森嚴在人耳

目也知有嚴禁故相率以守

朝廷之法思有厚恩

故相率以待有司之

請苟 臣

不以轉聞乎

上則是下有窮民而情不上達上有

聖主而澤

不下究有臣如此將焉用之 臣

是以不遜煩瑣復有

所竇議者有曰今歲之災尚不至如往歲之甚且分數未經勘報胡以輕數為也 臣

以為不然譬之人也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二

有血氣尚壯而驟得風疾者病勢雖危而藥之尚易至如久病者精氣已竭方在呻吟而風疾復有傷之即盧扁亦望而驚矣往歲之災驟病之症也故今歲之一分抵舊歲之數分今歲之二分抵舊歲之十分使不亟為之所萬一秋期已過蠲拯不下事勢轉迫致有他咎將誰諉耶若夫上元乃京邑根本江都為南北咽喉被災獨重所當一體寬恤者也除災傷分數容撫臣勘實另奏 臣謹以被災緣由先期具報并蠲賑二事采之輿論酌之時勢補偏救弊立款以



請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如果 臣言不謬 亟賜施行則東南之民幸甚 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蠲以救窮民惟今年各屬被水雖不稱為全災然其被災特甚者據一郡言之如蘇之常熟常之江宜鎮之金壇是也據一邑則如吳江之十八等都長之十二等都華亭之近於泖澱浦黃等保是也上元江都類皆如此夫一邑災甚則一邑之錢糧無所出矣一區災甚則一區之錢糧無所出矣向隅之泣誠

皇明留臺奏議

八 民隱類卷十二

八

為可憫往歲雖有蠲免率諸邑而皆灘之是以恩有偏枯全荒之區每畝尚徵銀一錢六分以上夫熟田得蠲數分不得為惠荒田即欲納一二分且無所辦矣况不止於是乎為今之計宜行各撫按嚴責所司據實定蠲田果全荒即與全免半災者量行改折無災者照舊徵收至於災輕縣分不得比例攤平然有捏熟作荒者里排重治而官吏以不職論斥庶熟田不至倖免而荒區之民得受全惠將來免於追呼刑杖之苦此固無私之仁至公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賑以收實效 臣惟江南水多發於插蒔之時而秋苗未長易為淹沒故雖有河以洩水亦必有圩以捍水 臣於去年以來加高築圩除各縣盡責民力外即如武進無錫之蕪蓉湖汙崑山縣之西北等圩一則工程浩大民心弗齊一則村落用窮民力弗能措用隨該府縣之議量以備賑米穀賑之小民相勸於工而各區之田舊歲被淹者今皆得圩以救秋成可望此其明驗也往歲蘇松之屬破格議賑不下二三萬金矣給散之時小民未必親領侵冒者未必全無

皇明留臺奏議

九 民隱類卷十二

九

至於鑿封之間吏書匠役抵換欺匿無所不至 臣偶巡歷崑山曾究其人寘之於法蓋官有所散而無以稽其實故也先時曾為議於此者似非原題之言遂寢為今之弊耳宜行撫按查處堪賑銀米發督有司踏勘極低田地賑此荒民築此荒圩即使中間侵冒之弊則因圩岸之工可以考其虛實也此民有所濟以為生土有所籍以興利其視 請省賑濟事無實效者不侔矣伏乞 聖裁



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孫惟城萬曆十四年四月

臣待罪南臺頃以考滿進京伏覲 皇上軫念連

日塵霾蔽空諭令各該有司條具民瘼 不勝鼓舞

以為 陛下勵精圖治洗滌吏風加惠元元海內

稱治安矣而風霾一作輒塵 聖慮且惓惓為生

民之計此堯舜病諸之心文王如傷之視以是憂民

民生何弗安也以是格天天變何難回也 雖辭

闕在途然伏念 聖諭諄諄苟有見聞尚可緘默

臣竊思之今天下病民之政節年條議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一

陛下亦多允行矣豈宜有弊端未去而民間疾苦未

聞者乎然有四事焉或人言之未及或及之而未行

或行之而未至民瘼之所當察而不可不急為之所

臣請冒昧歷陳其說 陛下試垂聽焉 所謂四

事者何也

一曰禁投櫃以息朘削之端 二曰寬考成以杜科

罰之害 三曰贍疲驛以息累逋之困 四曰恤收

頭以免蕩傾之禍夫惟正之供不能不取諸民而一

法之立恒一弊生焉不可不慎也 國初錢糧催徵

責之保里坐取委之大戶有司者驗比之而已故上

無所容其侵謀之奸而下亦安妥及後好事者創為

投櫃之法防人之索壓而絕其侵欺而不知巧取之

吏遂相率視為利孔矣故投有加二加三者有加五

加六者賦一費倍而戶人轉辦則難下歛怨而上比

責而保里陪納則難悉民間之膏脂幾何不為私囊

之贏餘哉此法初行於江南耳後侵及於北方而北

方咸受其病何也大戶勒索猶可訴之於官官則誰

敢與抗大戶侵漁猶懼有官法治之官則何所于畏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一

故 臣愚以為此法不變民病未可瘳也為今之計莫

若行令撫按凡有司徵收一應錢糧除南方行久人

情相安者量從其便外其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仍令

照舊大戶坐收惟隨收寄官庫俟其通完原封領出

傾解官耗重者懲治之自始至終官不得染一指焉

則朘削之患與花費俱絕而民庶不苦于輸納矣 臣

之所謂投櫃當禁者此也夫刑所以弼教非所以富

國也撫按有司自理贖贖 國初存留貯庫正項支

銷原無定額自嘉靖間始行摻括在撫按者解濟邊



儲在有司者積穀備賑後又定為額例最後則其數層增矣夫刑清則民安而限以贖刑之緩欲其不煩于刑胡可得也訟簡則民安而責以理訟之科欲其不貪于訟胡可得也比廉吏苦難奸吏借口而濫受詞訟橫肆科罰刑之所以日滋矣解濟多于上而民力竭於下所積者未必能救萬民之饑而被罰者已踵受其破家之禍雖經 明詔量減然額例猶存而禍端尚未已也 臣愚以為自今宜稍寬之撫按賊罰多則解少則寡解亦常存留其半以備地方之急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二

有司積穀多固為功少不為罪使得遂以寬民勿拘考成之例則天下明知 朝廷之德意期在與民相安於無事而不在於賊穀之有無由是上而監司下而有司皆愛其民而所謂詞訟濫受查盤多問罪名不恤一路之哭者其弊皆可漸次消除矣 臣之所謂考成當寬者此也驛遞之設所以通天下之往來而今之地方冲疲告病者則十邑而十然矣夫驛禁既嚴而驛費必減宜稱裕可也乃反日益告病此豈獨應付之累哉則以南馬之工料不足故耳蓋驛遞之

費莫重於馬而馬夫召募之工料半出於江南半出於江北邇來北價猶足南價則歲歲拖欠矣彼之拖欠固當體其所出之艱而北之客使絡繹焉能一日不費况又有已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乎一歲所當半歲不贍急于目前而曾不得給領于日後客使一臨其勢不得不重息以稱貸日積一日出息愈多而坐困愈甚有司懼其逃竄或強取鄉民之有力者以充其役而利其包賠十役十累無怪乎衝途嗷嗷者之眾矣 臣愚以為蘇北地之疲民莫如先清南馬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三

之工料徵在某處某處該徵其數或附入考成或以別項錢糧南北改撥務使工料應給各驛者每歲常完而無欠而又以時給之寬其苛削則衝疲之民可以免於逃累是謂贍疲驛也亦除民病之一端也民之害莫重於偏累而偏累之害莫重於收頭則今之所以為民病者蓋不惟徵斂之急而已今之收頭之害 臣固不暇枚舉姑以一二言之如南京侯伯祿糧一兩重壓二錢內官監白米三兩重壓二兩解京金花一兩重壓五錢甚至不才有司借出公費而折色



之收頭累矣南糧監兌需索於官旗河南席米把持於請托臨清等倉米麥積猾常例不下數十餘種加以碾晒浪戾虧折而本色之收頭累矣一收頭累則一戶窮一歲而數十收頭累則十歲而數百戶窮矣盡天下州縣之民家有蕭條而戶無興起者其弊蓋坐此乎今議者欲槩條編之法其意固善臣以爲條編可行而本折之收頭安得盡廢病痛殊未消也何也毫釐增損何所輕重于民而蕩產破業未容坐視其累故臣愚以爲收頭當恤也恤之道無他調停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二

四

之而已矣嚴禁之而已矣解京錢糧皆交戶部而南京侯伯之祿內官祿米等項何獨不然一歸戶部收支則彼指壓者無所滋其弊矣南北月糧多從改折而臨清等倉米麥獨不可比例而通融之乎願改折者改折則彼積猾者無所肆其他兌運需索之例蓆米把持之奸凡可以作弊而爲上納害者悉責司計之臣嚴禁而重處之即以是考其功能則弊端清而收頭庶乎不累民間之就窮者漸少是謂恤收頭也最除民病之要務也夫是四者或害生於法行之弊

或害存於弊治之久其務雖小而其所切於民生之利病甚大皆閭閻所恒疾苦亦臣耳目所親擊觀臣願陛下之無忽也然臣又有說焉邦本在民治民在朝廷民之力可盡而不可繼朝廷之用當節而不當糜陛下亦觀今之海內乎江西則有燒造之累蘇杭則有織造之累蜀楚則有採木之累畿輔徐邳則有採石之累曾有一處之不勞於役乎火炭添取熟銅添取御馬草料添取川扇添取天燈工料添取曾有一歲之不增于費乎故請蠲請賑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三

五

陛下雖俯從矣而當事之邑與任事之人獨受其累者未必得聞于上臣以爲尤當加惠也減織造燒造陛下雖已行矣而無益之費事在得已若天燈之累者尚見憂愁於下臣以爲不當止于量減也什一關市不可以待來年王者量入爲出我太祖頒用之式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乎臣願陛下內庭諸費悉以稽之臣祖制所有斯必用而不吝祖制所無雖欲用而必裁則用於得已之中必尤有出於一時之私恩左



右之妄請而義在所必省者夫節財則贏濫用則縮而一訕于上必竭于下 陛下之取用常省則民生之愛惠愈無窮矣如是而中外承休四方傳頌和氣流通天變不作太平之治未有不樂享者也 臣狂瞽不識忌諱惟 陛下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十六

陳救荒裕民崇儉足國疏 陳邦科 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臣惟自昔 帝王之世不能無水旱之憂是有災非治朝諱也然偶災而復稔則殘息可以苟延北歎而南豐則徵輸可以不乏民貧而國富則蠲除可以少甦乃若今日之時勢艱危 皇上以為何如哉

夫十餘年間無兵革而民已窮不旱澇而財稱訕人情洶洶已無聊生之狀矣乃歲以來災異屢見山陝之間六年不雨野無青草疫癘盛行死徙流亾枕藉道路迄今尚未卜收成粒食之期東南幾郡若蘇松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十七

寧太及加湖財賦居天下之半適年疊苦水淹所以收成不及十之五而今歲霖雨異常湖河泛濫田廬漂沒禾麥俱空又數十年未之有也往歲西北旱荒蒙 皇上憫念元元賑粟銀不一而足近見戶部上會計數歲出所入幾二百萬太倉之積不滿三百餘萬傳記謂國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况所蓄不支一年此尚可以為國乎今日不議蠲賑則民命莫支議蠲賑則國計無補以南北俱災之時值公私交困之秋人情苦於倒懸公廩等于屢空豈非賈生之



所欲痛哭流涕時哉而 皇上安得置之晏然當  
事諸臣亦安得視之泄泄也臣反覆思維濟目前之  
急有法當酌議例當通行禁當申嚴惠當核實恩當  
破格者五事皆所以爲救荒之計也而至于經國用  
以免匱乏則莫先於 皇上之節儉焉臣嘗聞縉  
紳之議有謂 國家毋輕改折蓋穀之所產無窮銀  
之所積有限折色則穀賤穀賤徒能傷農而輸太倉  
則民亦不匱乏此亦宏遠之識深計長慮也然在平  
時可持此議若今日時勢又不可膠執矣蓋地方顆  
粒不登小民糊口無策而責之以必令輸粟太倉陳  
陳相因俱可銀給而拒之勿令折銀豈非強民以所  
無而於 國家亦無甚利焉民何以堪乎故臣謂災  
傷之處除蠲數外若漕之難盡免者莫若暫從改折  
以寓寬恤其無災之處不得一槩輕改致虧儲蓄此  
折兌之法當酌議者一也向者春荒淮揚督撫臣曾  
題留米四萬石濟地方之急而米價遂平民甚便之  
今運道經由之處災荒日甚米值倍增乞  
飭各省地方撫按願借漕米濟急者許照淮揚之例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八

如數措處折銀解還太倉准其留米運赴被災州縣  
陸續以粟價補庫其山陝河南雖離運道稍遠然一  
自徐州抵汴一自臨清衛河之衛輝彰德懷慶而轉  
之大河達河南省會由此而上便可運及西安若西  
安少餘則全陝就食之民庶幾獲濟豈非拯救之一  
切務乎此借留之例當通者一也春間蒙  
聖諭處積米穀地方閉遏隣境糴買殊失 朝廷愛  
民均一之意着各該撫按官曉諭禁約務令通融協  
助大哉 王言真救荒之要策也奈何地方官各  
私其土 諭旨雖嚴過糴如故上官問一語問之  
則動以本處不足爲詞以致豐收之所粟狼戾而不  
售災歉之處民貴糴而無從相率流亾職此之故乞  
皇上八語嚴勅各省撫按官密訪所屬郡縣有仍蹈  
前徹者不時叅法其各處關隘但遇米穀船隻即時  
放行不許羈阻蓋商民販賣米穀必因本處價賤以  
故裝賣遠方若本地米少價高則士民必不輕粟而  
商賈轉賣利微卽驅之不肯遠販又何事阻遏之乎  
此過糴之禁當申嚴者一也偶災地方隨銀米皆可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十九



賑矣而山陝等處連歲不收公私積粟俱竭縱傾帑藏以給之小民得金不可療饑徒增米價之貴騰而已今後乞 勅該部及撫按官凡迭災地方毋輒議賑銀或發臨德之米或查庫貯堪動銀易粟於有收地方務使饑民得沾實惠不致懷金枵腹轉為溝瘠此則分賑之惠當核實者一也山陝地方小民株死不贍雖欲不蠲且無從追納矣若蘇松等處額數太多即不能起存全免而今歲之災迥異常時倘一切追呼不置非惟剜肉難完抑恐激生他變乞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

勅該部詳議務將起運漕糧半准改折半准蠲免其各色折銀亦酌量緩急以議蠲停不得止蠲存留致為虛惠且東南之災當嘉靖年間已曾盡蠲運計今日太倉之積數倍於嘉靖而反恡一貸此蠲免之恩當破格者一也然此皆僅揀一時目前之急耳若皇上不躬崇節儉汰省靡費則內帑坐見困詘又將以何者行蠲賑耶夫太倉歲出每年納五百萬而供皇上御用者九百萬此在豐稔平時則以天下奉一人分也詎也何敢言多寡乎惟是今日時勢民膏已

竭公貯更虛上下皇皇計無所出不能不仰望於皇上之樽節矣近者部臣言臣累疏請停織造止收買減金兩罷銅錫 聖諭不日照舊買進則曰遵旨行豈以 皇上聖明顧肯恣然於民瘼哉 臣知左右近習有執 先朝舊旨以惑 皇上曰上用錢糧從來不因人言停減也或曰停減不可開端後將援以為例也或曰今雖告免終當免強辦足也或曰始且倍數多派待後量減以塞人言也此說相沿牢不可破 臣願 皇上歷查累朝收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一

支之數遍訪 先朝公私之積有如今日之帑藏空虛閭閻愁苦者哉及今不一節省此如千金之子囊橐已空租入復鮮家口嗷嗷而猶欲執先世之故態食必萬錢衣必紈綺尚幸其家之不墜無是理也且今所懇 皇上之節省豈敢望損於正供之內必瘠己以肥天下耶惟查其無益者罷之不急者止之未甚缺者停之派有餘者減之而每年可省三之一矣以此存積則公廩充以此槩蠲賑則民命活其效豈不速而甚大耶是在 皇上銳然儆惕且身



先節儉則各監局人負亦必仰體 聖衷不敢泥  
襲故套矣臣觸事感時忠愾所發不覺詞之過激罪  
當斧鉞乞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至于國用日詘  
之故海內虛耗之由其來已漸極于今日若不大加  
講求着實區處雖欲為燕雀處堂之安已有剝牀及  
膚之勢矣并乞 勅下大小臣工各據所見用贊  
廟謨再祈申諭當事諸臣毋以天下事為一人事而  
虛心采訪又當任國事如家事而實心措處則民窮  
可甦國用可足一人享無疆之慶萬年增有道之長

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一

水旱異常乞賜軫救疏 林可成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臣竊惟我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東南財賦多出浙  
直若浙之嘉湖等府直之蘇松等府尤為財賦奧區  
頻年災傷幸而未甚僅延喘息所望漸為調劑復得  
完生豈意今歲天不悔禍水旱交侵大江以北如鳳  
陽淮安等府地方自三月以至七月亢陽不雨赤地  
千里大江以南如蘇松常州鎮江寧國太平杭州嘉  
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府地方自五月以至六月霖雨  
連旬瀰漫無際旱魃肆殃未已甚者加以黑蟲滿野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一

蝗蝻蔽天齧食禾苗不生顆粒雨師淫溢未平甚者  
加以蛟水橫流水雹搏擊漂流老穉相枕溝渠又有  
颶風大作湖海竝嘯疫氣流傳災病洊至閭里蕭索  
廬舍屆其無人烟火稀疏釜錡棄而不用使賈誼更  
生奚止涕泣而鄭俠或見胡忍繪圖臣猥以菲材誤  
蒙投擢叨任言責待罪留臺密邇災傷處所稔知淒  
楚情狀哀此顛連日夕憂戚顧念洪武二年  
太祖高皇帝詔曰鎮江太平寧國為 京師翼郡創  
業之初止此數郡供億子孫世世不可忘江左之民



於是夏秋二稅悉與蠲免是無事之時尚加拊循也  
况值今日之災傷乎又考嘉靖七年

世宗肅皇帝憫蘇松被災蠲免全稅發太倉庫銀一  
百萬兩抵補起存錢糧餘行賑濟是遇災之日破格  
存卹也况災傷之尤甚乎 皇上誠傲而行之遠

繩 祖武而近守宗法可乎 又聞山陝河南等  
處連年大旱今歲益烈雖山西雨澤近報霑足而陝  
西河南至六月尚未得災以繼災歲復一歲家室真  
如罄懸草樹亦已削盡米珠薪桂何足以喻今年三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五

月間南京戶部欽奉 皇上德旨差司官解銀一

十六萬兩賑濟陝西柰糶粒無存糴買不出見銀徒  
在無異土苴但見彼中百姓富者抱珍衣錦立斃街  
衢貧者棄子拋妻直投水火言之痛心思之酸鼻寧  
忍坐視其斃而已乎 思一切蠲除勸借召商和糴

興作鬻粥等法皆不足濟而急救燃眉之術無如發  
粟一端憶往歲伏覲 皇上念山西陝西河南等

處旱災慨然從建言者之議發帑遣賑蠲稅停征迺  
知 皇上憫念元元恩之渥也 又幡然喜曰

皇上家視天下子視萬民豈有拯援財賦淵藪之民  
不如山陝河南之民乎第恐安步徐行非以救焚溺  
之棘而勺泉掬水無以活涸轍之魚蓋此數郡舊穀  
既乏新穀不發枵腹者難以時待上戶匱乏下戶離  
此待哺者難以數計其勢誠急其情可悲不啻蹈乎  
水火而困於涸轍也伏乞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

以培養財源為急查照浙直撫按奏報災傷分數早  
賜俞允速渙 綸音發倉庫以濟民饑或賑粟使  
嗷嗷之眾及今賴全活之仁議稅糧以寬民力或緩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五

征使奄奄之民將來免暫催之苦庶幾焚溺可拯  
魚可蘇起死回生大造莫過矣蓋諸郡之恒陽恒雨  
俱在佈種之時百物既已焦枯四郊亦久淹沒縱甘  
霖大沛何補毫毛惟 皇上洪恩一布則燔炙者

舉可出諸鼎鑊而逃亾者盡可登之衽席往者  
皇上命發臨德倉糧以濟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生  
全甚眾而陝西猶未之及今聞二倉儲蓄尚有餘糧  
願照例發賑陝西雖不無轉運之煩而水程居多  
勞費先由黃河載至近陝次後從陸路輓入關



中或令該省差官隨帶車輛前來接濟庶幾億萬年  
生靈垂斃而復活百二秦關大定而不搖亦安邊濟  
時之全策也其在河南雖已蒙賑過然災傷無改於  
舊屢卹不厭其煩惟一視而同仁勿飽此而餒彼是  
則乾坤浩蕩之恩而 皇心所當加意者 臣 本書  
生不諳事務然目擊時艱心憂民隱失今不救恐生  
厲階遂竭芻蕘之愚以紆宵旰之慮如蒙  
勅下戶部再加覆議從長區處若果 臣 言可采亟賜  
施行則南北赤子俱獲更生而書稱元后作民父母  
者於我 皇上見之矣 臣 愚無任戰慄激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六

敷陳救荒要務以濟時艱疏

黃正色

萬曆十六年任

頃者水旱頻仍蒸黎失業浙直江西河南山東陝西  
等處流離瑣尾道殣相望父不能顧其子夫不能保  
其妻始而食糠覈茹草石今野無青草樹皮且剝盡  
矣始携老幼鬻男女今強食弱生啖死甚哉父子相  
食慘及骨肉矣懦者轉于溝壑強者聚而衝擊所在  
囂然人心思亂如南直之揚州上海江西之進賢餘  
干皆擁衆攘奪莫可誰何慈谿則生儒勸借士夫爵  
溪則軍人圍縛官吏頗聞震澤具區之間聚衆立號  
漸不可長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亂自古  
揭竿斬木之變皆由於此是可不爲寒心哉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七

皇上視民如傷側身引咎屢下 明詔議賑加惠

元元之意至渥也奈何天未悔禍災沴薦臻自春徂  
夏大江以南霖雨綿綿田圩滄沒淮揚以北旱魃爲  
虐赤地千里以旣困之窮民當此未回之天意夏麥  
失望秋稼未登小民訛言官司束手欲請 內帑則  
皇恩不可屢徼 內帑則告匱矣欲發倉廩則年來



搜括略盡而庫藏皆空矣欲行勸借則累荒之後雖大家巨室亦上困於徵輸下困於逋負而閭閻之積如掃矣臣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欲為權宜救時之務惟漢時入粟之令庶其可行乎昔漢文帝時賈誼晁錯以積貯為憂勸帝募民入粟拜爵免罪曾未幾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除民田租海內富庶當其時未有天災數年之水旱也而文帝猶為之況今日乎請將戶工二部見行開納事例頒示天下令納監納級人員皆輸粟本處文書類繳其所納之粟聽皇明留臺奏議民隱類卷十二 二十八

有司隨時賑饑庶納者樂輸轉之便饑者獲及時之恩此兩利之道也或曰此策若行將礙工部開納不知大工今已垂成可緩之一二年以拯萬姓垂絕之命臣知其無不可也至于贖罪之說則不獨漢有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金作贖刑是唐虞之世亦未嘗諱贖也今除徒杖等罪律有常贖及軍罪以上曾經奏請 欽依者不敢輕議外其餘有罪在大辟而情可矜法可疑其力能自贖者或罪當遣戍而法不至死者或誤問革而不當以一青棄者皆令其出粟免罪以所犯之重輕為納粟之多寡收發以賑饑民如此則上為不費之惠而亦可全好生之仁下拯垂斃之民而亦可以保無辜之命此一策也臣謂目前救荒之策似無便於此譬之醫家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入粟之說正所謂急而治其標者也若求備荒之策而永久可恃者則惟義倉之說焉夫常平義倉自古有之顧主之在官則擾令民自為之則便此固臣之所目擊者今見任南京刑部尚書陸光祖置義倉於秀水縣以三十都捐數百石皇明留臺奏議民隱類卷十三 三十九



出入斂收票約悉如前法豐年既以薄息而民樂於趨凶年自可備賑而民免於困雖有旱乾水溢不能爲之災矣且今富家之田耕種多由佃戶部內居民大率皆由此也義倉一立則佃戶永有藉而田土不致拋荒是一舉兩利將有不賞而勸者至於始事倡義之家仍令有可量爲旌賞或免其更徭則人益鼓舞爭相倡義而在在蒙樂利之益矣臣目擊民艱不勝款款謹陳救荒三策以舒目前之急以備後日之虞倘所言不謬伏望 皇上俯賜採納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一

勅下該部作速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蠲豁馬價疏

彭而珩萬曆二十六年六月

臣奉 命巡屯兼管馬政往歲巡歷泗州叅謁

祖陵其時晴霽良久而州治十九水滄公署亦在沮洳登 陵眺望萬頃滔天茫無彼岸因訪其人民

日迹月竄皆因田沒糧存力不能陪計無復之故土

臣目擊景象爲之心寒邇來聞彼中昏墊之苦較臣巡歷之日更有甚焉爲一想像輒爲流涕臣竊惟天

下之患莫大乎無民離散者無民之漸也在郡邑且不可况泗州哉泗人流離瑣尾其命不絕如綫欲爲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一

招輯計宜莫如蠲若尋常之蠲亦無當也其必破格而後可乎近該潁州兵備道副使王之猷條議拯卹之策有三一馬價銀兩宜永蠲一漕糧改折量減一協濟河夫宜免派此三議均爲喫緊均應允行地方當事諸臣諒必有采其議以 請者惟是馬價一節臣職掌在焉安敢以無言查得該州在 國初時原無派養馬匹宣德間因江南高淳溧水等縣水災將彼中馬匹寄養於州久假不歸遂沿爲額每年派納折銀二千七百五十兩後又加至三千三百六十兩



隆慶二年及派草料銀七百兩夫原無額設而陸續增之數逾四千不可言少藉令泗無水患猶慮不堪茲者桑田滄海變遷異常執續增之課而責水中之民以辦之其勢必不能矣萬曆十六年起至二十年止馬價該撫按兩次請蠲蒙 恩免免民困少甦今限期滿矣無何又開徵矣彼流移之民畏此徵求誰肯復還故土其境內予遺畏此徵求又將散而之四方則安可不及時圖之也 臣請將該州馬價草料銀兩永蠲勿徵不然則請自三十一年為始連蠲十年俟限滿另議徵豁 臣非不知 蕩恩不可以長徼第念該州彈丸之地在水中央泛濫三災慘不可言目前行諸臣相度咨議未有定策則疏淪之效猶未可以旦夕計也議遷減議開河與大工必動大眾則勞民息肩之日猶未卜也異時險阻遠矣汗萊開墾豈宜一旦可望成熟耶戶口消耗豈一旦所能生聚耶久病之夫疴羸日甚調理休息非假以歲月不可若遽責以負重實速其斃泗人亦然則一平之蠲不言久也聞太僕寺馬價積儲稍裕不以區區一州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一 三十一

之歲課為盈詘矧泗為 昭代豐鎬之地 祖陵在焉以湯沐之故而永蠲之亦不為過他處亦不得援以為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該州前項錢糧破格蠲豁庶瘡痍少甦離散漸復 國家根本之地益固而 列祖在天之靈益妥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一 三十一



乞備荒停刑疏

劉

寅

萬曆十七年七月

臣讀洪範見箕子衍庶徵之疇云人君五事修則休徵應五事失則咎徵應而王與卿士師尹隨分驗之是可見天人感通之機捷於影響君臣修省之道不容懈弛從古已然於今為要彼南直江浙湖廣皆稱財賦之地 國家所仰給者邇來數月不雨旱魃為災春末之播夏末之耘秋末之收即草木亦多枯槁井泉亦且乾渴旱之極矣而瘟疫之流行十室有九一家之老幼十去二三此固氣數使然實由在事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四

工奉職無狀所致則守法信度生養安全以下奠民庶上弭天變者不可不亟圖也 臣竊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而救災惜患尤宜蚤為規畫蓋荒政非一載在史冊與發於 詔令者歷歷可考無容再贅 臣特言竊于今日可為目前之安者夫撫按統制一方則視民饑猶已饑者乃職分之常此時宜如救焚拯溺汲汲皇皇經畫區處無所不至責令監司巡歷州縣問民疾苦查果某處災傷為重某處為輕從實具奏以為蠲免之次第又查州縣之官某為廉能某為

貧鄙嚴加戒飭以免百姓之誅求仍查各項錢糧其為當急某為可緩條分縷析以定催科之先後又查衙門人役某為民害某為冗食沙汰整肅以去城社之憑陵又查各項詞訟某為遠年某為戶婚俱令省發以免間閭之騷擾又查相連之境某地有收某地不收禁勿遏糴以為有無之通濟又查某事可積穀以備賑貸某處可勸借以贍貧乏查某興作可止以惜民財某禮節可殺以省妄費凡此皆為一時樽節愛養之法可以救凶年死亾之患而厚生之政豫矣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五

夫救之於未饑則事逸而功倍圖之于已壞則空勞而無補民饑盜起則兵戈擾攘益為不堪近如劉汝國者豈非明鑒耶夫民之疫矣而拘囚困者染疫尤甚我 皇上屢年停刑彼須臾勿死者莫不均沾浩蕩之恩 臣何敢再請以沽博大之名但 臣觀罪過大者即不時處決未嘗輕縱而監繫者則可疑之獄纏延既久非老則病死亾無歲無之况值瘟疫乎即近時有罪律不合者尚未見宥由此觀之四方之可疑者奚啻十倍 臣昔待罪下邑曾見停刑矣如四川



貴等處以道路之遠未奉部文先以決之則死而不得復生而殊恩容有未盡沾者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仁可過義不可過也臣冒昧以為大疫之歲不可無破格之惠予遺之眾不可無寬恤之澤我 皇上德并生成即再一停之所以為慈仁為天地也豈曰姑息如不可再各直省惟處一二重辟以示懲創其餘情可矜可疑律未合者法司推鞠窮詰緣情擬罪依律上 請早為開豁勿使老斃于獄為 聖世之寬抑也昔唐

皇明留臺奏議 八 民隱類卷十二 三六

太宗縱囚三百迄今侈為美談我 皇上仁聖聰明陋漢唐諸君於不為者何嫌于至再至三耶夫厚生者責在百執事飭吏之權在 上好生者機在 皇上而愛民之德格 天今明良喜起變理參贊宜乎休徵類應矣而災疫若此則克謹天戒者非今日之急務乎願 皇上致中和之極擴覆載之量俯念古今周成王有足法者昔周公進戒成王祈天永命而必以和民為本責之顧畏民巖而必以服御爭為先貴之化服臣民而歸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蓋敬者德之聚而洞洞燭燭兢兢業業惟恐一念之不公一事之不當者敬之畏也人君天之宗子惟心可以通天惟敬可以存心天體事而無不在敬當無往而不存彼自深宮內室以至大廷端拱皆不可忽之地自左右僕從以至輔弼臣鄰皆不可忽之人自語默動靜以至飲食起居皆不可忽之時自立本定國以至發號施令皆不可忽之政自尊養孝順以至燕翼貽謀皆不可忽之道於此一主於敬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可以迎嘉祥洪範所謂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者此也伏願 皇上不棄臣芻蕘之言 俯賜採擇勅下該部將臣所言備荒停刑者酌量議覆施行則於民生未必無萬一之補而四海有謳歌之慶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八 民隱類卷十二 三七



乞肅吏治以安民疏

黃仁榮

萬曆十五年九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到邸報伏覩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承天子民惟恐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乃者南北水旱災沴頻仍百姓何辜罹此酷罰朕心憫焉不寧守令爲民父母宜上德意下達民情爲職乃者貪墨之吏剝下罔上肥己瘠民或罷軟廢事炫耀博名侈費傷財阿承取悅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其間斷獄情每多寬抑撫按官亦不爲虛心聽理淹禁日久干連多人以致斃獄情由猶爲可矜所以傷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八

和致災皆由於此爾部院今後選擇守令毋用匪人阿縱不職仍嚴飭各該撫按官務在懲貪墨理冤獄舉察所屬務在有犯必懲以稱朕計安元元克謹天戒至意一應合行事宜次第修舉其欽承毋忽故諭欽此仰見我皇上一念憫恤元元之意恨不起四海之瘡痍於一旦而躋之咻噢之地雖古帝王視民如傷之心不是過也且勅部院次第修舉合行事宜知斯民更生之會將在今日然合行事宜不出在廷諸臣之所言其最切民生而爲今日之

所當申飭者則莫如

聖諭中之選擇守令耳蓋

守令之職最爲親民苟得一實心守令之吏不必斗授匹賜之爲惠而政令詞色皆惠也不得其人丘山之粟徒飽奸欺貫朽之錢徒填谿壑方今朝廷清明俊乂布列奉宣陛下德意以惠養蒼赤者固彬彬在位也而傷和致災以重爲斯民困者亦不可謂無人焉其大端則五吏不除雖傾太倉之粟而賑之雖盡起存之賦而蠲之皆屬虛文無救於下民之困苦

聖諭謂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三十九

其弊正坐於此臣請先言五吏之害而後及今日修舉之宜

一曰咎在貪吏之剝削也今天下州縣吏受賂鬻獄至五百兩其罪至于戍邊與亡命之徒竝列什伍此亦天下之至辱也然猶多冒行之何也其說有三府胥賤吏與夫以貨入官者皆得補郡縣彼知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躋於顯貴之列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其勢然也有血氣旣衰志惟在得此其初未必貪夫也不幸而歲晚途窮蹙蹙靡聘則遂以自棄



此兩者甘心於不肖者也雖至於鞭笞戮辱不足以禁其貪又直假詞訟催科以豪奪其贖緩橫取其美金若以為宜然曰吾不驚獄夫誰得而議之此在賢者且然也民財止有此數此三人方日誅月朘而無已時此傷和致災之一也

二曰咎在酷吏之驚悍也今天下頻年水旱皆窳偷生而亾積聚民散久矣是以詐偽成風訟獄滋起大者遠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赭衣載道拮拳盈犴仁人之所不忍聞也乃今之聽訟者臣每見其悍然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二

四

任意既無照覆之明淫威已逞又無見牛之痛計其民犯不過薄責一不服輒以笞掠定之即有冤不及白者亦見尺箠在庭旁皇驚顧不敢出一語自鳴也胥吏之徒舞文撓法十金易字百金易詞爰書以成郡縣又重成業不喜覆勘往往有罪者其詞既不與罪蒙而無罪者又牽於文致不可得及株連蔓及無復提出之門徒日夜從縲絏中自苦呼其冤而已此傷和致災之二也

三曰咎在慢吏之因循也方今吏治之弊不止一端

而苟且偷安塞責一時留之則民生無補去之則官箴未壞今天下十而七八也何也頻年以來士習盡壞始之以持祿位之心繼之以沿習俗之念能者不思激發以自見不能者甘於廢弛而無用依違可否未聞有一言以切引事情安習故常未見有一事以深究利害俛首帖耳于簿書期會之間以了故事僥倖於三年五年考成而無過曰吾歲滿矣吾可拱手遷去矣譬之百戲之場各相互弄以偷耳目使天下之病日甚一日積至於不可復為而上之人方且目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二

四

為安靜間有滌蕩振刷以求補過於民者不外此而內躋此傷和致災之三也

四曰咎在巧吏之奔競也天下之事固非遲鈍木彊者之所能辨而智巧才辨之士又多炫飾於耳目而無真德實惠以及吾民知廣譽在過客則飾厨傳以悅過客之心傷財勿恤也知起謗在鄉貴則狗鬻請以杜鄉貴之口撓法勿恤也知事權在要津則厚遺餽以結要津之知喪耻勿恤也其所畢智竭慮者皆奔走趨承之事至于閭閻利病生民休戚泄泄然秦



人視越人瘠也此至一年而薦五年而取此輩往往居先而悃幅無華者後矣則今之仕者又何憚而不務奔兢此傷和致災之四也

五曰咎在遠吏之恣肆也方今天下法度內肅而外弛邇嚴而遠遺畿輔之近上無容奸下無宿詐庶幾可以語治荒服千萬之外貪吏白日攫人之金而莫之禁酷吏日斃赤子箠楚之下其誰問之遠民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血嘆息仰而呼天說者皆曰見聞有所不周法度有所不及勢也噫是不然山海瘴癘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三

四

之鄉有力者孰肯分符以去往往以科貢選及罪而當黜者置之若弁髦然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已不慊然於其心三年五年計期又度不免是以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無所顧恤此傷和致災之五也五吏相賊而害民猶之五行相沴而病民日夜犯其肌膚侵其骨髓雖有倉公扁鵲何救於死亾哉頃見山陝保定等處大計救荒之吏而斥陟之輕者降級重者褫職亦甚嚴矣宜乎五吏之不容于民上而民得以甦旦夕之命也然未聞某縣之民免於

饑困某州之民免於逃移而呻吟愁苦不安其生者日甚一日此其故何哉方今天下大患在於習故常之過而昧通變之宜圖苟且之安而憚振作之勇總之無實心無實事也凡事皆然不特救荒一事蘇軾曰宜如諸葛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然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然後今日之吏可飾今日之荒可救蓋病之所由來者深則以治之者固非因仍苟且之所能去也而當事者乃且循舉劾之故事泥資格之常談各舉一二科貢之士或有弛罪當去借以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七

四

塞責不已踈乎嘉靖初年吏部侍郎何孟春因歲不登條奏宋臣救荒二事其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容而賦貪或得俸色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爲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亮直之臣通臣情曉民治者以撫爲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其二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不堪倚仗



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由此觀之救荒之有安撫有體察宋嘗行之何孟春嘗言之矣其在于今日謂宜訪安撫體察故事于西北東南重災地方之所救荒之策如蠲如賑如改折如贖罪與夫縣爵以待輸粟輸銀之士皆得便宜行事有可變通者不必泥夫故常有當振作者毋得仍前苟且州縣官員竝得舉刺賞格刑條一以荒政為主不得泛及他事其間或有仍前五吏者許其特疏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四四

斥逐單車匹馬親詣郡縣兼聽博采周知地方之利害災沴之輕重凡事之關於荒政者悉以付之如此則授任專而操術簡庶乎其有濟矣蓋救荒之政因地所宜非若其他政令坐之廟堂便可通行天下者也最早莫如州縣然修舉非其得專最尊莫如撫按然徧歷非其所暇又且一心緩徵又一心以畏考成泛泛焉莫任其責令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軫念災民然後得以熟籌靜慮求生民之大計而惟其所欲為臣非妄言也今天下之鹽政舉而歸之巡

鹽天下之刑獄舉而舉之恤刑其他茶政莫不有專差凡責專而後其事可舉也方今天下二三年間旱澇頻仍南北兼困議蠲則計臣難之議賑則帑吏難之議罷織造停買辦則 陛下又以爲不可所持以撫此孑遺者二三守令若無專責荒政誰其舉之伏乞 勅下該部亟爲查議或于卿寺科道官內揀選曉吏治通民瘼者二人專一措置施行或查近日都察院申飭撫按官專督監司事例於各司直司道官內揀選公忠亮直之人專重荒政事竣即止自

皇明留臺奏議

八民隱類卷十二

四四

後非遇重災之年不得常差夫如是則吏治以飭民生以安而天意亦於是乎回矣



請緩徵弭亂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八年四月

承乏江上弭盜安民乃其職掌適者逆惡趙古元孟化鯨等無知么麼敢於狂逞雖古元未獲業已伐謀執黨意自悔禍遠遁乃本月初四日臣又接淮徐兵備副使郭光復申到淮安府抄錄逆賊偽示內開順天王詔諭孤立為王非圖尊貴實救萬民即今寵用宦官不納忠諫聽信姦妄剝剋民膏殘害生靈天人共怒切照連境兇荒萬民塗炭去年淮徐二郡二麥少收雖種秋田先遇炕陽禾稼枯槁後遭大雨連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二

四十六

綿水深丈餘湔沒已盡又兼太監抽稅擾阻客商民無營計日亦難支即今青黃不接百姓流離嗷嗷待斃孤心惻然今舉大義替天行道應命順人自立為王特示詔諭本郡在城并附郭鄉村鎮集居民得知如有早識時務順命投降兵到秋毫無犯將爾百姓大施賑濟萬曆二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盡行宥免以後蠲免三年稍甦民困拯救殘遺再赦釋獄囚以取豪傑上至官將下至軍民有能獻倉庫城池門禁定封侯爵與國同文若能聚千人短住糧運封為伯

爵聚百人或獻銀百兩或米百石封為指揮如若執迷不識時勢抗違天命不順孤者大兵至日誅戮一空汝若順命所有害民賊官汙吏與爾除害決不食言故茲詔示遐邇知悉等語偽示一紙到臣臣不勝憤怒除一面嚴行緝捕防範并移文各郡縣出示曉諭安民毋為逆賊所惑酌量緩急追徵外臣日夜憂維所職下江一帶十九濱江沿海鹽徒盜賊最稱淵藪錢糧逋負甲於天下萬一有司迫於臣屢旨而歷年拖欠之兼徵貧民迫於有司而合室係累之不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二

四十七

免勢必至於妨農妨農則失業失業則計窮而生促計窮思亂生促忘死一惑於逆賊之蠲徵再惑於逆賊之封爵匹夫揭竿萬夫響應事有不可知者臣愚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意在收拾人心今誠無切於緩徵者故唐馬周諫其君曰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陸贄亦曰建官立國所以養



民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啓其君更定徵稅限期詳二臣忠直之論正今日對證之劑我皇上仁聖剛明媲古帝王而陋唐宗於不居者臣最迂鄙謬辱 主恩自許寧敢後於周贄耶屢奉嚴旨頒示院司郡邑凡有錢糧干係官員靡不住俸責令追完臣目擊多故支費孔艱正供民分徵欠國法自應催督完解豈有曾無心忠 君憂

皇明留臺奏議

民隱類卷五

四

國耿耿寸念反在閩人武弁下乎第逆賊無忌窮民易搖東作方殷春耕當慮憤激時事竊倣唐臣冒昧以瀆聽 宸聰懇乞 勅下戶部酌議上

請除萬曆二十七年一應錢糧無災地方勒限追完其二十六年以前者盡行停止俟秋成開徵時頒

詔告天下明示 朝廷體恤德意諺云寧為治大

不為亂民家自為守人自為兵縱有赤眉黃巾終是

釜魚矧趙古元輩未足稱鼠竊狗盜之雄且暮將齒

鈇鉞奚亂之足憂者臣故曰緩徵為今日收拾人心

拜亂第一切務也不然歷年所稱拖欠者非包攬無籍之棍徒則實不聊生之窮漢耳筆捷桎梏之難堪有田宅則鬻田宅田宅盡則賣妻孥已之田宅妻孥盡則株連兄弟兄弟之田宅妻孥盡則又蔓延宗族親隣縣差四出鷄犬不寧卒之家家驚皇邑邑騷動彼棍徒無籍窮漢無聊其兄弟宗族親隣又僉受無辜之累將人人思亂所稱烏窮則啄獸窮則攫者是已夫非逆賊以蠲免之偽示號召於前而我以催督之嚴令為之駭其後乎其時即朝議停徵而夕下令

晚矣不可不為之寒心者臣願 皇上鑒臣樸忠

軫民窮苦 亟賜施行庶幾人心固而亂本消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三

財儲類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嘉靖年  
貴州道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嘉靖年  
貴州道

議處急缺段疋銀兩以寬民力疏

陳堂

隆慶年  
湖廣道

乞定錢法規制疏

唐裔

萬曆年  
四川道

計足軍儲疏

劉寅

萬曆年  
山東道

乞脩屯政疏

彭而珩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三

陳倉場末議疏

章守誠

萬曆年  
福建道

邊餉部入疏

揭廷諫

萬曆年  
雲南道

陳倉庾利病疏

柳佐

萬曆年  
貴州道

循職掌定軍餉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請旨申飭積玩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權時宜崇節儉以裕京儲疏

譚希思

萬曆年  
福建道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嘉靖年任

一日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患寫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征納深為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



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召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冊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征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

皇明留憲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二

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不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 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日改科日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

皇明留憲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

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効一體征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征待召佃成効一體征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征而不召佃則征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



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屢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墾荒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筭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爲除豁比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三

四

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征收

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征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硠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稅糧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三

五

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 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嘉靖年任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 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浸達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於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於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於此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之三

六

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 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計開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糧餉駕船運糧各項

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於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贍家之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

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為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於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各屯設立倉廩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廩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疎濶事寢不行 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之三

七

奉 命以來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為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廩若遇有大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廩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廩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為



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  
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  
倉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稱穀益多  
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 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  
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  
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  
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  
賠甚可憐憫 臣於嘉靖八年已經遵 命處補坍江

皇明留臺奏議

八

財儲類卷十三

九

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  
為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  
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 臣  
最為困苦查得 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  
十餘石及陸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  
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  
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  
以 臣聞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  
力 臣聞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  
力 臣聞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

轉拋荒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  
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沒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即將  
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 國課不缺窮軍亦  
裕矣

皇明留臺奏議

九



議處急缺段正銀兩以寬民力疏

陳堂 隆慶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 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為急缺段正事諫工部議覆奉 欽依咨行應天等處撫按

官動支無碍官銀督令有司織造各色段疋共計九萬七千九百有奇分限三年解運以備 供用賞賜

臣等竊惟 陛下既為好仁之君則下當有好義之臣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供輸役使皆臣下

之事 臣等豈敢有所置喙顧念昔人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聞有以無碍官銀之說

干 天聽者也無碍之說起於貪墨之吏陰取下官以充私餽近者 陛下綜核吏治簡任賢能其

貪墨不仁者若遠去於舜與湯之世即有一二倖進猶當斥逐不暇獨奈何以其說而貨取下民為漁獵

之事哉 臣等仰窺 聖意蓋以額外之賦業不可加而 內庫之用又不可缺故從權宜為一切不得

已之計以為無碍官銀不取於民而亦不費於官既入恐倉卒難辦分作四限解運誠於征輸之中寓寬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

恤之意所以體察民情者亦既至矣 臣等竊恐下官

承望 風旨避咎者多而執法者寡萬一奉行未至率以為 陛下之急於供用也必至撙括公帑以

充之撙括不已必加漁獵漁獵不已必加科派科派不已必加箠楚朘削之下遂成怨號戕百姓之膏脂

以充庫藏 陛下豈樂聞之哉茲者應天府查照坐派數目諫各色紵絲紗羅綾錦等件九千五百疋

段每疋酌量舊規估計料價工銀一十二兩零總計一十二萬兩有奇一府如此他府可知直隸如此他

省又可知以九萬七千九百餘疋成數計之計銀一百二三十萬矣已經查無無碍官銀盡派里甲丁田

加納織造 陛下聰明固不料其至是也然而轉輸解運所費不貲之數猶未與焉兼之貪墨之吏乘

機而額外倍尅私充囊橐又所不免閭閻愁苦千態萬狀語曰公家之金一田野之金十自一百二三十

萬之外其間意外之費尚可以數計哉 臣等愚昧以為與其取之無名之官銀不若取之有常之經費與

其科派於無辜之百姓不若取足於逋負之頑民頃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一



者戶部為急缺 上用銀兩事查該浙江等省蘇

州等府拖欠應進京庫金花銀自嘉靖四十三年起

至萬曆二年共計一百六十餘萬兩已蒙

陛下明見萬里洞燭勢豪恃頑不納領解員役侵欺

之弊責成各撫按官照考成簿內完解又為議處改

留事例贓罰納解等事查該各撫按官贓罰銀兩有

二三年間全不解部者亦蒙

陛下詰責著令今

後依期完解以上贓罰銀兩十分為率除二分備賑

四分解部濟邊者不敢輕議外尚該四分查係工部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一

額數近以不事營建方行政議此固戶部之數所本

無而織造又係工部之所自出者也至於金花銀兩

原該歲辦備供 上用與今題奉 欽依織造

段疋事體相同以 上用之歲銀供 上用之

段疋宜無不可 臣等斟酌權宜議寬民力竊謂今日

之急莫如查該地方撫按官萬曆二年以前未解贓

罰銀兩扣該工部四方額數并前金花銀兩萬曆二

年以前拖欠侵欺者盡法追出不必解部通融筭計

各該應天等府州浙江等省一切原議無碍官銀並

不許分解額外派及百姓如尚不足及追徵不前倉

卒難辦者又查工部歷年額派四司料價亦自萬曆

二年以前或未徵或未解或侵欺者亦要追完那用

湊補務足織造原數支費其無前項拖欠銀兩地方

免其織造此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在上則為經

費之常征在下則為歲辦之舊額在戶部不損其原

數之所本有在工部不失其職分之所當然一可以

懲積逋之臣民一可以充目前之 內帑無槩及無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三

辜之民無巧中黷貨之吏如蒙 勅下戶工二部覆

加會議如果 臣等所言不謬查照隆慶四年題

准議將嘉靖四十四年起至隆慶三年止歲造拖欠

并見年未織數內改織解用事例斟酌施行天下臣

民之幸也 臣等之幸也 臣等又嘗聞之明君必先節

儉以惠民人臣不諱直言以進諫天下有迹若逆耳

而實所以為將順者 臣等之言是也 臣等恭遇

陛下御極之初嘗 詔天下有日一各處織造絨褐

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成造并工部奏派之數



照舊解運外其陝西蘇杭嘉湖并應天府等處差人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并已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內支大哉王言天下信之後世傳之史官書之豈不洋洋謨烈稱盛美哉昔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節帷帳於書囊或有言其儉者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世稱殷富極治今陛下自初政以來歲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帑藏單盡民力凋耗卒有不虞復當重賦而乃又坐織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四

造似與 詔旨不相似此 臣等之所未安也頃者恭接邸報諫司設監太監曹憲為年例缺少物件事奉聖旨目今內庫錢糧缺乏取用不敷你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欽此及諫本監查減又蒙 陛下嘉賞惓惓然以天下民窮財匱為憂惟恐多取於下重困吾民至厯 天語叮嚀務要汰去無益不許各衙門造辦等項動引舊例朦朧奏討即此 陛下樽節一念雖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何以逾此天

下臣民間之莫不仰聖人之在上方幸知有生民之樂詎乃又有額外織造 陛下以為諛庫段疋歲造之外所供賞賜者果皆有益耶無益耶據稱嘉靖三十等年事例所謂援引舊例否耶邇者輔臣接出聖諭十二事首日謹天戒而以樽節用終之陛下妙齡聖哲凡此皆為 明見之所及矣方今四方 奏報災異倍於曩昔兩淮大水無日無之而又各處春夏亢旱雨暘不時米價騰踊天降黃塵白日星殞邊城旗竿火光禾傷水雹天鼓時鳴地維震撼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五

日食無光浙潮海嘯皆天之所戒而 陛下之所謹者 臣等愚昧竊以為欲格天意必順民心自古未有民心悅而不可以得天意者信如躬行節儉約已裕民即所謂悅民之大端也 臣等惟願 陛下自今以始戒其所已往杜其所將來執 詔書堅如金石持獨斷信如四時勿以小善而不為而忘漆器象箸之戒勿以小勞而輕賞而忽繁縷敝袴之微貴近之請乞欲保其終當防其漸俾享太平之福於無虞錢穀之囊穴欲節其流當塞其源俾培



國家之脉於有永容該科之封駁如 陛下所謂  
朦朧奏討者必以 上聞容該部之執奏如

陛下所謂無益之費者不嫌停免務使崇儉節財言  
行不悖納諫從善上下交孚斯庶幾乎百異消弭而  
衆祥游臻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等叨列言官又  
目擊 畿輔之民不堪加賦遂不知忌諱誠冀有益  
毫毛伏惟 陛下少留神明厚自修而薄責 臣等  
以罪不勝悚慄俟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六

乞定錢法規制疏

唐 裔

萬曆八年任

臣惟財用在民而利權之操縱則在上而不在民利  
權在上而奔走以導利則在民而不在上自古有一  
代之興必有一代之錢有一代之錢自供一代之用  
其間設法調停俾疏通而不滯者固自有道也仰惟  
陛下因錢法之難行不靳再三申飭言官之所建白  
部臣之所議覆不啻詳矣其在于今乃有未盡行者  
南京係都會之區行未數月竟停壅而不達南京如  
此其在外府州縣可知矣毋怪乎噪攘者之紛紛也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十七

進言者以爲私鑄之混官鑄也即今私鑄者且獲重  
遣矣以爲新錢之濫惡也而舊鑄之堅厚者自在也  
一槩不行其故難知矣 臣愚以爲有二端焉價值之  
不歸一也督責之太驟也何謂價值之不歸一也發  
錢之初議有成價每銀一分或錢八文或十文行未  
幾八文者或改爲十文矣十文者或改爲十二三文  
矣匹夫持尺寸布粟入市易錢不至盈百旣而以錢  
易他物則其價又若十倍然矣自匹夫而上其積錢  
愈多則其虧本愈甚甚至積千無用能令不悔其始



之受新錢耶欲望其行之久也難矣此其故皆起于市井壅斷之徒設計奇贏陰為轉移而致然耳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將各處官錢鑄合式之錢立為一定不移之價刊刻成數頒示中外毋致先貴而後賤毋致日異而月不同而市井壅斷之徒嚴為體訪懲一警百若是而錢不行者未之有也何謂督責之太驟也鑄錢一出則官府急急焉速為示諭某項給錢某項納錢某項不許收錢某項不許並用有不若令者刑罰且隨之愚民轉相淆惑以為今日之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三

十八

使新錢非正直也乃官府以法驅之也他日官府一弛錢將焉用也此其所以展轉趨而錢日壅也夫以銀易銅以銅鑄錢錢即銀也何至以刑威迫而使之重自疑畏也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諭令各府州縣將新鑄萬曆之錢與我朝 列聖寶號之錢相兼行使不致舍彼而取此不致遺舊以專新從容導引以期民之信從若是而錢有不行者未之有也再照財者民之命也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大學論理財而本之絜矩要之使民各得分願也曾

見雲南巡撫饒仁侃奏雲南一省自來不知錢法吏人行使不通乞要照舊以安民俗奉 聖旨雲南

地方既不用錢不必鑄造其見在庫藏着貴州差人

諛省擬取以資兵餉價銀免解還欽此仰見

陛下行錢之令原無成心未嘗用此以苦民也五方

風氣異宜膠於故常而駛於新制恐不但雲南一省

為然也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再加查核

如原係行錢地方上緊着實舉行務在設法疏通倘

有積習已久不便行使者不妨明白開奏以便裁奪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三

十九

毋得隱忍遲回以釀厲階此實用法之深仁而亦順

治之大權也統惟 陛下留神俯賜施行



計足京儲疏

劉寅萬曆十八年七月

竊惟王者之政以食貨為先天下之人以積貯為命故人君視民如傷而散財發粟成賦中邦而養軍衛民者蓋以兵農合一生養不容以偏廢天灾流行有備斯可以無患古人有云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彼荷戈執銳之士嗷嗷待哺在上者不能謀之於目前人心訥訥識者憂之此時政所當亟圖者莫有過於此也恭惟我皇上聰明仁聖軫念民瘼因江南旱傷遣科臣遍歷州縣分賑百姓矣而又惠及

皇明留臺奏議

二十

軍餘該南京都察院奉 旨劄委 親至屯所賑

過九萬有奇一時軍民老弱匍匐升斗以延旦夕孰不鼓舞更生歌詠 帝德乎誠曠古一見也然 臣

切思之軍餘之衆既已蒙 浩蕩之恩而食祿之軍不可無桑土之慮邇來倉米不足二年之支尚可泄泄然不急救濟之耶原任御史黃仁榮因軍衛冒支不相關會而欲設御史一員科臣徐常吉以節年拖欠程督不嚴而欲設御史二員無非謂軍儲匱乏而建白耳 臣奉 命巡視鳳陽府等處倉糧兼理京

倉已閱月矣切見京倉有部臣以總督之憲臣以按治之監收諸臣以分理之查糧廳郎中臣以稽查之官非不備也舉刺者原在總督權非不重也而應解額糧所以節年逋負者豈特歲時之凶荒小民之拖欠亦以官府之急緩糧里之侵費耳而解到者則有官攢賞例歇保需索衙門使用船脚艱辛百孔千瘡不可枚數夫始而苦于征之難繼而苦于解之難民益困迫而拖欠有由然矣彼各省直皆有管糧官終年不一經心催償設法追徵則建官之謂何此而無

皇明留臺奏議

五

以勸戒則人心懈矣又以百姓之脂膏充奸猾之囊橐科歛剝削肆無忌憚則法紀之謂何此而無以懲創則人心玩矣可不一振肅之哉故于彼速為之催于此嚴為之禁皆今之急務也夫京倉御史不過掛號驗米故先年併之一人所以前者冒支而不相關會亦視之為贅癭耳向使如科臣近議假之事權俾糧儲所由地方皆得管轄舉劾則人未有不畏而事未有不集也此亦易為者哉且天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未有不自上積之而能散之者也惟



改折則本色漸少蠲租則輸納漸微賑濟則 內帑漸虛茲京倉無二年之儲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矣不及此時于節年拖欠者申飭參罰立限完解則倉廩何由而充軍士何由而食也况京軍五十二衛所乃 祖宗根本之所係歲支百餘萬石乃軍士性命之所關而其氣素稱驕悍易于鼓噪當事者必日為訓練而後可責其信服嚴加約束而後可制其強項厚施愛養而後可望其死力設或一日糧有未給則眾志危疑其為 國家之隱憂豈眇小哉夫催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一

徵則倉糧日至而居常恒損於浥爛見今奉議修倉已有專官矣科臣郝世科復言及此無非欲責成之意 臣查南京二十七倉厥多者至二十餘座少亦十數座率皆傾圮茲鼎建者間止有數座且砌築未乾遽難就緒邇來雨澤沾足儻年豐登而歲入且近百萬議留漕糧至百有二十萬一旦湊集則司吏吏惟將舊廩因陋就簡以蘆蓆墊覆之耳難乎免於昔之患也莫如每倉擇其墻垣完固梁柱堅實者或挿瓦或鋪地或鋪板或修氣樓料理即可堪用而大修者

漸次舉之務令堅固不可苟且塞責且二十七倉相距甚遠勢亦未易周遍若一瓦一椽一堵之折俱待專管者親至估修亦不憚煩矣彼監收諸臣日夕在倉支放可以秦越視乎自當相為協贊凡有損壞隨即令葺補約所費若干諛用錢糧專管者給之驗之可也夫督修者務其大不遺其小監收者分其責不攬其權義在急公又何嫌忌之有值此創造之日而為萬全之計豈不一勞而永逸乎 臣待罪巡倉耳聞目擊於其職掌不容隱默今查各處屢年拖欠糧米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二

開揭送部為此冒昧上瀆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移咨各省直撫按轉行布政司糧儲道催解凡一應倉中利弊容 臣次第查行至干舉劾之可否則在部院從長酌議事理自有至當非 臣草茅所能與也



乞脩屯政疏

彭而珩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

臣荷蒙 欽命巡視南畿屯務受事以來見屯政

日敝亟圖一整頓之頃巡歷鳳陽等府地方到處諮

度於一切利病亦且耳而目之矣大都屯額暗耗致

虧課程則清查當議屯官冗濫致有包侵則催征當

議屯災改折不得其平則折征當議此其關於利病

最切而整頓所必先者 臣有慨於衷謹以一得之愚

列為三款冒昧上 請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如

果 臣言不謬懇祈 聖斷允行釐奸布利在此一

舉其於 國家兵倉大計未必無所裨益矣

計開

一議清查夫屯田之壞壞於名存而實亡則隱占與

典賣二者是已南畿屯田固多然所在膏腴之產軍

不得種如諛管指揮千百戶輒垂涎奇貨而欲居之

就中隱占不知其幾矣夫軍田官占名為屯而實非

屯也典賣一節官與軍俱有之官與軍通同者有之

展轉典賣一業更至數主者甚至盜典盜賣者亦有

之夫公田私售名為屯而實非屯也斯二者固積弊

之大較而其飾弊則多端或以詭名佃或以逃絕

或託之拋荒或託之迷失隱奸種種孰從而辨之

額日耗屯糧日逋大抵坐此今不着實查刷勢必至

於大壞異時欲收拾難矣南畿各衛所屯種坐落各

州縣地方宜及今行委衛所掌印官會同諒州縣正

官單騎履畝博訪廣詢前項弊端大加按剔倘覺察

有所不到被諸人首發者責有所歸官軍有犯但能

先期自首者准改正免罪係查出者究問如律清查

竣日經手各官仍會同造冊報 衙門要見會勘田

畝的數以憑覆覈報部查考所有清出田土分給軍

種來年實征准以新冊為額其各衛造冊計費不多

量於庫貯新增銀內處給不得指稱科派在事官員

有能不避勞怨秉公摘發清出田畝數多者容 臣酌

量報部紀錄或有徇情行私苟且塞責及因此擾地

方者亦容 臣據實叅究庶查刷有法田額可清而錢

糧亦因之以清矣伏乞 聖裁

一議催征夫屯糧不完不皆旗軍之逋負多因管屯

官之侵沒邇來設有考覈叅罰之例然止叅指揮間



及千戶而百戶不與焉故侵沒惟百戶為甚南畿管屯百戶冗濫極矣下鄉征斂如蟻聚羶騷擾剝削無所不至包攬錢糧有一石倍收二石者有今年預收明年者額外倍收而正額未必輸之庾帑新糧預收而舊糧猶以未徵為詞查及未完槩稱軍欠孰從而覈之延捱歲月必至於蠲 朝廷蕩恩皆此輩所冒以為厚利而于軍困毫未甦也並欲照例叅罰以示勸懲而官冗格卑寡廉鮮耻有叅罰不足以為懲者將奈之何揆之事體惟汰其管事為便焉何也一衛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之三

二十六

有一指揮一所有一千戶催征之力有餘官催旗甲旗甲催花戶指臂之勢易使胡不做有司征民糧之法行之折色投櫃本色上倉悉令花戶自輸倉有定在固無庸設櫃設於衛所衙門之內所以示公仍量委首領文職一員會同指揮千戶監收銀滿千兩即解所在官司寄庫一切加耗預收等弊嚴行禁革花戶有拖欠者許旗甲報官勾追其屯地窩遠花戶有願赴旗甲代納者聽其便旗甲革去積滑選軍丁殷實者充之如是則將焉用百戶哉夫軍民同一糧也

指揮千戶譬則州縣長吏然旗甲里排也屯伍編戶也衛所之糧豈能多於州縣州縣以一長吏催科不為少衛所何獨不然必欲假手於眾百戶是猶以丞簿雜然侵長吏之職政出多門欲民安事集難矣故不用百戶則包侵自革額課自完上不病 國下不病軍且保全此輩不致罹法網尚亦有利非病之也倘不欲盡汰止可於衛所量備一二員協同經收亦不得容其下鄉為害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之三

二十七

一議折征邇來災祲頻仍屯糧子粒無歲不折矣見行事例十分以至八分稱為全災每石折征銀三錢次則七分以至五分稱為輕災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其四分以下仍征本色此係嘉靖間御史沈一定建議題 准遂沿為例令雖用之往往稱不平看詳此例誠不無可議者蓋災之輕重或相倍徙折征等則亦宜相稱十分全災五分半災相去甚懸一征三錢一徵三錢五分其則不遠此果相稱否耶况查民災事例應征應免等則不齊大都因其災而低昂之期於適均焉耳屯災與民災何以異顧可使有不均



之歎哉叅酌通變宜以十分稱爲全災每石減銀五分實折征二錢五分以五分稱爲半災每石增銀五分實折征四錢其九分八分爲重災征銀三錢七分六分爲輕災征銀三錢五分四分以下征本色各不妨照舊斯則增所當增豁所當豁而輕重各得其宜以所增之贏抵所豁之詘而會計可以相當雖經久之可也既定折征之例當重勘覈之規年來報災者多而覈實者少則有司不任事之過也合無

申飭州縣長吏今後勘災務躬歷郊原辨驗荒熟酌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二十八

定分數毫不可爽勿假手羣小以滋奸勿抄謄衛冊以塞責有不率者議處夫勘災不淆則折征之例不爲徒設矣再照屯官征收利在折銀而其弊視本色尤甚沿門箕斂任其壓秤窮簷茹苦安所控告并投櫃之法行相應較發天平法馬當官秤兌京衛行南京戶部外衙門諛府州各如式鑄給衛所官有不依行者查出叅治省一分則軍受一分之賜也伏乞聖裁

敬陳倉場未議疏

章守誠

萬曆二十年三月

臣聞之法不敝不與更新而更敝法貴於慎始易曰先庚三日先庚者叮嚀於事之前後庚者揆度於事之後言慎始也邇南京倉糧冒支數目法甚敝矣荷蒙 皇上俯從臺省之請部院之議將巡視京倉并京管御史不妨原務兼攝爲其事相關分相屬也臣猥承 明命適當事始敢不慮後懲前勉釐奸弊以佐一時維新之政顧弊之生也其枝蔓於下而其根伏於上所貴乎善治者不能必下之不爲弊惟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二十九

吾根本所在何如耳今 臣所獻凡七事責成於上者恒詳而防閑於下者恒略夫亦求正根本之意也如蒙 皇上勅下諛部酌議倘果芻蕘之見可備採擇卽爲題覆施行豈惟京衛官軍有賴而 留都重地當益安於磐石矣

計開

一議查考收糧夫收糧之法期於乾潔昭然載 令甲矣乃各州縣糧解聽信歇家希圖作弊而官攬軍斗又從而垂涎之常例入則未乾報乾未淨報淨雖



甚濫惡亦為容隱此其責在監督也今監督諸臣禁諭固已嚴明閱驗固已周悉然不設法稽查恐苟且易安勞怨難任或掩嚴於目前致釀患於日後土餽塵糗不可為炊又將誰任其咎乎臣謂宜令該設收糧文簿一扇開列監督諸臣姓名及該管倉場每收一縣糧完填註某年月日某倉某廩某縣糧米若干付之掌記以備查考若後放糧之時驗有朽爛挿和弊在收糧者即本官陞任亦聽總督指名追論庶人懷遠慮則事有實功而太倉粟紅效可期矣伏乞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

聖裁

一議預驗放糧軍士月糧待充枵腹糧不堪則嗷嗷焉賴何怪其脫巾而呼也有等官攬員役慮糧虧折計將碎席土屑之類陰入其廩以致各軍支糧用錢買囑扒夫求領好米此其上干 國法下失軍心為何如者然猶其小也脫米本欠乾加之收藏不密濕蒸為熱米腐成灰放者持籌領者荷擔弗與則軍弗散與之則軍弗受弗受而強之強之而不已將艱然闕然其禍恐有出於意外者可不為深慮哉臣謂宜

將應放倉糧先期啟驗如有前項情弊即便呈報總督會同巡視根究作弊緣由一面指實叅 奏一面換廩支放無待軍士要求臨時更換致傷大體各軍並不得違拗生事擅起釁端庶士有宿飽亦無譁伍而 國家有常伸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查糧部臣冒支之弊其端非二其責在查糧廳也支糧尺籍姓名非不詳具按之則有而為無者有逃而為在者有未娶而為有室者甚至有改一為十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一

改十為百者自查糧之案令一發各衛官即奉之以請查同而唱籌給糧矣職掌所關之重如此而奸弊叢生曾不覺察亦何以察糧稱哉萬曆十七年羽林等衛冒與倉糧事敗叅治止於武弁而不及查糧亦倖矣查糧一年差耳即差俸深部臣何碍陞轉今不問其才品率以俸最淺者充之安所望能其官耶臣謂宜選資極深素稱廉幹者任其事差滿之日該部考其任內有無摘發情弊分別稱職與否題請定奪倘有徇情隱弊或失於覺察與衛官一體叅



論庶治人與治法並行而冒與之弊可清其源矣伏乞 聖裁

一議給散糧籌冒支之弊其孔竅在糧冊其吃緊在糧籌而唱名給散各衛經歷事也經歷一人之耳目固不能舉一衛軍士盡而識之而各所有親管各軍有隊伍則未有不識其情偽者故凡逃亡虛浮之數官軍朋奸捏故不到直俟衆軍既退或顧人或類領而籌已入奸人之手矣蹤跡詭秘氣焰要挾即經歷明知其非恐與官職牴牾莫敢究詰此其弊不可更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三

而理乎臣謂今後糧籌宜令衛經歷會同親管千百戶當堂給散仍令訣所識字及同伍軍互相認識如有可疑即時首發不到者不拘有無情弊經歷官詳列姓名具申總督巡視衙門行提查究又每月查糧巡視總督出其不意間掣一衛親自按冊散籌巡視御史差滿聽將各衛經歷從公獎戒以示勸懲庶綜核有要奸弊自消而冒與可永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裁革委官軍之有糧與馬之糧皆武備所繇振

也糧籌既掌自經歷料籌又付之委官每年終另委更替各衛千百戶之無差者管求充管初委有常例領籌有錢大都剝馬之食以食人人肥而馬日瘠矣又甚有盜當官籌得錢私賣領料軍無籌則塗墨於面以爲驗認其名曰畫臉如興武衛百戶范繼祖自十八年領籌一百五十三根盡行當用十九年委官化從善呈舉究治至今籌無不落徒滋倍尅無補軍儲惡用此輩爲哉臣謂各衛草料委官委宜裁革原領籌令交納經歷照依糧籌事例按月給散仍將范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三

繼祖當籌情弊及受當人通行查究庶省一官則軍省一官之費而草料可無虛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追賠虧折各州縣糧解在江浙多包自棍徒在湖廣多包自船戶遇有虧折皆積猾之侵牟也自合責令本縣照數賠還但本人每托言別故以自便其私而有司又偏聽姑容以自文其故遂不問典守之責不問蠹耗之由重派闔縣追補還官彼豈不以千百之數責之一人難升合之數責之百姓易而不知



朕剝窮民保全狐鼠固仁者所不為 國法所不赦  
如黃岡縣解戶王得富虧折十四年糧米一千八百  
石應城縣船戶周良璽侵欺十五年糧銀二百五十  
兩皆自闔縣派還此何法也至於遇風漂沒理固有  
之然解官糧長通同侵匿而沉舟飾罪者焉保必無  
若不酌量情罪一槩重派不惟輸納者令再納不勝  
其剝膚之苦而典守者縱之失事益啓其玩愒之心  
豈所以創遺奸而重民脂哉 臣謂凡額糧虧折宜儘  
本解家產追賠不得重派小民卽有沉沒亦不得徑  
寬本解輕擬派補庶利害切身人知自保而侵牟欺  
罔之弊或可衰息矣伏乞

皇明留學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四

聖裁

一議久任總督夫總督之繫於儲鉅且重矣內之袁  
率部屬以督收支外之彈壓有司以督完欠下至倉  
官攢斗衛官軍士解官糧長胥吏歇保靡不賴總督  
之權以成振肅之治非得人而久之無益也近年以  
來居是官者席未及煖忽報陞遷卽有治 國如家  
之臣思所爲興除利病亦未免朝行而夕格甲是而

乙非素績沉埋奸弊竊發以是而爲人擇官則可以  
是而爲官任人則不可奈之何舉糧儲之重而肩越  
視之哉 臣謂總督大臣今後宜令久任如期考滿勞  
績懋彰合無比照戶部總督倉場加以尚書職銜照  
舊管事不得仍前旋推旋轉庶乎官有常職事可責  
成而亦兩京倉儲並重之道也伏乞

聖裁

皇明留學奏議 財儲類三

三十五



議邊餉部入疏

揭廷諫 萬曆二十年六月

臣近接邸報延綏巡撫賈仁元一本虜眾謀犯兵食  
缺急懇乞 聖明俯賜預處以圖自固以裨防禦  
事大略為陝西邊餉拖欠甚多每年請預發銀二十  
萬兩軍士猶然缺乏即今各路軍士約欠月餘一年  
未補共缺三十六萬七十餘兩已經部覆將二十年  
例銀酌議足濟時艱而會計見存折色僅僅足支七  
月且虜聲內犯議處宜先拳拳以給客餉催拖欠為  
急乞奉 聖旨該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 臣讀之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六

不勝酸楚不勝疑懼夫苦莫苦於邊軍無論昕夕警  
於斥堠生歎懸於旦夕即枕戈衽革沐風櫛雨較他  
軍不啻霄壤所有月糧雖毫釐不可少况積而至於  
數萬乎雖時日不可待况延至於一年乎當事者苟  
非盡心優恤思患預防而胡然以枵腹待哺之狀詳  
疏以聞也仰知 陛下即出 內帑不恤矣乃含  
糊積歲不一設處此不獨非 國家養士之意而當  
事者亦不近人情不慮禍患甚矣苟非賈仁元魏學  
曾查處會議以 請也延綏不為寧夏之續乎 臣固

因而論之變之成也其罪在上不在下何也生殺  
奪上之所操以制下者自下干之也變之起也其  
在上不在下何也饑寒疾苦下之所執以望上者自  
上拂之也上拂情則下干紀總之皆當事者之過也  
賈仁元亦庶幾懲殷鑒而濟時變矣或者曰兵弄潢  
池效尤潛伏此而查歷年之欠糧為數年之補給不  
幾于惠蕩而長驕乎 臣以為月糧之查給論理之可  
不可不論士之驕不驕理可與而執驕士之說則嗷  
嗷待哺之眾恐不能以安靜俟也與之而驕不愈于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七

脫巾而呼乎迺 臣之所憂則有不在是者蓋延綏有  
內犯之虜患他鎮未必無叵測之夷情延綏有經歲  
之欠糧他鎮未必享全支之實惠延綏受積年之查  
補他鎮儻亦有仰給之同心此皆事勢人情之必至  
者今延綏而年有二十五萬之預發也部中可常繼  
乎他鎮而有比例延綏之請也部中可斬與乎客餉  
而可那此借彼也客兵苟至能無望于部中乎不與  
則無以救目前之急頻與實足以貽難繼之憂是不  
可不思為計矣 臣以為為諛鎮糧芻原發解京轉發則



可今止以陝西各府拖欠之故而欲以天下之樂輸補一時之逋負豈獨非王法殆亦非人情矣且查賈仁元疏內西安等府折征虧折及十四年以後拖欠本折五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有零查計該鎮月糧是拖欠者幾足二年之用使各府而無欠也則二十五萬可免預發軍士可免歲欠而賈仁元亦可以無請矣奈之何不追彼以與此而思損內以益外乎頃見部覆亦奉 旨督責該省撫按司道先嚴有司催征之限續禁該鎮額外之求誠深恩哉我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六

皇上之神謀睿斷蓋以權時艱嚴玩愒而懷遠圖矣臣以為西安等府以前官吏弁髦王法致使腹裏百姓任情拖欠胡越官軍日積月累竟至數十萬置之若罔聞嚴限追解孰曰不宜但邇來三秦之民岷洮虜犯瘡痍未瘳水旱頻仍閭閻愁苦即見年錢糧且已完納不前今欲以積年之逋負催征于一時數十年之糧餉責備于一且無論民不堪命而有司亦不勝追呼之擾乎况今寧夏之變全陝搖動人情疑畏苟撫綏無道催科過嚴恐非地方之福也相應行令

彼處撫按轉行司道先責有司將各應解邊儲錢糧自二十年起不許拖欠分毫而前項銀兩據難輕易催征務須因時酌議多方調停毋假帶征而有加征之弊毋借新納以抵舊欠之科狡猾不至欺隱良善無容賠累優恤軍屬之中每存愛養斯民之意庶幾邊計民生兩得之矣 臣復思之天下者公帑之外府也亦九邊之內府也今以陝西而即有數十萬之拖欠則各省可知以邊儲而且任意推延則部入可知此何時也寧夏苟一蕩平犒賞豈容數計秋來防禦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九

多事各邊仰望不貲該部之需誠岌岌矣伏乞勅下該部及各鎮督撫衙門將各省邇年拖欠太倉并各邊應解錢糧盡數查出各省各年有無荒歉地方有無事故通融酌量定筭分數題 請欽限專責巡撫御史嚴督布政司欽限如數解京邊以濟緩急毋得藉口所屬追解不前即如有司一時難完先將該司堪動官銀備行借解徑自就便催補蓋戶部之拖欠在藩司而藩司之拖欠在府州縣惟布政無所及則戶部日聽懸缺府州縣日逐延推無足怪者



若以借解立法則詎司既知太倉匱乏罔容任意稽遲彼亦嚴責有司不致懸缺貽害公帑庶幾其有資乎雖嚴那解之令括外藏之便此皆不得已之計那括而解亦必動經歲月恐無以濟緩急伏望我皇上俯念帑藏之歲入有數邇來之解給頻煩有司之追呼可憂民間之懸磬可憫大發內帑之積用濟目前之需則財流天府萬姓之困苦少甦忍自上方三軍之感激益奮內外安攘在斯有無助耳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甲

陳倉庾利病疏

柳

佐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臣惟中都陵寢在焉猶周之岐山漢之豐沛億萬年根本之地也額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而其食仰給鳳陽倉不屹然淮泗之間一都會哉顧法弛于因循生于積玩陵遲至今而軍士嗷嗷甚矣臣以固陋蒙皇上簡拔委之巡視國計民瘼有槩于中久矣然不敢以恍惚風聽之言輕爲論列茲一歲之中體驗頗得其詳敢以擔負已釋而不一效其款款謹條爲六事冒塵睿覽伏乞勅下諫部查議覆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甲一

計開

一曰議改折查得鳳陽倉糧如江南各府原派折色者無論已江北鳳廬等四府原坐本色者十之九載在令甲所恃實倉廩濟緩急者賴有此耳邇來水旱相仍苦輸運遂起而告改折矣膠固不通則人皆效尤狡猾解戶以改折爲詞然任意延緩不改不已甚者重賄諛司吏書陰受折色而至于通關批廻猶然本色也此其價不下六七錢而至支放則日有三錢



之則在矣雖每月有冊報部然止稱本色收放孰從而核之是不半為囊橐之潤乎請自今被災地方果係八分以州縣重災或應全折或應半折每石照折色舊例不得以意增損具文呈報夏災如過四月秋災如過八月俱不准行若道府報不以實及諛司私收改折者許巡倉御史查確參奏伏乞 聖裁

一曰議改放查得各軍月糧本折原無定額蓋通融相濟其意甚善第聞之萬曆十三四年間每年止兩月折色迨後本折相半矣至今則一年之中放本色

皇明會慶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三

僅僅三月耳折色之入每石米六錢麥四錢而放則三錢此雖舊例然折色漸多軍士不漸病乎月糧多者一石少者止三斗是一軍一月僅得折銀九分中都何地而令軍士倒懸若是請自今著為令每年二季分照例以三錢放本色季分有本色則已無則以各州縣原解改折米六錢麥四錢之數與之謂之改折蓋軍士當得之本色而改之以卹民也欲以卹民而固可病軍乎如日恐出浮于入倘州縣不改折亦將以本色之半給之乎卽萬萬不然亦當量為增

益則寬一分軍受一分之賜矣伏乞 聖裁

一曰平給散蓋錢糧者斂之則民之脂膏放之則軍之命脉不宜分毫低昂其間也據 臣所聞卽如往時給散班軍月糧每五十兩有短四五兩有短一二兩者付領班衛官分折呈驗而必責全數以塞各軍之口衛官不得已復取償于軍名曰添封是掩耳盜鈴也習以為常恬不為怪其他可盡信乎宜令自今但遇分散糧銀不許專用衛官許鳳陽府于首領中擇賢能官一員先期詳報委董其事每月具放過數目及有無短少冊揭申報倘刻削如故御史得以三尺按之蓋首領隸在府屬在上則難以願指在下則不聽其利求軍士或庶幾其沾惠矣伏乞

皇明會慶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三

聖裁

一曰明職掌照得鳳陽重地也軍儲重事也且計日待支豈容少緩 朝廷 特命御史彈壓而督理之則錢糧其所專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漫不留意已完在官者聽其那移領銀起解者任其花費及至發覺則又百方覆庇不日那充官用則曰拖欠在民



必得寬假而後已如不得請則徑申別衙門朦朧完銷如此是鳳陽倉糧藉猾吏而資奸民也請乞自今申飭各該有司嚴加稽考如有那移侵欺等弊即行申報各巡倉衙門究罪追賠如代為隱匿妄申別衙門以圖抵塞者許御史查實參奏伏乞 聖裁

一曰專責成照得錢糧之拖欠責在州縣之玩愒御史欲時時督之不勝其煩且褻矣各府管糧官非所該催督一郡者乎舊日未有查比之規無由激勸况今鳳陽倉逋負日多異日支放不敷恐有脫巾之患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四

請自今責令各府管糧官每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縣某本色若干折色若干造冊申送御史印發催督每雙月將州縣完欠錢糧數目填註冊內差吏齋比每州縣管糧官吏有違抗者許府官具文申究御史復命時即品功過而舉刺焉則提綱挈領而逋欠積弊或庶幾少挽矣伏乞 聖裁

一曰裁衙役照得各處解戶言及本色輒感額攢眉百方求脫蓋畏積年衙役朘削之苦耳此輩憑城倚社自謂莫敢誰何肆無忌憚起家鉅富者往往而是

奈何以無辜赤子而聽此輩魚肉也以後御史出巡細加廉訪如有貪好玩法干碍錢糧者屬有司徑自拿問屬分司會同管倉主事拿究正罪此亦懲一儆百則安民之機括也伏乞 聖裁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五



循職掌議軍餉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上

臣以固陋待罪留臺仰荷 皇上委之巡視鳳陽

等倉竊謂 中都根本重地 陵寢在焉額設九

衛所官軍以備環衛徵解各省直糧餉以養官軍綜

覈則巡倉御史有專 勅收放則監督分司有專

任法至備也倉場利病在前條議者非一人奉行者

非一日臣自履任思與各屬諸臣勉圖報塞凡力可

行者行之力可禁者禁之一切事體總俟考成而後

敢聞于 皇上不欲以恍惚疑似之見嘗試于建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學六

白而數數請也頃因巡屯御史王藩臣綜屯政而議

及鳳陽月支三斗軍士改折之苦請增糧值蓋得管

倉分司員外郎張一棟之揭而申其說已經部覆奉

有 欽依臣復何言乃分司復難其行而請于部

臣近接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題揭大意謂三斗軍

士加增已無從辨別軍借口比例猶屬艱難其議詳

而其慮可謂深遠者惟是疏中有據分司揭稱乞禁

改折清逋負則量增之議不煩更張之說夫禁改折

清逋負正臣職掌臣所為與分司計畫而約各屬者

不啻三令五申邇來各屬諸臣漸覺奉行若罔有背

但地方偶遇災傷改折甚非得已且查改折固便民

亦非病軍惟不可沿為常耳分司既有增糧之議以

悅軍心而又欲藉禁折清逋以報罷臣恐議論徒多

總非實政調停未盡靡所適從無論將來有隱憂即

目前三軍希望之心未肯晏然已也臣謹畢其說而

請 皇上定畫一之規可乎臣查鳳陽倉設自宣

德年間每年額編民糧本色米麥共九萬五千二百

石有奇屯糧本色米麥共七萬二千石有奇又民糧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學七

折色銀共八萬八千一百兩有奇而壽毫倉不與焉

河南江南各府屬額解折色鳳廬淮揚四府屬額解

本色以地有遠近之殊故派有本折之異從其便也

本色例給守衛官軍折色例給班漕諸軍臣行樂

于輕齋居者樂于資養利其用也本色每石實收實

放折色米每石六錢麥每石四錢而給放則槩以三

錢餘者存留以備緩急以補逋負此非

祖宗朝創立收放之微權為千百年遵循之成憲乎

各軍月糧雖多寡不同本折各別而額有定數各守



故常卽月支三斗者無復他議惟因邇年廬鳳四府屬間有災荒暫將民糧本色議改折色每米一石改六錢每麥一石改四錢折解在官而給散于軍每石亦惟照折色三錢之例于是軍士失本色之實受折色之虧枵腹待哺噴有煩言矣夫糧有本色有折色此定額也本折收放舊有成規誠難以意增減也彼改折者改本色之米麥爲折色之價值不過一時權宜而安得額視之哉若米以六錢改卽以六錢放麥以四錢改卽以四錢放原非損上所有益軍所無亦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八

只足其應得本色之數耳乃議放者指改折爲折色亦曰留其半以備通融不知改折非額折比也倘民間不遇災不議改而以米麥解也亦將放其半而留其半乎說者又謂民糧改折誠厚而屯糧遇災改折猶然三錢或三錢五分與民糧改折兼放若有不便不知鳳倉額編屯糧卽鳳陽九衛所與兩京衛之軍輸也以軍所改折者還以給軍卽厚薄不等彼何說之詞乎夫法無所因猶曰可諉臣考萬曆二十三年巡倉御史柳佐條陳倉庾利病惓惓乎改折改放二

條曾經戶部覆題內云臣等看得鳳陽等衛軍士護衛陵寢俯仰所給者獨有月糧耳乃今本色漸少折色漸多况折色之入其值尚厚而放則止給三

錢是于民無當而于軍則病甚矣臺臣條議及此無非恤軍戍固根本之意相應依擬咨行鳳陽撫按并南京戶部劄行管倉主事將鳳陽等衛軍士應支月糧每年本色二季折色二季除折色每石給銀三錢其本色米麥偶遇支盡卽以各州縣原解米六錢麥四錢盡數給散永爲定例巡倉御史按季查核如有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四九

積弊據實題參奉 聖旨依擬行遵守在卷臣詳部覆之意蓋謂折色定額放以三錢給軍不可增其改折米六錢麥四錢給軍不可減也矧二十三年至今僅五易春秋耳覆題得 旨赫然彰明豈彼時管倉者格而未行乎抑行之有碍而漸更乎可行而不行與不可行而不言臣所未解也今若不調停酌定而徒以禁改折清逋負爲詞萬萬不能籍三軍之口臣查原額本色應給守衛軍士者從前以來每年儘所收本色放盡方改折色未有限季分放本折之



額矧民糧本色派在鳳廬淮揚四府除淮揚所屬一  
 二災疲地方徵輸不前其他各府州縣亦每照常解  
 報間或遇災請改雖無本色米麥而有米麥價值猶  
 之乎本色也加以屯糧相兼而放儘足供守衛軍士  
 一年之需臣以為今後給放守衛軍士月糧當先儘  
 本色米麥若當年本色間有改折即改折銀兩抵  
 充本色給放如本色米麥與改折銀兩俱已放盡或  
 少一二月不足一年之支方補放折色亦止照折色  
 舊例每石給三錢諒軍士共聞共見夙知改折與折  
 色不同既幸得改折之值于額內必不加求折色之  
 值于額外無論守衛者心服即他軍亦難比例而生  
 羨心也伏望 聖明洞鑒詳改折改放之議定畫  
 一可久之規量入為出永示遵守則本色非虛名三  
 軍蒙實惠不議增值而值倍不煩加賦而賦充或亦  
 庶幾乎補偏救弊之術乎此因部疏增糧之艱臣始  
 就事論事以備採摘若謂改折不可全給增糧聽自  
 聖裁則有南北戶部大臣之疏在焉非臣所能議也  
 雖然臣猶有說焉古之論治者謂國無三年之儲國

非其國方今海內虛耗倉庫一空無論他方即  
 中都重地官軍嗷嗷待哺庫貯歷年折色雖有盈餘  
 而倉庾本色則至匱乏一有緩急奚以賴焉臣今巡  
 視倉儲彈壓督理固有專責而錢糧完欠在各州縣  
 臣以一人耳而目之懼不能周非賴共事諸臣同心  
 嚴督其何有濟臣有未議三款最關軍餉願奉  
 明旨一申飾之俾臣得畢力焉其一謂糧有定額改  
 折者偶因災年一行之而人情憚于轉運每每藉口  
 災荒故議改折于有收之年則謬矣請自今嚴行道  
 府查告災地方果係七分八分以上方許具文轉報  
 如夏災過四月秋災過八月俱不准改即係別衙門  
 批允仍詳臣衙門酌定庶事有專責而改折可禁矣  
 其二謂糧有定數停徵者偶因災地一行之而人情  
 喜于通負年年藉口蠲停故虧正賦于額派之地則  
 舛矣請自今嚴行道府查逋負地方先年有何重災  
 奉何明文停免災過之後每年夏收幾分秋收幾分  
 應納倉糧因何久逋不報務期設法立限嚴行催解  
 查不以實責有所歸庶人無推諉而逋負可清矣其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十一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十一



三謂糧有本折同爲軍需而本色爲尤重當此倉庫空竭之時脫有師旅饑饉之厄軍士饔飧無所取給卽欲倍值轉糴以濟臨時之用恐無及矣鳳陽地方雖稱瘠薄而時值有秋米價亦不甚貴無過四錢或五錢可糴一石請自今移知分司除在前貯庫餉銀不輕動外以後每年終確查放餘存積銀兩約有若干以十分爲率八分照例貯庫二分糴米貯倉每年先以糴米給軍卽以解到本色補數以寓出陳易貯之法仍禁積年倉場衙役不使爲姦蓋此輩憑城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一

社罔所忌憚收民糧夙遭朘削之苦收官糧不無撓之言敢犯此禁重懲以法行之十餘年倉廩充盈本折俱足無論地方有事無事可備緩急之需而長治久安端在是矣臣事關職掌心切杞憂因部議之陳申芻蕘之獻伏乞 勅下戶部如果臣言不謬速行酌議覆題請 旨咨行鳳陽撫按并南京戶部劄行管倉分司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請旨申飭積玩疏 孫居相

頃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 勅令巡視鳳陽等處倉糧受事以來日端端焉惟恐催查不效仰負皇上任使是懼隨於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巡歷鳳陽滁泗地方因移手本於鳳陽管倉戶部分司煩查各倉見貯糧米若干每年應放若干見在糧米可足官軍幾年支用并查直隸所屬府州縣衛及河南布政司所屬州縣各起運鳳陽倉夏麥秋米除已完外其三十二年以前年分未完錢糧各若干希數過院以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三十二

憑查理等因隨准該司主事劉克勤手本回稱除各府州縣衛所未完錢糧數目另冊開送外查得見在倉廩糧米四萬一千八百六十三石鳳陽中等九衛所官軍每月約支米六千六百餘石前項所貯米石僅足六箇月支放等情到臣該臣不覺錯愕失色以爲昔人謂國無三年之儲者國非其國今且無終歲之儲矣是尚可以爲 國乎因查閱該司送到未完錢糧書冊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二年終止鳳陽屬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淮安府屬未



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揚州府屬未完秋米若干  
 千畝守司所屬鳳鳴中等九衛所未完夏麥若干未  
 完秋米若干廬州府英山縣未完秋米若干常州府  
 無錫縣未完夏麥若干河南布政司所屬未完折色  
 麥若干總計直隸河南未完麥米共八十二萬九千  
 四百六十三零夫由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纔六年  
 耳曾額派錢糧幾何而積欠乃至八十餘萬是已完  
 者不若未完者之多見在者不當掛欠者之半雖曰  
 年穀不登是亦有司怠緩蓋歲遇水旱災傷等不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十四

得不題 請改折停徵以蘇民困然所謂改折者  
 改本色而為折色非并折色而不徵也所謂停徵者  
 遇災暫為停緩遇豐仍當帶徵亦非盡蠲免而不徵  
 也乃有司一獲改停之令遂視為不急之需藉口災  
 傷漫不為意於是有拖欠在軍民者有包收在排甲  
 者有續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甚至有埋沒冊卷巧  
 潤私囊者種種弊端莫可究詰歲歲相仍率以為常  
 其始也慮災民難於本色而議折色其究也不但無  
 本色且并折色亦無之矣其始也慮災民艱於輸納

而議停徵其究也不但停徵者未見帶徵即見徵者  
 亦歸停徵矣計紙上之開載億萬有餘核倉中之積  
 儲百什不足今幸寓內無事猶可勉強支持儻一旦  
 有急而數萬之眾 國家何以給之又幾幸過歲豐  
 稔或可措處接濟儻不幸又值方數千里水旱而數  
 上萬之餉 國家又何以辦之凡此雖皆未必然之  
 事而謀 國者不得不深思而遠慮也 臣今受事之  
 初適值地方大歉 國計在念貧民堪憐固不能以  
 數年之逋取盈於一旦亦何忍以數十萬石之糧求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十五

多於災民但恐各該有司視鳳倉為緩圖以負欠為  
 得計因仍故習致候軍需他日以白簡糾之於後而  
 勢已無及不若今日請 明旨申之於先而時猶  
 可為用是不避瑣 瀆冒昧陳言懇乞  
 勅下戶部查議如果 臣言可採更乞  
 俯賜 嚴旨申諭管糧司道及府州縣衛各官查  
 照撫按二臣近 題災傷事例除三十一年以前積  
 欠姑准停徵外其本年見徵錢糧及三十二年帶徵  
 錢糧照例徵完折色限來歲三月以裏解赴鳳陽倉



接濟軍儲如有過期不完者容臣分別疏  
請處分嗣後再不得如前逋欠致損軍儲庶積玩之  
風可振而  
陵寢重地亦可永保無虞矣臣不勝懇悃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一三

五十六

權時宜崇節儉以裕京儲疏 譚希思  
臣接邸報見戶部一本奏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  
多 國用可慮懇 賜集議及時經理以保萬世治  
平 奉 聖旨既太倉銀兩歲支不敷漕糧准酌  
量折暫行一年各鈔關應解 內庫本色著照舊  
該監抵補公用遵前 旨行其餘依擬欽此臣待  
罪留臺學術淺陋愧無可以仰佐末議於主計者雖  
然憂治危 明則嘗抱杞人之憂矣蓋聞會簿書  
慎出納者有司之守也酌時勢節制度者經國之慮  
也故古之能利人國者咸稱管夷吾劉晏諸人然鑄  
山鬻海之謀平準輸粟之計以至寬鹽商之資厚漕  
艘之費凡諸臣之所計策皆今日之所悉備者也是  
宜財在官矣然 累世之積竭於 天府浩穰  
之用窮於 內帑 宗祿無以為供邊計無以為餉  
何邪不在官則宜在民矣然水旱蟲蝗所在蕭條登  
威枵虛民鮮蓋藏捉襟露肘之態時見啼饑號寒之  
艱不免又何邪官民俱困上下交急然則如之何以  
為計臣聞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八限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一三

五十二



生物之豐歟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嘗觀漢唐之初用告訕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天下稱富及其盛時用常裕矣建元開元之間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天下稱貧今也入利之孔開已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曰涓涓不竭將成江河况若江河之决乎哉故為 國計者莫大乎節用夫 主德躬素供應內裁節儉之聲寰宇共仰近者 發帑輸粟蠲稅免租所以勤恤乎民瘼者又至雖禹之克儉文之如傷無以復加而臣復以節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十八

用陳說者無亦因時之乏審勢之窮不得已而權之於儉而已如 上用服袍及賞賜段疋諸件誠不可廢矣然以度支之匱至議折十年之漕糧以足工費此固 皇上俯念民力至意然古昔明君有服澣濯之衣者有后官衣不曳地者至今稱為盛德今內府之儲計數尚多臣愚以為織造可議裁而漕糧必不可留也光祿牲口銀兩專備 御膳誠已節制矣而頻年 吉慶取以充賞者每計十萬此亦皇上約已厚下至意然古昔人君有惜露臺之

百金者有敝袴待有功者至今以為美談今該寺之積歲減一歲臣愚以為齎予可議節而光祿不可復宜索也浮梁燒造其碗碟鍾盞及邊豆等常器皿誠不可缺矣而棋盤棋確餅鐺及屏風筆管燭臺盒燈等項共計六萬餘副其工甚鉅而龍鳳花草之肖其形青綠蒼白之精其製近聞道路流傳造燒甚艱古昔人君有碎七寶之器却繡翠之飾者至今以為盛事臣愚以為已經造完者可解其難成者似不可不停止也鈔關本色歸 內庫以備錫予雖 舊制

皇明留臺奏議 財儲類卷十三 五十九

也然自弘治以來鈔之不與錢並使也非一日矣今本折雖輪征而賞鈔無實惠查得隆慶元年曾改折三年以濟邊儲 陛下今必欲照常解本色於內庫似非所以救時之急臣愚以為賞賜即無鈔人不為怨而停征本色且可以助 國儲去無益以資有備戶部之 請折鈔關者宜從也 恩

免在馬房子粒蒙 欽依免補固良法也然 內府各監局修理等項公用銀兩僅止一年豈盡不可已者乎今 蠲恤之惠均溥於天下而抵補之數



取盈於太倉照得戶部題稱十餘年之積不足以當  
一年之補 陛下必欲照前 旨抵補於該監  
似非所以善濟其窮臣愚以為在監局為不甚急之  
務在太倉為不容已之蓄違其否以成其可戶部之  
請止抵補者亦宜從也夫自古建白之臣言及  
生殖則朝上而夕報可言及節節則夕上而朝報罷  
言節慎于外庫則百計而百聽言節慎于內庫則百  
計而百不聽此其故何哉節儉者 明主之盛德  
而左右之所甚不便者也臣不敢盡言以瀆 聖

皇明留臺奏議

六十一

聽但今海內近歲以來災異頻示饑饉洊臻窮閭部  
屋十室九空外有日重而必不可已之邊計內有日  
益而必不可已之 宗藩此固司計者之所隱慮近  
聞 慈寧宮又被火災則匠作工役即日又有欲  
罷不能者將取之民乎民貧不能勝其征將取之官  
乎財殫不能勝其費臣故曰物力告訕府庫未充之  
日惟有節省而已失今不節則後之難處且將什倍  
此矣伏乞 陛下上畏 天命下悲人窮勿泥  
成命斷自 宸衷而亟 賜施行庶 國儲

足而司農得以展其技民力寬而 國脉尤賴以靈  
長矣 旨留中

皇明留臺奏議

六十二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四

礦稅類

通商惠民疏

方萬山 萬曆年河南道

乞停礦店稅疏

陳 燧 萬曆年四川道

乞遵祖訓以停抽採疏

王藩臣 萬曆年四川道

乞止稅疏

馬嗣武 萬曆年貴州道

乞禁開鑿疏

陳 燧 萬曆年四川道

乞洞察利害曲體臣工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乞推官民並苦以寬逮臣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之十四

參橫璫辱宗室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參晉璫誣重臣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參楚璫播惡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參粵璫勾夷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因災異請停礦稅疏

李雲鵠 萬曆年四川道

劾惡璫請寬逮臣疏

李雲鵠 萬曆年四川道

蜀興大兵乞罷礦稅寬採木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乞恤民通商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一年三月上

臣惟 帝王之康阜民生經制 國用也莫不以

農商為重務以食貨為先圖故田賦之制紊則貧弱

受累逋負日多而民與官交病催征之稅重則物價

高騰百貨日耗而民與商病如是而欲興富庶之風

致太平之理不可得也 臣請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日者柄政大臣好任私智以紛更約束乃

偶為清浮糧之說令天下郡邑田地山場覆行清丈

議者謂其併吞遼王田地欲假此以減其跡 臣不敢

謂其非然也弊政一行流毒無已上之人欲速以自

成下之人鹵莽以塞責不旬日之間而撫按報竣爭

矣賢能之薦書上矣 臣博詢之四方輿論大約稱便

者十無一二而變易 祖制增稅殃民者十之六

七也伏蒙 恩詔軫念及此除清丈均平軍民稱

便者照今冊派征其有短縮之步弓虛增地畝併將

山坡湖蕩升則派糧貽累軍民者悉令摘查改正天

下臣民莫不歡呼感戴謂 聖天子已洞知其弊

而許其復舊矣願頒行雖久而奉行政正者誰乎 臣



愚以爲 祖宗開創經營其丈量圖冊藏之南京後湖至明且備也當是時吏民畏威奉法豪猾不敢爲姦按形編號因地起賦其間弓步有廣濶稅額有重輕蓋皆有深意存焉非後人可得而增損也歷世以來生齒雖繁幅員如故自非河海之濱水患決齧其舊額未有不存者至于山坡湖蕩或有開荒非砂磧鹵薄則早潦不常其于膏腴舊田固不可同日語也今量丈者不考原額不循舊冊盡掃而更張之或故意拋荒而輒爲減則或稍加芟闢而遂起升科或

皇明留臺奏議 續稅類卷二四

槩稱一則致肥瘠之不分或駕言均權致多寡之莫辨有力者夤緣爲奸無力者坐而待困武斷之徒謀充公正挾官府之威橫行鄉里閭閻小民敢怒而不敢訴其弊種種有不可勝言者且丈量之初意止欲以清浮糧也夫所謂浮糧者不過人戶之飛詭或水患之沉沒而 祖宗之圖籍固自若也今併其字號畝步盡更易之矣南京後湖二百年圖籍不幾于廢乎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今日之弊誠恐類是 臣請申飭各撫按官除文明稱便者無

論已其各府州縣有更置字號變易等則者宜下所司悉令照舊毋致紛更縣分爲區區分爲里原額若干該稅若干因田而查其稅因稅而審其人不使有隱匿飛詭之弊則浮糧自無不清其山坡湖蕩有新開成田者或量行起科註於各里之後若稍有湮沒亦宜明註開豁固不得裒多而益寡亦不得增舊以爲新積里而區積區而縣不必履畝覆丈實可按圖而知有故違 明詔仍前增易者冊解至京許該管科道查參具 奏其地方毫強公正吏書人等

皇明留臺奏議 續稅類卷二四

有把持抗違者許巡按御史訪拏問遣庶幾奸弊盡去民生可安乎今造冊將完各地方必憚於更改之勞紙張之費然 臣以爲不亟改是亂 祖宗之圖籍闕 朝廷之德意坐視萬姓之愁苦貽害將來何所底極夫新一時之費勞而不顧千百年之流害非計之得也 臣故以爲復舊便也 國家建設鈔關抽分以佐 國用蓋日與其取之不足之民孰若取之有餘之商亦王政之所不廢也然比年以來稅額日增部臣之廉潔者固多然無有攘入私囊而剝削以



充數者乎又無有躡取能聲而筭及錙銖以求多者乎一年而加一年有不知其紀極者矣一官而勝一官有不知其終窮者矣為之商者安得不困而物價安得不高也伏蒙 恩詔恤及商民令各路關津貨物經由處所擅立牙行抽稅罔利者盡行裁革四方商旅莫不矯首頓足幸荷 聖朝浩蕩之恩矣然臣以為私設之牙行誠當禁也而各關之增與額外之私設無以異也據 臣所聞見如臨清鈔關在祖宗每歲稅額不過二三萬金今日增月盛且至八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四

萬餘矣夫貨物止此數商賈亦止此數昔非不足而今豈有餘哉蓋昔有所不取以遺民今無所不取以供稅上之人徒見其聚歛之多為可喜而不知禍之及商民者已甚酷也夫臨清四冲之地貨之至者尤多也河西務僅一隅之地耳近且加至數萬部臣每為 臣言及今如刻取則害於商如寡取則損於 國亦稱難矣且往制貨物入運河者稅以十分為率臨清先取六分如至河西務者補抽四分至京都者崇文門亦然商人安之久矣不知起自何年臨清之六

分如故也比至崇文門仍取十分雖有臨清之票勿問也是昔也十一今也十六矣 京師輦轂之下法立而不信於民將何以措手足乎且均之為商也松江之商仍止十分所增者獨浙江等處倍耳夫法立而私易非所以示信也商一而稅殊非所以示均也 臣所未解者也 臣愚以為宜下戶部備加查議如臨清河西務二稅先年原額若干近年加增若干酌多寡之中著為定則使部臣有所法守不致盡利漁民其崇文門新增稅額應否裁減松江與浙江等處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五

之商應否一視其于官闕 王府之供應有無缺乏均應併議為中制仍通行工部及南京戶工二部如九江淮揚三山門及浙江蕪湖抽分等處俱一體申飭以後部臣止當潔已奉公不得刻取微名其回部考察之日亦止廉其行事賢否不必得刻論其錢糧多餘庶幾權禁稍寬而商人悅服商既樂趨物來自眾亦無事多取而稅自不少也 臣聞之荊州沙市原額二萬餘金今已得請減去船料止一萬數千矣彼中商人萬口稱便何不曠一視之仁而以行之沙市



者行之各鈔關也然此其大者也尤可議者淮安之苦水患久矣其民無田可耕獨以地當孔道商賈雜集強者則充牙行以肥其家弱者亦資搬運以糊其口此其為利無幾也既有船料等稅矣又有牙行斛抽等名色至於脚夫搬運貨物過壩每一石該脚力銀一釐乃於其中抽取四五毫名之曰脚抽積之雖可得數萬金然亦微屑甚矣此在鄉黨自好者不為堂堂天朝乃令部臣監收此稅且載之會計錄中其於國體謂何臣愚謂此等名色雖非私設實係額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一四

六

外之徵 國家富有四海即損數十萬金以拯民弱亦所不惜奈何與此窮民較纖微之利哉誠宜亟下漕河衙門速議裁革即稱費用不敷雖別為措設可也臣愚昧寡所知識切見我皇上加意黎元仁恩翔洽此二事雖恭承明詔而有司奉行未至積習未能盡釐今天下之民嗷嗷然未安其業樂其生者莫切於此故推廣德意進其芹曝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言不謬俯賜施行其於國家久安長治未必無小補矣臣愚幸甚天下商民幸甚

乞停礦店稅疏

陳

燿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上

臣待罪留臺連接邸報倭情日急一日有稱其一鼓而克開山戕三帥者有稱其以二十眾掠慶尚犯全羅而襲王京者有稱其三路並進直逼南原者迨不久而報南原破全州失矣朝鮮君臣挈家欲走而人民爭越城逃矣計其瓦解之勢旦夕必折而入於倭矣倭得朝鮮據為穴其肯晏然不執兵與我相從事乎自此而登萊天津而淮揚而閩浙處處逼迫人人恐惶不待倭兵至前而先聲已奪之魄矣此何時哉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一四

上

尤泄泄然不思恤民困固人心而計安內地耶除任驍將練士兵理餉務諸凡喫緊事宜已經廷臣疏請見在行外所有亟宜停止如礦店者陛下既不允諸臣之請而尚爾因循豈以此為細故無關於今日之亂機乎臣請為陛下極言之臣聞明王御宇不患無以戡亂而患有以釀亂不患國有亂形而患民有亂心臣據目前之張皇亂形兆矣而使人心尤未思亂焉則率以戡亂亦無難者孰知其礦役之釀民亂也彼其撼山靈傷地脉無論已到處驛遞



騷然逢人橫肆詐騙而掘人墓折人居及所輸以進者又先括庫銀以代藉口賣砂以抵償殷實者財盡不能勝其求貧窮者力疲不能勝其役逃亡載道冤號徹天是以礦為怨數也而各省之人心思亂矣又孰知夫店稅之釀民亂也彼其股富商剝巨賈無論已甚至惡少成羣把截隘口斗粟尺布有抽一菜一魚有抽取盡錙銖以潤囊橐俾築築小民藉負販求升合以延旦夕命者莫可管活相與搥胸頓足叫地呼天而飲痛無所愬是以店為怨府也而 畿輔之人

皇明留憲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人

思亂矣夫以倭奴之倡亂既如彼人心之思亂又如此假廣勝之徒乘釁而起一呼萬應雲影合從臣恐今日之憂不獨島夷而在蕭牆之內矣

陛下尤以為細故以致 天心示儆災異沕臻去

年 兩宮焚今年 三殿燬繼以雷擊繼以地震蓋

上天仁愛之至明示 陛下以改弦易轍之圖特

儆以耳目之所聽觀而 陛下亦以為細故耶忽

天變而不畏忍民困而不恤屏人言而不信一切興

亡炯戒憂危苦詞多至 留宗今日報開採則開採

明日乞賣砂則賣砂 陛下為此豈以萬方之財非其財而欲為 內帑之財廼其財耶藏富於民未為富而藏富於 內帑廼為富耶請以漢喻漢文尚恭儉屢詔蠲民租賦而其後貫朽粟紅煙火萬里武帝用桑弘羊輩言利析秋毫而不佐國家之急海內虛耗幾續亡秦此其利害得失係非眇小

陛下尤以為細故耶况財貨恃入恃出自古云然臣

不憂其聚之難而憂其散之難頃 陛下藉店以

佐大工命仲春輩聚之而天以回祿散之計其所聚

皇明留憲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九

不能佐十分 大工之一而較其所散有萬倍於所

聚之數矣然此猶散之患也而其不善者臣不忍言

也 陛下亦念及此乎奈何忽以為細故耶誠思

財貨之所以聚散鑑漢治之所以盛衰思

天心之仁愛已窮憫人心之思亂已極惕然省愾然

改將差出開採監稅諸臣悉取回京亟罷各省礦役

而以防礦者防倭至於店稅額銀責之有司代為征

解出民於水火之中而全其樂生之願固結人心誠

在此舉庶幾安內可以攘外而 宗社無虞矣臣



故因倭之孔棘而亟以停礦店為請也乃若今日之禦倭臣尤有隱憂焉夫朝鮮為我藩籬勢在必救即使折入於倭尚當為彼恢復顧自數年來封事誤國彼之備日飭而我之備日疎乃今主客異形眾寡異勢且也朝鮮不為我用而我固分兵深入焉真孤注也即幸而一勝彼尤與我相持未即退舍况未必勝乎為我軍計莫若聯合近處共守要區蓋分則力益單合則勢自壯聲援相倚拒敵不難一面堅壁清野一面征糧募兵聞倭不耐寒隆冬未必狂逞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俟我兵大集而大創之斯蕩平可期而藩籬可固矣斯言一出必有指臣為緩兵計者然臣非效謬悠之談置朝鮮於度外也知彼知己兵法所貴計出萬全方無一失當此秋深虜橫之候邊兵既不可調而所調內兵又難猝至使不自量而急以進勦為事萬一無濟如國威何此臣所為隱憂也至於募兵則必增餉臣非不知當局之難局面既開必須結局今日治兵無非為中國生民計即履畝加餉笑而不可苟徃於跼蹐之見而不為一勞永逸之圖禍將愈久

愈蔓費寧有紀極乎此在謀國者早見而亟圖之陛下倘不以臣言為謬將礦店二事斷自聖衷特旨停罷仍以增兵增餉之說勅下諛部議覆施行未必無補於今日云臣愚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乞遵 祖訓以停抽採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上

臣伏惟 皇上神聖英斷同符 太祖上契

世宗自即位以來動遵 成憲闡澤汪穢流洽寰

宇稱盛治矣頃緣東征師旅內興鼎建煩集業不得

已而為採礦店稅之役先後南北諸臣之所建白其

於利害治亂之分晰不啻若別黑白矣臣又仰頌

皇上聖度淵涵一念愛民之切羹牆 聖祖一則

曰不忍加派小民一則曰不許擾害地方蓋非徒托

之空言實欲見之行事也第諸臣叨蒙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一三

皇上厚恩不辭碎首以仰禱萬一乃一切留中置之

不問夫諸臣之言不用天下將何以戴

皇上之澤乎臣不敢為再三之瀆以聒 聖聰蓋

嘗莊誦 皇祖寶訓敬摘其切于時務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者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創業艱難民情利病至周至

悉藉令鑿山鬻海之利可為當筭無遺策矣然而

聖訓嚴切炳若日星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洪武二

十四年近臣有言理財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

人不同庶人為一身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

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專其利乎

又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

貪名者進好財則言財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

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

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

直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

可不慎也大哉 王言與成湯不殖貨利之心大學

財聚民散之說若合一轍 列聖相承遵用此訓暨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一三

我 世宗肅皇帝聖武中興信任賢相將各總鎮

內臣盡召還京天下翕然太平嘉靖十五年七月郭

勛請設礦以助工費山東河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

可採者下撫按採辦輸納以助宮建之費工畢停止

蓋未嘗輕遣一使也此皆載在 實錄班班可考臣

惟 皇上昭事 祖宗躬閱 訓錄始末沿革

必甚 留神乃今礦稅之使一時竝遣布滿天下騷

驛道路諸以利端進者朝奏而夕報可恐非

皇祖在天之靈所望于繼述之盛也夫



太祖以神武創基撥亂反治嘉靖四十餘年海宇帖然民生樂業非我朝一大盛時陛下所欲追宗而媲美者取獨正德年間太監分布各省紉下攘上於時民不堪命起而為盜蜀陝則有廖麻子藍鄙中原則有劉六劉七窮民響應各聚黨數萬流毒遍天下用兵數年僅僅而定則已大壞不可支矣方今皇上總攬乾剛雷霆約飭所遣內臣仰體德音凜凜奉法固斷無此景象然而所遣既多則人不能盡賢即使其賢而所委之平爪皆赴站之棍徒

皇明留臺奏議 八 礦稅類卷一四 十四

凶命之猾賊倚竊假狐自營私橐罔顧國家之大體生民之休戚也即以天威赫赫臨之在上彼且偷竊目前肆其欺罔一旦有事若輩皆鼠竄即其妻子且不暇恤矣此高皇帝所以禁絕其源而肅皇帝所以慎重差遣者直洞見乎此也且海內臣民皆曉然知聖意暫為一時權宜之計如明旨所諭稍俟充足自有處分信我皇上一念恤民同符二祖原非以抽採為久計也但差遣盛行而人人及即在在離心風聲所至悲

號載道似此情狀誰為陛下陳焉天地之氣苞孕亭毒固之以深山大澤渾淪不泄乃能滋息雨露發育萬彙今處處鑿掘發露無遺譬之人之一身千瘡百孔體無完膚則元氣流漓未有不顛斃者山崩川竭之異水旱災沴之變由此而臻草竊奸宄之心四夷跳梁之觀望種種竝作近日報薊鎮星落如斗常熟地震有聲已見其端矣方今倭氛雖暫息而綢繆之計尤當遠慮若三殿之工又萬萬不得已者所需之材必數百年遠於斤斧之地故必嶽巖絕磧

皇明留臺奏議 八 礦稅類卷一四 十五

為西南叢箐之中乃可採辦比臨水次而夫役顛踣壓斃者十而二三衝冒瘡疫而死者十而五六故蜀人語曰入山一千出不五百亦云幸也今又驅而礦洞之役夫以蕞爾之民採大木採礦一時俱作將胡適從臣謂二務未可兼舉也孟軻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筮筮細民疾首蹙額而無所控額矣遠方之困斃者固無論即今輦轂之下物價騰貴問其所由皆稅務之多也皇上明見萬里之外獨不可以近而推遠乎臣頃從蜀來道經數千



里遇中使之出所經一驛夫馬廩糧費用不貲大率  
明旨所節省郵傳一歲之積不足以充一朝之用則  
其所至地方供應煩滋又可知矣雖曰不加派勢焉  
得而不加派乎雖曰不許擾害地方能卒無擾乎管  
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步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  
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日而君  
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者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  
庭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者也今  
以萬里之情得於所步者獻之 丹宸伏望

皇明留臺奏議

廣雅類卷二四

論

一

一

皇上永鑒 二祖之芳規俯憐生民之疾苦穆然  
深思幡然獨斷 早賜處分以信 明旨以光  
聖德上篤 宗廟社稷之祐而下慰四海蒼生之望  
天下幸甚 愚幸甚

乞止稅疏

馬嗣武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上

臣前巡視西城目擊馬百戶初至抽稅一時人心憤  
怨聚至萬餘夫此萬餘人者意何為哉見之可畏念  
之可憂 臣已具疏題知意 皇上明見萬里洞察  
萌芽必將憮然感動不終日而下 詔停止乃至今  
寂然未見施行 臣食不下咽臥不帖席復敢冒死為  
皇上陳之竊惟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尊無二  
上非以其有財以其有民也誠能培養保愛德澤固  
結乎民心則任土作貢何患無財若重征厚斂民不  
堪命心懷携貳將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雖盡歛天下  
之財而歸之于 內府亦無所用矣此理昭昭從古  
以來未有易者我 皇上即位之初軫念元元何  
常不以培養保愛為事如救荒則發 內帑禱雨則  
步南郊卽堯舜之仁不加于是頃因 國用不足  
聖心偶有所著言利之臣遂巧為迎合以中  
皇上推稅中使紛紛四出卽以南京根本之地亦所  
不免 臣待罪南臺見數年以來水患相仍百姓貧困  
京城內外盜賊蜂起今又加以橫稅環四境之內



立旗抽分近而上新河龍江關稍遠而浦口六合瓜埠蕪湖儀真等處凡商人船隻所載驢騾而負甚至肩背所挑被囊梳匣皮箱竹篋無一不檢無一不抽竭澤以漁焚林以獵數旬以來間關罷市商賈不行柴米布帛之數騰貴稀少百姓日困之費遠倍曩昔居者愁苦行者悲嗟怨嘆之聲遍陌盈衢或有中夜驚呼者或貼匿名榜或戕害稅官者或將收稅官逢黑夜放火烧燬者意氣洶洶無所底止獸窮則攫此等景象安可常保無事萬一有奸雄無賴之徒乘民

皇明留臺奏議 廣稅類卷二四

六八

心之怨鼓舞煽惑揭竿持挺而起其為禍可勝道哉

夫南京為 高皇帝定鼎之地所屬皆湯沐邑三

十五年之間 聖澤優渥常賦屢蠲故今百姓謳

歌之不衰我 皇上英明仁厚同符

高祖何獨于斯民而重征之伏望 俯念根本重

地商人困苦已極地方隱憂不測急下止稅之

詔取回收稅之官慨然與民休息則人心安而太平

有道之治將永保千萬萬年矣語曰不見其形願察

其影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惟 皇上洞察幾

微深思極慮勿以小益致大損勿以近利忘遠憂勿以積于無用之物輕 祖宗相傳之大寶社稷生民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廣稅類卷二四

十九



乞禁開鑿疏

陳

燧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

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遇桂奏為敬獻奇異銀礦兼征遺漏錢糧以助 大工事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寧國池州府等處舊產銀礦封禁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劉朝用不妨原管事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其舖面門房比照順天府例每月征銀三分便着南京內外守備會同部科及撫按等官查議明

皇明留聖天議

入續疏類卷二四

三

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諛衙門知道欽此隨諛應天

撫臣陳惟芝按臣牛應元交章請罷 等願望

聖明燭察當必有惕然省悟也者而且近奉

旨刻印矣降勅矣 等有不容默默者請備陳其不

可 陛下試垂聽焉我 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 皇陵之發祥自南服相延二百年來

聖子神孫綿綿嗣續所垂為千萬禩不拔之基者端

在於是則以王氣所鍾者厚也王氣如人元氣元氣

宜固不宜虛宜培不宜泄泄之則百病乘虛而入矣

今日之舉傷泄必多所干 國脉匪渺小也近據徽州等府揭稱 孝陵來龍自徽州府大彭山發脉由寧國等處迤邐而來不過數百里載在地理諸書及今堪輿家歷歷可稽其間有起為少祖者如人之有頭額有束為過脉者如人之有頸項有布為撓掉者如人之有手足精連氣貫一傷百傷此其關

孝陵不甚重乎而忍於加鋌鑿耶况太平為

高皇帝開天第一郡而徽寧池三府則又皆爭先款

附竭輸輓佐軍興 高皇帝所用以平一寰宇者

皇明留聖天議

入續疏類卷二四

三

也故 鴻業既成之後屢勸 詔旨特為蠲租且

曰朕世世子孫毋忘此郡民也 天語皇皇指在

簡冊等因又據廬州府揭稱本府與鳳陽連界去

皇陵僅二百里而遙按 皇陵龍穴自岷發脉蜿

蜒而來江界平南淮界乎北由英霍至於野城復起

少祖之山高矗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為武涉

諸山而盡於六安折而右則為鹿起諸山由廬江無

為而盡於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為紫蓬溪鷄鳴

諸山橫亘合肥而為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大紅諸



山雄視定遠而爲近障乃出洋三十里方結

禁穴以鍾王氣而肇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譬人一身

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

呼吸不續而命蒂其能固乎萬曆二十五年間詹事

府錄事會長慶妄以已意疏請霍丘六安之間

可以開礦奉旨下部諛戶部覆議謂廬州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脉題奉欽依停止在卷等因具

揭前來臣等三復讀之伏念南畿勝地相傳爲南龍

所結真帝王都三國吳都之東晉都之宋齊梁陳南

皇明留臺奏議八續紀類卷一四

三三

唐皆都之而真龍正穴獨歸

皇祖此天之所留

以貽神聖而弘丕基昌後嗣者也

陛下仰承

聖祚豈不思本源所自豈不願

國脉靈長區區以

大工故一旦下開採之令而不顧

皇陵之所盤

礴不察氣脉之所自來不審利害之關繫最大此皆

王遇桂奸膽彌天敢於嘗試

陛下而

陛下悞聽之耳夫使南畿果可開採方今言利煩興

礦使四出頻年以來且及極邊與荒亂之境矣獨遺

此不言而待王遇桂始言乎蓋諸人之不言者誠畏

有祖陵在而王遇桂輒言之臣等故知其嘗試

陛下不意陛下遂聽之也屬聞南畿士民見說

開採日夕號奔相揣揣焉以毀其墳墓傾其室廬爲

懼嗟嗟彼自爲一家計者猶如此其急而况自爲

宗社計者獨不念傷陵脉乎意者見小利不虞

大害耳不然陛下聰明仁聖海內著聞如往年

淮水汎漲可憂在泗陵也陛下赫然震怒罪河

臣而輒視其職去年孝陵守臣失事被劾在私

署也陛下亦赫然震怒至降級而尋奪其官凡

皇明留臺奏議八續紀類卷一四

三三

若此者皆明知祖陵爲根本至重也乃今於

皇陵過脉之所聽其穿鑿任其震撼虧根本損元氣

截地維傷國脉震搖皇祖在天之靈莫此爲

甚就令開採其間山陵盡礦沙土皆金可輸而實諸

內帑誠恐陵脉損傷事變叵測即瓊林大盈土

苴棄之矣陛下又何利焉而爲此耶且

陛下既聽王遇桂之請擬有中官矣而必督以守備

太監邢隆劉朝用豈非以老成任事不致輕舉妄動

滋擾害乎夫二臣老成公慎臣等稔知獨計奉



命以開採為事將惟礦是求一切龍脉攸關如各府諸山所稱為少祖者過脉者遠近障者頭額頸項手足者恐不暇顧聽同原奏官民徧行開挖則根本必至動搖 王氣必至散洩異日者變故叢生 臣等不知其所終也 陛下安可不早辨乎如以為皇陵禁地離各府稍遠 臣等考之經云尋龍千里非迢遞又云大龍千里費推尋蓋帝王之穴其來龍延蔓廣袤極其遼遠今所開採近止一二百里遠不過數百里安能保其無傷龍泄氣之患也伏願

皇明會典卷一百一十四

二四

陛下反覆思維權度利害猛念 祖陵為重於此竭其仁孝敬慎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亟收開採成命而重懲原奏官民夫刺印銷印非豁達大度之主至今傳為盛事者乎 陛下以此同符漢帝上可以安 皇祖之神靈下可以延子孫之福祚王氣攸長 國脉綿遠而 皇圖其鞏固矣此 臣等所大願也 臣等身司言責目擊事端不得不披瀝血誠冒干 天聽儻不以所言為謬將寧池等處持 旨免行開採萬一惑于先入牽於垂成而不

能自決伏乞 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上請可否施行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

皇明會典卷一百一十四

二五



乞洞察利害曲體臣工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閱邸報湖廣徵稅奉御陳奉一疏致

蒙 皇上嚴旨將知府李商耕等降級推官華鈺

等被逮一時人心駭愕以為湖廣按臣曹楷曾劾陳

奉諸不法疏何寂若罔聞而陳奉一言輒動

天威即楷亦不能安位引疾以去相顧失色莫知其

解臣等仰思 皇上尊居 九重之上明見萬

里之外豈不知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宮中府中當

聯一體乃偏聽中使言聽計從至外臣則草芥之乎

皇明留臺奏議 廣稅類卷十四 二六

臣等以管窺 天或知其必不然矣蓋自開礦權

稅以來中使爭言利外臣爭言害兩者若皂白不相

侔也然中使言利而利隨之如某省以礦銀進某省

以稅銀進某省更以金進黃白輝煌接踵道路

皇上豈不曰中使其忠我乎外臣言害而害不見如

臨清一激變湖口一激變上新河一激變人心洶洶

隨起隨滅 皇上豈不曰外臣其欺我乎以故聽

中使如轉圜聽外臣如沃石則以利害之說未明而

上下之情隔也豈知鹿臺鉅橋終非商有恃入恃出

自古記之利害相因之效遲速無定毫髮不爽人臣

有心豈願害至以信其言惟願 皇上蚤見而預

圖之耳 皇上以今日之礦果出於山稅果出於

商謂天地有常利民間有餘羨乎信如此則一時權

宜足濟緩急亦奚不可顧各省礦稅原無大利中使

奉差動以阻撓聳惑 宸聰郡邑諸臣疊疊速繫

當事者既欲惜民又欲惜官萬不得已設法徵歛以

助不給或攤富戶或派丁口依然條鞭之法重復再

舉算盡錙銖地無遺利其初若剥皮毛民雖痛猶可

皇明留臺奏議 廣稅類卷十四 二七

堪久之若剝心肉民極痛不可忍橫征不休肉消骨

立民肯甘心就斃乎饑寒困苦之極方欲苟且旦夕

之生平昔怙恃之官又罹謫逐拘繫之慘官因民累

民因官忿脫或激而成變奮臂揭竿草澤姦雄相為

援應地方貽害將不止如臨清等處之紛紛者當是

時責礦稅之使以消弭之策臣等知其萬萬不能又

將以外臣當其禍矣臣等不忍以未至之害嗥嗥

君父之前惟望 皇上恭默靜思恍然覺悟則知

中使之言利非忠而外臣之言害非欺也彼中使識



非遠大計止目前承順 君顏之外更不關間  
疾苦故敢率意妄為肆言無忌若在外諸臣仰受  
皇上之命以愛養斯民上之得 君下之得民皆  
其分願民苟離心身與俱退欲効事 君之忠得  
乎 皇上以此諒諸臣狗馬之心則知其言害不  
言利乃其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矧各省礦稅之  
進雖藉于中使而外臣設法措派備極艱辛臨清等  
處之變實起釁中使而外臣相機撲滅殊費心力則  
外臣何負中使而中使動欲傾外臣乎 臣等悉閱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

三

奉之疏自述遍歷楚地人情誼騰投石拋甍吶喊鼓  
譟無處不然此非楚人獷悍不聽命於奉則奉之舉  
動乖戾不心服於楚人乃其疏中所指諸臣陰害之  
說奉蓋託此以飾其罪也頃因播首倡亂舉兵大征  
荆楚接壤地方搖動大小諸臣連篇累疏請寬礦稅  
收拾人心 臣等日望 寬恤之令從天而下乃  
皇上僅以協恭調停責之楚臣夫協恭調停可聲音  
笑貌為哉昔有虞盛時明良協恭以成和衷商宗命  
否相濟乃為調停若令中使設心傾陷外臣意

向相左 皇上任法偏重總不可以言協恭抑或  
中外雷同專務益上不顧損下無所糾察以孤  
皇上裕 國愛民德意亦不可以言調停 臣等竊意  
各省撫臣司道守土牧民分宜同心會議酌量開採  
若按臣持斧代 天揚清激濁宜畀以糾察之責  
如遇外臣阻撓中使剝削咸得秉公持法指名叅究  
皇上聽斷一任虛懷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匪獨三  
湘七澤之民共樂無偏無黨之治雖通之各省在在  
協恭調停亦庶幾補偏救弊之微權矣儻蒙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

三

皇上洞察利害曲體臣工肯以協恭調停之念念今  
日礦稅得罪之臣則舉李商耕趙文煒高則巽復其  
官華鈺車任重免其逮是 皇上今日之新恩也  
人心所共幸也再推協恭調停之念念在前礦稅得  
罪之臣則舉吳寶秀吳一元吳宗堯赦其過宥其罪  
是 皇上曠世之殊恩也尤人心所共幸也 臣等  
仰望 皇上為虞帝為商宗快覩協恭調停於開  
礦權稅之外與天下更始以光 聖德以安人心  
以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非徒為此數臣者



惜官希宥而已伏乞 聖裁施行天下幸甚等  
不任惶悚懇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廣稅類卷一四

三

乞推官民並苦以寬逮臣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職司言路民情吏治咸得與聞顧事  
有知未真而驟言者謂之誕事有知既真而不言者  
謂之隱誕也隱也皆欺也 臣等所不敢也本年四月  
接閱邸報雲南督理礦稅太監楊榮一疏為異常暴  
虐兇狠郡官等事奉 聖旨這奏內知府蔡如川  
知州甘學書橫行酷暴抗擾開採竝書手陳其蘊及  
有名生負人等都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拏解來  
京究問不許連累無辜以安遐荒地方該衙門知道  
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盛怒中惓惓以遐荒為念  
不許連累無辜此其 矜民之心即古帝王泣罪  
開網之心天下臣民所共快也夫遐荒地方原與中  
州不同小郡偏州改土新設夷落雜處多有姦徒棍  
惡射利搆禍於間處置調停最為不易匪獨民有苦  
官亦有苦匪獨民有無辜官亦有無辜緣萬里滇雲  
耳目遲滯故被逮知府蔡如川以 國朝理學名臣  
蔡清之後由南部陞轉尋甸其守官行已 臣等夙見



其賢知州甘學書治趙州有聲臣等夙聞其賢獨其與礦使相軋卒不得其所以未敢以冒臆為之解也今事以久明論以久定始知知府蔡如川以稽查舊洞夫役稍有牴牾被委官吳江從而媒孽遂起責逐洞夫之議知州甘學書以學官風水爭釁地方偶火被委官王棟乘機陷害遂倡州官燒燬之謠委官以此激怒中使中使以此激怒 皇上形之叅牘無甚其說而實有大謬不然者嗟嗟二臣奉

命受職州郡上供 國課下恤民生自其職業偶值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三

不幸與中使不相能橫被中傷若中使奉

命開採惟欲礦稅溢額以悅 上意其于民生休

戚吏治賢否事體難易毫不關心矧遐荒土庶素不

習中使設施而中使初至彼中欲示威稜以行其計

術遂滋愛憎之情謬張毀譽之口惟恐言之不足以

聳 聖聽至貽禍無辜彼安所恤此中使之毀言

誠不足憑而二臣之苦情所當 鑒察也矧聞二

臣被逮之日郡邑百姓千百成羣攀轅臥轍哭聲載

道天日為黯此非平時撫摩百姓痛癢相關臨難之

際何以得此今以一中使之言傷兩循吏恐非

聖世所宜有矣此非臣等故為 瀆也科臣王德

完為二臣訟言之而不解科臣陳維春又為二臣訟

言之而不解猶曰官評冤抑未詳彼中事情至按臣

劉會一疏具悉顛末謂楊榮與二臣始雖相左繼則

相信委託蔡知府以礦洞優異甘知州以獎語則被

叅者非真有不可原之情即叅之者不任駟不及舌

之悔而 皇上猶然 中格不為少解豈

明旨不許連累無辜止及百姓獨斬于官僚耶不知

窮邊絕域俗薄風澆撫之則夷而民虐之則民而夷

之二臣者為百姓與中使左隨而中使之意解惟是

中使之疏入而 皇上之意不解中使復不能為

二臣解所稱無辜莫此為甚倘以毀至而繫之復以

事明而宥之原無損于 天威大有光乎

聖德奈之何其不然也臣等嘗聞之人臣身當言路

毋守隱默凡事關吏治民情人己言之 上未行

之不妨再言是以不避煩瀆冒昧上 請伏望

皇上念官民之並苦推 浩蕩之洪恩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三



勅下部院將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學書從輕議宥或

量加罰治發落則匪獨一時臣工士庶欣戴

皇上驚寔甘澍威惠並流即傳之後世莫不仰

大聖人之作為不可及而雍熙悠久之盛治將

與唐虞三代比隆矣臣等不任懇切惶悚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八橫稅類卷二

三十四

叅橫璫辱宗室疏

朱吾弼

臣等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

斯畏言宗盟之當篤也又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而

宋臣朱熹集註引歐陽修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

其言尤為深切言闡寺之難任也履雖新不可上加

於冠冠雖敝不可下置於履故基隆之世冠履上下

名分截然毫不敢干凡以肅紀綱而尊朝廷耳何江

西礦稅太監潘相敢於恠辱宗親謾肆欺奏反使

冠履易位紀綱掃地乎臣等聞之相顧失色扼腕傷

心錯愕咨嗟曰諸璫不敢逆犯宗室匪直

祖宗開國以來所未前有即近日假礦稅作威煽虐

橫肆無忌者誣奏撫按論逮司府致死縣令各官曾

無敢於欺君犯分不顧天潢之親者詎知

么麼潘相遂恣其兇狠竟細打樂安王府奉國將軍

軍謀托及宗達二宗一旦無法無君也臣等

未得江西撫按揭帖悉其多官叅看云何但從江西

來者詢其所見所聞頗詳頗真質之潘相張問達二

疏潘相之下犯上履加冠又恣意捏奏已無



朝廷無紀綱矣 皇上乃下潘相之疏戒 宗室  
 究首惡罷知縣李鴻以同寅協恭示撫按官而於科  
 臣張問達之疏尚 留中未下豈主潘相先入之言  
 乎抑待撫按 奏至而後併下乎 臣等有所未解矣  
 皇上試虚心詳閱潘相張問達二疏相之飾虛問達  
 之據實相之綱杖 二宗 二宗之無辜受害犁然  
 較若黑白者 臣等姑先陳所知之詳且真者而後據  
 潘相疏語折之可乎說者云五月初三日潘相列兵  
 持械高輿八擡拜客回監偶至通衢生童正當考校  
 雜以諸色人等叢集望見潘相導引冠服氣焰異人  
 挨前爭覩內有儒童少不更事從旁詫笑潘相怒其  
 損威喝令叅舍拏來其時實不知謀托宗達為  
 宗室混於儔眾迫虎役李貴等闕然往拏大眾奔潰  
 所獲者止四人二為童生二為 宗室相於座上咆  
 哮盛怒大呼着實細打彼謀托宗達以 宗室不跪  
 益觸其怒宗達隨俛首受杖因未甚傷謀托自恃  
 宗親不甘杖撻遂蒙細打傷重幾於喪軀南昌府縣  
 各官傳聞倉皇趨赴救視變出非常都城震動

諸宗踵至共駭共憤不約而聚群擁潘相衙門責以  
 無禮相自知虧無抵捏稱碎其龍墩搶其稅銀圖賴  
 眾宗眾宗中有老成者輒止眾曰潘相細打 宗室  
 背逆犯分撫按司道郡縣耳目既真豈能庇護蓋退  
 聽奏 請處分 朝廷自有法紀謀托決不重  
 含冤隨各退散何曾有碎墩搶銀事哉為相者稍知  
 畏憚宜請罪 宗室乞哀撫按自諉於誤犯不至干  
 法紊紀情尚可原何敢於欺 皇上如所  
 奏云者 臣等請一一為相折之相謂萬人踵後勢若  
 反叛破門毀鼓勢甚洶湧矣相乃能遣役於萬人中  
 執得四人是萬人何怯而相之棍役能為萬人敵乎  
 此其欺 皇上者一稅銀收貯豈在公堂相謂方  
 與撫按講事而回途遇萬人吶喊追隨進搶豈知四  
 人被擊萬人已退搶銀四百餘兩者人乎鬼乎此其  
 欺 皇上者二閑起途遇無知一笑童生 宗室  
 就縛知府知縣隨至相謂並無一官救護伊即慌憤  
 中抱守 勅印拚命力遣叅舍捉拿四人何萬人  
 退縮無一敢動手加相與叅舍而相與叅舍竟萬人

皇明曾憲天議 續紀類卷十四

三十七

皇明曾憲天議 續紀類卷十四

三十七



必往一無所畏雖 宗室莫必其命乎此其欺

皇上者三廣信之上饒比鄰浙界去省千里相乃以

陰謀主使聚譟駕禍於知縣李鴻波及撫臣等豈知

相已自謂 宗室之尊尤宜自重值此嘯聚之時混

入臣署於玉石何分焉則與謀使 宗室聚譟之說

已自相背此其欺 皇上者四夫潘相明冒犯上

之罪陰逞制人之謀 皇上可欺 宗室何不可

凌虐乎 宗室可凌虐縣官何不可誣陷乎相一癡

腫傀儡聽奸棍提弄指撥不知其言之自相矛盾反

成欺 君供案耳彼撫按必合郡縣 王府司道

多官之公議遲遲以 請蓋欲得真情以服相心

亦或平日為地方調停意多不欲盡潘相之惡逆將

為相末減耳寧知相固敢於欺 君何難於欺

撫按陷縣令而先計反噬為自脫地耶且知縣李鴻

當日以相差楊棟等採木事致激眾憤不得已收監

權宜退眾不啻奪棟等於虎口而生之隨報撫臣夏

良心時良心逆料潘相或偏聽奸棍中傷縣官求逞

業為預 聞今突傷 宗室固與李鴻事前後風馬

牛不相及卒倚藉口 臣等知其詭計匪直假脫殿

宗之罪將因磨牙露爪必求逞於廣信封禁山耳不

知封禁山當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之交長廣數百里

自上古至今為荒莽之區人踪不到鳥羽獸蹄所不

交通自周季漢初闢地以迄我 二祖 列宗

歷見兵連禍結利不勝害嚴加封禁故名曰封禁山

臣等謂李鴻職在弭盜安民為地方計利害不敢輕

聽採木釀亂忠於 皇上遽蒙褫職以快惡璫之

私得無灰任事者心而人將化為繞指聽願使於惡

璫乎江省民窮俗悍不堪搜求恐成激變而貧

宗數千又易擾難馴嘗攷 武宗朝逆藩安化王

寘鐃起兵寧夏亦以誅逆璫劉瑾為名殷鑒不遠已

臣等謂 祖訓森嚴 宗室隆重潘相必當正法

萬萬不可以閹寺之故自壞其城如周雅所譏也伏

乞 聖察明斷潘相之犯上欺

君亟嚴繫逮之 旨封禁山之利小害大亟散採

木之徒李鴻之庇民効忠應明其誣而亟還之職則

皇上仁昭親睦義正兇橫智周隱伏是非寔紀綱肅



而 朝廷尊

國家億萬年治安基此舉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八續稅類卷十四

四十一

參晉璫誣重臣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

臣等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中外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若山西巡撫之有魏允貞則能文武為憲廉正不阿所稱天下重望之重臣是已重臣重則 朝廷重重臣輕則 朝廷輕矧重望之重臣尤中外所倚以安危理亂其繫朝廷之重輕又非尋常僅就體面論者以山西之內拱 神京外鄰醜虜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墨吏寒心債帥落魄窮氓安堵塞馬絕塵

皇明留臺奏議

八續稅類卷十四

四十二

七年之拮据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璫孫朝者敢於無忌挾私逞忿妄加汗蠟顛倒是非熒惑 聖聽不顧 皇上之重臣輒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無天無日無法無 君弁髦國體長此安窮臣等得報覩此巨狐黠鼠兇憑城社公然畫號於 聖明之世切齒傷心亟思露章劾之幸蒙下 旨着該部院參看臣等私意皇上必素亮允貞正直清白姑付公論於部院令朝亦降心而箝口耳迺部院覆 奏公論已定迄今猶



未奉 旨中外臣民大疑大駭 聖衷淵邃誠

非 臣等所能管窺亦豈謂部院疏中所云允貞稟性

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之說若自取朝之污辱然

乎寧知折剛而柔不執而隨去峻而卑卑惟順朝等

所為任其魚肉吾民一味調停以逢迎為悅

皇上又焉用此巡撫為哉 臣等相顧錯愕竊訝此舉

關於 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

尚憚撫按得議其後天下人民前此之被荼毒尚賴

撫按維持其間今孫朝如此污辱允貞 皇上知

有公論於朝不加切責于允貞不 賜慰留恐是

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允貞必不能苟同孫朝之留

而決於求去部院大臣亦必不能坐視允貞之去而

安然就列將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盡無所憚以

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為生歛怨於閭閻者日深釀

禍於 國家者日感揭竿一呼荷戈四集 臣等私憂

過計此勢所必至 皇上縱不為 國體惜而於

世道可無慮乎 皇上慮及世道則私許不宜偏

信公論亟當兼收不待 臣等辭之畢矣夫兼聽則明

皇明留臺奏議 續編卷二四 四二

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

目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

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

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逞鑿不奕時事多虞

皇上何可以堯舜之智惑於趙高輩之姦也且糾劾

大權外付之撫按內付之科道即九卿方伯之尊不

得越俎朝以稅務之奉御敢於竊大權而侵之它日

書之史冊朝將置 皇上為何如主且朝之出也

皇上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避會通同原奏官得

差為自利計其斃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細

打平民索取細段羶絨兇狠贖貨種種不法致縣官

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有允貞叅疏所不

能悉者 皇上曾謂朝足勝任使乎矧食肉寢皮

之辱豈可輕加 天子之重臣攘剋貪濫之污豈

可輕誣剛方之廉士撫臣叅內臣內臣亦叅撫臣正

人以邪人為邪邪人亦以正人為邪 朝廷之上

幾為訟府壞 國體拂人心莫此為甚者 臣等謬叨

言責共激公憤誼不容默伏願 皇上捐成心布

皇明留臺奏議 續編卷二四 四三



公道賤貨貴德俯 鑒<sub>臣</sub>等愚忠兼聽為明轉環

為斷沛發 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 溫諭魏

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有重臣非羣

小所得間而重望之重臣舉朝自有公論

皇上原有特知庶 國體崇人心協萬萬年治平肇

是矣<sub>臣</sub>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八 礦私類卷二四

四四

參楚璫播惡疏

朱吾弼<sub>萬曆二十八年九月上</sub>

夫 皇上孝篤於 祖宗尤加意於 陵寢

仁洽於士民每動念於無辜乃 顯陵正

皇祖發祥之重地陳奉何敢於斷脉以洩其靈而承

天為 獻皇湯沐之遺黎杜茂何敢於黨惡以致

之罪乎南都接壤楚地<sub>臣</sub>等耳目極真誼不容默除

奉之淫縱貪殘種種惡跡見於諸臣已臚列

請者不敢贅述姑舉襄陽府棗陽縣青山開礦一節

繪圖指陳 顯陵龍脉暨被逮生員沈希孟等無

皇明留臺奏議 八 礦私類卷二四

四五

辜為杜茂羅織緣由列單進 覽并為

皇上述其槩焉夫 顯陵近脉非發自洪山太子

坡迤邐而來乎由洪山轉盼連絡青山並無水隔計

程僅百餘里耳前後峙應晴朗登對在指顧間正

顯陵真脉一脉相承有目者所共覩故杜茂常言此

礦關係 陵脉未肯承認奉獨何心不會同茂及

該省撫按詳察可否遽遣委官韋夢麟戴燁李茂春

等私募河南地方礦徒數千開煎無忌說者謂其祖

墳近 陵陰謀不軌欲傷 陵脉以益其墳此



猶莫須有之疑至於擁兵操練所過地方舳舻蔽道  
旌旗蔽江砲鼓連天亡命罪棍悉爲爪牙鄉官士民  
悉遭魚肉衣大紅蟒袍謁顯陵而杜茂不敢問  
行牌提鍾祥縣官而撫按不敢問用夾杖加生員且  
辱生員妻女而提學官不敢問幾於無主無官  
無士無民則臣等所未解聞之咋舌縮首不能不相  
顧錯愕者顯陵之恥神烈天壽發祥  
爲最近禍福於皇上爲最切臣等恐言之無稽  
而繪圖以進所當亟宜覽省停青山之開鑿  
皇明留臺奏議 續紀類卷十四 四十六

恐被衆打傷九人亦求救於府留之空房稟明守道  
議撥兵押獲解奉而奉指搶銀五千兩之牌至矣又  
以孫國棟之倒死長街詰問死狀士民咸知必死欲  
甘心九人者慮府釋去九人而十八日夜杜茂置酒  
蓮花池請督工張太監夜深始歸居民隨之入城鳴  
鑼吶喊以府縣之曉諭而散則城門不閉者杜茂實  
爲之次日揭竿岳王廟又次日揭竿報恩寺而兩道  
兩院諭至遂各解散則杜茂有疏聞矣業念餘  
日寂無譁忽茂對丁留守言錦衣將至於是六月十  
皇明留臺奏議 續紀類卷十四 四十二

正陳奉欺 君之罪以慰 獻皇在天之靈以  
培 祖宗億萬年之命脉蓋不可旦夕少緩此臣  
等所謂 顯陵可虞者若楚之激變承天爲甚蓋  
其士民初變則伍月十五日以陳奉聽姦民李二生  
薛長兒等牌提縣令夾打生員拆人屋擄人財姦人  
婦用銅鈎鈎人肉銅拶拶人乳所在驚恐公憤聚衆  
期殺李二生輩無知犯法實非得已適奉又差陳文  
經等九人至府訪拏大戶士民於文經袖中搜有訪  
單開富戶五十餘家劉叅將亦在其內連人送府府



至沈希孟家次殺至唐登三家折墻登屋打毀家私以致士民人人自危頃刻逃散被傷生員四十餘人次殺入明倫堂次殺入元佑宮將生員吳朝禧挺刃交加頭傷至臍左耳刀割血凝滿面頂門一孔周身多痕該府王知府驗的次早擡至守道責令行兇衛官親驗無詞周之屏等計莫可解私聚兵歛血於戰場納黃於備監率三奉祠亦願納印休官激杜茂以抗守道茂用司房蘭榮等畫策誣沈希孟等所素誓之士民以倡亂假傳 聖旨先將希孟等纍纍就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四十九

繫禁之衛獄然後坐以搜獲兵器勒取地保反結列名具 奏而希孟等入其羅織莫可控訴豈知斬馬刀出之希孟鄰讎司房劉可立者而責鐵匠李榮以造鎗責屠戶劉桂以借刀皆嚴刑脅之重利啗之又許地保文科等人各官田五十畝令具反結筆蹟之同詞句之合又出司房王南阜一手此其士民激變與希孟等受誣顛末道路人人能言之為之痛心流涕嗟嗟以護衛之武弁不關白府道擅興師旅輕殺士民於城中以守備之內臣直聽私人輒用令旗謀

動干戈於邦內以 皇祖龍飛所加意之舊都不遵不許擾害之 旨共肆貪狡播弄機權於掌上此乾坤何等景象按臣言之科臣言之九卿大臣言之 皇上置若罔聞豈所言者未悉二宦官激變之由諸士民冤枉之狀耶希孟十四生者被誣各有所召列單見在 皇上當不待覽之畢 聖衷有惻然不寧者 臣等竊謂 皇上以不忍加派小民之美意為礦稅之權宜反以礦稅之中使震驚 二祖之 陵廟傷殘三楚之士民而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四十九

皇上大孝不克安 二祖在天之靈 皇上深仁不克庇 二祖湯邑之人若陳奉者縱諸臣叅之未足憑而內臣李道叅其違逆矣魯保叅其慘烈矣彼固輔車相依者二內臣曾何所憾而叅之乎 皇上業已洞燭切責之矣矧武漢激變荆襄激變承天大激變皆天下奉差中使所未有 臣等謂奉之福過災生貪極志滿天怒人怨願 皇上赫然械繫置之法即守備杜茂靡思鴻雁之安助豺虎之縱橫竟任狐鼠之憑依漫為鬼域之



疾毒亦當罷還閑宅爲罔 上黨惡者戒至指揮

周之屏等之違制擅兵司房闕榮等之假公濟私一

一行撫按提問不少假借使群小不敢依城社以逞

此楚變之可駭臣等不得不爲

皇上言之者夫蚘吹不足動聽蝸鳴祇多聒耳臣等

非不自諒亦知東倭西播不勞奏凱

皇心驕侈凡有言者目之爲私憂過計不知秦之亡

也不在六國之衡命而在一豎之指鹿唐之衰也不

在藩鎮之跋扈而在清流之投濁民心已失士氣已

喪 皇上可謂金甌之無缺可付無賴之刑餘乎

臣等謂奉不戮天下之爲奉者益放膽而行無所忌

憚承天之士民不宥天下之爲士民者益重足而立

無所赴愬究也底於不可知不忍言其時欲執奉茂

而寸斬之以謝天下無及矣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念承天爲

聖祖濬發之鄉體 聖祖加厚之心予士民生全

之路陳奉可斬杜茂可逐別選內臣之忠實廉愛者

以代二豎之任庶幾

祖陵妥楚民安而

宗社生靈將鞏莫萬萬年無窮極矣臣等無任懇切

禱祈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續卷第十四

五二



參粵瑞勾夷疏

朱吾弼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上

夫礦之害軍民稅之害商旅礦稅中官之肆害無上下大小遠邇之遺諸臣耳聞目擊形之章奏者言人殊不啻燭照數計 皇上亦既洞悉曾未聞有放肆無忌無 君無法勾夷釀亂如廣東稅使李鳳又甚於陳奉者臣等待罪南臺得之風聞意不其然乃詳質之官於廣商於廣及廣之官吏商賈南來者莫不縮頸吐舌懼廣人禍將不測或曰李鳳公署扁字擅改 聖旨之賜朱其戶壁僭擬 王者之

皇明留壘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二

居而堂題華夷貢賦侈然若 九重尊嚴矣或曰

李鳳藐視 詔旨高坐不出趨迎任委官市井之

輩我冠高輿輕侮 詔使卽 萬壽諸賀大禮

皆公然不行矣或曰聽信姦棍誘說挖寶掘地得大

鐵貓一箇重數百斤乃昔大盜黃蕭養等叛亂事敗

而埋藏者李鳳輒示人以爲天賜興王之兆迎至殺

牲吉服行祭民間喧傳無 君之人得反賊之物

大爲駭怖矣或曰香山濠鏡澳有三巴和尚者巨富

李鳳親往需索激變黑夷干戈相向不得志而歸日

增兵增船又打死羅通事香山軍民澳門漢夷恐大兵勦洗非署印湯同知出示安撫人心驚惶幾成大亂上年八月突有海船三隻其船與人之高大皆異常而人又紅髮紅鬚名曰紅毛夷將至澳行劫澳夷有備執殺紅夷二十餘人而去皆謂李鳳深恨澳夷曾遣人啗之以利勾來滅澳此實澳門前所未有李鳳仍遣船追送不及澳夷且日懼紅夷必懷報復再擁衆至矣或又曰李鳳時時有人往來暹羅日本等國示以澳門殷富餌其來澳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

皇明留壘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三

騙之耻至於珍寶奇貨堆如山積美婦艾女聚如市

門弁髦文武百官草芥漢夷衆命冠帶之濫給等於

天官部刑罰之慘施酷於鎮撫司征斂之橫暴甚於

劫奪盜所任用左右非逋寇亡命之輩則積蠹漏網

之徒真虎而翼飛而食人故珠使李敬以同類且甚

惡而痛絕之蓋罄南山之竹莫寫其贓罪者臣等訪

詢既真質證甚確憂切於衷義形於色竊謂鳳之無

君無法辱官虐民惡既貫盈 皇上赫怒徐置典

刑自足伏辜惟是紅夷暹羅日本之勾引萬一諸夷



輕信倚鳳爲內應鳳之意雖在滅澳夷逞其雄心不  
知澳夷騷動全廣漸無寧日全廣騷動天下漸無寧  
日在在實苦礦稅人人易與爲亂其時縛鳳寸斬以  
謝天下晚矣臣等切思欲杜亂萌礦稅必不可不罷  
中使必不可不撤逆惡釀亂如李鳳又不可不亟逮  
正法以安澳夷寧全廣杜紅夷羣醜之窺伺也且聞  
李鳳所進正稅及孝順土儀諸物不過數十萬其所  
私藏寶玩金銀珠幣不下數百萬 皇上試行該  
省撫按官查而籍之於 大工之助非小何故任  
其剝人胷肉填鳳谿壑爲 國家禍本耶李鳳賊私  
狼戾臣等遠已知其槩撫按官近必知其詳伏乞  
勅下錦衣衛相解李鳳入京正罪着落撫按官籍其  
所有造冊差官解 進撥置羽翼惡黨一一提問追  
賊究擬庶中夏更生外夷懾服懽聲遍海隅祝  
聖天子萬壽無疆而億萬年治安之慶端在是矣臣  
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災異請停礦稅疏

李雲鶴

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乎上失天心下失人心天人之  
心一失則禍不旋踵而天下之大事去矣今日生民  
之塗炭已極礦稅之停止無期亂形已兆危在眉睫  
舉 朝臣連篇累牘靡不人人憂亂瀝血披肝靡不  
言言欲 皇上止亂乃 皇上未卽報可豈以  
百姓尚可支持諸臣之言爲過計乎臣等謹爲我  
皇上直陳之頃自 宮殿被災舉 陛下朝會燕  
處之所一朝而灰燼之 天心警告豈曰細故不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一四

五二

意 皇上且藉之以爲利媒也姦黨簒弄惡璫四  
出假 九重之威靈吸萬姓之膏血世上無樂生  
之人地下皆不安之鬼流毒海宇黎庶之蹈湯火者  
業已數年而人之數窮 天心仁愛譴告紛紛太  
白經天五山出地黃河時竭時溢妖星乍散乍聚邇  
且爲鍾山 孝陵之火爲鳳陽 祖陵之雷雨  
拔木無象不告而天之變亦窮嗟嗟勢已窮矣窮而  
通焉世之幸也窮而不爲之通尚可言乎乃今海宇  
黎庶皮骨僅存吞噬未休萬口嗷嗷止欠一死且今



歲大江以北苦水大江以南苦旱饑饉之象已成衣食之路已絕思亂之民尚能忍旦夕之死乎近聞睢州大盜中有異人儻一搖動禍將不測恐非趙古元李大榮之易與也此時將欲徵兵乎則吾民皆寇為兵者誰將欲徵餉乎則吾民皆窮為餉者誰與言及此大可寒心况遼左大壞於高淮而東藩撤雲中盟寒於黠虜而西釁開蠻莫計失於寶井而滇南危兩廣騷擾於珠池而嶺南困他如倭寇方生心未已而機易山之使若或招之九邊方脫巾可慮而石嶺關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六

之稅若或促之中外隱禍明在目前譬之人之一身病根未除元氣久虛尚舍藥餌而縱酒色一旦四肢百骸諸病發焉而身危矣今日時勢何以異此固知天祚 聖明必萬萬不如 臣等之言萬一不幸如 臣等言 皇上以為可救藥乎否耶 皇上試一思之其停止礦稅當不俟 臣等言之畢矣蓋當此時而報罷則百姓見德可以忘怨 朝廷收利併以收名計之上也倘不然則財已盡而索之無益民已離而迫之無已在 朝廷空受不停止之名在

國家且中不停止之禍至于禍至而始議罷 臣等知其無及也况四海蒼赤皆 上天所愛 祖宗之所遺者頃 宮殿之警 上天不能得之於皇上而今且陰示之於 祖陵則 天與祖宗之心可知 皇上至仁至孝縱不為生民計寧不亟為順 天妥 祖計乎且數年以來諸臣之為礦稅而被逐者老錮丘園為礦稅而被逮者幽斃囹圄何者不上干 天地之和何者不仰履祖宗之慮則又何可不蚤為之計也 臣等一念朴忠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七

垂涕 上請語語剖心冀回 天聽寧甘鳴仗之罪不敢恃處堂之安冒瀆 宸聰誠非得已伏望 皇上上畏 天變下憫人窮薄無用之財消已形之亂 速罷礦稅與民更始仍將諸璫與姦黨之害民者悉治之以法使天下曉然知礦稅之行原為愛惜小民則 聖德之虧可以復完民心之渙可以復萃策無有急於此者再乞 聖沛 綸音將被逐之臣盡 賜召還被逮之臣即 賜釋用則天下臣民咸舉手加額交口頌如天之 恩齊聲



祝無疆之 壽而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  
此一舉矣臣等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李正

劾惡璫請寬逮臣疏

李雲鵠

臣等竊惟人臣之罪莫大于抗命行私莫大于欺君  
說謊莫大于逼殺官民不謂當今 聖明在上乃  
有陝西稅使梁永者其罪可勝誅乎頃當停礦分稅  
之 旨一下太平已兆于 溫綸而梁永叅奏  
縣官之疏隨出 聖意復因之震怒逮咸陽知縣  
宋時際降咸寧知縣滿朝薦一時奉有 嚴旨臣  
等相顧愕然何 上天雨露方施而忽有雷霆也  
卽欲具疏 請寬猶恐時際輩或以調停不善致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九  
之不敢冒昧以煩 宸聰尚次且以待忽接邸報  
見陝西巡撫顧其志叅劾梁永惡狀滿紙皆犯 國  
法不赦之條始知梁永前疏蓋先發制人以欺我  
皇上耳臣等于是 不覺髮上指冠恨不得 請  
上方劍誅此璫以謝西土之民謹列其罪狀爲我  
皇上陳之夫 明旨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  
容令棍徒肆行搶奪而永則潼關咸陽二處仍要委  
官自收此篋 旨之罪一自有礦稅以來未聞  
皇上有用中使鎮守事而梁永乃敢假稱 皇



上留鎮陝西大張威勢此假旨之罪二羽翼戴勳等各處網利日騎驛馬無筭紛紜騷擾以致鄉市軍民齊集省城要殺梁永要殺呂四樂綱永猶晏樂庄園非都司王繼英飛騎促之入城則咸陽一火永何足惜其地方殘破不知當作何狀此激變之罪三縣官雖小固受 朝命以宰制一方者豈可官上應列宿今梁永以需索冰片五千斤逼令知縣郭尚友以引疾去妄拏淳化縣門皂致知縣王應選以單騎脫此凌辱有司之罪四殺人者抵命律有明條胡奉打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一四 本

死王邦治業被告發正罪矣永且庇之誣縣官而欺

主上此誣奏之罪五占操軍納亡命皆律所嚴

禁永占西安衛軍千名召募李朝仁等數百名窩藏強盜李鄂等千餘名身著戎衣連騎馳騁即隨從樂綱者亦常有二三百人意欲何為此不軌之罪六選淨身以充使令則使快手倪龍等訪有民間子弟稍清俊者強拿闊割枉死多命致王朝陽等數百人咸登鬼錄此故殺之罪七縱呂四趙三等強搶人口段芳之男女二人打掃夫孫其妻桑氏快手吳邦印妻

徐氏劉一朋妻白氏盧氏皆被奸占三秦之地幾于無法無天此縱惡之罪八誣監生誣鄉宦誣客商誣富民所嚇不下數萬金而玉帶古畫白玉黃絲古銅寶玩一罍鯨吞此剝民之罪九指揮劉應聘以解銀被責死縣丞鄭思顏以見遲被責死生員王守胤以送金少被責死武學生李弘遠以條陳觸犯被責死馬夫李定等三名以譖言枷責死段行樊菊泉金行張在羊毛行董玉富民李從敬以需索不遂夾打死門子小張兒以洩漏詐財密謀責六十死倡婦劉垂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一四 六二

嘴以不會奉承即時勒死此擅殺之罪十夫梁永虎視西陲罪大惡極若此尚敢庇護胡奉等欲脫之獄

故誣縣官以激 皇上之怒永之奸狡無禮是尚謂知有 朝廷法紀乎今據撫臣之疏則時際之

責胡奉等正欽遵 聖諭擒治一二以洩衆憤固以禁奸實以安永也永奈何不以爲德而反以爲讐耶 皇上試一思之孰是孰非當不待 臣等言之毋矣况邇來中使播惡處處皆然趙欽滿載以歸黃勳歐官倡亂清明世界闔宦橫行藉 九重之威



靈燭四海之虐焰不謂陳奉去後又有陳奉陳燭  
後又有陳增也世道可勝嘆元兇可勝誅哉昔漢臣  
張綱為御史時見當時委縱宦官恐致禍亂常感激  
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  
生吾不願也遂退而上書臣等一念朴忠敢後于張  
綱乎故垂涕合詞以請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  
將梁永等 亟賜重處仍乞 寬宋時際之逮  
復滿朝薦之官使天下之人知 聖明終始得意  
寬嚴原無成心 聖德光而 國法正萬代  
皇明留臺奏議 廣稅類卷十四 六三

瞻仰在此一舉願 陛下留神省覽 宗社幸  
甚天下幸甚臣等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  
至

蜀興大兵乞罷礦稅寬採木疏

蕭如松 二十七年上

臣惟古今論治者必准諸孔孟孟子論布縷粟米力  
役之征用一緩二其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蓋恐征之無節或以戕民命也孔子論足食  
足兵民信之政終不去信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蓋恐聯之無術或以離民心也格言番訓凡以  
重民世代相傳守為成憲頃自 大工鼎建師旅  
東征 國費浩繁司農告匱 皇上採取礦稅徧

皇明留臺奏議 廣稅類卷十四

六三

天下蜀僻西南一隅亦經遣使不克以窮荒希免矧  
自閣部院寺臺省內外諸臣憂治危明連章累牘悉  
由中格臣雖抱赤衷何敢妄意悟 主以煩  
天聽惟是西蜀連年水旱頻仍民窮力盡採取大木  
之後已與他省不同况加以用兵而兵事又復孔棘  
乎當此之時猶然兵木礦稅一槩併興竊恐暴征無  
已民命不堪地方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自起家復  
補留臺荷 國厚恩懼無以報矧臣蜀人習熟鄉閭  
疾苦兼以惡首倡亂患切剝膚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上無以通 國家之壅蔽下無以消地方之隱憂不  
忠不直何辭以道謹先陳繁役之苦而後望 皇  
上以寬恤之仁可乎夫蜀之大木非常產也每在夷  
方深箐之中斧斤不入之地更歷數百十年之久方  
成巨材乃可供用此無論夷人索直百倍尋常即輓  
運艱辛萬夫併力如臨溪澗必伐木填溝方可轉輸  
一遭顛壓多不保命夫役露處深山裹糧充飽偶冒  
瘴癘半屬死亡初次兩運雖經報完二運屆期無木  
可採即存之多不合式官之催督○星火民之供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一四

六十四

辦拋命山林此○添木之苦可為流涕者一也蜀之四  
面皆夷其土止可種植曾未聞有礦可採縱有或在  
近夷之地夷性鴛悍每乘隙以生端夷心貪殘必番  
涎而快意若礦山一開彼決不甘心利我而操戈構  
黨共起爭奪勢所必至矧開山必用夫役煎沙必資  
工本窮山瘦谷所煎幾何工費浩繁得不償失老羸  
不堪壯丁有數勞者弗息嗚呼○讒此開礦之苦可  
為流涕者二也蜀之土產原無異物蜀錦造自 王  
府銅錫來自滇南非民間有也即如報稅者所開

木杉板藥材生漆白蠟紅花等項為利幾何矧省城  
舊有稅局瀘州重慶合州永寧烏撒等處各有稅額  
其杉板沿江而下荊州一稅九江再稅蕪湖與下新  
關又稅商人夙指為苦今復從何加征乎中使奉差  
而出不克神輸鬼運豈肯束手便民當事諸○臣雖  
恤民勢難相左若比照別省設法措派未免剝民膏  
以克商課風聲所動人人疾首蹙額罔知所終此抽  
稅之苦可為流涕者三也夫三者駢集民力已疲而  
况軍旅之興適值其會播○苗楊應龍包藏禍心匪一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一四

六十五

朝夕○臣曩司理貴州曾經會勘其惡及入留臺亦嘗  
露章于時尚持劍撫兩端以冀其悔禍其後猖獗不  
已傷損兩省官軍數至無筭今接邸報復敢統兵四  
出蹂躪綦江分犯南川江津勢若燎原不可撲滅識  
者共知其罪不可解矣 皇上震怒斷在必征選  
將調兵懸賞議罰以救民于水火蜀之父老子弟舉  
手加額日望 王師真如大旱霖雨其他一切兵  
餉等費 廟堂自有區畫以濟燃眉顧調集多兵  
遠通屯戍蜀人將居止之不寧矣屯兵十萬日費萬



糧蜀人將轉運之靡遑矣兵連不息商旅戒行男不  
得耕女不得織蜀人將廢業從事而身家之莫保奚  
此雖無他徭役分其心力俾之一意從戎猶恐不贍  
而况加以採木開礦抽稅之後乎公役繁興民力有  
限時方疲神於木廠又欲効勞于軍前尚未脫足於  
礦山又復竭膏於稅局此而不能支持不無展轉溝  
壑一或誤被誣惑寧保不投夷方解體離心禍亂大  
作雖有善者末如之何譬諸人身手足病則可療耳  
目病則可療脫或四肢百骸一時俱病則精血耗盡  
身命隨之卽盧扁復出胡以救其生哉儻以蜀民此  
時景象獻之圖畫 皇上必有恍然惻愴然隱而  
不忍安然於懷者此正賈生所謂可爲痛哭可爲長  
嘆惜而不止于流涕者矣夫 皇上之惡播酋非  
以其好殺人乎而以夙與政無以異也則舉征歛而  
稍寬之是今日保民之急務也 皇上之征播酋  
非以重疆場乎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則舉疲民而  
休養之是今日保邦之先圖也伏望 皇上加意  
元元酌量緩急遵孔氏之敦信結心體孟氏之用一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六二六

緩一 宸衷獨斷破格施仁如謂採木之後所關  
大工終不可罷則准其折筭寬其期限以少舒  
民力至礦稅之採原非遠猷須知止足則收回  
成命撤還中使以少節民財俾蜀人得免椎骨刻髓  
之擾專一干戈甲冑之場萬民戮力同心叛夷斬首  
獻馘一方既靖鄰省皆安四方無虞 皇圖鞏固  
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臣一念朴忠不敢逞臆  
高論惟以蜀民迫切之情備呈 上覽伏乞 皇  
上亟賜施行蜀民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二四

六二七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五

兵防類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 翀 正德年福建道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趙 錦 嘉靖年江西道

乞議處兵食疏

趙時齊 嘉靖年江西道

處邊虞事宜疏

陳廷芝 隆慶年湖廣道

議防守湖盜疏

彭而珩

浙民悖亂議處善后疏

于有年 萬曆年湖廣道

乞酌議防倭疏

聶應科 萬曆年河南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十五

預防倭患疏

黃華秀 萬曆年浙江道

制馭播會疏

王藩臣 萬曆年四川道

討外叛清內蒙疏

王藩臣 萬曆年四川道

備邊政以杜倭患疏

王藩臣 萬曆年四川道

陳處置楊會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陳議倭情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議異船獲倭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江巡改移將領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 翀 正德年任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 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

宋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讎

殺因而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

視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御

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 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

外夷入 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

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固不以逆順為之

疎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

通 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

戰大受挫劓以有日本為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

互市艤艦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

所欲燔蕪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

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其

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土得間

則張其戎器以劫殺為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

朝貢為辭劫殺則利民財 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

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夫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闕廷顧茲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親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渥捆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與剝剔計其女男以爲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爲笑樂其爲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爲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船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迺相訛詆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况在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

皇明留臺奏議

天防類卷十五

二

真贗未分強弱已判譬之羣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縻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信信而爭傷及人類者也叅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官監大監賴恩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議處未定而令素卿之盤據慢藏啓窺瞰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避地觀望恣賊縱橫謀未展于一籌禍幾延于兩府寧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誤事人負倉皇失措骹骹自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爲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或黜而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創艾後來及照日本國叢爾海夷世窺中夏先年使者肆爲不道荷我聖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讎殺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興問罪之師但釁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祖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

皇明留臺奏議

天防類卷十五

三



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  
廣鎮巡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  
就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  
獲夷黨宋素卿等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  
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眾  
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間容有出于勝從  
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情輕數人歸諭本國  
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詎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垂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

之史冊為世美談况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  
許其通 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  
絕約閉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敝所恃以事無  
用此非 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海億萬生靈之心也  
其一應誤事人負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  
等被殺緣由仍 勅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  
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毋得通同隱蔽責  
有攸歸 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

潛從入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徒合行出  
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有前項無賴踪跡可  
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拿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  
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  
窮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趙 錦

嘉靖十年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為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為羣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剽商舶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

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於鎮江儀真題奉 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充

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駐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捕寫勅并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具奏取回別用欽此 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里言出為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

淮之間偃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

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良以亾命小虜出沒太倉以 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為江淮重鎮遂置為定負而遠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招募此則 愚之所未喻者也 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為 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

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 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 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為良民禍也今江淮



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日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役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八

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無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

以爲罷之便臣以疎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追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見在總兵官取回別用淮太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蘇而財力不至於重困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九



乞議處兵食疏

趙時齊嘉靖三十九年任

臣等竊惟更化斯可以善治而慮事惟在於遠圖今南京之事變已著而目前之積弊已深乘此時而益思善後之謀無蹈前車之轍則易危為安實億萬載無疆之休也臣等請以兵食二事之當議處者為皇上陳之臣等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也南京倉糧近該侍郎黃懋官為倉糧十分缺乏懇乞 聖明俯賜給還常額以濟軍需以固根本事蒙 聖恩准三十八年以後照舊派行各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

該派糧地方盡徵本色解赴南京上納將來軍民知有賴矣但目下之急有不可不速處者臣等備查戶部實在糧米三十餘萬石僅足四月支放庫銀三萬餘兩僅足一月支給而新收軍餘妻糧既經此變復一例與之積者將空而食者日眾夫黃懋官止以放給過期喪身辱國使將來放給不繼則脫巾之變臣等未知其所止也茲欲坐待差官守催各省逋負念近地如蘇松浙江等處連遭倭患饑饉因之不宜遽擾而地方稍安如湖廣江西者動經數月有難應急

且近年南京各衙門蓄積俱日就詘乏矣庶寮惶惶罔知攸措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 特賜廷臣

從長計議或將浙江江西湖廣起運糧米量借數十萬石或將北新潁野揚淮九江各處鈔關夏季解銀量借數萬餘兩目經遣官分投湖廣江西等處催糧未完者乞照正德八年事例各與 勅印少假事權仍令督三十八年本色速解南京庶儲蓄有賴而人心可安矣然臣等朝夕聚議於下瀆奏於上凡以為軍士也臣等切惟 國家蓄養南京各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一

軍士幾二百年矣一旦地方多事正効命之秋也而當事者乃慮各營之不足用也抽揀各營兵止四千而投充新兵九千有奇建營題請 賜名振武是振武之建將以作新士氣威遠而安近也今既數年矣顧未見敵愾之功而反貽養虎之患蓋緣新兵皆四方之强悍而烏合者難於撫綏不如各營土著之兵父母妻子有以係之也臣等因此而思振武營之建在今時有可慮者蓋振武之軍士既以精銳見選則各營之軍士必以駑弱見嫌見選者平時既負以自



驕見嫌者有事必因以自諉此其可慮者一也大臣如侍郎今見殘矣主將如內外守備叅贊尚書亦見凌矣主將慮軍士之心猶二不得不謹其隄防軍士恐主將之心見疑不能不懷夫猜懼是平日藉之以共安危者而今皆無可恃矣幸而一時寧靜猶可支持倘或變出不虞必生他釁此其可慮者二也伏望皇上俯念重地 特勅該部會議將尚書張整量行調用亟推才望叅贊大臣速令赴任權許便宜從事從容鎮之更選內外守備以易何綬之老疾徐鵬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三

舉李廷竹之聞葺令其協心操閱一新耳目如營不宜廢則乞 勅諭軍士以毋負 國恩毋玩

國法儻虞其有他亦乞明白曉示將軍士編入神機營大小教場及新江口營壘隊伍分居散處立法操練一遇警急簡閱以行亦潛消奸宄之一策也臣等目擊時艱憂惶無措念兵驕食缺乃古安危之至大者敢以一得之愚敬陳於 上儻有可采乞賜議行實東南之幸 臣等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乞查處邊事宜以圖終善疏

陳廷芝

隆慶六年任

惟方今 國家之所最急者北虜是也於此處置得宜則北虜馴而中國義安一少失宜則邊事搖而中國騷動頃者宣大總督王崇古題稱俺荅請乞四事其一請給印信其二貢使入京其三鐵鍋互市其四撫賞屬夷已該兵部等衙門會議區處特蒙 朝廷俞允且欲令王崇古嚴諭俺荅以後不許年復一年輒肆請求以負效忠之名以成啓蒙之漸廟謨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三

赫奕卓有成筭 實愚昧夫復何言痛惟

大行皇帝甫棄羣臣仰惟 皇上冲年踐祚當此

之時 待罪言官私憂過計豈敢緘默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今俺荅所請四事姑未論其可許與否料其請求之意誠耶偽耶輸心款服搖尾而乞憐耶將跋扈無狀肆意需索耶 朝廷威福盡能制其死命耶將黠虜狡詐故為是以難我耶信如今日所求而遂已耶將豺狼無厭後不可必



耶是未可知也不知彼不知已而以此待虜誠未見萬全矣其以四事論之順義王印信與之是矣然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既有其名而復欲得其器是虜求全於我也四十六技酋長受朝廷爵賞如都督指揮千百戶等設欲比照俺荅事例而盡得印信則將何以應之往年互市一節正是王崇古爲俺荅奏請而套虜諸酋望風效尤難以總督三邊戴才等各議難之此其在今日尤不可不爲之預防也不與貢使入京而議差官宴賞之外能保夷心遂厭足乎不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十四

亦謂外示羈縻內脩戰守原其心皆非恃此以爲安攘長計也當是時廟堂之上則俯念邊民暫與休息一則受降錫爵示威遠夷斟酌權宜計圖善後該兵部覆奉大行皇帝聖旨這情事你每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大哉王言真明見萬里之外而足以塞藉口之繫杜將來之患矣故自往歲俺荅等酋封貢互市以至于今已及年餘一塵不擾崇古所謂外示羈縻內脩戰守者此其時矣由今觀之宜大等鎮原議城堞果否充實屯田果否開墾邊牆果否脩築兵馬果否訓練一應戰守事務逐一乘時料理者果否加意整飭使崇古果能是數者而又時申天朝號令與之節制堅其約束矢其盟信則必足以壯中國之威而寒腥羶之膽俺荅雖有請乞印信等事之情亦有所畏而不失信于我使崇古爲未能是數者而徒因仍苟且以求免禍于目前則爲之請乞如前四者其爲計亦窮矣夫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今以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十五



四事觀之皆非可制彼之術也今日請封爵明日請印信今日請互市明日請鐵鍋今日請進貢明日請入京今日請宴賞明日請撫賞臣揣知崇古於虜亦付之無可奈何不過乞憐 朝廷姑息之恩以求免罪謹而已今有人之僮僕受其主之託以禦門庭之寇寇至計無所出乃索主人之粟帛以賂盜使不為患明年寇復至又欲索主人之金則主何賴哉崇古為俺荅請乞態何以異此然而為 廟廊計猶委曲區處俯順其情而不至重違者蓋以其在邊最久熟知虜情且受 國家厚恩自總督宣大王崇古以來苟有尺寸之功俱蒙優渥光寵延及于世故為專任責成之說誠欲藉其死力不願其生還也如前四事已該兵部會議覆奉 大行皇帝聖旨無容議矣臣思防微杜漸為善後之策莫如隆慶五年七月內輔臣高拱張居正殷士儋題為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脩邊政以永圖治安事內稱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實整頓有當改弦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一六

誤仍乞 勅賜一道諭戒邊臣責其成效此後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二三自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招廣若干明白開報若干果著勞績賞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又查得尚書楊博題為申飭薊鎮防秋事宜以重根本以保萬全事內稱脩內治一款議得薊遼保定二鎮與宣大七鎮事體相同必須一體整飭方成畫一之計要將大學士高拱等所議積錢糧脩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等八事通行總督劉應節巡撫張學顏宋燠總兵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李勇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各隨宜修舉隆慶六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通行閱視具由回奏果能着實脩舉著有勞績以照擒賊事例重加陞賞如仍踵襲故套搪塞誤事即照失機律例從重擬仍乞將總督鎮巡官各賜勅書一道應便宜舉行果有改弦易轍應奏請者具奏定奪等因已奉 大行皇帝聖旨依議行欽此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一七



臣有以仰見 廟謨勝筭不過以封貢互市爲一時  
權宜而所爲久安長治之計者則不在彼而在此者  
然 臣聞之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孟子曰 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解之者曰詳味及字則惟日不  
足之意可見又曰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臣愚以爲分遣大臣及科臣官閱視各邊將帥一節  
固不必待至十月之時如前所云也及今七月以後  
正各邊防秋之日且虜情變詐無常已露于四事之  
請求矣而不能盡如其願詎知戎心可測度否也况

皇明留臺奏議

十六防類卷十五

十一

皇上嗣登大寶正人心觀聽之時尤可乘時一振新  
其耳目伏望 皇上亟行戒諭總督王崇古并治  
邊督撫鎮巡諸臣及時脩飭邊務亟圖內治一應封  
貢互市事宜不許遵照前 旨約束各酋毋得再  
行代爲請乞以致因仍苟且幸免禍患如再故違則  
是畏敵而不畏法從重處治使諸臣曉然知  
天威不可瀆皆以爲不死于敵則死于法不復敢有  
因循苟且之心仍乞 皇上特賜乾斷查照輔臣  
高拱等及尚書楊博各奏事理及時施行

勅下吏兵二部會推才望大臣二員或風力科道官  
各一員趁此七月防秋分投閱視各邊督撫諸臣邊  
政脩廢緣由明白開款具奏毋得偏爲回互毋得專  
務調停奏 聞之日照依軍功律例陞賞擬罪早  
一日則各邊人心有一日警惕之功早一時則各邊  
人心有一時震勵之效庶幾俺荅變詐叵測有豫待  
其將來而事勢陵夷之漸可以杜患于未萌矣

皇明留臺奏議

十六防類卷十五

十九



湖盜出沒叵測議處訪守疏

彭而珩萬曆十六年閏六月十一

竊惟 國家飾武備以戒不虞自 畿甸以迄荒服其間材官戰士星羅碁布纒纒具矣至若深菁大澤奸暴易藏此疆爾界逋逃難制一切要害之地則有簡命戎臣提一旅而彈壓之二百餘年來潢池罕有弄兵者凡以禦防周而奸萌於是乎析也乃有地當要害隄備未設盜不息而民不安者惟江南有太湖其患正坐此臣奉 命巡視下江是湖半在轄屬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二十

茲臣躬歷地方目覩利害敢不為 皇上陳之萬曆十六年五月內據常州府知府譚桂宜與知縣陳逢璋揭報有兇黨一夥駕船十隻往來湖中掠劫商民又據蘇松常鎮兵備副使李涑江南副總兵馬繼武揭報宜與盜勢散而復聚議掣吳松劉河等營官兵分道入湖相機防剿等因具揭到臣除臣節行該道鎮府縣設法訪緝外該臣看得太湖為萑苻淵藪自昔已聞其語項臣待罪江防以來每見蘇常二郡盜情多發於湖而湖中之盜非搶則劫然則宜與此

警是豈一朝一夕之故乎所由來者漸矣震澤之水匯為太湖寥邈八百里兼跨蘇常湖三大郡其為險要不在江右彭蠡之後彼彭蠡水澤之間時時有警何獨於太湖而疑之緣太湖一水四達賈航來往甚頻而濱湖地利沃饒小民耕居頗眾兼之港濬縱橫蘆葦翳密二三兇強徒巾而呼眾庶無賴聞風而應往往操舸艦挾戈矛而出沒水草之間泊湖蕩則截商貨登湖畔則掠民財其來也烏合難禦其去也免脫難追或蘇常事發則逃匿於浙中或湖南索急則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二

竄伏於湖北雖無盤踞之名而有荼毒之實及查湖中昔年惟秋冬多盜其餘間有寧時乃今歲饑饉異常嘯聚尤易故盜發於春夏者日熾一日大非往事比矣近據兵備副使李涑蘇常二府海防同知沈堯中祝眉壽揭報渠魁殷應彩等黠寇高滔等業已次第擒獲則其餘么麼必且魄褫膽破乘勢而一創之若無難事矣第臣愚竊謂湖盜驟發於一旦皆由積釀於平時故目前之易戢未可恃而將來之難制為可憂何也震海以內何處無盜盜有一撲而永滅者



可無後患若湖盜則其蹤未可測其根未易除一時撲之其灰不死未有不復然者也吳中當事諸臣素講求防湖之法祇因財力詘乏雖有成議遽難速行今茲羣醜搆亂官兵戮力罪人就俘地方幸保無虞矣然其事未可忽也倘以細故視之而不思防其後恐桃蟲拚飛可成大鳥異日湖中有攘臂而起者其禍殆有甚焉欲再保無虞不亦難乎治糧莠者時時宜剪其萌苟人力不繼立見滋蔓治盜亦若此矣查得太湖防守由來船不過十隻兵不過六十人夫湖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二

洋浩渺而以孤兵數十守之卽有賁育在其間而勢亦有所不支矣湖中糧里人等連年苦盜屢告增兵必須增餉此時民窮已極萬無加賦之理其惟掣兵爲便乎吳中之兵若吳淞遊兵等營額數原寬其中餘食贅行者多矣不妨量掣四五百名入湖防守各兵原有船隻宜隨兵調入無船者造給此則湖防足用而海防亦不疎也兵可掣矣若有兵無將與無兵同而職非 欽依終難責効其惟設官爲便乎或參將或遊擊量設一員領兵防湖務擇謀勇兼優者

而任之若宜與當湖之衝可於該縣地方量建住劄公廨但官爲湖設宜專一督率舟師巡行水上愬洄八面而不得坐守一隅也官當設矣若止管蘇常而不及湖郡則封疆以外秦越遂分奸人跳梁終莫能制爲全湖計尚未盡善其惟合三郡湖防而一之爲便乎環八百里總爲信地斯責成旣重而控制自專官無顧此失彼之慮而盜無潛踪遁跡之所矣其浙省之兵亦應擇附近地方營額稍寬者量掣二三百名併入防湖合用船隻照前措處仍與直隸新掣并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三

舊額兵船合爲一營聽所設之官總領調度各兵常川防湖不必更番每月糧餉亦聽總領官如例造冊請支必如是而後事體曲全法立而可以垂久也或者曰設官誠是矣能不費財力乎 臣以爲不添兵而添官則一官俸餼所費幾何且以三郡之力而共舉之尤無難者况保障有人則湖鄉赤子自是可安枕而臥百姓費不滿毫釐而身家蒙利厚矣何惜而不爲也或者曰兵分吳越合爲一營未必其同心以禦侮也 臣以爲一將得人則三軍用命有何彼此嫌隙



之生乎閩廣之間設有漳湖副總兵官擁兩總之師而守兩省之徼從來未嘗不帖然也海濱且然大湖在內地者可知矣防湖一事浙直共之地方大計眾思宜集乞 勅下應天浙江撫臣將設官掣兵事宜會議停妥畫共濟之策建萬全之規倘事有未盡者一併議詳覆 請定奪及時舉行庶乎隄防旣飾奸宄自消全湖生靈可保寧謐而江南重地從此若泰山而四維之矣抑臣猶有說焉兵滿數百防湖亦既足矣苟布置無法雖多亦奚以爲是故要地不可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

不守也乃寇盜必由之路也若吳縣之東山西山胥口吳江之白洋灣大掘口無錫之獨山武進之下埠口宜興之沙塘口烏溪定灣等處並稱要地如此類者必多宜責令防湖官逐一相度分撥兵船畫地而守各選哨官一人領之險據咽喉勢相犄角無隙可乘兇人有不屏跡者否矣至於保甲之法雖屬常談湖濱弭盜此爲上策又宜申飭有司着實修舉無爲文具但保甲止行於陸而不行於水也湖船有六七桅者名曰大罟船湖蕩之民世世捕魚多以是船爲

家彼此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舟居之人半有克糧里而習舉子業者與閩閩而處者無異罟船大而賊船小賊船每爲罟船所壓此其力誠有可藉而用者合無併令有司將在湖罟船盡數查出倣保甲之意而籍其姓名立之約束務使平時互相覺察有倣互相策應有不率者治之以法如此則官兵之外增一千城而防湖可無餘策矣臣目擊地方之艱心懷芻蕘之見職掌攸關不敢緘默謬陳末議用禪湖防伏乞 聖明采納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不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

勝倦倦之意



議處浙民善後事宜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前接見邸報浙江兵變毆辱撫臣該巡按御史張

文熙題叅該兵部覆節奉 聖旨吳善言撫馭乖

方着回籍聽勘這員缺着張佳胤以本官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地方着會同巡按御史相機

處置聽以便宜行事寫勅與他着緊便去不必候辭

欽此隨聞張佳胤於四月二十八日至嘉興府地方

與吳善言交代擬五月初五日到任 臣方詢訪議處

亂兵消息乃聞杭城市民指稱巡邏不便嗔怒鄉官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六

將已肆行焚掠圍困縣官佳胤聞變即星夜馳赴於

初一日抵杭到任出榜安諭當時圍遠巡按衙門拘

留三司各官並肆焚掠滿城震驚佳胤乃密諭營兵

許其以功贖罪盡皆感奮遂即擒拏一百五十餘人

或斬首或杖斃餘黨始解城中頓安 臣初聞不勝駭

愕既又不勝慶幸仰惟 皇上不候會推即

簡任佳胤於諸臣之中大破常格又 特授佳胤以

便宜之權故佳胤得以應期而即至仗 天威以

成功向使佳胤遲到數月杭城俱為煨燼非得便宜

行事則佳胤雖心切於救亂又焉敢以擅殺乎是杭

城將危而就安人心既亂而復定孰非我

皇上知人善任動中機宜之所致哉感頌

聖明曷勝忻躍 臣猶謂亂之生也必有所以肇其始

而亂之定也貴有所以保其終故人心雖底定矣而

積習之弊不可不去也巡撫雖得人矣而分理之官

不可不擇也黨與雖解散矣而反側之心不可不安

也請為我 皇上陳之 臣聞浙江邇年以來法度

廢弛人心玩愒不復知有 朝廷法紀自兵變以後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七

人人有驕縱之態發聲徵色官府每不能堪且有司

或涉刻削鄉官未免偏累以驕玩之民而應難堪之

役此今日之變所由生也當此大變初定之後正宜

更新法令之時辟之琴瑟不調必舉而更張之然後

可鼓也合無責成撫臣張佳胤會同巡按行令三司

各道備查近行政事何者失於寬縱當救之以嚴何

者失於煩苛當濟之以簡應徑行者徑自施行應具

奏者奏 請定奪務使法紀昭明人情安妥則軍

心潛消夫驕玩百姓咸樂於熙恬雖有無籍之徒倡



之知其無能惑吾民矣臣謂積習之弊當去者此也  
臣聞有治人無治法人才之係於治理也尚矣

皇上簡一張佳胤而倉卒莫大之變賴以底寧任人  
朋效居然可覩然大厦非一木之力也太平非一士  
之略也大亂雖云甫定人心尚爾匆匆必得揮霍長  
才素諳兵機者與撫臣共任其事然後緩急有賴也  
今見在司道各官中間智勇練達者固有其人但亦  
有才或長於撫字而不長於軍旅或利於處常而不  
利於應變者合無遴選各省藩臬諸臣有曾經舉薦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三九

邊才暢曉戎事者更調浙省司道以充馭兵撫民之  
寄則民樂有歸兵樂有恃撫臣主議於上司道分猷  
於下心臂指使之勢成而息亂安民之功永言保之  
矣臣謂分理之官當擇者此也臣聞佳胤捕亂民之  
後隨即榜示各兵於陣捕獲者方准論功其已歸各  
家者不許擅拏如有殺傷者仍以殺傷論罪深得古  
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但一時縱亂者二千餘  
人捕獲尚未及十分之一且各民自不知所犯情罪深  
重非奉 明旨安諭能免人人自危乎况各被焚

劫之家未肯心安素有仇怨之人乘機報復又理勢  
之所必至者合無行令撫臣出榜曉諭宣示 朝廷  
宥過之人使無知被脅者咸與維新凡被害仇怨之  
家不許告訐以後詞訟但有牽扯及此者定不准理  
則脅從釋疑畏之心官府免多事之擾而地方意外  
之變自是永無虞矣臣謂反側之心當安者此也臣  
待罪言官偶有見聞不敢不陳於 君父之前伏  
乞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題覆上請施  
行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三九



乞酌議防倭疏

聶應科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於本月初二日應天巡撫李涑准福建巡撫趙參  
 魯咨據巡海道揭送琉球國長史鄭迴印信夷人一  
 紙內稱日本倭國關白兼併六十六州欲奪琉球迫  
 脇進貢仍擬今年九月入寇又聲言欲犯浙直閩廣  
 等處到臣譯其來文若屬誕妄而據有印信又非  
 無因至前者臣隨行蘇松兵備副使江鐸淮揚兵備  
 副使張允濟副總兵馬繼武張榜通行各將領官整  
 飭戒備務保無虞外竊照南直地方幅頓數千里有  
 皇明留臺奏議 天防類卷十五 三十一

奇襟帶長江濱瀕巨海如吳松之崇明劉河川拓金  
 山淮揚之鹽城廟灣海門大江口等處俱東漸外洋  
 島夷可航而至之地昔年犯我中土皆從此入雖設  
 有叅遊守把官分兵控轄然自倭夷既殄之後承平  
 日久玩揭漸生使不預加整飭一旦有警何以應之  
 顧在今日先事之急有士卒當訓練焉有器械當備  
 製焉戰艘宜爲之增設城堡宜爲之葺理哨巡不可  
 不密遣勾引不可不密杜也何者訓練不加則驅不  
 教之民以戰是謂棄之今一切督率守禦負役務令

約束水陸軍兵不時會哨操練以備策應而又當作  
 其直前之氣嚴以退後之誅往者禦倭之衆望風股  
 慄氣縮者止因站立不定始償乃事後站立一定倭  
 皆駢首授戮前轍可鑒後轍誠不可不嚴也器械不  
 備空手搏賊勢必不能不幾於卒予敵乎彼倭夷之  
 長技在刀 中國之長技在火器與弓弩也今一切  
 火砲銃與夫佛郎機千里勝強弓健弩務人人夙戒  
 率有全鋒而又以權宜之計濟目前之急查各府原  
 皆貯有軍器腐爛者固有堪用者尚多合無選其堪  
 皇明留臺奏議 天防類卷十五 三十一

用者先給防禦未備者責令脩製火器比常倍給則  
 甲堅器利將坐收全勝也至於戰艘尤我兵之恃以  
 控海取捷者倭夷利在陸戰不利水戰凡吳淞之倉  
 福沙唬等船必須加脩完固其淮揚海洋要地如無  
 兵則調撥把截如無船則多方增造縱倭夷航海而  
 來我已預兵外洋挫其前鋒彼將汪洋波浪中矣孤  
 懸危險能出萬死於一生乎以及於城堡尤我民之  
 所恃以爲險阻者三里七里且足老彼之師矧倭夷  
 深入爲寇利於速攻不利於持久我能高其城垣濬



其濠塹堅壁以待俟其怠而擊之邀其歸而截之則扼其喉而笞其背亦何難哉若夫巡哨偵探尤捷於桴鼓影響知彼知我虛虛實實之情微此輩孰能得之此兵家之伏路細作關係最緊要也故凡一有警報則哨馬健卒絡繹探聽出奇設伏相機制禦而又功罪賞罰必信必當則倭寇盡在吾勝筭中矣雖然倭寇為中國患往往有之不有為之向導者彼惡能肆力長驅乎即如先年猖獗悉皆漢人為之勾引今故老傳聞有言漢人夥入倭中其毒惡尤有慘於倭者而閩廣其地密邇其人居多故欲杜勾引則保甲不可不行在閩廣尤不可不着實舉行聞福建巡撫趙參魯行此保甲井井有條甚有效驗使今槩嚴此併坐之法則勾引斂跡而倭寇亦安敢匪茹以犯順也蘇子云先之以戎狄繼之以吾民臣之所隱憂者正今日之謂矣大都東南備倭惟春秋二汛春汛頗嚴以春時風順可航故慎加防警至秋則以風逆而航多不便其戒稍緩也今既有警報則秋汛與春汛均當戒嚴於其間矣臣所列數款豈私憂而過計

哉所謂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也故寧使鄭迴之報不驗於後毋令未雨之慮慚弛於今矧臣職叨江巡而沿海之所係尤匪輕者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舉行并行閩廣撫按督總叅把守等當事衙門一體先事預防則 宗社幸甚宗社生民未必無少補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一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一







懷必報誠以善兵助之攻守則我因其力彼感吾德相應援如左右手關白勢必不能踰朝鮮而入內地又謂朝鮮嗣子位且危疑請以此時令其以功自見能定倭亂者封之彼原望策立將爭自奮勇以與敵抗又一計也職請議守于疆場之內謂調兵守險宜預圖也職見通州重積蘆溝要地所在守備單弱俱當從科臣之請預飾隄防又倭去閩浙獨近安知陽言北犯不轉而之南乎日見本兵議欲調浙兵赴援此非策也無論浙中要害不宜單虛而客兵費多又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手本

遷延難遣萬里奔馳委頓尤甚且進無克敵退有嘯呼往年駢戮之慘至今令人寒心臣以為調兵只宜從督臣孫鑛之請就宜大沿邊去處召募征發有事易集無事易散而南兵衛南又更無偏枯之患亦一計也臣請決勝于廟堂之上謂選將臨朝不可緩也臣聞曩者南兵之變蓋帥臣統馭失宜所致又聞朝鮮苦我兵騷擾特甚皆緣諸將不能禁戢今宜亟反故轍撫臣孫鑛雖當移鎮總督尤宜慎擇一大將往領各處募兵或選臺省臣一員監軍如梅國禎

靈州故事又或令提重兵守鴨綠江為朝鮮聲援而使李如松輩率輕兵應接助戰仍嚴戢侵掠視古名將使朝鮮之民一意禦倭轉輸芻餉一時難繼特乞稍捐尚方餘蓄以佐緩急挾纊投醪驩呼雷動爭出死力何敵不摧 陛下尤宜朝見大臣面籌邊計議所條陳速 賜裁決將 宸威所播三軍之氣增培關白不戰而自索矣此尤軍國至計願陛下熟察之也臣聞人也生髮未燥便經倭患倭之情狀亦頗習知彼雖貪殘異類然趨利畏死亦猶夫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七

人嘉靖末年曾禍閩廣被官軍所在截殺無一生還聞其種類亦以為悔漢臣有言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郡况關白篡奪殘酷諸夷離心聞其驅眾內侵盡繫各夷家屬一有逃亾戮無焦類各夷思叛待隙而起彼一離巢穴則恐餘種之乘其後孤兵深入則有我兵之遏其前狼顧脅息豈能無懼堂堂天朝威德翔洽謀臣猛士桓桓用命陛下誠一旦赫怒選將練兵為戰禦計中國之威自伸小醜之膽自落關白將納封迎使惟恐不及且



封而成也則居安思危邊陲不驚固非私憂而過計  
封而不成也則據關守險餉足兵強不至有患而無  
備若專狃于一封謂倭情之必不吾叛高拱深居視  
為外寧長筭使叩關忠讜俱無所施雖高賢大良何  
由効其尺寸竊恐不測之萌或有出于倭奴之外  
陛下天縱聰明念不忘遠豈不慮及此耶臣誠愚陋  
無所知識顧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乞  
勅下該部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石星速賜罷斥  
另推智勇之臣議戰修備以恢張乎國勢延接咨訪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八

愚幸甚

制馭播酋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七年七月上

竊惟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  
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  
獷暴戾終為夷俗不可變也 國初籍其地來附因  
照舊例世其官宣慰傳至楊應龍殺妻兩弟即以弟  
妻為妻復度劉所屬五土司民五司民之幸而脫者  
或走黔或走蜀赴愬兩省已又赴京上其事於  
闕庭下兩省撫按會勘相延有自來矣臣嘗莊誦實  
錄成化二十二年播州宣慰使楊愛被妾母兄楊友  
特寵奪嫡訐奏愛奢侈淫暴妖言謀反交通等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往勘喬新奏曰楊氏據有播  
州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  
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  
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及至勘盡得友子母奸惡狀上  
疏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  
自給播州遂定西南二百年之安賴此舉也向年五  
司之奏亦踵楊友之故習而以部屬攻訐何如母子  
兄弟之間之難處也當誘致應龍監候重慶之時儻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九



有先臣何喬新之處治則不齋斗糧不折隻矢文告數張片言可折耳奈何縱令使歸為出柙之虎釀成今日之禍變哉夫土司始於洪武七年西南諸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故五司七姓世隸播州宣慰七姓迤附內地應龍已懷不平况又許奏於 朝欲寢其皮而食其肉應龍嘗有言曰即 朝廷賜我以不死七姓必死之彼豈一日能甘心哉是在兩省內地以為無辜赤子而應龍視之則為亂賊使彼得藉口於我其釁一也夷法以殺戮為笞杖其俗相沿相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

安不為詫異向來華夷界嚴不相混亂彼縱犬羊之性亦讎殺彼土人耳奈何近年奸民生事不惟往來交際且復結為婚姻試舉合江一縣言之或因袁子升波及或為袁尚儒報讎又如吳歐朱三姓之民四十八家共佃夷田糧一石九斗夷目追取花利廝殺果孰為之招哉况又無籍之徒常為嚮道勾引致害試舉合江而綦江可知舉綦江而貴州之鄰近夷境者又可知其釁二也說者咸曰播形天險負嵎巢穴我兵之非曾敵也已習知矣信斯言也則助紂為虐

耳不有叙南都蠻九絲成之險乎當其時撫臣曾省吾總兵劉顯同心協力奉 命蕩平首先擒其酋長繼遂入其門戶凌霄一克九絲在其目中密路一通都蠻運於掌上真所謂師行九天之上者此萬曆元年事也 皇上亦記憶之乎今新任總督李化龍才望夙著豈在曾省吾下劉鋹素有父風防剿本其輕車熟路酉陽雖險寧復有加於凌霄哉顧今日之事 君事也今日之蜀則非昔蜀也何也他省有礦有稅而無木無兵惟蜀則木務兵防並集又兼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

之征權開採孟子所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信此一時也 皇上何得見其加派騷擾乎 臣請陳其略一議食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以食為天食之最急也况與師十萬日費萬錢乎頃以木役煩興庫藏僅十分一二而軍行師從行糧月費難以額定則通融協濟之不可不備也二議兵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兵之至要也况用者土司而攻者土司乎頃方糾苗獠未克狐兔之私情而民兵止有快手僅供差遣迎送則調集募之不可不廣也三



謹守往昔川兵之敗近日黔兵之劔皆以貪功深入  
爲酋誘而殺之年來如合江設遊擊綦江設叅將邊  
境晏然無事臣今春過合江面許遊擊楊敏政立談  
慷慨猶若英雄無用武之地者蓋內地亦有險要防  
守旣嚴夷目自知退避而况保甲有編守望相助行  
之旣久則鄉兵亦精待時乘隙以大創則不議剿而  
剿在其中矣至若倡忠義於素所共憤之心則因讎  
可使死敵也運玄機於不可控揣之地則潛通未必  
無路也或建營或樹柵或屯種向之所備於凌霄者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四三

今何不可用也或設間或置伏或火攻向之所效于  
穴絲者今何不可爲也我兵久困萬全之謀旣周則  
在彼釜中之魚亦自倉皇失措卽應龍之子必思爲  
保守世襲計而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何應  
龍之不可圖耶臣顧猶有說焉內有張仲而後吉甫  
可以著壯猶內有魏相而後克國可以奏成績當萬  
曆元年都蠻傳報之時 皇上特御會極門面獎  
賢能你每是好官回去用心供職愛恤百姓傳與他  
外面知道大哉 王言一時將士無不感 恩圖

報矣矧今 皇上年與德俱進明見萬里之外曾  
不如萬曆之初乎誠一 留神省覽或卽彼處開採  
稅權之銀充彼處請兵餉之費則天下曉然皆知  
皇上積財之心務使兵食齊足督撫協謀則蕃漢戮  
力而應龍之頭卽日可致之 闕下矣臣蜀人也言  
官也耳目所睹記不敢不言而梓里剝膚之災尤不  
忍不言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施  
行則三省生靈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四三



討外叛清内蒙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上

臣叨蒙 聖恩待罪留臺竭誠策事 臣之職也緘

口保位 臣之罪也切見播州土酋楊應龍以蕞爾夷

敢行稱亂驅率醜類陷城殺將罪惡已極覆載不容

今 廟堂既集大兵申 天討此誠泰山壓卵之

勢第兵兇戰危策宜眾集 臣本蜀人以臆策蜀冀少

分 君父之憂不揣固陋謬為四議叅列如左倘

蒙 採擇或亦千慮之一得也謹為 皇上陳之

一曰申軍令以作將士之氣自古帝王命將出師用

能申威萬里外者其權不過賞罰二端有功則不受

通侯之封萬金之賞有罪則鼎鑊斧鉞立至故將士

樂為之用有進死而無退生邇來間外用兵多出僥

倖致 朝廷往往於討賞不如初懸之令間有誅戮

亦僅施於失機之偏裨彼大帥雖逗遛觀望多置不

問坐是軍令日弛自應龍叛逆以來 廟議遣將至

亟而總兵劉綎初以告病繼則遷延道途夫聞

命濡縮若此望其慷慨臨戎得乎緣此曹富貴已極

趨避最工正昔人所謂將軍有生之心士卒無死之

氣者非人加振刷不可謂宜申嚴號令風示諸閭果

能奮不顧身建立奇功即封拜不吝如復仍前推委

悞事三尺具在獨不能如漢武之誅王恢路博德周

世宗之斬樊愛能輩乎如此一振 國威不獨士氣

百倍即狂寇聞之且破膽矣伏候 聖裁

二曰嚴近倖以塞奸細之門 臣讀漢史至張角煽亂

黃巾徧郡國及諸將破賊得賊中文書多與中常侍

連結未嘗不嘆左右權倖邀竊寵靈乃大盜耳目之

寄人主腹心之賊也近接邸報見兵部尚書田樂偶

有污篋之疏不曉所謂風聞應龍密差夷目打點本

兵原籍當即發覺搜出京報若干本因係於獄然亦

惟田尚書清忠剛正故自行摘發不令奸人漏網脫

使應龍移此重賄左右倖臣誰則吐之且此奸細往

來敢於掉臂無忌者蓋亦有 四方不職官民

端集 輦轂下表裏 意旨甚至有

不由通政司徑徹 御覽如楊新芳之所為者氣

燄烜赫踪跡詭秘遐方奸細突焉而入竊恐

皇上舉動樞臣籌畫皆得窺伺透漏應龍且在千萬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甲四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甲五



里外洞見 九重是不爲寒心哉縱覆五城盤

詰厥衛緝拏豈能盡發神奸悉窮黨附惟是

皇上丕振乾綱重聖讒說凡上書不由通政司援引

內臣言利希寵者卽付法司推鞠庶幾哉 禁地

肅清儉壬斂跡而逆賊亦警服於遐陬矣伏候

聖裁

三曰循故策以收土司之用 臣觀嘉靖間土夷屢至

叛逆時雖調集大兵聲罪致討而諸將乘機用間以

收奇功類藉土司之力如田州岑猛之變殺猛者歸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六

順岑璋也而岑璋卽岑猛之嬖翁如馮祥李環之變

擒環者况林黃太也而黃太卽李環之連黨蓋土司

雖聲勢相倚而夷性猜忌特滋假令應龍猖狂得志

如黔之安蜀之余豈甘心出其下乎是可智而使之

謀而間之盡爲我用也在當事諸臣善用其機權如

沈希儀之于璋翁萬達之於太安知二人之效不見

於今日哉卽不盡然亦見 朝廷不以應龍之故偏

疑諸土司陽收我羽翼爪牙之用而陰離彼輔車唇

齒之盟應龍縱未卽伏誅而左顧右盼不敢離巢穴

一步矣是謂以夷攻夷亦今日所當議也伏候

聖裁

四曰明大誼以服遠人之心 朝廷之討應龍者非

利其土地而郡縣之非貪其人民而編戶之也直以

逆天殘人法不容赦耳宜宣明此 旨播告遠近

有如播州隣境土司能克彼一堡者卽以一堡予之

能破彼一寨者卽以一寨予之有如所屬土目等能

擒殺應龍歸命者卽以應龍之爵爵之并予之以其

土地倘應龍悔禍面縛於軍門爲解一面之網戮其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七

身而止必不絕楊氏血祀又或應龍諸子不肯助父

爲逆束身歸朝更宜優給廩食待大軍掃平巢穴之

日令其襲職故土要以尺土一民我罔利焉期於振

揚 天討保全生命明正其罪而已若然則其隣

必有韓魏肘腋之謀其下必有藩鎮易師之舉其骨

肉間必有安慶緒史朝義之禍或者大兵不煩而渠

兇授首未可知也伏候 聖裁以上四事皆今日

之急務惟冀 皇上留神省覽 勅下兵部都

察院酌議施行三省生靈幸甚 愚幸甚



修邊政以杜倭患疏

王藩臣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臣聞為國者當圖長久之策而不宜苟且以偷安任事者當持必然之畫而不可猶豫以養禍邇者倭奴狡詐以款嘗朝鮮復以款試 朝廷本兵覈議委之督臣亦惟於款不款之間較厥利害而不聞及時慷慨於自治自強者 臣愚以近於苟且猶豫彼圖久長之策而持必然之畫者殆不然也 臣請先言倭與朝鮮之情勢而後及吾內治之說夫倭奴之款者何也平酋既死家康當國既已誅鋤諸將援立遺孤矣其人將遂忠於所事已乎將且暮其主而奪之國乎俱不可知其當狼狽危疑之後不能空國而謀人則可知也即欲揚兵一出以示武於諸夷其不能曠日持久而與我從事又可知也惟其不能出此而復欲狡焉以為後圖故因朝鮮以求款市幸而見許則當浮海貿易之餘仍為擇便巢穴之計既可因緣以謀利又得觀釁而俟時異日國事既定兵勢既足朝鮮之備禦日馳 中國之策應不至即大舉求逞為所欲為此 臣所謂倭奴之情勢宜審者也夫朝鮮之欲款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四八

者何也蓋由本國君臣皆庸愚無識雖遭大創略無臥薪嘗膽之志惟存苟免倖全之心既懼倭寇之來我援不至又思我兵之臨騷擾亦甚展轉恒怯無策可施一聞甘辭遂生惑志謂脩好可以息兵謂通市可以購利且冀許款出自 朝廷則異日有辭要挾曾不思倭雖不款今不能逞倭若再款後且莫測此 臣所謂屬國之邀款非計者也然則今日之為我計者宜何如夫我之於朝鮮轉餉萬里暴師屢歲拯亾撫存無所不至天地父母之恩蔑以加矣迄今不思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四十九

自立豈有永為屯戍罷 中國以久奉夷狄者哉即異時有警亦宜振揚威武遙示聲援萬無復如曩歲大舉之理不若及今明以告之責令及時淬勵無玩無憚若彼國不能自振則百計無一可施有如該國或欺誑 朝廷陰購倭款則我當先責其欺警其怠徐為滅賊之舉如此則朝鮮知我之不懼倭也不得持倭以為辭倭知我之不急朝鮮也亦不得挾鮮以要我是兩伐謀之道也至於內治之說雖事勢有難遙度計畫不可枚舉而 臣以為莫要于簡任邊臣訓



練士兵二者何謂簡任邊臣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可爲不專任而可有功者况于軍旅危事疆圉重寄豈可漫爲而嘗試者哉當明 勅大臣一切沿海兵備等官務求忠誠可托才望出衆者優以重權需以久任他日卽以備督府之選而諸武臣尤宜悉遴知勇無以與援置要害無以債帥獵通津而又特假以便宜行事如此則文武僉得其人將吏交任其責各知利害切已凡有舉動必圖萬全僥倖之心不萌而邊政可漸充矣何謂訓練士兵曩歲東征之舉征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

者不獨在擇人練兵而其本固在 朝廷也嘗莊誦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七年間大同右衛告急上在深宮汲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曾諭輔臣曰朕雖廢一早朝此心勝於一坐嘗念邊方用人爲急其畱神如此緣是四方有警許所司不時白奏親自籌決維時北息胡氛南靖海沕妖萌豪酋旋發而磴實由廟謨先定其載在實錄炳如日星者也皇上以邊防爲念以 皇祖爲法當此承平玩愒之時亟行鼓舞激勵之典將 臣前所陳議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

勅下兵部議覆專一責成實見行事務使內治一新士氣爭奮不從口上空譚是惟 聖明主持廟謨銳意焉 臣無任惓惓待 命之至



陳處置楊會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近接邸報兵部一本土會勘處未明復恣暴虐等事覆四川巡按王象蒙叅土官楊應龍奉

聖旨楊應龍既無叛逆重情只着彼處撫按行提酌量情法具 奏不必特差官往諭薛亨着吏部紀錄

其餘依擬欽此 臣 惟前項事情該部之題覆已明皇上之責成有命而又紀錄公廉任事之臣以激勵

人心則舞干格苗之化可計日而覩也 臣 復何言 臣 獨以天下之事出于遙度終不若習而見者之為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二 岐于兩可終不若準諸理者之為當况 朝廷除

暴安民自有成憲而其制馭土司有不專以姑息之仁養其橫暴之惡者 臣 前任貴州貴陽府推官曾以

公委往勘播事頗悉始末之詳匪出胸臆之見敢盡言而無諱可乎夫播州宣慰司宣慰楊應龍之橫暴

其始不過本司官民之相為訐奏云耳迺一楊應龍也貴州則數其惡而議剿四川則錄其功而議宥豈

故苛縱哉一楊應龍之勘也川之前議則從輕而今議則從重豈作好惡哉蓋播去貴止三四日之程耳

目習熟而播民之稱寃者日惟赴愬于貴播去川且

千餘里之遠聞見難周而應龍之從征者方且効勞于川故十九年以前酋之惡貴知之而川不及也二

十年以後酋之惡川知之而不獨貴矣昔者堯有四凶未去而舜去之以彼其惡未著于唐而著于虞也

故說者不以病堯如神之智而亦不以病舜好生之仁要惟準諸理以求當耳今楊應龍之惡見于川貴

前後之疏者 臣 不復贅惟以會勘之真確者言之有不容不急為處分以救一方生靈於水火中者且 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三 之往勘也豈一人之獨見哉兩省之會委以上官則

有川東道叅政薛亨思石道副使錢拱宸原任都清道副使葉明元總其事以下官則有重慶府通判路

達思南府推官張邦政原任黔江縣知縣繆守之彭水縣知縣黃承讚與 臣 分其勞 臣 等會集彭水縣拘

提本內有名証犯與楊應龍對面將原奏一切事情反復訊鞫二十餘日會審得楊應龍性本兇殘習成

暴虐如與兵遠爭地界招苗侵占糧田因睚眦而抄沒齊民家財縱淫污而姦占良人妻女襲職官必勒



重賄土同知咸受脇威奪弟婦亂兄弟之倫廢學制  
禁詩書之習諸如此類雖蹈違法之愆總是土司之  
態臣謂猶可原情而酌議者而恨其所犯不啻是也  
罪莫大於僭分乃後閣宦選綉女置旗令設局苑而  
蟒衣玉帶一槩無忌甚至已稱千歲兒稱後主若以  
為位號之宜然也可謂有天於上乎罪莫大於殺人  
乃誅長官絞叔祖斬堂弟殺出妻而岳母親屬一舉  
偕亡其他斃之杖下戮於刃中若齊民不可勝數也  
可謂有法干下乎罪莫大於暴征橫斂以殘民生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十四

乃採木冒飛魚之賞而窮民財竭民力飲恨官司從  
征逞驃騎之威而剋軍餉奪軍功積讎將士該司田  
糧五千七百餘石每石該徵輕齋銀五錢五分今且  
徵銀二兩不啻三倍稍有不從動加刑戮而五十四  
里之民怨入骨髓矣年復一年民奚以聊生乎至如  
被奏之後是非曲直宜一聽問官之勘斷而主使兇  
人將 欽依奏准之民謀殺於沅州潛戮於納溪  
共十一命此而可殺孰不可殺而弁髦  
王法莫可解矣比當民叛之秋招呼懷來猶可收人

心於既散而聽奸撥置將被害逃亡之家殺繫其父  
兄弟弟毀奪其墳墓田產不計其數此而可忍孰不  
可忍而草菅民命為最慘矣凡此皆對眾審質已明  
雖本酋亦俛首輸服者彼時被害具奏之人見應龍  
罪狀已明欲與登時俱死不俟論法其五十四里之  
民被害而未奏者咸具狀稱冤願比照思南思州馬  
湖龍安改土設流合口哀號聲聞徹天臣等慰之曰  
楊應龍之惡誠近日各土司中所未有也亦從前暴  
虐其民者所未有也信不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五十五

世矣先此未經勘明聞者猶未深信今列其罪狀具  
奏 朝廷必有為汝等處分者若卒然與之俱死實  
為亂民其罪反不可宥各民始安心聽斷其在楊應  
龍見眾心之匈匈知喪亡之無期亦認罪乞哀求宥  
一死當遞認狀願照土俗罰銀二萬兩贖罪併認設  
兵備學校安邊府官陪償人命脩理公署改悔一切  
僭虐等事甘結在官臣等反覆參詳以惡狀多端莫  
重殺人之罪事關兩省難執偏重之條迺將楊應龍  
問擬謀殺人造意斬罪題 請詳贖併將撥置諸



犯依律定擬具招申道轉詳兩省撫按會題 定  
奪此雖不敢謂所處之盡當而已信所勘之最真矣  
乃播民慮後禍之慘苦訴改流兩省因事體之重驟  
難定議故將楊應龍羈之重慶以候覆勘而本酋計  
脫之姦肆然百出矣上征倭之疏則火箭火車妄為  
張大盡是欺罔之詞聞調兵之檄則招兵督眾藉以  
回巢大肆科斂之計卒之兵不果行而揭賄當道之  
計不得逞則監公役辱差官兇殺招內二女阻絕通  
行驛路屢提不出而橫暴之惡依然如故矣 臣不意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六

本酋當悔禍求生之日而復恣橫暴若此哉夫貴之  
初議剿也謂其負固也川之今議兵也亦謂其負固  
也負固而征法所不宥而前後科臣之疏與該部前  
後之覆皆謂應龍罪在殘下不在叛上罪止不肯見  
官非真欲作逆云者誠見夫兵不易動恐玉石之俱  
焚而且念四川兵荒之後軍民疲困而諱言兵也况  
應龍當眾叛親離之際 朝廷果欲制其死命則下  
方寸之紙而許其縛獻自無難者亦何必煩吾兵乎  
今 皇上着撫按行提具奏是開本酋自出聽埋

之門 臣料酋之奉提而出也猶曩者彭水之會也無  
難色也 臣又料酋之聽勘而退也猶今者橫暴之態  
也無悔心也譬之虎然方其入柙若為易制乃其負  
嵎莫之敢撓其性固然其勢所必然者 臣不憂酋之  
不出而憂狼子野心終為不悛 臣不謂酋之必不可  
宥而念億萬生靈終無所託以為命或者謂本酋殘  
其土人未干內地夫播之土人豈真與我不相關者  
哉納糧馬于貴州即糧馬百姓而應龍所稱有功四  
川者從征此土人運木此土人非其自為力也况率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七

土之濱罔非 皇朝赤子而本酋世受 國恩奄  
有疆土固奉 天子之命以牧民者何乃漫無忌  
憚至此乎且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漢唐以來建設  
縣置有李白柳宗元遺跡我 朝開科曾中鄉舉廖  
統一人其民間衣冠人物原非推弁之陋可比乃其  
苦於暴虐赴 闕奏 請以求復見天日者不  
啻至再至三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矣奈何忍其塗  
炭而不急為之一處耶 臣以為議誅議剿法也而非  
情也議贖議功情也而非法也請於 皇上所謂



量酌情法者而平心以定議則罪大惡極如楊應龍萬無可使復居民上者褫其冠裳解其職任禁之私宅待以不死使不得干與該司之事而其子之繼襲亦未有仍其爵土之理權其功罪量為貶削但使不失楊氏相傳之舊而少得永其世官之延若為其子者知所懲創克蓋前愆舉先人違制殃民之事盡洗之十年之內仍許該司官民保奏復其原職倘或父子濟惡不改厥愆踵土司報讎之故習以傷殘百姓則問罪與師斷在不赦如此庶足以泄神人之積憤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

足以彰 朝廷之恩威而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意在斯乎不然徒以剿撫之說兩相持而勘案不決臣恐上下相殘不已終必釀成大患非本酋之疑畏而生叛心必播民之積怨而相屠戮當是時也雖欲不用兵不可得也此臣一念杞憂抱之已久因事觸衷故敢畢其愚至於查覆田糧議設兵備諸所善後等事臣與諸臣雖曾具有未議而惡酋反覆不悛迄今勘處未定則後事尚難預計相機而石畫次第而舉行此在兩省撫按自有經世之遠猷安民之長

策非臣所敢僭議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至大謬轉行川貴兩省速將前招勘明情罪併四川新 奏復恣暴虐等事速勘會題庶一方民命蚤得生全而 國家元氣不無少補矣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



陳議倭情疏

蕭如松

臣試職臺班分當論列深慚踈謫莫報 明時兼

以遠隔 留都凡一切軍 國重務動經旬月始得

與聞既不能早見於徙薪又不克抒猷於借箸犬馬

之心徒切瘵曠之罪何辭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

燿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等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

倭將行長仍霸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兩日方纔放

回倭傲悉平 臣仰天而慶曰倭之平也皆由我

皇上霄旰憂勤 神武震叠救援屬國靖亂門庭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一

薄海蒼生莫不舉手加額共頌 聖天子之一怒

而安天下如此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

將來往訂約一時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

狀已經部覆奉有 明旨則 皇上何必以通

貢為信之命真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

同符無容再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畧便宜行事

或以許貢促其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

不以通貢為請乎 臣又見諸臣疏中孳孳以行長乞

貢非真為疑問謂關白真能遣使投誠有不甚拒之

者 臣則以 朝廷之尊本不以倭之貢不貢為重輕

顧倭情不可測也邊釁不可開也邊防不可不慎也

臣謹為 皇上陳之 臣聞日本僻在海島凶狡異

常先年假貢任逞歷有明驗獨賴 廟謨宏遠絕貢

釁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

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中原者情形已畢露

矣煩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而在我也未能制

其死命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瑋之戰猶足相當乃

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真悔禍朝鮮而盡還其竊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一

據之土宇人民乎亦豈直歸命 天朝而畏威慕義

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眾越數千里之遠忽焉

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來何無

禁也忽焉過漢江則霸遊擊霸王子陪臣伴送以自

衛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即

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

言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宴然已哉彼其

情固將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

任意而縱橫乘機而竊發若探囊啟篋無難也其欲



犯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師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狡而輕許之匪惟頒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為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為快而掠居民擾傳舍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來往中國漫無禁忌規我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強弱窺我糧餉之盈縮外誘姦豪潛為鄉導內通邪黨陰為應援他日必有蹈往轍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卷二

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為東南之憂樂款貢之名開疆場之釁哉姑無論後日即目前亦深可虞而禦防之策有不容不嚴者蓋倭之據朝鮮也彼有定止則我兵之防倭也猶有定方今倏然而過漢江矣狡譎之性出沒無常聲東擊西為謀叵測况彼兵既去我師將歸四路防倭地方或有聞罷兵而生玩心者如其乘虛而復為朝鮮之犯乎瘡痍困憊將無噍類則量留兵將以固我藩籬者不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為內地之犯乎登萊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

障以固我 畿輔者不可疎也抑或分兵揚帆四散而為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之間倭艦在在可通防守在在宜慎則戒玩寇以儆疎虞者不可緩也蓋自有倭報 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留念增官選將益餉添兵所以戒嚴者罔不周悉試一 申勅之未有不為 朝廷効死力者苟徒以倭之乞貢為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獨不觀款虜之事乎方貢市之初行也北虜稽首而稱外藩孰不謂太平景象數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卷二

十年來我以厚利悅虜之心虜以和好怠我之志及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弊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貢市而不脩武備之故也殷鑒不遠禍胎宜絕甚不可弛備倭之策而習和虜之故智矣昔宋仁宗時元昊遣使納款宋臣韓琦范仲淹等言元昊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有不可許者三亦有大可防者三伏望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實處置為長久之慮此言若為 今日發者 臣以方今長久之慮不在乎他惟於絕遠貢申禦防二者加之意而已 臣之議極知



瑣屑無當然憂危之念遠邇皆同涓滴之流江河不  
擇故敢畢其愚慮惟 聖明採擇焉 臣不勝惓惓  
待 命之至

議兵船獲倭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上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臣 巡歷大江一帶至蘇  
州府地方本日據鎮守南直隸江南副總兵官朱文  
達揭據崇明營領浙兵哨官徐通等報稱本月十三  
日未時分有大倭船一隻約賊四十餘徒侵犯東吳  
家沙溝登岸等因到臣 臣 即牌行該鎮督率官兵相  
機擒勦去後續據崇明把總陳嘉謨呈報擒獲倭奴  
并倭船衣布等物緣由前來 臣 又經批行蘇松常鎮  
兵備道面審生擒夷犯是否真倭并具確情速詳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之五

六十五

奪隨據帶管兵備糧儲水利道副使韓濟呈稱准吳  
淞朱副總兵官解到崇明陳把總擒獲倭奴二十一  
名吳淞把總徐有功擒獲倭奴二名併具手本開具  
譯審情由又據崇明縣解到倭奴十一名到道看得  
各倭雖已就擒真偽尚未分辨隨行蘇州府海防官  
會同該府掌印官將發來倭賊三十四名吊取通事  
逐一譯審各倭的係何國人氏或乘風飄突或潛至  
窺伺或遠來劫掠務究的確具由連人解道以憑覆  
審轉詳去後今據帶管海防同知應楠呈稱本職遵



依會同本府知府盧大順弔取吳淞陸營通事楊惠來逐一譯審原蒙發下前後擒獲倭奴三十四人俱緘默不肯吐露真情中有一名失麻哈兒肯言楊惠來譯得哈兒稱係大趾人萬曆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投充關白名下時有三十餘人與俱每名得安家銀三兩關白封哈兒與小佛即機國人麻三戈里國人衣水爲三頭目今年五月初三日午時遣船四十二隻出洋在於 中國地方窺探地理以便侵掠適五月十二日一更時分被風飄散沉溺數隻各船俱大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六

欲整兵入犯但遼陽北直山東等處投入人多道路俱已周知惟浙直地方險要尚未明白且欲棄拋朝鮮另圖他處故遣各賊偵探約以速速回報惟照夷情叵測入犯虛實固未可知而通事一人各夷語言恐亦未易辨但其所操者倭船所佩者倭刀所衣者倭服而所吐露者皆時事又適獲於汛期雖髮之已蓄若與倭首稍別然據失麻哈兒所供諸所同舟者皆由各島投入關白部下欲潛入 中國故令蓄髮耳等因呈解到道據此該本道覆審得三十四名仍緘口不言據通使楊惠來譯稱名失麻哈兒吐說情與該府所審相同及查驗衣服簪物俱係異式倭字數幅皆係異文只書尾寫大明萬曆十九年及二十年月日敬白等字內有一紙中畫一圓有三字譯出係日本國字樣又審出二名麻三衣水與失麻哈兒俱係頭目衆賊見之皆跪不敢同食又令衣水一名言寫出萬曆二十二年等字審稱關白原係 中國人故學寫 中國字等因且驗各賊身上刺有字樣各頭髮蓄亦未長爲照擒獲各賊音語不通但據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七



通事楊惠來譯出各賊供稱俱係各島夷自十九年陸續投入關白部下至今駕船入犯遭風飄流一雙到此致被水陸官兵追趕夾攻各賊勢窮丟撇刀器下水跪拜乞饒因而就擒及譯出夷賊三十四人各有島分係戈里安南西洋大趾小趾大佛郎機小佛郎機等國並各報姓名及投募關白月日前項情由亦已近真緣係擒獲倭夷重事合解親審詳奪等因到臣臣面審夷犯音語難通真情莫測且此方通使止有楊惠來一人據所譯報實與該道府所審無異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八

雖各夷額頂有髮比之倭形稍別而所供原係各島夷人投兵關白聽其開洋窺探之情歷有可據臣不意狡倭陽為乞封請貢而陰行窺伺以圖內犯若此除生擒夷犯三十四人容臣會同撫按二臣各加譯審另行差官押解赴京多取通事悉譯確情聽

皇上處分外惟是地方戒嚴之際 廷議紛紜之時若倭夷入犯信息一傳 京師未必不厯 皇上南顧之念臣是以不敢不報又不敢稍遲而併以一二得之見上瀆 天聽乞 賜垂納焉夫自關白

兼併諸島侵犯朝鮮我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徂征特遣經略往往任其事宋應昌以失策發歸顧養謙以夙望遣代所期固我藩籬奠我 社稷安我生靈者備極焦勞 大聖人之所作為天下臣民共仰之矣孰謂東征寡謀惟議封貢應昌開其端養謙踵其弊樞臣石星且偏聽而力主之不思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夫封者自上錫之貢者自下享之若使倭夷真心歸化別無可虞不惟以此示羈縻之術而且以彰 國家一統無外之盛誰曰不可乃關白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九

無利于封而徒欲假貢市以入我封疆謀為不軌此無論有識者洞燭其姦即三尺童子皆知其狡何三臣漫無遠慮而惟聽細人沈惟敬之言以圖結局所議入貢倭奴多至百人令地方聞之寒心此其運籌寡策決勝乏謀在前臺省諸臣疏中已各悉之臣不復贅以傷雅道惟取顧養謙請封貢之疏與今各夷犯所供倭情反覆參詳則覺養謙之信倭太深而謀國尚有未周者夫自古人臣之効忠於君不曰欲至萬年則曰久安長治其所期望何遠也今養謙力主



封貢而但求苟十年之安且藉口目前兵寡餉少不  
 得不然不知十年亦瞬息間耳此後將坐待其變而  
 不之圖乎矧其籍阻公議而啓 皇上移怒於倡  
 言遠計之人要挾 廷論而冀輔臣操權于許封並  
 貢之說至欲姑緩會議先請上筮是又未諳乎詢謀  
 僉同而後龜筮協從之序也臣於邸報中見石星顧  
 養謙每議封貢願以身擔願以死爭亦若堅於爲  
 國謀者不知 國家大事原非偏執之心所可任譬  
 之民間有百鈞之力者而後可爲人舉百鈞之重有  
 千金之產者而後可爲人擔千金之約今二臣果自  
 度其長有此身長有此位而 國家可恃以計永久  
 乎設或事債而追論始事之人雖以百身贖之竟無  
 益矣今據擒獲夷犯所供關白新舊造船除沉沒者  
 尚有八百餘艘欲以今歲大利整兵入犯且稱遼陽  
 北直山東等處投入人多道路周知惟浙直地方險  
 易未明先遣各賊偵探則知狡倭包藏禍心順逆罔  
 定目前卽欲內犯何能羈糜十年所謂不許封貢固  
 來卽許封貢亦來原不可恃以爲安者臣今不敢妄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一

意於戰勝攻取之利以上窮兵黷武之策惟在守我  
 信地整我器械練我士卒備我糧餉以靜待動以逸  
 待勞以飽待饑與地方各道將領共圖所以禦之凡  
 有入犯者相機擒勦云耳矧今遼陽山東閩廣浙直  
 一路沿海地方各有重兵扼塞可資備禦而養謙又  
 謂倭奴不滿五萬隔以大海其來不易若使各地方  
 文武將吏果能整兵備防或亦可保無虞獨奈何畏  
 倭太甚徇倭太過而封貢併許以起釁端也夫當此  
 倭情匆匆衆議紛紛所爲 皇上分猷共念以定  
 國是則賴有言事之臣任事之臣與主事之臣在也  
 言事者臺省官也軍國利害凡有風聞皆得隨事直  
 陳以備採摘原與任事者無妨任事者職守官也鞠  
 躬盡瘁爲所當爲是非得失一切聽之公議原與言  
 事者無碍主事者輔臣與各部院大臣責也定大事  
 決大疑惟在虛心評斷爲 國家求一當以免天下  
 萬世之譏原與言事任事者無徇此三者各舉其職  
 而天下事不難理矣石星顧養謙原係才望之臣其  
 力主封貢者不過厭用兵之日久覬目前之近效而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一



不知倭情狡猾不可盡信若能改心易慮殫力竭忠

則後效尚可期望臣願 皇上采公議 嚴責

成而又時 召二三輔臣面議安攘之略以為萬

年計慮仍 速行申飭顧養謙以倭情狡猾無輕

許約亟宣 朝廷之威德勿踵宋應昌之故智如

一鼓而前令金山之倭盡歸海島則當論功以行封

爵之賞其朝鮮君臣亦宜整備兵餉嚴為禦防不可

專諉責於他人 皇上仍念屬國殘破之後少加

優恤慰其所請勿使離心以自撤藩籬以盡曠前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三

庶幾醜爾倭夷明知 朝廷意向不肯曲徇而褻覬

竄伏亦自有日不然臣不知其所終也臣於上年六

月因倭警報平曾上倭情叵測一疏謂倭奴退還平

壤此必宋應昌許貢致然儻其奉表而來終當謝絕

已蒙 明旨下部雖其說竟為空譚而其事已盡

如臣之所料乃今生擒夷犯審出倭情則臣一念犬

馬之忱又有不容默默者伏乞 勅下部院覆加

查議如果臣言不謬併 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

巡江改移將領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

臣竊惟沿江濱海之地內拱 留都外鄰倭島順風

揚帆變生叵測故自倭寇內訌以來防禦至嚴至密

特設巡視按臣比於邊鎮誠重之也臣最迂庸謬叨

任使查負是懼駑竭以趨斬於江恬海靖盜息民安

臣不敢苟焉祇循故事自惟責在江海一帶南抵金

山北抵狼山巡覽一周凡地勢要害將吏職石行伍

虛實間閭甘苦大都得其梗槩臣悉心博諮詳度據

所見聞有不得不少變更為久安長治計者江以南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三

則常鎮叅將當移於永生洲江以北則瓜洲操練當

併於儀真守備皆隨宜因便官省而防益固權一而

備益嚴不勞處置有裨地方議合道府之公非臣臆

見之私不敢不亟為 皇上陳之臣查得常鎮叅

將之設自萬曆貳拾陸年倭警左僉都御史 陳任

操江時所 題以京口為漕運咽喉 留都門戶

請設叅將特鎮重地慮誠周策誠善矣而永生洲橫

亘長江之表正海舟入江咽喉又為京口門戶南控

孟河北望周家橋近設把總統兵壹千巡徼緝詰盜



賊屏跡所謂江上函谷塞以丸泥者但永生去京口  
纔八十里京口去 留都百八十里而 留都出句  
曲雲陽以達永生亦纔百八十餘里於 留都並爲  
門戶京口譬之儀門永生直頭門耳革任參將錢世  
禎曾謂京口應酬有妨團練欲請移近江地面未果  
是移京口參將於永生洲與原設初意實不相悖且  
京口對江有瓜洲鎮兵勢倚角金焦二山遠列上下  
奚翅戶內鎮江府縣有守有令昔人謂得一良守勝  
兵萬人得一良令勝兵千人匪永生洲專倚將領者  
矧永生洲南北要害之衝付一把總事權既輕彈壓  
自難雖有會哨之法萬一有警南北相持不相顧援  
孤懸可虞非鎮以參將得統屬之安能如臂指相使  
無掣肘耶故移京口參將於永生洲而裁其把總於  
勢甚便於計尤出萬全者惟常鎮參將專屬江南乃  
永生洲把總則南北兼屬合無卽改常鎮參將曰永  
生洲參將其南北兼屬如舊其南之屬隸參府者亦  
如舊特於江北附近取周家橋把總信地隸之以便  
調度參將移駐於洲其陸營總練官不得復爲本參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千四

中軍應就本洲南北之兵各分設總練官一員遂充  
本參中軍官其本參廩糧公費各項仍照舊資給於  
常鎮二府則官無增費江有重鎮京口之鎖鑰未有  
固於此者第見任參將季金久以病告杜門半歲慰  
留弗能雖勲名素著難任其去當暫聽離任調理赴  
部另補相應地方而永生洲草昧開創始於把總張  
守禮本官勞竭披萊功高闢地士卒傾心其廉愛道  
量加遊擊將軍職銜使管永生洲參將事庶新締孤  
嶼士卒迎送無煩本官感激思奮 與道府爲地方  
計便以 請此之 特恩出自 上裁非 臣  
所敢與也 臣 又查得瓜洲與京口相望亦漕運咽喉  
留都門戶稱重鎮者先年額設軍舍八十名統以揚  
州衛指揮一員未有兵也有兵自嘉靖倭奴入犯始  
故築城置閘添設江防同知坐鎮專城益以水陸兵  
壯軍舍共一千二百四十餘名并戰船馬匹考選指  
揮一員管理名曰衛總夫衛總爲各衛指揮皆統轄  
之子多招物議間有言好者雖謹守常職鮮讀父書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五

七五



因知兵法又與卒伍生同郡里或相識狎易來誘侮更替非常朝受事而夕報罷者有矣以致操練無素行伍不整僅同兒戲糧餉虛糜臣與揚州海防道臣陳壁共閱視訝之今查瓜儀一水相距四十里耳信地雖分兵勢聯絡儀真守備往來操練溯游而下溯河而上俄頃之力矧守備奉勅於瓜洲鎮原有統屬協守之責臣謂兵不訓練與無兵同守備官由薦推陞必習陣勢閑韜略而見任守備陳濱材智謀勇又上將之雄者所統儀兵不過六百餘合無將該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五

備改爲瓜儀守備責之兼管瓜儀二營水陸兵馬時當操練半月住儀真半月住瓜洲親爲指畫教習授瓜儀二衛總以營陣壁壘之圖步伐止齊之法群水陸之士卒居焉如守行焉如戰安常則往來督率訓練遇警則彼此調集策應庶將爲有能之將兵爲有制之兵瓜營不爲虛設京口且恃無恐而稽其勤惰核其糧餉查理其士馬器械仍悉聽之江防同知則文臣武將交相振勵交相効忠卒伍有不精銳者必無之理也臣於地方矢心竭方計利籌害可陳者不

止二議或議未僉同或思未周悉姑需得當報

命以請而貳議喫緊江防切關職掌輒敢冒昧仰

瀆天聽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下部院移

咨南京操江都御史會同江南北巡撫兩都御史巡

按兩御史再加酌議停妥請旨下部院覆議施

行准改常鎮參將爲永生洲參將見任參將季金病

難遽出聽其離任調理赴部推補別用永生洲把總

張守禮量加職銜管本洲參將事儀真守備改爲瓜

儀守備付以兩營操練將永生洲瓜洲鎮隱然有虎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五

豹在山之勢海孽絕跡江上倭奴畏威海外京口門

戶留都堂奧若泰山而四維之矣臣無任懇切皇

恐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六

漕河類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負累疏

俞諫 弘治年

議處臨德二倉糧疏

徐棫 嘉靖年

請遣大臣治河疏

陳堂 隆慶年

議革總勲勿副將以肅漕規疏

聶應科 萬曆年

酌議治河疏

陳邦科 萬曆年

請河流分洩疏

陳燧 萬曆年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十六

追論漏網河臣疏

孫居相 萬曆年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負累疏

俞諫 弘治年任

據山東布政司呈查得嘉靖三年分部院徵糧則例內開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小麥折米如在三百里之內州縣運赴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二斗脚價銀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蓆草脚價共徵銀八錢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糧臨清倉民運赴倉米每石加耗二斗蓆草銀二分五釐該納州縣不拘地里遠近每石連正耗蓆草共收銀八錢趁米賤之時赴臨清并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等因除通行外為照常年所屬各府州縣徵納前項倉口稅糧該徵本色運納者其脚價每石比之官定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被光棍攬頭擡價每石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同詎騙浪費十無完納一二往往負累大戶監併追賊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及照今歲省屬地方比之往年頗為薄收粟米每石時值價銀不上七錢之數大戶例該收銀八錢若常照本折運納買上



是以小民膏脂之餘而為攬頭誑費之資不惟仍累大戶抑且虧滯 國儲合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三年臨德二倉麥折米并赴倉米不分地里遠近每石連脚耗蓆草照例共徵銀八錢每銀一分收錢七十文收完易銀傾瀉印封差經收大戶倒文赴倉上納不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年分拖欠未完見被攬頭誑費者通行查出亦不必令其買米止照原數追銀在官赴倉上納與今年秋各出通關銷照聽候本倉自行照例支放庶糧草早完大戶不致受害官民兩

皇明宣宗奏議 濟河類卷十六

便緣由到 臣卷查先據該司呈送造完所屬州縣各年拖欠錢糧文冊前來查得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各自正德元年起嘉靖元年止夏稅小麥折米及秋糧米石除花戶拖欠奉例委官查明蠲免外其大戶已收完足赴布政司倒文解納未獲通關者臨清廣積二倉共米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三石四升六合一勺六抄二撮德州倉米一十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三石八斗二升六合中間雖年月久近不等俱不行完納掣取通關已經行據該司提解濟南等府章丘

等縣正德九年大戶高安等審據執稱已將糧價銀兩交與攬頭林杲等上納未完各大戶侵欺不等及至行提林杲等對問又據該司備臨清州回稱林杲等名下不止本省章丘等州縣錢糧其騙費河南等處各州縣錢糧亦多見該監兌主事發州監追等情又經案行該司將德州倉糧冊行分守左叅政呂經臨清廣積二倉行帶管臨清兵備副使錢宏各弔監兌主事文卷歇家保狀合同并厥經底簿查對原解的數分別先已納過者就將出給截數倉鈔比對厥

皇明宣宗奏議 濟河類卷十六

經明白仍欠若干係大戶名下侵欺者照依原收官價係攬頭名下騙費者照依原寫攬價各盡其家產差委能幹官員盡數變賣賠償追過銀兩暫發寄庫另後議處去後今據前因 臣會同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孫漳議照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麥折米及秋糧改撥充軍并改充與民運赴倉米俱係聽兌之數國用所急者自今正德元年起被攬頭大戶侵騙不行完納掣取通關者共計二十一萬有零縱使變賣家產亦不能勾儘數賠還縱使照例將攬頭枷



號發遣小民之膏脂已被吞噬 國家之軍儲已被  
虧損徒增痛恨何濟於事然鑒往可以善後其嘉靖  
元年以前被攬頭騙費大戶侵欺者已難求全責備  
矣卽今嘉靖三年前項各倉糧米大戶徵收將完陸  
續倒文解納若不嚴爲禁令別作區處任其優游自  
在寫攬包納不無弊復如前若痛懲攬頭騙費之弊  
而專任之大戶上納則恐納糧米數多而乘時射利  
之徒不無如前攬納別生弊端千萬阻撓只欲令其  
將銀交收在庫作數支銷或解京則恐原議聽之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一六

四

數遽難輕改查得臨清兵備副使 勅內開有查考  
倉糧革除奸弊字樣則 廟謀廷議深長遠慮蓋原  
有議于此合無將臨清廣積二倉行令主事會同副  
使德宗倉守巡官一員或諛州知州各照依大戶投  
文先後拘令行戶斗頭照依時價與同各諛大戶買  
米上納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糧米上納在倉然後令  
大戶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  
價高貴暫將價銀寄庫待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以  
前攬頭騙害者照依攬價大戶侵欺者照依價值各

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庶既往者得以清絕而將  
來者不致侵欺其於官民頗爲兩便乞  
勅戶部再加詳議作急上 請俯賜施行惟復別有  
定奪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一六

五



議復臨德二倉糧疏

徐 棻 嘉靖年任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欲足國者必裕民之生而後可以固本欲禦患者當慮事之周而後可以經遠我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為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京師以克糧饌固根本而為強兵之資復於臨清廣積倉德州倉每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六

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比臣備員山東詢前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乞免無從支補近止免存留而不及起運固有以也夫存留乃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月糧

等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項而不為措處將何支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約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德意務令小民均被蠲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臣隨督行布政司查將紙贖及軍餉驢脚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有濟然似罄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有司固知存留錢糧難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蠲白紙催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霑實惠哉此東南子遺之民每遇荒年既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仰荷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七

皇上威靈宗社福祐當事諸臣皇皇求治今固安流速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徒決靡常自古記之似終未可必恃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何以備之臣誠抱杞憂焉竊思欲裕國安民為有備無患之計必須求復祖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脩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該地方之無虞河渠之



起解之後糝括殆盡中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  
地方不時之用為天下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皆  
空虛也臣愚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  
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  
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  
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湊買  
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糶俱攤搭運船載至  
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為始遵照近例  
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糶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八

銀一可以霑蠲卹之 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  
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  
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  
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  
積矣斯我 祖宗經制富彊之遠略不盡復乎宋  
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為國有  
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臣 猥樗庸不足以與聞大計  
濫役江右目擊時艱實一念芹曝之愚也伏望  
皇上軫念當 龍飛體元之始正人心屬望之時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九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 賜之施  
行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



請遣大臣治河疏

陳堂 隆慶年

臣聞明天之道者必驗於人應天之變者當以其實是故古之明王遇災而懼隨事格天而卒保治安於無虞者良有以也臣頃見彗星見於西南彌月不滅考之往牒災應謂主大兵謂主大水或應之一年之遠或應之數月之近臣愚以為兵無大於邊防水無大於河患邇來虜王効順邊境稍寧雖有可虞然猶誘之曰未形臣愚亦已列名同官御史林應訓等疏末以勸 皇上戒備之矣若黃河之水東橫西決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

散為洪流自徐邳以下以至淮之南北不啻千里流離漂沒莫可勝數居無尺椽食無半穗上阻運道下墊民生斯不謂之已形者哉然而當事者一切付之無可奈何無有持一長策可據以為疏理者臣愚以為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利害不審也錢糧阻格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 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都御史重職奉 璽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職業無有推諉無有阻撓以共成 國計哉乃邇年來

輒因河之不治遂以漕司而責之天妃聞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妃聞以北畫地既分遂成彼已一設官也而或去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致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無論今日即自 臣有知識以來漕艘遲緩不日漕艘而日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日河道而日漕艘稽遲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頃者 朝廷銳情國計舉漕糧四萬石通限正月以裏過淮懸重法以繩之然後僅免黃河伏發之候而可保無事今又以淮之南北分信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一

地矣近雖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 勅書行事而撫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宜料理言非相悖而行不免於牽制者即有不治如今日之患不止則當責之誰哉且黃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為運道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為黃河計曰築崔鎮口矣今聞崔鎮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即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日復老黃



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寶黃浦等堤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河日漲不圖爲疏導之計而惟築堤以防之將見堤之高也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并泗水以趨於黃淮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卽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三

嘗以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之司河漕者能如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循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三年於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於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於郡縣佐貳彼以河爲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之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然有可諉者曰下之人異議耳自古師行糧從雖有巧婦未有無米而可以議炊者今淮揚之間自隆慶三年以至今日之巨浸真堯之所謂九年之水矣土地所產既無一毛之入而河漕工費動稱鉅萬當事者復屢內帑而不之請豈所謂通達國體者哉夫有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工非常之工非非常之財不可濟也 國家二百年餘河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三



神亦可謂効職矣以至今日始有此變非如曩時之猶可以安常襲故者近者淮揚撫按諸臣既

請賑濟僅借留一二萬金為災民計而猶格於部議安望其能請 內帑百萬以濟大工哉 臣知其不能

也夫人臣為 國家守財非徒能守其財之難而善用其財之難今之戶部錢糧曰濟邊急矣不知邊猶

人之肩臂而淮揚之地則腹心也運道則咽喉也今之工部錢糧曰 上用急矣不知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之言固似孔子者二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二六

十四

部大臣豈以百姓為可緩而視身之咽喉腹心不若肩背哉彼河漕二臣目擊河工之急也欲裁其費則用小而不可為欲大其施則力限而不能為即如崔鎮口與高寶堤之築塞皆傳希鞬與吳桂芳之所自以為必不可已者而亦苦於措處之無及東搜西括莫可支持他可知已 臣愚以為今日司 國計者皆過也錢糧既已不敷而 國家之待河漕二臣輒復以次序遷無所責成其殫心竭力鞠躬盡瘁者秩不加陞坐視如故者罪不加罰率皆三年之內僥倖無

事相繼棄去何怪乎河患之日甚一日哉即如傳希鞬彼自以為實心任事者三年考滿不聞查核功罪

其在於今經理漸熟河患方殷而又以陝西巡撫行矣使繼此而李世達者又復然 臣慮河之患無已時

也夫是數者展轉相尋因循苟安以致今日輒于星象上厯 聖衷 臣待罪言官何敢一日安哉 臣聞

惜小費者不足與成大功守拘攣者不足與觀昭曠漢武帝稱雄才大略矣瓠子河決至投壁親祀公卿

負薪宋仁宗稱令主矣汴河數決災民棲御廓聚國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二六

十五

社憂形於色至輟儒臣司馬光講筵三往勘之即如先朝徐有貞之築張秋朱衡之築夏鎮皆以大臣而成功者假令二三君者與 國朝 列聖皆苟安故常是使河之患在漢宋者不知何如而張秋徐沛今尚無底止也 臣愚反覆思惟以為 國家今日河漕計莫如 特遣大臣集廷臣惟議有才望者或見任戶工二部侍郎或嘗有事於河道熟知水勢地利不鹵莽者會同新任河道都御史李世達見任漕運都御史吳桂芳協力共理重之 聖書定之期限河平



之日照舊分職管理則庶幾乎目前可以一事權可  
以定羣策可以審利害可以酌錢糧可以據功罪而  
俟 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  
豈因循掣肘者之所能辦哉今河漕二臣

勅書曰便宜部議亦曰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  
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拘而不敢自越也語曰役不  
大興害不能已又曰不一勞者不久逸 臣愚以爲誠  
遣大臣則視河與漕無分彼此視黃與淮無分胡越  
勢可便漕而不便於河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於

皇明留臺奏議

八 漕河類卷十六

十六

淮不爲也河道之臣齟齬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  
通之而使不涉於忌嫌漕運之臣牴牾則以河道之  
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相忘乎彼已腹心臂指脉理  
貫通無相滯碍無相阻扼其有徇私害公病人利己  
者輒得以其理直之而請 命於 陛下然後可  
以惟其事之所欲爲而能有濟 臣故曰可以一事權  
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否築塞老黃河之應否開  
復宿邳一帶正河之應否挑濬高家堰之有無關繫  
淮泗扁輪高寶等堤之能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

否順水之性而無所碍草灣海口何以成功而無補

於目前或疏濬或築塞能否可以並舉而後取效折  
衷議論舉衆說而量其長短如不出是數者而可以  
黃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在於必行如是數者而皆  
無益於黃淮久遠之計則博採輿論而務爲究竟必  
得夫事機之肯綮可以措手然後已 臣故曰可以一  
羣策誠遣大臣則必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江淮  
河南山東直隸之間備詳要害何者爲枝流何者爲  
正道何以遏其狂瀾何爲適其本性是非利害皆屬

皇明留臺奏議

九 漕河類卷十六

十七

之於一人淮南淮北皆視之如一體郡邑長吏與夫  
佐貳治河之屬皆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  
背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計多者而不以  
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  
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  
利冒害不拂於人情不撓於衆口 臣故曰可以審利  
害誠遣大臣則奉 命而往以 陛下之心爲心  
如 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有可據一手一足  
一木一石之力所不能辦者皆得以請 命於朝而



無所窒礙內而視戶工之臣相為一體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為一家 陛下既擇人而用之亦能以大臣之心為心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勢不兩全利害相關勞費難度者亦可以詣闕借籌稟授方略而期於共濟永賴 故曰可以酌錢糧誠遣大臣則請 命而行事竣而返功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漕二都御史而下以至於百司庶府卑官小吏苟有一毫之豎立効勞國事者皆得以其功而敘錄 奏議陞賞其或因循搪塞苟安目前及浪費不貲關茸罔效者亦得以其罪而奏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於獎勵激勵之中而唯吾所聽命然後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 故曰可以據公罪而俟命於 朝廷以行賞罰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為患如此由後觀之而異日河之庶幾如此 陛下何靳於一官之命而使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平成之期哉且 陛下御極以來 軫念國計每

虞運道艱阻嘗議開泃河矣誠開膠河矣議復海運矣計亦不下百萬而猶限於勢力之不可能民命之不可保今皆報罷而使河渠復漲塞如故 陛下何不以泃河膠河之費而借貲於河淮故道猶不失其常策哉說者以擇人為難 又以為不然夫堯之知人猶必失絳而後禹若慮諸臣之有負任使而實之不問是因噎廢食之說也借使所遣大臣名位與河漕二臣不相上下才識與河漕二臣不相優劣而 朝廷顯使鼓舞自新之下則河漕諸臣之耳目心志皆為之丕振而思以自奮寧復尋常之苟安已哉昔唐之淮西久不能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日成功者乃裴度在廷獨曰臣出而諸將爭功則元濟就擒矣自古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 誠願 皇上之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特遣大臣如裴度之効職也如蒙 勅下戶工二部擬議 上請則庶幾河患可息運道無虞民生國計皆非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為之災矣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八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九



議革勳總易副將以肅漕規距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臣聞行法者務求其本故弊者當濬其源本有未端源有弗清徒屑屑焉支分而旁析之無益也臣奉命巡視上江兼管漕糧追憶去歲風濤泛湧運艘沉沒邇聞中州饑餓倭寇跳梁若不及時計議則漕運可虞殆有甚焉者臣職掌所關又安得默焉已乎臣請以勳總之不容不革者為皇上陳之何者漕糧軍國之命脈萬民之膏脂而其轉輸挽運之權又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五

操之於總兵其關係非輕其責任至重即使主之得人操之有法尚當慮周於意外顧以統絳庸品貪婪鄙夫因循縱恣者當之何不墨黷成風俾漕規之決裂而不可收檢耶且漕運用軍丁不以民夫為其駕運則開闢有時可以防波濤冲激之患脫有不測則樓櫓營壘柁棹干盾荷戈向敵可以捍遏截虜掠之慮其為慮至深遠也指揮等官用軍政考選掌印部運更番從事把總則取武科及屢有薦剡者以充厥序為謀至周也乃若統運官曾用叅將一員者何為

其轄於撫按便於節制不得以恣睢暴戾任意誅求其所以隄防而約束之者何至嚴而至密已奈之何承平日久紀法日廢今之運軍按冊呼名魚貫而應者悉市井亡賴之徒焉耳而押運諸臣惟務私囊罔顧公事朘削為謀刀錐是競每船分為三項名色一綱司一旗甲一畫會正米有耗矣而耗之外又有耗焉命曰贈米贈米有耗矣而贈之外復有贈焉命曰加贈又每米一石綱司索銀未已畫會索銀未已而旗甲每千石少者三四兩多者七八兩且廣買土宜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五

遇境貿易方經營低昂之不暇何暇顧黃水之先後風色之緩急才一遭飄流復派編氓甚之花費侵沒有幸危而利蓄者種種弊端筆所難罄倘遇不逞束手靡策嗟嗟二三把總官至卑也其廢置亦至易也而大壞極敝至此豈積弊終不可剔而運軍終不可振哉良由官以勳總體貌隆重於撫按而舉刺不及於厥躬卒也世胄漫無揀選內藉輿援外靡顧忌每把總過淮取銀三千有奇至通州二千有奇夫總兵既取之把總把總等官不得不相率而科之軍人派



之百姓又不得相率而為商賈之逐什一之息藉  
 轉輸以為利藪歛軍庾以充谿壑上負寵命下厲生  
 民有臣若此將焉用之臣愚以為不更副將則節制  
 不便不便則漕規不振不振則病國病民禍益滋甚  
 矧近奉 明旨總兵只至通州不許入京亦毋得  
 再以交際為名科擾官軍 陛下已明檄萬里之  
 外而洞晰幾先之隱矣臣敢不預綢繆之慮而謹衣  
 袂之戒乎伏乞 勅下兵部叅酌往例改用副總  
 兵一員選其忠謹雄傑素有賢聲以克總運仍聽督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六 三十一

酌議治河疏 陳邦科 萬曆二十年五月上  
臣惟黃河猶人身之腸胃 祖陵其腹心運道其  
 咽喉而生靈赤子皆肌膚也水之患常相因而治之  
 之術常相妨其關繫並切而勢不能以並濟夫黃河  
 俱匯數千里山澤之水交會於清河一口而出高寶  
 湖畜數百里山溪之水由瓜儀開口而出勢不能容  
 故黃決徐邳淮壅泗城湖齒運堤此地勢使然也然  
 幸而雨暘時若歲無霖潦或暫潦旋霽或此漲彼消  
 猶可支持惟夫淹霖數十日積潦數千里黃淮同漲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六 三十一

撫按漕衙門舉刺庶前有欣慕後有儆惕紀法嚴而  
 夙憲可除漕規肅而轉輸無虞 國計幸甚民生幸  
 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未能通也臣請效其愚而 聖明洞察焉夫平時  
 河不甚漲恐支流奪河故築堤來水以刷沙見誠卓  
 矣豈有河流飽漲且踰隄而越之猶患水力之不全  
 而日隆其堤以與暴漲爭欲堤之不橫潰何可得乎  
 此雖鎔金為石治鐵為土寸寸設版築時時議修防



知堤之不能保也故堤不可恃水不可障一時諸臣異人同詞矣其法惟當出於疏滯亦未易言焉何也周家橋之開以洩淮誠為便捷且小分大合異流同歸於祖陵風氣亦未為反背惟是高寶一路湖堤終恐不支張福堤之裁可稍紓淮出之路而恐黃流倒注反為淮阻淮不殺泗患必不除而淮水下流必無可殺之勢徙遷州治則祖陵四面漂泊剝膚之憂更切蜂起之議猶存臣愚謂欲除泗害須殺淮之上流如瓦埠河者可開也據地方諸臣勘議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二六

二四

高以五七尺為度遙堤量增壩口竟與地平使水渴則來刷淤不致奪河水漲則聽其經洩而又疏濬灌口入海之路使水有所歸則黃不崩潰黃平而淮之出口亦無梗矣臣愚謂欲禦湖患當殺湖之支流如撫臣所議挑濬灣頭廟灣等處三工不可緩也據稱東工挑濬已完而南北通江通海兩工竟爾寢閣徒恃一線之堤焉能障水惟應於湖堤一帶照前多設壩口宣洩而壩北黃堤宜淺止合足行糧艘為度又查照原議挑濬三工着實舉行使壩口之水歸江歸海則運道民居鹽場俱免患矣至於通濟閘宜修復車盤啟閉舊規以免黃流南注因而阻淮事理誠切若能設法建閘正令通淮勿合入黃既殺淮勢又免黃淤尤為良便其上雷陳公等五塘近為佃占淤滿雖非昔時之舊若能深加挑濬不可謂無蓄洩之利也大抵水以江海為壑自無泛濫之虞如治中滿之疾法必宜瀉增堤以障之是服胃以填胃裁堤以緩之亦潰腸以滿腹不導歸江海以瀉之患必不弭理也亦勢也伏乞臣勅下該部查臣言有萬分一可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二六

二五



採亟行閱河科臣總河撫按諸臣酌議上請則河道  
 幸甚臣愚幸甚臣猶有獻焉成大工者不惜小費不  
 暫勞者不永逸如臣所議工程諸臣曾亦議而未決  
 或舉而未竟皆苦於費無從出耳往歲吳越之災蘇  
 松之水皆蒙 皇上軫念元元發南京戶部銀數  
 十萬兩施賑興工今 祖陵為萬萬年基本及淮  
 揚百萬之生靈京儲四百萬之漕道鹽場六十萬之  
 國課其關繫何如重者更乞 皇上勅行勘議諸  
 臣通查應舉工費若於河道錢糧僅支若干者不足  
 之數乞 允發帑銀以濟其急使諸臣不致誦於財  
 力或遷就近易之圖以遺久遠之利則歲歲修築之  
 勞可免而千百載平成之績可奏矣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一六

三六

請河流分洩疏

陳

燧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本庸愚叨令寶應荷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  
 簡拔留臺風聞言事是臣職也矧親見者乎臣竊見  
 淮揚累歲災沴頻仍其在近年水患尤慘民之受害  
 而不聊生也至矣不可復加矣如近議周橋開通已  
 久每歲重運甫完通濟開閉後一應官民船隻徑行  
 是周橋未嘗不開也頃伏觀 明旨將周家橋等  
 處作速疏濬業有成命臣何容喙顧臣愚以為此舉  
 非細故也中外之臣多知不便而未有肯為 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其說有三一曰重 祖陵二  
 曰畏 聖怒三曰無奇策夫自古無不患之河第  
 未患及 祖陵耳 祖陵為 國家萬世命脉  
 關繫甚鉅若運道鹽場雖于 國計桑田廬室縱切  
 民生尤其小者也故泗民告急每以 祖陵為言  
 持論甚大因銳意于周橋之開而有不可復止之勢  
 固非可以一人口舌諍也此所以罕敢言者一也  
 皇上仁孝夫植尊祖敬宗必不忍 陵寢有一朝  
 之溺一聞按臣繪圖以報赫然震怒愆溺職之臣專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一六

三七



勘河之役頒祭告之典一念考思何如切至必奏功  
旦夕而後即安苟非開濟周橋等處則未易以紓目  
前之急而于 聖明無當也此所以罕敢言者二  
也江河淮濟名爲四瀆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也  
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尤能爲患今以一淮而受全河  
蓋合二瀆而爲一也况淮水遠來不下數千里兼一  
路諸山之水同出清口而復以強河捍之勿得縱出  
此實 祖陵受患之源也 祖陵之患不能遽  
解 皇上之憂不能遽釋而勘河之命又不敢久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八

稽則不得不信開周橋爲得策矣今中外明知不便  
而詰以他策又無甚出奇以取勝此所以罕敢言者  
三也衆人不敢言而 獨敢言哉 寶應舊令也知  
而不言言責之謂何即同事臣工相視而指 曰渠  
非蒞茲土者乎昔聞條有河議矣今奚爲默默耶八  
寶士民相聚而議 曰渠非衽席我者乎昔嘗視由  
已溺矣今奚爲默默耶故見事而阻撓 誠不敢後  
事而緘默 必不敢 無論遠事近舉二十一年淮  
水從南堰漫溢驟奔東南高寶邵伯決堤五十餘處

此尤溢出之水貽害已如是矣若大闢周橋而以高  
寶爲壑則其害何如蓋周橋勢高淮水陵下疾若建  
瓴瀾漫則汪洋停蓄卒然不能入江達海西駕洪濤  
狂瀾東擊一線之堤非屹然金城之固也動缺三十  
五丈或百十餘丈高寶與泰鹽之民欲不爲魚鱉不  
可得也故人情僉謂不便即勘河科臣所慮梗運道  
傷民產捐鹽墾者得其槩矣第云分洩淮水一由子  
嬰溝入廣洋湖達海一由董灣閘直達涇河從射陽  
湖入海百里而遙何途之從而遽達于海且與射陽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九

湖皆無畔岸周圍滄佔民田水行至此不復可瀦畢  
竟汎溢四出仍爲民患耳昔宋儒朱熹有言禹之治  
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行則上面之水漸  
淺由斯以談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下流之流通明  
矣試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之所如日塗河石碓口  
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流而上  
將高郵北界開清水溝寶應南界開子嬰溝山陽東  
北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闢其窄隘使河身深廣中有  
所受不至溢出而洪波不及于舊下有所洩不至停



積而餘水易達於海如是則與鹽泰之水有所歸宿而高寶之水次第東行矣如是則汜光諸湖可令虛腹而武家墩周家橋之水容納有地矣倘慮西來水多一時宣洩不及再於瓜洲十壩開十開口儀真五壩開五開口灣頭開旁增置一開口入通泰鹽河則分洩之路既多潰決之患可免水不為災而沉田可出濱湖沿海之民尚亦利乎然專藉此為

祖陵計臣尤以為治標之說也而抑有害焉察其本出清口會河入海而能拒強河之不內灌者以全力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

勝也如周家橋大開淮水大洩勢分力弱難以控河使河有知尚不能禁之躡其後河無情物也淮退一尺無暇疏濁流益淤清口有時汎濫衍溢安知不逆行乎雖聖明在御河伯效靈萬萬無南徙之患

然此亦事變之或然而將來之不可測者也為

祖陵計者可恃有利無害而莫之慎耶科臣之疏亦云周家橋業已洩水俟水涸則無事開矣味斯言也倘亦有慎重之意乎何者河強淮弱水勢固然治法亦異不得不慎也治弱者利用合治強者利用分禹

之導河嘗分一為九以殺其洶湧之勢此萬世治水法也宋濂亦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萬無此理分其半以殺其力則河患可平味宋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則分殺河流已棄之道自不難復也如近日五港口之議計可疏黃以導淮急宜相度以舉事務令強者主分弱者主合分則勢減而不至于扼淮合則力全而不至為河扼于是大開清口盡去積沙俾淮流徹底而出借淮之清減黃之濁即清口以下海口以上累年污積冲刷必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一

多二瀆將為安流而祖陵長保無事矣凡此必於分黃得之淮固不必淮治也此其於開周橋相比之論孰為標孰為本孰為利而害多孰為有利而無害哉但目前之害已見而當圖將來之害未至而區區故急于治標者又不可不治其本也至于與非常之役必有非常之費即工費不貲不妨據實題請臣伏聞皇上往年憫齊梁淮北之災嘗不惜巨費出諸宮中而賑之至今稱為盛事今河工浩大百倍願賑之需而祖陵被滄尤非災民之比臣知



皇上必有以成此巨功矣天下後世樂觀厥成者皆仰知 皇上護 陵寢以培根本以安先靈至孝也禮二瀆以昭祈禱以格神明至敬也奠民居復民業水鄉海濱咸獲嘉祉至仁也固漕堤全鹽竈運務邊儲各有攸賴至計也是一舉而休烈顯乎當世聲施決于無窮 知 皇上必有以成此巨功矣大都天下事知之非難難在成之而已 尤恐當事諸臣或甲是乙非而惑于築舍或遠嫌避怨而甘于模稜或虞功未必成而因循月日或惜費無所出而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一六

三五

計効目前以致 陵泗久滄蹈前人之覆轍或使強河爲患如 愚之杞憂彼時卽以罪前人者罪之無及已 顧不厭煩瀆期于計萬全而圖永賴也倘可採擇伏望 勅下工部轉行會勘諸臣查議施行以爲治河萬分有一之助 愚不勝惓惓之至

追論漏網河臣疏

孫居相

臣惟黃河一衣帶水耳南關 祖陵之安危北關運道之通塞所係爲甚重也我 國家設督河大臣總理於上而又設治河司道等官分理於下豈徒備員已哉蓋無事則資其築濬有事則賴其挽回事效則同其功賞不效則同其罪罰此責成之重典而勸懲之大權也嚮者工部尚書楊一魁治河失策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一六

三五

不一爲處分也矧大臣之體原自優隆而會議行勘率由司道卽如近日河臣曾如春勘河之疏亦必稱據某道府查議云何據某分司查議云何此不獨文移之體亦大臣之體宜爾也方萬曆二十一年黃壩口始決塞之甚易彼時查議諸臣皆以不塞爲便延及二十三年水逼 祖陵而分黃導淮之說起矣於時議河者勦襲雷同之文勘河者不聞參駁之疏比及河工告成也則或陞卿或陞級或加服俸或賞賚紀錄優渥 恩私小大均被今前功盡廢而官



級猶新大臣罷歸而小臣無恙此所謂事成則冒其  
 功事敗則逃其罪將何以明賞罰而激人心也蓋惟  
 前此獨處河臣舒應龍而不及諸臣故後來諸臣效  
 尤後此獨處河臣楊一魁而不及諸臣故今日諸臣  
 觀望今欲杜觀望而儆將來則漏網諸臣當議也抑  
 臣猶有說焉萬曆二十九年河決河南歸德府蒙牆  
 寺而該省撫臣曾如春則有兼理之責者也司道府  
 縣管河諸臣各有分理之責者也未經一處何以示  
 懲惟是如春今陞督河侍郎查勘方新臣姑不過求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四

以撓銳志然當策勵立功以責後效至於水利道以  
 及府縣管河各官臣不能悉其姓名亦當酌量罰治  
 以儆後人蓋邇來居上者博長厚之名而政多姑息  
 在下者徇苟且之習而事樂因循 國家受病政坐  
 於此雖不止治河一事而治河則尤其中之膏盲者  
 自非大加懲創何以激勵將來故曰車之不前馬不  
 力也不策馬而策車者坐困之道也河之不治人不  
 力也不議人而議河者道旁之譚也今河流衝決二  
 截而 祖陵運道既妨民田之漂沒者不知幾千

萬頃民之葬身魚腹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議者猶畏  
 首畏尾莫決適從夫督臣不決更待何人二年不決  
 更待何時此臣所以扼腕時事有感於衷不避嫌疑  
 而輒敢冒陳者也萬一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吏  
 工二部移咨總河部院除年遠不究外其萬曆二十  
 三年在河勘議諸臣及二十九年河南該管河官不  
 論大小備查職名分別議處以明 國法庶罰罪可  
 以勸功懲前可以做後其於今日河務或未必無小  
 補矣 祖陵幸甚運道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五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七

爵祀類 附議禮

乞俯從中官辭免恩命疏

李之珍 隆慶六年

慎封爵疏

蔣科 萬曆年

奉天道稽祖訓采公議杜倖門疏

徐金星 萬曆年

議從祀孔廟疏

林可成 萬曆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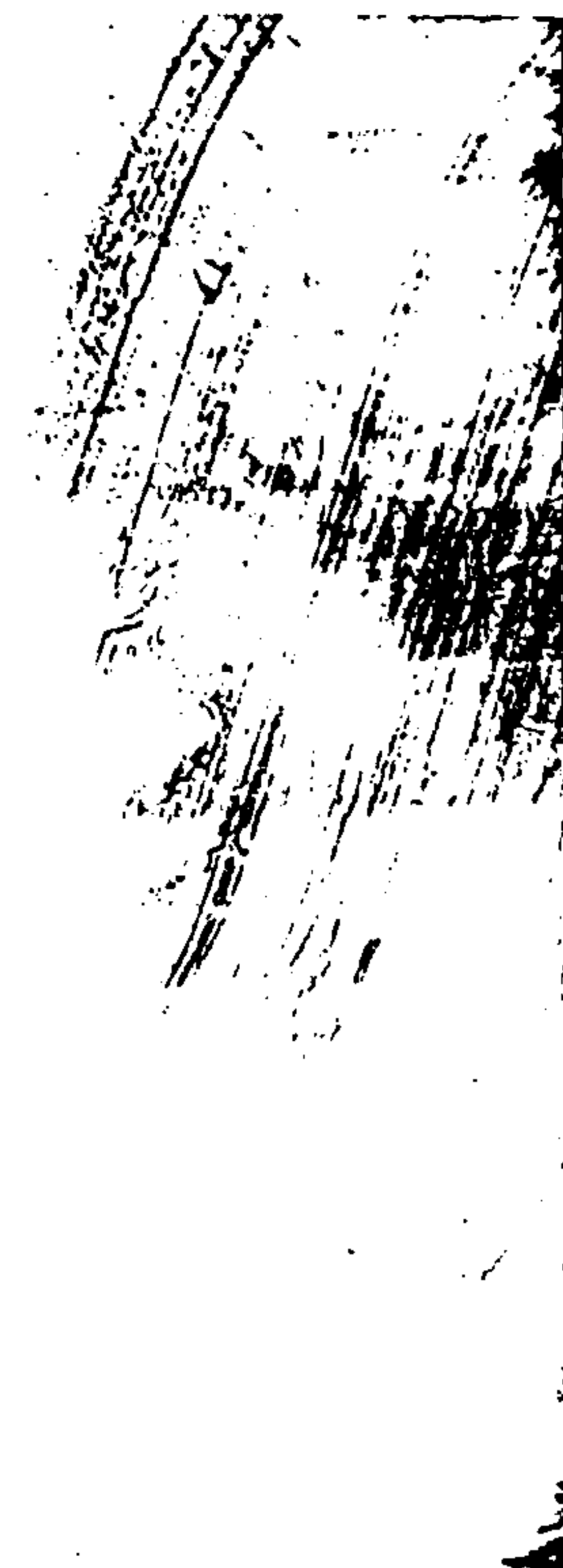
比例請恩疏

孫居相 萬曆年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萬曆年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十七



乞從中官辭免恩命疏 李之珍 隆慶六年任

臣等近覩邸報 皇上念司禮監太監孟冲等效

勞各廕弟姪一人錦衣衛千百戶隨該孟冲等具本

辭免奉 聖旨知道了不准辭欽此 臣等伏見

陛下體悉羣下雖僕侍之近亦不肯遺又見冲等遇

寵知幾庶乎勞而不居者矣竊意 陛下俯從其

請俾官監干澤者知所愧阻然未蒙 俞允迺冲

等亦不敢固辭豈非以 成命既出不可復收歟

臣等聞人君執八柄以馭臣下所重者爵賞而已勞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臣不賞不可勸忠死士不賞不可勸勇爵人于朝而

以私勞與焉恐非 聖主所以示大公于天下也

冲等服役宮中祇事左右誠如 聖諭效勞矣然

內官之職供使奔走亦其常分矧日侍 宸旒常

承 寵賜幣寶金鏹秋毫以上皆 陛下所賜也

雖有微勞已承 恩命亦足以酬之矣而何必再

延其弟姪乎錦衣之官掌握禁典其視百司最為隆

重我 祖宗以來非功不於其次或推恩外戚未

數得也冲等無汗馬之勞無戚畹之親而以其弟姪



居之母迺非 祖宗之制乎且遼東之戰方行敘錄冲等爵賞舉不踰時是以近習之恩同軀命之賞也邊士聞之肯作其敵愾之忠乎夫繁纓之請孔子惜之敝袴之微韓侯愛之錦衣名爵其視繁纓敝袴何如也而 陛下迺輕以畀焉其恩數不幾于侵而爵賞不陟于濫耶伏望 陛下俯從冲等之請准免後加爵蔭儻謂 恩命已頒別行賜賚以示優榮則天下惟見 陛下愛惜名器之心而冲等亦免覬望無涯之議 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二

乞慎封爵以杜僭倖疏 蔣 科 萬曆二年 臣等待罪南臺接見邸報有左都督朱希孝奏稱已故兄成國公朱希忠卹典乞要比照英國公張懋事例追贈王爵隨該吏部題覆復蒙 聖恩念及先朝扈蹕勤勞准與追贈王爵後不為例 臣等有以仰見 皇上待臣之厚報禮之隆出於尋常萬萬矣 臣又竊以為 君之待臣固有不容靳之恩尤有不可踰之制况爵至於王名器之尊至此為極毫不可假自昔慎之矣查得諸司職掌一款凡功 臣歿後加封公追封為王侯追封為公合封三代者照依追贈封爵一體追封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異能生死只依本爵我 祖宗慎重此典以為非軍功者不得追封王爵非固靳之也將以杜僭倖之端而垂永久之規也著為 令甲昭昭為烈今照已故成國公朱希忠歷事 三朝積有勛勤茲當歿後委宜加以卹典但希忠位極人臣 恩寵不為不隆 陛下賜祭十六壇優禮不為不厚儻 陛下追念勞苦以為未足以盡其報或加以美謚賻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三



以金帛亦足以明 朝廷優渥之典矣奚必假以王

爵為足以報其功耶且張懋在 先朝曾討逆賊曹

欽雖無奇功異能尚有勤勞可紀 武宗皇帝贈

以王爵當時諸臣猶諍以為不可今希忠遭際

熙朝雖有勤勞皆其常分非但無奇功異能亦非張

懋之可比也追贈王爵與例未合 臣等以為

陛下加恩當遵 祖宗之制以為準希孝陳乞不

當援張懋之例以為例惟張懋得贈於前也故今日

之希孝得援之以為辭若希忠再贈於今也則將來

之希覲者皆藉之以為例雖 陛下明炳幾先預

禁後日之請然其實既開又何以杜覬覦之心耶故

啓其端而嚴禁於他日不若謹其始而預絕於今日

之為得也伏乞 皇上仰思 祖制俯順輿情

收回 成命止加以謚號錫予則恩有所加皆戴

陛下恩禮之隆而制有所限又仰

陛下節裁之義其有裨於 國體民彝豈淺哉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四

乞奉天道稽 祖訓采公議杜倖門疏

徐金星 萬曆十年任

臣等聞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馭國之大柄也

帝王所以奉 天理民法祖致治者特有此具耳

故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爵人於

朝與眾共之言爵位操之自天當公諸天下而不私

也 明主憲天尊 祖一嘖一笑不敢輕假而

况以爵位為賞又其重且大者豈可倖而得乎茲者

恭遇 皇上德動 天監誠格 列聖之靈

誕育 元嗣以上慰 聖母下荅華夏之望 臣等

為 社稷慶不勝忻躍伏觀 皇上祭告天地宗

廟百神以荅隆貺 尊崇 兩宮聖母徽號以

申 敬養 覃恩四海大賚臣工以溥膏澤矣

而 禁掖之效勞者馭以錫予亦理所必有情所不

能無也 皇上於是裁軍國之需取太倉光祿寺

銀兩以充賞賚極其優渥則中外莫不沾洽而慶典

以為大備 臣等倍切鼓舞以為 聖明舉動豈不

光大俊偉昭示萬世永永無極哉忽傳宣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五



勅旨自皇親中貴及侍直宮人推及子弟歷以爵秩  
 非事例所有者層見疊出遠近喧傳干係 國體甚  
 大臣等不勝駭愕聞科道各官交章救止仰瞻  
 聖明必賜嘉納可無復置啄矣而側聽逾旬未賜省  
 察且併授見任有加無已臣等誠竊惑之思憶  
 皇上必有功當賞有賞當厚雖甚逾溢不足惜然自  
 天下觀之謂爵以情授賞以寵加非出天下之公也  
 非天下之公不足以答天道而稽之 祖制武職  
 非軍功不授又昭昭萬世不可易者以武職不可輕  
 授而况錦衣之雄職世襲之異數都督之崇秩乎以  
 一人不可而况百十人之齊授子弟姪之疊授又併  
 授而違例超授而越次見授而任事 旨然例所  
 皇上明聖心知非例故有不為例之 旨然例所  
 未有者尚亦有之既已有之能不為例耶且  
 皇上知其不可為例也即毅然已之而天下萬世知  
 天命典章不可干也如此 祖宗令甲不可越也  
 如此 朝廷公器不可私而 國家大柄不可褻也  
 又如此臣工贊美史冊光昭天下傳之百世守之豈

不美乎 皇上春秋鼎盛敬 天法祖之心與  
 日俱懋 天與列聖保佑申錫子孫千億將來有  
 不勝其賞者今賞既極矣不可復加則  
 皇上將來之恩亦或因之以壅固不如即今漸次裁  
 止以順 天道而遵 祖訓之為善昔唐德宗  
 欲賞人散官直空名耳而陸贄爭之謂夫握銛鋒而  
 竭筋力者將無以為賞也賞亦無以為勸也不如厚  
 賞錢帛人不失利 國不失權各得所宜而全其寶  
 故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節之拜今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七  
 宮中近侍人等日近清光備極榮寵縱有勤勞亦常  
 分耳即欲議賞但以前項 欽取銀兩從重足矣  
 皇親懿戚即使富貴亦必品節限制而貽之以安乃  
 所以深愛之也太監馮保懇辭 恩命極知止足  
 之義 皇上即俯從之以成其謙遜俾其名竹帛  
 而榮後裔又不足為左右近侍之勸乎再照武官陞  
 授必由兵部 祖宗定制 列聖繼繼承承罔  
 有或墜間一傳奉旋既改正所以二百餘年重熙累  
 洽超出千古以 祖宗慮事周而立法備



聖子神孫可萬世守之不易也科道諸臣張鼎思等言之悉矣伏願 皇上留神省察 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前所頒陞級

恩廕等項一一從長酌處量為裁止再乞自今

恩典悉諭共擬請 旨不輕 內傳則爵位貴而

人知榮 祖訓遵而 國增重 天意悅而治

彌固 聖心之剛明 聖斷之果決有非漢唐

宋英主所及矣 等冒干 天威不勝戰兢隕越

一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八

議從祀孔廟疏

林可成 萬曆十九年八月上

臣惟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傳後孔子而聖者

非孔子無以法自古聖人有祀于一時易代則已者

有祀于一方踰境則已者惟孔子則自古及今自王

朝以至郡邑無時無處而不祀其崇德報功之無盡

誠與天地相為無窮也然祀天地必祀以六宗謂其

有功于天地祀孔子必從以諸賢亦謂其有功于孔

子而不在從祀之列 復考得 孝宗皇帝禮科

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陳敏祭酒謝鐸備言極論當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九

時以 廷議不同未行斥陟迨 世宗皇帝始嘗

起 宸斷一切釐正然猶但斥其不當從祀者而未

嘗陟其當從祀者至我 皇上御極體天宏道振

起斯文 俯允禮官之議始而詔進薛瑄一人既而

復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相繼從祀孔廟章

縫之士舉手加額更相稱慶以為

皇上此舉能使俎豆增光宮墻生色千萬年之盛舉

也然 愚猶有說焉我 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鬱

為靈秀踵為名賢駢肩繼踵 特瑄等為當從祀者



迺止于瑄等何以表章理學何以傳播盛舉又何以  
仰承 德意而將順其美于無遺哉 臣敢于瑄等  
外姑舉其翹然挺拔為輿論所共推者言之有若

武宗朝之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焉有若

世宗朝之禮部尚書章懋焉清之為人飾躬勵行動  
有準繩見機識微始由禮部主事調吏部復除禮部  
皆世所稱華秩也而清則乞南請告爵祿不入其心  
及後起督江西學校正寧藩以威權智術籠絡士大  
夫之時也而清則守正秉禮引疾以遜閉門掃軌潛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十一

心力學清真明時偉人矣而其有功孔子則尤在易  
學蒙引四書蒙引二書據聖人之心蘊發先賢之未  
發故上自國雍下自家塾凡卅角而讀書專門而肄  
業倘非蒙引則于書于易固有若夜行而無燭俛俛  
乎其何之者矣清之扶經翼傳而啓迪後人此其功  
顧不鉅哉懋之為人純粹之資塞淵之德耄期好學  
博而能約含章自晦碩聞益彰譬之良玉在璞而孚  
尹自殊始為編脩則論張燈賦詩非是坐謫繼為僉  
事則剔吏蠹滌民瘼毅然以揚風紀為已任又繼為

國子祭酒則首勵教化明道術肅儀軌使六館之士  
翕然向風其著述則務刪儒之繁蕪而其有功于孔  
子則在生平講議其言曰學者須大其心胃必有窮  
理工夫纔得其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  
心為本論家法當如鄭義門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  
之志行呂氏鄉約論居常處困謂誦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凡此皆  
格言至論不必專門著述而亦足以扶經翼傳矣二  
臣之有功孔子如此正先臣程敏政所謂文與行兼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十一

名與實副無疵于公議而足稱崇報之意者以之從  
祀孔廟固無不宜也况萬曆十六年已蒙 俯聽都  
察院三僉都御史詹仰庇議賜蔡清謚文莊以示風  
勸矣而從祀之典尚俟會官另議 明旨傳播昭  
如日星遠邇章縫無不企踵以需 盛舉顧 愚以  
為章懋之文行名實與蔡清同塗竝轍士類推服無  
敢軒輊亦蒙 先朝賜謚文懿而從祀之典未有故  
不揣愚陋敢以蔡清並瀆 聰聽伏乞  
勅下該部再訪如果 言不謬將蔡清章懋比照薛



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事例與瑄等一體從祀孔廟俾得起九原于宮墻畱遺芳于俎豆庶于世教國脉裨益非眇少矣臣愚不勝顧望祈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十三

比例請恩疏

孫居相

臣由萬曆二十年進士任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恩縣知縣三年考滿過微

聖恩封臣父母如臣官至榮也又三年蒙恩行

取待命國門凡三期選授南京福建道試監察

御史履任到今又二年有半矣每思得當以報

聖恩顧無片言可裨化理臣之罪也亦臣之羞也尚

敢妄有希冀哉獨念崇尚徽號乃

國家非常之盛典大詔覃恩乃臣子希世

之奇逢二十九年我

皇上舉行大典諸臣幸際奇逢上自九列大臣

下至倉官衛幕皆得以其官榮其親

恩至普也臣當時旅食京華亦隨諸臣拜舞班行蒙

詔允授官之日給與應得勅命以故與臣同取

如科臣曹于汴等已於三十年春頒給

勅命矣道臣沈時來等已於三十一年冬頒給

勅命矣即與臣同官南臺如李雲鵠胡鷄亦各奏請

改封蒙恩下部議覆矣獨臣嚮因在假未敢援



例以 請今已復任供役矣竊思臣與諸臣同取

同選又同為 皇上侍從之臣乃諸臣父母榮膺

新命獨臣父母株守舊封雖 皇上一視同仁終

有 俞允之日但臣父母風燭餘年蚤蒙

恩一日則多享受一日是臣幼而誦讀長而馳驅日

夜關心所仰望於 皇上而未敢即安者也伏乞

皇上憐臣十年犬馬之苦察臣一念烏鳥之情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准以臣今官改給

勅命則 皇上優渥之恩愈隆於前而小臣捐糜

皇明留臺奏議臣爵祀類卷十七 上

之報當益勵於後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嘉靖年任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案等題為 廟建禮

儀事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

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交與鬼神

不序昭穆何得成王禮著作急擇日奉安神主朕難

躬事或太子代攝行事悉照先朝儀節出主上香奠

獻等次皆除俱准舊行具儀來看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

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曰我

皇明留臺奏議臣議禮類卷十七 十五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真天地神人

之福也臣濫厠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臣聞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

莫先于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

率親以至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親親

親之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

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者莫要于此臣謹按易曰

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

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子孫之精神即



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皇明留臺奏議

議禮類卷十七

十六

孝法帝王

睿智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

行禮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 仰見

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于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妥

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

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

露既降仁人孝子履之必有悽慘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

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庭以行

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

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

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矧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于常祭

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 請或于奉安之日

或于秋祭之時齋拔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

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

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

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

化丕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 臣愚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議禮類卷十七

十七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八

舉劾類

參貪劣勳臣妄差騷擾疏

楊際熙 萬曆八年

參貪臣受賄鬻法疏

李士達 萬曆八年

留耆德斥姦邪疏

李一陽 萬曆八年

狂臣倡為異議乞賜罷斥疏

潘維岳 萬曆八年

乞罷邪鄙大臣疏

郭惟賢 隆慶八年

參大臣辱士疏

陳奇謀 萬曆八年

乞罷撫臣以重邊陲疏

田一麟 萬曆八年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十八

乞賜睿斷以清世道疏

王麟趾 萬曆八年

參貪肆科臣疏

章守誠 萬曆八年

浙兵忿變乞議處以飭法紀疏

郭惟賢 隆慶八年

傲官邪以安邊海疏

李雲鵠 萬曆八年

參撫臣被論據辯疏

李雲鵠 萬曆八年

參薦舉違例疏

柳佐 萬曆八年

丙午軍政拾遺疏

孫居相 萬曆八年

參貪劣勳臣妄差武職疏

楊際熙 萬曆九年二月

臣奉 命巡視上江於萬曆八年九月內巡歷至

安慶地方聞有一委官沿江點關然為之一擾臣

不勝駭異諫 牌行徽寧兵備副使程拱辰體查去

後續據該道回稱蒙 牌行前事轉行池太安三府

并安慶秋港二營把總官查據安慶府江防同知夏

子訥回稱遵依查得本年九月內南京金吾衛指揮

王三錫遣牌奉提督操江掌南京右府事恭寧侯陳

良弼差委點關上江一帶索取多端照得指揮王三

錫始掌衛印既管黃船並以刺剝軍卒凌虐甲夫該

南京兵部查革罷閑矣不改前非實緣差用將銀三

十憑舍人徐廷過送與恭寧侯陳良弼及其家人葉

四渠任少泉得銀十兩遂差往上江點關恃此遣牌

而挾騙不忌有由也切惟驛遞之禁 明旨森嚴

凡為人臣者雖在所轄之地尤宜敬慎以遵之可也

今良弼以賄差三錫乃縱其乘勢擾攘而不為省顧

是豈 臣之義哉且沿江設石府州同知守備把總



等官分布要害督查巡守於每月終季終類賚巡哨  
會哨等簿赴操巡衙門稽驗按其功過而勸戒之此  
法行之已久江洋亦賴平靜原無操江武臣差官遠  
出點閱之例良弼胡為而開此弊端將來濫觴其可  
極乎使良弼心抱隱憂身不可以自往則行一文移  
申飭守備等官無不可者臣自入南臺及承乏江差  
以來未元良弼展一籌施一令日惟偷安怠弛放情  
酒色之林此豈江防為念奉職為恭而冒為點閱之  
舉不過濟貪饜之私耳不然三錫殘戾非良往迹具

皇明留臺奏議

奏功類卷一八

一

見弼豈不知徒以既啗其賄則不得不償所求既償  
所求因恤其行之憤事是彼此交征利而地方不蒙  
禍者未之有也當臣巡行江上目覩江兵棲止荏葦  
出入風濤臣切憫之每諭江防等官時加體恤如工  
食月糧之類支放及時毋容尅減庶可堅其心志以  
備不虞之用如妄差煩擾人心解體尚望其併力巡  
守而無疎失之患哉良弼視江防為貨賄之場官兵  
乃漁獵之具不惟無益於地方而反釀之以憂有臣  
若此將安用之臣奉南京都察院劄付諫南京刑部

題為冒勢害民事諫刑部覆奉 聖旨是近來南  
京法度廢弛奸棍縱橫着南京都察院并巡視科道  
巡城御史不時訪察有指稱誑騙及侵攬錢糧等弊  
拿送法司究問除真正死罪外其餘俱照近例枷號  
發遣發落欽此臣備劄到臣若王三錫非所謂指稱誑  
騙之計則誰欺欺夫刃人以兵而操兵者不免於獄  
殃物以盡而畜蠱之家當先任咎三錫罪固莫道良  
弼責豈可辭況良弼貪鄙之性又不止此一端此一  
官者簪紱徒膺鞶鈐不諳但肆盈囊之計全無恪職

皇明留臺奏議

奏功類卷一八

三

之思違例賣差貽江防之擾害贖財失眾致物議之  
弗勝家人聽其撻唆班舍倚為過付行能有忝於  
朝列威令罔孚於人心雖機變善為彌縫而鄙穢已  
至彰敗以司掌府操江之巨任將必負乘覆餗之可  
虞臣職司糾察義不敢嘿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  
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陳良弼亟行罷斥別選廉能  
勳臣以當厥任仍轉行南京法司將王三錫提問重  
究庶法紀彰明而江洋清肅矣



參貪臣受賄鬻法疏

李士達 萬曆十五年正月

臣惟我 皇上所齊一海內者在三尺之法非臣

子所得而枉也又非法臣所得而枉也 臣於本

年九月內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巡視南城 臣於監簿

中查有魏國公徐邦瑞發禁犯人劉奎問之乃邦瑞

受富家孫桐之囑欲致死劉奎以快其心 臣甚駭焉

又問之則南京刑部去任郎中邵城曾受孫桐厚賄

脫其黨金河於重辟而照磨黃宗恩與夫兵馬司諸

臣各有所受 臣時猶恐浪聞未敢遽然瀆 奏於

是拘審一千人証送之刑部近該刑部詳審明白除

應問人犯及例當參提官員該部自行外 謹以請

臣受賄實跡為我 皇上陳之蓋舊年閏四月內

金河為孫桐之故毆死朱鸞堂弟朱鶴其情節真實

無復可疑者彼時西城兵馬房選承委檢驗接受孫

桐銀四百兩朦朧申詳欲免參送該南京戶科給事

中王蔚署管刑科批稱此必受賄為展脫之地駁問

三次參送法司為法司者固守 朝廷之法可也

乃邵城始擬金河以抵償亦知法之當坐矣既而孫

桐託黃崇恩送銀三百兩黃崇恩亦受孫桐銀一百

五十兩俱醫官湯耀過付自是覆審金河遂改為過

失殺人夫邵城者身為法臣而敢於枉法若此何其

無忌憚之甚也 臣嘗弔取該部文卷見邵城於初審

招案則曰此原問招也於覆審招案則曰此奉堂上

駁問招也蓋其所指者尚書何寬也即此觀之則其

受賄鬻法之情可謂彰明較著者矣夫刑部者法紀

之所由正顧乃納賄賂若此則下焉者又何所憚而

不為是故中城兵馬婁煦為孫桐而枉斷朱鸞者則

以三十金之故也東城兵馬崔繩履為孫桐而酷打

劉奎者則以八十金之故也夫孫桐一銅臭之子耳

所欲活則脫金河於法網所欲死則陷劉奎於囹圄

彼其錢神誠為有力然 臣之所惜者諸臣知有錢神

而不知有 皇上之法也蓋留都根本重地去輦

轂三千里我 皇上見徹萬里之外南顧軫念嘗

慮其法度廢弛若此者可得謂有法度耶 臣竊謂邵

城房選婁煦此三臣者雖去任猶未明正其罪乃黃

崇恩崔繩履偃然就列豈可容於 堯舜之世雖

皇明留臺奏議 其功類卷二十八

四

皇明留臺奏議 其功類卷二十八

五

1774 6



然何寬亦不能無罪蓋湯耀指與何寬過付收孫桐銀二次共五百兩此孫桐之所親吐者謂其託湯耀以轉送也夫何寬素稱自好者而亦有此則誠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其出於湯耀之指稱乎然耀今逃走是未可知但何寬當時位列大司寇而使奸人藉以誑騙屬官敢於行私若曰踈於防範則謂之不謹若曰暗於燭奸則謂之不明總之無一可者也臣故曰何寬不能無罪再照魏國公徐邦瑞世為元勳受國厚恩謂當率先百僚為朝廷守法紀為國家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六

恤民命奈何憑信左右之言為孫桐報怨筆楚劉奎葡極慘苦幾為國扉之鬼其孤負皇恩莫此為甚臣恐太祖在天之靈與中山王有亦必赫然震怒是當重加罰治者也臣待罪言官知之既真不敢隱默伏望我皇上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何寬徐邦瑞分別議處邵城等提問究治則法紀振肅而世道為益清臣工儆惕而吏治為益飭矣

留者德斥姦邪疏

李一陽萬曆十二年二月上

臣惟朝廷用人關世道升降之機國家斥陟適人心激勸之典故者德不可不用也不用則無以收人望而開眾正之路姦邪不可不斥也不斥則無以清仕路而塞羣枉之門是二者其有係於國是人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七

心非渺小也恭惟皇上英明天縱聖政日新往者除惡祛姦疾如脫距錄遺起廢彙若拔茅一時海內熙熙共覩清平之盛矣臣復何言顧近接邸報先諫御史張文耀王九儀各追論陳三謨曾士楚及朱璉俱奉旨為民臣竊謂聖明之世界無遺姦足為人心一大快繼而思三臣雖蒙顯斥而猶有如三臣未盡斥者則臣實有餘憤焉及見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陳疾乞休又不覺擊節嘆服謂賢如一儒者而可使之去哉臣按一儒楚人也自通仕藉教歷中外二十餘年諸潔行峻履膾炙士夫之口未暇縷舉第其處故相一事最為人情所甚難夫一儒故相蓋兒女戚非踈遠者彼常不欲一墮其黨故高蹈遠引之風歷歷可據如刃入銓部則退要津而



辭文選繼轉京堂則并投閑而告改南及見張氏之盛已萌專權怙寵之漸則抗疏引疾退然家居無復仕進志矣臣切比原任吏部左侍郎今為民王象與一儒同楚亦同故相親象黨于相趨炎附勢納賄行私率乃播弄威權盜竊名器據諸不法狀蓋更僕未易數以一儒較彼其賢不肖奚啻天淵隔哉夫一儒家居十餘年伏蒙 皇上恩賜起用未幾轉今官又未幾遽有此請是其權門氣祲殆浼焉若恐及已官路榮名矚然不縈于心有臣若此蓋 清朝之者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八

八

彥也藉家居未起猶當不次擢用矧已叙六卿之列又安可聽其求退為也下願 皇上特旨勉臣崇耆德以獎恬退之風庶乎與情久愜矣臣與人心共憤猶有二人焉查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聽降調丁憂傳作舟之二臣皆故相之腹心黨惡也與作舟俱先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二人陰賊險惡狠狡貪殘自謂為故相東南之半臂以故鼓譟張威此倡彼和有附故相者則引之有異故相者則擠之如讎陷

黃金色則傳作舟論劾而王蔚往勘如保留張居正則王蔚首疏而傳作舟陰謀如考斥趙世卿則傳作舟王蔚交構而把持他如勢脅各曹招權竊獄威傾百職囑托自恣貪贓狼籍各以數萬計此其罪誠不減于陳三謨曾士楚朱璉等輩已也先諫御史方萬山具以貪邪事劾奉 旨僅以原官降一級調用

臣固知 皇上宥過之 洪恩而實未盡二臣之

罪今陳三謨等業已追論為民而王蔚傳作舟迺罪浮于諸人者猶得以枉降調之列不惟巨奸漏網無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八

九

以服陳三謨等之心切恐乳虎養翼火復燃其為縉紳之毒不可勝言臣謂二人者當與陳三謨等一體為民者也夫大臣去留取自 上裁臣何容喙但劉一儒宿負時望矧南京六卿員缺科臣方在請補而一儒適有陳乞之疏傳作舟王蔚雖經降調處之未盡其辜且臣在南都日聞士人切齒唾罵此二臣者臣明時所謂奸邪亂政欺 君罔上者也此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劉一儒特為免留仍行彼省巡按催



促赴任將王蔚傳作舟再加重究一體為民庶公道  
昭而勸懲備其於 聖政大有光矣

皇明留臺奏議

十

狂臣倡為異議乞賜罷斥疏

潘維岳 萬曆十三年九月

本月二十日 臣等接得邸報有太僕少卿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一本為壽官關係重大人心未協懇乞

聖明再賜詳審等事奉 聖旨壽官吉典朕徧覽

親定又奉兩宮 聖母審閱已再逾年李植等既

欲獻忠胡只懷奸不言却見大工方興故來干撓成

命阻壞吉典本當重究姑且各罰俸半年欽此 臣等

聞之不勝驚駭三臣而以蹇諤言事荷蒙拔擢 臣等

孰不慶其遭逢嗣而屢被指摘節蒙 皇上優容

臣等謂三臣雖不善居功或出言者責備之過及御

史龔仲慶將李植極力論詆復蒙 皇上降調外

任 臣等竊謂 皇上欲安三臣之心故姑處言官

以息紛議是以未敢陳瀆為三臣者正宜奉公圖報

以塞知遇乃不意朋與異議大肆傾危有如今日之

所為乎夫相擇 壽宮億萬年鍾祥毓秀之所 臣

等未習湛與難以遙度但以爲 聖意所鍾即為

吉兆茲 臣等已定大工肇興此正中外臣子所當



仰承欽順之不違者為三臣者果何所見乃倡異議以搖惑 聖心耶 臣等以為進言之道必自信于心而後可言必事當其時而後可言必無朋比無恃害之心而後可言今三臣者果能於堪輿之說通曉而無疑乎 臣等竊謂章句書生非標竊其糟粕則得之於道聽耳不知不信而欲影響粗淺之見輕瀆於皇上之前此 臣等所未解者一也且 壽宮之擇也始於萬曆十一年選委多官徧行相度載榮 聖駕親閱裁定其謀之非不廣而擇之非不詳矣植

皇明留臺奏議

奏功類卷一八

十三

等於時亦在扈從之列果有未協于心乎即當具奏何隱忍於二年之前而倡議於興工之日此 臣等所未解者二也夫三臣非同有選擇之責也官非連班亦無連名共疏之例也攘臂呼朋乘間抵隙借口朱熹陽行排擠挾其所疑以售其計之必行乘其至危以倖其機之莫測幸而 聖心洞鑒其計不行萬一念爭之不已而相嗾之勢成將使親信重臣冒大嫌而不自安羣小朋比肆播弄而無所忌 國是不定政體以搖其所繫於 宗社非渺小也可不

為之寒心哉此 臣等之所未解者三也夫未信而言謂之欺後時而言謂之隱有所朋比有所恃害而言謂之不忠 臣等謂三臣者亦無以自解矣再照言官為耳目之司是非無兩立之理頃者御史龔仲慶論劾李植據其言雖自涉於過激原其意實欲折其驕心 皇上其始謫也不惜謫一仲慶以安三臣之心今三臣既不仰體 皇上之心 臣等以為似當復仲慶以作言官之氣此又 臣等之所惓惓以望於皇上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李植等各行罷

皇明留臺奏議

奏功類卷一八

十三

斥以警其傾陷之罪若姑念而薄懲之亦宜謫之外任以抑其狂躁之氣以消其忿恨之懷待其閱歷既深創艾稍久然後叙用亦所以曲全而生成之也併乞將仲慶俯賜優容召復原職則 朝綱以清言路益廣而天下咸歸于蕩平之治矣



乞罷邪鄙大臣疏

郭惟賢萬曆

臣惟人臣之事 君也始未嘗不懷忠挾信卒罔  
上而負 國者其患有三日貪祿位曰植私黨曰戕  
忠良此戕忠良之心生於植私黨之心植私黨之心  
生於貪祿位之心三者相因而萌於是乎有如王宗  
載之文致劉臺以獻媚者有胡禎之戕殺吳仕期  
以獻媚者又有如今都御史陳炯參罷御史趙應元  
以媚權臣張居正其事比於宗載等之所為雖異而  
其心之媚人行私則一今如宗載如禎 皇上舉

皇明留臺奏議

奏効類卷二十八

十四

已灼其姦斥之且將重罪之矣天下仰 頌

皇上如日月之明如雷霆之斷矣獨炯尚安於其位  
而不去 臣安能以無言乎炯之欺罔先諛戶部員外  
郎王用汲發之已悉近諛御史于有年參論伏蒙  
皇上優容而溫留之 臣何敢贅但 臣近閱邸報御史  
趙應元入京復任南中諸臣咸曰炯何顏以見應元  
炯可去也即為炯同鄉者亦曰炯何顏以見應元  
可去也數月以來並不聞有乞身之疏不知炯將何  
所冀而戀戀若此乎然據炯任都察院軟媚不職之

狀則炯之壞風紀已久而炯之去亦已晚矣何者都  
御史有風百僚之責與諸司不同居是任者當有執  
正不阿之行而不可為軟熟側媚之私一有軟熟側  
媚之私即為官邪而風紀壞矣非必貪墨贖貨然後  
為不職也炯之參罷應元傷善樹黨邪媚孰甚焉不  
職孰甚焉大節一墮萬事瓦解他尚安足贖乎故奸  
莫大於附權惡莫熾於害正大學傳論平天下歸重  
用人而深嫉妨賢之臣一則曰放流之二則曰不與  
同中國夫一妨賢耳而深惡痛絕若與之為仇者此

皇明留臺奏議

奏効類卷二十八

十五

何以故良以妨賢之臣其究必至於流毒縉紳而遺  
天下之禍此傳之所為諄諄以垂鏡也彼炯者正所  
謂妨賢病國者也律以春秋誅心之法猶當與殺人  
媚人者同論而可久忝此總憲重任乎我 國家養  
士二百餘年來保全愛惜靡所不厚士亦每每摩厲  
以須即如趙應元當地方諸臣爭奉居正之時而獨  
不預會葬毅然有中流砥柱之風者此豈非 國家  
養士之驗哉炯身總憲臺揚清彰善以培正氣乃其  
專蔽顯不能揚之彰之反逢迎人意而參罷之彼以



為不參應元則無以結居正之歡而為自固之計也  
詎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此而敢為則亦何所不為  
哉嗣而御史趙燿亦以養病被參蓋倣參應元之例  
行之使議者謂被參之非獨一應元而可以飾已短  
也然而趙燿者亦不得張居正之心者也總之皆為  
阿媚居正計也嗟乎風紀大臣其倚法為姦比周為  
黨一至於此是將視風紀為何物乎迺前者之自陳  
顧云薦舉應元等出臣臺中略無猜疑斯言傳聞人  
人竊笑非獨謂其貪天工為已力且謂人既薦之而

皇明留憲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六

何參之乎既無猜疑於今日又何參論於前日乎  
斯則文過飾非之甚宜其隱忍而不能去也臣謂灼  
之當罷去者有三已為下石投阱之人復偃然立應  
元之上薰一蕕難以同處覩顏含愧垢彌甚耳此  
以體面則當去又暮年晚景精已銷亾既經人言意  
氣嚟阻益無執持此以年老則當去自蒞都察院數  
年以來一意柔媚取容王篆為居正心腹專為奴顏  
事篆篆所左亦左之篆所右亦右之甚至篆不進衙  
門灼不敢進其他曲法長奸不可枚舉如以賀一桂

之中傷善類而多方庇護以孫夢麟之負綠馮保  
得考實授以陳世寶之希權門願指而得差往江西  
所當意者類儉壬卑汚之徒所參罷者趙應元趙燿  
獨復之士是非倒置紀法蕩然此以失職則當去有  
此三者當去之狀尚不忍蚤自引去以明知止知足  
之義而猶貪戀要路如持重寶不肯釋手然是附權  
害正灼既壞之於昔患得患失灼又壞之於今凜凜  
風紀豈容斯人久濫筭哉伏乞 聖明大奮乾斷  
將陳灼亟 賜罷斥別選中正剛方之臣以充厥任

皇明留憲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二

斯邪臣退而公道明吏治肅而風紀重矣



參大臣辱士疏

陳奇謨 華曆十五年十二月

竊惟 國家之待用在人而人才之儲養在學校學校者賢士之關 聖王所重是故有師儒之聯有廩餼之優有賓興之典凡所以作養而不徒以編氓畜者誠重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甫定干戈首事學校即臥碑之建所為範士者未嘗不周而培植士氣之意亦深且至焉故凌辱斯文有禁其國法具在也凌辱且不可况從而殺之乎又况殺之而至於二命乎而究其所以殺之故又非有父兄重大之讎徒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一八

十八

門閉鎖轟擊雲板一聲兇蜂蟻擁木石交加被傷不下百餘人窘急之甚至從犬竄中出仍被糞穢淋漓頭面搶剝儒巾藍衣皂靴等物不可勝數勢同虜盜殘虐萬狀張元輔因而忿極縊歿惟時諸生奔訴通府俱各驗傷明實雲翼合將各犯送官究治猶為晚矣而方且敖然抗匿不行到官問理致死者不得明寃生者不得洩憤紛紛洶洶不憚千百里外持揭投遞以鳴不平 臣等見之不勝駭愕以為畿郡之內何至有此大變異事也夫家僮之於士子公法之與私情果孰輕孰重凡有人心者類能辨之乃雲翼嘗為大臣顧智不出此以坑儒致死撓法滅公豈獨無人心者 臣等竊以為羣兇構釁之時夫豈鄉隣之鬪使雲翼聞之即當為改救安可坐視而不理及士偉已故諸生上門理講正當平心易氣以待之何乃藏家兵於室內置糞穢於庭中眾惡逞兇衣冠掃地致令鼠窟而避寧知狗竇可羞此張元輔所以被傷含忍而終諸生所以忍死同聲而泣者也一時道路切齒咸謂凌門不啻秦坑夫士可殺而不可辱雲翼何人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一八

十九



而敢於殺之辱之耶迨至事犯告官之後雲翼又  
且當束手待罪而於兇惡羣黨又為捍而庇之  
視官府如弁髦藐公文如故紙止以無干搪塞真  
隱匿差人不敢上門有司不敢正視其於天理

王法將謂之何臣等竊謂雲翼之勢能逞於鄉人

不當行之官府能辱乎士類而不可輕犯乎王

今一舉而盡弁髦之此臣等之所以未解也將誘

不知乎則士偉死於韓文爭打之初猶或可誘而諸

生則毆於接見鎖門之後豈可誘也將謂知之而姑

皇明晉書卷之八 吳功類卷之八 二十

以快忿乎則家僮所為已有行兇之迹而諸生相

未有操戈之形又何忿之有也此其心不過輕

士敢於為暴曰誰奈我何而已矣曾不思自己亦

諸生起而何可害及諸生耶又不思 國家所重者

人命而何可叠殺人命耶臣等竊惟雲翼不足惜而

深為士林之節氣惜為 國家之法紀惜矣參照原

任兵部尚書凌雲翼本以梟獍之性誤玷 清朝邈

容鷹犬之奸肆行梓里持家無法一任驕兒悍僕之

縱橫殺士甘心何知厲鬼怨魂之慘悽持富而欺廉

官之子第恬不知羞抗官而匿犯法之滋蔓罔知

忌勢與崑崗之火而並烈怨將姑蘇之臺而俱崇

謂莫掩其鬚人爭欲食其肉三吳大蠹八座遺姦所

當議處不可復以大臣姑息之也乃若凌玄應韓文

等憑藉虎威競非螫毒玩法如同兒戲殺人何異摧

枯雖首從不同均當究問如律以為諸惡不逞之懲

乞 皇上軫念斯文痛惜人命大奮乾剛

勅下都察院速行巡按衙門逐一嚴加議處究治庶

士冤可雪 國法可彰東南地方亦可杜叢端於萬

皇明晉書卷之八 吳功類卷之八 二十一

一矣



乞罷失職撫臣以重邊陲疏

田一麟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內上

臣待罪留臺近接邸報見戶科給事中彭國光一本

撫臣失職尤甚處分全然未及懇乞 聖明亟賜

議處以懲炯爍以協輿論事奉 聖旨諛鎮夷情

顧養謙既與屬官異議何不先期論劾姑念邊方事

重着策勵供職諛部知道欽此又見禮科給事中陳

璧一本撫臣無端激變損威辱國罰治太輕乞 賜

罷斥以伸公論事奉 聖旨李材既難展布着回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八

三三

籍聽用便推才力相應的去吏部知道欽此 恭誦

綸音反覆思維切有慨於中焉謹摠悃為我

皇上言之夫遼東為 國家肩背重地而開原尤為

遼東重地若開原一失則遼東之勢益孤關繫非眇

小也視鄖陽設在腹裏者其地方之輕重較然矣屬

夷叛逆邊境騷然兵連禍結將自此始 國勢蓋岌

岌乎殆也視營軍偶激操呼旋即旋定者事情之大

小較然矣遼東之地方既甚重於鄖陽失事之情罪

又大過於鄖陽此人人之所共知天下之公論也即

使二撫臣同一處分且非所以重邊才服人心也今

李材既經論斥而顧養謙猶然秉鉞重鎮略無譴罰

法紀安在公論謂何此 臣之所未解也養謙炯爍彌

縫與其憤事推諉之狀諸臣疏中言之已詳 臣不容

復贅亦不敢過為苛求以傷雅道惟據開原失事之

一節而論之養謙之罪誠不容諉巡撫之任殆不可

一朝居矣 伏讀 明旨諛鎮夷情顧養謙既與屬

官異議何不先期論劾固已洞燭其心術之險惻言

詞之遮飾矣姑令其策勵供職者得非以邊事方殷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八

三三

循使過之意而欲責其後效乎 固知其無能為也

蓋養謙任兵備副使善於鑽刺營求以博邊才之名

遂得超陞計其在遼東也已逾二年不為不久矣凡

文武之臧否夷情之向背與夫兵馬錢糧之強弱虛

實皆所當熟知而計處者也開原屬夷謀叛情既非

一朝一夕之故豈可諉之於不知乎既知之矣寧不

思所以處之乎乃因循容隱苟且旦夕之安而不為

長久之計及變起倉卒不可收拾方曉曉然歸咎於

王緘之據處失宜制禦無策 亦晚矣其設心以為



罪歸於王緘則已可以幸免也獨不念撫臣坐鎮一方所治者何事所撫者何人若繫談道之責又焉用撫臣為哉臣顧不能為養謙解即養謙亦無自解矣矧今歲夷情既貳邊事日危撫勦善後之計所當亟圖而不可緩也養謙既經論勅志氣墮阻雖覲顏就列日惴惴自救之不暇尚安望其彈壓百僚撫馭三軍運籌決勝也哉臣愚以為李材既難展布而養謙亦不能有為也王緘固當重治而養謙亦不可無處也原情論罪是在 皇上之獨斷焉耳臣猶有說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八

七十四

焉 國家之事惟邊方為重邇來邊患雖稍稱寧息然互市撫賞工用所費不貲 中國之財貨已匱竭而難支日甚一日歲復一歲將莫知所終識者切有隱憂焉為邊臣者曾不思盡忠體 國專事夤緣彌縫幸而無事略効微勞即揚然誇張其功以希陞賞及至地方失事則又曲為隱匿互相推諉以冀免罰積弊既久牢不可破在各鎮皆然而遼東為甚數年以來諛鎮邊警時聞捷音屢至論功行賞殆無虛日其中真實者固有而虛捏冒濫者未必盡無也雖奉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八

七十五

有 明旨嚴行查勘不過轉相朦蔽虛文掩飾而已譬如癰疽結於肘腋之間逡巡而不防一旦潰裂而不可救藥矣其流之弊可勝言哉今屬夷一叛重鎮孤危所損非小所繫匪輕養謙受事已久平日既不

能早見而預圖臨事又不能決策以制勝尚爾強言飾詞歸罪於下此輿情之所甚不平也若不一重懲

之其何以儆將來而服天下之心乎臣揆之情法叅

之衆論養謙誠不可無處而不容終默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邊事之重順人情之公大奮乾剛特加威

斷將顧養謙亟行罷斥別選忠純才望者以代其任

庶法紀畫一邊臣知儆安攘之績可望於將來矣



乞 賜睿斷以清世道疏

王麟趾 萬曆十八年正月

竊惟士習之邪正關治化之隆替士習要矣顧其鼓舞倡導之方又自親賢遠佞始如或博大以容奸而忌刺以妬正是源之不清而欲流之潔乎必不然矣我 皇上銳精化理數年以來斥朋比獎忠直德音蒸蒸甚厚治隆俗美可追三五之盛及觀今時乃有不盡然者向固操切難堪而今亦模稜成風矣向固邪人充殖而今亦賢愚共貫矣 詔令格而不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一八

十六

不行人心玩而莫振使買誼生于斯時又不知其當何如試舉一二言之躑躅不可以語善猶之夷惠不可以語惡若黑白蒼素一恒人能辨之迺頑鈍無耻之士勢利迷心是非不顧塗頭垢面頌德鳴冤期收桃李之功願備爪牙之用且飾辭求勝嘵嘵不休頓令言責之司為媚人之具 朝廷之上為聚訟之所此等氣象是豈 聖世所宜有乎夫紀綱法度國之大柄而羣小放縱漫不禁飾竊恐中外臣民嘆廟堂之無人而疑 明主之無法也又往時年例

恒於八月最後則十月極矣今于歲窮忽有此舉無缺抑無人也如謂年例終不可少科中亦有參政一推而今歲獨遺何也例固可行之遠而不可行之近耶况耿定向方去而杜華先即隨其後王世貞無恙而黃仁榮先中其毒公然報復略無顧忌雖則彈劾權貴者不以性命償之即以去就決之事有固然無足為異但科道之設原欲建言迺言出而輒罷是明箝天下之口也又何用此官為哉夫人之憚為惡者以有懲在今若此其競為善以有勸在今又若此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一八

廿三

尚安望其士風之正而理道之昌乎日者激于人言雖亦斥去徐顯卿黃洪憲等而趙志臯李禎亦得擢此不過粉飾一時欲塗天下之耳目然衆之所共舉而未用者尚多衆之所共棄而未退者亦有也又如羅萬化之清介豈下沈一貫而推用不及王學曾之直諒豈下周弘禴而淹滯已甚秦耀與朱璉俱幸而兩地建牙戴天啟與陸檄同功而晉居方岳諸如此類未易枚數又將何以為解也大都邪佞易售孤直難合故套猶存勢極難反則夫極力而救正之寧



無望于今日哉 不識忌諱冒昧瑣瀆伏乞

皇上垂察銳然行之無使 聖聰為下壅蔽世

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廿八

叅貪肆科臣疏

章守誠 八月十九日

竊照萬曆十七年浙直諸郡縣旱魃為殃民不堪命  
特蒙我 皇上允部議發帑金 勅遣科臣楊

文舉着理荒政賑救災民 德意甚殷厚也乃文  
舉放肆不檢罔上行私不能奉宣 德意以負

皇上任使近該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南京  
湖廣道御史李用中相繼疏劾一則雖蒙

皇上遠竄而未嘗不察其言一則雖蒙  
皇上留中而未嘗不是其說 似不容贅矣但文舉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九

事情業奉 聖旨付之公論而文舉強辭肆辯  
二臣所論不實然且得從容 請告以去其

朝廷罪人然是公論猶未明也 不及今列其罪狀  
使昭昭耳目一二年後又將以都給事中病痊起用

方是時能保公論之必明耶 惜顯祖等之疏尚未  
盡文舉之罪除淫穢瑣屑不敢溷瀆 聖聽外謹

據公論不容之大者為 皇上陳之夫文舉啣  
命採荒倘能仰體 德意一出 國門便當減省騶

從以示儉約先聲 自十七年九月行取進京路遇



文舉見其旗幟蔽空鼓動天地前後擁導數十時  
 傍奔走百餘人無論其違犯驛遞明禁人已謂  
 侮侈招賂之張本矣公論不容者一及至徐州條陳  
 驛夫之苦該兵部議覆奉明旨申飭加嚴矣乃  
 自丹陽見金壇戲子一班聲色快意凡歷浙直諸郡  
 縣必携以行所至需求夫馬口糧不勝其擾夫自言  
 而自犯之何視明旨若弁髦也公論不容者二  
 禁止迎送載在令甲猶未聞有宴也文舉郊迎  
 有宴郊送有宴率自二三十里用大紅綵紬四五十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一八 三十一

半年遂被論劾夫一德信無吏才也贖禮各縣皆有  
 崇明獨無文舉能自欺乎即此而他府可知已公論  
 不容者五凌玄應以人命遣戍奉聖旨處分豈  
 容擅贖倘文舉果無關節宜直駁其不當議贖之故  
 而乃區區較量於五百石之多寡豈玄應所少者穀  
 也非千金之受不宜至是也多多益善文舉自為地  
 耳公論不容者六事完造冊駐扎所得贓私數萬金  
 悉以寄之該縣乃云自金壇起馬進京止八九扛此  
 文舉招贓公案也將誰欺耶公論不容者七其最可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一八 三十二

恨者每過元輔申時行門必下轎急趨而過夫過門  
 則下此何禮也惟皇上大明門則然東西華門  
 則然元輔翼翼小心豈敢以事皇上之禮望承  
 奉之人而文舉乃敢為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  
 青天白日之下通衢廣眾之中不顧廉耻至此則昏  
 夜乞哀又不知其無耻當何如矣公論不容者八臣  
 請以文舉採荒之事譬之市肆皇上勅書若為  
 文舉立招牌皇上帑金若為文舉發資本浙直  
 災民皆為文舉魚肉而金壇則外府也文舉罪狀彰



彰如是而猶得偃然稱病優游林泉既飽其谿壑之

欲又遂其壟斷之心於文舉身謀則得矣如 國法

何如公論何大 臣以言官攻言官豈不知傷同類而

犯衆怒然言之則惡同類其罪小不言則欺

君父其罪大所以反覆再思輟而復起愛憎榮辱皆

非所計也倘蒙 皇上勅下吏部果如 臣言不謬

亟將楊文舉從重究處以為奉使不忠者之戒庶幾

公論昭明而言路亦因以重矣伏乞 聖明裁察

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兵部奏卷二十八

浙兵忿變乞 賜議處以飭法紀疏

郭惟賢 萬曆

臣備員南臺聞浙省東西營兵因歸怨巡撫吳善言

議覆裁減月糧衆遂飲血約誓議稟加增至三月初

一日不稟巡撫止稟巡按巡鹽御史及按察司衙門

乞議加增該兵備僉事王許之嚴諭以毋得嚷亂衆

兵喊出次日吳善言發牌嚴禁各兵闐然鼓噪擁入

軍門脅執吳善言下營逼其增糧幸得御史張文熙

孫旬副使楊標及各司道官馳營慰諭衆方送回今

皇明留臺奏議 兵部奏卷二十八

三十一

已安戢等情事傳南都 臣聞之不勝驚愕當此紀綱

振肅之世而兵士以減餉之故敢於直入轅門犯撫

臣而辱之首足臂指之義蕩然無存此其蔑法犯分

之罪固不待言矣然而究其事之所出則善言有不

得辭其責者方言官之條陳裁減兵餉也兵部曾奉

旨咨行吳善言覆議矣所以必行再議者謂兵餉裁

減事當詳慎抑以撫臣熟知士情必能處置得宜以

服其心也為吳善言者誠能 羣情酌衆議而調停

之要於其當焉彼工心夫有 帖然者顧不以此時



酌乎事體之所宜而苟焉裁抑之過當此兵士所以憤惋而不平也又使其平日威信素孚風稜素振則三軍可使爲一心增之惟命減之亦惟命也卽欲議其後且不敢安敢叫號紛呶于高牙大纛之下而干犯不義之名耶臣聞善言自撫浙以來意氣消沮養安處優莫克自振不聞其發一奇飭一令以奮克壯之猷而使武夫悍卒關其口而奪之氣者則其嗷嗷然擁脇以求遂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彼固有所爲而動也迨事之將發迺始出牌嚴禁譬之以湯止沸

皇明留臺奏議

兵部類卷二十八

三十四

以薪救火祗速其變而自取辱耳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今且見之矣有臣若此豈惟後效難期卽其倂首喪氣傷體損威尚何顏立於軍吏士民之上乎此一臣者所當亟議罷斥者也管西營兵僉事王許之帶管東營兵副使楊標管轄之寄均有攸司倉卒之變各難辭責在王許之則馭兵已久當局而迷機偶發於斯須謀實踈於彌變此一臣者所當降調者也在楊標則暫時帶管雖未能寢過於事先而臨變解紛猶能收戢於事後此一臣者所當量行罰治者也坐

營遊擊呂應陽帶管西營都司僉書魯邦統馭無制紀律不嚴麾卒橫行何有乎將兵之術肘腋生變曷稱乎分閫之權此二臣者所當議處者也臣謹據所聞查叅 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所言不謬將吳善言罷斥臣念其撫臣體統隆重不欲以快諸營兵之心姑令致仕見今浙中正值汛期乞速選才望重臣兼程赴任以便撫綏地方仍將王許之降調楊標量罰呂應陽魯邦議處拜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將首事應處者請自 上裁

皇明留臺奏議

兵部類卷二十八

三十五

則法紀丕振而地方底寧矣



叅薦舉違例疏

柳 佐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竊惟 國家置吏以安民也而置撫按以察吏也故  
 既以舉刺之權昇之復以畫一之法限之蓋舉行而  
 人知勸矣刺行而人知懲矣法行而舉不市恩刺不  
 避怨考不過情而人知舉刺之為重矣我 國家鼓  
 舞吏治奠安元元恃有此也彼四川巡撫艾穆者病  
 廢人也而敢踰軼於法之外哉 臣查得萬曆十九年  
 正月內都察院一本為重法令以永治安事內稱萬  
 曆五年以前各省薦舉有司就額設數中各不過五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一八 三五六

分之一至六七八九年亦止居四分之一如一百員  
 中惟拔其尤者大約二十五人要將屢奉 明旨  
 備行南北各撫按一一着實遵守在方面官不許槩  
 薦無効在有司并甲科舉貢應薦分數各遵萬曆九  
 年以前舊額其薦語考語必須直書其事模倣其人  
 無容浮語溢美等因奉 聖旨近來薦舉泛濫屢  
 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犯了的都察院及該科亦不  
 糾劾法何由行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  
 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漏溢有故違該科指

各查叅欽此大哉 王言炳如日星矣今甫踰二年  
 耳 綸綍煥然新也保釐之臣持斧之使罔不斤

斤守之者艾穆受 皇上簡拔巡撫三川廼高臥

尸素漫無建豎頃經臺臣高舉言之以為負國恩也

當茲解任舉劾之時正宜精藻鑑持丰裁大示肅清

以贖前愆而何廼違例徇情弁髦 明旨也 臣請

誦言而無諱可乎往者薦語不過四句即藩臬大吏

尤卓犖者亦僅六句止耳今穆增而十之矣即下至

邑令動以八句稱焉且屢牘連篇誇張過甚古人然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一八 三七七

諾不輕諒不爾也然則艾穆之疏售諛佞也四川有

司計三百餘員耳前任按臣若傅需薦三十四人李

化龍薦三十一人遵奉 明例所謂四分之一無

敢過也今穆增而四十二矣若知府吳應選同知王

有容推官咎雲鶴又以任不及期而巧為提學薦矣

豈前乏才而後多賢耶抑穆也臥閣之後吏治頓蒸

蒸歟薦賢即美事何至兼容若是然則穆之疏廣桃

李也薦舉為見任者設也若陞任及履任未及一年

者不與焉今叅政應存卓副使鄭人達以陞薦矣解



之曰聞報未久也布政王來賢副使章潤僉事向傑以任淺薦矣解之曰屢著賢能也此固近時通弊臣不敢苛求顧自覩記以來曾有薦及去任之久者乎若叅政周光鎬副使汪應蛟僉事張世則以陞任去副使高則益以丁憂去奈何盡在網羅也即穆之疏亦自謂以上諸臣已經離任例不得薦夫既曰例不得薦何詎違也穆之藉口固曰親見其賢有難遽棄信斯言也則曩以離任不與薦者豈為其不賢耶抑賢而撫按不能親見之耶况諸臣已經陞任其見任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八

之地有職業可以自見有撫按可以受知奚必薦賢之名出於已而後快也若謂張世則陸沉閒局高則益以不阿權貴鬱鬱不調當為之申白不妨特疏言之何混於舉劾疏中又何必取汪應蛟周光鎬兼錄並收而使舊例一朝壞也意者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乎然則穆之疏助巧官而市特恩也夫艾穆曾疏論故相張居正節甚壯臣素有所欣慕焉似不當言且穆以子寧歸田里身已隱矣又不必言然而臣顧喋喋不已者為天下吏治計耳夫蒼生之命懸於有司

而有司之賢不肖係之乎撫按之薦舉薦舉清則人心勸而羣吏胥化而修潔薦舉濫則人心玩而羣吏胥化而貪鄙其機括然也今穆之疏出見其浮詞如此濫舉如此市恩于去任之官如此徼倖之徒將歸德焉以後撫按有徑省其詞者必拙而少之矣有守明例而却妄請者必外慚而內啣之矣夫嚮權植交為撫按又何樂乎拂所便而來所增也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九

市恩于去任之官則吏治何賴焉阿縱之風成則綜核之政息矣循良之績寡則閭閻之怨滋矣規制定而旋廢明旨懸而不遵吏治漸偷民生坐困皆穆之疏啟之也本年正月內郎陽巡撫姜璧違例薦舉科臣李汝華叅論疏中請自今為始除薦舉違例如姜璧所為者亟行議處外其舉薦濫額者即嚴為叅究已覆奉聖旨責令部科不時糾劾奏處此近日事也穆聞之真矢部科之叅題聖旨之戒諭不可謂不嚴矣御墨未乾而違者踵至尚謂



國有法乎臣竊謂不亟挽之則吏治之敝也如江河之就下莫之底止已臣偶激于外扼腕于衷輒效其款款如此倘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查臣議嚴定違例之罰仍請 天語叮嚀犯者無貸俾 朝廷有必行之法以風庶位以幸羣生久安長治之休意在斯乎臣愚不勝齋慄瞻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四七

做官邪以安邊海疏

李雲鵠年十月十三

欽差總

據蘇松兵備道右叅政楊洵呈稱案奉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孔教憲牌據江南副總兵官侯國弼稟據川沙守堡領兵官姜宗尚楊廷儷稟稱九月初十日霜降官兵俱於操場祭旗畢各官盡赴戴把總處稱言防守役繁不願充兵不聽號令徑自入城宗尚等追問據各回言因差役繁苦自願歸農尚等安慰歸營各守信地等情到鎮先於初十日有本鎮原差塘報稟稱該管各兵於教場中喧嘩盡謂該總差繁令苛咸願退役本鎮恐生他變差官前去撫慰一面密訪蓋因是日祭旗畢戴天錫查有浙兵哨長徐龍青衣駿帽不入隊伍詢之對云稟假該總從而答之於是遷怒隊兵小有不肅者輒加懲責各兵遂憤然羣起若有侮之之狀時姜宗尚楊廷儷訶止之而散等因到院據此為照將領士卒上下有體如戴天錫苛尅激變罪誠難辭若各兵借此鼓噪漸不可長相應查究仰道即查川沙管兵放縱喧嘩是否戴天錫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四一



差繁令苛所致中間有無別故若果罪由該總本  
出示曉諭甚明爲何不行赴告輒敢鼓噪逐一查  
併查真正倡首起於何人設法密拏一二人到道研  
究的確解報以憑施行等因奉經備行松江府海防  
官查提究解間本道廉其起釁根因訪得各兵原有  
積憤偶於本月初十日在於演武場祭祀旗神本官  
以哨長徐龍請假上海聽審本官怪其不行預期請  
假乃稟於祭旗之日責十五板次因門下人役到遲  
各行重責次復傳令點兵以致不聽號令不遵約束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八 四七二

錢長差一錢共銀一百三十兩一募浙兵四十六名  
索銀九十二兩一指送各上司節儀科派每兵銀六  
錢一放給正月起至六月止二次口糧尅銀三百餘  
兩一稱點革老弱得銀三十餘兩一冒名頂兵王子  
雲王汝亮王清等錢糧入已一尅落捕獲鹽魴九十  
擔私賣一詐地方倡妓銀三十兩一要土兵有妻者  
紡綿十觔客兵無妻者派養鵝鴨覓利一索取種田  
各兵綿花約有八百餘包收積官倉一指稱海防廳  
并參將經過每名科銀一錢一指倚修船造船等項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八 四七三

一齊打號當出退呈百紙揮戈而走入城閉門拒本  
官於關外橫行街衢肆言無忌姜宗尚直前身護救  
本官於河旁船內各兵一路呼噪欲往本官宅前宗  
尚追至詢問但云苦出無奈只得告退歸農隨諭之  
以利害一一申明安慰各兵涕泣哀號方赴營房信  
地及查地方居民均有抵牾之語遍投寬帖內稱一  
九月放糧尅減每兵銀一錢共銀六十餘兩一傾銷  
低銀倒換每包五分共銀三十三兩一春汛霜降二  
次祭旗科銀三十六兩零一每月需索常例每兵一

科銀五十餘兩一倚憑哨官朱希仁健役沈成李必  
勝陳大倫夏惠朱元等詐害守窪哨長傅大靖窪兵  
胡大亮等及塘報朱澄并地方百姓不可勝計等情  
爲照沿海各兵素稱驕悍頃以一二盜警及小陽汛  
近申飭戒嚴晝夜防守頗爲勞瘁爲將領者正當加  
意體恤務使營伍相安地方庶可無虞先該本道節  
行各營及奉本院憲牌屢次戒諭嚴禁科尅不啻三  
令五申矣詎知仍有貪殘無忌志行卑汙如本官者  
雖營兵任肆干犯紀律漸不可長而孽由已作誰爲



蒙端罪自難逃相應參呈參照川沙把總戴天錫勢如翼虎性比貪狼不恤管伍之艱惟務囊橐之計指稱差遣常例扣侵詎止一端假借公用禮儀剝削洽為故事甚且科派婦女波及百姓虐焰已自異常又且尅落鹽勛詐騙倡妓廉耻可謂掃地怨讟盈而部曲久已離心鞭朴肆而羣下輒為攘臂至於閩門堅拒列隊橫行非哨官極力救護天錫且將不免非本院法紀素嚴地方幾成禍變矣乞念邊海貧戍股削不堪本官既蒙詬辱難以覩顏在事參 奏處分以

皇明留學奏議 吳勅勳卷十八 四四

為貪墨無耻者之戒仍嚴催海防官查究為首目兵從重究處以懲其驕縱狂悖之風庶庸弁知做地方獲安矣等因到 臣 該 臣 看係管兵鼓噪機不可緩當速諭恩威止其他念除一面行蘇松兵備道將戴天錫革去管事聽叅候 旨處分仍嚴緝倡首目兵正罪示懲不許株連無辜以安衆心及或有未盡情形聽其查明另報外為照南直隸江南江北等處地方皆係防倭防盜要區以故 國朝添設將領多官統領軍兵防禦江海一帶管衛星列誠重之也 臣 於

到任後見地方有天鳴地裂之變今歲又值凶荒多盜之時時切隱憂前具疏靖官誠非得已不但當外防不虞即內亦當防縱弛耳乃今據報川沙把總戴天錫一味貪婪積有歲時即其穢狀載在冤帖者無事不索騙無軍不尅減雖至倡優下賤地方居民亦皆被其吞噬滿紙賊私見之令人髮上指冠夫兵死士也無事則令其防守有事則驅之戰鬪一歲月糧數金乃其以一死博之者耳將領念此當為

皇明留學奏議 吳勅勳卷十八 四五

國家撫恤士卒使無離心嚴其紀律使無玩志庶乎臨事得其死力始克有濟試觀自古名將甚至與士卒同甘苦見正及此而何物天錫乃敢剝削一至此極而使營兵懷恨不堪一朝鼓噪不遵約束掉臂揮戈竟入閉城門而拒本官於城外幸潛藏船中僅以身免即此景象誠可駭愕使非哨官姜宗尚安慰訶止不知終作何狀此雖營兵積忿驕悍自干法紀哉而所以致之者誰也若地方各官人皆如此地方又何賴焉譚及至此天錫之罪不容誅矣 臣 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右僉都御史周孔教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揭廷筠參看得川沙把總戴天錫職濫戎行志存  
谿壑視軍士為奇貨而大肆鯨吞藐法紀若弁髦而  
甘同狗苟祗緣百計之潤索遂致三軍之反戈袖中  
齊出退呈百餘張棄兵歸農人人解體道上遍投冤  
帖十數款搜金索例種種貪謀軍養牲而妻紡綿閨  
中同一苦累倡被索而民受詐閭外亦擅誅求狼藉  
之賊已盈鼠竄之狀可耻閉城堅拒維城之寄已孤  
匿舟苟全同舟之誼安在官箴大玷眾怨咸歸所當  
照例拏問重加懲治以儆官邪者也至營兵狂噪成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一八 四六

風漸何可長而哨官訶慰即止情尚可原緝首事以  
正法寬脅從以安眾總之皆不可緩者再照將領遞  
剝營私上下相蒙此邊疆今日通弊也即如戴天錫  
貪殘日久前巡江御史朱吾弼復  
命時已廉得其狀即欲參劾止因報考者類多擬薦  
遂以舉刺屬官難以風聞從事部考仍註有近聞訾  
議沸騰之語曾向 臣言 臣方欲出巡時物色之而道  
詳至矣乃副總兵侯國弼既未能體察於先及亂形  
已著而所報寥寥數語又復代為支吾若非該道密

訪得情則天錫且將從輕漏網矣况事後月餘竟  
一字相聞豈不相關耶抑難於言耶是又當薄罰以  
申笏之者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將戴天錫速行革任行巡按御史提問具

奏候 旨處分侯國弼量為罰俸示懲其真正但

首目兵併當查緝嚴究以肅法紀方今海上多事其

川沙把總員缺宜速選廉能者推補令其刻期到任

撫安貧軍再乞 天語叮嚀責令大江南北副將

參遊等官務秉正率屬振飭紀律不得故庇奸貪致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一八 四七上

生他釁庶將領知警營壘肅清其有裨於江海重地

非淺鮮矣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丙午軍政拾遺疏

孫居相

竊惟我朝令甲五年壹大計軍政以考察屬之樞臣以拾遺屬之科道期於汰黜貪殘作新將吏以佐我皇上安攘之治典至重也況邇來中外多事擇將宜嚴而諸將貪黷成風人不勝拾臣等謹以漏網大姦物議最著者為我皇上陳之訪得原任延綏總兵今陞中府僉書都督同知李如樟鬼域行藏虎狼氣性參年鎮廣賊私業已盈囊一旦入秦怨聲轟然載道本鎮開立市口參將吳世登雖貪也胡皇明留臺奏議吳劾類卷十八 四八

百計搜求送銀伍百兩金鞍貳副夷婦壹口方纔獲免撫道議分墩堡操守鄭竭忠奚罪也乃千方尋索建安堡參百兩高家保貳百兩始得放饒孤山達虜猖獗始而託疾不出繼而觀望遷延偵知賊退消息遂恐嚇伍堡官千伍百兩何懦而益肆其貪各管更番陞轉大而操守中軍小而千總把總委用署事等項因索要各將領數百餘金何官而不受其害建造花園拆毀趙應春等房伍拾餘間杖死陸天祐等貳拾餘命男婦之悲號何忍強占官場則奪孔士和草

灣地百餘處徵馬軍草料銀柒千兩軍民之唾罵何堪憑城社以為姦營苞苴以自潤一籌莫展三禡允臣府僉書鎮遠侯顧大禮剛愎傲物貪饕剝人買房賃任娼優致人有顧鎮遠巢窩之謠發遣酷拷罪人故人有不願見顧瞎子之謂夜光暗投尚且按劍奚為局騙侯附馬猫睛胡珠返勒沙回子代賠天理何在一介至微猶難苟取胡為捐賴商人木價銀百兩仍喝軍牢細打商旅何辜包妓宋大兒寵以為妾已為非禮又買妓接客於城外甘自同於玄夫之流皇明留臺奏議吳劾類卷十八 四九

取衛千百戶服役於家已為非體且縱令出入於隊內奚怪乎致醜聲之播官軍納月錢而免差計壹年何止千金仍指點開以科歛真是絕流而漁直軍解銷號而勒錢至未時方陞公座又按公文以吹求務期一網打盡封王國憲也謀鑽東魯美差坐索銀器幣帛鞍馬等項多方行騙已大辱使命矣而所過郡縣咸被荼毒不幾以差為市乎附廓官田也強占南城腴田縱令管莊家人石龍等百般嚇詐已肆害一方矣而放債追償鎖拏刑究又非以酷濟貪乎



骨穴真有錢癖家門大愧簪纓已矣官常難逃計  
典原提督巡捕見任後府僉書都督同知陳汝忠智  
足文姦力能使鬼任中軍趙燁為心腹凡事聽其撥  
置縱豪奴陳樂為爪牙詐騙遂爾公行無王盜賊不  
以賞功而以變價計每年有千金之入額設操賞什  
九潤橐什一給軍總捌年扣二千之多受馬軍之賄  
賂不行批查於是冒領者有壹軍貳馬剋製造之錢  
糧不除戎器於是見在者止閃棍骨朶緝獲毛有為  
唆使咬攀善類幾起大獄豈非殺人以媚人捕獲真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十八 五十一

姦謀在王復等或造輕等或假軍器關多散少大興  
刺肉之謗防範當嚴也令旗牌官王惟誠選擇官如  
田奇哥等數人每夜進衙輪流姦宿則王可成接送  
可據功罪宜核也令哨官王文帶兵徐大等貳拾餘  
名暗向中路潛頂陣亡則海防道發覺甚明任薊州  
而營兵三千所部署也每壹兵扣安家銀壹兩名曰  
見面主帥之體謂何任朝鮮而查核糧草其職事也  
每郡縣索茶果銀伍拾兩名曰免駁字小之仁安在  
始攻島山私投贄畫之揭以致叅論多官而東事幾  
皇明留臺奏議 吳功類卷十八 五十二

強盜拷令誣招李二大肆挾騙真是禦寇而為寇管  
轄把總拾捌員每員歲索常例數拾金總之數至盈  
千則親姪陳廷和其收受之人也占役巡軍伍百名  
每名月納班銀伍陸錢計之約有叁百則書識龍回  
子其過付之手也孽孽為利黔中之故態復明碌碌  
當官禁裏之兵防奚賴大犯公論允宜黜幽雲南副  
總兵陳寅目不識丁心惟懷詐鑽刺真同登壘貪婪  
不恥搜金選補營官親索把總朱邦瑞等或貳百兩  
或叁百兩奪彼與此遂起買官之謠給散軍餉暗論

壞今總澳戎重索土司之賄以致苗夷多怨而南嶺  
漸開三窟是營寸功未豎前察已掛彈章今次難容  
漏網廣東總兵官孟宗文才本樗櫟景通桑榆延稅  
棍裴宗翰為上賓不惜官箴掃地任中軍趙如龍為  
謀主遂致物怨衝天半年副戎驟陞五嶺大帥全憑  
王密募金七十老翁繼娶二八幼女豈真馬援嬰鏃  
生辰有賀逢節有賀副叅遊三十兩都守把貳拾兩  
哨衛所拾餘兩歲有三千金之入矣又建坊牌起花  
園迎公子接家眷冠婚喪祭因時種種生端何貪得



之無厭乎新官贄見陞任謝別厚者貳百金薄者壹百金最薄者叁伍拾金所進已不貲矣又取潮細索雷葛買珍珠覓沉香燕窩海味隨地般般苛督何等利之無遺乎督撫縱閩人販海通番本非法也本官不以海防為重阿承意旨反為給照護送以致海寇充斥是誰之過歟稅監縱參隨剝商害民理宜禁也本官不以民瘼關心受其賄賂反為給牌應付以致稅棍橫行已與有罪焉分盈量滿曾無知止之心漏盡鍾鳴甘犯在得之戒欲全晚節當令投閑四川永

皇朝留學天議 奏効類卷之八 五十二

宦參將周敦吉狡同鬼蜮惡若豺狼霸金氏為妾而撥兵朱百酬其夫則帥府為易淫之門買戲女自娛而宅分兩院棄其妻致閨門有賣姦之醜鑽求非官箴也况為土官隴澄代幹實授誑金銀貳千餘兩非指官詐騙乎貿易非官體也矧分運 皇木貳根解枋貨賣得價銀伍百餘兩非欺公取財乎徐參議與劉知府有隙解之可也何串同江萬化攢掇訪單甚至撥兵圍衙逼劉知府自經以死至今有逼殺郡守之俗揚會既滅其祖先無罪置之可也何縱令標兵

盡掘其塚甚至取其金寶而屍骸悉以暴露夷種有虐及枯骨之恨土婦奢世續與奢世統爭印彼自爭耳乃聽劉國用教唆撥置故掇奢世續反叛重情其造計抑何毒也閻宗傳與閻宗襲赴訴彼自訴耳乃聽舒自清把截要路指稱姦細擒拏打死其操心抑何忍也扣剋新兵柒百名月糧叁年通計壹千叁百伍拾兩羅勝等欵迭足證騙受奢氏夷財叁千兩又得嵌寶金手鐲壹付重貳拾兩嚴世才過付不虛兇淫暴橫一方盡被鯨吞機變饕餮兩川悉苦蠶食亟

皇朝留學天議 奏効類卷之八 五十三

宜褫職以清戎行大同陽和鎮副總兵劉汶貪婪有聲恣睢無忌與虜互市致令嘵嘵然邀求不已大損中國之威代虜進馬每至揚揚然擁帶多姬重遺驛遞之授家丁犯強盜與將官奚涉而指稱知情詐銀叁百兩張萬邦之被害可查夷人易馬匹禁擅買何為而賤買貴給獲利數千金各城堡之關領有據指倚進 貢為名來曹參將之駿馬仍復以私換官貪贖其何厭乎假稱上司取物託鄒中軍之科欵分明罰軍肥已豁壑其能滿乎按季種蔬菜叁千餘畦



軍於地壹畦畦納價壹錢伍分歲得萊銀肆百餘兩  
王惟一張堯卿其歛送也每年定打牲手壹千餘名  
人納皮一張無皮納價伍錢歲得皮銀伍百餘兩王  
廷鳳陳雄其經收也和戎講市未收五利之功剥衆  
肥家徒滋三鎮之擾急當議處以重疆場南京守備  
掌中軍都督府事成山伯王允中向督操江彌縫猶  
工今叨守備醜態畢露取各鋪行綉絹貨物僅給半  
價遂使商賈吞聲索巡邏營寬限常例不嚴比較致  
令盜賊接踵拜太監邢隆爲乾父百計取其銀幣任

皇明留臺奏議

卷十八

五十四

其名下唾罵而付若罔聞納司房童謙吉爲幕賓凡  
事聽其過付縱使指官詐騙而置之不問放告不論  
日期受陳應節錢叁千文卽田土細故槩爲准理問  
事不辨是非受宋昇銀貳拾伍兩雖人命重情漫不  
追究查補各營衛總等官專以餽送有無爲去留故  
范天祐等銀各伍兩姜文明等銀各拾兩陳文道等  
銀各拾伍兩皆家人王小山爲之接受每遇端陽中  
秋等節專視職事煩簡爲厚薄故坐管官每員拾兩  
把總官每員伍兩衛總官每員叁兩皆司房馮世恩

爲之斂收指送 表查點不到嚇詐衛官展奇才等  
壹百餘金人謂衣冠穿窬窺金商微有微利挾騙商  
人戴良等貳百餘兩真是簪纓壟斷篋篋不修大爲  
勲庸之玷武備盡廢徒遺根本之憂宜令退閑用資  
做省原任 神樞營參將今調廣東東山參將傅良  
橋志行貪淫心術狡詐非出奇之陳平而姦嬖遺戍  
事同盜嫂非好色之吳起而攜妓征倭倭擬攘直方  
其初入遼陽也請帶太僕寺馬價捌萬兩途遇達虜  
殺兵千名朦朧不報冒破銀叁萬餘兩竟無下落及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八

五十五

其營轉東山也帶家僮傅文贊等百餘人名寄尺籍  
身居私家冒餉叁年共計銀叁千餘兩作何支銷遊  
擊罷矣旋報陞防參將斥矣又復遊擊猶不知足而  
賄改東山帶管肇慶鎮刺何通神也兵器不利怒欲  
革矣百金旣入議卽罷焉至班師而衆兵捲轎喧噪  
還銀始散名節何掃地也兵法貴秋毫無犯本官往  
征思明途遇耕牛輒竝執牛主牛充賞而主贖還將  
民間雞犬不寧矣軍職貴盤詰姦盜本官受脫獄強  
盜烈應龍肆拾金納爲旗牌又受叁百金遷爲把總



非軍中貓鼠同眠乎卑卑干進豈是分閭之才營營謀家何堪專城之寄既已犯賊而犯姦難容使貪而使過以上致臣事蹟雖各不同物議均為大著所當革任回衛以儆官邪者也宣府西路叅將方時春狼貪橫肆誅求狐媚尤工鑽刺始求上西路署守方期月而酷索無厭或屬官或員役或富戶約有千金次補下西路叅將甫任事而假借為名或守備或守操或把總共索數百貲馬本壟斷賤行乃買夷馬千匹而給軍士每匹扣價拾柒兩固不能掩哨長王國之

皇明會要奏議 兵部類卷一人 五二六

耳其他折旗牌李讓等伍拾貳名油醬菜銀人各壹兩不更可鄙乎驗馬誠明例宜然乃先索受賄賂而後准驗每匹要銀壹貳兩俱不能逃旗牌賈國之口其他將暗門所進夷馬夷鹽等項獨專其利不尤可羞乎沿邊墩臺之設原為保障豈為繭絲胡為索青草索蔴蔴索杏仁墩臺柒拾貳座座苛求如喬世福石山等皆被害之家也官署公館之修常用公費豈可殃民胡為要松樹要柏樹要榆木軍士壹千餘名人人科斂如張大林李信等皆交納之人也屯田

一梟占種每年約利伍百餘金枵腹之苦已罔知矣至占邊軍納月錢而仍復做工不幾於重役疊擾矣乎布花百計折筭每季剋銀百拾餘兩挾纊之仁已不聞矣至造卓椅扣月糧而公然無忌不幾於巧取橫歛矣乎禦戎無策贖貨有聲似茲豺虎貪殘安勝貌貅重寄原任高家營叅將今陞兆岷副總兵吳世登未聞出奇以籌邊敢為營私而挑釁藉到任用弓給散眾軍扣弓價柒百伍拾金已為戎首仍又索月錢於貳千餘軍每月扣糧銀百拾餘兩何錙銖之不

皇明會要奏議 兵部類卷一人 五二七

遺假修城令軍打柴燒磚索工銀叁百叁拾兩已為利媒仍又捩詭名壹百伍拾餘人每月扣糧銀百捌拾金胡漁獵之太甚積青草以養馬本是地利乃每次折草價貳百餘金盡入私囊其他向建安等堡大肆誅求或叁拾或肆拾殆無虛日撥軍卒以耕田孰非人力乃每年要稻米叁百餘石悉貯私倉其他向栢林等堡無端苛索或貳拾或肆拾幾無寧時點查軍士雖云公務每隊索常例銀貳拾兩四季共約有捌百之多矣而總計五年不既充糞乎偷盜夷馬原



有以禁令家人吳把兒等公然觸扞今家奴且究以死矣而誰為主使可終漏網乎甚至屢次通夷盜竊達馬致酋長沙計之重怒因潛寫私書許增歲賞致沙計藉口以徵求彌縫術巧變詐機深留之恐遂啟釁於邊疆調之或可策勳於腹裏以上貳臣物議雖已沸騰年力尚堪驅策所當重加降調以示懲創者也夫臣等幸逢計典職司糾彈知而不言臣等之罪也言而不處國家之憂也今武臣之不職者臣等業已言之矣惟是貪將善交與援難拔儻或終遺皇明留臺奏議吳把兒類卷一八五二八法網竟將何所勸懲振刷將吏係此一舉是在皇上加之意耳伏乞 敕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李如樟等 亟賜罷斥方時春等從重降調庶法無遺姦 朝有公論 皇靈宣暢於邊海軍政整肅於 廟廊矣臣等不勝屏息待 命之至

參撫臣被論撫辯疏 李雲鵠

臣等竊惟 國家有大體當守臣子有分義當安若挾私忿而屑越 國體冀飾已而背馳分義則義之所不敢出也何意今日有被察浙江巡撫尹應元適因南京科臣陳嘉訓論及乃敢辱詆言官大傷 國體南都輿論共為不平臣等謹為 皇上陳之夫應元與臣等昔曾共事山東蓋矯矯以名節自負者不謂今歲京察而煩言起矣臣等心竊異之何斯人之矯於東而敗於南也已而疑信且半及蒙 旨調南候代日久而候代之議又起科臣聞之復以白簡從事此亦言官盡職常分原非有讎於應元也及發疏後而議論愈多則科臣之言尚十未及一耳為應元者處此當亟求引退其事之有無付之公論此其上也即不然而欲以一疏自明亦止當辯其指摘之事雖曰違禁猶之可耳何乃悻悻狂逞橫加訕詈訕詈不已繼之咒詛此何異村夫野子一聞人語便反脣嫚罵甚非大雅之 朝大臣之度所宜有也况為八下石一語則又蹈於近日潑態搗人以自解者



蓋臣風聞言事豈為人下石之官而士君子聞言省躬何得厚誣人以下石之事且前時臺省拾遺之疏交章論列應元又為誰下石耶至疏中借巡撫之體明其不便行私獨不思昔年秦耀巡撫楚中為屬官所訐賊私狼藉被逮追問彼豈無巡撫之體乎奈何謂體之足以束人而為好官也詞遁理窮誠不能為應元解矣且臣等因是而有感焉先年大小臣工類多雅重氣節一被人言便亟求去猶存廉耻之風邇來決裂極矣即巡撫一官有被論數次苟延數年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了不介意言愈至而恨愈固穢愈積而榮愈增加秩者加秩 思蔭者思蔭甘以其身為谿壑此其風蓋濫觴於故相趙志臯之忍死忘歸楹標於邪撫陳用賓之厚顏得計遂令世道人心頽波日下此尹應元自謂公論之明而業已有然心也殆盡露其肺肝歟且京察被論各官常得擬南其間固有才品無虧而偶被人言聊藉此以養望者亦有品望薄劣而中多掣肘姑藉此以調停者應元即其人已果若茲是以堂卿寺待酬恩積慝之人以赫赫 神京為歲

垢汚之地無乃未妥乎況果才難終棄俟論定起用何妨若以改南為處則推南諸臣奚罪升沉俱是一官賢否幾於莫辨南北總屬一體去留何得懸殊矧云調簡似薄清卿若謂示罰京堂如故揆之事理無一可者是又當為 豐鎬重地卿寺重臣一慎其改耳伏乞 敕下吏部亟行查議或將尹應元罷斥以為辱詆言官者之戒或 准令回籍聽勘以徐俟公論之明併將以後考察被論各官酌為定例無得輕擬調南慎名器以塞倖竇庶法紀嚴而言路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八

重除陟明而仕路清所裨於 國體世道非淺鮮矣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察臣被論撫辨肆口辱詈言官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重言路以尊 國體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陳龍齋捧謹具奏 聞

具奏 聞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九

近倖類

巫處輕妄中官以防積漸疏

党

傑

萬曆年貴州道

叅闖惡放恣疏

王藩臣

萬曆年四川道

姦豎橫肆乞正國法疏

關揚

萬曆年山西道

劾奸璫縱道士歐辱府官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皇明留臺奏議

目錄卷十九

乞處輕妄中官以防積漸疏

党

傑

萬曆十二年任

臣嘗檢讀國朝典故昔太祖時有中官共事

內廷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

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公卿

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況寺人

朝夕左右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

一為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而階亂者多矣朕嘗

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與政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

懲將來也時羣臣頓首稱善夫太祖英明神

武人孰敢欺者然獨慮及於此何哉蓋謂城狐社鼠

有所憑藉且左右君側其語言輕重能為禍福

故隨事抑之猶恐其肆而況假之以事權乎臣于前

者接見邸報工部一本急缺上用各樣磁器等

事奏聖旨這解進磁器粗糙不堪又且違限撫

按官姑各罰俸二個月以後着撫按官督率諛管官

員仍心燒造務要精細如違重治不饒欽此夫撫按



既以罰俸之 旨以懲其前又蒙重懲之

旨以警其後 臣意必凜凜然者思再造 上用

稱 聖意矣一時內外臣工孰不目覩如太監孔

成者又豈得委之不知也 臣接邸報內承運太監驗

收磁器查叅悞事官員奏江西解進磁器不堪等因

奉 聖旨上用磁皿燒造欠精內多傷損撫按官

不行用心督理已罰治了姑免追究以後着遵前

旨依式燒造解進不許違慢工部知道欽此 臣讀之

不勝驚駭夫我 朝法制內臣職業所守者

皇明留臺奏議 近侍類卷十九

宮禁門戶所司者庭禁酒掃卽酒醋尚膳御用各局

監不過經管收管看守出入以備 皇上不時之

用未聞有查叅外官之事往時止有五軍營閱視畢

日例得舉劾一次特奉 皇上專勅未聞敢以已

意擅自舉劾自此外卽無所與矣若孔成者不知

係何內職且南京道遠又未見孔成全章不知叙何

因查叅 臣詳 聖旨云已罰治了姑免追究意在

孔成非指解官指撫按而叅也夫撫按之臣

陛下隆之以重權假之以糾彈在外則肅清一方在

內以彈壓百僚者也何至為內臣查叅乎且諫省所

進磁器例當屬之工部諫部查覈堪用者具奏

進官不堪者駁回再燒中間若有大弊科道官自得

而糾劾之此內外相維體統當然今孔成不過係經

收之官或係看守之官惡得徑自查叅棄 明旨

而不知乎 臣往時各省或係 進宮錢糧或係

進宮器物等項中間所稱錢糧數目多寡不能一一

俱經 聖筭所稱器物粗細不能一一俱經

聖目其收遞之時不過止憑各監內臣遇此每為奇

皇明留臺奏議 近侍類卷十九

貨指倚常例百計需索一有不遂刁難措勒無所不

至有使用半於正數者有附餘之物多于正項者

陛下止見某項進之 宮矣某項未進之

宮矣豈虞若輩之弊一至此哉 臣料此事使諫省解

官正項之外多與孔成常例以壓其欲附帶許多奇

巧磁皿以悅其心則磁器之粗糙者必稱為精細損

壞者必稱為堅好 臣料其進收之不暇也曾何暇于

吹吹至此 臣想孔成豈真為 陛下盡心不過指

稱 上用之 御物以為一己之騙局幸荷



望一寬宥撫按止令燒造解進則成之奸不能行矣然奸計雖未行而奸惡則未懲寧不重撫按之顧忌乎將來再造之時撫按恐其查叅解官畏其抑勒其勢非至多增常例多帶餘物不可也則成此舉明欺陛下陰肆貪欲誠盡國之尤者也且成之此本豈成之自能為哉內臣讀書識字者有習知理義者少必令左右細人代為之此等之人又豈守法度者不過鑽刺內府夤緣求食或假事端以索賄或欲舞文以賣法是以小人之手筆而操朝廷之大權

皇明留臺奏議 近侍類卷十九 四

豈可哉一事如此則他事可類推已一人如此則眾人可例見已且天下之事無不由微以至著由漸以至極今日查叅矣然查叅不已必至於預政預政不已必至於專權噫內臣專權其害有不可言者此豈國家之利哉邇者天啟聖衷乾剛獨奮一掃羣奸即今左右震懾萬無前轍可慮然臣之私憂過計今時閣部臺諫交相攻議是非未定聖心未一正左右窺伺之時伏望皇上深謀遠慮逐事隄防以中惟以太祖為法一政令之出

必請諸公卿科道然後行一刑賞之用必合于公卿科道然後施其中官語言之重輕情態之隱顯隨在加察洞見根源不使墮于術中即如馬匹給與矣以後凡請之類于馬匹者得無大濫莫不蚤為未然之防是目前雖若待之嚴而終自可賴以保全矣不然如馮保張大受輩今雖正法其如有損國體何至於磁器一節亦望皇上留神每遇進收之時差委科道從公點驗不使左右奸人叢弊于其間仍將孔成治以輕妄之罪坐以求索之律從重究處

皇明留臺奏議 近侍類卷十九 五

革退閑住庶戒一可警百而近習知懼近習知懼則官禁嚴嚴則政無旁出而天下治安永久不替矣臣職任糾彈心憂時事是以不避忌諱冒昧上瀆伏惟聖明加納施行社稷幸甚







皇用增一人資其馬牛之力以轉輸而增用程守  
訓王桐石周子連等數千百輩恣其狐鼠之謀以吞  
噬自增得志以來數千里之居者行者盡遭其槌骨  
而剝髓數百城之大吏小吏盡被其垂首而喪氣故  
曰諸璫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甚于增也不然儀  
揚內臣如暨祿如魯保非不與同事地方而自知顧  
忌猶可相安於無言矣今增獨致撫臣莫之誰何而  
甘心求罷以泄其忿豈得已哉矧徐淮間事勢之可  
慮民情之叵測臣等又請以區區杞憂上塵

皇明留臺奏議

近侍類卷十九

八

天聽蓋天下者嘗山蛇勢也自海岱北為首自長江  
而南為尾而徐沛淮泗中間方數千里為三腰脊所  
謂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者此地是也又其土風獯悍  
從古而然樂禍首亂千載一律如項羽宿遷人黃巢  
期宛人朱全忠則礪山人皆在徐州數百里間故兇  
愚之人往往以此藉口自負而其人實多長大有武  
勇可畏也方萬口嗷嗷爭食增之肉而寢處其皮乃  
增方恬然不怪與大夥奸人魚肉而已倘其人一朝  
發以殺增激成大變萬一不幸有奸權如黃巢朱全

忠等起而號召之其為禍可勝言哉增與諸奸人雖

合門寸斬豈足謝天下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欲嘿

不能者也增之積怨日久徐之民情易搖若不及今

早正增之罪破散其奸黨以安此一方後必噬臍無

及矣臣等于邸報中伏讀 皇上批答廣東按臣

李時華請罷商稅之 旨謂稅務原係權宜採取

自有停止之日屢旨已明着內外官員同心調停處

置不許減少國課亦不許困擾商民若致釀變起釁

不分內外官員一體依法處置決不偏私輕重欽此

皇明留臺奏議

近侍類卷十九

九

仰見 聖明子庶民體羣臣長慮却顧盛心蓋

洞見今日惡亂之民心而致成中使之釀亂其變如

此臣等竊謂釀變起釁莫如陳增依法處治當自增

始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銳然 獨斷將陳增枉

解回京重治其罪以收人心以安重地庶幾釁隙不

生禍亂不作徐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億萬年有道之

長端在是矣臣等曷任憂危懇切待 命之至



姦監橫肆異常乞正 國法以杜邪萌疏

關 揚萬曆三十一年六月上

臣等聞 國家之法紀不可壞而弊孽不可開詩云

勉勉我王紀綱四方貴肅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貴早也我 皇上英明雄斷仰憲 祖宗三

十餘年大小臣工凜凜奉法罔敢踰越孰意有怙寵

狂悖如高淮者乃敢犯無將弄兵 闕下以嘗試

皇上哉夫淮假以抽稅奪民婦女掠商貨物統領家

丁遍巡城堡百金以上無不括盡而又辱府官張承

皇明御製奏議 北作類卷一九 十

祚之妻打从指揮使張汝立 皇上試思高淮挾

天子之威而所為若此窮邊之地其何以堪故議者

謂有高淮必無遼左此在諸臣屢屢言之 臣等亦不

敢具論邇乃不奉 詔旨擅離信地帶家丁三四

百名耀旗鳴鼓帶劍懸弓蜂擁廣渠門外聲言欲見

至尊求典兵柄此何等舉動何等景象而可見於

聖明之世乎夫兵權有國之司命自古奸臣蓄萌不

軌未有不操兵柄而能成其事者我 國家兵制有

總兵參遊以統領之有督府巡撫以節制之而猶必

兵部之調發文武相控蓋以利器不可假人雖

選賢與能以稱任使而不使專之以燬亂況於無命

而稱兵嘗試於 國門以招搖天下之耳目者哉夫

淮本括不筭之橐以自肥而以可賄而動之聲橫被

聖天子非所以號於 中國四夷也 皇上以聖

人之資為堯舜不難乃以患貧之故為么麼所中過

於寵任有奏輒允幾於泰神物而玩弄之掌上錐骨

吮髓民莫能堪積至十餘年人人有逃死之心處處

有無生之意天下宜亂而未亂者非但 祖宗之

皇明御製奏議 北作類卷一九 十一

德澤厚 皇上之精力強也亦兵柄不移綱紀凜

然奸人思竊弄而不敢為天下欲崛起而有所不能

耳若來可不召兵可私衛 都門何地而可擁兵則

人得藉淮為口實以淮為故事羣不逞之謀挾之而

行其私將督府莫能制有司不敢問竊恐夷夷起於

宇下而荆聶葦接軫也 陛下獨不慮此乎語云

有野心者不可與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皇上之於淮既假之以利權又藉之以兵端是猶火

之為災也而膏脂能無灼乎總萬萬虞制馭而



朔廷行事史冊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勢必有術  
天憲而握 王章者弘恭石顯可為炯鑑語曰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漢宣帝一代  
英主稍稍委用宦官說者謂其開大燬以禍漢室若  
之何不慎防其漸也往者二十七年徐希昌等請捐  
金假職練兵淮上以禦鹽徒 皇上赫然震怒輒  
置之法是 皇上之心即 祖宗立法之心也  
徐希昌欲請兵於二十里之外猶不可赦淮弄兵於  
輦轂下而顧可宥哉且淮奉 命收稅既已無人  
不虐無事不行而又卜相卜命招亡納虜連營結陣  
搖傾山海意欲何為人臣將則必誅如淮者尚可一  
日容於天地之間哉伏乞 皇上亟下廷議昭示  
臣民以申 國家之法禁以消天下之邪萌  
社稷幸甚 臣等幸甚 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劾奸璫縱道士歐府官疏 孫居相

臣等近聞郎報見鄖陽巡撫胡心得疏稱提督太和  
山太監黃勳主使惡道趙本深等羣毆府官及分守  
下荆南道王嗣美奉兩撫臣憲牌查究首惡而黃勳  
竟占愴不發 臣等不覺相對嘆曰方今 聖明維  
新庶政羣臣斤斤奉法何物闖豎敢鼓衆倡亂縱惡  
庇姦若此彼其恣肆之狀撫臣言之詳矣 臣等姑不  
贅論特按狀而數其罪後及處置之法可乎蓋該監  
香火職事掃除廝役行至辱也且提督太和山未始  
兼督府州縣遽欲藉此屬視府官妄自尊大是紊  
朝廷之官制其罪一知府秩列四品師帥一方官非  
小也該監主使惡道羣聚毆辱至破頭流血是辱  
朝廷之命官其罪二知府恭謁 玄帝進止有常  
度導引有禮生禮至肅也該監誑稱乘輦入宮蔑視  
龍牌欲激 聖怒是謂說謊欺 君其罪三知  
府古刺史之職凡部內權豪巨室皆得繩之以法體  
至隆也今朴責一道士遂謂責打職官因而起釁是  
謂撓 國法其罪四分守道奉 勅提督太和



川以摠撫民夫以撫民為兼管則提督其專職也乃該監謬謂查點道眾不與相干是謂矯悖 勅命

抗違 朝廷其罪五八宮屯聚道士不下拾餘萬人該監指稱入京使用每名斂銀伍兩共計數拾萬

兩 宮禁邃密何所用之是謂指詐醵財汗錢 聖德其罪六道士鳴鐘擊鼓號眾毆官狀同反叛該

監乃庇護罪人占恡不發是謂招亡納叛包藏禍心 其罪七夫該監有此七罪 皇上尚遲疑而未即

寘之法者得非以中貴為可倚羽流不足畏乎昔劉 瑾建玄明宮聚眾謀亂今黃勳提督八宮擁眾拾萬

較劉瑾之勢尤便也石和尚左道惑民據襄以叛今趙 本深等招集亡命盤據山谷較石和尚之黨尤多也語

曰涓涓不塞流為江河萌芽不剪將尋斧柯今日之 勢不啻涓滴萌芽已也 皇上安得不熟慮而審

處之乎 等又考周禮先王每用刑人必令公卿大 夫以統之凡以此輩陰險貪昧易與為亂耳 國初

命太監提督太和山而必兼用道臣者意正如此後 因減革鄭陽巡撫令道臣移鎮鄭中而提督之權稍

因減革鄭陽巡撫令道臣移鎮鄭中而提督之權稍

稍監今鄭陽撫臣既復則道臣仍宜回駐均州協 同行事以復 祖宗之舊以杜專恣之漸可也永

樂拾陸年武當山宮觀成 成祖文皇帝命選道 士貳百名嗣後額設伍百伍拾名以供灑掃嘉靖拾

年奉 世宗肅皇帝勅諭僧道除正額府不過肆 拾名州不過叁拾名縣不過貳拾名餘悉令化正還

俗今太和山羅列入宮私自披簪者十餘萬計居常 則姦淫人婦女詐醵人財物一忽發覺輒投姦璫希

圖脫罪及今不為清理竊恐今日拋擲投石之姦為 他日斬木揭竿之眾故沙汰不可不嚴也 大明

律開僧道官係京官具奏提問在外依律徑自提問 今趙本深等以部民毆知府正院道所得徑自提問

者乃黃勳把持不發公然為逋逃主自非 明旨 切責速發就理則世界成何景象 國家有何紀綱

賤凌貴眾胥寡者比比而是 皇上且孤立於上 矣不亦大可寒心哉故發問不可不速也 等僉員

留臺去楚最近聞見最真輒敢效其款款之愚若此 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議如果 等所言不謬

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議如果 等所言不謬



仍令移駐均州會同該監嚴查道士來歷不明者發  
 回原籍為民當差庶紀綱幾廢而復振職掌幾晦而  
 復明姦宄不萌孽孽永杜矣地方幸甚世道幸甚  
 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緣係惡瑄故縱惡道毆  
 辱府官大乖法紀懇乞聖明獨斷亟勅處  
 分以振紀綱以杜亂萌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楊  
 良棟齎捧謹具奏聞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二十  
 正德嘉靖年

十六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二十

權姦類

|             |     |            |
|-------------|-----|------------|
| 黜元惡究大盜以正國法疏 | 方鳳  | 正德年<br>浙江道 |
|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 林潤  |            |
| 姦邪大臣巧辯誣罔疏   | 謝瑜  | 嘉靖年<br>廣東道 |
|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 林潤  |            |
|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 林潤  |            |
| 糾劾誤國輔臣疏     | 王宗茂 | 嘉靖年<br>廣東道 |
| 邪臣獻媚乞雪冤憤疏   | 孫惟城 | 萬曆年<br>湖廣道 |
| 劾狂勲殺人疏      | 蕭如松 | 萬曆年<br>河南道 |
| 乞正罪姦邪以定國是疏  | 蕭如松 | 萬曆年<br>河南道 |
| 劾狂勲殺人疏      | 朱吾弼 | 萬曆年<br>浙江道 |
| 參兩勲裔疏       | 李雲鵠 | 萬曆年<br>四川道 |
| 劾罪勲抗旨疏      | 孫居相 | 萬曆年<br>福建道 |
| 論大臣自辯疏      | 孫居相 | 萬曆年<br>福建道 |



黜元惡究大盜以正 國法疏

方 鳳 嘉靖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大權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仇士良魚朝恩輩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盜也而非所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國家之元氣若古之

元載史彌遠輩而後謂之大盜也求其人以實之尚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蜮之姦日培月養漸成巨猾

勢在劉瑾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寧勢在江彬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超於三逆之外故三逆以次敗極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益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為所惑況其下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總兵一進一退動賄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廢豪長子繼承 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

受叅將石堡金銀萬兩蕭敬迴送石堡貨物數多撥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

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列在逆瑾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燧乃蹇驢敝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為揀拔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

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凡工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于權門內則潛入于私橐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 近日奉

旨查筭每件支吾莫究其實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筭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失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盜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為可赦 陛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永等其心不甘於法曹錢寧其目不瞑於下而內



至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

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矣伏望 陛下昭明

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挈送法司明正典

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算明白罄其百萬家資還充

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每

待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

借上方劒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

願清平之時有此奸慝若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臣 成逐以爲多言者之戒于冒 天威無任戰慄

待罪之至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嘉靖年任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

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

著敬陳其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

委拿逆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

江西境內之民間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

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爲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因備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臣 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

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洵洵尚慮其後此臣所

以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稍垂鑒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

日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

龍文爲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

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

房以祝臣 聖之寺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



海北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 朝堂之規模也表  
 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  
 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  
 四方之亾民為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度也  
 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  
 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  
 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間膏脂  
 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  
 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眾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五

之女列屋羣居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  
 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  
 宣淫無度汗巖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  
 又揚揚誇于眾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  
 千納亾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而聚四千之眾以  
 防盜為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竝收  
 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  
 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攀  
 其以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六

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汗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  
 被其斃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  
 餘人招申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  
 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  
 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證  
 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龍  
 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  
 嚴來童占鄆良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  
 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樊  
 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  
 累陪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  
 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  
 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  
 七之騙鄧承勛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  
 基而惜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  
 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鎰也被嚴  
 珍之害者黃衮也被嚴二漢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



世蕃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蕭珠也被  
嚴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鑾也  
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  
黨惡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  
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  
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  
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  
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  
至四十二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  
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  
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  
不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殆甚于當  
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間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  
積貨蓄威觀釁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  
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禍心已著于在  
朝之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典樸妄懷異念今籍沒  
其府則有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  
府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

皇明留臺奏議

權臣類卷二十

七

世蕃受典樸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  
典樸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樸之望  
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賊回至吉安地  
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  
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數萬通神陰  
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樸又  
何異于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樸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  
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  
皇明留臺奏議 權臣類卷二十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薦沐 厚恩猶懷異念况今怨望于罪迹之  
時乎况今不法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  
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  
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斷傷元氣  
則又羣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  
止于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  
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  
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 恩則何忍



欽此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  
 伍僅居南雍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  
 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  
 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  
 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  
 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伏  
 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  
 不為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為不足恤以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 九

國法為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  
 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冒功濫  
 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廷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  
 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  
 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  
 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  
 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  
 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  
 巨左伍孰能當罪是眾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

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  
 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  
 蕃朝夕與俱矣訖究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  
 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  
 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  
 諉於不知 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  
 之而又曲庇之此 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  
 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 一

同多官將 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 臣言歷歷可  
 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  
 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廷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  
 剛正素有德望文臣一負領 勅前去會同江西  
 撫按議處安輯將世蕃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  
 無賴家人與招納叵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  
 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  
 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外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  
 一等則提問如律基田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



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  
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  
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  
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  
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  
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  
毋畏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矣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  
皇明留臺奏議 權逐類卷二十 十一

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所深  
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姦邪大臣巧辯誣罔疏 謝 瑜嘉靖十六年

臣以非才謬承遠役雲貴去京萬里而犬馬戀主之  
心未嘗少替每見邸報進一賢退一不肖必舉手加  
額想見太和盛治也頃見邸報禮部尚書嚴嵩一本  
懇乞 天恩亟賜罷斥以免人言事奉

聖旨卿疏內云為人臣於今時必使主孤立自勞率  
皆觀望禍福此言已盡矣不必復辭避可盡心贊朕  
以副簡任吏部知道臣覽其奏詞不勝駭汗不意嵩  
姦無賴乃至此也夫嵩之黷貨無厭天下所共知也

皇明留臺奏議 權逐類卷二十二 十二  
拾遺論列 朝廷之公議也 聖明臨照棄短

錄長不加譴黜宜仰思 天眷俯惜人言省躬自  
咎以蓋前愆却乃肆巧佞之詞為誣激之計若是乎  
臣嘗見嵩先諛御史桑喬劾其賊汗輒肆辯論續諛  
給事中胡汝霖劾其飭詞強辯有傷大體奉 明命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着省已不許強辯  
赫然宜朝夕省念況考察重典拾遺公論今嵩與刑  
部尚書周期雍各為詞辯實違 明旨且嵩之詞  
以贊議 明堂扈 蹕南幸為諸臣所嫉何其誣罔



之甚夫 明堂大議斷自 宸衷乘輿南巡由於

達孝此普天率土所共聞所共仰者也當時

請留數臣見其細而昧其大曷敢以 陛下為慢

遊而歸咎於禮官輔臣嵩何為此言乎又其所云必

使人主孤立於上尤為深巧夫大小臣工智識

才力各有分限其奔走效竭以受知於上則人人所

同寧有不出身任事欲 陛下孤立於上嵩蓋假

此以揚已功以激 聖怒以箝眾口云耳豈真自

解之本心哉臣向役遠方不知科道論嵩者何事但

皇明留學奏議 桂姦類卷二十 十三 嘉祐謝二

素悉嵩之為人其可論尚多豈其舍此而言彼乎往

年譯字生之選濫賊無數又令分賂權要聽囑有差

貪以自處而以貪奉人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各

處 王府皆 陛下懿親為 陛下臣子者當

以諸父事之每事必索重賂賂少者巧為阻抑賂多

者巧為彌縫昧理犯法莫此為最名曰清曹實乃賊

府王府科吏頂頭動以千計推此可知弊雖相沿而

嵩之為尚書也滋甚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齋

誣人員差有資序嵩則受金納餽有以土宜價值十

餘兩者餽其子奔諛差者以與之又有價重者又奪

彼既與者以易之以致各官面詰不遜傳聞於萬里

之外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其甚者令家屬賤買

沿途童女擇其惡者待價而轉沽美者教為歌舞以

目娛縱慾敗度豈宗伯大臣之所為乎嵩皆不以此

自反而邪佞誣罔所解非所勅所勅非所解臣實不

意其姦邪無賴乃至此也又其所云競相詆訾以為

迎合希寵夫迎合希寵鄙夫事君之常態疑嵩不免

特 日月大明之下無所容其迎合已矣

皇明留學奏議 桂姦類卷二十 十四 嘉祐謝三

陛下堯舜之主必得禹臯夔稷契一德之臣方可以

稱濟濟之盛如嵩百輩恐無補於 陛下之孤立

也說者咸謂兵部尚書張璠貪而優柔本兵而壞天

下之兵禮部尚書嚴嵩貪而狡狠掌禮而壞天下之

禮欺 君誤國則一也宜其莫逃 聖鑒而任

用不衰必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事取其才

而略其德嵩輩輒以貪墨非 聖主所惡日益汙

濫而一時中外之臣亦復以廉靜非今日所宜競為

貪婪剝膚媚竈寵賂彌彰昔宋臣岳飛之言曰文臣



下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今日文臣愛錢自  
大臣始之而不愛錢之文臣無所容武臣惜死自大  
臣導之而不惜死之武臣無自見軍民倒懸朝懸而  
夕更急風俗下趨歲異而月不同欲望太平也亦難  
矣如臣狂瞽宜不足聽昨者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霍韜辭秩一疏其略云今日生民不寧災變屢見由  
貪酷有司召致也有司貪酷殃民病國由大臣溝渫  
其身狗彘其心陰爲黨護也邸報脫誤未詳所指韜  
輔導大臣言必有據 陛下面質以求其人可得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

十五

已今夫郡縣小官犯賊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  
法而大臣狼藉鉅萬置不以 聞真所謂舍豺狼而  
搏雉兔也縉紳之流聞嵩此奏莫不忿其巨姦惜其  
大壞懼其陰傾相視竊嘆 陛下責臣以言復隱  
默觀望罪有餘矣伏望 陛下特降 勅旨  
將嵩痛加切責使之改心易慮以答殊遇猶冀改德  
於今日若復爲 溫綸彼益恣肆將不知其所止  
更望 陛下特命廠衛五城緝事人員將在京賞  
送金幣賄賂權門者併外官差人潛伏 京師守缺

陛下者密切訪拿根究重治亦可少塞其流太平可  
臻矣臣無任感激昧死 上言幸賜俯察不勝戰慄  
恐懼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

十六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 潤嘉靖年任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

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

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

道拾遺叅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

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

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

昭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 臣待罪南臺博采羣議不忍隱默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七

敢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

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

計也為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

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為大臣謀國之忠也

顧乃自茂憲典罔法行私所過屬縣培尅無遺府則

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通等其鹽

運司則無筭焉兩淮尤為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

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

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

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龔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

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

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贖貨無厭背公

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鋤等侵

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鋤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鋤等

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八

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

章懼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遞進

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

遞進發出照收手本眾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

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賊私

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

百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

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叅之使

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



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贖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驪顏又往鳳陽謁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鑠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繞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

皇明留臺奏議

權要類卷二十

十九

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枕藉至屢我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

濫邦本斲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歎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罹其中傷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負脂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皇上察微衷

皇明留臺奏議

權要類卷二十

二十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言不謬將鄒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有一言涉虛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嘉靖

臣濫役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為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歙縣藏亡匿从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諛縣協拿詎意龍文擁眾自衛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蕃矣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

皇明留事奏議 權姦類卷三 十一

蒙 聖恩寬大有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為二犯者宜感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怨望蔑視 國法徑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 王公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燿居常則擅着蟒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黨矣世蕃之暴橫無異于在 朝之時或肆為訕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為甚聞鄉里含

怨每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為名聚眾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郭諫臣申聞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夙著於平時狂兇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況其交結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為哉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繫匪輕故敢披瀝以 聞伏乞

皇明留事奏議 權姦類卷三 十二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諛衛仍乞行各伍所在撫按嚴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知懼禍根絕而 朝野寧謐矣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

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

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

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

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

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

三十一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

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

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

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

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

賓益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

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

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

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

守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

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

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懇

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

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

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

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亾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

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

三十四

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

持 國柄叨攬 朝綱凡有奏 請多資其判決一

應陟降間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霑一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位之可羞也乃敢根蒂盤固氣焰薰

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

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宥往昔之所戒以為行

能疎通萬國寬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

小臣正半其門廡之人吏中卜唾罵神人怨恫雖唐



楊國忠宋之秦檜高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摘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且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邪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

臣等謹將嵩罪狀開列於左

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邪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餽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臣家侍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家既由賂而能脫人則

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升沈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知謀之士或不得為臣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翫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藉卓

臣等謹將嵩罪狀開列於左

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于此不知臣陛下官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臣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臣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



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 二十七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勝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銀兩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誅乎都人兒童稔聞其贖貨病 國之久亦為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 恩之殃不小賣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

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禍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 二十八

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



漸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  
 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  
 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  
 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  
 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  
 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  
 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兵如此又  
 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  
 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  
 筭及雞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有  
 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  
 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  
 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甚惜而不知筆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  
 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  
 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  
 有出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

實理險陽而至于傷 天地之和招恠異之至何  
 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  
 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  
 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  
 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  
 邊用盡去此蠹財惑眾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乎臣  
 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  
 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  
 為立仗之馬不為 廷掖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有  
 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賈必  
 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為行  
 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  
 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路遭遇  
 受言之 君既知奸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餐  
 之罪既不可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  
 而列之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

皇明司馬文義 權要類卷二下 三九

皇明司馬文義 權要類卷二下 三九



西山秦虛無幾然一日繁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睚眦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  
 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  
 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  
 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毒  
 民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  
 動人主一為所動非疎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  
 然進言在臣聽言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  
 進也臣非不知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  
 口刀鋸伏焉臣亦盡其力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  
 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臣而舉火一苞或去諸孽安  
 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并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  
 既為几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  
 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  
 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  
 膝下樂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〇 三十一

陛下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懼嵩之害也然時事至  
 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  
 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  
 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  
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  
 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  
 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  
 乎為後計也臣一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  
 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德每  
 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  
 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  
 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  
 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四司為衡鑑之  
 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等鑑不平則妍媸或  
 容以迓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  
 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宋既以奔競而為中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〇 三十二



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  
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怨號私宅為金  
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  
案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 臣不知  
其所終矣况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  
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充稱百僚之式使  
來享之遠人聞之凜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  
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  
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偽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

皇明留臺奏議

權之類卷之二

廿三

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變方可遏矣

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郭臣獻媚乞 賜重究以雪冤憤疏

孫惟誠 萬曆十一年五月初二日

臣待罪南臺於萬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寧國  
府已故生員吳仕期妻貢氏具揭開稱妾夫仕期叨  
蒙作養屢厥科場萬曆五年五月遊學金陵偶聞故  
相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  
謝過宥召言官誠不免出位之罪實一時義氣所激  
也不料原任太平府江防同知今考察不謹叅議龍  
宗武求悅輔臣希圖超躡附姦獻佞禍遇江防住扎

皇明留臺奏議

權之類卷之三

廿四

蕪湖革退生員王律偽造海瑞指斥張居正奏稿糾  
申農民曾昂刊刻售賣射利事發間操院批行江防  
廳稱王啟之王平劉承宗各付本稿與伊並無妾夫  
仕期名目宗武思乘機逢迎宰輔因妾夫仕期有上  
相國書宗武得計登時密拏到縣遂脅夫云汝既上  
書本稿決為汝作酷拷陪供私申操院不由分豁又  
遣心腹密報相國後書宗武有來疏且停仕期斃之  
杖下可也之說宗武遣刑吏持書示夫迫令自盡仍  
不獄夫絕其飲食七日未亡復以囊沙促歿妾夫一



不業儒遭武屠陷縲紲囹圄苦楚萬端離家二百餘里父母妻子生死隔別天高帝遠呼叩無門飲恨九泉敷天抱屈翁年七十餘知子死於非命驚魂喪魄三日不食而終妾子四齡未離乳哺襁負播越收累夫骸葬於東郭卽今冤鬼夜號光怪百出妾不難于剖心殞首以明夫之無辜橫罹兇禍願以寡婦孤兒家徒四壁何能哭訴于秦庭叫闔于魏闕以從夫于地下也伏乞轉奏 天庭追殛貪惡俾妾夫冤憤得以伸雪于萬一等情到 臣 面質本婦悲咽流涕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廿五

悽慘萬狀 臣 不勝駭異以爲宗武既爲人當有人心豈有此事況事奉操院宗武安得專殺本婦愈益悲泣口稱不敢言叩首而已 臣 因詢之南京士民皆謂仕期冤死事誠有之然勘問者宗武而主之者操江胡檟也檟與居正同鄉欲爲弭謗以宗武易使故徑批之貢氏婦人見宗武勘問而不知檟實主之又畏其勢故詞重宗武而輕檟耳首惡尤可恨也 臣 亦未敢遽信復細加體訪乃萬口一詞 臣 始悟本婦吞泣不言之情蓋有所爲云 臣 復將本婦所具之揭反覆

展玩仕期之事始而批行宗武者檟也旣而疏報居正者檟也微檟批行而宗武之誣勘曷由而生微檟疏報則居正之回書曷因而至且居正回書內所謂來疏且停停檟之疏則仕期之死豈宗武一人之謀哉究哉仕期死者不可復生矣二人皆陞轉且皆美缺居正蓋以爲有德於我而以德報也以人之命轉已之官猶食雞者惟知食者之腹可飽而寧知死者之苦哉 臣 聞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人命死生之際尤不忍之大者也故古人採不折萌渡蟻全命彼一草木一蠢動之微其死其生尚然何況於人尤爲至貴乎仕期雖一介寒儒亦人傑也而胡忍一夕輕殄之也況故禁故勘律有明條我 皇上臨御以來欽恤之 詔屢下詳讞之令恒申凡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嚮風承 德而無敢有輕入者矣彼檟與宗武獨何人斯顧乃哀然無聞耶當居正不終父喪言官擯斥仕期以一書生不畏權勢敢于上書勸之雖冒樽俎之嫌而胸中所負道義之正亦可取矣居正不聽其言亦不怒其人實良心未盡泯也詎意檟之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廿六



宗武志患得患失已在旁視之為奇貨哉當時  
王律等諸人俱在也市肆偽疏何以決其必為仕期  
所作縱出自仕期而指斥大臣罪豈至死乃櫛則主  
持于上宗武則奉承于下羅織鍛鍊具疏馳報欲置  
極刑及居正不可即絕其飲食促以囊沙謀斃之獄  
中寶劍埋冤獄忠魂遶白雲仕期將死之歌其冤與  
劉臺何異哉大抵櫛與宗武知有權勢而不知有天  
理知權臣可以取媚而不知人命不可以輕殺也不  
有仕期之成則不顯弭謗之巧不得居正之心則不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七

成速化之功故雖殺一無罪非仁亦所不顧耳一婦  
含冤尚致東海三年之旱仕期士類寧無傷害天地  
之和冤極一人惡公天下此之不究則後將何以懲  
況臣有言責本婦揭到臣不得隱自取不職之罪  
也參照原任操江巡撫今陞刑部右侍郎胡櫛協總  
臺綱肆行荼毒無罪殺士希見幸於權門有心害人  
遂假手于下吏故禁故勘是誰為之主謀為鬼為狐  
無不聞而切齒及平日庸劣粗暴臣無暇論即此一  
事尚可令逃於堯舜之世哉原任太平府江防

同知參考察不謹參議龍宗武黨奸附勢害理忍心  
風旨迎來九泉之冤魂誰訴機關造就七日之餓鬼  
可憐正好為之甘蹈小人之行險亦莫須有寧知公  
論之不平雖事主於櫛而聽從於下其同謀致死之  
罪亦有不可得而追矣之二臣者以天理則不容以  
王法則不宥在櫛則見任刑部而大玷清班在宗武  
雖經考察而尚未盡辜皆所當重究者也伏乞  
勅下法司追勘務得真情查照律例分別首從盡法  
處究庶公道昭明而典刑振肅不惟雪冤憤於既往  
亦且懲姦惡於將來其所關世道維持不小也臣昧  
死上言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八



劾狂勳殺人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

惟人君以辨姦為明人臣以發姦為忠故姦人之  
 雄才足逞私巧足飾詐恃先世勳勞特緣一事倖儼  
 上寵安其窟宅然後借急君之名公以行私酷以濟  
 貪甚至白晝殺人動搖根本為天下亂首伏未及發  
 是謂禍萌語曰萌不可長臣待罪留臺耳目之任其  
 能緘默隱忍不為 皇上陳之夫誠意伯劉世延  
 者為鬼為蜮如醉如狂其承襲以來亂法干紀得罪  
 朝廷過蒙薄治 優容非一次矣脫能悔過省愆保  
 其爵祿以無為先人藉則人亦孰不憐之惜之奈何  
 自挂彈章逐回原籍故違 明旨潛住 留京招  
 集四方亡叛以厚黨與伺察民間罅隙以開騙局其  
 他貪暴罪狀列於南北臺省諸臣前後疏中無慮拾  
 數臣不復贅以汗白簡惟近時造煩一事雖經巡視  
 五城各御史言之而未蒙 處分其事未寢其禍將  
 長臣竊危之 皇上試察世延之造煩也果慕義  
 耶抑罔利耶果急公耶抑營私耶果志在禦倭耶抑  
 包藏禍心樂災幸危將肆其不逞之謀耶自世延長

皇示變傾危不支之說懸示通都大衢其間妄意貴  
 富之徒被誘被騙與事未發覺者姑置弗論至如嚇  
 無辜之人追無影之債信秦王之投獻聽谷陽之撥  
 置令陳彩等數拾輩捉鎖蘇州商人吳郁嚴刑追考  
 先年作中借出秦玉銀兩責其代償以充造煩吳郁  
 一時無措禁之水牢時令左右兇徒非法毆掠竟至  
 斃命隨匿屍滅跡而屍親聞風跪門號哭拚死求屍  
 萬目齊覩萬耳共聞舉城市中無男女老少莫不合  
 口稱冤憤悼喧傳几釀大變嗟嗟 留都乃根本重  
 地小民皆 皇上赤子水旱頻仍百加倍養生理  
 未蘇柰何以瘡痍之民輕於鷄犬而投之蒼鷹猛虎  
 之喉吻耶且禍首雖在世延而諸無賴附勢之人躡  
 足附耳列爪張牙咸欲取足以充囊橐吳郁家貲几  
 何能滿其谿壑之欲勢不得不被慘毒而死幸巡城  
 御史朱吾弼行城追出屍棺委五城兵馬公同檢審  
 據各犯供吳郁存被拘禁苦楚百端死後致命傷痕  
 數十餘處按詞殊可哀也夫天下事可行者惟三日  
 理曰法曰勢故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〇

四十一



阻於勢則不能行古今大較然者倭夷雖稱狡猾近且帖然待封即 朝廷初議增兵轉餉亦暫停輟而世延乃朝夕不休強拘工作強取物料強勒借募一切託之造煩將焉用之此理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募義於理不尤舛乎兵為凶器非奉 旨允不得造以五十金准首功以累級准世襲如此賞格出自何來而作福擅權略無少忌以啗罔利此法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勤王於法不尤舛乎罷閑官員干預政事律載明條票示之出皆所不敢

皇明留堂奏議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縱地方萬一有倣應用兵器自有當事者任之世延以罪廢之臣行招呼之令出示行票受詞理訟恬不之怪此勢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么麼事庸何傷於勢不尤逆乎以此三者律世延之罪無一可者而彼顧妖言詭行熒惑聽覩以為得計且又時具䟽草籠之袖中不曰 朝政有關我已陳之大臣不職我已言之則曰某部阻我事我將叅之某官違我意我將劾之以滿篇妄誕之詞雜一二近理之說有治雖具草而實未上者有䟽雖發行而中道止者間

亦增上而留中者世延悉令抄報傳云張大誇詡以圖簧鼓人心箝制人口終堅其造煩之計以濟其貪饕之私竊恐世延生平專一謬妄譚天文講兵法而今造作兵器且盈室矣豈肯置於無用兼之黨與日衆羽翼已成尤易釀禍誅其心惟幸倭夷一日内犯則彼得一日借口入援而隨觀成敗以肆其不逞之謀未可知也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之而未必見信事至而言言無及矣所為懲創其邪謀潛消其妄念不有望於 皇上一轉移間乎 臣考

皇明留堂奏議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祖宗朝尊禮勲臣固甚隆重而其處有罪者未嘗不嚴韓國公李善長不免其身平江伯陳熊不免於戍二百年餘勲臣凜凜無敢放恣則以功罪不相掩法行而人知所憚之故今獨何難於世延也 臣非有讎於世延但慮 國家法紀陵夷小民冤抑莫雪姑息太甚彼必執迷而禍且無日亦非所以全勲舊矣伏乞 勅下部院亟將劉世延從公正法黨惡眾犯盡依律例究處其造成煩器悉令收官不許藏之私室仍禁不得更造庶效究之計不行禍亂之源以塞



天下後世莫不仰 皇上雨露雷霆並施莫測匪  
特 國家綿無疆之福卽唐虞三代之盛治何以加  
焉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四三

乞正罪奸邪以定國是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臣等竊惟世道之維持賴有紀綱法度而紀法之振  
肅首在辨慝除奸此惟 天子主之監臨之臣奉  
行之諸所理枉伸冤鋤強抑暴以保安善類皆其職  
掌而部下士民守法信度罔敢有下陵上賤逼貴邪  
干正者庶幾大綱小紀森嚴不紊天下所由以長治  
久安振古然也成周末季問鼎請隧紀綱蕩然而國  
祚隨之皆由辨之不力故耳我 國家二  
百年來綱紀振肅法度脩明卽有奸宄束於文綱而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二

四四

不敢肆故 至治休隆於今稱盛詎意

聖明在御乃有悖法亂紀奸行凶德如納級不丁憂  
中書舍人程守訓者臣等謹詳始末爲

皇上陳之夫守訓以微棍么麼資身無策託足稅監  
濫冒衣冠驟至富貴世人擬爲貲郎而不知貲非其  
所本有也世人得意恣縱貪殘狼吞虎噬填滿谿壑  
姑無論家宅第輝煌車從繁盛服食器用華美巧麗  
儼矣 擬王侯至其悖違 明禁建豎巍坊且假  
稱 持旨書之坊額以愚炫世人耳目尤奸人之



雄犯無將之戒者南北諸臣交章論劾無慮十數疏於時按臣劉曰梧尚未領差而稔其惡亦露章彈之守訓所欲報復久矣及曰梧奉 命按部徽寧則

所謂代 天子巡狩以飭法振紀非其職耶徽之士民苦守訓之害抱不平之冤赴愬盈庭投詞堆案而首舉其建坊役衆之罪無不欲食其肉寢其皮者曰梧始行府縣拆其坊以平羣情此一時微人所共快而共觀聞者乃守訓不思悔禍忿然含沙造刻揭以遺按臣且曰置我不問則已否則以此具奏不勝

皇明留臺奏議

權發類卷三十一

四十五

汗巖要挾之計臣等聞之殊覺髮上指冠然猶謂奸邪掉舌乃其故態不足以辱白簡今接邸報揭且抄之遍傳矣是尚可令衆庶見哉夫曰梧之加守訓一拆坊耳觀風執法其事不足異也守訓之誣曰梧悉泄忿耳信口無根其言不足辨也獨惜按臣巡歷地方一舉一措咸奉 朝廷之法則法之所在即

天子之威靈也古稱攬轡所至豪貴避驄貪墨解綬臣等敢少抗豈畏其官哉畏 朝廷之紀綱法度不可臣等越耳守訓以微郡部民投稅監廝役其不齒於鄉

而犯天下公惡尤鄙民中最不肖者乃不抱頭鼠竄猶然任意鴟張以壟斷胥人敢與監臨競是非較強弱角勝負乎嗟嗟守訓之恣橫所由來者漸矣倚稅監為泰山視民間為魚肉以逞騙詐則微人一網打盡而江南半壁天下盡遭威劫莫敢誰何其心固已無世人矣以抗官司則隨在苦其脇從且以家之竊情誣指為強即本管府縣之官枉被唆使叅治其心又已無官長矣用智逞謀日甚一日則其藐監臨而反噬也固其無忌憚之心所必至也夫侮監臨不知

皇明留臺奏議

權發類卷三十一

四十六

有三尺藐三尺不知有 朝廷不知有 朝廷者亂臣賊子之所為也且如咸有一德之書乃有商開國之臣自慶其與君媿美者故書載受天明命以有九有皆自君臣一德肇之守訓何人敢與

至尊比隆齊德而以之扁於中庭其為汚巖聖德極矣 皇上能甘之乎守訓且不顧皇上之弗甘而又何有於監臨乎倒置紀綱弁髦法度莫此為甚語云星星不滅將至燎原涓涓不止遂成江河別在今日焰已烈而川已潰也臣等仰見



皇上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不難辨奸尤不

難除奸如曩者誠意伯劉世延橫暴 留都彈章交

至則亟逮之以下於理頃者奉御陳奉殘虐荆楚論

疏連篇則亟去之以聽處分天下仰

大聖人作為真與古虞帝誅四凶同炳燿今一守訓

也既非勳舊之可錄又非常侍之可倫貫盈罪惡

皇上既洞燭之且切責之伏讀往者 批發兩淮

鹽監魯保參疏之 旨有曰程守訓不法事情便

着內官陳增查勘明實 奏請定奪不許徇私庇護

皇明留臺奏議 權要須卷二十

甲七

赫赫雷霆人心震惕當其時即守訓亦自虞其禍之

叵測不謂陳增輕視 明威固顧公論曲為掩蔽

俾得從輕罰治以養成無復顧忌之奸至於今父死

不奔喪猶然烏紗皂蓋遍攬事權攫金道路以流毒

於百姓無復有人禮亦無復有人心矣 臣等考

世宗朝有中書舍人羅龍文者亦徽人也黨權附勢

擅豎坊牌彼時巡江御史林潤毀其坊疏其惡隨正

典刑迄今人心稱快守訓甘襲龍文之故智而不畏

龍文之顯跡據其不忠不孝為奸為兇之惡狀且十

倍龍文人八切齒而彼顧狂言於人曰我頭如寄活

一日由我做一日即此愍不畏死之心真所謂不待

教而誅者也伏乞 皇上 亟赫神威

大奮乾斷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校解程守

訓至京正罪仍 勅部院轉行撫按將咸有一德

之扁收之官司籍沒守訓剋剝民鬪財產解進助工

以為縱橫奸惡之戒庶綱紀法度煥然一新 國是

以定亂萌以息億萬年無疆之 盛治端在是矣

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權要須卷二十

甲八



劾狂勲殺人疏

朱吾弼 年七月十四

臣待罪南臺巡視中南二城職在糾姦戢暴綏保地方奈何有誠意伯劉世延者敢倡妖逆大恣貪橫魚肉都城草菅民命令人莫敢誰何如今日乎臣慘異擊目怒忿填胸殺人大變職掌所係不得不為

陛下陳之夫世延者 陛下元勲之世臣也使其

齷齪罔利庸碌守官或恃才妄作少知畏法不至造

妖言以召衆肆威虐而殺人搖動 陪京招集罪亡

羽翼已成流毒叵測為地方大害為 社稷隱憂

則臣於世延無怨無讐當將順 陛下念其先世

大功優容 德意獨何心而必苛求之也况臣於

五月內因世延刻示狂逞一京皆驚曾隨御史陳燧

等共糾其惡於 陛下矣未奉 旨發治臣復

奚為無益之嘵嘵者惟是 陛下日寬世延世延

日玩 陛下同子劉尚質等用軍徒亡命革役蠹

棍谷陽褚純鄭胤昌陳志高回子陳科袁栢葛如圭

錢應龍花少泉等數十輩出入幫惡內谷陽則其主

改寫本票告示唆使運籌之元兇也外散居莊店擁

衛朋勢大都罪盜無賴烏合之群自號踰千非人可敵任意衡行恬不知省操募義入援造煩之說大肆兇騙民之被殺者除南法司所已究招諸科道所曾指數外臣不知殺若干人矣豈殺 陛下之民

陛下尚可置不問耶世延假爵賞為簧鼓縱爪牙以

羅織愚善之民稍有資本者非入其局而圖爵賞則

懾其鋒而苦爪牙聞傳世延自遍示熒惑後臺省之

疏 留中強搶人蘆柴曰造煩強取人貨物曰造煩

強挾人索借曰造煩江南江北所騙之利無筭所害

之家亦無筭臣姑置勿論論其有確據若近殺吳郁

於本年陸月拾伍日據蘇州府吳縣商民吳郁令

姪吳一匡抱告為私禁打詐事詞稱假勢殺人叩天

急勦先年同鄉湯季借豪秦玉債銀喚身作中向派

清還南城卷証今玉窺季病故平地風波假寫無中

借約投勢翼虎陳彩等手執硃票扭鎖拿禁私家刑

考逼供勒詐要銀六十兩絕食六日命在旦夕周文

証切豪假勢殺人異常冤害叩天親提急救異孤哭

告一匡且泣且訴臣見其情詞迫切准行給票一匡



轉付總甲劉祿拘審至十七日劉祿止帶秦玉一人來見云陳彩吳四則劉府家人不敢往拘周文則畏劉府逃不敢證臣隨審秦玉則云吳郁久負不甘劉府募義造煩勢必難免告府投送助煩蓋搜昔日難取之債抵今日世延之募一以制人一以自免問其設計卽其親錢應龍受之世延主謀谷陽者臣時嗔責秦玉清平之世朝廷設官謂何安敢藉勢陷人如此發南城收監必世延釋吳郁來始釋王審理  
臣非不能就世延家執救吳郁直思陛下篤念

皇明留臺奏議

權案類卷三

五十二

其先人曲庇其稔惡臺省劾世延者邇輒留中世延放誕猖狂世上已無王法目中寧有御史慮必撒潑藉口此臣只索郁於玉冀世延必憐玉釋郁也詎意吳郁無錢買命卒受傷重墩鎖缺食自六月初九日延於二十八夜身死郁妻許氏姪一匡一經杳無信息私行探聽於七月初六日方聞打死一經以故殺平人哀痛奔告臣批中南二城密訪郁屍嚴緝兇人谷少軒等少軒卽谷陽別號也中城掌印兵馬高銘南城署印副兵馬黃力仁隨差弓兵各出其

不意當日於世延府外及別街捉獲谷陽田守義鄭胤昌陳志高回子陳保兒六人餘皆知風閃躲府內弓兵卽不敢入問矣中城弓兵張盛周金旣獲田守義等到司守義供花少泉未入府高兵馬令二兵速往密緝獲住花少泉世延府中擁出二十餘人奪回花少泉并執弓兵張盛周金至其府喝打隨以叩免而收其票高兵馬細審郁屍田守義吐稱棺殮五更時分慌叫陳科王本時吳柳王士林擡寄土工王朝家高兵馬隨押認獲嗟嗟非天網難漏匪獨殺人者

皇明留臺奏議

權案類卷三

五十三

可以不死吳郁沉寃世延府中并屍且化爲烏有妻子兄弟莫可蹤跡慘矣慘矣言之寒心豈郁寃精不化託舌於守義口耶且吳郁之見殺於鎖騙世延南城取卷之票足號的證票內以工部之奉旨不輕發銀者爲抗旨何敢於詐旨以詐人也世延真情難掩計多方飾脫恨兩兵馬發覺其事揚言駕禍兩兵馬臣委五城兵馬會集檢究世延姦狡必爲先事之制臣粗得吳郁致死梗槩一面具奏并封世延南城取卷票壹張恭呈御覽一面俟五



城解審詳確先將谷陽等叅送法司究招仍候

旨將世延父子及未獲花火泉等有名衆犯拏問臣

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留都者 陛下之舊京

吳郁者 陛下之赤子 陛下能不惻然動念

乎自古法行而人莫敢犯必始貴暱故 國初韓國

公李善長不免其身近內使陳經李成等祇緣兇打

致死廝役盡着法司提問 陛下亦不少貸况世

延姦惡異常矜才缺望禍民禍國不在仇鸞劉瑾下

陛下試檢其屢瀆章疏一繹思之臣恐勲裔妄逆盡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同世延不遵 祖訓惟逞胃臆 天方眷而倡

言妖星示變 國方隆而倡言傾危入援效尤濫詞

索騙滋擾致人心洶洶莫可救詰 陛下欲安枕

不可得已臣謂世延再縱關係非鈔轄者伏乞

聖斷卽差錦衣衛官校扭解赴問或以干連人衆波

及無辜 勅下法司移咨南京法司提問明正典

刑庶勲惡知警都民更生根本固而重地永奠矣臣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奏

聖旨劉世延屢經論劾稔惡不悛朕念勲舊姑容省  
改今乃擅用關防牌票私造兵器聚衆殺人意欲何  
爲着南京三法司嚴提究問具奏定奪這關防何年  
鑄給該部查了來說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一

三十一



叅劾兩勳裔疏

李雲鵠

臣惟國之所尊者君君令臣共罔敢有悖焉者悖則罪無赦國之所維者法明條正律罔敢有犯焉者犯則罪亦無赦我朝二百年來中外臣民咸凜凜奉法惟謹誰敢不欽遵明旨擅自欺玩又誰敢逞兇殺人竟自脫網者乃今誠意伯劉世延東寧伯焦夢熊其罪惡之狀目擊之有不容不直陳於皇上之前者夫劉世延非御史朱吾弼等所叅造妖言以召眾肆威虐而殺人者乎非皇上赫然震怒兩次免死令其羈禁原籍者乎乃昨歲忽發牌馳驛竟赴南都聞之莫不驚駭隨該浙江巡撫尹應元叅奏人咸以為世延故違明旨法難再生乃皇上念係勳裔復蒙恩宥仍勅撫按衙門行令本管各官嚴加鈐制此皇上高厚之恩為世延者當感激省改以無負皇上之生成可也今且久住南京出門八轎前呼後擁如見任然又復招集凶命以妬產細故携銅錘打毀梅世潤之門寅夜圍闖勢同劫殺且事無大小擅出牌票拘嚇平民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〇

人情日益洶洶夫世延以前惡狀諸臣備言之臣無庸再言即世延近日惡狀亦難以枚舉惟是世延以屢旨禁籍之罪人敢公然抗違不去堂堂天朝有此臣子乎即其祖先臣劉基身負元勳當亦不敢而世延以區區膏粱世受國恩屢次抗違如是皇上尚可再寬之乎惟我皇上寬一世延而武弁縱恣驕橫相視效尤遂以殺人為故常而焦夢熊繼其後矣蓋去冬當緝拏妖書之時隨奉有驅逐山人之旨奉南京都察院案驗即出示五城嚴行之夢熊乃匿基士呂應樞於家未幾將呂應樞毆殺於家矣彼則推云直宿誘罪家奴遍遞揭帖飾詞殺盜夫山人類狂傲難堪取死當必有說但以基客為暴客則輿論有難掩者况侯門如海一人豈敢行劫藉口跳墻九尺焉能飛度細縛至次日之辰就殞至三日之後都城闕傳甚駭觀聽夢熊計無所之遂將正身總甲賄之逃光棍火夫賄其口支吾展轉莫可端倪今事尚未明忽爾寅緣北轉矣嗟嗟殺次如刈乎草鑽官如取之携法紀蕩然成何景象

皇明留臺奏議

卷二〇



論被殺者方飲恨於夜臺而殺人者且揚眉而畫錦

是尚謂有天日乎總之劉世延作俑於前而焦夢熊

踵惡于後也蓋夢熊乃世延甥壻親以及親既聲勢

之相倚故惡以濟惡斯殺人之無忌耳臣忝列言官

職司巡視為 皇上肅清南都以固 根本重地

乃其職掌今惡勳相繼橫行上欺 朝廷下玩法

紀使 國家豐鎬之地搖抗而不安臣尚敢問狐狸

而舍豺狼以負我 皇上之任使耶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剛 勅下南京內外守備等官即將

皇明留學天義 權效類卷之二

五十六

劉世延押發回籍禁錮取彼處該管官印信收管

奏繳仍乞 勅下南京法司將焦夢熊毆死呂應

樞根因審究明白呂應樞是否為盜當夜毆殺為何

從公嚴鞫正法即使 恩例可援亦當革任投閑

以為勳裔不法者之戒覆議上 請候 旨處

分庶法紀明而權豪知警跋扈之患可潛消矣 臣無

任惶悚待 命之至

劾罪勳抗旨疏

孫居相

臣聞大君以制命為義人臣以從命為恭故命之來

則來而擅赴闕者啓陵逼之漸命之去則去而據重

地者蹈跋扈之嫌此臣節所深忌而 王法所必

誅者也孰意今日有弁髦 明旨恣無忌憚如誠

意伯劉世延者乎蓋世延嘗為南京科道王蔚朱吾

弼等所叅論蒙 聖恩兩次免死發回原籍為民

前歲忽發牌馳驛徑赴南京隨該浙江巡撫尹應元

劾奏覆奉 聖旨劉世延屢蒙恩宥全不悛改本

皇明留學天義 權效類卷之二

五十二

當重治姑念伊祖佐命元勳權且再饒這遭着該撫

按衙門仍令本管各官遵照前旨嚴加鈐制餘俱依

擬欽此夫世延屢犯死罪我 皇上屢免其死不

啻再造之恩矣為世延者當何如感激何如改圖何

如斂戢恭順斬無負 聖恩夫何抗違

嚴旨盤據南京挾官騙民恣肆愈甚延都司俞允中

為幕賓凡事聽其撥置收逃徒葛荆山為心腹詐騙

遂爾公行縱子劉尚仁率領多人打死陸漢而抗不

赴審竟令死者含冤縱僕王科執持殊票嚇詐王卿



而占恠不發至使罪人漏網任槐謁選與世胄何干  
乃聽吳煉勒咨詐銀五百兩任弼可審費城宿娼於  
勲府何與乃令吳堦持票詐麥四百石沈綱可證吳  
壇遊棍也收爲假子姦其乳母施氏殺其夫沈貴占  
其子郎兒且竟將施氏賣與孫敬川爲妻是尚知有  
王法乎忻太華術士也令刻假印一詐朱國賓再詐  
周慕菴三詐朱前樓且又將國賓妻縱令葉明圓汗  
辱是尚知有天理乎周玉峯工人縊死拘拏到府嚇  
銀四十五兩而始釋見證者徐綱周奉泉也姜志苞

皇明留臺奏議

權一類卷二

五八

犯罪在逃藏匿在府詐銀一百二十兩而始放過付  
者李遵劉四禿也奪汪校田四百畝庄戶李清見今  
耕種騙江梅銀二百兩假孫余六悉與瓜分其尤可  
異者訪知六合縣民人沈二家道頗裕差家人沈四  
鮑忠等四十餘人各執刀鎗口稱奉 旨將沈二  
捉拏墩鎖勒銀一百兩放回一縣軍民皆爲痛心其  
最可恨者聞得瓜埠佳人朱義女有國色令惡僕倪  
容李思軒等五十餘人各執器械圍繞朱義家將女  
搶送本府姦宿半月索銀二十五兩放回一鎮居民

靡不切齒其他惡蹟類此者種種盈廷 方欲具疏  
叅論間忽於七月初三日接到上元縣抄送世延傳  
牌一紙爲急趨借箸製器滅胡以彌星變以救阡危  
事丁丑長星起箕止昴請移於虜而身任滅之乃爲  
妨賢病國反汗 成命止造竹煩竟遲十年今虜  
又增火器虎而翼矣舉朝竟無一言豈以和夷爲恃  
歟和若可恃宋不亾矣本爵的於本月二十三日辰  
時自儀真起馬由揚州陸路前赴 闕廷借箸爲畫  
以救華夏生靈所用夫馬吹旱軍牢預撥接替毋得

皇明留臺奏議

權一類卷二

五九

臨期違悞不便依准繳查牌由揚州濟寧德州至固  
節驛繳上用誠意伯劉關防夫世延奉 旨錮籍  
人犯也年來潛住南京被御史李雲鵠論劾不歸人  
猶曰其心或畏 皇上知而誅之耳今乃遣牌馳  
驛公然赴 闕假星變搖惑人心藉滅胡誇示海內  
曾不思 國家方晏然無事奚云急救阡危和夷縱  
終至敗盟何至遽如亾宋擅製兵器假雕關防騷擾  
驛遞甚至以救華夏生靈自任怨望恣睢無人臣禮  
彼其心視 皇上爲何如主而狂悖若此將無以



聖恩為可狎乎臣聞小人為惡始焉猶畏上之人知之惟既知而不問則彼遂無所忌憚矣今世延敢於狂逞意正如此乃 皇上屢寬其死而不誅者豈以其為功臣之裔乎嘗觀 太祖之待功臣也厚之以恩而未始不繩之以法李善長開國元勳也以胡惟庸之波及遂賜從子李仲等死善長亦自不免藍玉之叛功臣張翼趙庸等二十餘人爵列侯伯俱以株連置之重辟夫諸臣身親汗馬功勒鼎彝 太祖尚不少假借若此矧後代遠裔恃先世功矯命

皇明留臺奏議 雜錄類卷之二 六十一

橫行罪惡盈貫若之何可寬而不問乎所以然者非徒以法不容廢亦以漸不可長也蓋南都為 太祖肇基之地元勳戚畹較他處最多彼其貴倨之性本自難馴又習見極惡如世延屢蒙 寬假則相尤相效驕橫成風於是有搶妓詐財如安遠侯弟柳懋勛者矣於是有對奕殺人如東寧伯弟焦夢兆者矣於是有路辱大臣如忻城伯弟趙世明者矣於是有乘輿率眾搶奪罪人如罷閑南京錦衣衛都指揮梅應魁者矣其他貪縱不檢未易更僕總之皆聞

世延之風而起者世延不懲則惡黨愈熾當斯時儻有草澤姦雄睥睨南都如楚叛宗者倡亂於外羣姦響應於內而 國家豐鎬重地不亦大可寒心哉參看得罪勳劉世延毒似蝮蛇惡同檣杪據南京而故違 明旨負 聖主不殺之恩赴 北闕而包藏禍心犯人臣無將之戒所當急議重處以杜邪萌者也伏乞 皇上軫根本之慮謹微漸之防勅令錦衣衛差官將劉世延逮至 闕廷究問如律儻謂牽連人眾仍乞 勅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

皇明留臺奏議 雜錄類卷之二 六十二

將本內有名人犯嚴提鞠審從實具奏仰候 聖裁庶 國家無不伸之法而世胄無恣肆之姦所禪於 根本重地匪淺眇矣臣不勝悚仄待命之至奉 聖旨劉世延屢犯國法朝廷待以不死禁錮原籍已足寬政如何全不悛改抗住南京今又遣牌赴闕意欲何為好生狂悖三法司便會議來說



論大臣自辯疏

孫居相

臣惟我朝令甲六年一計內吏而以大僚之不肖者付南北科道糾合之一經論列靜聽處分不聞有違例強辯者蓋

重計典以尊朝廷耳頃計

四品以上官而南京總督倉場戶部

等蓋質諸南中大小臣工無一滿其生平遂據事

論劾毫無私意於其間者乃某不勝倖倖之忿輒露

章自辯辯之冀其留之也獨不思品卑望薄不厭眾

心哆口橫爭益增醜態今姑就其辯疏折之其不通

者有七蓋被論被察官員捏情展辯

明例所禁某獨敢於犯禁略無忌心一不通也

大計糾拾同臺博採公評無私怨惡與單章論人者

不同某獨歸恨於首事之臣二不通也御史於本衙

門堂上官有統無屬例得糾其關失某以總督倉場

而謂兼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遂欲假此節制

南道諸臣以圖箝口三不通也御史奉

勅巡

在發姦察弊今某歷任頗久碌碌如故倉

有何申明而猥云觸怒四不通也臺臣遇事

堂避馬僉坐自是相沿舊禮素不為嫌而某獨謂有

嫌於已五不通也

為修怨彼九人者豈皆有怨耶六不通也往時被論

大臣誰不杜門引咎某獨日坐私衙公然行事恬不

為意人人駭訝七不通也且

快某之遺議隨而踵至有謂其在刑部進貲財而累

戶部包賠色數者有謂其發帖於各衙門囑事半出

已半出衙內人盜用圖書全無關防者有謂其久

病健忘覲面不識屬官名姓對張凌雲問張凌雲而

合部掩口者此之敗檢傷廉病忘喪心人方謂

前疏遺其劣狀某乃罔思省愆肆逞冒臆巧為飾辨

妄自誇張謬比處女不知人心之不滿於某者正謂

其工於逢迎鑽刺從來無丈夫皎皎之行而甘為妾

婦媚世以取容也最可笑者被論之日與皂走卒喜

其易與相向泣下某乃重加賞犒技淚慰之曰我有

辯疏可保無事卑卑情態盡露於此即羣小可欺寧

豈八座而遺譏於天下萬世也乎哉此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七七八

射之媒 國家黜幽之典與幽人以倖脫之地其所

關係誠非渺小若某者所當亟行罷斥以示邪臣違

例之戒者也 臣等因是又有感焉大臣事君有義持

身有禮難進易退所從來矣邇年禮義風微廉耻道

喪一被論列輒起忿爭以樵辯託之乎自陳以

託之乎求去倖蒙 慰留靦顏就位且陽以

曰吾固欲去而不得去也嗟嗟

皇上本重大臣而大臣顧不自重若此何恠乎

廉薄而事功罔効也 臣等願今後大臣被論

咎自陳勿復託詞巧辯又望 皇上俯聽其

全晚節倘 聖恩垂念替履不妨待其修

起用則 皇上之處大臣與大臣之自處庶

得其道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亟將其罷斥仍

諭令諸大臣僉以某為戒則 計典重而

朝廷尊隆古之休風不將再見於今日乎 臣等不勝

悚仄待 命之至

